

南京都察院志四十卷(二)

〔明〕施沛撰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天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京都察院

志四十卷》提要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二十六目錄

儀注

序

千秋慶賀

三節慶賀
八節上陵

拜進表文

迎接詔書

迎接湧除

迎接香帛

迎接哀詔

迎接膳黃

拜進本章

日月救護

兩丁謁廟

兩至齋宿

陞堂常儀

朔日行香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目錄

新歲開印

歲暮封印

兩堂新任

操院到任

操院接勅

操院出巡

兩堂陞任

兩堂考滿

正堂齋捧

兩堂交際

司道新到

三司到任

各道到任

司道過部

試職實授

試職差印

江倉屯任

營倉到任

出巡辭堂

出巡事宜

司道陞任

司道考滿

出使公禮

印差差滿

法司相拜

過堂堂審

過河南道

臺中定約

贊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二十六

儀注

序班朝蒞官非禮不寅行爲人紀張爲國維矧是栢臺坊表在茲伊絲伊騏豈曰緝儀防淫節侈別微章疑如結如一民宜人宜象恭飾貌非誕則離著誠去僞碩人提提淑慎爾止儼然若思志儀注

第五

三節慶賀

萬壽聖節 正旦 長至 先三日具朝服赴 朝

天宮習儀兩日黎明行禮有武官在俱列東班排班

班齊鞠躬四拜興平身禮部堂上官宣表跪俯伏與平身候致詞跪俯伏四拜興平身候傳制跪俯伏興平身搢笏鞠躬三舞蹈跪山呼者三出笏俯伏四拜興平身禮畢至期五更初赴禮部行禮先同刑部大理寺于禮部後堂右廂房序坐聽候起鼓由穿堂右門出丹墀不經 龍亭以全嚴肅之體無武官在三法司俱列西班朝服行禮俱同習儀 萬壽聖節元旦禮畢俱更吉服詣 孝陵行香惟冬至先淺色服詣 陵大祭後更衣赴禮部行禮

凡遇 皇太子千秋令節至日照常赴禮部列班後排班班齊鞠躬四拜平身鴻臚寺官致辭畢鞠躬四拜平身禮畢

八節上陵

三月清明日 七月十五中元日 十一月冬至日俱祭祀 萬壽聖節日 正旦日 高帝五月初十忌日 高后八月初十忌日 孟冬朔日俱行香以上 萬壽正旦二節俱吉服餘俱素服至期先于大門內右廂房中間同大九卿序坐候起鼓以三更一點行禮排班班齊候奉祀官上香畢四拜行初獻禮讀祝跪讀訖俯伏興平身亞獻終獻畢四拜候捧祝捧帛詣瘞位禮畢以上祭祀禮如遇上香日止四拜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儀注

四

孝

拜進表文

至日赴禮部行禮與慶賀儀同但不宣表不致詞不傳制禮畢上馬前導先雜職次小九卿屬官次部屬次道次科次小大九卿照品級先小後大送至三山門外于橋上左右列班候表過禮畢

迎換詔書

凡詔書至日先于三山門內坐候齊出門外橋上行

迎接湧除

五拜三叩頭禮以次前導文左武右到禮部各就班四拜開讀跪聽畢四拜三舞蹈跪三山呼四拜禮畢每年二月內湧除 勅諭到日禮部擇日行文會同三法司堂上官早詣該部與該部堂屬俱各吉服出迎于大門之外該部先朝關設香案捧 勅官由中道進置于香案上先行叩頭禮畢立于香案左三法司同該部堂屬入班行一拜三叩頭禮畢禮生捧勅入川堂差官隨進後堂相見送出後堂檻外三法司仍赴後堂坐禮部備飯膳黃到日司道上堂站班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儀注

五

孝

迎接香帛

凡遇 欽差勳戚大臣齋捧香帛祝文致祭 孝陵南京禮部擇日咨會本院同大小文武官員各具吉服赴正陽門迎接門內拱立文左武右 龍亭過後各官隨行送至本部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以次而退祭日各具淺淡素服赴 陵陪祭

迎接哀詔

凡遇哀詔到日南京禮部知會本院同大小文武官員各具素服烏紗帽黑角帶赴三山門外迎接至橋上行五拜三叩頭禮照常前導至禮部四拜開讀跪聽訖俯伏舉哀十五聲哀止興四拜禮畢即回本衙門內候膳黃到照常儀行一拜三叩頭禮本衙齋宿不飲酒食肉朝 闕設香案具斬衰朝夕哭臨三日各十五聲而止三日後各戴白紗帽白圓領麻布帶各於本衙門辦事二十七日而除

迎接膳黃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儀注

木

孝

凡遇南京禮部送到膳黃 詔書先于月臺上望闕設香案贊 詔監生到大門外司道列于月臺東旁禮生至後堂門外門官稟接 詔堂上出堂將至階拱手司道一躬堂上於香案旁立監生捧 詔進置於香案上禮生引堂上至簷下贊一拜三叩頭司道列後同行禮畢堂上又拱手司道又一躬而退經歷司給監生紙一刀

拜進本章

凡出本先設本卓於大堂中置本於上三司先上堂各就班位候堂上出堂一躬堂上側立於卓傍都吏

捧本通與贊本人役由甬道出大門三司向堂上一躬而退

日月收訖

凡遇日食南京禮部設香案及各官拜位于露臺上俱向日立至期欽天監官報日初食百官具朝服列班樂作四拜平身樂止跪執事捧鼓詣班首前班首擊鼓三聲眾鼓齊鳴候欽天監官報復圓四拜樂止禮畢月食儀同前但百官青衣角帶于中軍都督府救護如食遇日出之刻即止不待復圓洪武六年奏定若遇雨雪雲霧則免行禮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儀注

七

孝

兩丁謁廟

凡遇丁祭日兩堂具祭服三鼓赴廟陪祭先于大堂左廂坐候各官齊到本監備粥候起鼓就位迎神四拜初獻讀祝跪讀訖興亞獻終獻畢兩拜送神四拜禮畢司道先一日拜廟監禮御史先期宿廟如秋祭偶與上 陵同日先上 陵次行禮

兩堂齋宿

凡冬夏二至先三日各官俱吉服齋宿點齋御史出院門官報點齋御史出院先點太平門大理寺刑部院門官報點齋御史入院監生六房各道吏典俱

出大門外迎接三司迎至二門陪上堂點齋御史自進川堂一揖一躬而退堂上送出川堂門外一揖候堂上至門一躬進門又一躬御史乃退門官稟司道作揖點齋卽復同各官進川堂一揖一躬而退堂上照常不送門官依序報監生吏典作揖司道下堂至經歷司御史東立三司西立作揖監生吏典照依次序參見次日清晨三司御史監生吏典仍赴川堂作揖齋畢堂上回衙于坐院日升堂後御史迎點齋揭帖夏至同

陞堂常儀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注

八

孝

本院事簡每遇一三五八日辰時進院二門內下轎行至月臺中三司官於東西兩廊下站立打躬兩堂舉手有雨至中堂下轎三司官免打躬進後堂入火房堂候官高聲唱稟打雲板三聲各房跪呈文書看稿先正堂次右堂司道官有事說火房者門官稟某官見一揖說事畢一揖出火房一揖一躬退兩堂俱出坐答禮事畢堂候官稟請坐中堂兩堂齊出于後堂一揖出坐中堂僉押司道官有說中堂者旁立說事一躬退兩堂在座舉手事畢堂候官高聲唱官吏監生人等站班先監生次獄官次堂上吏典俱于月

臺上次各道吏典于兩丹墀先是

通俱于司廳經

廳坐候兩堂升座堂候官報吉時

正日堂候官報

印差御史幾員進院有給假者報給假官幾員某官

某司道官東西相向舉手上堂站班司官第一班各

道一咨爲一班班齊當該報簿詣堂中高聲稟請書

公座自右而正先涉筆當該請拱筆兩堂相向拱手

各畫押畢司道合班中立咨深者與三司一班後咨

者一咨一班兩堂出座每堂一揖畢總一躬兩堂升

座司道分班對揖監生簷下揖獄官臺中揖俱兩堂

舉手六房吏臺前揖監生吏典分班對揖各道吏月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儀注

九

孝

臺下揖堂候官同二吏高聲稟巡風無事上宿官吏監生人等俱有各司道呈遞公文摺子先巡風次廳次河南道次印差次各道隨咨俸深淺先後呈遞有本班詣堂中簷前第一圈轉上遞正堂下法几一躬由法几旁過右遞右堂仍下法几一躬卽由法几南行至簷前直行復班一員復班站定一員方出班事畢向上一躬退班印差併謝差謝假官俱于簷下候兩堂出座每堂一揖總一躬當該吏稟放投文收畢當該吏高聲唱投文人起去經歷司伺候當該稟開印送印簿標封呈驗印封好司官輪一員看印吏一

名用印又一名數印印訖當該報用印完用印吏加紙封印送右堂標封併標鎖封如止一堂司官代入匣封訖看印司官一躬退當該稟放領文牌發文訖巡風吏稟交風牌承印吏稟送印堂候官堂事畢兩堂俱退坐後堂有給假司廳引入後堂說假先一揖說畢又一揖出門仍詣堂中向上一揖一躬退堂候官高聲唱各道事畢稟打雲板三聲各散回衙如遇雨雪打梆不作揖報時回風俱免皂隸立于廊下如遇有公務免進院

朔日衙香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儀注

十一

考

每月朔日禮房吏出大門外候堂上轎到稟請土地祠行香禮生四名大門內迎引至廟前三司站班于祠前一躬禮生唱二拜禮三司隨拜禮畢三司先出仍于祠前站班候堂上出一躬堂上上轎仍於儀門內下轎三司列班打躬俱照陞堂常儀如兩堂偶先後即先後行香

新歲開印

每年預擇正月吉日禮房吏稟請出示曉諭監生吏與人等至日結綵各官俱吉服進院兩堂行香上堂俱照常儀進後堂兩堂相揖茶畢進火房看稿門官

生中堂僉押畢堂官報請升堂禮房具印卓中設拜壇于卓前堂尊向印卓四拜畢兩堂就席西行兩拜禮各升公座堂候官報吉時當該吏設印棹于堂中知印請印至棹上稟開印都吏報公文一件陞授官員事用印一顆印畢照常儀封訖司道官上堂站班都吏稟押公座司道合班行兩拜禮兩堂在法几上就壇恭拜畢兩堂升座司道分班對行兩拜禮堂候官稟監生見行二拜禮在座舉手次司獄見次六房吏見次各道吏見俱行二拜禮坐受各道呈遞文揭門官稟報事件俱照常行不投文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儀注

十一

考

歲暮封印

每年終禮房吏稟請日期出示曉諭衙門人役至日堂司道常服進院照常看稿僉押畢吏吉服禮房吏呈土地祠祭文僉名三司陪祭禮生贊行二拜禮與立獻酒畢讀祝文又贊行二拜禮焚紙畢回川堂門官稟請升堂司道站班行事用印俱照常儀畢知印備梓堂中洗印完封訖兩堂拜印司道官監生司獄吏典復上堂站班行拜禮如開印儀司道各以次封印

凡兩堂新任司廳督工房吏修整衙宇備辦家火如
在本京轉者舊堂紅帖拜司道赴私衙揖如在北京
或外任或原籍轉者舊堂備啓差應跟衙書班頭長
班同當該迎接三司官起批用連名官銜紅手本附
去河南等道共差吏亦起批用連名官銜紅手本迎
接將至司道郊迎北來者于江口東來于外邏城先
期司廳預備公宴帖併三法司及各衙門原任本院
者陪宴帖送舊堂看過候新堂至城外公館司道謁
揖司廳送到任儀註請標上任日期紅示送公宴帖
備下馬飯二桌舊堂陪如家眷先進衙亦備下馬飯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儀注

十一

孝

四卓當該吏赴鴻臚寺報名送各陪宴帖次日上
陵司官一員陪 陵于紅門內一揖而退謁 陵畢
謁廟畢回衙舊堂紅帖拜司道揖各送下程一付肩
期結綵舊堂先進院經歷司說後堂樞吏備公宴新
堂吉服進院監生司獄吏典出大門外分班跪接三
司各道出二門外接東西分班于小甬道旁先司後
道依次而立新堂進大門下轎東西拱手司道一躬
舊堂出甬道迎入後堂肅揖不拜茶畢仍送火房新
堂卽往答禮仍回更公服門官望 闕設香案于月

月臺前序立吏稟請向 闕謝 恩舊堂陪至月臺

前向司道舉手司道打一躬舊堂先回川堂新堂詣

香案前謝 恩行五拜三叩頭禮畢

如北轉已謝新
恩者不重謝

堂回至滴水簷前舉手司道打躬禮生導至川堂門

舊堂出迎進各入火房更衣看小稿畢門官請坐中

堂僉押訖茶畢門官稟吉時稟打雲板請升堂兩堂

同出大堂升公座司道官上堂站班都吏呈公座簿

照陞堂常儀舉筆拱手押畢出公座鋪氈兩堂對行

二拜禮復座司道合班先照常揖次云稟拜賀行二

拜禮答拜畢復座門官報監生見免拜作揖在座舉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儀注

十三

孝

手次司獄官見次六房各道吏見各兩拜俱坐受畢
照常儀行事各司道加遞須知放投文收畢五城兵
馬官見免拜在座舉手仍照常儀用印領文報堂事
畢退後堂知印稟送印茶畢門官稟請看司道舊堂
陪出大堂先回新堂由簷上行至經歷司轉角司所
官先迎候于桂花樹下一躬至廳一揖新堂由東簷
登堂司所官仍送桂花樹下一躬而回新堂由西簷
轉角至司務廳司務亦預候于桂花樹下一躬接至
廳一揖新堂復從西簷轉角登堂司務送至桂花樹
下一躬而回新堂由甬道行至二門轉東階下到東

角門屏風邊各道迎接一揖新堂入各總門新堂居上首與各道一揖各道仍送至東角門屏風邊一揖而別新堂至堦下各道至門首回顧一躬新堂升堦各道入門回顧一躬別新堂看西邊道迎送如前儀畢復由甬道回至大堂舊堂迎入中堂茶畢司道齊赴中堂謝一揖一躬新堂送出限外一躬候到限一躬入限又一躬退舊堂舉賀送果酒禮飯畢出拜刑部大理寺回院舊堂迎至月臺入後堂一茶各入火房候三法司到回拜訖三法司仍拜司道訖并原自本院陞任者各到齊上宴宴畢送陪宴各堂出儀門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儀注

十四

孝

別復至大堂門官稟打雲板看轎回衙司道仍赴衙揖第三日謁本院土地祠照朔日行香儀以上兩堂同止右堂看各道私宅

探院到任

擇吉先到大衙門任後或同日或另日先期中軍請標到任紅示屆期吉服金鼓旗幟導迎至察院進後堂更公服禮生引至月臺望闕謝恩行五拜三叩頭禮復入後堂更吉服禮生導出堂設印卓于堂中列旗牌于左右向上行四拜禮畢升公座吏報吉時呈僉押開印用印畢禮生見出座答賞紙出書

吏中軍官承舍人等見畢各官依序進見吏報門坐營把總衛總指揮等官戎服叩頭坐受出更衣同府縣官進文東武西先府佐見次縣官見次坐管見俱稟拜免則揖次把總見次縣佐貳見次衛總見次典史見次雜職官見畢縣佐貳以下先回坐管官三躬回縣官出外少待閉門留府官茶辭出留縣官茶放投文不折分付次日領文事畢回衙第三日謁土地祠

探院接勅

勅諭到日擇日本院操府俱至總府後堂先于前堂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儀注

十五

孝

設香案又于香案旁設開讀卓齋勅官捧置香案上禮生導引排班操府居左操院居右行四拜禮禮生上開讀卓齋勅官捧勅送禮生開讀操府操院跪聽畢俯伏興仍行四拜禮畢入後堂本院更公服禮生導引出前堂望闕謝恩行五拜三叩頭禮畢仍入後堂易吉服謁關廟行四拜禮畢仍入後堂中軍官請升堂操府操院俱出前堂交拜各二拜畢升座操府坐左本院坐右書房稟僉押公座用印畢軍牢皂隸見隊長見醫官見巡檢驛丞見京操伯長官見掌號等官見遊兵管哨總官見上江二縣

官見西北二城兵馬見把總見坐營并遊兵營把總官見

儀禮

正堂設饌席于 朝天宮司道俱送至三山門外操府設饌于普惠寺開船後凡接見司道府縣俱上坐各官先看本院坐本院次看各官坐

一途中迎接水路兵道付總留守上船揖本院旁答稟拜免又一揖茶畢起身一揖本院先出船門司道等隨出船門一躬候本院進船又一躬行至岸上或彼船上又一躬退府正佐縣正俱上船茶畢出船門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儀注

十六

孝

三躬退參遊打發就回府首領縣佐貳守把以下打發去巡捕官留伺候陸路兵道下轎一揖一躬又一躬上轎仍探身拱手知府下轎一揖一跪一躬上轎同知以下跪接不下轎遷摘者不在此例

一按臨察院南向立吏書分捧 勅印分付掩門巡

捕官入後堂搜檢先本院上房次書吏房次廚房本院逐一略一看畢長行吏書入房下鎖上前堂巡

捕官報搜檢畢仍遍搜廊房畢開房進扛有司送門

厨皂隸分付巡捕官逐人搜檢畢厨子進內門子立

兩旁皂隸站丹墀下有司送柴炭下程鋪陳心紅紙

劄逐一搜檢酌量收入分付或縣或驛出外皂隸掩

門進房門子下皂隸房鎖進入後堂換冠帶升堂門

子開皂隸房報堂開門陰陽生報時先兵道見差吏

稟知進東角門本院起座迎至月臺中一躬至滴水

簷下一躬上簷一揖過手本請拜鋪壇四拜俱旁答

畢本院立東兵道立西閉門畢前行兵道隨行每遇

轉角過檻一躬進後堂一揖兵道先看本院上坐本

院次看兵道旁坐茶畢起身一揖送出至堂簷上一

揖仍東西相向立開門送至月臺中兵道一躬候本

院上簷一躬至地屏一躬退付總兵留守司見先戎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儀注

十七

孝

服次更衣見與兵道禮同次各官見文東武西參遊

先戎服叩見次更衣見府正佐縣正師生參遊俱稟

拜免則揖府正佐縣正俱後堂留茶照常看座初進

後堂辭出後堂及前堂辭出俱照常行禮下次或免

俱三躬退本院立座左舉手參遊前堂立留一茶過

謝亦三躬退以後相見禮同凡出座答禮者俱本院

分付起來在座舉手或受者俱門子分付起來止知

府但舉手不分付一次日行香吉服出院至學前有

司師生迎接轎上舉手分付起來府領縣佐以下門

子分付起來至樞星門兵道出迎一躬至儀門又一

躬至殿中行禮畢兵道一躬隨至明倫堂本院由甬路兵道由廊上堂兵道各官見畢升座分付兵道府正佐縣正教官俱坐諸生講書茶到向左右舉手各官一躬講畢各官師生以次謝先出門外候送兵道隨送上轎或卽更衣看道則令兵道先行

一閱操穿通袖至教場文武官左右迎接府正佐縣正參遊照常舉手分付起來其餘各官俱門子分付起來至操廳下轎兵備出迎一躬上廳一揖一躬旁立本院上地屏文武官以次見畢開操畢教射參遊免射職官本院看射其餘發府縣監射午前一飯事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儀注

一八

孝

畢一席俱兵道陪

一巡歷事畢兵道留飯先差官用單紅帖說知陞轉齋捧與別道來謁者俱留飯或請本道陪推官知縣行取者亦留飯本院俱前席各官旁坐

兩堂陞任

邸報到日舊堂紅帖拜司道私宅揖司廳請辭堂日期送請帖屆期舊堂先入陞任堂吉服進院至土地祠行香照常儀進儀門內下轎舊堂更吉服出迎三司照常列班入後堂舊堂舉果酒賀禮二拜司道入賀二拜答拜畢送出限外一躬候到限一躬入限一

躬退門官報監生見司獄見六房吏見各道吏見畢陞任堂看司道照新任儀回至後堂公宴畢舊堂進出儀門外別司道出儀門外東西分班于小甬道旁陞任堂東西拱手司道一躬別上轎監生司獄吏典出大門外分班跪送回衙舊堂往拜司道往往揖舉賀辭陵照常司官陪起行各道備席餞于濟川衛舊堂或署堂餞于船上

兩堂考滿

兩堂考滿俱親齋咨文赴南京吏部由後門進吏部兩堂迎出三門至後堂相見檯上坐待茶本院差官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儀注

十九

孝

送司廳四司供到併名帖事畢吏部兩堂仍送出三門正堂考滿司廳請辭堂日期送請帖不請各衙門賠宴屆期素服入謁土地祠右堂常服入後堂兩堂肅揖入火房坐中堂升大堂看司道俱照新任儀止大堂司道不進須知退至後堂公宴右堂舉果酒賀禮送出衙門起行俱照陞任儀復任照新任儀不謝恩右堂考滿例不赴京悉照常行事止素服入後堂正堂舉果酒賀禮司道揖火房官吏各役俱赴火房叩頭升堂時司道監生官吏俱請拜免則揖回衙正堂往拜司道揖命下復任照新任儀

正堂齋捧

例不辭堂右堂送贐起行餞席俱與陞任同

兩堂交際

送北京帖正堂送內閣侍教生餘俱侍生副堂送內閣晚生吏部尚書侍教生餘俱侍生僉堂送內閣吏部尚書俱晚生餘俱侍生同年該晚侍教者加年字侍生用年弟南京俱用侍生大小九卿六科吏部俱全帖餘俱單紅帖途遇大小九卿俱拱手六科正副堂下轎揖分手六科上馬僉堂拱手餘俱避轎拜謁大小九卿六科吏部俱由中門餘俱由角門六科正副堂送上馬僉堂送上轎吏禮兵三部屬官俱送上馬餘俱不看馬本衙門司道正堂用友生副僉堂用侍生俱單紅帖

司道新到

凡司道新任將到本馬過江接先發手本二箇報單一箇用拜帖三箇一送陵上太監一送國子監典簿廳一送鴻臚寺又送拜帖二個與唱禮序班各知會某日謁陵謁廟詣公館宿次早五鼓赴陵行五拜三叩頭禮先差人赴經廳說知引見堂進城三司照常各道騎馬謁文廟更吉服行四拜禮仍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儀注

二十

孝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儀注

二十一

孝

道方照常乘轎

三司到任

屆期吉服進院謁土地祠進本廳後堂坐更公服出望闕行五拜三叩頭禮如北京謝恩過者免仍入後堂更吉服吏請升堂吏報吉時書押公座監生見司獄見六房吏見俱稟拜免則揖事畢入後堂更素服候各廳道進院投帖遞供到一揖遞訖又一揖候堂上到經歷司引說後堂某司所官今日到任見堂同一躬而出候升堂散班後投文畢門官報新任某官見經歷司執說帖說堂某官見新廳執供到行至簷上第一

園站立通供承發吏接過每堂行兩拜禮一躬而退
至經歷司并司務廳與三司各道東西相向行二拜
禮堂上退經歷司引說後堂某官給假三日同一躬
而出仍至中門外一揖一躬退候堂上出院赴清議
堂公宴舊廳用果盒敬酒新廳回敬訖拜賀先新廳
居左後舊廳居左各行二拜禮仍逐廳揖上宴畢赴
兩堂私宅謝往舊廳投帖謝如遇不進院日期者公
宴席設協恭堂假滿日先到火房說過吏部畢謝假
一揖而出候升前堂除隨班作揖候散班隨印差于
簷下同一揖一躬謝假已後穿錦繡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儀注

二十二

孝

各道到任

屆期吉服進本道後堂坐更公服出望關行五拜三
叩頭禮如北京謝恩過者免仍入後堂更吉服吏請升堂吏報
吉時書押公座衙門各役叩見次五城兵馬本道監
生司獄官依次謁見俱請拜免則揖事畢入後堂更
素服候各廳道進院投帖通供到一揖通訖又一揖
隨往河南貴州二道通供繳憑畢隨往本科或照廳
坐同咨者就此東西相向交拜候堂上進院請經歷
同至火房引見經歷稟說某御史到任同一躬而出
候升堂投文畢經歷引見新道執供到至簷下正中

園內跪通供到吏接訖每堂行二拜禮畢一躬由舊
路回廳東道先至東廳後西廳西道先至西廳後東
廳與司道交拜新道向上先廳居左後道居左各行
二拜禮仍逐位揖說假公宴俱與三司同但公宴司
道俱與實授後方穿錦繡

司道過部

到任次日早赴部先至司廳坐候司廳到迎出一揖
通供到又一揖司廳請後堂坐候四司到齊差吏投
帖仍到四司大門裏東西相對一揖通供到又一揖
送出四司相同仍回司廳坐四司回拜陪盒酒畢候
上進部升前堂投文畢司廳引見由簷下正中站
立接供訖一揖一躬由東廊出至宗人府穿錦繡隨
往本部堂司投帖謝過堂已後進衙門併候見兩堂
仍穿素服

試職實授

凡試職御史半年或三個月考實授先請掌道御史
呈堂題請文書到日經歷司稟堂定考期至日御
史齊出二門迎接堂上進大門下轎一躬到火房出
題候升堂免揖擺卓封門畢御史執卷上堂就卓站
立抄題考完御史簷下跪通卷一躬回至經歷司一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儀注

二十三

孝

飯次日謝考候堂上到坐後堂試御史面說謝考一躬而出候升堂大班作揖後簷下一揖一躬考過實授咨到本官擇日錦繡進院上任照新任事宜先行先到三司并河南貴州二道遞供到候堂上到經歷司引說後堂某御史等實授到任見堂候升堂作揖散班投文畢門官報實授御史某等見經歷司執說帖引說某等道實授御史某等幾員見簷上第一圈站立遞供狀承發吏接過每堂兩拜一躬而退與三司各道交拜候堂上退後堂經歷司引說給假三日十日內經歷司引說後堂某御史等稟穿錦繡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一

儀注

二

孝

試職差印

凡試御史接掌印信并中差小差堂劄到日後堂說謝印謝差一躬而出候升堂大班作揖散照依印差于簷下一揖一躬其試職理刑御史立班序坐同咨者但以年之長幼異咨者止以入道先後爲次

江倉屯任

凡各差題差後赴兩堂私宅謝北京齋印到日先赴司廳說知候兩堂進院請同經歷至火房稟知擇定幾日先期知會應天府經歷司上江二縣及五城各衛先一日照新任儀謁陵謁廟赴兩堂私衙說

知某日到任屆期吉服進本衙門入後堂更公服禮生導引謝恩畢仍入後堂更吉服禮生引詣土地祠先二拜獻三爵又二拜禮畢導引拜畢升公座吏報吉時書吏稟書公座僉押開印用印畢禮生見稟拜免則揖出座答縣吏賞上紙筆墨賞訖謝出聽事吏稟報各役見自下而上見畢各屬官見畢即辭出收刑具什物放投文畢閉門批閱文卷畢升堂放領文送印事畢出院赴兩堂私宅謝三日後進大衙門經歷引說後堂某御史上差進班以後一五日進大衙門照常作揖散班于簷下一揖一躬退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一

儀注

二五

孝

管倉到任

題差後赴兩堂私宅謝劄付到日舊差牒送勅印擇定上任吉日先二日知會所屬先一日至堂衙說知某日到任屆期舊差科道先入新差自本衙吉服起馬人馬執事迎至京營公署舊差科道迎入後堂賓主序坐茶畢門子稟升堂禮生引拜勅印祀土地畢舊科道出堂交拜各二拜畢送舊科道入後堂新差升座門子報吉時書吏稟書公座僉押用印畢禮生見賞紙謝出各役叩見畢擊雲板各官報門進見先恭將坐營守禦兵馬次把衛總各衛指揮經歷

俱稟拜免則揖俱出席荅禮次水陸二營名色把總哨官等叩見俱在坐舉手見畢入後堂公宴畢新差先行人馬執事送至京倉察院照四差到任儀止府佐縣正正兵馬留茶

出巡辭堂

凡印差御史出巡自說後堂某日出巡候升堂隨班作揖畢各道分班出巡御史同經廳站住經廳說某御史出巡辭堂一躬先入班出巡御史下原班再作一揖一躬復班照常對揖出巡回任同

出巡事宜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十六

孝

一方面官與御史初相見左右對拜方面官來見御史前門外下馬由正道入御史延至後堂方面官坐左御史坐右及御史回望司前下馬由正道入方面官延至後堂御史坐左方面官坐右首領官初見行拜禮御史中立荅拜

一中都留守司官各處按察司官相見並如前儀

一各衛指揮鹽運司運使同知各府知府初見御史按察司官上手立對拜鹽運司副使判官各府同知通判推官各州知州同知判官各縣知縣及守禦千戶初見御史按察司官中立荅拜各衛並鹽運司各

府州首領官各縣縣丞主簿初見行拜禮御史按察司官起身舉手各縣典史及倉場庫務陰陽醫學僧道等官初見行拜禮御史按察司坐受舉手其指揮運使運同知府知州問荅之際不許行跪禮

一府州縣儒學教官生員初見行拜禮御史按察司官出位中立荅拜教官生員相見之後不許每日伺候作揖有妨肄業以上會典

見行事例出城以後大約與操院同止不上坐兵道見由中門至儀門本院起座接至月臺下上簷鋪墮拜道橫院直入後堂東西對揖對坐換茶送出儀門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儀注

二十七

孝

外二揖一躬進儀門一躬至月臺下一躬簷柱旁一躬地屏下一躬回首一拱別行香兵道亦由甬路南向坐居右略退一席閱操旁坐看道本院上坐兵道前席稍偏留飯坐如相見儀巡撫來拜儀門下轎迎入往拜巡撫轎至大門轎杠壓門限下巡撫接出行賓主禮武官副總兵留守見不行戎服禮與兵道同參將見差人先報將至滴水簷本院下地屏立堂中參將上堂一揖一跪一躬留進後堂旁坐待茶畢出堂揖畢旁站一躬候本院上地屏又一躬行

邸報到日先赴兩堂私宅謝揖請拜免則又一揖進衙門日經歷司引說後堂某官陞任辭堂候升堂散班投文畢門官報某官陞任辭堂經歷司執說帖說某官陞任辭堂三司陞部屬各道陞叅議副使僉事俱在簷上第一圈陞知府簷下圈一揖二拜一躬升京堂者司廳于後堂稟知然後進見每堂二揖兩堂送出後堂退以上各陞任官俱候退堂與司道官對行二拜禮候堂上出院赴清議堂公宴

司道考滿

屆期考滿官入院先于三司河南貴州二道通供到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儀注 二十八 考
候堂上到經歷司引說後堂某司所道某官幾年考滿見堂候升堂後投文畢門官報幾年考滿某官某見經歷司執說帖某司所道幾年考滿某官某見考滿官簷上第一圈通供到每堂兩拜一躬而退至經歷司司務廳與司道相向東西行二拜禮次堂經歷司進火房呈考語簿候出考語後考滿官進謝咨送南京吏部考滿官自赴後堂給假過部事畢接俸管事候復職咨到後赴兩堂謝如到任儀

出使公禮

凡御史公差在外遇迎接 詔書并習儀拜牌俱行

出使禮立於各官班前禮生贊云禮行出使導至龍亭前請行五拜三叩頭禮畢起立於龍亭之東候多官行禮畢乃退及遇日月簿蝕俱在本衙門行禮不與多官同列

復舊差滿

凡印差御史差滿復命辭堂自說後堂御史復命辭堂候升堂大班作揖後經歷司說堂一躬先行御史于原班每堂兩拜一躬復班照常對揖回任見堂同

過堂相拜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儀注 二十九 考
凡刑部大理寺正右兩堂到任拜本院并三司各道先由甬道入本院後堂拜過茶畢出拜司道刑部正堂由甬道其刑部右堂并大理寺正右兩堂俱由廊環拜拜畢回至後堂一茶由甬道送出儀門外上轎

過堂堂審

凡各衙門上中下見官新任過堂者不拘日期係考滿者逢三日通供五日堂審上見官過堂門官處掛號先到三司通供到司官立左過堂官立右向上一揖下簷一揖一躬而行次往河南道遞畢候堂上升堂投文畢司務廳執說帖說某衙門某官見過堂官

由西階上月臺由簷下行至中圈立遞供承發吏接訖每堂一揖總一躬出座答禮畢由東簷下月臺從東廊出曾自本院陞出者經歷司留飯吏部官亦留飯司道陪其餘徑出考滿逢三日遞供同逢五堂審候散班後河南道引見訖堂一躬退堂審官由西簷行至中圈每堂一揖總一躬出座答禮畢過堂官復回原位立候河南道呈考語畢立西班第一圈唱名堂審官由簷行至中圈立定念脚色畢一躬兩堂座上拱手堂審官由東廊出河南道一躬退中見官過堂門官處掛號先赴三司遞供到門官執帖唱稟過

稟說後堂候升堂投文畢門官跪報引過堂官從甬道西邊上甬道中跪遞供到兩跪一揖從甬道東出考滿逢三日遞供到同逢五堂審候散班後門官引見照前過堂禮復回原位候河南道呈考語唱鳴上甬道中念脚色畢一跪由甬道下東丹墀出本院司獄考滿雖在月臺上作揖仍照下見官行禮只候堂上投文後即引見不待說堂

過河南道

凡上中下見官赴河南遞供到俱從小門入迺訖上見官從中門甬道送出中下見仍從小門自出

臺中定約

一遞公文摺子先巡風次廳次河南道次印差次各道隨咨俸深淺先後呈遞
一升堂序立一咨一班不可越次遇候堂上火房照咨前後分班作揖見畢出仍作公揖
一代川堂議公事俟老道長講後方出言至於議論是非各陳所見無所迴避
一堂上作揖行走廳前道後餘火房白事及逢公會處俱廳道相間
一公宴廳左道右從中分序坐

一凡廳道作揖廳左道右一揖轉一揖道長止序咨
咨同則序齒分左右一揖內有公祖父母同年之長
者轉一揖餘不轉

一相拜風憲事宜開載先年試職於老道長初拜曾
用手本今俱用刺

一新咨道長及後三咨道長於咨深道長初須面候
一次穿素服後不拘

一相遇後咨道長數步外勒馬拱手候前咨道長過
方行

一稱謂前咨稱後咨曰某道長後咨稱前咨曰某老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儀注 三十三

道長同年相知不在此例

一凡宴會多人同席席中但有三咨以前道長後咨
者辭而不赴同鄉同年相知者私會不拘

一上公本凡遇 朝廷有大利害關係政體者
該上公疏司建白者先具本稿請十三道御史會聚

浙江道公覽商議有可更者各出意見竄改停妥即
寫真全列在京十三道職名公同封拜行

一臺中陞京堂者邸報到日前後各具書儀五星線
補一副致賀不可太遲陞者受補其書儀候荅席時

作為折席其轉二司郡守者公送補一副書一部以

存厚體彼亦不荅

一在京大九卿三品以上或起用或陞任到京者正
卿專請一席亞卿小九卿三品並四品以下或起用
或陞任到京者候有兩位或三四位到敘分公請一
席其赴席者不必荅席總具一書儀正卿五金亞卿
以下三金送致值分者荅謝

一正卿加官保轉冢宰及亞卿陞正卿舊臺中合舉
賀用見陞服色高補二副不必具荅

一郎署由臺中者入京與京堂由臺中者入京一體
請席不可分別但難於專舉候三四位一併舉行以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儀注 三十三

省煩費

一舊臺中或由郎署陞大小京堂者雖不舉賀仍敘
分公請一席以見稱慶之意不必回答

一臺中有建言被斥或左遷為公論共與者量送補
二副以榮其行寓崇重風節之意

一舊臺中大小九卿並臺中道長或丁憂事故等項
敘分作軸文治奠若告假告病出差及回京聽補等

項止一往拜免具贐席庶不以交際相累
一臺中風紀重地宜崇儉為諸僚先一切筵會不用

樂不用席不用幣不用紅柬不用謝酒帖送公禮止

一帖回謝不人各另帖赴席期限以申刻不必秉燭
主人席兩人一座不專席饌限十器飯三道益以小
菜十器攢盒免辦

一臺會之修爲敦雅也目今衆議禮文稱尚實矣所
望諸丈略文從質以後公會宴也勿託他故不來遇
賀賁也勿拘常套不受客相訪也勿以婉言推辭謝
及廳也勿以不面又便更當力行以復古雅

一簿上欵分不論崇卑治屬鄉年等項俱止稱某老
道長以見衙門之誼惟稱謂之間非別有情分者晚
輩稱先輩曰某老先生先輩稱晚輩曰某老道長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六

儀注

三十四

孝

贊記有之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禮之在

人如階之有級焉循級而登毋敢越也越則顛
矣禮殺于天地別于人心著于揖讓周旋卽高

卑俯仰蓋可忽乎哉叔孫通定禮儀以御史執
法舉不如儀者朝廷始尊 國家以秩宗統典

禮一切用臺臣監蓋亦漢制之遺焉以禮式而
不式于禮將毋致鬻凌詬諄以戮我執物 天

顏咫尺得毋懼與掌故既亡或闢諸與臺皂隸
之口殘闕有間矣茲儀注所由輯也若夫忠信

以本之明恕而行之則請以鳴鳩之首章告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二十七目錄
奏疏一

大政類一

面論兵事

請諸將講經史疏

請行禘禮疏

論韓國公寃疏

諫晏朝疏

勸篤厚親親疏

時政十三事疏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目錄

十

亟誅蠱惑遺姦以隆聖治疏福建道張 狝
遵成法革內臣弊政以培國脉疏

福建道張 狝

議大禮疏

經 歷黃 綰

收成命以防易差後患疏

山西道喬 祺

災異陳言以消天變疏

廣西道仲 選

陳愚忠以禪郊議疏

副都御史萬 鏜

應詔陳言時政以禪脩省疏副都御史萬鏜

糾舉近臣邪正得失等疏 浙江道馮 恩

奏疏

序

達汝爾喜起明良嘉謨嘉猷拜手言颺凜凜

白簡煌煌

囊或補袞職或肅朝常或陳顛苦或

射披猖承

簪筆雪漢爲章鳳凰鳴矣于彼朝陽

後事之師前事不忘志奏疏第六

大政類一

面論兵事

洪武元年三月

御史中丞劉基

臣荷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觀妙筭初謂未必皆然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一

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陛下將

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

此其所難也上曰兵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於

古哉朕嘗觀當矢石觀戰陣之事開闢奇正頃刻變

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拘古法

耶

請諸將講經史疏

洪武三年九月

監察御史袁凱

國家蕩平四海固資將帥之力然今天下已定將帥
多在京師其精悍雄傑之士督兵有餘而於君臣之

禮恐未悉究臣願於都督府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或

五人或三人每於諸將朔望早朝後俱赴都堂聽講

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意全身保家之道油然而生

而不自知也天生人材無非爲天下國家計其羣小

無廉恥之人有犯固在不赦至於老成長者或有過

誤宜加矜恕養廉恥以收他日之功則人材輩出矣

上嘉納之

請行禘禮疏

洪武七年十二月

監察御史答祿與權

古之王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三

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

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爲始祖推本后稷以爲

自出之帝今皇上受命已七年矣而禘祭未舉宜命

羣臣參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

制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

論韓國人寬疏

洪武二十三年七月

江西道監察御史解縉

臣聞君親無將春秋誅意臣子事嫌於不軌固天下

之所共誅幽明之所同憤者也然於事嫌不軌之中

辨析幾微之際此禍機之所不測骨肉之所難言者

惟明主能察焉竊見太師李善長與陛下同一心出萬死以得天下爲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皆被寵榮人臣之分極矣志願亦已足矣天下之富貴無以復加矣若謂其自圖不軌尚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揆之事理大謬不然矣人情之愛其子必甚於愛其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豈肯僥倖萬一之富貴哉雖至病狂亦不爲矣善長於胡惟庸則姪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姪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事亦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

無所復恨矣

按前疏或以爲虞部郎中王國用所上及考續傳官御史時李善長死續領其免又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寬爲詹徽所嫉是有兩疏也前疏或謂自上或國用所上皆不可知然爲續筆無疑而類抄直以爲羅因錄之

諫晏朝疏

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

浙江道御史尹昌隆

昔太祖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百官戒懼故能庶績咸舉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正宜追繩祖武兢業萬幾未明求衣日旰求食常如不及斯爲庶幾今乃日晏臨朝羣臣宿衛疲于伺候曠職廢業上下

懈弛臣恐播之天下傳之四夷非社稷之福也 建
文皇帝曰昌隆所言切中朕過禮部可徧行天下不
惟使朕有過人得而知之且俾天下庶官咸能勤爭
趨事也

勸篤厚親親疏 建文元年八月

兩院監察御史韓郁

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
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
戮其心安乎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旣廢湘王
自焚代府被摧而齊臣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六

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
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無獲謂之國有謀
臣可乎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釋代王之
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各
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篤厚親親撥亂反正宗
社幸甚 上不聽

時政十三事疏 正統十四年九月

右副都御史張純

一迎復 聖駕竊謂蜂蟻尚知君臣豺獍猶知報本
况將相大臣坐享朝廷之爵位詎忍 聖駕蒙塵胡

虜而不思迎復之計乎乞命在廷文武羣臣朝夕計
議何人可以爲將帥何人可以運謀略何策可以迎
還 聖駕何術可以報復讐恥務在精思遠慮一舉
萬全如此不惟報君父之恩亦可以奠安 宗社矣
一開廣言路臣聞國家之有言路猶天地之有元氣
也元氣行則陰陽順序而百物生言路通則耳目開
廣而庶政理今 朝廷雖有言路之官而無敢言之
士者蓋小人專權言輒有禍以此人皆箝口結舌甘
爲抱葉之蟬立仗之馬邇者夷虜犯邊 上皇親征
在朝羣臣悉皆切諫柰爲小人所沮致勞萬乘之尊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七

留滯虜庭言路不通其禍至此伏望 皇上屏除小
人進用君子言之當者從其謀言不當者恕其罪如
此則下情得以上達而言路無壅塞之弊矣一分兵
耀武切照南京應天瀋陽右衛等官軍俱赴大教場
新江口操備限以大江沮以風濤有連日不能往復
者有連舟覆沒者又且江北地方徒設各衛之

名而無操軍之實乞將應天等衛見在大教場新江
口操備官員退回江北教場操練委廉能智勇都指
揮一員總督其事務要器械鋒利紀律嚴明如此則
江南江北之兵威振揚而或遠或近之奸宄消弭矣

一考察文官切惟文職分理庶務中間多有不才者惟貪已之富貴不顧民之疾苦間有廉以律身公以蒞事者因無激勸之典視彼貪墨之徒安享富貴久則不免爲私欲牽制而日習爲汙下矣乞 命廉能公正御史給事中分往浙江等布政司及南北直隸將司府州縣大小衙門官員從公考察果有廉能幹濟深得民心者存留管事開具上聞 朝廷加以褒異之典其貪酷不才罷輒無爲者黜退爲民老疾者許令致仕如此則賢而有德者愈有所勸不良而貪者皆知所懲矣一激勸武職切惟士卒爲國家之爪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八

牙爲軍職者當撫之以恩德庶可以捍外而衛內敵愾而禦侮奈何近年以來管軍頭目不思朝廷養兵待用之意大肆肥己貪暴之心或侵欺其月糧或科歛其財物剝削之弊非一言能盡及至事發問斷不過贖罪復職乞令內外風憲官用心體訪如軍職中平昔貪酷不才剝削小軍起蓋房屋置 庄田者或體訪得出或因人告發重則拿送法司明正其罪全家發邊遠克軍輕則量情決打枷項羞辱如此則激勸之典行不得刑驅法治而自然感化矣一禁革倉弊切照南京各衛軍倉斗級俱用各衛有丁精壯軍

人八百餘名散在各倉收支糧米此輩又非官府公心僉點盡是用財買求應當及至着役卽肆貪暴有指以頂廩看堆爲名而強取財物者有假以扶蘿擡斛爲由而嚇要銀兩者或臨收而故意踏斛淋尖或未收而生事輒加盤楚作弊多端難以枚舉乞 敕該部將南京各倉軍斗級退回教場操練照洪武永樂年間事例於附近府州縣僉點相應民人充當斗級收支糧米如此則奸弊自然消弭輸納自然便宜矣一彈除盜賊切惟盜賊之興其實有所自也大抵管民者侵漁剝害管軍者貪暴豪猾軍民窘于衣食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九

不得已而爲盜乞 命內外風憲官用心詳察激勸其文武官有能律己以廉御下以恩者奏聞陞賞其殘忍貪暴不能恤人者文職爲民武職克軍仍差御史錦衣衛官于南北水陸路往來緝捕如此則盜息而人安矣一拔擢舊臣切見洪武永樂年間中外大小官員有爲事克軍擺站者有降用爲民者蓋此等多由監生進士出身游歷年歲熟于治體今復除曾犯人命贓私外其一應爲事充軍等項才行超越而聲聲素著者許令薦拔授官蒞事不猶愈於用初學之士如此則國家得老成爲用矣一選任風憲切惟

近年以來內外風憲多不得人或庸陋委靡或奸狡
譎詐或緘默畏縮或因循苟且此輩比比皆是尚何
望其激濁揚清繩愆糾謬哉乞將御史如前項不稱
者盡皆沙汰出爲別官所有缺員於進士監生內選
除務得才瞻學克志端行潔者俾任是官如此則敗
法亂紀者去矣一旁求豪傑切惟三辰不軌選士爲
相四夷不貢拔卒爲將又何可以拘拘於資級也哉
昔成湯舉伊尹於有莘之野高宗舉傅說於版築之
間文王舉太公於渭水之濱是以賢才輩出天下治
安乞 命內外大小文武官員各舉所知或明經行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十

修而才德出衆者或智謀勇敢而諳曉兵畧者有司
禮送赴京試驗其可者量授官職如此則韜光跡晦
者出矣一增祿養廉臣聞人皆患吏之貪而不知去
貪之道人皆喜吏之清而不知致清之本必欲去貪
致清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乞將內外大小官員
除月俸六十石以上者其餘量添一二以給身家之
用如此則 朝廷有養廉之資臣下勵守廉之志矣
一斟酌漕運臣聞通漕運者在于得人省漕費者在
于節用永樂年間漕運得平江伯陳瑄區畫有法軍
民兩便近年以來不得其人以致各衛所管運官員

惟事刻剝甚至斂軍財爲沿途酒色之資興販私貨
而人船苦於裝載作弊之端難以枚舉乞別選公正
大臣協同督運仍令該部會計若有五年之積官軍
可以輪班漕運如此則軍士少得休息糧米不致虛
費矣一練將訓兵臣聞欲保內治之業者莫先於練
將欲消外侮之心者無過乎訓兵切見近年以來在
外各都司衛所管軍官惟務剝削軍士聚斂財物豈
思治兵習戰以防不虞乞 命每都司衛所各選有
風力御史一員往來專一提督閱視操練務要號令
嚴肅兵政修舉如此則 朝廷有所倚賴海宇可以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十一

無虞矣 帝命該部議之

議毀會定見行條律疏

成化十五年閏十月

右都御史王恕

律乃治天下大法我 太祖高皇帝斟酌歷代律條
定爲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天下而名例律有
曰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罪而無正律比附應
加應減定擬罪名近在京書房刊行大明律後有會
定見行律一百八條不知何時會定者在內法官老
于刑名者必不依此比例但恐流傳四方未免有誤
新進之士畧舉其兵律多支廩給條及刑律罵制使

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于天下乞以其
法司會議宜以恕言通行內外法官自後斷
罪悉依大明律并奏准見行事例致有再稱
會定律條北擬出入人罪者以故出入人罪者以故
出入人罪論仍行書坊即將所刻本燒毀違者並治
以罪從之

定大禮正大法急大務以全聖治疏

正德十六年

浙江道御史方鳳

臣惟禮者為治之本而必先於正名名分不正不足
以為治法者輔治之具而必先於賞罰賞罰不明不
足以成治至於萬幾庶政尤必以先務為急不急先
務則為之無要施之無序而欲禮之定法之行亦難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三

矣欽惟 陛下聰明睿知應天御極未及三月而隆
恩善政徧及海宇然謂之大有作為則可進求以堯
舜之道而尚有未全者況以近日之事觀之將來之
作為又未知其為何如也臣請冒死陳之所謂大禮
者 興獻王之議是也 陛下不肯自私而付之禮
部禮部不敢自專而會諸多官其所考定亦惟遵古
人不易之制合天下人心之公而無一人敢以私意
參其間者雖周公復起亦難改移 陛下留中不決
一月有餘臣仰窺 聖心不過篤于孝思不忍遽定
而獻諛希寵之臣遂立異說以搖睿聰伏望 陛下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三

恩從義克已復禮不必論 孝宗 興獻之親疎
而當體 太祖太宗之心不必泥一家一國之私恩
而當垂天下萬世之法則大禮自定而治本立矣所
謂大法者處決大獄是也太監張銳張忠等罪大惡
極無一民尺地不受其害論其情罪當與江彬錢寧
一律賊臣蕭敬等曲為救拔本司未減止作一死雖
臯陶再興恐難別議本留于中半月必待御史屠橋
催請方纔發出而又有官會審之旨中外聞之不
知所謂會審者將以其罪尚輕而欲加之以快人心
耶抑因其重賄交通宮掖而欲減之以壞國法耶伏
願 陛下奮然獨斷毋事姑息將張銳等早賜處決
勿惑于近侍之回護勿沮于官戚之挽扶使將來內
臣皆知畏法罔敢作慝則大法既正而治具張矣所
謂大務者御 經筵以親儒臣開言路以防壅蔽是
也雖聖如堯舜舍此無以成其治蓋 經筵之設所
以培養德學講求治理不可一日而廢也 陛下經
筵日講之議遷延不斷而內閣大臣動以經月不得
一見且聞有造為離間之言而多方誘引者臣切憂
之科道之官所以補過拾遺規救時弊不可一時而
廢也今 陛下比之即位之初聽信漸疎而事屬左

右親信者輒以有旨爲辭且聞有不由內閣調傳而徑自批發者臣竊痛之伏願 陛下以經筵爲必當御而內閣師臣時賜 召問義理有未明者相與咨諏事體有未安者相與商度一言一動師保是依而內臣不得與如此則得于講究之餘者親切有味而禮樂法度之施自無不宜矣以科道爲必可信奏疏之繁多見 陛下之好諫不當有厭心言辭之慙直見 陛下之容諫不當有怒心或可或否斷之于獨而左右不得沮如此則得于聞見之下者聰明日啓而蠹政害民之事無不照矣臣待罪言職幸際明時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十四

必欲以堯舜望 陛下 陛下必如此而後可以爲堯舜否則一心之微攻之者衆邪正相勝不彼則此而天下事之可慮有不可勝言矣

亟誅蠱惑遺姦以隆聖治疏

嘉靖二年六月

福建道御史張紳

竊聞治功難成而易敗邪術易惑而難祛苟辨之不早而去之不力未有不敗其垂成之功而蹈已覆之轍邪正盛衰之分理道得失之判不可不察也 陛下英明神聖追古帝王自入正大統以來凡覆轍之弊不憚更張而治平之望已肅端緒頃者大內之間

禱祠繁興上而乾清坤寧等宮下而東次經廠等處或三晝夜或一永日名爲吉祥好事修建不時傳聞宮中以此成俗而又特於乾清宮令內臣十數人專一習學經典講究科儀賞賚逾渥寵幸日密夫齋醮之設宜就寺觀之中而顧假之宮闈修設之徒例用緇黃之流而顧屬之內豎議者皆以先朝罪人各名下掌家管事人員自分不逞挾此邪術以爲嘗試之計而 陛下耳熟諂諛之言心遊老釋之教不覺墮其愚弄曲奉淫誣親蒞壇場不以爲異流聞四方播傳後世使 陛下負奉道之謗蒙好佛之名太監崔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十五

又等之罪固有不容於死者矣近該大學士楊廷和等題爲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 聖德事極言虛誕誣罔利害望 陛下特命司禮監官查出蠱惑誘引人員從重究治并賞緣阿附之黨盡爲斥逐更欲陛下日以敬 天法 祖脩德保身爲先務廷和等腹心大臣義均休戚其爲慮甚遠其爲 陛下甚忠伏讀批答 旨意僅云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道了而前項蠱惑阿附之徒置之不問側耳旬日重疑人心夫去不善而不能遠大學之所謂過也知惡而不能去郭公之所以凶也往年小人焦寧吳亮

置寔挾此術以誤先朝殷鑒不遠殊爲可惡茲復踵其故智上累 聖德使 陛下不知其非則亦已矣知之而猶惑於其說昵於其人彼必以爲崇尚之深非物議之所能搖愈肆奸欺凡以中 陛下之欲者無所不至因而于撓政事牽復羣邪傷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其爲可慮不但一節一目小小虧損而已也切計今日寧遠君子而不忍斥其徒寧畧人言而不欲違其教亦以倡此說者皆謂 聖明一心敬信可以延年可以已疾交謫不已用堅 上心而不知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古之聖帝明王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十六

深懼尤物之滅周女戎之敗晉慎之遠之福壽用昌正不必過禁妖妄以徒事無益之請也昔宋太祖嘗問養身之術而王昭素以寡慾爲先真德秀進言於理宗以親賢爲致壽之道昭素之言詞約意盡而德秀之論懇切詳明其意以卷阿寔召康公廣王心之詩既曰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而繼之以有孝有德以引以翼何者情慾易惑德性易移近妃嬪管御之時多而親學士大夫之時少則逢迎扇惑罔非物慾豈惟敗德抑以傷生惟有孝有德者以引之於前而翼之於後則日聞正言日見正論其心恬淡而和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十七

平其體優游而泮渙保身長世之道要不出於此者臣等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充積閨帷而其間一二人者號爲黠慧柔曼爲惑尤甚是怠於日講疏於經筵一切施行漸多頗僻葆養愆度時見違和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前項左道上逆 聖意殊無所忌夫以齋醮爲足恃而恣無已之欲於宮壺之間以荒淫爲無傷而要難必之福於夷狄之術講筵一暴而十寒引翼日疏而月遠甚非古之帝王所以求福不回親賢保身之道也伏願 陛下思祖構之艱難恤人言之旁午深察邪正之辨深探理亂之歸亟從廷和等所謂先將崔文并一樣蠱惑誘引人員寅緣阿附表裏售奸之黨通行拏送法司明正其罪尤望日御講筵以親道德之士日謹閨闈以塞情竇之非或古今治亂人心向背務嚴包桑之戒而咨諏之益詳或雞鳴淑女厲階婦人務慎貫魚之寵而取舍之有定如此庶幾道體不奪於人心剛德不揜於柔昵有以養性情之正有以培壽命之源政治光於 祖宗而名壽加於堯舜區區齋醮之舉無益有損宜無足置之牙頰者矣

遵成法革內臣弊政以培國脉疏

嘉靖

福建道御史張紳

臣聞稽於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刑文王成王所以賢
伏惟我皇上英資神斷冠絕古今登極以來夙夜
憂勤不憚興革思以復我太祖太宗之盛海內
臣工皆有以仰窺陛下遵祖宗之盛心矣節
該都察院何孟春及科道等官徐景崇汪淵盧瓊楊
鈴王秀等各題欲將各處腹裏鎮守內臣通行查革
以靖地方節奉欽依或推廉靜老成的去或查照
舊旨行或謂鎮守係是舊制或謂這所言與成法有
違因循牽制不欲變更臣竊揆聖意非謂鎮守內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十九

臣之設真可恃以保我子孫黎民也特以左右之人
交謹合謀皆曰此祖宗舊制也載之會典而可稽
陛下亦曰此祖宗舊制也行之累朝而未改踵訛
襲非不以爲異不知所膠固者景皇帝之弊法而
非我太祖太宗之貽謀也夫太祖之時內官
不得與外事諸司與內官監文移不得往來其爲檢
柅之法不可尚已永樂初我太宗皇帝乃命三四
內臣鎮守遼東開原及山西等處蓋專爲隄備邊徼
譏察非常而設至於腹裏地方或遇有事其鎮守之
任或以公侯伯都督之武臣或以尚書侍郎少卿之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十九

文職事寧之日仍取回京所以爲萬世計者蓋已不
遺餘力矣及正統之末權閹誤國遂致我英宗皇
帝漠北之征景皇帝以邸王監國尋據大位天步
艱難所在盜賊蜂起於是福建浙江山東四川等處
始命兼以內官爲鎮守易文職以巡撫之名隨該山
東右布政使裴綸奏稱山東爲畿輔之邦勅遣內官
唐廣鎮守其地緣山東難同邊徼見有右都御史洪
英在彼巡撫督同都布按三司常川操練軍士保固
城池乞勅從長計議凡非邊境有巡撫官員去處一
體取回庶內臣無輕出之勞有司免供應之擾景太
元年十月十九日奉景皇帝聖旨內臣是朝廷家
人去年各處賊寇生發人民流散因此每布政司差
一個人鎮守但有緊急事務着他來說如今這厮不
知主何意擅要取回好生無理都察院便行文書去
着他從實回將話來但飾詞撫拾不饒又刑科都給
事中林聰等題稱也先雖悔過而稱臣羣盜雖畏威
而歛迹然狼子野心情偽難保未可遽以爲安而卽
罷巡撫鎮守之任今裴綸因見瘡痍甫定輒要將內
臣取回獨留大臣巡撫皇上不卽加誅令其回話
但恐跟隨人等中間冒名目需索供應生事害人者

難保必無伏望特 賜戒飭俾之謹守法度嚴加約束其鎮守官員候事安民安之日另行處置景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題奉 景皇帝聖旨去歲人民不得寧息因此差內外官員各處巡撫鎮守拊循他每者安生樂業如今也有不才的縱容跟隨人科害軍民有之都察院便行文書各處巡按御史按察司官體訪果有此等之人應拿問的便拿問照例發落應奏請的奏來處置夫由前之旨觀之是與縱虎出柙操挺殺人者無異由後之旨觀之是知兄臂之不可紆而姑勸以徐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善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二十

守 祖宗之法者固未有不計天下之利害不惜事體之是非輕徇左右率意自遂如 景皇帝之舉動者也臣惟 景皇帝之時舒良王文之徒表裏用事政以賄成無復忌憚其前項內臣固無可革之期矣及我 英皇復辟紀綱一新重以吉祥石亨恃寵招權獨留此弊政以濟其惡日復一日遂為故常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提一旅之重建萬世之業我 太宗文皇帝轉戰五載弘靜萬邦其艱難險阻蓋已備悉而所以為 聖子神孫之圖者周思曲慮無不詳盡使內臣有益人國果可以鎮守腹裏地方臣知我

太祖 太宗當先為之矣而又何假於 景皇帝之

手耶臣嘗伏讀天順元年我 英宗皇帝復登寶位

之詔有庶弟邸王杜絕諫諍失德良多之語 綸音

載頒天下後世所共聞知則 景皇帝數年之紀綱

與其一時一事之指揮偏頗謬戾宜無足法者茲顧

舍我 太祖 太宗萬世無弊之法而如 景皇帝

之法乃謂業已持久不復改為不亦乖舛之甚耶夫

景皇帝原旨謂內臣朝廷家人但有緊急事務着他

來說其言似是而實非其實無益而多損只如往歲

宸濠之變逆節方萌預發其奸者按察副使胡世寧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二十一

也反狀已熾戡定其亂者巡撫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也而鎮守江西太監王宏先事不能告密於京師臨時竟為甘心降虜則所謂有事來說之云其果足恃耶夫太平則坐一省以毒朝廷之生靈遇變則懷顧望以孤朝廷之委托是鎮守內臣之設不惟無名而適以為奸雄之資固愚臣之所未解者也頃來各處鎮守內臣革面革心不敢作惡臣固知 陛下聖智神武以大馬用人羈縻銜勒無復狂逸奔踰之慮然縛窮奇之腹而欲其不餐箝竊脂之口而使之不肉區區之私竊恐其可制於一時而難保於他日此愚

臣所以不識忌諱而肆為狂瞽之言也夫漢高畫一之法變於孝武而復於昭宣然後有吏稱民安之效宋室忠厚之規變於神宗而復於元祐然後成旋乾轉坤之功今日承先朝大壞極敝之餘所在黔黎困窮已極重以災異迭出邊檄交馳此正陛下痛革弊政以迓天休扶植凋瘵以培國脉之日也伏望仰思太祖太宗成憲之良俯察景皇帝立法之弊及檢會前後臣僚紛紛不已之論勅下該部集議通將前項地方應革鎮守內臣逐一查革以復我太祖太宗之舊他日書之史冊曰革鎮守內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

三

臣自陛下始益真足以追配二帝而掩迹廊王矣顧不倖歟臣自分此言一以不免為陛下左右所不喜然失今不言為國家異日之遺恨愚臣負國之罪將無所逃矣

議大禮疏

嘉靖二年二月

經歷黃綰

陛下有仁孝之心而臣下不能因之擴充有親賢之德而臣不能因之將順何也切惟陛下遵祖訓入踐帝位宜繼武宗考興獻帝別立廟大內庶大統正而私恩盡也議者乃牽合宋濮王不同之事強陛下考

孝宗而滅武宗兄弟相傳之統絕興獻帝父子罔極之恩父子君臣皆失其道不幾於三綱淪九法斁乎

收成命以防易差後患疏

嘉靖四年

山西道御史喬祺

臣等竊惟聖人貴未然之防而人臣有先事之戒蓋事關利害幾伏安危有目前之所不必慮而為他日之大可憂者惟在乎人主早見而預圖思患而預防之耳近該浙江鎮守太監鄧文請易勅書內織染局太監刁承請差官往陝西織造羊絨袍袂近該科道論劾該部執奏未蒙俞允臣等遠在南都聞之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

三

甚駭以為陛下明聖而一旦忽有此舉切恐非陛下本意也陛下臨御以來節用愛人絕遠方珍怪之物禁內庭玩好之供一供役之必慎一用舍之不輕惓惓乎周天下之慮以圖萬世之安薄海內外皆有以知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矣今卽此二事觀之若有異焉臣等妄料決非陛下本意也臣等請舉其甚不可者為陛下陳之祖宗設鎮守太監於各省者凡以為地方計也自張慶請勅以便已私而兩浙生靈至今受困又况成化弘治年間民殷物阜已不能堪卽今水旱頻仍邑里蕭索

生民凋敝莫此爲甚若是而更加以此曹之剝削兩
浙之民如之何而可以生活耶訪得鄧文見在浙江
以惡弟爲謀主養無賴爲爪牙擅作威福多方害人
索扛有分利魚鹽有供應糧長機戶索取銀兩段疋
富家大戶無故訪拿必得重賄方肯釋放知府以下
官員勒要拜見銀兩方許進見地方軍民甚是不堪
道路以目旣如此而又賜之以勅是猛虎而益
之以翼也民不堪其命者必矣陛下設鎮守以安
民而使民不堪命亦何以利於是哉畢真浦知覆轍
上前切恐此勅之換亦非鄧文之福也至於差官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三

往陝西織造羊絨袍袂尤爲不可蓋陝西地方連年
苦於兵革病於饑饉祖宗百五十年以來所患者
惟陝西邊境之最要也其在今日甘肅則有回夷洮
岷河州則有赤不刺延寧固原則有套賊邊警不時
支給不暇連年勅遣重臣鎮壓其境雖收薄効尚
未底寧而今乃復有此舉差官一出供應不貲叅隨
爪牙之徒惟利是索有司驛傳恣意誅求陝西地方
近已置於軍餉民情皇皇今復加以科擾必將騷動
地方震驚邊庭譬猶抱薪以救火也其不動外夷之
覬覦首或寡矣陛下宵衣旰食內脩外攘言及邊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三

事輒勞宸慮今瘡痍之民尚未全瘳邊方之警尚
未寧息而又可重以此等騷動之哉切恐此舉殆非
國家之利也夫天下大勢在東南浙江爲財賦之區
在西北山陝爲藩籬之地近年以來東南民力罄竭
無餘西北兵威困憊不振譬之人身元氣索然強自
支持其不仆者無幾識治者每爲國家危之今又
重以軍民不堪之甚者忽然加之臣等恐天下之大
可憂者必無出於此矣臣等待罪言官有事當言有
言當盡使廟堂之上有此不令之舉以遺後日之
憂一旦變生噬臍無及異時臣等雖身伏斧鑕亦無
以追其責矣伏願陛下不以成命爲難回不以
微言爲可忽緬念萬姓之艱危俯從諸臣之論諫將
鄧文亟賜罷黜以爲生事者之戒另選安靜老成之
人以充鎮守陝西織造羊絨乞如該部所議着令彼
處官司照數織造解送來京以給公用庶幾地方不
擾民生得安而後患可以潛弭矣國家億萬年靈
長之休端在於是臣不勝懇切待罪之至

災異陳言以消天變疏

嘉靖五年二月

廣西道御史仲選

臣等竊惟古今天下未有無異之國惟明哲之君能

以德應則災變爲祥不能修德以應之則災害必至是故春秋一書人君正心術之要典也記災異而略祥瑞唐臣張守珪亦曰古者多難開國殷憂啓聖事危則志銳情苦則慮深故能轉禍而爲福由是觀之入君於災變之來正所以動其憂勤之心而啓其治平之機也未足爲損而固已爲益惟求其應之之實何如耳近該禮部類奏週年四方災異歲無虛月皆出非常此亦咎徵之見必有所感臣等見之實爲寒心旣而伏覩 聖諭曰四方災異非常朕心朝夕憂懼又曰此非下民所咎皆朕之失臣等稽首三嘆以

南唐書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三六

爲 陛下此言卽禹湯罪已之言也 陛下此心卽周宣警懼之心也固宜上格 天心消弭災變而充和氣於兩間矣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然臣等聞之應天以實而不以文動民以行而不以言感召之誠亦惟於人事驗之而已人事修則天心格人事乖則天心違必然之理也今日之災異無亦有以召之也歟臣等妄議或者 聖學之未敦也政權之下移也小人之未遠也忠直之未錄也百官之未勵也民生之日蹙也武備之廢弛也有一於此皆足以上干天和臣不揣愚陋敬條七事上陳伏冀采擇 其一曰敦

南唐書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三七

聖學 夫帝王之學與經生異經生之學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已至於帝王則不然所以講明道理察識事機以爲用入行政之本非小補也 陛下翠帷天開鴻儒日侍所以啓沃之者無不周至固已匹休帝王矣至於或用一人其人之制行才器其當與否恐未必盡知也或議一事其事之始終利害其成與否亦未必盡知也臣等未敢盡以爲然使時或有此是亦 聖學之未敦也伏願 陛下燕閒之時召密勿儒臣顧問天下政事四方動靜或行一大政令儒臣及該部陳說事體利害始終備細 聖心瞭然然後施行或大臣有缺或用方面臣並與之評論其人才識制行應當是任然後授之日久驗其當否如有不職罪坐舉者如此久而行之積少成多其餘可以類推矣古之帝王憂勤惕勵所以祈天永命者此道也 其二曰攬政權 洪範有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凶于而家害于而國言逆尊卑之序亂上下之統則危敗有必至者 陛下英明夙成釐正羣弊威福之柄出自 朝廷凜然如大阿出匣莫可容議邇者或以奸黨而復其官或以極惡而宥其罪或奏挈官而卽與挈官或討 勅命而卽得 勅命人

言紛紛皆謂此曹厚賂 陛下左右往往乘其喜怒
陰援引而覆庇之殊非 陛下本意果若人言則政
柄恐不免於下移而無怪乎 天變之屢見也臣等
伏望 陛下廓離照之明奮 乾剛之斷用人行政
之間惟以理法是準以 成憲是遵無以一時之喜
而遽賞人宥人無以偶然之怒而遂黜人刑人至公
至正使人不得以窺伺其意則威福之柄不至下移
天下之政皆出於一而 天意可回矣 其三曰遠
小人 臣等讀易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其卦爲泰
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其卦爲否所謂泰者世道治平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三十八
之謂也所謂否者世道不得其治之謂也天下否泰
係於君子小人之進退如此是故不遠小人不足以
應 天變也可知矣今太監崔文以邪術而得侍
左右張璉桂萼以讒夫而得預 經筵劉榮以白丁
而久厠內閣蔡亨蔡銘吳大田以無望匪人而居華
職之數人者天下人人知其爲邪佞也知其爲匪人
也 陛下任而用之是小人猶未遠也世道何由而
泰耶臣等伏願 陛下大奮 乾剛于此輩人或令
其閒住或令其致仕毋使久玷名器以恤人言以從
天意則天下幸甚 其四曰勵百官 夏書曰先王

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職厥后惟明明說
者謂其人君能謹天戒於上而人臣者各守常憲各
修常職以輔佐於下則君無失德而爲明明后也自
今觀之 陛下遇災而懼憂形於言可謂克謹天戒
矣而百官之在下者豈皆克守常憲者哉或覆庇匪
人或苟且公事或私通關節或公納賄賂文雖麗而
大節有虧外可觀而內行不足有一於此是皆臣職
之未勵也其何以輔吾 君以格 天意耶臣等伏
乞 聖諭除天下官員見今嚴加考覈外其兩京百
司庶職令兩京科道劾其不才不職者咸罷黜之以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三十九
應 天變以勵臣工則百官各修其職以輔 陛下
之明明矣 其五曰錄忠直 臣等聞之匹夫結憤
六月飛霜一婦含冤三年不雨天人感應之幾至速
也前者在 廷之臣或論事忤 旨在外之臣守法
被戾 陛下恕其狂妄皆置之謫戍如豐熙等爲民
如馬朋衡等降遠方如馬卿陳遞等調外任如呂柟
等不幸而死如王思裴紹宗等罪之誠是也然原諸
臣之初心皆欲效區區之微忠以受知於朝廷無他
志也今而或死或謫或降或調使之抑鬱而不得其
志是豈上天生才爲世用之心哉近者 陛下於衛

道等諸臣憐而察之皆復其職而以上諸臣獨不被其曠蕩之恩此災異之所以屢見也臣等伏望 陛下天地父母之心哀而憐之或漸復其官或量處近地不幸而死者旌其忠而錄其後俾生者得效其愚而死者得瞑其目自然和氣充溢而 天意可回矣其六曰蘇民困 天地生物以人爲貴故立君以生養之使得其所故曰民牧此天意也 祖宗盛時民戶計一千六十五萬有奇而民口六倍其數當時差派不煩徭役不重催科不擾爲守令者又皆寬厚平恕之吏是故庶民得安災變不作自正德以來流亡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三十

頗甚且以南直隸一方論之始遭流賊之變民之死若什三繼以水旱疾疫之災民之死者什五加之權奸煽毒酷吏肆威死者不生散者不聚十室九空蒿萊滿目較之前日民數不及者已大半矣而差派如故徭役如故不惟如故而又增之催科日煩無有寧日爲吾民者大家怨咨小家巷泣殘酷之吏日新月盛 天地一大父母也視民皆其子也如之何而不動心哉此災變之所以頻仍也臣等伏願 皇上體上天仁愛之心悼下民流亡之苦乞 勅該部行各省地方會計民數如百里者撮爲六七十如五六

十里者撮爲三四十里量其里分審派徭役盡刷貪殘暴酷之徒而求寬厚平恕之吏以休養之一切不急之征暫且停止待其稍稍振起然後徐復其故則民生少遂民困少蘇而 天意可回矣 其七曰振武備 臣等觀之往事凡地震冬雷冰雹之災皆兵象也今 聖明之時萬萬無此然災變不已必生荒歉葦蒲之盜伺隙而動不可以不深慮也且以南京而言 祖宗根本之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軍職皆驕子徒事文具而不識戰陣士卒皆市人惟充私役而不辨什伍凡年力精壯者皆私役於守備坐府坐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三十一

管之家輪番上直多者百餘人少亦不下六七十人其備操守備者往往皆老弱不堪之徒且其紙盔布甲殊不精明木刀竹弓全無堅利書曰有備無患今平居如此萬一有卒然之變欲驅之以荷戈向敵豈能濟哉往年流賊橫江而下士卒望風奔走宸濠動變選閱累日不足應用無備之患固已如此此亦救變之不可緩也乞 勅南京兵部會同守備及點軍科道等官嚴加簡閱更替老弱凡年力精壯充私役者盡數退出歸之行伍使其充實訓練弓馬務求閎熟點視器械務求堅利其有武藝不精兵甲不利者

本管官一體住俸待其完熟然後開支如是久而行之則人各自奮而士氣百倍武備不期飭而自飭矣臣等待罪言官義當陳力平時不能隨事納忠匡救闕失致使災異迭見驚惶聖心此皆臣等不職之所召也謹略陳愚見以塞萬一儻言有可采少賜施行仍將臣等罷黜以應天變以昭人心不職之訓臣等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陳愚忠以禪郊議疏

嘉靖九年二月

右副都御史萬鏊

頃者伏覩明詔下頒欲更定合祀天地之禮以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三十三

從周人分祀之說指意所歸若有定向矣然猶責之大小臣僚各陳所見不許隱默豈非以事體關係至重聖心尚有所未安欲求衆論之協一耶臣等迹雖疎遠忠愛惟均况詔諭懇切如此其忍負之竊惟合祀之禮我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十一年所親定者慮後世之或輕改也永爲定禮之訓垂戒惓惓益真大聖人所作爲得於精神心術之微驗之天人感格之際觀諸古今會通之典合乎因革可久之宜萬世當遵不敢輕議羣臣言之至矣盡矣豈容復贅然臣等一得之愚又謂斯禮也有不可改者二有

不忍改者一有不當改者三有不必要改者一有不易

改者一皆就天理人情事體時勢之切實處而論之

非若昔之諸儒爭是非之危言計禍福也陛下幸

垂聽焉往歲明倫大禮之初議也誠孝本切乎

天衷典制無愆於祖訓當時羣臣不能將順德美

遂致聖慮獨勞久而後定臣每恨之若使今日之

事所繫稍輕有可將順臣等亦何敢故生異議自蹈

欺罔使後之恨今亦如今之恨昔耶顧事體與昔大

異昔宜將順今宜匡正所以反覆思之而不能自己

也臣等又惟陛下下仁孝恭勤聰明睿知清心寡慾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三十三

好學古文凡所躬行自皆足以比隆堯舜垂耀簡書

何用規規於此一事必欲模倣成周然後爲慊哉伏

望聖明將臣等此章付之廷臣詳議上請俯賜

允從萬一成命已下亦望不吝追寢如往歲大

禮三易詔而不以爲嫌則我皇上事天如事

親事聖祖如事獻皇帝盛德愈光昭示無極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學愧通經才非博古徒以

忠悃所激莫能自裁于冒天威罪當萬死無任懇

切俟命兢惶待罪之至計開

一不可改者二竊惟周人冬至祀天夏至祀地圓

丘方澤壇而不屋禮出古書何敢妄議但此禮行於周則可行於今則不可蓋周正建子冬至乃歲首也彼以歲首祀天是先於祀地其序爲順我朝用夏建寅冬至則歲將暮也今以夏至祀地是先於祀天其序爲逆或謂曆用冬至爲歲元此特論其生氣耳至於祝告之文必曰嘉靖幾年某月夏至某月冬至夏先冬後截然不易後天先地於禮何如此其不可改者一也我聖祖大祀文所載每以臨祭風雨爲憂故創大祀殿以爲之備自後雖值風雨禮無阻違則是係於天者聖祖不能必也陛下能必

東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三十四

之乎且今定都于北風霾雨雪更有加於南者恐未能如成周泰和之世風調雨順而海不揚波也今若泥於周制爲丘爲澤撤去殿宇卒遇風雨何以處之況古者天子出入兵衛甚簡儀物不繁又人心禮教素明習勞易使故雖郊社一歲並行而費不及侈以盛寒盛暑舉事而人不告勞未審今之事體人情亦能如周否乎此其不可改者二也

一不忍改者一臣聞父母既沒而子不忍讀其書飲其栢椹凡以顯孝也讀之飲之且不忍而况忍毀之乎小者且然而况於大者乎今兩京大祀殿之

初創也我太祖太宗皆既竭心思久方就緒當時惟恐其不堅永也陛下若念堂構之爲重締造之惟艱則修葺猶懼其或後追慕尚切於未遑而顧忍有他議耶今人言籍籍謂分祀之說若行則丘澤在所必復而殿宇難以復存萬一有此於心安乎當其掀揭撤毀之際震撼擊撞之餘雖行道之人過而見之亦將疚心酸鼻況爲之聖子神孫者乎此其不忍改者一也

一不當改者三臣聞今制大祀殿內正位設

昊天上帝皇地祇配位設太祖太宗共在一

東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三十五

堂之上精神常相流通猶子於父母朝夕常相依附也今若從周丘澤之制除去殿宇則上帝皇祇及我二聖神主必將請撤而各藏之是猶子與父母一旦睽離恐非二聖在天之靈之所欲也此其不當改者一也古人舉大事必順天時量人力時詘舉贏以爲深戒今各處凶荒荐臻畿甸之民至於父子相食發賑則內帑難繼蠲逋則歲用莫支乃者計出無聊而鬻官免試之令且下矣若再更改郊禮則兆域之闢除丘澤之修治與夫從祀百神壇壝之分合儀物之增改紛然百出決難中止不知費財若

千萬而後足勞民若干年而後成此何等時也而乃爲此彌文以重困公私自耗元氣耶此其不當改者二也周禮一書所載經制多矣如封建井田肉刑宗法皆其大者今皆不可興復而獨取分祀一事行之是既不能純於復古又不能慎於從今於義何所取哉此其不當改者三也

一不必改者一 自合祀以來設若 天道弗順人心未安不得已而告于 聖祖改之可也今行之百數十餘年 帝祇饗各百神景從海宇奠安 宗支昌衍 大典成而甘露降虔禱至而瑞雪呈休徵屢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三六

應厥效彌彰正當率而行之萬世無斁有何不得已而輒欲改之以自取紛紛爲哉此其不必改者一也一不易改者一 臣聞經曰大禮必簡又曰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我 聖祖親定合祀 天地 社稷之文一則曰去繁就簡二則曰未爲定禮質之於經若合符節往在 武宗朝 郊廟常禮猶或未能一一依期自舉行 聖祖遠慮至此益驗矣今若大祀一分禮文必然增倍 陛下勵精復古行之誠無所難但欲 聖子 神孫可傳可繼則我 聖祖之訓所宜深念也不然安知後來不有憚其繁難而

又改從簡易者耶則是 一王大典先後不倫恐非所以觀示萬世此其不易改者一也

應詔陳言時政以裨修省疏 嘉靖十一年

右副都御史萬鏞

臣待罪南臺於茲四載竊觀時事頗嘗究心有懷欲言亦已久矣因見兩京堂上并科道諸臣往往章奏之所及先得此心之所同故不敢掇十餘論以競時名至於臺中職任具有 憲綱可守或遇事當興革則惟自盡其心亦不敢漫舉細務以瀆 天聽久負循默之迹莫逃瘴曠之愆邇者伏讀邸報 皇上以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三七

書出求言憂誠懇至在京各衙門官員以次條陳均蒙 采納臣幸逢昌會感切素衷使無一言仰答明詔則罪益大矣顧臣方以不職自陳恭俟罷黜乃復建論似非所宜然古人有居畎畝而心懸魏闕處江湖而不忍忘君者況臣身猶在官義無可諉故敢披瀝愚衷條爲八事以獻乞 勅各該衙門查議覆請俯賜施行內有上關 聖躬者尤冀 聖慈寬宥雷霆之殛察犬馬之誠特注 淵衷少垂省錄其於修省應 天之寶殷憂啟 聖之功未必無補於萬一也臣干冒 宸嚴不勝兢惶待 命懇悃願效之至

計開

一公推薦 臣惟致治之道在於得人然必先知人而後人才可得也竊見近年吏部推用各官 旨意或未盡允有再推三推至于四推而後用者豈非稽古用人其難其慎之意邪臣愚則謂不先以知人爲務而惟以屢推爲精誠恐吏部猝難應 命祇取具員後推未必勝前而用舍或反失當也夫知人之要不待泛圖庶官之衆亦不能遍及卽於推用之間擇責任之尤重者求之無已合無于今後 內閣輔及兩京部院正官有缺推補吏部仍同各堂上官會本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三八

具題六科十三道則另具兩本會題俾各盡其所見俱遵照 欽定員數推舉堪任之人吏部但循舊章敘其履歷利道各須指實著其所長苟可器使不必求全務令同日 進本勿得先後觀望 陛下於其所舉僉同者斷然用之互有異同者斟酌用之如或大相差異方今別推公論所在孰敢終違不過再推其事定矣又馬用過防於吏部而必俟於屢推哉其間 內閣及吏部尚書近多 特旨陞補亦乞定著會推之令丕昭合衆之公至於京堂五品以上官并在外藩臬正官皆他日 內閣部院之選也會推前

例雖難驟用而其人品則當預知乞 勅前項各官

今後陞轉之初卽薦一人以自代不許避忌形迹亦毋拘定衙門務要資望相應允協公論若洵情謬濫聽科道糾劾夫被薦有多寡所薦有當否則薦人者與被薦者互相參考賢否皆可知矣更望 陛下於前吏部及科道所推之人并各官所薦自代之人特於禁中置籍記名時加披閱較其異同以此知人所知必精以此用人所用必當將見君子在位拔茅彙征所謂公卿擇庶長庶長擇僚佐僚佐又各擇其屬轉相知引寧復遺才吏稱民安良不難致此誠執要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三九

以御煩求之約而得之廣也或疑用人乃吏部之職似不宜參以科道臣曰會推者 內閣及吏兵二部尚書科道皆與其列茲特廣之以及於兩京部院正官且所推亦自有限何爲不可或又疑薦官自代乃唐宋之制今日似未易行臣曰 先朝及近時大臣往往薦代於法令初無所禁且前代具有已試之效何謂難行昔臯陶謨以知人爲首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古今治道莫急於此伏惟 聖明留意一辨國是 竊惟國事之是非係於臣僚之邪正然邪正之分固相懸絕而形迹之似或易混淆其大端

則有四焉在乎人主深察而明辨之耳蓋人主之所取於臣下者任怨也當事也恭順也無私交也而邪臣之恣強戾好紛更巧逢迎肆攻訐者其迹似之人主或不察焉則信之矣所惡於臣下者避事也沽名也朋黨也矯違也而正臣之守成法恤公議體羣情規君失者其迹似之人主或不察焉則疑之矣疑信一差邪正倒置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伏望 聖明審察于百官之中致謹于邪正之辨不疑其所不當疑使正臣得以行其志不信其所不可信使邪臣莫能售其姦則國是自定至治可期不然正人指邪人

東都宋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四

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官邪斯熾國事日非由故之不早辨也

一審蠲除 伏覩洪武中 赦書單恩非一而蠲賦居多有將本年稅糧於正月蠲之者有將明年稅糧於隔歲蠲之者蓋我 聖祖起自閭閻洞燭民隱故不赦拖欠於已往而特免徵取於將來也何則夏稅秋糧與凡歲派額辦官府之程督有期公役之催徵甚急小民無勢欲拖欠而不能良民惜身畏拖欠而不敢其拖欠者類多豪強大戶今若赦免之是姦頑偏蒙實惠貧民徒受虛名起不均之怨長效尤之風

其蠹治尤甚者經收之人乘此作弊將已徵捏稱拖欠任意侵欺而貪污官吏又或交通爲姦剝生靈之豪脂歸私家之囊橐雖有嚴明上司悉心查考欲質之於簿書而改匿符捏巧僞百端簿書不可盡憑也欲審之於納戶而人衆難齊或病拘擾納戶不能盡審也故昔人指赦爲徧枯之物非赦之過也乃議之未審也臣昔備員官府首承登極赦書躬悉前弊每爲浩歎幸而赦中有將已徵在官錢糧准作本戶以後年分該納之數臣彼時多方計處稍中事宜然終不若洪武年間先期預赦簡要易行恭聞 前星發

東都宋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四

祥大賚伊邇伏望 皇上以 聖祖爲發 勅下該部將來年實徵稅糧并一應派辦錢物料價等項斟酌分數預 詔蠲除務度可行毋致中改則小戶良民均沾惠澤大公至當無復徧枯其以前拖欠照舊徵解使已納者姦人無由以侵欺未納者豪頑不得以幸免官司省檢勘之煩民戶免拘審之擾一舉而百弊革衆便隨善之善者也

一通鹽法 我 國家租賦之外得利莫如鹽而鹽利莫如兩淮今之論兩淮鹽法者多矣要皆各有所見擇而用之無不可者臣愚以爲鹽法之設其重在

於足邊其要在於寬商其本在於恤竈其用在於惠民而其終在於息盜也請先述諸臣之論而後參以臣一得之愚則請通鹽法者槩可見矣近年詹事霍韜疏曰淮鹽除正額七十萬引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禁竈戶不得私賣卽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養養安所取足乎是無怪私鹽橫溢而鹽價踴貴也須令各商中正額鹽一百引許帶餘鹽三百引聽與竈戶價買戶部議題疏曰竈煎餘鹽多於正額兩倍相應添刷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呈

引日一百四十四萬道名商中納如原在邊中正鹽一千引許報中餘鹽二千引每引淮南納銀九錢五分淮北七錢五分俱赴運司上納領引自行買補巡鹽御史李佶疏曰添刷引日使鹽皆有引市無高價誠良法也常以掣過之數稽筭大約正鹽一引得餘鹽二引宜令今後商人在邊中納正鹽一引照舊派場開支上納賑濟銀米其鹽二引自行買補每引止許二百五十斤亦照舊規秤掣每鹽二百斤淮南納銀八錢淮北六錢免其割沒戶科都給事中蔡經等疏曰近日邊方鹽引雖開而名商不至良由開中不

時科取太過合於每年正月預派各邊但遇收成之時聽其名商照依原價上納本色糧草其極邊如甘肅二鎮或量減價值以致樂從又曰當地方收成之候糧草價賤而商人易於上納故一引之鹽常得二引之用定價每引不過三四錢而無處置科罰之費是非不知商人每引所入不足以當給鹽之利也以爲利不厚則商人不趨而邊儲無賴何暇計錙銖之利以與商人較哉巡鹽御史朱廷立疏曰一歲之間掣過餘鹽價銀已及百萬前項添刷引日之法縱使行之盡善亦不過此今又戶科奏稱不便相應停止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四三

照舊秤掣又曰官無高價以病商商無高價以病民買補日衆而勤竈日勤官鹽既通而私販自息先年整理鹽法都御史王璟疏曰兩淮課有常額開中宜有定數然各邊開中數或溢於額外故有二人同給勘合赴運司而本年監課止足前人之數後一人者遂以額盡守候艱難以上諸臣之所論撮其切要者如此臣請酌寬嚴以用其中揆事體以求其當兼彼此以會其全考今昔以通其變乞令今後各商在邊每中正鹽一引許帶中餘鹽二引正鹽仍復舊規每引六錢隨彼處時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擬

斗頭斤數上納本色糧草正引量搭兩浙長蘆等鹽照舊納賑濟銀米餘鹽乃其自行買補相應量減每引五錢就隨正鹽在邊上納折色免其納賑前項正鹽每商人壹名中納不許過三千引正餘鹽引每引俱不許過二百五十斤一體秤掣數外多一斤者卽以私鹽論問罪沒官其正鹽每年止開七十萬引使與額課相當勿得多開過額以致商人執引到場無鹽支給苦久候之難餘鹽則開一百四十萬引使與正鹽相倍勿得多或少以致正餘鹽引帶中參差起不均之怨若能舉行前說則正鹽不減舊時之價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四

可廣糧草之資又倍得餘鹽之銀可備和糴之本且就邊上納不待運司收解戶部轉發而腳價之虛費也每歲開中不待邊鎮告急道梗年荒而措置之後期也臣所謂足邊者如此商人得餘鹽贏饒之利以補正鹽多費之虧無運司倍取餘鹽之銀以免一時販納那借之苦且正引之開不浮於額課則到場之日便以得鹽所謂寬商者如此勤竈餘鹽既許通商官司地方無復阻擾但能窮其煮海之力皆可以爲養生之資所謂恤竈者如此商有利息則鹽價自平鹽價既平則民得賤食且竈戶既獲通商之利必不

肯冒禁賣與鹽徒小民既樂官鹽之賤亦必不冒禁買食私鹽彼鹽徒者販賣兩難圖利無獲漸見改求生理其勢自衰所謂惠民息盜者如此或謂運司餘鹽銀兩每一巡鹽滿日可得百萬今改於各邊帶中一年止得銀七十萬所失不已多乎殊不知運司得銀雖多而商人虧折資本卽今陝西等處減價開鹽無人報中所失殆不少也萬一邊儲缺乏致悞軍情關係地方孰輕孰重況巡鹽交代多是年半方得銀百萬今若年例開中一年可得銀七十萬就以利計蓋亦相當且商人自輸於各邊官司可省乎腳價與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四

其轉運於邊鎮奏討之日兵荒交作一倍或費數倍之多豈若輸納於居常無事之時隨宜儲糴一引可獲二引之用及查弘治以前餘鹽銀百萬數倍於前而邊儲告乏此其利病得失較然尤明至於革虛中賣窩之奸祛勸借科罰之弊嚴便場買補之禁定秤掣疏數之宜嚴竈總歲課之徵均上下派場之則皆所以維持此鹽法也其餘條目繁多難以枚舉在運司者宜責之巡鹽御史而考之以都察院在邊鎮者宜責之巡撫都御史而察之以巡按如此則臣愚所論

前項鹽法可以行之盡善而垂之永久矣

一裕邊儲 今之籌邊者恒以足食足兵並論臣愚竊謂足兵易而足食難食爲先而兵可差緩也蓋緣邊之民耐苦敢鬪有事厚募皆可爲兵今所憂者邊儲不足耳各鎮大抵皆然而陝西獨控三邊薦遭荒歲其弊尤甚夫屯田以足邊乃務本之上策度今時勢未可易行若其可行者則當多方措畫豈可守一途而泥常格乎其宜寬處客商招中鹽引使納本色以廣糧草之儲納折色以爲和糴之本如臣前所論通鹽法者是也其二宜開納粟監生之例不必拘

東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四六

以地方名數但願納者聽各令於甘肅寧夏延綏三鎮上納本色糧草隨其時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定擬斗頭斤數務使均平戶部仍酌量年限停止固知此非善政然用以助邊濟急而所開又止爲陝西事出權宜數匪浮濫似亦無害若軍職差官承差吏役等例雖開鮮有應者內地尚爾邊鎮可知不必虛費文移徒掛牆壁也其三宜令陝城及各鎮巡撫都御史將鹽商所納折銀并一應勘動官錢於豐收之年與民間和糴寧比時價稍加使之樂從不可強抑也其四宜將官軍糧料若遇豐年量加價值給與折

銀彼既樂得糴買之餘價而官又得存積見在之糧儲較諸和糴尤爲簡便也然此四者非數月之間所能接濟傳聞陝西地方卽今銀一兩止糴米四五斗收成之後已至於此來年春夏益當踴貴不幸歲復荒歉又當何如爾時縱發官銀數十萬非特所費倍多尤恐無量可糴萬一愚民迫饑寒而竊發於中醜虜乘間隙而侵擾於外地方攸係誠可寒心卽如拯焚救溺尚慮乎後期可再玩日愒時重貽夫後悔訪得成化年間曾因陝西饑荒摘撥江南漕運糧米數十萬石以賑之就用糧船由徐州遡黃河抵偃師縣

東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四七

之孫家渡乃從陸運至陝州之上河頭計程止三百餘里又雇船運可以直達西安鳳翔等處當時所費雖多然比之太倉發銀本處糴米却省數倍實惠及民其故事可考而行也然待來年漕運須至秋後方得到彼亦恐無及合無於該解南京倉糧見今陸續運到水次者免其上倉行漕運都御史查撥回衛糧船南京戶部差官監督對船交兌設若數少則將南京在倉糧米空運或將該部收貯折銀差官和糴今年江南收成頗稔大約銀四錢可得米一石俱照依漕米正耗體例以爲水陸之費務足二十萬而止及

查南京各倉見有六七年之積而今歲折銀又多不妨那用其嘉靖十三年十四年勿論陝西地方有無豐歉却於漕運內每歲摘撥米二十萬石如前轉輸通計三年而止夫以糧運濟之於目前而以鹽引等四項行之於相繼比及三年過困可少蘇矣然臣又聞之興一利不如除一害乞 勅各邊鎮巡撫兵官正已率下嚴禁所部官員凡軍士糧賞財物分毫不許科剋及時常審探邊情毋聽將官虛報聲息輕易發軍冒支行糧草糧更 勅兵部今後遇有邊報毋輒議出京軍到邊徒增浪費無益實用凡一切損害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聖八

邊儲者悉行停革夫既興其利如彼又去其害如此行之數年將見邊有餘儲人有固志然後擇遣才望大臣按行邊地可以耕墾之處修復亭障多募士民漸興屯田之利永為根本之圖其遠效可冀於將來而其事機實在於今日也孟軻氏曰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此言警切敢以為喻一廣矜宥 伏見往年妄議 大禮及勘問大獄諸臣踵襲敝風自招罪戾上干 天怒威譴有加是即雷霆肅物之義也諸臣甘罪無詞復何所覬但臣竊聞之天地無棄物王者重絕人今諸臣幽錮已久悔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聖九

悟必深且其中情罪輕重不同而才識亦多有可用者倘蒙分別差等容令自新或量移近地或放免生還或稍復舊銜或漸加錄用是即雨露生物之仁也比來建論之臣屢嘗及此 天聽未回而臣猶昧死言之者誠以治體之所關羣情之所切望也臣又聞之桓公於管仲唐太宗於王珪魏徵皆其讎也乃能赦而用之卒得其力況前罪諸人皆 陛下臣子猶子得罪於父母也父母忍讎視而終絕之乎又况聖德如天無不容覆遠出於二君萬萬者乎臣今不敢過望 陛下即有施行惟乞此後或特旨中降或

因事覃恩使天下之人知諸臣之久譴非盡出於聖慈之本心而今日之曲全亦非由於臣下之所請如此則恩出 朝廷事體允當一正憲體 臣惟為治有體不得相侵其在憲臣尤所當正近見本院問完囚犯有奏辨者都察院或改行巡按御史問理臣愚竊謂本院乃臺官之長原問亦御史也審允又有南京大理寺也乃因犯人欲改行巡按而輒從之似非憲體所宜合無今後都察院將前項奏辨囚犯仍行本院與之詳鞫若問完再奏要調隔別衙門則行南京刑部以更聽之若該部問

完又奏改調從都察院參詳果涉矜疑獄情重大方與奏行南京三法司會問其本無冤枉捏詞奏擾者不拘次數勿與准行或咨來本院詳審得實亦就立案以杜幸免之姦以省拘證之擾可也又見近年各處巡按舉劾巡撫及方面等官因被劾之人計奏往往併令御史回籍聽勘臣愚竊謂糾劾官邪御史職也顧乃爲人所劾亦非憲體所宜合無今後各官被劾事輕者吏部卽與斟酌去留覆請上裁若係貪酷重情只令被劾者回籍聽勘御史照舊行事待後勘報不實反坐御史以罪可也又見近日操江都御史巡江御史職守事情或行巡按御史訪察查究及巡江御史參奏官員有改行巡按提問者臣愚竊謂御史官同也而疑信之或異都御史官尊也而抑揚之失倫亦非憲體所宜合無今後操江都御史失職聽兩京科道官糾舉巡江御史失職聽本院考察其操江巡江行事不必制以巡按使各得展布自效可也然此三項止據臣所聞見或恐類此者尚多乞勅都察院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卽與一體改正內有奉旨施行者具奏定奪仍通行各衙門知會今後務要遵照舊制及憲綱而行如此則體統正分義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三十一

明而爲憲臣者各得以舉其職矣

一先實務 臣聞治天下之道有實有文圖切要而有益於國家謂之實美觀聽而無關於治忽謂之文在昔人君以務實致治者漢文景宋仁宗是也以彌文自敝者漢武帝宋神宗是也仰惟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相繼立極垂六十年不獨政本王綱廣大悉備而典章文物亦兼舉無遺非若漢高帝之馬上爲治禮文多闕宋藝祖之終身征伐萬目未張者也嗣是列聖垂拱守成先後一揆逮我皇上當積德百年之期行稽古三重之道議禮考文益明益備無以復加矣然臣子責難之義蒼生厚望之心似於大學之所謂理財用人詩書之所稱安民講武切時要務或猶有缺焉者伏願陛下輟聲容之繁節畧太平之美觀屏好動喜事之徒斥虛夸誕謾之說回運神謨專務於此博謀而審擇持久而力行必期於吏稱民安兵精食足而後已則上以實求下以實應既有實事必有實功文景仁宗之治不足多也況天下之事吉凶悔吝生乎動紛擾勞費出於文若陛下以靜制動以實先文將見省事則省慮安恬內守旣可以上培萬壽而皇儲篤繁衍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三十一

之祥省事則省費經用惟常亦可以下紓萬民而薄海感綏寧之澤矣 上震怒遣歸田里

糾舉近臣邪正得失以備黜陟以和百官以新政治以消災變疏 嘉靖十一年

浙江道御史馮恩

臣近得邸報禮部為傳奉事彗星再見東井 陛下勅諭大小臣工勉修職業九卿衙門各令自陳以聽裁處及行六科十三道各條列時政得失以聞臣伏讀再三仰見 大聖人憂勤惕勵之心側身修行之美應天以實不以文之盛舉也臣雖疏遠冒居言責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五十三

敢終隱默以自負 明時耶臣聞天道遠人道邇變不虛生惟人所召彗星水孛為之也考之天文志列傳其應不同春秋傳謂為惡氣所生又謂邪亂之氣見於東方則為臣下失忠務私是可遠求哉臣謂災異之變臣下召之也時政之失羣邪為之也故舉時政之得失以更張不若舉臣工之邪正以進退進退得人則正人不蔽上下不疑和氣不塞政事自舉陰沴自除矣今 陛下日與圖維治理者啓沃調燮則有三公贊治佐理則有九卿寄以心腹體以股肱上下相交宜治道日臻華夷貼服和氣日應也而猶有

不盡然者非 陛下之咎也負 陛下之臣多也臣

欲明言直指不惜一死以報 陛下久矣緣孤遠未

信羣姦側目恐不惟無益且傷國體故藁成而輒毀

者數四矣今天變昭然 聖諭懇惻失此不言則終

無可言之期也乞 陛下寬臣之誅容臣悉數左右

大臣邪正得失以參聞見同異以備黜陟可乎輔臣

張孚敬剛惡劇兒媚嫉反側平日 陛下知之已深

近日都給事中魏良弼論之已悉天下方懽忻鼓舞

想望 綸音一決罷黜臣不敢贅大學士李時小心

謙抑資性純良忠厚期台輔之器老成鎮浮薄之俗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七

奏疏一

五十三

輔臣之中此巨擘也然少力量撥亂靖難解紆芬結非其所長此可謂太平宰相也大學士翟鑾附勢依權持祿保位筮仕有京油之號入閣著模稜之譏但此人雖不能為國薦賢亦未見其嫉害忠良故於陛下雖無所益亦無所損古有伴食中書此其人也大學士吏部尚書方獻夫外飭謹厚內實兇姦前在吏部私鄉厚親酬恩報怨無所不至去年詐病回家則語人曰我卽來也以恃 朝廷便來取我各官不可因去而慢及 陛下特差行人蔡駿坐守行取禮義懇至彼方倨傲悖逆上山讀書 陛下傳旨着馬

上差人緊催來京別用然後祈然就道夫以吏部尚書別用非入閣而何此獻夫之病所以少痊也及五月十五日至張家灣則又請容旬日調理徘徊顧望如執左契以索負物且以試陛下別用之意何如小人情狀畢露雖曰不要君臣不信也夫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此孔門事君家法其所謂無道則隱者亦非臣子忍於棄君也正以君臣不遇不得已也故孔子遲遲吾行孟子三宿出晝不忘君也今獻夫無才無德不數年而取高位負恩長往其視陛下爲有道耶無道耶得隴望蜀左右罔

明倫彙編

卷之二十一

奏疏一

三

利此登隴斷賤丈夫之事之所爲也獻夫惡得沽恬退之名哉近又見邸報廣東僉事龔大稔欲訐獻夫侵占山地事之虛實自有陛下主宰稍知臣禮者自各請罪不暇乃敢無上輒肆佞辯反覆浮譁及科道進謁盛怒不解龔大稔臣未知其何如人品但獻夫如此器度如此涵養又何望其有休休之量容賢納士以長百官哉陛下以伊呂待獻夫獻夫以市井報陛下今又復署吏部臣恐獻夫以輔臣之尊兼冢宰之權呼引朋類播弄威福不利國家也到部盡見天不可誣此亦今日所當急黜者也戶部

明倫彙編

卷之二十一

奏疏一

五

同書許讚謹厚謙恭平易和煦調度之才雖其略年一不經之費保其必無此亦守成尚書也禮部尚書夏言多蓄之學不羈之才驟遷大任不免投機構會尋掌邦禮然亦隨事效勞陛下駕馭任之將來緩急得方亦一救時宰相也兵部尚書王憲剛直不屈通達有爲邊情習於見聞典刑熟於耆舊用掌邦政饒爲之也刑部尚書王時中進退昧幾委靡不振操持不能中立權貴得以干私其人無足去取可謂具臣也已工部尚書趙璜剛方不昵廉介自持久在工曹制節謹度不畏強禦陛下復起用之人惟求舊也吏部左侍郎周用才猷通敏學識老成直諫未見過人雅度喜能容衆贊理邦治亦庶幾也右侍郎許誥講論便捷學術迂邪太急功名全無廉恥不識聖賢兩字徒能讀父之書妄編道統正傳冒取無知之作使其當路偏執初人紛更生事報復忌嫉之私亦所不免陛下愛惜其學酌處別用斯無悔也禮部左侍郎湛若水強致生徒勉從道學教人隨處體認天理處已素行未合人心所可取者文學優長而已臣謂王守仁猶爲有用道學湛若水乃無用道學也然任以禮卿亦儘可焉右侍郎顧鼎臣警悟流通和平

坦易文學抵於深造材藝不局偏長兵部左侍郎錢如京安靜爲人操守無議右侍郎黃宗明文學通儒因人成事刑部左侍郎聞淵存心正大處事精詳公明久著於銓曹質直允孚乎士論寄以股肱不尸位也右侍郎朱廷聲篤實不浮謙約有守工部左侍郎黎奭滑稽淺近才亦有爲右侍郎林廷樞才器可取通達不執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汪鉉鄙夫壬人敢於爲惡巧排正士明報私讐納款佯誠文姦飾險此方今天下第一惡毒小人也臣待罪留都每讀其辯許章疏聞其行事奇怪如鬼如蜮不可測度每

卷之二十一 奏疏一 五十六

欲面 陛下一辯其姦邪但臣嘗因其阿附張乎敬縱子納賂作惡特本糾劾二次小人疾之已甚恐生厲階而止今鉉之姦愈肆也臣亦何惜一死而負陛下也且鉉動輒言人以私怨欲傾陷之以欺 陛下臣於鉉非有私怨也鉉鎮守贛州時臣嘗過之彼使人導之出疆及還彼適盛款吏部主事王激臣亦與其末席古人一飯必報鉉於臣不惟無怨且有私恩焉顧天下公義決不可掩 君父決不可負君子小人決不可並立於 明時也臣嘗伏讀 陛下詔勅兩京科道直言時政不許緘默者諄諄矣今天下

之人猶口結舌正氣之言絕聞者誰爲之也畏鉉之躡其後也今左右大臣縱惡無憚一遇彈劾不照舊例自陳請罪伏候 明旨定奪而輒肆毀辯而無陛下者皆鉉之自專啓之也鉉之姦天下之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以 陛下方以鉉爲忠讜恐言之激怒而取罪也鉉亦自恃 陛下信之之篤非人言所能搖故敢肆喙縱毒以陷正人耳臣獨惜天下正人有數而姦人報復無窮今日奏降某官明日奏調某官今日辯迴避某官明日辯閒住某官鉉之姦遂矣獨不念 陛下寄鉉腹心人材難得之可惜乎此臣

卷之二十一 奏疏一 五十七

所以惡鉉失忠務私也都察院爲綱紀之首 陛下不早易之以忠厚正直之人萬一各差御史求合稱職效尤刻薄以敗壞天下較轍小民其爲邪亂之彗顧不大哉此鉉本當急黜者也夫左右大臣邪正得失大略如此此非臣一人之私也天下共聞共見之公也但張乎敬之姦久露汪鉉方獻夫之姦不可測乃姦之深者自古大姦能不使 上知其姦然後得肆其姦使知其姦去之何難臣見三人聲勢相倚而獻夫汪鉉近來威福聲勢尤不可當 陛下欲去張乎敬而不去二人譬之夥盜數人惜其有才縱其一

而用其二用者方且疑之而縱者不久復來而天下之事未可知也使獻夫與鉉真有忠 陛下之心而不蔽天下之賢臣願爲之執鞭而不可得况敢排之以取天下萬世之清議乎臣嘗見二人每指正人爲邪徒矣每自陳招尤取怨以激 陛下矣其意不過欲 陛下認其爲正人憐其能任事以固寵耳殊不知離君臣之心薄天下之士閉塞賢門使忠良不得以各盡其所長者皆斯言啓之也名曰納忠其實大不忠名曰任怨其實欲怨其姦真不可測也 陛下備堯舜之德懋緝熙之學自 臨御以來絕嬖倖屏嗜慾朝夕兢惕不遑少寧每遇大事輒齋戒焚香告天敬順天命每欲遣使四方輒憂騷擾民間將發中止每接臣工建白稍涉紛更輒念靡費民財一切停免 陛下之心真純王之心也今卽位十一年矣使早得休休大臣光明正大者以輔之致雍熙太和之盛如反掌者何至災異之疊見外夷之窺伺哉臣謂張孚敬根本之慧也汪鉉腹心之慧也方獻夫門庭之慧也三慧不去百官不和庶政不平雖欲召和不可得也方今大小臣工敢怒而不敢言視三人如饑虎餒鬼莫不奔走趨避臣本少孤母老病篤豈不亦

南都憲院志 卷之五十五 奏疏一 五十九

欲保全祿養苟延性命也顧臣自叨甲第此身卽已委致 陛下非臣自有矣授臣御史服臣豸繡非徒榮臣一身欲臣抵邪觸佞以保安正人肅清仕路也今負 陛下一至於此則豸獸不如將不得爲人以立天地之間况敢服榮服以居御史之列乎臣亦非不知小臣當敬大臣也以大道觀之 陛下大父母也張孚敬方獻夫汪鉉適子也臣亦孽子也孽子雖卑末然亦父母之子焉有適子悖逆於父而孽子猶持敬兄之理者臣聞權姦要君不道誤國蔽賢古法皆誅臣乞 陛下斬三姦之頭以正不孝父之罪後斬臣之頭以謝不敬兄之罪以一卑賤博去三穢以清仕路以新政治亦除舊布新之應也臣將瞑目入地矣臣非病狂喪心輕生沽直一至於此臣見古之時君臣一德百僚一心是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今之人臣各自以其心爲心使 陛下孤立於上皆由此二三姦邪終日作好作惡講是講非陽予陰奪面諛背譖以致人相疑二諂諛成風和氣弗舒乖氣日積妖孽作慧固其所也及今不去或去之不盡臣恐賢者隱微譴臣杜口中國側目外夷輕視將來有不可救藥者矣臣以未信之諫擲親信之姦知禍必不

南都憲院志 卷之五十五 奏疏一 五十九

免者總 陛下憐而釋之得罪內閣得罪冢宰得罪
都察院得罪諸執事譬之太山壓卵碎不足言者唐
睿宗謂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爲所噬一兔
不免况衆翼虎乎雖有善救者無完鷹也臣度與三
姦勢不俱生久矣竊念君臣之義無所逃乎天地之
間苟能去姦何惜微軀今而後知臣無往非報效之
地也使 陛下歸臣田里則輸役供賦以報 陛下
編臣戎戍則披堅執銳以報 陛下置臣刑戮則粉
骸剖骨以報 陛下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臣無所欺
也伏願 陛下察臣狗馬之心原臣煩瀆之意任賢
勿二去邪勿疑開衆正之門塞羣枉之路蠲急迫之
令養優裕之休則善言日聞善政日布君臣一心百
僚師師衆賢和於 朝百姓和於野外夷服而中國
安天地位而萬物育矣何天變之不可禳哉臣激中
言慙罪當萬死望 闕叩首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上怒逮詔獄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二十八目錄
奏疏二

大政類二

乞命東宮出閣講學疏 陝西道御史周 冕

糾劾誤國輔臣疏 廣東道御史王宗茂

國變陳言以謹天戒疏 江西道御史趙 錦

乞賜食鹽撫臣疏 山東道御史林 潤

乞公銓典以激勸人才疏 江西道御史張士佩

開言路杜姦萌以崇國體疏

河南道御史王嘉賓

議處急缺段正銀兩以寬民力疏

湖廣道御史陳 堂

請遣大臣治河疏 湖廣道御史陳 堂

乞慎舉動以保治安疏 河南道御史郭惟賢

議築浦城疏 右都御史汪宗仁

乞及時修舉以裨治安疏 貴州道御史陳希美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二十八

奏疏

大政類二

乞命東宮出閣講學疏 嘉靖二十五年正月

陝西道御史周冕

臣備員言官待罪無補晝夜孜孜求爲建論思以仰
禪聖政萬一不敢顧忌心至切也但才識庸庸無
遠者大者雖有縷縷之誠不足瀆聞臣伏覩嘉靖
二十四年春我皇上渙發綸音欲行皇太子
裕王景王冠讀禮內外臣工不勝欣躍續以禮官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不能仰承德意妄有所議是以中止臣嘗聞漢儒
保傅篇有曰天下之本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
於早諭教選左右又曰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
子正天下定矣後世莫不首舉以爲定論蓋古昔
王者之教太子也未生則有胎教既生則有保傅襁
褓之教及其有識則有禮樂詩書之教如拘以文成
之年歲不同是蓋不達時宜之論至於禮節繁多爲
言者又書生畏難苟安之故習也豈萬世不易之道
哉欽惟皇太子誕生歧嶷之質得於天成以堯繼
堯以舜繼舜似若無待於教也臣切思皇上天縱

之聖龍飛藩邸人倫物理罔不周之尤加意于二
帝三王之學遜志時敏無時豫怠矧皇太子生長
春宮之中隔遠天顏不得行問安視膳之禮而事
親之道誰則陳之不得接士大夫於左右而臨下之
體誰則啓之不得覩稼穡之艱難而所云無逸之言
誰則告之不得見閭閻之疾苦而所寒暑雨之怨咨
誰則聞之使不及時爲學禮樂名物何自而知治亂
興亡何自而識君子小人何自而辨與其日處於深
宮孰若文華殿之清嚴與其日侍以宦官孰若士
大夫之爲師保與其日逸于休養孰若詩書禮樂之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爲薰陶此蒙以養正之功在今日所不可一日緩者
也且古者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皆
入小學以收其放心及其十有五歲皆入大學以養
其德性况皇太子之年有以過入小學之期而將
入大學之時乎然重太子所以重宗廟社
稷也教太子所以教天下萬世也早一日之教則
天性之明早開一日非獨臣之願也是天下之至願
也臣愚伏望聖明思祖宗之業皇太子繼之
天下之大皇太子理之億萬年之統緒皇太子
繫之蚤舉昭代之儀以隆聖朝之典傳選天下

之有道義多聞孝弟忠良之士旦夕與居使之日陳正道日講正言日行正事其前後左右侍御僕從必選小心端恪之人至於 裕王 景王冠讀禮亦並舉行而所以爲之擇 師儒以輔之者亦必極一時之選如此則 聖功可養 國本可端本支百世宜君宜王億萬年有道之長端在是矣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賜 聖裁臣不勝懇拳懇祈隕越之至

糾劾誤國輔臣疏

廣東道御史王宗茂

東華縣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聞舜之咨十有二牧曰欽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元而難壬人註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不特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服從矣頃年我 皇上重靜拱百工息事以致蠢茲北虜敢肆南牧仰賴 皇上勵精圖治大奮乾剛赫然震怒如軫念度支多方夙備食可足矣罷息誅求敦崇節省遠近懷矣從諫如流求賢若渴德元尚矣而獨所謂壬人者或爲陛下之鑒察或爲言官之論列 皇上亦俯念忠讜察納敢言一犯清議輒加咎譴雖舜之明目達聰禹之去邪勿疑何以加焉但豺狼當道此特狝狸之間

耳澄濁必於其源委莠貴去其本臣敢昧死爲 陛下言之自古宰相之設所以上佐一人下率百僚相道得而萬國理中華清而夷狄賓蓋以京師乃四方之極宰執爲具瞻之係此調燮之機而理亂之本也故有苗來格虞歸益贊之功而越裳來享周賴姬旦之力以致北門鎖鑰之對中國司馬之相則夷狄之強弱每視輔弼之忠佞是以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良將敵國其敢侮哉則其責誠大而其任誠重不可不得其人也惟其責大而任重故唐之陸贄亦曰古先聖哲之垂言立訓每懇懇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將有意警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憂深所以自有國家者不得不去之耳良由自古以來雖有明君而爲奸臣蒙蔽以致亂亡者多是以我 太祖深鑒前轍首罷丞相恐致偏聽獨任之弊也臣訪得大學士嚴嵩本以邪媚諂諛之徒濟以寡廉鮮恥之行 陛下入其詐術之中進極人臣之位久持 國柄叨攬 朝綱凡有奏請多資其判決一應陟降間出其用舍雖三尺之孫亦需一命之榮 陛下待之無以加矣固宜靖共爾職用朝殊遇尚懼至德之莫報泰位之可羞也乃敢

根帶盤固氣焰薰灼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黷貨爲長策以彌縫爲嘉猷備縉紳之所惡以爲智巧宥在昔之所戒以爲行能疎通萬國寬舍九地引用奸邪以爲羽翼之助大小臣工半其門廡之人使中外嗟罵神人總恫雖唐之楊國忠宋之秦檜當將大有其焉如吏部者銓選之曹黜陟之司也嵩提吏部之權則每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摘自州判而上以至二司雖間多恬退而奔競之出其門者每年生旦不分遠近皆來稱壽折段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顯移也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六

一不從則禍立至孰肯犯其怒邪兵部者將帥之府通國之管也嵩攬兵部之權則每選亦額要十餘名員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三邊要地不計匪人自指揮而上以至總兵雖間多安靜而營求之惡其恩者至於歲時皆來叩頭果價或至千金該部非不知職之不專也一不從則禍立至誰敢當其鋒邪卽二部而諸部皆然臣獨舉二部者例其餘耳此嵩誤負之罪一也如應天府監生滕應表借才琛銀五百兩克爲餽送卽除廣東德安州判官未及到任物故此債尚未完至今告償追不息臨江府豪富游

三桂逃罪來京潛住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萬家私宅一月用銀二千兩萬家恃鄉曲伊親百計求免案旣由賂而能脫人則由賂而能官人可知卽今外官之升沉不必稽其器能察其勞績但視禮物之豐菲簡書之疎密是以方正知謀之士或不得爲陛下之用耳此嵩誤負之罪二也如己酉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搬家屬回籍其他財物旣好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家人曰請老爺檢點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棹嵩坐於後愈出愈奇惟見卓之前增椅之後退尚無置處蓋不知其數日有一門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三

七

官窺見其間發藍金銀美人高二尺五寸許者并金銀溺器狼藉卓下皆雲南之物而遠集于此不知陛下官中亦有此器否耶此嵩誤負之罪三也如袁州分宜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產投獻田宅不遑悉數聞相府之後別置空室五間下鑿一丈五尺旁砌大石上布堅板盈室皆積石灰煤炭云內皆珍寶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并賞賜銀兩猶不在是此其深藏貽遠誠竭盡心思勞費謀畫若以此而謀國尚何不減之有此嵩誤負之罪四也如所畜家人五百餘名并袁州所屬皆冒伊親名色絡繹水路其供應

船隻馬匹月無虛日日無虛時少有遲緩卽細打需索雞犬不寧小民無由申控官司不敢阻當雖督運糧船亦且讓其先過至於開壩商舟未有免其破碎卽今徐淮地方驛門晝閉過客有關文者惟在門樓垂繩上下蓋懼狼僕鄉里之擾害也此嵩誤負之罪五也如 陛下所食太牢滋味不過數品天下臣民無不知之蓋不及玉食以費天下也嵩除 陛下賞賜膳盒之外凡窮海之錯極陸之毛絕域之所產人間之所無罔不畢至以供飲食宴九夷四方之待嵩有甚于待 陛下也其故何哉以 國家之事皆由于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八

故也此嵩誤負之罪六也如往年虜犯京畿正 主臣懼之日臥薪嘗膽之時嵩不惟漫無禦備之策而有乘時之索謠云臊子在門前宰相還要錢雖北狄亦聞之可謂 國之有人而陰消其犯順之誅乎鄙人兒童聽聞其贖貨病 國之久亦爲諸臣介溪介溪好不知幾禍福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蓋嵩積惡之極孽貫之盈負 恩之殃不小賣 國之罪匪輕不能假手于 陛下而但祈假手于上天也爲人臣子致人怨惡之至無可奈何而求乞降禍于天其惡可想已此嵩誤負之罪七也如 陛下近

因邊鄙多事太倉空虛雖各處 王府苟有羨積亦奉 表輸納以助軍需蓋以見忠愛之心且臣子之分所宜爾也 王府於 陛下有骨肉之親高於

陛下有股肱之託若存一毫愛 國之心當不知何如爲裕 國之謀矣而乃因 陛下不信人言遂愈縱谿壑之欲不顧賢否之混自爲編修以迄于今聚類養惡凡爲乾兒子三十有餘其踪跡尚藏猶可警省以責後效臣且不敢毛舉外若尹耕梁紹儒之類則其已敗露者也卽其已敗露者如此而其未敗露者可知也此皆衣冠之盜獸心之人雖不嚴氏之姓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九

有同一本之親其狐因城貴鼠憑社黠肆毒稔害不可勝述夫富貴者 人主之操柄而嵩之能貴人能富人如此則其柄不由於 陛下矣此嵩誤負之罪八也嵩之欺天罔人雖汗南山之竹不足以紀其惡縱有蘇張之口不能以言其詳而其尤大彰明較著痛恨太息於天下者茲其梗槩耳臣惟 陛下臨御以來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殷富四海向風何至週年百物虛耗軍民窮困南征北伐殆無寧歲乎蓋天下之所恃以久安長治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則剝民脂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去千

而求償其萬黎民幾何而不困其困民如此又安有撫恤之政哉不才之武官以賂而出其門則侵漁芻糧或支之不及其時或散之常非其數軍士安得而不弱兵如此又安得有折衝之功哉即今天下之民竭其地之出不足以勝其求殫其廬之入不足以免其禍征誅之酷筭及雞豚嗟怨之聲徹于蒼旻是以家之賦稅既有常數而私門苞苴又無定額也不然則臣前所謂數十卓之器皿五間庫之深藏豈神輪鬼運哉官飲之於民而又納之於嵩也嵩之授受若固有之視之若不甚惜而不知筆楚之苦膏血之盡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十

孝

一路之哭向隅之悲倘陛下聞之亦不能不愴然而憫矣臣惟邇者各處地震由臣專權之徵也而所謂專權者寧有出于嵩之右者乎陛下用嵩將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至于傷天地之和招怪異之至何取于嵩而信任之哉臣聞陛下之帑藏不足以支諸邊五年之費而嵩之積蓄可以贍諸邊數年之需是以惟孔子所謂富于周公而且富于陛下以四海爲富豈真不如嵩哉蓋陛下之積而有施而嵩之獨積于無用祇見其多而爲害之甚耳陛下與其爲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用盍去此蠹財

惑衆之臣以培國之元氣乎臣又聞數年以來忠諫之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交結足以售其奸陰險足以肆其毒未爲朝陽之鳳卽爲立仗之馬不爲廷掖之鬼則爲遐徼之卒苟有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端爲此無用之言以賈必死之慘哉是以卷舌而長吁結氣而有待也臣爲行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腐心久矣彼以尚非言責思懼出位邇蒙擢用待罪南臺幸厠當言之路遭遇受言之君旣知奸慝復爲緘默則臣尸位素餐之罪旣不可追而國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爲人而列之於朝且無食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十一

孝

祿之費矣臣非不知嵩日薄西山參虛無幾然一日業乎其官則一日流毒于民陛下爲三皇五帝之隆而容此共工驩兜之屬以月恒日升之聖而睨此朝不謀夕之奸臣不知天下後世將以陛下爲何如主也臣非不知謝事高蹈獲勇退之名隱惡苟全養壽命之道何乃自苦如此蓋旣以身許國則死亦人之所不免耳而況于毒民以逞誠非細故爲邊開釁每由斯人可隱忍自全以貽主上之憂乎臣非不知儉人無才不足以動人主以爲所動非疎逃之臣未孚之言所能離也然進言在臣聽言在君

不敢逆睹其不聽而不進也臣非不知在位受立皆其深締之腹心一言脫口乃鋸伏焉臣亦盡其職焉耳其他不暇顧也臣非不知嵩之數十假子待嵩而舉火一苞或去諸孽安附則所以爲竊符之救井石之下者不知其幾也臣既爲凡上之肉其後不逞恤也臣非不知錢至百萬可以通神以嵩之富爲願指氣使臣無死所矣臣雖握槩又何計焉臣父母垂老妻子俱少非不知承歡膝下樂其妻孥之爲快也臣死之後父母失養妻子零丁孤苦有甚於天下臣民罹嵩之害也然時事至此殊非太平之象將爲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燎自經林木有甚於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微臣之言猶爲不遠之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福有甚於臣之生矣臣以一死而易天下之治父母妻子之安顧不偉歟夫嵩之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固也其所以得之不以其道愈得而愈無以者嵩能持之入地下乎爲後計也臣一人也寧無計後之心而死 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奸以取必不可生之辱雖後亦不遑計者良以世受 恩榮作養之德每欲捐軀以報 陛下之知遇復敢畏死當言而不言也哉臣犬馬之誠誓不隨班綴之後

南齊書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十一

以累平明之治伏乞 俯鑒臣言將嵩速 賜罷黜以謝 陛下并究臣不當計大臣之罪以謝嚴嵩則臣隣幸甚天下幸甚再照吏部爲百官之長四司爲衡鑑之公衡不平則輕重或得以消其等鑑不平則妍媸或容以迺其形此進退人才之根而古今理亂之源尤不可使一壬人廁乎其間者也竊以奔競而爲中書復假權勢而入吏部玩法干紀肆行無忌公禮私覲明受不辭遂使中外唾罵賢愚共怒號私宅爲金帛之府聞京師有小萬之謠夫以嵩之奸佞欺負而竊又以邪僻濟之則寵賂之彰 國家之敗臣不知其所終矣况頃值 皇上宵旰求賢若此近臣濫竽華秩固宜上體 一人之憂允稱百僚之式使來享之遠人聞之凜然有韓范之威可也而乃穢墨如此傳笑四方何以示中國之清乎且 朝覲在邇冠裳咸集似此巧人僞夫必善潛要詐索亦不可一日居乎其位以妨賢哲之路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并將萬家亟爲罷斥別選正人以克斯任庶名器不濫而官箴以肅奸慝用懲而蠻方可遏矣臣感激於衷不識忌諱冒昧 上言干瀆 天威無任戰兢隕越俟 命之至

南齊書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十三

因變陳言以謹天戒疏

江西道御史趙錦

臣伏見今者正月之朔日有食之夫日食之變雖曆數可推而春秋日食三十有六亦未有無其應者故聖人書之以示災至于食在正旦古人所謂變見三朝災非常有應爲尤重臣謹按春秋所載先賢所論皆以爲陰盛陽微之象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或婦乘夫或臣子背君父又山東淮徐之間連歲大水四方地震疊見章奏皆爲陰盛之類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故自古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十四

有災而無應之理恭惟陛下遇災而懼同符大禹必能上回天心左右之臣亦必能極言時政之闕失以上副陛下脩省之實臣愚雖身在萬里而志切效忠謹以天意驗之人事醜虜驕橫時肆侵陵閣臣怙寵擅作威福竊以爲有若影響之不測者敢昧死爲陛下陳之伏讀皇明祖訓有曰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並不曾設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

頡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蓋前代政

在中官則有望夷之禍政在外戚則有新室之憂至於委任臺閣最爲得策而用或匪人猶不能無專權亂政之失我太祖高皇帝因胡元之敗長慮遠算于是始罷丞相散其權于府部諸司而總之于朝廷上不失其操柄下不嫌于僭逼此聖祖之慮所以獨超乎前代也成祖文皇帝時始命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內閣然初皆編修待詔等官終永樂之世亦不過春坊學士之職蓋取其足以代王言備顧問而職輕員衆則無專盜僭竊之虞此成祖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十五

之制所以深慮乎後世也洪熙中楊士奇等始以東宮舊恩兼領保傅景泰中王文復以保傅之重兼領冢宰于是內閣之權日以重而祖宗之微意寢以失矣列聖相承循爲典故議者以爲今日之內閣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實非高皇帝不設丞相本意然當時諸臣雖身居宥密參與謀議猶未敢招權市寵賄賂公行于外故內閣之權雖重其弊尤爲未極頃者夏言以貪暴之資厠跡禁扉今大學士嚴嵩復以姦佞之雄繼登台鼎怙恩寵以張其威權假刑賞以行其愛憎事無大小咸欲稟承于已

人有少違則必陰中以禍于是百官懾息諸司望風
天下之事未以聞于 朝廷先以聞于內閣其大者
銓司之黜陟本兵之用舍尚書先以曰于內閣必許
可而後敢具題其清要之職優厚之地非內閣之私
人與通路者則不可得邊臣遇有功罪則必扣剋軍
士月糧行賂于內閣賂入則願指諸司曲爲擬議無
功者受賞有罪者免刑體勘之臣明知其冒濫而不
敢以 上聞執法之司心知其冤抑而不敢與申理
至於宗藩勲戚之封襲文武大臣之贈謚亦惟視賄
賂之厚薄以爲遲速予奪而莫之顧諸司之章疏必

明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十六

先呈嵩而後聞四方之奏請各具副封以自達謂之
揭帖白事之官班候于其門者日無虛刻請求之賂
輻輳于其室者不遺微小其諸中外臣僚之陞除致
謝朝 覲進 表公差給由之土物餽遺大者千百
小者數十 珍異彩水運陸輸者則又視爲常例希
寵干進之徒妄自貶損稱呼非類頌美功德比擬不
僭奴顏婢膝于其前而廉恥掃地者則臣所不忍言
也蓋昔日散丞相之權而分之于府部諸司今則合
府部諸司之權而悉歸于內閣雖前代丞相之專權
亂政何以加此 陛下天縱聖神乾剛獨運自以爲

予奪悉由于 宸斷題覆則在于諸司閣臣雖參與
謀議不過票擬取 裁而已而不知諸司之題覆則
已先受其風旨閣臣之票擬莫非兩存其胸臆羣臣
敢怒而不敢言 陛下何由而知之今言雖莫逃于
天誅而嵩猶得以播其惡者蓋言剛暴而疎淺其惡
爲易見嵩柔佞而姦深其惡爲難知前此諸臣有指
嵩姦邪之狀者有列嵩貪穢之迹者皆 陛下之所
聽聞無俟于臣言臣本外臣不知內事至于嵩欺罔
陛下之術則固四方之所共知者臣請試舉一二而
陛下自察之蓋嵩窺伺逢迎之巧似于忠勤諂諛側

明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十七

媚之態似于恭順能引植私人布列要地以探諸臣
之動靜而先發以制之故少敗露善以厚賂結交
陛下左右親信之人凡 陛下起居意向無不先得
故多稱旨 陛下見其小有所諍以爲非盡從者而
不知嵩成聖心所不經意之事稍爲執論以絕 陛
下之疑 陛下見其外若無與以爲非招權者而不
知嵩意所欲則脇制諸司題請而莫敢不從或俟
聖意所發因而行之以成其私或因事機所會從而
執之以肆其毒佞 陛下思之則其端本發于 朝
廷使天下指之則其事不由于內閣幸而洞察于

聖明則諸司代嵩受其罰不幸而遂傳于後世則
陛下代嵩任其咎則有丞相之實而無其名有丞相
之利而無其害故怙寵作威招權納賂嵩與言等而
立心之深爲術之巧則嵩非言之所能髣髴也嵩粗
有文學性亦警敏 陛下久加寵任而不疑屢抑人
言而不信竊意 聖心必以爲嵩有可用之賢而關
于 國家之安危耳然自嵩輔政以來惟恩怨是酬
惟貨賄是好故權悉歸于掌握而府部諸司皆不得
其職故銓司之黜陟不當而文臣多奔競貪冒之流
本兵之用舍失宜而武臣無克敵死綏之志邊臣之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一八

功罪不明而戰士解體將帥之招剋日衆而卒伍耗
弱封襲非賂不行而大典日壞贈謚非賂不得而國
是日淆羣臣憚陰中之禍而忠言不敢以上聞四方
習貪墨之風而閭閻日見其愁急十數年以來使
陛下欲致太平則羣臣不足以承德于左右欲遏亂
虜則將士不足以禦侮于邊陲財用以竭而外患未
見其底寧民困已極而內變日虞其將作蓋古者雖
中材之主而輔佐得人皆足以致治今 陛下躬至
聖之德總堯舜之盛憂勤萬幾三十有二年矣而天
下之勢其危如此非嵩之姦邪何由以致之中外之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十九

臣見其流害天下貽憂 君父懷抱鬱鬱思欲爲
陛下一言者亦久矣每竊私議以爲昔漢光武不任
三公其後政歸閣宦卒有王甫賈節之禍萬一 主
上因一二匪人之故盡疑左右之臣則後世必有以
斯言爲過者相顧莫發卒至于今上千天變洪範有
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皇明祖訓有曰當未知之初
一槩委用既識其奸退亦何難慎勿姑息惟 陛下
燕閒之頃深思而審察之至于醜虜驕橫則固 聖
心之所軫慮者其于防禦諒在周詳然自庚戌以來
臣見 陛下常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矣竭天下之
財賦以事邊矣搜天下之逸遺以任將矣行不次之
賞神莫測之威以風示中外矣重血戰之功寬損軍
之法以展舒諸臣矣二年以來雖仰仗 皇威虜無
深入而封疆之臣猶復擁兵自護引日偷安未見有
堅甲利兵真足以制醜虜之死命而紓 陛下宵旰
之憂者何哉朱熹有言其本不在乎邊鄙而在乎
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自頃閣臣行私
邊帥用倖以招剋爲得計以營求爲有能遂致 朝
廷之上用者不賢賢者不用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是

則紀綱一壞雖有百萬何益于事書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詩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故內有張仲而後外有尹吉甫內有魏相而後外趙充國自古未有小人在內而將帥能成功于外者也臣願陛下觀上天垂象之顯察二祖立法之微念操柄之不可使移思紀綱之不可使亂將嵩早賜罷黜以應天變以後閣臣得如成祖故事斯為上策若陛下以為循用已久勢難卒變則請慎簡其人不許侵與府部諸司之政府部諸司亦不許事先關白仍踵弊風如此則朝廷清明紀綱自正醜虜雖橫臣

奏疏二十一

知其不足平矣嵩素有術數善為傾陷聞臣斯言必將自謂直贊陛下故人目為姦邪陛下左右直贊之臣非止嵩一人前後諸臣不論他人而論嵩則非以其直贊陛下明矣前此徐學詩等曾經論嵩又必將謂臣為其鄉人報怨夫人臣忘其身以事君則謂之忠人子忘其身以事親則謂之孝忠臣孝子不多見于天下是忘其身之難也今臣以螻蟻之微上千雷霆之威死生未測身家莫保以此而為其無干之鄉人雖至愚者不為也況御史何維栢等即經論嵩彼又將誰為乎陛下聖明必不惑于其說

若嵩別生飛語曲為中傷或將臣疏停閣于外先為辭以激陛下之怒使臣言無自而入此則非臣之明與力所能及亦惟區區盡死節而已臣職在諫諍日擊天變深惟安危所係不敢不竭其愚干冒天威不勝隕越待罪之至

黜貪濫撫臣以消民怨疏 嘉靖

道御史林潤

仰惟我皇上敬天勤民任賢圖治邇者偶因早曠經時風霾示異又從言官之請特命兩京部院考察諸司百官四品以上京堂着其自陳又聽科道

奏疏二十一

徐道參劾甄別賢否去留至明至當故凡在位諸臣莫不洗心改行勉圖職業以共成太平之治蓋形影相隨為公論所不容者尚得倖脫是謂太免為清之一塵也臣等行罪降臺博平草草不忍隱默敢舉其人併條具顯跡為我皇上陳之謹按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鄔懋卿奉命總理淮浙等處鹽法蓋因內帑空虛過儲匱乏我皇上特勅其經理財用以濟時艱亦出于不得已之計也為懋卿者仰體聖心潔已奉公調停區畫使上不失下不誤民

情斯爲大臣謀國之忠也顧乃自茂德典圖法行私所過屬縣倍尅無遺府則定以千數州則五百縣則二百三百各有通等其鹽運司則無算焉兩淮尤爲鹽商輳集之所懋卿明對運司欲取銀十萬兩應用運司遂令商人黃球黃煥王鏡等照引科派共計四萬兩送進其管收則經紀周仁等其投遞手本則龔楚瑞其押送出境則楚瑞同商人黃球等也以兩淮一運司而推之則兩浙長蘆等處可知矣夫懋卿查理鹽課不知有增於內帑幾何而攫入於私囊者如是此黷貨無厭肯公管私其爲罪一也又平民李

王鑒等侵匿寄頓財物懋卿將鑒等親定罪發府鑒等懼罪具送禮銀三千兩被守人告千戶杜詩在於本院自首杜又商人吳章人首告項堆事情吳章懼罪送銀八百兩北主簿吳道東門子徐熙進進其送銀之賄吳章人持銀被聽事吏搜獲併原進發出照收手本衆目共見道路轉醜夫懋卿職司風紀正當嚴加律已以振肅百僚而乃暴露藏私如是則大喪名檢玷辱風紀其爲罪二也每張筵會百金爲常及至揚州明知巡撫劉景韶貪殘過甚則以爲奇禍而挾之乃對府官

作冷語曰吾將參之使景韶聞風曲意阿承設酒一席幾費千金金銀器皿極其奇巧花飾以寶珠而下貯以銀瓶餽贐之禮聞亦萬餘然後始得其驢顏又往鳳陽謁陵敢帶戲子王權王灼等仍分付江都縣帶領茶厨郝信張元等及承應人等共百餘人各給路費工食皆出自里役糜費無紀此奢侈縱肆反道悖禮其爲罪三也且陵鑒有司暴虐百姓在揚州駐劄纔三月耳而平民斃于杖下者二十餘人如場官姚佩送册稽遲厨役蔡經置酒欠整皆小事也俱杖三十而身故聞沿途打傷人亦不計其數也小民

吁嗟無所控訴此殘忍酷毒不恤怨言其爲罪四也北直隸山東連歲荒歉餓殍盈野死尸枕藉至厘我皇上宵旰之憂多方周濟懋卿躬歷其地日擊其形略不加動念仍責於有司勢必取之於民是浚垂斃之民膏血以自封也我皇上愛養元元而懋卿固欲戕之是果何如其爲心也揚州畿輔重地自有倭患以來兵費浩重益以去歲之水災重以撫臣之剝削富者蕩產貧者流竄鹽商亦相挈而逃懋卿查覈過嚴人已不堪而又加無名之派去歲鹽徒幾欲相聚爲亂此動搖邦本斷傷元氣禍雖隱而貽害實深

其爲罪五也夫懋卿之罪朝野共知遠近側目此言官議會論列皆私恨竊歎遲疑發言謂懋卿廣於結交巧爲彌縫非惟言之無補抑且羅其中傷臣一介孤寒愚蠢寡慮獨念身忝言職既知而不言自負脂韋之罪不忠之甚也豈人臣事君父之道哉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禮于君者愛之若孝子之爲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雀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臣犬馬區區實如此伏乞 皇上察臣微衷 勅下部院再加體訪如果臣言不謬將鄢懋卿速 賜罷黜庶民怨消而士論快如臣有一言涉虛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三

臣甘受顯罰以爲言官妄言之戒臣無任激切忠憤之至

乞公銓典以激勵人才疏

嘉靖

江西道御史張士佩

臣聞 國家所任以勸治者庶官也所持以勸懲庶官者黜陟也邇來中外肅清崇廉靜籲賢能擯不才不任者百執事因之傲愒勵翼靡不精白承休濟濟效忠貞一時明良之盛也但人心久則易生懈怠而考察實激勵之典乃破格例以洗往弊尤所以易觀聽而回心志邁往代而範百世也臣慶遭逢稍竭一

得之愚而略言之夫府州縣官孰不知爲親民當重其選擇其人今之官於府州縣也乃率以文以資以資則庸劣亦得以備員以文則浮章無裨於實政是任之者已不盡其制矣既任之後所賴維持士心者特有懲黜以惕其衷陞擢以鼓其志也今之陞擢又有可慨者均一州縣官也在進士不過三四年有銓司科道之遷遠有部院堂卿之望舉人極其歸竟多止方面近雖臺署之榮亦千百中之一二非卓英積著卽賄附之輩也歲貢愈拘愈卑遷擢府佐而止矣皇上試觀今日吏禮兵三部之屬六科十三道之內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三

有幾舉貢出身者乎若以爲例不當也嘗有先爲之者矣若謂中無才俊耶今天下舉貢幾萬人皆 皇上久道化成之者以爲無人則誣也有例有人不與舉貢而獨與進士者豈以近來任官得人甲科爲最乎然非進士生皆豪傑也特 朝廷優擢甲科咸各自愛自勵是以業官者善人多爾若論忠勲名位之心舉貢與進士同也雖下至吏胥或亦不無此心各以上進無階鬱抑未能自發耳觀 國初任賢一時得人獨盛才不可以出身拘亦明矣况今府州縣星列宇內計一千五百有七設官六千七百有餘員道

壬三年中纔三百人除遠京職外除不越百五十人
使其皆賢亦天下編氓十分之中一分蒙至治之澤
其九分之所仰藉皆舉人歲貢官也蒼生籍于舉貢
者甚多而朝廷乃待舉貢為甚輕焉可乎是國
家陞官之典不惟上待士類嘗昭公道而下為民生
尤當普公惠也况民為邦本為民計寧不為國
計乎伏乞皇上勅諭吏部惟為國為民之念察州
縣敘責之同不肖者同其斥也才且賢者亦必同其
遷今後但府州縣官歷任年久廉能茂異不復問其
出身資格亦惟酌其德器相應堪任六部之屬雖舉
貢置之吏禮兵可也戶刑工亦可也堪任耳目之寄
雖舉貢選之六科可也十三道亦可也次之而寺署
之屬外之而方面之重量才度德咸與科甲參任其
位愈久望愈隆德猷足以經綸叅贊器節足以大受
禪國雖九卿三閣皆所不靳乞著為令典垂憲
萬世將見大典一公風動自別為舉貢者莫不以
上之待士不我限我隨所在出身皆可大行身家之
念靡不易而為為民為國之忠孰肯以限一第而
志局於行也孰肯任職自畫而不遠圖也孰肯至負
負盈身而後出為舉貢之計也翁翁焉及時效用豐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三六

廐馬竭忠報 國如此循吏之盛真可齊唐虞駕三
代豈止云掃除魏晉以來弊典爾哉此尤以外言之
也若在内則資格之外更增一弊焉陞遷論衙門矣
均一郎官也吏部之屬涉必崇階禮兵次之戶刑工
何嘗涉其津也均一七品也六科之任率多喬遷十
三道次之評事等官何嘗窺其徑也將以為論年勞
則歷任久近相懸職務煩簡互異也將以為論賢能
則庸劣恒叨峻秩才望推多常調也臣嘗訪之而詢
其故咸云此各衙門舊規也臣伏覩祖訓曰六部
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
自京師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三七

銀視不敢相壓並無優待一二衙門之意也所云舊
規不知出何典紀分明積弊當革乃謂舊規相傳可
不嘆也此且不古若矣况望古之治也哉此國弊
之大者以一二衙門之便彼方固守之若醫之利病
當然孰肯言亦孰肯除之臣欲其除之者非不欲其
優推也惟欲其人不惟其資惟其才不定其官也伏
望皇上大奮乾剛革自古所無之弊勅諭吏部
自今以後京職轉遷不許復沿舊弊騰黃提督不必
吏曹也府丞寺丞少卿不必科道也叅政叅議副使
僉事不必分拘某衙門幾年陞某衙門幾年轉也懸

虛位以待俊又察政績以議陞遷果端公廉幹聲實
芳隆也凡在九卿之屬皆得內轉崇要惟才不愧官
功不浮位而衙門非所拘焉苟非其人雖吏屬科道
之年深者亦不槩轉京秩并外而方面之崇亦不輕
補而資次非所計焉祗爲國家之便不爲一二衙
門之便爲豪傑之便不爲庸夫之便陞一必足以勸
百而後陞之優也如此則弊典一清激勵自彰凡厥
庶官莫不以朝廷擢官無所拘也我隨其所據之
位能樹大勲皆可致大位而行道不爾雖任爲衙門
奚益也循常之念靡不奮而爲卓異之忠孰肯仍前
故步苟延一官乎孰肯自持陞格矜倨玩愒乎孰肯
不以國士自期進圖匡濟乎爭相砥礪之行達乎百
凡非中人以下者莫不相率爲善也在豪傑之無
所拘而與者亦慙其衷倍其氣焉嗜進之徒雖驅之鑽
官以德懋位以功隆內焉得人之盛殆可並九官駕
宅俊豈止云革正昭代弊典爾哉然拔舉貢矣但用
之不廣何以回狂瀾於既倒之餘取之不恕何以多
得人于久挫之後論人品矣但要地叨俸之最者並
久抑而量遷散局資望之深者當優擢而多虧是破

格例而未盡去其弊公激勸而未定其典無不盡愜
中外滌德之望久著鼓舞作人之術也今當朝觀
會試之期天下官員舉貢咸萃京師傾心聖政伏乞
天語叮嚀吏部盡祛往弊一任至公仰觀國初之
良法永定任賢之大典播諸中外俾勿復以格例自
阻惟當以忠愛自進賢才幸甚民生幸甚國家幸
甚

開言路杜姦萌以全聖德疏

隆慶

河南道御史王

臣見邸報有吏科給事中石星一本歲序更新萬化
更新惡言訕上好生無理着錦衣衛拏在午門前着
責打六十棍爲民當差不許欺縱欽此臣驟見不勝
驚愕切思陛下卽位纔逾年耳前於太常寺少卿
周怡則調外任矣於禮科左給事中陸鳳儀明斥之
爲民矣今于給事中石星既使爲民當差而復廷杖
之幾乎就斃矣數月之間所以處進言之臣日漸以
甚如此此實言路抑遏之機而奸邪鼓弄擅竊之漸
治道升降于此乎繫誠不可以無慮也臣時見報卽
就具奏陳其不可頃緣陛下節有籍田春祭冊立

之儀卽有疏諒未暇覽乃遲遲數日今各舉以竣事
萬機從容輒敢冒昧一言非不知觸犯忌諱拂逆左
右然而不容已者誠以待罪言職不敢顧惜一身之
利害而陷陛下於過舉也臣請卽不可者爲陛下
下陳之國家置耳目空官所以補過拾遺不使人
主陷於不義也是故在朝有諍臣而後人君無過
舉給事中以諫爲職者也例當隨仗糾拾凡主上
言動以差皆得而言之若夫筆楚言官而噤其言

主上不得聞其過而怠心生矣怠心一生萬幾叢脞
而政事墮矣故臣謂石星一事落陛下怠政之漸

明倫彙編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三

孝

其不可者一也古人云仗節死義之士必於犯顏敢
言中求之是犯顏敢諫之臣世道所賴而立而培養
之全則在大君優崇而護惜之耳嘉靖末年權奸在
朝士氣萎靡陛下卽位凡以建言得罪者或起用
或卹錄之加恩于既往實以激勵乎將來士類稍
萌生氣矣石星入科未久卽能寒暑諤諤正色危
論此實陛下育養之人物是猶萌芽始生正宜吹
虛培植以期成全本顧龍虎廷杖是摧折其生意也士
氣由此銷沮而側媚依阿之風興矣於世道何賴此
其不可者二也臣嘗觀古中世之主欲止人之言往

往加以誹謗之名夫人臣進言于君無非效忠于國
詞非激切不足動人主之聽自非病狂喪心何敢忤
犯此情理之所當察若夫禁人之言而誦加之則言
涉于直者皆誦也是雖欲以箝言者之口而實不足
以服天下之心誠恐名色一立非所以訓臣下臣竊
惑之其不可者三也言路者國家之命脉繫焉其通
與塞而治亂隨之言路一塞則雖有必亂之事不軌
之臣無人言之而天下之事去矣聖明之主方導之
使言而顧止之乎臣謂處石星一事是杜衆正之路
而開羣枉之門此其不可者四也壅蔽之患前史載

明倫彙編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三

之詳矣故我朝票旨付之內閣擬之昨石星之旨
見其從中批出莫不疑惑咸以聖量含弘天覆地
載縱石星有未言諫亦包荒而遠處之如此如果出
于聖衷已非納諫之美如出左右所擬或生壅蔽
之奸竊弄之漸殆不可長此其不可者五也宦官不
預政祖訓戒之嚴矣陛下卽位加恩從龍之臣
雨露覃布欲其沾造化之仁固然也爲此輩者正宜
愈加勤慎小心以拱掃拂之役可也但小人難養近
則不遜從來內官未有條陳時政者而李芳則妄肆
其如簧之口他如黃浦之鷹襲錦衣滕祥則爲票旨

王本之生事高麗 朝廷置之不行此輩効惡之嚴
猶恐其肆然無忌若夫縱容無過其亦何所不爲正
德中劉瑾事可爲明鑒言官斥逐正以示其用事之
端耳不見其形當察其影今其形狀不已暴著矣乎
陛下不早加關防則將來之害不可枚舉此其不可
者六也小人之性匪貳必報中傷善類以快已私又
其故態也近日滕祥輩每被言官摘其害事之跡欲
起而報之者屢矣石星之疏所謂察讒譖者則灼見
其肝肺而深中其膏肓也其所假而激 陛下之怒
者不過卽其語涉聖躬者以爲言耳遠近傳聞石星

東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三

當廷杖時有內臣數人環列詈罵人言豈誣事必非
虛卽其詈罵之跡亦見其讒譖之實矣假使石星不
幸而斃于杖下則 陛下有殺直臣之名左右之悞
陷 陛下非淺也縱欲悔之其將何及此其不可者
七也是則由前言之則關言路之通塞由後言之則
繫奸邪之滋長誠非細小然也昔者仲虺之美成湯
也不曰無過而曰改過吉甫之事宣王也不曰無闕
而曰補闕益人不以無過爲難而過以能改爲貴語
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
皆仰之臣願 陛下以從善爲心以聞過爲喜平日

而思留神俯察推前日起用建言廢惡之意而施于
今日以言得罪之臣將石星名用陸鳳儀原因條陳
邊事誤遺旨意字眼亦非大罪俱復原職使天下曉
然知石星一事乃偶爾一時之誤庶幾可復於無過
而不至于有關矣左右有言臣下短長者必察其毀
譽之由左右有竊弄威福者必治以恣肆之罪如滕
祥王本罪過明著已經論列下之法司問擬仍選忠
厚老成如先朝金瑛懷恩王岳之傳使之供役一切
章奏必以二三大臣 面議請 旨俱不留中庶上
下之情可通壅蔽之奸可除朝政清明而治道不無

東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三

少補矣臣俯伏待罪無任隕越之至

議處急缺段疋銀兩以寬民力疏

隆慶

湖廣道御史陳堂

臣等近接邸報 內承運庫太監崔敏等爲急缺段
疋事該工部議覆奉 欽依咨行應天等處撫按官
動支無碍官銀督令有司織造各色段疋共計九萬
七千九百有奇分限三年解運以備 供用賞賜臣
等竊惟 陛下旣爲好仁之君則下當有好義之臣
府庫之財皆 陛下之財供輸役使皆臣下之事臣
等豈敢有所置喙顧念昔人有言天地生財止有此

數不在官則在民未聞有以無礙官銀之說于天
聽者也無礙之說起於貪墨之吏陰取下官以充私
餽近者陛下綜核吏治簡任賢能其貪墨不仁者
若遠去於舜與湯之世卽有一二倖進猶當斥逐不
暇獨奈何以其說而貨取下民爲漁獵之事哉臣等
仰窺聖意蓋以額外之賦業不可加而內庫之
用又不可缺故從權宜爲一切不得已之計以爲無
礙官銀不取於民而亦不費於官旣又恐倉卒難辦
分作四限解運誠於征輸之中寓寬恤之意所以體
察民情者亦旣至矣臣等竊恐下官承望風旨避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三十四

孝

咎者多而執法者寡萬一奉行未至率以爲陛下
之急於供用也必至撙括公帑以充之撙括不已必
加漁獵漁獵不已必加科派科派不已必加筆楚股
削之下遂成怨號戕百姓之膏脂以充庫藏陛下
豈樂聞之哉茲者應天府查照坐派數目該各色紵
絲紗羅綾錦等件九千五百疋段每疋酌量舊規估
計料價工銀一十二兩零總計一十二萬兩有奇一
府如此他府可知直隸如此他省又可知以九萬七
千九百餘疋成數計之計銀一百二三十萬矣已經
查無無礙官銀盡派里甲丁田加納織造陛下聰

明固不料其至是也然而轉輸解運所費不貲之數
猶不與焉兼之貪墨之吏乘機而額外倍尅私充囊
橐又所不免間閭愁苦千態萬狀語曰公家之金一
田野之金十自一百二三十萬之外其間意外之費
尚可以數計哉臣等愚昧以爲與其取之無名之官
銀不若取之有常之經費與其科派於無辜之百姓
不若取足於逋負之頑民頃者戶部爲急缺上用
銀兩事查該浙江等省蘇州等府拖欠應進京庫金
花銀自嘉靖四十三年起至萬曆二年共計一百六
十餘萬兩已蒙陛下明見萬里洞燭勢豪恃頑不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三十五

孝

納領解員役侵欺之弊責成各撫按官照考成簿內
完解又爲議處改留事例贓罰納解等事查該各撫
按官贓罰銀兩有二三年間全不解部者亦蒙陛下
下詔責著令今後依期完解以上贓罰銀兩十分爲
率除三分備賑四分解部濟邊者不敢輕議外尚該
四分查係工部額數近以不事營建方行改議此固
戶部之數所本無而織造又係工部之所自出者也
至於金花銀兩原該歲辦備供上用與今題奉
欽依織造段疋事體相同以上用之歲銀供上
用之段疋宜無不可臣等愚昧權宜議寬民力竊謂

今日之急莫如查該地方撫按官萬曆二年以前未解贓罰銀兩扣該工部方額數并前金花銀兩萬曆二年以前拖欠侵欺者盡法追出不必解部通融算計照依派定見今段足數目分解限期就令織造解運各該應天等府州浙江等省一切原議無礙官銀並不許分解額外派及百姓如尚不足及追徵不前倉卒難辦者又查工部歷年額派四司料價亦自萬曆二年以前或未徵或未解或侵欺者亦要追完那用湊補務足織造原數支費其無前項拖欠銀兩地方免其織造此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在上則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三六

為經費之常征在下則為歲辦之舊額在戶部不損其原數之所本有在工部不失其職分之所當然一可以徵積通之臣民一可以允目前之內帑無槩及無辜之民無巧中黷貨之吏如蒙 勅下戶工二部覆加會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查照隆慶四年題准議將嘉靖四十四年起至隆慶三年止歲造拖欠并見年未織數內改織解用事例斟酌施行天下臣民之幸也臣等之幸也臣等又嘗聞之明君必先節儉以惠民人臣不諱直言以進諫天下有迹若逆耳而實所以為將順者臣等之言是也臣等恭遇 陛

下御極之初嘗 詔天下有曰一各處織造絨褐紵絲紗羅綾紬等項除額辦成造并工部奏派之數照舊解運外其陝西蘇杭嘉湖并應天府等處差人坐守織造者悉皆停免已織完者照數起解未完者并已徵物料交與所在官司准作歲造內支大哉 王言天下信之後世傳之史官書之豈不洋洋謨烈稱盛美哉昔者文帝愛百金於露臺節帷帳於書囊或有言其儉者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至倉穀腐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世稱殷富極治今陛下自初政以來歲月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帑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三七

藏單盡民力凋耗卒有不虞復當重賦而乃又坐織造似與 詔旨不相似此臣等之所未安也頃者恭按邸報該司設監太監曹憲為年例缺少物件事奉聖旨目今內庫錢糧缺乏取用不敷你每體朕崇儉節財之意有可減省的會同司禮監議處來說不必拘定舊例欽此及該本監查減又蒙 陛下嘉賞倦然以天下民窮財匱為憂惟恐多取於下重困吾民至厘 天語叮嚀務要汰去無益不許各衙門造辦等項動引舊例朦朧奏討即此 陛下樽節一念雖文王視民如傷之心何以逾此天下臣民間之莫

不仰聖人之在上方幸知有生民之樂詎乃又有額
外織造 陛下以爲該庫段元歲近之外所供賞賜
者果皆有益耶無益耶據稱嘉靖三十等年事例所
謂援引舊例否耶邇者輔臣接出 聖諭十二事首
曰謹天戒而以樽節用終之 陛下妙齡聖哲凡此
皆爲 明見之所及矣方今四方 奏報災異倍於
曩昔兩淮大水無日無之而又各處春夏亢旱雨暘
不時米價騰踊天降黃塵白日星殞邊城旌竿火光
禾傷冰雹天鼓時鳴地維震撼日食無光浙潮海嘯
皆天之所戒而 陛下之所謹者臣等愚昧竊以爲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三

欲格天意必順民心自古未有民心悅而不可以得
天意者信如躬行節儉約已裕民卽所謂悅民之大
端也臣等惟願 陛下自今以始戒其所已往杜其
所將來執 詔書堅如金石持獨斷信如四時勿以
小善而不爲而忘漆器象箸之戒勿以小勞而輕賞
而忽繁縷敝衮之微貴近之請乞欲保其終當防其
漸俾享太平之福於無虞錢穀之蠹穴欲節其流當
塞其源俾培 國家之脉於有永容該科之封駁如
陛下所謂朦朧奏討者必以 上聞容該部之執奏
如 陛下所謂無益之費者不嫌停免務使崇儉節

財言行不悖納諫從善上下交孚斯庶幾乎百異消
弭而衆祥游臻太平之幾萬世之利也臣等叨列言
官又目擊 畿輔之民不堪加賦遂不知忌諱誠冀
有益毫毛伏惟 陛下少留神明厚自修而薄責臣
臣等待罪不勝悚慄俟 命之至

請遣大臣治河疏

隆慶

湖廣道御史陳堂

臣聞明天之道者必驗於人應天之變者當以其實
是故古之明王遇災而懼隨事格天而卒保治安於
無虞者良有以也臣頃見彗星見於西南彌月不滅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三

考

考之往牒災應謂主大兵謂主大水或應之一年之
遠或應之數月之近臣愚以爲兵無大於邊防水無
大於河患邇來虜王効順邊境稍寧雖有可虞然猶
諉之曰未形臣愚亦已列名同官御史林應訓等疏
未以勸 皇上戒備之矣若黃河之水東橫西決散
爲洪流自徐邳以下以至淮之南北不啻千里流離
漂沒莫可勝數居無尺椽食無半穗上阻運道下墊
民生斯不謂之已形者哉然而當事者一切付之無
可奈何無有持一長策可據以爲疏理者臣愚以爲
今日治河之難者有五曰事權不專也羣策不一也

利害不審也。錢糧格阻也。功罪不核也。何以知其然也。國家以理漕屬之漕司以治河屬之河道俱以都御史重職奉 聖書行事豈非使之各盡其職業無有推諉無有阻撓以共成 國計哉。乃邇年來輒因河之不治遂以漕司而責之天妃閘以南於河道而責之天妃閘以北畫地既分遂成彼已一設官也而或去或留一決口也而或築或否以致有司下吏彼此觀望迄無成功無論今日卽自臣有知識以來漕艘遲緩不日漕艘而曰河道梗阻河道梗阻不日河道而曰漕艘稽遲彼此相推而卒莫有引咎自反者大都然也。頃者 朝廷銳情國計舉漕糧四百萬石通限正月以裏過淮懸重法以繩之然後僅免黃河伏發之候而可保無事今又以淮之南北分信地矣近雖部議欲以河道都御史仍照 勅書行事而撫屬地方水患又聽漕運都御史從宜料理言非相浮而行不免於牽制者卽有不治如今日之患不止則當責之誰哉。且黃河之於淮河其流雖二其爲運道相維繫貫通者則一未有黃不治而可以治淮亦未有淮治而黃可以無事者也。今之議者爲黃河計曰築崔鎮口矣。今聞崔鎮而上至於邳州一帶決者

不下一二百處大者百餘丈小者亦三四十尺何可勝築也。卽築之又何保其不復決也。曰復老黃河矣。然引黃河東流將必引淮逆爲北向而後可以與黃會而全運道竊恐非水之性勢難成功益退而壅決於宿邳之間不可爲也。曰挑正河矣。然河之決也由下無所歸故上有所壅今河無入海之路雖使河身日濬奚益哉。爲淮河計者曰築高家堰則工費不貲束手無策曰築高保黃浦等堤則隨築隨決漫不可支欲引淮泗而入之江則江上流也而海爲下海近而江遠高寶之間所經興鹽等縣皆爲入海之路豈能隄防之所而使必逆而南哉。兼之草灣海口淤澱如故遂使河身日高黃河口漲不圖爲疏道之計所惟築堤以防之將見堤之高也有窮而水之高也無限其勢必內灌而并泗水以趨於黃淮一日不治則淮之人一日不安枕此定勢也以是數者積時累日坐觀其大敗決裂而不可救此何以哉。臣愚以爲天下之事有利必有害未有有其利而無其害者。擇其利多而害少者爲之則可矣。漕渠古無有也自漢唐以來宜莫如劉晏然史稱晏盡得運之利與害各有四當時卽盡以漕事委晏使晏得盡其才固未嘗以

利而諱害亦未嘗以害病利也今之司河漕者能如晏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於河循循底柱硤石觀三門遺跡而至河陰鞏洛視前人宇文愷等之所爲者乎每藉口必曰神河而皆付之曰不可治又曰神禹而不能治不知今之人有能三年於外者乎三過其門而不入乎胼手胝足而不勝勞瘁者乎大抵治河者委於治河之官故事行勘一聽之於郡縣佐貳彼以河爲職遂見黃之害而不見淮之害見黃之利而不見淮之利不知淮利而黃亦未嘗不利淮害而黃亦未有不受其害者其治淮者輒委之郡縣之守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聖

今彼以守土爲職其所見又復然如之何而不互相持衡莫決也然有可諉者曰下之人異議耳自古師行糧從雖有巧婦未有無米而可以議炊者今淮揚之間自隆慶三年以至今日之巨浸真堯之所謂九年之水矣土地所產既無一毛之入而河漕工費動稱鉅萬當事者復厯內帑而不知請豈所謂通達國體者哉夫有非常之事者必有非常之工非常之工非非常之財不可濟也國家二百年餘河神亦可謂効職矣以至今日始有此變非如曩時之猶可以安常襲故者近者淮揚撫按諸臣疏請賑濟僅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聖

借留一二萬金爲災民計而猶格于部議安望其能請內帑百萬以濟大工哉臣知其不能也夫人臣爲國家守財非徒能守其財之難而善用其財之難今之戶部錢糧曰濟邊急矣不知邊猶人之肩臂而淮揚之地則腹心也運道則咽喉也今之工部錢糧曰上用急矣不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有若之言固似孔子者二部大臣豈以百姓爲可緩而視身之咽喉腹心不若肩臂哉彼河漕二臣目擊河工之急也欲裁其費則用小而不可爲欲大其施則力限而不能爲卽如崔鎮口與高寶堤之築塞皆傅希摯與吳桂芳之所自以爲必不可已者而亦苦於措處之無及東搜西括莫可支持他可知已臣愚以爲今日司國計者皆過也錢糧旣已不敷而國家之待河漕二臣輒復以次序遷無所責成其殫心竭力鞠躬盡瘁者秩不加陞坐視如故者罪不加罰率皆三年之內僥倖無事相繼棄去何怪乎河患之日甚一日哉卽如傅希摯彼自以爲實心任事者三年考滿不聞查核功罪其在于今經理漸熟河患方殷而又以陝西巡撫行矣使繼此而李世達者又復然臣慮河之患無已時也夫是數者

展轉相尋因循苟安以致今日輒于星象上厯聖
衷臣待罪言官何敢一日安哉臣聞惜小費者不足
與成大功守拘攣者不足與觀昭曠漢武帝稱雄才
大畧矣匏子河決至投壁親視公卿負薪宋仁宗稱
今主矣汴水數決災民棲御廊聚國社憂行於色至
輟儒臣司馬光講筵三往勸之卽如先朝徐有貞之
築張秋朱衡之築夏鎮皆以大臣成功者假令二
三君者與國朝列聖皆苟安故常是使河之患
在漢宋者不知何如而張秋徐沛今尚無底止也臣
愚反覆思惟以爲國家今日河漕計莫如特遣

直隸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聖旨

大臣集廷臣惟議有才望者或見任戶工二部侍郎
或嘗有事於河道熟知水勢地利不鹵莽者會同新
任河道都御史李世達見任漕運都御史吳桂芳協
力共理重之璽書定之期限河平之日照舊分職
管理則庶幾乎目前可以一事權可以定羣策可以
審利害可以酌錢糧可以據功罪而俟命于朝廷
以行賞罰夫自古成大功幹大業者豈因循掣肘者
之所能辦哉今河漕二臣勅書曰便宜部議亦曰
便宜而卒不能破格一努力而爲之者終爲文法所
拘而不敢自越也語曰役不大興害不能已又曰不

一勞者不久逸臣愚以爲誠遣大臣則視河與漕無
分彼此視黃與淮無分胡越勢可便漕而不便于河
不爲也勢可便黃而不便於淮不爲也河道之臣齟
齬則以漕運之所宜遷就者通之而使不涉于忌嫌
漕運之臣牴牾則以河道之所宜委曲者導之而使
相忘乎彼己腹心臂指脉理貫通無相滯碍無相阻
扼其有徇私害公病人利己者輒得以其理直之而
請命于陛下然後可以惟其事之所欲爲而能
有濟臣故曰可以一事權誠遣大臣則崔鎮口之應
否築塞老黃河之應否開復宿邳一帶正河之應否

直隸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聖旨

挑濟高家堰之有無關繫淮泗局鑰高寶等堤之能
否阻遏橫流淮泗入江果否順水之性而無所碍草
灣海口何以成功而無補于目前或疏濬或築塞能
否可以並舉而後取效折衷議論舉衆說而量其長
短如不出是數者而可以黃淮兼濟則力主其說而
在於必行如是數者而皆無益於黃淮久遠之計則
博采輿論而務爲究竟必得夫事機之肯綮可以措
手然後已臣故曰可以一羣策誠遣大臣則必循行
河道考察地形往復江淮河南山東直隸之間備詳
要害何者爲枝流河者爲正道何以遏其在瀾何

適其本性是非利害皆屬之於一人淮南淮北皆視之如一體郡吏長吏與夫佐貳治河之屬皆如四肢手足之率相爲用而不相背利在於河者多而漕者少則從其計多者而不以爲私圖害在於淮者少而黃者多則從其害少者而不以爲嫁禍利一害百母以害掩利害一利百母以利冒害不拂於人情不拂于衆口臣故曰可以審利害誠遣大臣則奉 命而往以 陛下之心爲心如 陛下之親行耳聞目擊確有可據一手一足一木一石之力所不能辦者皆得以請 命於朝而無所窒碍內而視戶工之臣相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聖

爲一體外而視河漕之臣相爲一家 陛下旣擇人而用之亦能以大臣之心爲心聽其 宜行事大破故常利必期於大興而不惜小費害 期於盡去而無惑人言其有事在兩可勢不兩全利害相關勞費難度者亦可以詣闕借籌稟受方畧而期于共濟永賴臣故曰可以酌錢糧誠遣大臣則請 命而行事竣而返功有底績之期事有責成之日河漕二都御史而下以至於百司庶府卑官小吏苟有一毫之堅立效勞國事者皆得以其功而敘錄 奏議陞賞或因循搪塞苟安目前及浪費不貲闕葺罔效者亦

得以其罪而奏 聞處治一如沿邊重鎮或年終奏報或三年類報使人心鼓舞於獎勵之中而唯吾所聽命然後羣力可協而百工可成臣故曰可以據公罪而俟 命於 朝廷以行賞罰夫由前觀之而今日河之爲患如此由後觀之而異日河之庶幾如此 陛下何靳於一官之命而使運道民生日復一日無平成之期哉且 陛下御極以來 軫念國計每虞運道艱阻嘗議開加河矣議開膠河矣議復海運矣計亦不下百萬而猶限于勢力之不可能民命之不可保今皆報罷而使河渠復漲塞如故 陛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聖

下何不以加河膠河之費而借貲于河淮故道由不失其常策哉說者以擇人爲難臣又以爲不然夫堯之知人猶必先鯀而後禹若慮諸臣之有負任使而責之不問是因噎廢食之說也借使所遣大臣名位與河漕二臣不相上下才識與河漕二臣不相優劣而 朝廷顓使鼓舞自新之下則河漕諸臣之耳目心志皆爲之不振而思以自奮寧復尋常之苟安已哉昔唐之淮西久不能下李愬諸將非不可以計日成功者乃裴度在廷獨曰臣出而諸將爭功則元濟就擒矣自古成功建業其所鼓舞之機類如此臣誠

願 皇上之治淮南北如唐之克復淮西而 特遣大臣如裴度之効職也如蒙 勅下戶工二部擬議上請則庶幾河患可息運道無虞民生 國計皆非小補雖有星象之異亦不能爲之災矣

乞慎舉動以保治安疏 隆慶

河南道御史鄧惟賢

邇閱邸報該刑部主事董基諫停 內庭操練伏蒙 明旨降調臣竊惟 聖明在御 宵旰治理宇內方喁喁觀 德化之成邇邇來有此 內操舉動使抱忠之士不無懷憂治危明之慮者臣待罪南臺安敢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四八

自甘緘默以負此言責耶臣聞聖王之治修德以爲安和民以爲樂不聞其以觀兵爲事也卽或畜威昭德不能去兵然亦非其地不舉非其時不舉非不得已不用不聞其練之於 內地以預扈衛之備也何者 禁庭非練兵之地中官非演習之人而兵爲凶器尤非 天子之所宜近也 山陵之行雖以祇奉慈命然而 皇上前此嘗 恭謁矣嘗值風霾之變矣又嘗聞羽檄之警矣 天心垂戒不可不畏邊情叵測不可不妨 萬乘至尊不可輕出推 聖母保愛 聖躬之心必不欲 皇上以 宗廟社稷託重

之身而屢櫛沐於 山陵遠 駕之勞者則此行是亦不可以已乎若謂必不可已則 法駕一臨人爭翼衛六軍之師足以備 扈從之用虎賁之衆足以壯 雷霆之威又奚俟於中官之演習爲也彼皆久安膏粱不任戈矛非有章徹超距之勇卽日演月試亦安能恃之以爲無恐也且非獨此也 皇上玩心聖學 秉執聖道倘 臨御之暇不欲自逸則請復午朝盛典以 詳閱言官之章奏 召諸大臣 面對以商確庶政之是非一日二日 萬幾憂勤其於練兵之舉非惟不必爲而亦不暇爲矣然臣尚有隱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四九

憂者竊謂事變常生於所忽有伏在眉睫而不自見者有近在肘腋而不及察者自昔患之語云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夫戎器畜之足以爲威挾之易以起釁演習之入有不逮其等者則怨有不遂其欲者則忿此誠有意外未測者也卽今諸中官之演習者漂 天威而鑒覆轍或可料其無他然以 九重之尊不處於萬全無患而樂於萬有一危之事以爲娛此愚臣之所私憂而過計者也夫厝火積薪難與言安而杜漸防微 明主所重伏望 皇上圖久安之計慎未然之防將 內操之 令亟

行停止并將董基 賜復原職無使天下後世有以
作無益忽遠慮爲 明時憂者臣愚不勝悚慄懇切
之至

議築浦城疏 萬曆

道御史汪宗伊

臣伏覩 詔書內一款城池所以衛民沿邊沿海尤
爲緊要屢增詔增飭有司漫不經意一遇寇至輒被
毀兵部便行於各該總督提督總兵撫按等官各將
所屬城池逐一閱視分別堪守與不堪守其不堪守
者應動何項銀兩修補原無城池者作何建置通限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五

三箇月以裏具奏定奪欽此欽遵仰惟 皇上圖惟
邦本設險域民邊海之城俱各修建況茲江浦與南
京對峙共守長江之險以爲未然之防其爲當城更
爲緊要屢經議 奏未見經營蓋以江浦軍民雜居
事體不一南京兵部則以城屬於縣應天巡撫則以
軍多於民使其同心共濟豈容因循至今臣近該帶
管操江仰奉 明詔思爲保障之計因查庫藏看得
每年巡視上江下江屯馬鳳陽倉四差御史紙價各
差留用之外解本院及各道紙劄等項公費并協助
刑部給散各衙門紙張雖無定額亦自足用先年掣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三

五

鹽銀兩又以十分爲率扣留本院一分近議盡數
邊而掣鹽御史猶量解山東道餘銀前任諸臣事從
節省餘積頗多風紀之臣自先於義利之辨但公署
在太平門外謾藏非宜而毫厘之間公私攸判合無
以後巡江四差御史照舊仍解紙價應用其掣鹽銀
兩盡解南京戶部類解不得仍以解院扣留分文則
出納分明風紀肅清矣及查本院除紙價外見存掣
鹽等項銀兩經歷司庫貯銀一千五百四十九兩一
錢二分三厘七毫七忽山東道庫貯銀六千九百二
十九兩六錢伍厘六毫寄上元縣庫銀五百七十三
兩三錢五分三厘一毫九忽五微五纖寄江寧縣庫
銀一千三十三兩八分一厘四毫五絲通共銀一萬
八十五兩一錢六分三厘九毫二絲九忽五微五纖
原以備本院公費並不係起解銀兩相應動支修築
江浦城池恭候 命下聽應天巡撫差官赴院關領
前銀修城支用造冊 奏繳其不敷之數南京兵部
應天巡撫議處奏足務使金湯之固有以爲畿甸之
保障而屏翰之雄亦足以爲 留都之護衛矣乞
勅該部院查覆掣鹽銀兩設法清查盡解濟邊不許
扣留其前項銀兩應天巡撫關領修築江浦城池一

應修城事宜仍行南京兵部應天巡撫從長計議奏請定奪

乞及時修舉以裨治安疏 萬曆六年二月上

貴州道御史陳希美

臣聞人君際雍熙之運不可無勵精之圖人臣遭明盛之朝不可乏危言之策臣一介草莽幸遇明時伏覩皇上以英睿天挺之資御重熙累洽之運卽位以來敬天勤民講學聽政翼翼焉稱一代中興之令主矣故六禩之間吏稱民安黠酋授首薄海內外靡不嚮化論治者皆曰天下可計日而平也臣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五

不敢以爲未也然算計見効猶未有以大快聖心者如淮揚之水患頻仍四方之夥盜蜂起北出繒以和強胡南發兵以討勁寇頃者星象示異占應掃除中外皇皇恒恐有虞是豈足爲盛治之累歟蓋太平之世以事爲諱則日流于因循苟且而不覺惟夫當國家多事之時正天與陛下經營之日陛下試益勵精焉于多事而綏之以無事于太平而防之以不測則有備無患國家之所恃以久安長治者端在于此此臣所謂太平萬世之業也臣知識愚昧不敢漫陳謹按祖宗之興參之時務之

爲五事以備採擇惟聖明矜察焉一日聽納之貴

廣也臣聞自古帝王一日二日萬幾朝而聽政晝而

訪事夕而修令何疊疊也然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

也自公卿大夫以至芻蕘工瞽靡不獲盡治効乃可

覩矣今陛下聰明天縱虛心任賢每出一政行一

令在廷之臣皆舉首吐舌以爲明見萬里猗歟盛

矣臣愚忝知猶過以虞廷吁咈之治望之臣往覩

陛下臨朝之頃所振肅者不過百官之風采而已傳

曰臣下勸然後知君之動節不可謂非治世之徵也

然陛下曾未降一清問發一睿斷以釐天下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五

孝

之政而四方之臣以事至闕庭者亦未有以軍民利病之狀聞之陛下如古君臣相與圖議政事之實則何望于治理之登耶臣不敢遠引竊攷祖宗時宣廟以前頻于便殿召見大臣成密勿廟堂之美自正統初年壅蔽爲患而大臣始不得延召學士講讀之臣始不得關輪對矣今祖宗之令典固在也幸陛下時于平臺召見元輔中外懽呼以爲一代曠典誠宗社之福生靈之慶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孜孜焉弘風俗而騁太平常朝之外特御便殿如吏部有大遷除戶部有大錢糧禮部有四

方災異兵部有緊急邊報之類卽召館閣公輔及各部大臣面加咨詢曲折詳盡然後付之中書政本總揆而行則不惟世事日熟于宸衷百官莫逃于洞燭而陛下勤勞萬幾之慮周接見賢士大夫之時多其於養心致理之助當不爲少也昔人有言曰自古惟大有爲之君始能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政以措之天下耳臣覩陛下則真大有爲之君也二曰財用之當節也今天下吏治民風國家之理者亦多矣臣獨區區以財用爲言者何也財者民之心也我祖宗之深仁厚澤維繫至今惟其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五十四

孝

不忍失民之心耳陛下統一寰宇從未輕有征調以傷百姓且寬恤之詔每從中出邇者俯憐蘇杭民力困拙特罷織造以紓窮閭雖康誥之如保赤子文王之視民如傷不是過也臣聞之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自古帝王與其設法以足民不若躬行節儉使天下陰受其賜之爲益也往竊見光祿寺錢糧陛下一朝而取十萬焉科臣言之不能止此必陛下有萬不得已之需然以爲供上用而上用服御自有常額以爲賞賚戚里而戚畹貴幸之家但願存心忠孝自然享有富貴固不在于爭此尺寸之賞

以開國家之漏卮也是利孔將安出歟業已往矣臣何敢言臣聞往者來之鑒也今天下勛勳恭遇陛下嘉禮舉行之際萬一費出不經錫予無節臣恐內府禁錢不給其勢必取外府以佐之外府司農錢盡一旦有警其勢不得不括之民間矣陛下此時然後下詔求便利百姓之道則晚矣伏望念國家財賦需用之急憫天下民物凋弊之餘痛加簡約以防不然實宗社無疆之福也史臣稱漢家四百餘年命脉皆文帝所留臣願陛下爲億萬年留之也三曰宗藩之當恤也夫聖王御寓浸淫行溢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五十五

孝

六合之內懷生之物有不浸潤于澤者賢君耻之矧天潢之派乃太祖成祖一氣而分陛下豈忍使之失所哉然今陵夷以至于可憂者則法制積約之漸也臣聞太祖皇帝初定天下封建親藩祿制有差固欲世世共享太平也迨今二百餘年宗支日繁祿糧不給事勢漸不能支矣臣伏讀大明會典內一款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材能堪任用者宗人令具以名聞授任後俱如常選法是我太祖皇帝未嘗不許宗藩出仕也宣德初年屬漢庶人之變當時大臣倡爲疎忌宗室之說遂廢出仕之

令夫禁其出仕使不得隨職受祿惟仰食有司是故昔也以一郡而供一王今也以一郡而供數千百人矣此祿糧所由不給也臣聞諸道路陝西平涼等處郡王以上猶多受享將軍中尉而下有腹饑而不得以糠粃自飽體寒而不得以敗絮自擁者矣流離失所殆不忍言夫舉一關陝而天下可知也昔人云草澤之中禍深難測言危民之易與爲非也而況藩封之間哉今國家鼎盛諸藩樂善萬無此理脫有饑寒迫體詐爲使者以洩無聊卽不勤國家一矢一鏃之費而朝廷下咫尺之書以責問之其于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五十六

孝

親親之仁所傷亦多矣是不可不爲之寒心也哉臣願陛下與館閣大臣熟議而行或通融出仕之路或并講求五世之義務使脛不至大而枝不甚弱是乃篤厚本支思患預防之道也宋臣歐陽修有言天下事言之于無事之時常患于不見信及其既事而後言之則又無及矣此進言之所以難也臣以爲惟明君能蚤見而預待之也四曰勲臣之當議也臣觀今公侯伯之家皆與我太祖成祖躬冒矢石定天下故剖符丹書之盟若將曰世世與國咸休翼衛王室無敢數也今堂堂萬乘乃天生聖人以統羣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

五十七

生尚以宗廟社稷之重惟日兢兢旰食不暇乃彼功臣子弟目不識旌旗耳不聞金鼓卽已侈然膺爵祿之重矣君勞臣逸恬不爲異此臣之所未喻也跡今之天下臣亡論其他以邊境一事言之數年間賴廟謨弘遠力主和戎之議邊將大吏又未至失算以生戎心故疆圉得請旦夕之命耳然套虜則戀牧矣東胡則何聚矣頃者虜王西行甘肅延固一帶警戒非常抑又旬旬弗靖矣萬一虜酋寒盟飲馬長城則陛下今日所稱折衝之將自戚繼光李成梁等一二人之外孰可以使之歟而彼功臣世胄之家有能帶甲控弦爲國家發一矢以禦之歟臣不敢知也臣伏觀祖宗時勲閥舊臣嘗遣之守邊蓋其身爲夷狄所知素所敬憚故足以鎮壓而成功今不責成于功臣世胄之家而惟取辦于良家材力之士則何緩急之足恃也臣願自今公侯伯除五府掌印僉書不遣外其餘請如先臣吳寬之議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間遣其半以備宿衛其半遣之邊方悉隸大將麾下習險夷諳虜情練軍士待其邊事旣熟人望旣歸一旦有警擇而使之則不惟諸臣之以勞而食於國朝廷以國之重臣而將兵其與

用新進喜功之士功當自倍矣昔漢宣帝與趙充國謀伐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人者非賢于趙充國也謂其富貴已極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則過於充國遠甚此魏相之所以非也臣愚以爲國家有急有重臣以握其樞有勇敢材力之士以濟其變則彼此交屬是乃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惟陛下圖之也五日士氣之當振也今天下大小臣工曳裾束帶俯仰周旋庶幾烝烝淬礪以效明時矣臣猶以爲士氣之當振者何也則習俗之久靡而亟

奏疏二五十八

反之難也臣嘗聞孝宗皇帝時部臣李夢陽疏曰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揖口訥訥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園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臣每誦此未嘗不扼腕而嘆也竊以爲今之士氣實似之夫所謂老成者沉涵不耀力足以任事耳非是之謂也今人既不喜人言又惡人直間有抵掌而譁當世快廓而任國事者則必反唇而稽矣彼之所謂老成所謂委曲者則皆巧宦深藏袖手旁觀其視國事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縱有施設但取其不切于政體不涉于利害者稍稍辨之以見才諳曰是吾

職辦焉耳矣遇有利害即卷縮觀望莫肯自任優游待選去矣嗟乎國家之張官置吏豈謂是哉是萬乘日焦勞于上百官日規避于下奈之何政事之得理也此最今日吏治之大患也臣竊憾之此等習尚不惟蠹治抑且蠹人夫豪傑之士不隨風而靡世固有之大都中人之性多耳今夫中人少有抱畜其始涉世孰不思效于一旦或不幸而遭任事之蹶則情銳銷沮終身弗振視彼巧宦之徒身名兩全略無破綻方揚揚自以爲得志也則人之情孰不欲富貴哉于是相率而爲姍要怯懦之風以成就其全軀保妻

奏疏二五十九

子之念而莫肯爲國家發一言任一事者皆此巧宦之習壞之也臣故曰此等習尚不惟蠹治抑且蠹人最當今之大患也幸陛下明見萬里精覈吏治于百官之貪者酷者闢其無爲者具以法繩之矣中有推委避事明旨切責罔不懍懍逃誅然貪人之弊有跡而可據也猶可繩也巧宦之蠹懷奸挾詐不可詰也臣竊以爲盛明之世此等吏弊不痛釐之不可也臣願陛下大奮乾剛在內責之各衙門堂上官在外責之撫按督察羣寮除大計復命外每歲不時揭報如果有精明練達實心任事者紀錄久任

待以超遷其有巧宦推姦惟便身圖者該部廉有實跡亟行黜調不得幸免則人皆嚙嗟爭自祓濯務一心營職以求表見而莫敢有趨避自愛之私此實鼓舞人才礪世磨鈍之一端也臣聞士風所繇係天下安危陛下不可不加意振厲之也是臣之疏爲五事者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語又曰聖王在上號令未出而天下延頸舉踵矣則端本之謂也今域中之治惟陛下所執陛下誠能清心寡欲以端其原召見公卿大臣以縫其闕日乾夕惕以殫其勞則天下之事萬世之業可指顧而定矣陛下如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八

奏疏二十六

日之升繇之而邁古帝王何難也是臣所望於陛下之加意勵精者如此臣識淺才疎不諳當世極知言之不切于理伏念一介孤寒誤蒙聖恩拔寘言路今既數月迄無一言以報陛下耻立于聖明之朝而爲卷舌之士也且遭荷明良千載一時謁見陛下求治甚切而微臣復懷祿無狀有忤古人忘身憂國之義是以披瀝勉竭涓埃倘蒙採擇賜之施行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隕越悚懼之至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二十八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二十九目錄

奏疏三

大政類三

懇乞聖明俯全元輔忠孝完節以植綱常疏

僉都御史張岳

矜狂愚以光聖治疏 浙江道朱鴻謨

乞天賜蠲恤并查議考成疏

河南道郭維賢

權時宜崇節儉以裕京儲疏

福建道譚希思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目錄

隱憂當杜微忠當納并陳祖制關係之重大

者懇乞聖明采擇亟賜議復疏

右都御史袁洪愈

敬進芻蕘以隆泰運疏湖廣道王學曾

議處留都屬臣以重根本疏

貴州道党傑

外攘功成內治當飭懇乞聖明崇朝廷大體

以愜羣情以永令聞疏

僉都御史陳薦

乞重礪議異同并重責成疏

兩宮災陳言疏

浙江道黃華秀

乞禁開鑿疏

浙江道朱吾弼

乞容諸臣盡職疏

四川道陳燧

計典屆期敬列吏弊與察吏之務疏

福建道孫居相

浙江道劉蘭

卷之二十九目錄

奏疏三

太政類三

附全元輔忠孝完節以植綱常疏

會都御史張岳

臣聞君親之與覆載為一體臣子之誼報君父如

之義父子之恩頃全而不可失陛下不諒臣之不

肖之義父子之恩頃全而不可失陛下不諒臣之不

而臣又希與紀法之官遇事宜容隱默今臣方入留

聖懷隨該

吏部奏聞奉 旨勉留臣捧讀諭意不勝感激切念

輔臣功在社稷何容臣贊豈惟 陛下留之天下臣

民皆願留之雖四夷辨髮之類亦願留之臣見南中

諸臣集議羣意欲具疏懇恩勉留似有定論臣獨有

難為言者豈容何私所好同聲附和為哉敢特陳于

聖父之前冀 陛下留納之元輔張居正歷事三朝

夙夜在公于茲三十年矣其能面顏垂歿之父母曾

幾何時乃今不幸奄逝無從承訣又不匍匐奔喪其

何以補終天之恨况八旬老母旦夕失其所望則高

補 74-79

堂之上又必有難為情者而少缺定省凡為人子將若之何興言及此臣知元輔之方寸亂矣尚可挽留之乎古人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惟陛下思念皇考明發有懷遵奉聖母祗承無怠伏望陛下以思念皇考之心體恤輔臣之父以遵奉聖母之心體恤輔臣之母容令馳驛奔喪戴星事畢速就赴京入閣辦事撫按官催促登道將輔臣老母安輿杖几迎養到京進有襄事之忠退有戲綵之孝輔臣不得見其父而尤及見其母致身於陛下之前無遺憾矣其還答陛下者

南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四

又當何如君君臣臣父子兩全而無害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此臣所謂錫類維則其於聖孝大有光矣設欲以臣言為不然縱廷臣未敢面議其如退有後言何難為一時隱忍其如萬世之公論何且輔臣原籍甚遠陛下規定期限孰敢悖違但念陛下不可一日離元輔難以輕發然陛下之不可離者天下也為天下扶綱常以安社稷保蒼生何等重計而君臣父子之間其為綱常孰大於此安社稷保蒼生又孰大於此臣亦逆料此疏一去陛下必已先期謝從輔臣之請而輔臣必已先期回籍仍

慮輔臣愛君憂國翼翼小心又聖上懇惻慰留不忍遽違臨事不敢以請告者故臣冒昧陳之臣亦初赴南臺不宜驟資宸聽然三綱五常之懿有生以來人孰無之不必入官之久而後可知也臣嘗逮事皇祖每以愚癡不知忌諱觸時冒譴臣亦安心年久復蒙特拔何敢隱情以答聖上今日之言乃曲全恩義以完大節諒陛下俯從下情亦無阻礙而輔臣之心亦必得所為安伏乞勅下廷臣集議典制再懇聖裁酌定赴京程限諭令抑情供職移孝為忠候陛下春秋鼎盛仍許終制以全三年懷保之

南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五

恩臣又冒死為之言曰奔喪之禮所以完父子之情事情之典所以完君臣之義兩道兼行而不悖庶萬古綱常不墜云其於世教幸甚奉聖旨該衙門知道
矜狂愚以光聖治疏 萬曆六年 浙江道御史朱鴻謨
臣近接邸報內開翰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各一本大要陳乞元輔奔喪守制以明大義以植綱常等因伏蒙聖明廷杖遣戍為民遇例不宥臣聞之不勝

恐懼遠在千里未得全疏想其情詞或多狂悖必有
大傷 聖心觸犯 天怒者且不能仰體 聖明爲
社稷蒼生之意諒輔臣迫於 君父不得自遂之情
愚昧之罪焉可逃也語云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
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
常人之所異也五臣之罪惟在執常人之見耳若謂
排擠輔臣圖便已私不惟諸臣所不忍爲 聖明在
上憲典具存此何時也而敢萌此念哉臣謂諸臣之
罪雖不可逭而其情尚可矜恭惟我 皇上臨御以
來 聖仁天覆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諸臣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彼恩寵咸通仕籍或列侍從或側郎署或叨黃甲
大馬報 主之心方有待於異日乃以一青之玷自
棄明時遣戍者未卜生還之期削籍者永絕國門之
望後雖欲致身報國其道無繇孤臣去國萬里投荒
風霜之所剝蝕憂苦之所銷鑠萬有一二不幸溘然
朝露使上傷 陛下好生之仁下沮忠臣敢言之氣
非所以勸百工示來世也臣聞邸報輔臣張居正亦
嘗爲疏救之諸臣以輔臣之故而惟 嚴譴想居正
當是之時亦必有甚不安於心者 陛下以 社稷
懇留輔臣而乃使輔臣有不安之心 陛下縱不爲

諸臣惜獨不爲輔臣惜乎臣惟君之於臣猶父母之
於子也人子有過爲之父母者未嘗不訶詈而鞭笞
之方其鞭笞之時戚然其不忍於心也既鞭笞之後
煦然其不衰於愛也慈父不棄有過之子孰謂仁君
終棄有過之臣哉五臣已蒙罪責足昭國法既經懲
創悔悟必深伏乞 聖明憫念狂愚收回 成命遣
戍者重加降罰爲民者降調外職俾得改過自新庶
有罪之臣亦 聖心之所不忍終絕而 王度益廣
太平之世無一夫向隅之泣而 聖治益光諸臣亦
將困而復作蹶而知奮報 主之忱以使過之仁而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益勵矣其於 聖治豈曰小補之哉恭奉嚴 旨不
許救護臣雖牛馬亦畏鞭笞臣雖螻蟻亦戀微生况
臣親老家貧又無兄弟子姪臣雖木食豈不顧念第
念臣身有言責義難自全終不忍以畏死之故上負
明主下負言官臣死之後庶幾天下後世有諒臣不
得已之心者倘蒙 聖明特寬斧鉞 俯賜采納臣
與吳中行等未死之年皆 陛下更生之賜也殺身
報國萬死無恨臣愚不勝所懇之至

乞大賜蠲恤并查議考成疏 萬曆十一年七月

河南道御史郭惟賢

臣于本年閏二月由浙江復任道經三吳一帶地方
屍棺蔽野北屋漂沒井里爲墟蒿目但中恫之民間
則曰吳地連年被水也去年被風潮蟲傷歲復不稔
也以故道殣相望民不聊生臣心切憐之嗣後聞撫
臣郭思極奏 聞請蠲臣意 聖天子必憐此一方
民破例大蠲以溥還定安集之仁也續該戶部開款
題覆奉有 欽依其所蠲之數臣不得知其詳但聞
蘇松小民替替缺望以爲 聖德如天而蠲免甚少
澤不下流也臣以此必限于常賦或難處補者及今
閣部版戶部覆議陝西巡撫蕭廩之疏奉 聖旨是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入

是平等五府災困異常免過民糧准動支太倉銀兩
照數全給其西安府應免災糧依擬量給各抵補欽
此仰見 聖明加意元元邊陲萬姓欣然有更生之
慶矣但臣竊謂均之赤子也均之重災也處補之惠
例行于關陝而不行于蘇松是 蕩恩猶未盡洽窮
民猶未盡蘇也夫 國家經賦原有定額款款而派
之歲歲而徵之在小民爲惟正之供在官府有催徵
之責安敢求免然而邦之本惟民民之託命爲 君
苟其阡危不安而無以自存則其勢不得不於常賦
之中爲酌盈濟虛之法而使民命有所託以生全者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九

今財賦之地莫過蘇松而民之窮亦莫過於蘇松本
之俗侈易費齊民無蓋藏而賦額大重十倍他省非
遇大穰卽難以完官數年災沴相仍民不堪命撫臣
謂其訟牒中艱苦之狀至不忍讀者太倉嘉定之間
計無所處官爲借庫銀代完兌米州縣最近民者儻
民間有所出辦彼安肯坐視而至動官帑乎至于動
帑而民之損瘠可知也既不能免糧而他又可知也
民之出賦于田猶取漁于澤澤無魚卽竭澤而捕何
益也民窮財訕雖弛征調猶恐不能安全復拘于常
賦之一定而必欲征之是將使之殫其力之出乎而
地無所出矣將使之罄其廬之入乎而廬無所入矣
尚安從取辦輸公賦耶彼有司者雖權借庫貯應然
眉之急勢必日比以追補之比追不已必至籌楚簫
楚不已必至逃竄逃竄不已必至相率潛伏荏苒者
此甚可慮也臣謂與其征之而無益於征孰若蠲之
而足以爲惠乎今夫富人有余畝之田而授之耕者
歲收其田之入以爲常間有不稔亦置之不取以紓
其困而繫其心使必責之一一盡輸于我也彼有逃
去而已耳夫民之輸公家猶是也我 聖祖當御宇
之初免租之詔無歲不下彼其時創造之始豈不稱

煩費倍今哉其常賦豈不歛額有定哉然賦愈蠲而
未常不足於用者則爲其視天下爲一身苟有疾痛
如同已出故常酌量于有餘不足之間以樽節愛養
之也方今宇內恬熙太倉殷富足當九年之蓄卽此
所蓄積者而通融權處以補給一二郡應蠲之糧尚
何損于國儲之萬一旦一舉而所以蘇民生者在
是所以培邦本者在是皇上何憚而不爲也天下
之患莫患於下有疾苦之狀而上不知旣知之矣然
猶限於有常之賦而不急遺黎之急反蕪新豈所
望于聖明視民如傷之世臣待罪言官日擊其事

東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十

是以不敢隱諱于君父之前也伏乞勅下該部
覆議如應倣延平等處及西安府動支太倉全補量
補之例將蘇松十年分錢糧蠲免另行處補庶子然
之民得以煦沐于皇上之湛恩所謂損上益下民
悅無疆者在是矣再照取民有制則其取易供立法
適中則其法可久自往時輔政者以考成之法繩天
下地方諸臣奉行太過文罔日密民命日殘說者謂
海內元氣虛耗多由于此臣以考成之舉官不廢事
事不逾期其用意固亦無惡于天下但行之而善爲
虞室屢省乃成之遺行之而不善則不過一韓非督

責之餘術耳其最不滿人意者令戶部註冊送閤查
考是則以政本之地兼錢穀之數以燮理論思之任
而預天下之經費臣以爲此非養閣臣之體也夫稽
四方之登耗覈錢糧之完欠者大司農事也事有司
存卽專責之自足以爲治何必躬自督之而冒越俎
之嫌也昔漢陳平對文帝謂錢糧有主者責治粟內
史至今以爲確論方今聖政維新一切煩苛悉從
蕩滌固不至如曩者之操切且錢糧應否止責計部
其送閣冊籍應否停免併其餘各部考事例乞勅
輔政大臣通行會議停妥以垂經久庶乎分守可明

東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十一

事體可一人人皆得盡其職以自效而天下之治將
不勞而舉矣

權時宜崇節儉以裕京儲疏 萬曆十二年

福建道御史譚希思

臣接邸報見戶部一本奏爲財賦歲入日少歲出日
多國用可慮懇賜集議及時經理以保萬世治
安事奉聖旨既太倉銀兩歲支不敷漕糧准酌量
改折暫行一年各鈔關應解大庫本色著照舊該
監抵補公用遵前旨行其餘依擬欽此臣待罪南
臺學術淺陋愧無可以仰佐末議於主計者雖然憂

治危 明則嘗抱杞人之憂矣蓋聞會簿書慎出納者有司之守也酌時勢節制度者經國之慮也故古之能利人國者咸稱管夷吾劉晏諸人然鑄山鬻海之謀平準輸粟之計以至寬鹽商之資厚漕艘之費凡諸臣之所計策皆今日之所悉備者也是宜財在官矣然 累世之積竭於 天府浩穰之用窮於內帑 宗祿無以爲供邊計無以爲餉何邪不在官則宜在民矣然水旱蟲蝗所在蕭條罄感枵虛民鮮蓋藏捉襟露肘之態時見啼饑號寒之艱不免又何邪官民俱困上下交急然則如之何以爲計臣聞地

重刊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十三

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嘗觀漢唐之初用告詘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而天下稱富及其盛時用常裕矣建元開元之間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天下稱貧今也入利之孔開已盡矣然細而不勝其出利之孔語曰涓涓不竭將成江河況若江河之決乎哉故爲 國計者莫大乎節用夫 主德躬素供應內裁節儉之聲寰宇共仰近者 發帑輸粟蠲稅免租所以勤恤乎民瘼者又至雖禹之克儉文之如傷無以復加而臣復以節用陳說者無亦

因時之之審勢之窮不得已而權之於儉而已如上用服袍及賞賜段疋諸件誠不可廢矣然以度支之匱至議折十年之漕糧以足工費此固 皇上俯念民力至意然古昔明君有服澣濯之衣者有后宮衣不曳地者至今稱爲盛德今 內府之儲計數尚多臣愚以爲織造可議裁而漕糧必不可留也光祿牲口銀兩專備 御膳誠已節制矣而頻年 吉慶取以充賞者每計十萬此亦 皇上約已厚下至意然古昔人君有惜露臺之百金者有敝袴待有功者至今以爲美談今該寺之積歲減一歲臣愚以爲齊

重刊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十三

予可議節而光祿不可復宜索也浮梁燒造其碗碟鍾盞及邊豆等常器皿誠不可缺矣而棋盤棋確餅鐔及屏風筆管燭臺盒燈等項共計六萬餘副其工甚鉅而龍鳳花草之肖其形青綠蒼白之精其製近聞道路流傳造燒甚艱古昔人君有碎七寶之器却繡翠之飾者至今以爲盛事臣愚以爲已經造完者可解其難成者似不可不停止也鈔關本色歸 內庫以備錫予雖 舊制也然自弘治以來鈔之不與錢並使也非一日矣今本折雖輪征而賞鈔無實惠查得隆慶元年曾改折三年以濟邊諸 陛下今必

欲照常解本色於內庫似非所以救時之急臣愚以爲賞賜卽無鈔人不爲怨而停征本色且可以助國儲去無益以資有備戶部之請折鈔關者宜從也恩詔蠲免在馬房子粒蒙欽依免補固良法也然內府各監局修理等項公用銀兩僅止一年豈盡不可已者乎今蠲恤之惠均溥於天下而抵補之數取盈於太倉照得戶部題稱十餘年之積不足以當一年之補陛下必欲照前旨抵補於該監似非所以善濟其窮臣愚以爲在監局爲不甚急之務在太倉爲不容已之蓄違其否以成其可戶部

御史都察院志

卷之二一九

奏疏三

十四

之請止抵補者亦宜從也夫自古建白之臣言及生殖則朝上而夕報可言及節蓄則夕上而朝報罷言節慎于外庫則百計而百聽言節慎于內庫則百計而百不聽此其故何哉節儉者明主之盛德而左右之所甚不便者也臣不敢盡言以實聖聽但今海內近歲以來災異頻示饑饉存臻窮閭蔀屋十室九空外有日重而必不可已之邊計內有日益而必不可已之宗藩此固司計者之所隱慮近聞慈寧宮又被火災則匠作工役卽日又有欲罷不能者將取之民乎民貧不能勝其征將取之官乎財殫

不能勝其費臣故曰物力告訕府庫未充之日惟有節省而已夫今不節則後之難處且將什倍此矣伏乞陛下上畏天命下悲人窮勿泥成命斷自宸衷而亟賜施行庶國儲足而司農得以展其技民力寬而國脉尤賴以靈長矣旨留中

隱憂當杜微忠當納并陳祖制關係之重大者

懇乞聖明采擇亟賜議覆疏

萬曆十二年六月

福建道御史譚希思

臣聞稱成湯者不曰無過而曰改過美周宣者不曰無闕而曰補闕何也彼其忠言之聽納者固辦之早

御史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十五

而斷之勇也恭惟皇上臨御以來輔臣任矣視學勤矣臣斥而忠良顯矣中夏臣夷賓服矣從善如園納諫如流凡諸臣之有志匡時者莫不爭摠愚悃冀效一得卽謫陋如臣曩以內庫節慎之說進雖未垂允亦荷包容臣方稽首私幸謂有君如此真可六五帝而四三王矣更復何言乃近者中外私謂貪謂朝廷之上有大不可者三事其一謂高祖之制非軍功不侯令甲昭布而世宗爲中興聖主查革冒濫今五十餘年無有犯者一旦李文全復伯爵是皇祖防閑戚畹之制自

皇上而聿更矣其一謂 祖制提督太和山原係郎中叅議等官近以內臣兼分守已非 令甲之舊今又削藩臬之協守者而專任內臣是 皇祖設官守土之制自 皇上而聿改矣其一謂 祖制京師有管有衛司馬掌之疆場有戰有守督撫主之載在令甲者肅如也今言者謂選兵三千操練 內庭是祖宗環衛 闕廷巡防 輦轂之初制自 皇上而又一易矣夫 高祖起自民間情狀周知其憂深慮遠類爲 聖子 神孫千萬世計以 天縱聰明如皇上即使 祖制未盡尚當潤色而光大之況以必

通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十六

不可不遵之法而牽于必不可徇之情從其必不可開之實則所謂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者 陛下或未之熟審矣故一時科道部臣如齊世臣王三餘劉士忠等有公疏矣如楊文舉常居敬張文耀董基等有獨疏矣之數臣者曾何利于犯 天顏而蹈淵谷哉誠謂已往之 成法不可撓將來之隱憂所當防故敢出死力陳忠言冀回 皇上之天庥幾乎湯宣之善補也乃奉 明旨不曰已有肯處分則曰如何又來瀆擾臣恐伯爵復有倖門開矣督守專而橫虐恣矣 禁地操而禍階萌矣其爲 宗社生靈之

累將來有不可勝言者故吏部尚書楊巍懼戚里之驕縱踰制而莫由禮終也故直 慈闈日暖于 深宮而 問安視膳不傷財不履險之尤爲善乎與其專由王以攝守之權而不免鑒前思後分志明禪也孰若仍以藩臣代其憂而使爲王者得虔恭明畏一意奉神之尤爲得乎況今謀 國之臣抱杞憂者莫不曰外戚漸肆武備漸弛奸宄漸萌 皇上誠爲懿親謀則宜乘方張之勢示盛滿之戒潛消其覬覦之念使無爲造物所忌而福澤綿延之是引可也伯爵未可復也誠爲武備謀則宜于 講學聽 之餘以

通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十七

簡閱 勅本兵以優恤 勅邊臣使三軍之士勇氣百倍卽萬一有警而折衝禦侮之足恃可也 內庭未可操也又誠爲奸宄慮則宜委內臣以山場責文臣以控馭地方不靖司道檢舉司道不檢撫按糾彈使橫恣之端無自而施潛伏之患無自而發可也分守之 勅未可易也且 陛下以今日爲何如哉滇南以方捷而報警宜大以互市而懈備遠左甘肅孤懸可虞水旱災異歲且疊見閭閻蕭條邊儲告匱此正主憂臣危卧薪嘗膽之秋而此三事者乃並發于期月之間是果當務之急乎抑亦蠶治之機乎識微

之士多懷長慮奈何諸臣之苦口不能挽 皇上之聰聽臣恐竊弄威柄日新月盛將尤有出此三事之外者語曰未見其形願察其影又曰萌芽不折將等斧柯誠善喻也 陛下獨不念 祖宗防微之意乎臣請以 祖宗朝故事之最宜急復者熟陳于 君父之前而 皇上試垂聽焉其一曰絲綸之簿宜復臣聞 高祖時凡中外奏疏 命左右粘之壁間甲乙治之裁決如流壁粘有一日數易者每斷大事決大疑臣下惟面奏取旨有所可否則 命儒臣折衷古今而後行之批答皆 御前傳旨執筆郎所書

直隸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十八

天語尚濕也永樂洪熙二朝大都仍 高祖之舊而倚毘尤專宣德時 令內閣楊士奇尚書蹇義夏原吉等凡童奏許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旨彙留閣中號之曰絲綸簿 御批易之以紅其大事 命大臣面議議既定傳旨處分視 祖制潤色焉迨正統初中官王振擅恣矯 旨特奏收簿於內由是忠言不行而土木之難及矣弘治間鑒正統之失 朝綱親攬幾復 國初嘉靖間懲正德之弊剛正並運權無旁落此 國脉之所以靈長者有自也 天啓 皇上光撫鴻圖嘉納大臣同符 列祖

然所以通下情而彌奸弊一政體而杜壅蔽臣以爲內閣絲綸之簿所當議復亦愛禮存羊之大端也其二曰實封之舊宜復夫通政司所以出納 王命爲朝廷之喉舌官達下情廣 主上之聰明於政體關係最重也洪武永樂間奏題實封皆自 御前開折故凡蠹國害民幾伏隱微者有奏卽行未嘗倖免至天順間有投匿名言 朝廷事者於是始有關防然但拘留進本人在官候 旨下卽縱之未嘗窺見其所奏事也不知始於何也乃有折封類奏及副本備照由是但有干奏權勢宦戚等項未進而幾已泄被

直隸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十九

奏者往往經營得免奏者多以虛言受禍夫南北科道義同一體今在北者得徑奏而在南者通政司折其封且有備照副本焉是 祖宗防姦慮患之意蕩然無復存矣或曰此成化間汪直專柄恐人議已始有是舉此又非 朝廷本意所當急議復者曰其三曰鐵牌之置宜復臣讀 皇明策要記我 太祖鑒漢唐宦官之失嘗置鐵牌於 官門內高三尺許上縛內臣不得干預政事八字宣德中此牌尚存 英廟時王振專恣因失所在臣按 祖宗朝深思遠慮每重大關節必置牌示儆今 午門外所豎紅牌亦

書官員人等說謊者斬其戒內臣牌卽此意也然內臣預政之戒視官員說謊所係尤重故不以木刻而以鐵鑄不設午門而設宮門其微意可想矣蓋闈宦之權與公卿相盛衰主君憂惕日勤名問則公卿之權勝稍涉疑貳旨多內批則闈宦之權勝其幾甚微其勢甚可懼也今聖明御極內臣多謹固無足慮然皇上以祖宗之心爲萬世久遠計臣以爲此牌宜復置庶觸目儆心而專恣之權世世有所憚而不敢萌矣臣狂瞽之見不識忌諱芹曝之獻實出忠悃惟願皇上俯察愚衷收回成命停武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三

奉 旨勘譚御史疏

右都御史袁洪愈

爲隱憂當杜微忠當納等事准都察院咨據福建道御史呈刑科抄出南京福建道御史譚希思奏前事內議李文全襲封內臣分守內庭操演及絲綸之

簿宜復實封之舊宜復鐵牌之置宜復等因節奉聖旨朕仰順聖母慈念推恩至親李文全特封殊不爲過分守內臣及內庭操演俱係先朝原曾建置其內庭操演爲奉慈駕春秋二祀山陵及朕恭祀南北郊護駕擺設俱非今所創制已都各有旨了譚希思這廝只欲沽名建白肆意妄言本內絲綸簿鐵牌是何年設立出何典章着南京都察院卽便究問回將話來該衙門知道欽此備咨到院臣等隨卽究問試御史譚希思據本官執稱職荷蒙聖恩擢置言官夙夜兢惕常思固報比讀國憲家猷內一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三

款云初朝廷旨意多出閣臣條進彙留閣中號絲綸簿其後臣等專恣時奏收簿於內徐有貞乃告上如故事還簿閣中又讀憲章錄內一款云洪武五年六月定宦官禁令命工部造紅牌鐫戒諭懸於官中職讀此二書質之舊聞皆云絲綸簿廢自嘉靖末年紅牌以鐵爲之今亦無存職偶感時事謬以爲復此二者或可防微杜漸以爲皇上億萬年太平之助故妄意建白冒干天聽實出區區犬馬微忠非敢沽名賣直不意謬妄致觸聖怒職何敢辭罪乞轉達天庭少寬斧鉞等因臣等查得國憲家猷

與憲章錄俱有刻本傳播海內爲縉紳覽誦絲綸簿
鐵牌二事既出此書亦爲有據但書冊紀載自出傳
聞宮闈嚴邃亦難知的本官據爲令典而欲復設于
今輕率之罪夫復何辭然其心祇見 皇上勵精圖
治總攬乾綱而本官職在進言遂欲效一得以備采
擇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激也伏願 皇上念係言官
俯賜寬貸則 聖德愈光而本官當益竭犬馬之報
矣臣等又惟人臣以敢諫爲忠人君以納諫爲聖伏
睹 皇上用賢若渴從諫如流一時大小臣工咸欣
欣相慶以爲幸逢堯舜之君而佇見太平之效矣願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三

近者一二言事之臣不當 聖心每加譴罰此固諸
臣狂慝有以自取恐 天威難犯人情易摧使各官
從此以言爲戒而緘默取容脫有重大事情誰復爲
皇上言之似非所以弘聽納而廣忠益也伏乞 皇
上念言路通塞係治道盛衰開虛受之懷擴包荒之
度凡遇各官言事當者固亟賜嘉納其不當者亦曲
示優容仍容臣等申諭各道御史以後凡有建白務
須考究精確切當事理毋得率意輕瀆自取冒妄之
罪亦毋得自生疑阻以孤 皇上任用耳目虛懷納
諫之心則 國體以尊言路益闢 主聖臣直將垂

之萬世無疆矣臣等忝居台長言責攸關故敢效其
款款之愚伏願 聖明裁察奉 聖旨本朝典故若
不係頒行制書豈足憑據譚希思這厮騁辭賣直誑
言瀆擾既究問明白本當重處姑從寬降雜職用以
後言官建白務要審識事理考究典章不許輕信傳
聞妄逞胸臆再有這等的重治不宥都察院知道
敬進菊蕘以隆泰運疏 萬曆十三年七月

湖廣道御史王學曾

臣伏覩 皇上年來勵精圖治易轍改絃罷內操以
消隱憂錄建言以來忠謹步郊行以祈雨澤減燒造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三

以節財用降名諭以隆太交行賑恤以拯災疲責有
司以重民瘼諸如此類不可殫述卽古堯舜禹湯文
武復生不是過也蓋誠千載而一時者臣待罪留臺
奉職無狀舉手加額謂上有 聖明之君則下多藏
拙之臣臣方將順之不遑奚敢過爲搜求掇拾以瀆
天聽但臣一念慝直生平自許偶見時事皆 皇上
意旨之所及者恐一時之奉行未當與泥夫相沿之
積習或於德意未能盡宣也故題覆漫則關係乎政
體提調濫則關係乎育才蠲免偏則關係乎 國計
商榷多則關係乎王仁臣有一得豈容緘默以負

陛下故忘其愚陋不識忌諱直陳於 陛下伏乞
陛下虛心采納焉

一曰慎題覆以一政體是也臣每見邸報捧讀 聖
旨惓惓以有司阻撓 德意玩視勘合爲言真可謂
明見萬里外矣夫有司阻撓由文移太煩也文移太
煩由題覆未慎也近來言事諸臣每建一議畫一策
或出一時意見或得道路傳聞未必言人人同亦未
必言言皆當也所貴部院大臣虛心爲政體謀一切
題覆當權時宜酌事理勢必期於可久法必準諸典
章或宜於上而不宜於下者不妨行查或便於此而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三

不便於彼者不妨酌議可則明言其利而當行否則
明言其弊而當止務使政出而信如四時令行而堅
若金石當行者載入考成轉行者嚴其查罰則有司
孰敢不遵奉者乎乃今不然或甲是而乙非或朝更
而夕改方行而復止方革而復設設者各一其見覆
者各一其詞其中又有不及致詳與行之便否而漫
爲覆 請者是皆因人題覆非因事題覆也大臣謀
國果如是哉文移既煩觀聽自玩又何怪乎有司之
停閣而扞格也臣自受言責以來每見諸臣之條議
部中之題覆不知凡幾矣各省之奉行謝報者能幾

何哉聞有奉行者不過循故事取其不違依准而已
一日而束之高閣粘壁而徒懸觀聽至叩問之有不
知爲何事者識者能不令人扼腕嗟嘆哉昔申公之
告武帝曰爲政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臣敢以是
爲今日望也伏乞 勅下部院大臣以後題覆不厭
詳慎務關大體務期可行既復之後註入考成以便
稽查凡有司給由朝 覲冊內俱要逐一開註奉到
勘合完與未完件數撫按及部院嚴爲稽考比照錢
糧積穀分數事例完不及分數者照例查叅則政令
一而久玩之人心知儆奉行專而 朝廷之德意可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三

宣矣

二曰重提調以育人才是也臣近見邸報 皇上申
諭吏部慎選有司無非爲教養斯民計也德意亦甚
善矣臣聞古之帝王莫不以興教化育人才爲首務
則首令之設豈爲牧養斯民已哉蓋將以師帥之而
提調作養之責屬焉夫用人不可以資格拘而提調
作養興起人才則又有不容以不拘者每月朔望視
學面與諸生講解此提調事也匪由科貢則不能每
歲則有季考三年則有科考此提調事也匪有科貢
則不能卽省直提學條約內亦首重之矣邇者故相

擅權倡爲三途並用之說而貢途援例等輩日奔走其門納賄以求美缺而所用者皆張居正王篆輩之私人也以致矯枉太過遂有以吏員而作令者如卽今山東沾化等縣之趙蛟楊果輩是以官生作守如思恩姚安等郡尚乏人才上下猶未爲窒碍也卽今如湖廣之衡州寶慶皆郡之至煩人才之傑出者亦以官生守之一切考校提調之事將責之正官乎勢既有所不可將委之他人乎情又有所未安體統混淆僚屬多生嫌隙考校盡廢人才何由作興誠數郡邑之一扼也矧巧猾之徒每善承平上官膏粱之家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三

尤易獵乎聲譽當事者特未之思耳卽使吏員而有異才官生而有時望自當優以別秩奚必責以提調爲哉此皆故相之弊政且長奔競之風也伏乞 勅下該部酌議如果臣言不謬將趙蛟等速爲議處仍慎選以充其任以後郡邑不必處以雜流以妨考校一應開納事例原爲助大工今大工已完速爲停止以清仕路則提調之責不至虛設而地方人才俱有賴矣

三曰酌蠲免以裕 國計是也臣近接邸報戶部覆奉 聖諭將萬曆八年至十一年止一應帶徵錢糧

盡行蠲免仰見 皇上軫念民窮因旱行賚欲假此以少甦其一二甚盛典也臣復何言第臣昨令時曾見 皇上蠲免萬曆七年以前帶徵錢糧其中貧民拖欠者固有但勢豪大戶任意延捱積習刁民包收隱匿者良亦不少也自一郡言有民淳事簡州縣節年錢糧全完而無帶徵者則此州縣也未蒙惠矣自一邑言有良善畏法之家每遇錢糧派出則竭力早完而無帶徵者此一家也未蒙惠矣自一戶言有良善畏法之人每遇錢糧派出則竭力早完而無帶徵者此一人也未蒙惠矣雖奉 明旨委官清查包濫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三

隱匿等弊安能盡令通縣小民而一一查審之畢竟俱成虛套反屬騷擾此臣所親覩其事不若不查之爲愈也故小民有云蠲免帶徵止利頑民不利良民有味哉其言之也除萬曆十一年以前已奉 明旨蠲免臣不敢再議外但臣偶得於道路者三說可以爲善後計者又不容於無言也議者有曰 聖恩欲通行蠲免宜於下年未徵錢糧定爲減免分數頒行天下庶無貧富無大小無良頑皆沾 皇上之恩而無向隅之悲此一說也議者有曰近來錢糧頭緒太多額派加派連年多寡不一有司先期開徵派單後

期方且吏胥易于爲奸小民莫可稽查又有積猾糧里先於布政司未派時黃緣用計飛洒倉口奸弊不一莫可覺察夫派單既遲則催徵必緩舊者未完新者復至則舊者遂成帶徵矣今帶徵者既可免孰若部中派單先期給發酌量緩急題請量寬減其款目科則使民易於輸納則寬一分小民受一分之賜此一說也議者又有曰與其通蠲帶徵孰若查節年各省報到受災地方凡經二年以上者帶徵方爲蠲免此一說也凡此皆便宜之策而有裨於國計者伏乞勅下該部從長酌議定爲經制以後凡遇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三十

聖恩不妨下部議擬上請照例施行斯爲畫一之政也其以後年分錢糧行令各省撫按官通行有司催徵設立易知單限分定期期責令里排照依赴比杜吏胥之隱匿禁積猾之包攬如是而錢糧不完者未之有也其各州縣報到受災地方責令核實定爲分數詳報具奏方爲減免則奸弊庶可杜耳然臣猶有說焉曩歲見皇上以覃恩詔免徵七減三仁恩溥矣但減三之中又有各王府祿糧各官俸薪各衙門諸役工食勢有不客減者部中未見說明而小民執以蠲免爲詞撫按有司不得已倡爲措處之說或移

東以就西或利罰以湊補此豈皇上蠲免之初意哉合無以後凡遇蠲免部中俱要申說明白起運存留某項應免若干應徵若干各府祿糧與各官俸薪等項不在免數之內庶有司可使遵守而小民俱沾實惠矣

四曰情關權以溥王仁是也臣近見邸報捧讀聖諭朕無一念不在小民大哉王言其真聖人之言乎臣竊謂士農工商皆人君之赤子商亦民也伊尹一夫不獲視爲己辜苟恤農而不恤商豈爲安民之長策哉古者關市譏而不征此王者仁商之政也今不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三

不復矣獨昔今日之征商反漢唐宋之不若者臣切惑之遠者無論矣臣先奉南京都察院劄付委督抽分偶有感觸如上關抽分木料等貨方在蕪湖抽之至南京又一抽之夫蕪湖之抵南京也如遇風水之便僅半日程耳貨尤未賣也一抽於蕪湖再抽於南京不亦苛乎臣每抽稅見諸商戚疾首蹙額呻而吟其苦者矣卽一南京而他省可知也又如臣省廣東南雄已立橋稅矣南雄之去贛州僅二三日程耳貨尤未賣也一抽於南雄再抽於贛州不亦苛乎臣每見鄉里經商南都戚疾首蹙額而呻吟其苦者矣卽

一贛州而他省可知也其中又有昔年原未設立抽分近因壟斷奸民告納稅餉而新設者他無論已如臣省韶州府英德之浚涯是也始因奸民告餉官府利其商稅因而成之初年告餉納銀五百次年爭者則增以一千矣又次年爭者則增以一千五百矣日增月益今聞增至萬計矣初年止抽下水之船今則并上水者而抽之日逐食用之具結無遺矣加之吏胥之才難官府之剝削書筭之費緣守候之稽遲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臣里中每多經商於此向聞其愁苦嗟然尚未之信今臣親督抽分而見諸商之控

廣東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三十

訴則所聞者信非虛語矣即一浚涯而他省可知也夫江南之民田地稀少民間每藉此以營生今國家之征求日覺煩重而下民之生理日就蕭條以致商旅不行亦非盛世事也皇上深居九重雖念念在民而諸臣未有爲此言者皇上豈能一一周知乎伏乞 勅下該部通行各省直撫按官逐一清查酌議果有如蕪湖之於南京上關南雄之於江西贛州相去不遠而重稅者及非原額設立而妄行告稅如英德之浚涯者當裁則裁當併則併其中各關稅亦有民間日用柴米蔬菜等物不當稅而稅者亦量

爲裁革務從寬恤則關徵庶其不苛乎夫言及題覆之漫則大臣所不悅言及用人之濫則雜途所不悅言及蠲免之偏則奸頑豪右所不悅言及關權之煩則當其事者或悅或不悅然臣一念犬馬微忱則欲爲政體惜欲爲人才惜欲爲國家惜欲爲商民惜其悅弗悅奚暇計哉儻蒙 皇上諒臣之心察臣之言俯賜容納或失於前者痛懲於後相沿於昔者改正於今則政紀肅而有司無玩視之心守令重而人才有興起之地蠲免既均而貧民咸沾實惠征權不煩而商旅咸願出途 謂堯舜熙皞之治不復見於今日哉

廣東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三十一

議處留都屬臣以重根本疏

萬曆十三年

貴州道御史党傑

臣惟我 朝兩都並建官職並設視前代爲甚盛矣顧地里之相去甚遠南北之形勢亦殊夫地遠則人情難於萃而易於渙勢殊則事體難於合而易於離此在今日不可忽以略也即如官職一事沿習偏廢南中爲甚識者增慨久矣臣爲我 皇上言之稽諸祖宗時建設京官南北一例升除遷轉彼此相同此固 祖宗之睿識良有深意存焉者也後來不知始

自何年立爲定例南京部寺等衙門各屬官止就南京陞轉不論年限不拘歷任一槩在南及至資俸相應率卽外補以去臣逆其當時可以就近爲便嗣後相因遂爲故事一經任南則才力不問其優劣槩曰此南官也職事不問其煩簡槩曰此南差也以故往往典銓者每以舊例爲當然不復一加議處而南北門戶從此分矣噫西京者四方之極也視彼各省原自不同故乃從而拘泥之不知京有南北國家之官職可以南北分乎人有南北而國家之事務可以南北限乎甚非設官之初意也且外省各官有由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三十二

州縣等官轉陞在京者此爲出入均勞今南京官竟不能如外官入內之例況各部堂上官亦有自南而北者獨於司屬各官斬此例而未開臣恐鼓舞豪俊之術不如是也南部臣考滿計其程限二千餘里以水陸則有盤纏之費以往返則有人事之費京官俸祿所入幾何而能當此費用且三年考滿者例截日住俸而身往北焉近者率送妻子於其鄉遠者妻子就居於京卽朝夕幽閉啼飢號寒往往有之談及於此殊可隱惻夫六年考滿不赴部不住俸蓋爲體其情也而三年者獨不可體乎兩京各差諸臣考滿止

今造冊報部爲職守不可離也今南京在任之臣凡一事一職皆公務也獨可以歲月曠乎且外省各官每遇考滿之期有撫按保留者有不准考滿者則外官以考滿而赴部亦無幾矣今南京諸臣無大無小俱赴吏部考滿而一應事體倍難於外官臣恐憫恤勞匱之義不如是也故近時南中諸臣有率以病而求解登途者率以病而告回夫人情孰不欲同奮清時而消沮若此誠有大不得已者以嬰其情也雖盡臣事君不以南北易慮然臣愚朝廷之設官惟取其有益於國家也而顧以南北之門戶風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三十三

之聖此甚不可也方今聖明在二銳意用人以起廢則有議以邊才則有議以行取官員則有議凡爲選才計也顧獨於在南屬官拘泥往例而一切待之獨何歟臣知此非出於皇上之本意也亦非當事者之本意也特以歲久因循相視未發耳臣望皇上加意根本一視臣工將臣所言勅下吏部從長計議以後南京部寺各衙門屬官中有資望相應輿論共推者合無准照在南各堂上官事例間一北轉以示優異未必非鼓舞之一機也至于考滿一節旣不能如外官之例又不能如各差之例合無比照六

年事例止令造冊報部以憑殿最免其赴北過堂庶免於勞費而職任亦有考核未必非憫恤之一端也或曰北轉之例一開則事體不免更張臣謂南中諸臣凡丁憂赴部者率即補北矣又何疑於此乎誠開此例則南北均可習聞而臣工均圖報効有裨於治理亦多矣此何爲而不議耶或曰考滿之例中止則事權將移於南部臣謂外省撫按且有奏留之事兼三年考滿已屬之在南部院矣又何疑於此乎誠免此行則皇上不過少一朝見銓部不過少一過堂而斥涉操縱之柄固自若也此何爲而不議也誠如

直隸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三十四

臣言則南北相爲聯屬有以一天下之耳目內外相維係有以一天下之心志此固萃渙合離之長計而根本可賴以崇重矣

外攘功成內治當飭懇乞聖明崇朝廷大體以

愜羣情以永令聞疏

萬曆二十二年七月

僉都御史陳薦

臣昨于邸報中恭誦 聖諭爲播酋楊應龍已就天誅 聖心加悅不已宥赦無辜安撫地方事 勅部議擬具奏仰見我 皇上之軫念西南慰懃矣連日都城內外自學士大夫以至兒童無不欣欣相告咸

頌 天威震疊動有殊勛東征西討蕩平迅速此臣所謂外攘之功成也而內治之當飭者何則 朝廷之大體是以竊謂人之得以卓然立世者惟此一體具也體不具不足以語成人而 朝廷之大體實似之君臣本一體自用則小矣君民本一體自利則狹矣官府本一體自私則偏矣天人本一體自恃則昧矣華夷邊腹本一體自擾則困矣我 皇上初年所以快羣工百執事之仰洽敷天率土之懽者惟其大體得耳邇來懷蓋之臣乃多匡拂意切于防微杜漸言不免憂盛危明則慮其大體失也蓋臣亦嘗有所

直隸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三十五

聞陳爲芹暴之獻矣而未蒙採納今是以復正言之昔者舜之命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而臯陶陳謨則曰無曠者即股肱耳目不可缺之義也當其時有一職之缺則有疇咨有師錫之對則有都兪俊又無不在官矣百僚皆師師矣而後恭已正南面稱無爲而治焉有如四岳舉禹而舜而用是不信四岳而禹且見疑也然則百變后稷司徒士師之官各曠不備而以一人之適無爲也弃天下而已矣故夫舜之得以南面恭已惟信其臣者深而任賢者勿貳也今閣臣屢推科道自考選以來凡三閱月矣各巡撫有會推

皆沿邊沿海之地內復有一地而撫按並缺者疏且
三至矣而皆視如末務置若罔聞形迹如此豈有疑
焉無亦示臣下真測之用耳三代以降乃以問有顛
倒豪傑鼓舞一世不可窺測之術而盛世無是也臣
願 皇上思之務急其所不可緩而補其所不當闕
用其所不必疑無使天下後世譏不信仁賢則國空
虛者而以今為口實可為商書不又云乎民非后罔
充胥臣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益相須之切如斯
矣故古之明君既知民者邦之本又知財者民之心
公賦之外無私求歲額之外無增派而時或水旱災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孝

孝

傷民苦輸納始採諸山林川澤權之市廛或商賈以
補正供之不足而非以為利也如其帑庾有積邊徼
無虞則又賜民田租蠲民逋負惟恐匹夫匹婦有不
得其所之事者其為廣大氣象如天之覆如地之載
元后作民父母無不盡其心以工作為名而採權
無已日以採權為名而增派無止期者乎臣願 皇
上思之推保護 懷綏之心降及于士庶坟墓廣憫
念畿輔之愛護無辜海隅蒼生垂憐矜肉醫瘡真若
痼瘕在體而除之必力救之必勤無使彼蚩蚩者謂
君實生我而反凌我以生將書之青史使與古之視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孝

孝

民如傷取民有制者分類而軒輊之也漢臣諸葛亮
之告其主曰官中府中俱為一體賞罰臧否不宜異
同至哉言也可為君天下者法矣今採權諸使與地
方諸臣參錯行事肺腸既別意見難同一有未同勢
必互相執奏則惟有下之部議為不易之休該部量
度取中必期于上不病 國下不病民以當 聖意
設未當也更議之不為過而乃于諸使之奏朝入夕
發有欲必從凡該臣衙門咨札者臣亦汗顏涉筆靡
有虛日至于地方諸臣殫精而畫會不得咨札並行
皇極公平之政斷不如此況諸臣所謂公平持正不
致誣上以行私者以有廉察勸懲之典在而諸使中
孰賢孰不肖人亦有口謂宜勸賞其彼善于此者懲
創其播惡于眾者以昭示天下則 皇上思威一視
如雨露雷霆無所偏施雖非可久之道亦一時平明
之治也臣聞昔言災異者以為 天心仁愛人君矣
非以其聞災而慎反異為祥乎可一二年來災異頻
仍不聞修省 皇上豈以諸臣之言禍言亂者為不
然之事而天未足畏耶抑別有所好樂奪其恐懼憂
患之心也夫言天者言其理耳必欲事事相應如京
房之說則春秋何以不著必謂災異無關於禍亂消

弭無事于修省則春秋又何以屢言先王惟克謹天
戒杜之于禍始遏之于亂萌故能使其未然而不至
于已然如俟其已然以為應驗則悔無及矣 皇上
試觀歷代史冊國家興亡孰不有禎祥妖孽之兆乎
以貞之後世可知也倘無溺晏樂而以一理正其心
無紐目前而以將來惕其慮則必不以天道為遠必
不以人言為近而恐懼憂患以圖昭格自不能已矣
不然者人且以為棄天棄天是時君世主之所不肯
安者而臣敢以為今日願乎臣又觀宋臣張齊賢之
疏有最切于今者其言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三

考

百勝不如不戰而勝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狄亦
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儲軍撫馭得人但使峻壘
深溝蓄力養銳少逸自處則邊鄙寧而民獲休息是
言也負才喜功者之所不樂聞而忠于謀國者則服
之如藥石信之如著龜萬世不可易者也今天下民
窮財盡帑竭府虛各鎮兵餉後期變屢見告則惟是
數年師旅之耗以至于此幸茲偃息有期宜無容贅
第恐疆場之吏習見一方起釁各省征發吾何殫而
不為于是更局復起蕭牆不戒顧吏是圖而天下之
勢日入于機視而不可支矣臣願 皇上繼今以往

一意內修寧主于不戰而勝無幸其戰而必勝凡邊
吏之善撫諸軍不擾夷狄者加之賞而虛張傲報生
事邀功者置之法則不惟存中國物力于閭閻之中
活兩地生靈于鋒鏑之外而信義既立人心服從夷
蚩犬羊類乎亦必須 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矣凡
此皆臣所謂大體之當崇者大體崇則 朝廷尊
朝廷尊則天下之志一奸宄何敢生心妖言何能惑
眾如徐碭閩越三晉諸公麼趙古元輩何至勞訪捕
紛紛如近日者乎然而致此非難也在 皇上一念
轉移一日詔諭即歡聲雷動不崇朝而風行四方其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三

考

欣欣相告效嵩呼而續華祝者且達之殊方異域無
同然矣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臣誠不
勝願望之至奉 聖旨留中

乞查礦議異同并重責成疏

萬曆二十四年九
月上

浙江道御史黃華秀

臣惟聽言之道必以其事稽之則言者莫敢飾實故
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臣伏聞邸報見陸松曾
長慶等條陳開礦事宜既稱其利如彼矣乃科臣程
紹等又力言其害如此利與害臣愚珍故未敢定其
指歸然言利者證之 世廟言害者亦證之 世廟

臣以爲此一事也不應舛錯若此竊意 世廟去今日未遠文卷簿冊應有可查 陛下試勅該部 先朝當日胡然而開胡然而止其所得之利孰與所失之害一據案可明也果松等言實乎則必然之利佐國家之急官帑不傾民力不殫此所謂不竭之府也祖宗故事誰敢故違後有言者罪以阻撓百喙奚辭如科臣之言有徵也則無論其別有不必然之害而卽其無利 先朝已中止矣今日奈何爾無益之舉紛紛錯出以招萬一有之害乎豈嵩等能以天地爲爐萬物爲炭陰陽爲冶別有神輪鬼運之術乎不然

神廟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四

辛

其欺罔既明臣以爲可正之以法使進言者不敢以當事漫試於 陛下之前 陛下亦因是而可以知忠邪之辨又參伍之說也若謂今日不用官開與民收利視曩者不同乎則又不應援 世廟之事爲證假飾說以欺 陛下也且利在則爭人衆則亂苟非盡統於官勢固不能息爭止亂也民六官三之說臣不知松等何以行之倘 陛下欲姑試之乎則以請就近暫開一路俟其長便然後將產礦諸處逐一開採此不過外府寄之未爲晚也不必遽以未賸之利遣使旁午輕傳呼召以搖人心也臣故曰礦之利害

兩言可決也抑臣又有獻焉今日開採爲 大工計也傾 大工所需值財乎哉人亦有言得任事之臣勝得百千萬鎰今工部尚書非所稱將作大匠者耶乃列名推補十未一用此臣之所未解也將謂左右侍郎亦足辦乎臣以爲此猶二之也天下有分理有總理其任不可溷也任事之權分則輕專則重其柄不可移也故官事無攝春秋紀之垂作共工虞廷咨之今必欲以待郎而缺尚書之任是六官可五九列可八恐非虞周設官之意也抑十人者未當 上心乎則未嘗試之如知其不勝任也此十人之外又未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四

辛

見明有賢于十人者也臣願 陛下勅吏部于十人中會推其尤者二員 進呈而錄用其一彼責任既專總成攸寄將羣職兢勸百堵皆興木屑竹頭綜理周密所謂 國家無涯之費者不知其幾十倍矣至於諸臣相俸在大臣固爲體 國之忠在小臣未必非迎合之意且爲祿已薄所濟纖涓而遷轉不常又成畫餅襍沓陳請體統更乖徒使遠邇我惑真以爲府庫空虛而卽 二官之建亦待括諸臣之俸甚非所以誇遠夷隆 中國盛大氣象也臣請文臣自閣部卿寺而下武臣自公侯錦衣衛堂官而下如兵馬

司經歷千戶等員量行議免或自今日爲始已捐者姑俯從所願以後有請者盡行停止以示養廉勸士至意使天下明知 朝家一體之誼人人仰荷體恤之恩將恪供靖職爭思圖報視錙銖之助何啻萬一間有猥瑣雜流以貴爲官惟利是視棄捐於此安知其不取償於彼而以助工爲鉏耒哉夫審效程功至明也推誠委用至聖也體悉羣工至仁也 陛下以仁聖明哲握樞於上令諸臣真實忠盡效力於下將皇圖與天壤並悠久論 帝居永固已哉伏惟 聖明裁察如果臣言不謬乞 賜採納 勅下該部查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聖

孝

覆施行臣愚幸甚

宗社幸甚

兩宮災陳言疏

萬曆

浙江道御史朱吾弼

臣聞天人之際應若影響災祥之來動有象類謹按漢書五行志曰賢佞分別官人有敘率由舊章禮重功勲如此則火德其性矣若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魯成公三年新宮災劉向謂成公信三桓子孫之讒逐父臣之應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謂宋公信讒逐其華大夫奔魯之應變不虛生言非妄謬頃者變故挺災見於 乾清 坤

寧等宮肇成達寅驚動 聖母震駭都城致 聖心惕息蓋不測之變爲非常之譴其漢臣董仲舒所稱警懼者耶惟至誠可以格天惟修德可以弭變故商湯有六事之責而霖雨降宋景有三言之仁而災惑移讀 陛下責躬 諭旨諄切反咎固旦暮皇皇如也援古驗今 陛下果賢佞分別官人有敘乎率由舊章禮重功勲乎抑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讒夫昌邪勝正乎臣謂火之失性至災 宮寢舉 陛下熙聖攸寧之所暨金珠寶玩之儲一旦鞠爲煨燼適在大逐臺省諸臣後若與劉向所論魯宋災者符則今日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聖

孝

之火 天心實念忠直屏疏庸碌尸竊臣應首蒙斥竄避賢路以膺 顯赫之威者而參之五行志則別賢姦由舊章 陛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尤宜首加之意焉此臣所爲以亟躬禱謝 親朝講錄忠直爲今日消弭第一 請也夫 聖明下罪已之 詔致省躬之誠正臣子不避忌諱可以極言得失 盛際臣獨 請亟 躬禱謝 親朝講錄忠直者誠見陛下深居 宮禁臣下隔絕惟官官妾之逢迎無賢士大夫之規諷舊章之不率由已非朝夕倘欲皮躬切責不至 躬禱謝 親朝講錄忠直心悔前日

之非力圖今日之是祇襲 下詔之靡文仍用留中
之故套諸臣諫納者將曲譬婉喻罔從啓其釋將危
辭謹論罔從登其聽將連篇累牘指陳是非利害如
燭照數計罔從獲其詳覽而采收縱緣災異言者優
示曠蕩總歸空言靡補奚殊緘默諸臣思覲顏就列
不如去之爲快嗟嗟令言者至於以去爲快 盛時
景象可畏矣臣願 陛下穆然思播然省撫 上天
之意得毋曰 陛下數年胡然 官居而不郊祀也
胡然 官居而不 廟享也又胡然 官居而不
朝不講不信仁賢以空虛其 國顛倒其行也是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聖

李

宮之爲祟也以 宮之爲祟而燔其 宮豈非 靈
長之景運深於 帝眷 陛下之仁聖克享 天心
欲錫以純嘏第虞其傷敗故自 官居未出以來日
食星隕火光震地旱澇稂莠倭虜緬播災變之作睡
不絕報史不絕書 陛下恬不爲意 夫人以耳目
弗及莫或警懼先以 北上門災矣 西華門災矣
已驚 陛下耳目茲復災及 宮寢是譴告之不足
繼之以警懼惟斯其時詩曰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
之方蹶無然泄泄 陛下可復憲憲泄泄爲耶則欲
祈 天永 命禳災登治必沛發 明詔思與天下

更始 躬禱 南郊匍伏 九廟彷彿桑林自責之

虔 朝講亦如常期還初年之 徽政守 聖祖之

芳規隨 諭吏部查經降斥忠直敢言之士分第其

等或 召還原職或超擢重任或量起序用而林莽

遺賢卑遠正士並得闢其忠矣於是 孝養之不可

不常親也 儲位之不可不蚤定也賢邪之不可不

別白也召取之不可不遴發也章奏之不可不批答

也刑罰之不可不慎簡也貨財之不可黷情好之不

可偏名器之不可濫 畿甸之民不可累海宇之力

不可竭而肆赦之文不可已也彼忠直見錄之士必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聖

李

有疏於 御前閣輔講幄之臣必有引古道折時政
者茲諸臣奏牘中千百言所不能徹者可面決以一
言在臣下免煩激之擾在 皇上省披閱之勞慰一
時誠懼之情成萬代瞻仰之舉 陛下春秋 鼎盛
血氣方剛只一覺悟振奮問曾何苦而憚之董仲舒
所云事在勉強而已春秋傳例曰人火曰火天火曰
災 宮庭嚴邃回祿災蔓其爲天火甚明 陛下邁
國運之隆昌體 天心之仁愛反災而爲祥轉禍而
爲福臣熟計修省亟務非 陛下 躬禱謝 親朝
請錄忠直羣賢必弗靜 天意必難回臣故以爲消

弭第一 請也臣又攷昔魏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

避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喜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寶之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避正殿羣臣皆素服而弔今已復殿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於其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有所穰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喟然歎曰善臣於陛下今日之災敢竊附公子成父之賀并取其藏於四海之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聖本

孝

說爲 陛下獻鳳是以後幸毋復作篋櫝之藏以兆災也或者曰 陛下聖明欲持 乾斷往往意所將行以人言輒止噫好問拜善聖帝懿矩止輦轉園英誼美談 陛下詎不見及此耶夫天之視人甚信古之視今不爽伏惟 陛下欽若 昊天儀刑古哲痛自刻責惕勵憂勤如果臣言可采除 躬禱謝 親朝講 陛下傳 諭擇日次第舉行外卽將臣疏勅下吏部查前忠直諸臣列名上 請盡賜錄用庶省皆實心修皆實事無負仁愛之 天心永衍昌隆之 國運則 宗社幸甚臣無任隕越待 命之至

乞禁開鑿疏

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上

四川道御史陳燧

近接邸報見大興左衛中所百戶王遇桂奏爲敬獻奇異銀礦兼徵遺漏錢糧以助 大工事奉 聖旨這奏內南直隸寧國池州府等處舊產銀礦封禁開採有裨國用准差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邢隆劉朝用不妨原管事務帶管督率原奏官民前去會同撫按等官照例開採銀兩解進不許擾害地方寫勅與他其鋪面門房比照順天府例每月征銀三分便着南京內外守備會同部科及撫按等官查議明白奏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聖二

孝

龍自徽州府大彰山發脉由寧國等處迤邐而來不
過數百里載在地理諸書及今堪輿家歷歷可稽其
間有起爲少祖者如人之有頭額有束爲過脉者如
人之有頸項有布爲撓掉者如人之有手足精連氣
貫一傷百傷此其關 孝陵不甚重乎而忍於加鎚
鑿耶況太平爲 高皇帝開天第一郡而徽寧池三
府則又皆爭先款附竭輸輓佐軍興 高皇帝所用
以平一寰宇者也故 鴻業旣成之後屢勤 詔旨
特爲蠲租且曰朕世世子孫毋忘此郡民也 天語
皇皇播在簡冊等因又據廬州府揭稱本府與鳳陽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四人

孝

連界去 皇陵僅二百里而遙按 皇陵龍穴自岷
發脉蜿蜒而來江界乎南淮界乎北由英霍至於野
城復起少祖之山高巖連雲名曰猪頭尖折而左則
爲武涉 山而盡於六安折而右則爲鹿起諸山由
廬江無 而盡於裕溪江口其中抽一枝則爲紫蓬
溪雞鳴 山橫亘合肥而爲遠障復行百里起平頂
大紅諸山雄視定遠而爲近障乃出洋三十里方結
禁穴以鍾王氣而肇子孫萬世帝王之業譬人一身
丹田其結穴之處而咽喉其過脉之衝咽喉受傷則
呼吸不續而命蒂其能固乎萬曆二十五年間詹事

府錄事曾長慶妄以已意疏 請霍丘六安之間可
以開礦奉 旨下部該戶部覆議謂廬州去 皇陵
不遠恐傷來脉題奉 欽依停止在卷等因具揭前
來臣等三復讀之伏念南畿勝地相傳爲南龍所結
真帝王都三國吳都之東晉都之宋齊梁陳南唐皆
都之而真龍正穴獨歸 皇祖此天之所留以貽神
聖而弘丕基昌後嗣者也 陛下仰承 聖祚豈不
思本源所自豈不願 國脉靈長區區以 大工故
一旦下開採之令而不顧 皇陵之所屬不察氣
脉之所自來不審利害之關繫最大此皆王遇桂奸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五人

孝

膽彌天敢於嘗試 陛下而 陛下誤聽之耳夫使
南畿果可開採方今言利煩興礦使四出頻年以來
且及極邊與荒亂之境矣獨遺此不言而待王遇桂
始言乎蓋諸人之不言者誠畏有 祖陵在而王遇
桂輒言之臣等故知其嘗試 陛下不意 陛下遂
聽之也屬聞南畿士民見說開採日夕號奔相揣揣
焉以毀其墳墓傾其室廬爲懼嗟嗟彼自爲一家計
者猶如此其急而況自爲 宗社計者獨不念傷
陵脉乎意者見小利不虞大害耳不然 陛下聰明
仁聖海內著聞如往年淮水汎漲可憂在 泗陵也

陛下赫然震怒罪河臣而軌視其職去年 孝陵守臣失事被劾在私署也 陛下亦赫然震怒至降級而尋奪其官凡若此者皆明知 祖陵爲根本至重也乃今於 皇陵過脉之所聽其穿鑿任其震憾虧根本損元氣截地維傷 國脉震搖 皇祖在天之靈莫此爲甚就令開採其間山靈盡礦沙土皆金可輸而實諸 內帑誠恐 陵脉損傷事變叵測卽瓊林大盈土苴棄之矣 陛下又何利焉而爲此耶且陛下旣聽王遇桂之請擬有中官矣而必督以守備太監邢隆劉朝用豈非以老誠任事不致輕舉妄動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五十一

滋擾害乎夫二臣老成公慎臣等稔知獨計奉 命以開採爲事將惟礦是求一切龍脉攸關如各府諸山所稱爲少祖者過脉者遠近障者頭額頸項手足者恐不暇顧聽同原奏官民徧行開挖則根本必至動搖 王氣必至散洩異日者變故叢生臣等不知其所終也 陛下安可不早辨乎如以爲 皇陵禁地離各府稍遠臣等考之經云尋龍千里非迢遞又曰大龍千里費推尋蓋帝王之穴其來龍延蔓廣袤極其遼遠今所開採近止一二百里遠不過數百里安能保其無傷龍泄氣之患也伏願 陛下反覆思

維權度利害猛念 祖陵爲重於此竭其仁孝敬慎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亟收開採成命而重懲原奏官民夫刻印銷印非豁達大度之主至今傳爲盛事者乎 陛下以此同符漢帝上可以安 聖祖之神靈下可以延子孫之福祚 王氣攸長 國脉綿遠而 皇圖其鞏固矣此臣等所大願也臣等身司言責目擊事端不得不披瀝血誠冒干 天聽儻不以所言爲謬將寧池等處持 旨免行開採萬一惑于先入牽于垂成而不能自決伏乞 勅下戶部都察院覆議上請可否施行地方幸甚 宗社幸甚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五十一

乞容諸臣盡職疏 萬曆 福建道御史孫居相

臣聞 國家衆建庶官凡以共衛社稷故官得其職則事治而 社稷安官失其職則事廢而 社稷危此古今不易之理也我 太祖高皇帝甫定天下卽諭羣臣曰自古君臣本同一體若君獨用則臣職廢臣不任則君事勞君臣之間貴在一德一心以共濟天下大哉王言真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我 皇上初登大寶虛懷用人一時官備職舉事治民安說者謂萬曆初治媲美 祖宗豈非任人之明效歟嗣是

深居靜攝稍稍倦動心有所獨嗜於是有輕視天下之心意有所偏信於是有過疑羣臣之意舉內外大小諸臣無一足當 聖心者是故缺者不補補者止令備員廢者不用用者僅取充位職業不修政事盡廢未有甚於此時者臣請得而備言之如閣臣以論思爲職者也自 召對不行疏陳不報堂陛之地若隔九閭是閣臣不得其職矣吏部以用人爲職者也自野多遺賢官懸空位內外壅滯有如積薪是吏部不得其職矣戶部以理財爲職者也自武弁言利宦堅持籌官民匱竭有如懸磬是戶部不得其職矣禮

部職在典禮自 郊廟襲代攝之文山陵乏拜掃之

儀大祭大禮竟成缺典禮部之職何在乎兵部職在

詰戎自權璫弄禁兵於西郊儒臬殺屬夷於滇南煽

亂損威僅同兒戲兵部之職何在乎刑部職在乎冤

自忠臣繫無罪之獄罪人逃天討之誅是刑罰之用

不得其平而刑部之職何在乎工部職在營建自

前殿無 臨御之地後宮修傳造之役是工用之興

不得其當而工部之職何在乎都察院以紀綱爲職

者也邇來僕隸下賤辱殺 命官掃除廝役毆傷宗

室都察院曾不得執罪問罪以振揚風紀是可謂得

紀綱之職乎臺省以諫諍爲職者也邇來忠鯁之言百發不收立仗之馬一鳴輒斥臺省曾不得明日張膽言天下事是可謂得諫諍之職乎撫按以彈壓爲職者也邇來刑餘銅臭擅行叅劾虎翼猴冠吮民膏髓撫按曾不得詰姦鋤暴以信此簡書是可謂得彈壓之職乎藩臬以承宣爲職者也邇來銳意調停者指爲阻撓苦心節愛者動見掣肘藩臬曾不得宣德達情以惠此屬邑是可謂得承宣之職乎守令以牧民爲職者也邇來勞心撫字者以逋稅蒙叅實心爲民者以讒言被逮守令曾不敢任勞任怨爲窮民作主是可謂得牧民之職乎夫內自各部臺省外自撫按藩臬以及守令則盡乎天下之官矣今求得盡其職者無一人焉然則 祖宗稽古建官豈其漫無責成而徒爲是冗員乎我 皇上重祿養士亦豈其糜大官之祿而徒養無用之人乎必不然矣故諸臣有職而不能盡是諸臣負 陛下諸臣之罪也諸臣欲盡職而不得盡是 陛下負諸臣不獨諸臣之罪也恐於 聖德亦未必無少累矣矧政事日見廢缺治道日見乖違天變於上人怨於下究且土崩瓦解不可收拾即使金玉珠寶亘地彌天竟何救於危亂之

勢哉夫諸臣幸際風雲光依日月類欲致明主於三代之隆以少副其幼學壯行之志今乃以職業不修之故仰累 聖德兼損 聖治則諸臣之罪益大矣臣之憂滋深矣用是不避忌諱輒爲諸臣爭職掌然非謂諸臣計也蓋區區赤心知爲 皇上之 社稷計耳萬一臣心可亮臣言可採伏祈 睿降勅旨明諭內外大小臣工各修厥職勿從中格勿使外撓勿迹信而心疑勿陽予而陰奪悉予便宜聽其展布亦非爲諸臣計也蓋任人圖治乃我 皇上自爲 社稷計耳臣思及此臣心良苦臣言及此臣心欲吐臣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五十四

孝

知無能爲也所恃 社稷有靈或能默啓 聖衷頓悟理道庶幾君臣一德大小協恭 社稷之慶永綿於億萬禩後萬曆之治愈光於二十年前矣臣不勝瀝血焚香叩頭懇祈之至

計典屆期敬列吏弊與察吏之務疏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

浙江道御史劉蘭

臣竊惟察吏安民乃 國家治內第一義未有吏治恣肆而民生不憔悴者亦未有民命彫殘而國勢不枵枵者此其所關非細也 方今雨暘不時災沴沴臻陽候作祟於東南文愍煽虐於西北聞小民貨妻

質子不得一飽茹草剝木僅而偷生請救不報請蠲不得流離轉徙所在罄罄而復以貪墨之吏魚肉於上助水旱爲虐民苦湯火有挺而走險耳故救時之務莫先於察吏吏之酷與貪相需而貪尤酷之本也吏之守與令並重而令於民尤近也臣請先言吏弊而後及課吏之政可乎州縣長吏號曰父母則撫摩愛養猶其子也其能體父母之義而克自砥礪者夫豈乏人乃中材最多而漁獵其民者固自不少政以賄成於今更甚若火耗之加倍多收贖錢之重罪取盈此相沿敝習民稱不堪而況有進於此者多方搜求巧生枝節或錢糧輕少毫釐輒加十數金之罪或罪擬無可加者又增數百石之罰或濫報大戶以脫差而市重賄或廣召納吏借免役而攘厚貲或取行戶鋪戶貨物無算而價無分毫之給或令里役戶役備辦供應而累及雞豚之微或指彈盜而舉窩戶至傾良善之家或假繕修而開募緣祇克谿壑之欲或罰紅紙百刀以作紙價而折納至百金之外或派各役多金以克見面而科歛遍郡邑之民或額外多罰倉穀支給行役而扣工價以入囊或寵任吏書門役信憑誑索而輸金錢於暮夜又其甚者視官庫爲外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二十九

奏疏三

五十五

孝

府公然攫歸私橐而吏而敢詰查盤則借銀以遮飾及至離任則開難完之濫贖以抵庫數而致累賠補者有之視小民爲債主泛然令人索貸而券不敢問稍慳則縲絏以示威及至入手又較銀數之多寡以爲好惡而如棄尾閭者有之諸如此類難以縷悉慮誅求之不遂輒用淫刑以逞暨囊篋之既克遂至放縱不羈虎冠之吏羣飛而噬人蠅營之役四出而攘奪蚩蚩愚民敲骨剝髓以應其求猶懼不免而彼且輸厚貲以結上之歡借輿援以徼上之庇萬姓含怨衆口稱賢身處下流名列上考此州縣吏弊之當懲者也太府師帥一方苟能正身率下羣屬自凜然奉約闔郡賴之乃其體面已重而瑣細弗親誰不表表自好故賢者常多間有一二廉隅不飭性行乖方者則貽害滋甚或視逢迎以爲愛憎或憑苞苴以爲是非遇節逢辰官屬絡繹於道公見私覲筐篚克物於庭或席捲而無遺或精擇而揀受諧媚之輩奔駑若狂惴惴之吏應接不給一意庇邪百端漁下屬吏既傾心以奉上小民復剗肉以代償上以蔽司道之耳目下以竭黔黎之脂膏不檢者一人而荼毒者數百里或數十城矣此郡守吏弊之當核者也監司專制

一路提衡數郡儻其方正嚴明自然風清弊絕諸屬吏兢兢救過下民受福無量惟是晏安者巡歷不及於郡邑優柔者法令不行於姦邪甚且較隆衰於屬禮定殿最於趨承下吏之迎合恐後上官之賢否不明徒同貓鼠之眠養成虎狼之噬法度情竅部吏縱橫豈堪彈壓之司有媿保障之任此監司吏弊之當清者也佐領小吏以貲得官本根原自不清而近復以納級納考挖年之輩處之甚有一等赤手棍徒衆共助納以待償於任者此輩皆巨猾巧算所欲速化者何爲彼其心未嘗一日忘吞噬也故一掛除籍則廣借京債一到地方則取償小民持厚禮以媚長官借庇護而逞貪肆席未及暖而索負者至矣乃商令衙役向家溫之民稱貸齎送如投餒虎無敢不應者長吏得其餽遺或爲所鈐制聽其剝取略無顧忌索常例受呈詞責真盜詐良民擅科罰剝糧里正晝攫金遍地攫利濫用桁楊事事敲朴種種不法欲實難填間有堂官刻勵精明稍加繩約則騰蜚語肆中傷愚民吞聲飲泣莫敢誰何此亦小吏弊蠹之當剔者也今值大計羣吏之時正功令一新之會痼習已深極重難返不一大創之不足以振惕人心而挽回

世俗考核誠不可不精矣臣以爲莫若信賞罰

祖

宗朝督治不法吏甚嚴卽今律例具在豈容寬假至於宴賞紀錄以獎借賢良破格超擢以激勵人心自是皇上已行之政而今不復覩矣貪吏本借官豐殖恥辱原不介意幸掛彈章稍見公道而及至行勘又多從姑息彼揚揚得意而歸廣置田宅混迹縉紳亦何所懲創乎今宜於貪酷者務究其實盡追其賊得情無枉卽如律究遣其僅從褫奪者仍移文原籍揭示曉諭勿得混冒冠帶濫叨優免原籍守令卽以平民待之使不齒於鄉里方可爲不肖者戒至於卓

南齊書

卷之二十九

漢書

卷之二十九

漢書

異賢良委應修舉宴賞故事 頒示天下超擢異等如以知府而陞光祿轉參政往例可循間一陞轉以爲賢者勸此或亦鼓舞之權也又莫若重連坐 方今法紀敝於因循表率旣爲長厚一味褒美兩可模稜養姦蠹民莫此爲甚此亦屬吏之縱肆造報之舛誤於已無損而何事深求也今宜通計其所屬之數有隱漏不肖一人妄報良吏一人者體訪得實該府卽署下考各道兩司以次遞加舉報不實並以溺職論務在必行不少假借至於佐領縱恣長吏不行覺察亦應以鈐束不嚴坐之而該道每歲必巡行郡邑

二次無徒爲虛文塞責無徒任吏書爲市專一問民

疾苦察吏淑慝減騶從務節省屬吏有過於承奉者卽註於詬媚仍行戒諭而該府亦時出不意間往各屬巡行阡陌勸課農桑觀風問俗之餘村夫田畯之口吏治可得強半如此上下相儆好醜相關莫敢以差謬應者此或亦綜覈之術也又莫若停加納夫漢補貲郎司馬遷病其吏道雜而官職廢 國計雖貧豈必藉此今宜將納級納考挖年等例有礙選法者一槩停止如以時訕難罷第令優以散秩如鴻臚等衙不得使預有司之選以遂其貪求佐領之缺務以

南齊書

卷之二十九

漢書

卷之二十九

漢書

實役實歷者選除或補以貢途從優陞轉彼尚自愛而重犯法此或亦澄汰之方也又莫若重循良漢世良吏不過曰政平訟理厚德讓而已今則以巧營爲尚慈祥醇謹之吏趨逢不勤於上官竿牘不通於顯貴一意修政愛民別無營慮而炫材騁巧剋剝善逢者乃凌而出其上民之受福則此不如彼而上之獎許則彼不如此何以挽醇風乎今宜嚴加體訪其修職寡營不求人知者拔之沉晦之中巧宦鑽刺聲名赫奕者察之矜悅之外勿以迂疎介特而目之爲庸勿以廣交延譽而目之爲材則貞士得以養眉良

更不致落魄此或亦敦本之政也若乃 計典事宜
言者已悉而所 責之以實尤爲確論蓋居官任職
惟仗此實心實心任事何事不可成實心爲 國何
處不可勉若徒託之空言轉眼便還故轍又若行之
鮮終多言亦屬虛文其於吏治民生終爲無補而其
本原之地又在 朝端源濁而末流之清不可冀矣
伏乞 皇上俯賜裁察如果臣言不謬 勅下吏部
嚴加申飭務在舉行則賢者有所勸而不肖有所懲
未必非涓埃之一助也時當計吏故就其切近時事
者瀆陳若此臣不勝瞻望待 命之至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三 本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目錄

奏疏四

大政類四

國勢瀕危亟圖消亂以終聖治疏

福建道御史王萬祚

建酋悔禍非真乞勅邊臣修備伐謀疏

浙江道御史王萬祚

浦城奉 旨議修泊岸用工最緊疏

浙江道御史傅宗臯

聖政日異聖心難解懇乞省悔改圖疏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目錄

陝西道御史宋 槃

館選儲輔所關真材難得遴拔宜精疏

湖廣道御史陳玉輝

留都武弁困極襲職事體宜酌疏

河南道御史郭一鶚

災異游臻譴告愈切亟圖急務以弭天變疏

山西道御史孫光裕

酋賊罪在不赦王師慮宜萬全疏

陝西道御史趙 紱

東省賊氛甚惡重地周防宜急敬遵 勅書

募足原兵以固 疏

右僉都御史徐必達

恭報 其日期併計目前日後事宜以護

陵寢以固根本以靖地方疏

右僉都御史徐必達

憲務類

憲臣玩忽廢職懇乞聖明俯賜懲治以重考

察大計疏

右都御史劉斯潔

御史貪肆不檢假公濟私乞賜罷斥以肅風

紀疏

都御史辛自脩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

二

仰承德意條舉清查未盡事宜以肅吏治以

安民生疏

都御史辛自脩

乞酌議臺規疏

廣西道御史黃仁榮

考察事竣被摘陳乞特賜罷斥以重大典疏

都御史陳有年

留臺繕葺久曠憲治傾圯難支懇乞 聖明

照例 勅修以重風紀疏

僉都御史丁 賓

覆何御史告病疏

掌院事兵部尚書祁伯裕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

奏疏四

大政類四

國勢瀕危亟圖消亂以終盛治疏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上

福建道御史王萬祚

竊惟天下繫人主一心人主傾心以爲天下則天下

亦傾心以戴人主儻自爲一心則天下亦人自爲心

古之英哲將車求輔綱戶徹桑簡任賢能徧布在位

樂聞忠讜以匡不逮精神罔敢怠遑斯政事靡有缺

失而天下又安夫天下人主所自有也自爲天下計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 奏疏四 三

復何疑何俟不急急然圖之矧菑害並至危亂在前

中外惶惶共以爲憂而猶紐優游泄泄之習忽老成

灌灌之謀哉 陛下天縱聰明直足繼軌堯舜臣下

莫敢望羣小不敢干是古今不易有之資也在宥三

十七年版章孔厚 聖子神孫宜君宜王是古今不

多有之福也以如是之資躬如是之福宜樹善則以

垂後昆完令名以光史冊有初鮮終必不其然惟是

祖宗朝臣僚章疏朝奏夕發嘉隆以來待 命不過

二三日萬曆初政流覽遍照緝熙彈心批發如期後

乃漸緩尚未寢閣大都 陛下於諫言始則喜而不

怒繼則怒而不棄迨今則徑棄之矣既不見喜亦不見怒付之塵封山積見以爲不足較亦不足採者言者若投石於千頃之淵焚符於九天之表唇舌已敝伎倆俱盡莫識所從夫諫言有當有否而必不可停閣諫臣可罪可逐而必不可厭棄不知陛下從何有此僻見從何得此奇訣自絕於羣臣自絕於百姓自絕於聖祖神宗蒼旻後土舉無缺金甌而甘自壞之哉臣受命南馳道出涿鹿過齊魯故墟由徐歷淮見流離載道荒蕪罕治民稱五月不雨三農失望長條現而赤地飛蝗起而蔽天無登場之稼無入土

南齊書卷之三十 奏疏四 四

之麥陂隰萑葦盡充蟲食彌望皆禿村塢壞垣半是鹿場逃亡殆盡棄兒號於溝畔土偶暴於日中及至留都聞臣鄉兩浙閩廣江右泝號肆虐洪濤漲天幾取爲蛟龍窟宅士子淹死秋試改期二百年來曩未有此及閩邸報則晉楚宋豫延邊省郡無處不報災無處不請採垂死待哺天聽高遠夫民均之死耳與其餓死而莫恤孰若爲亂而倖生鬼哭狐鳴蜂起鳥集與上爲仇直須更事耳此臣目擊耳聞臣實寒心天下未有如此而不亂者猶恃爲安厭人之嘵嘵乎人情所畏莫如天雖往徒悍夫與之立雷霆之下

靡不色變所愛莫如子雖庸衆迷人語之教所生之子靡不色喜今異變頻仍儲教久闕視爲故常夫於天不懷畏誰復爲可畏者子不足動念誰復爲動念者古者三孤三少六相四友五臣十亂今輔臣寥寥任其垂涕泣而道將顛大厦果可以一木支乎南北大僚五十餘員試思在列者幾人不補者幾年豈祖宗皆不善理財設此虛曹糜國家之廩祿耶抑必不可無耶知人堯舜所難好惡聖人必察不能自知而自察之則久登荐剡者宜賜環久掛彈章者宜賜玦甚易事也總之混而不報豈心知其可用故令

南齊書卷之三十 奏疏四 五

待衰耄之年心其難留故令受汗詬之辱乎公論百年始定者賜生還以明有恩廷尉論死無赦者詔顯戮以示有法亦甚易事也總之寂而不報則禁錮鬱死於旅邸罰不疑太重而養養生全於福堂者罰不疑又輕乎黑白之鏡宜懸而不懸致令相訟相傾幸有虞讓能協衷之雅去留之柄宜操而不操致令自逐自去成衰周板蕩離散之風進退惟谷朝野共嗟嚴旨遲下國體已褻藉令實見得是則昌言可拜實見得非則震驚可聖疑似淆亂宜下司衡廣容共酌妥確覆奏不過三五晨夕新舊檢閱批發可了

令天下曉然見 聖念之無他豈不是非邪正還之
公論喜怒威福歸之 朝廷臺省部院各得其職隱
顯奇平各服其心不亦俊偉光明稱赫赫濯濯大業
哉 陛下何憚而不爲此密勿親信大臣職在論道
格心燮理元化贊襄政本而已今部曹大小諸事堅
不得請勢不得不轉藉於相臣之揭帖以相臣而下
代部勞其心良苦而事體已可駭矣乃猶不得請
官府勢隔排闥有禁盈盈咫尺之地義義天門九關
勢不得不耳好音於聞者嗚呼以四海九州之務懸
於聞人之一線令人念之豈不神慄以 明良皞洽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四

六

之朝而士君子日昂頭祝天俛首視地叫闔不能悵
色無主令人念之寧不顙汗乃聞者猶未得旨叩之
而無以應則亦附和竊嘆諉曰天運氣數莫能誰何
耳嗚呼天下事其遂如此無可奈何而已乎羣工百
執事既不聞聲音且莫測意旨以爲疏入不覽則暫
下一二者何以故疏入盡覽則停閣八九者何以故
下於輕且緩者而不下於急者重者又何以故意者
深宮之中所對惟宵人而宵人所伺惟喜怒 天顏
開霽垂意勤覽則奏牘當前 天威嚴重稍不欲觀
則欽足退立其人而賢如 先朝阮安金英懷恩之

流則急務大事前列而次第其餘卽叩頭流血泣請
無傷也苟非其人則安危緩急之故原不關其胸中
寧肯以躬觸怒度 皇上所厭聞者而復之其無碍
於 宸衷者而進之日復一日竟成莫覩雖閣門所
進每日自有成數 神鑑所燭必至索覽無遺寧有
是乎而私憂過計謂亦情勢所有皆由 皇下厭棄
諫臣一念使然耳甚者如滇南之獄書遠左之罪案
假孝順而肆反噬之惡璫久爲民而猶固戀之婪撫
宜褫職而仍加爵之奸弁數輩者皆平日多藏敵國
善賄著聲之人道路愚民見影生疑輒心非巷議曰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四

七

豈其錢神有靈而倖生倖留至此耶天下有道則庶
人不議 陛下何吝片紙而令有此聲於愚氓間也
昔秦長史欣請事三日不得報曰有用事於中下無
可爲者遂與賊連和魏羽林軍殺人焚第明知不問
高歡退而散財結客矣往事可鑒乃舉動闇悖若此
刑罰不施威令不彰何以示宇內竊恐草澤窺伺四
夷誹笑矧狡酋嫚辭倨侮妖幻不時惑衆彼見燼殿
基冷若無可構之資官署草生如入無人之境而紀
綱法度又皆盡弛則潛謀不軌陰長異志者比比皆
是矧 皇上又懸瓊林大盈之積餽之哉天下阽危

若是尚不覺悟臣竊思之 聖衷之僻有三其一曰
自恃有藐一世之心謂心思智慮其孰愈我人情世
故久已諳嘗孰爲名謀碩畫吾姑置之耳其二曰自
驕有易天下之心幼冲踐祚富盛不移西夏東倭播
酋阿克不能爲難有見告者量無踰此吾且爲樂耳
其三曰自私有疑臣下之心高爵厚祿吾所宜靳得
無有借此市恩於人者乎山澤厚利吾所獨擅得無
有假之要譽於民者乎夫人誰無身家之圖而我豈
汝沽名之藉吾姑不汝從耳此念不改則必有旦夕
之憂何也臣見初春時訛傳虜至都門晝閉羣黎奔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四人

竄莫必其命繫繫魄喪面如死灰爭門出入蹂踐自
斃男女相失乘亂擄掠民間傳言 陛下曾於禁中
登高臺而望謂煙塵未起祇是虛傳假令當其時四
面塵起不知何以禦之據聞派官城守指不多屈通
填倉儲欲棄而逃將卒器具何者足恃塵起之日有
蚤有晚而要以此不能免此時散財募人嗟何及矣臣
曩爲中州邑令遭歲屢荒遠近州縣白晝都市羣盜
數百望屋而食揭旂僭號彎弓射城匿名期會取陳
劫汴雖有司旋撲旋弭然亂萌已見兼茲旱潦饑寒
相逼大呼隨處響應羣盜四起直抵京邑又何以禦

之內盜外虜腹背受敵顧此失彼又何爲計此所謂
旦夕之憂也又有萬歲千秋後之憂何也太子天下
本在早教諭與其以言訓孰若以身訓今 陛下以
不郊廟不朝講訓矣以黷貨積珍寶訓矣以疎大臣
拒諍臣訓矣又不令誦讀詩書覽千古得失預習章
奏知四方疾苦他日諂諛小人安知不以紹述之說
進卽忠言相告必且曰宮禁中自有家法也泰寧之
運難久 祖宗之福難徼曲突煙生燕雀將焚宮室
雨漂鴟鴞不憫貽謀燕翼之謂何所謂千萬歲後之
憂者此也山東牛怪人疴牛氏意義可釋謹告彰明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四人

天難忱斯一朝厭棄將如 陛下厭棄言者輦轂下
萬口哀控尚不得憐況以一人哀援於有皇上帝其
遂能轉而爲眷顧乎爲國之道似理身臣又竊譬之
九五初登訪落親政此人身少年時也今則令中年
後始衰時也少時神采英發血氣流動故能壯長無
羸癆之疾今則大異矣情性偏着嗜慾傷和異疾叢
生倉公扁鵲望而驚矣肺腑壅膈喉嚨乍梗吐納
常其名爲咽目耳聾啞股肱缺折偏枯痿痺其名曰
癱正氣鬱勃怨咨內潰腸鳴腹脹其名曰蠱三者皆
岐黃家號難起之疾風霾邪氣入之遂僵仆矣大盜

夷虜國之風霾邪氣也臣直爲此廩廩僥倖未至瘡之此其時矣標本並治當先援原懇乞我皇上乘平旦清明之氣盡捐成見虛已而思必且惕然懷懼化自恃爲謙抑化自驕爲勤勵化自私爲公溥意念勇猛教令明白高樹以的誰不爭射銳意用人豪傑自至銳意足食倉庾倏滿銳意強兵貔貅爭奮故臣特以化聖心之僻爲先自念自轉何圖而不成何求而不得輪臺奉天之悔百姓感泣齊威王悟大鳥之隱朝諸縣令賞一誅一奮兵而出諸侯震驚正今日事所謂治本之說也發帑罷稅速甦涸鮒不顧恃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四

十

有司之蠲與賑以明德意使民不至爲盜消匹夫持挺橫行之釁以絕內變正司農誤國之罪委現在倉場大臣速發九邊軍儲勿令枵腹而守責禦邊大臣繕甲厲兵實修戰具刻期以驗成效否則劍隨之勿虛弊相蒙臨陣致驅市人而戰勝算已得則不顧恃賞欸懾邊夷玩侮突來之膽以禦外變此治標之法也實乃至計匪屬庸談上聖至神豈不能繹此第言者愈切厭之愈深未選用臺省之先天下謂所重在言路雖間有斥逐尚有言聽諫行之望既考用臺省之後天下見所輕在言路名爲荷優容實有尸位

素餐之羞豈佞臣進說有曰我之量大彼之氣衰者陛下實陰用其言以爲得計乎不知好問好察揚善用中見聖帝之量大今適以狹小聖度胡可謂大廢弛空虛昏矇卑弱乃國家之氣衰正人怒髮方捐何時敢衰舍陽明煦之景而退爲重陰堅冰冷谷之居捐逸爽大通之塗而喜爲孤崖層淵獨立之險宣哲轉同愚狂承平頓爲叔季此庸醫進用毒藥令誤中奇疾而不悟也陛下何忍使人以國事委之天命氣運流涕仰嘆終莫能爲計哉古之人臣補牘復奏解衣危論不嫌頻複祈於舉行第恐臣言亦將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四

十

爲留中之續伏望省覽臣不任恐懼待罪之至

建酋悔禍非真乞

勅邊臣修備伐謀疏

八年四月

浙江道御史王萬祚

臣等接見邸報遼撫李炳一本爲建酋願去車價減貢夷退還地界事奴兒哈赤差遣火真稟驗貢本又續來回話朝貢事宜看得奴酋慕義相應准從以安反側以保孤塞姑行覆看的確等語似津津有喜色者據炳之見則一覆看而的實也東事遂可結局而守邊文武諸臣遂可晏然高枕哉臣等竊駭以爲不然自古夷狄於中國小強則掠大強則侵小弱則遁

大弱則臣彼惟觀我勝負之勢爲順逆之端故凡俛首抑志願供奔走聽約束而不敢悖者皆由我於鑠王師犁庭絕幕能令其魄喪心慄不然則彼國荒內亂兵殘力怯懼我一搗其巢穴而勢真能支耳有伐轍狁之宜王然後有震驚之蠻方有橫湯緒之高宗然後有來王之荆楚威靈赫濯誠可自信斯可以從順信敵今奴酋狂狡罪不可勝誅矣自李成梁趙楫棄地以來三年不貢嫚語相加曾遣一師問罪乎兩年間大勝長定諸處之敗積骸盈野生人被驅縮首畏虜醜狀可聞於鄰國乎而奴方陽爲鼯睡窺伺竊笑聞其練兵買馬信實必罰厚施以誘華人涕泣而斬乳父殺馬牛祭天統全寨精兵捲北關而窺廣寧矣又聞其日引重兵壓我靖安撫順之間累石塞路關口把截山下隱伏欽欽常如對陣思抗我兵矣又聞其收邊塞強民入寨盡教作精銳撤烏龍江一帶達于入內給堅甲利刃且日夜製造盔甲取中國匠鳥銃火器歸彼矣又聞其勾串諸西夷許人畜財物盡歸之而已獨得土地矣我之懈弛已極彼之雄梟方熾我方不諱爲大弱而彼且不止爲小強何所畏而求降我亦何者足恃而遽信其降使果出自本心

則同此一夷也俄而倨俄而恭何變態之速若此三月間邊報屢警旬日間回面易心此理之所不敢知者語曰鷙鳥將搏必斂其翼兵法曰詞卑者進也以此致彼度之無因以彼乘我最爲有隙彼誠見中國所極重而萬萬不可無戀戀不能舍者在酋之朝貢日夜祚求想望不可必得者在減車價減人數退還棄地之三事莫若乘此機誤我外媚以無益之小恭而內售以必成之密計使先受其醜毒而不悟而後旋騁其雄心耳目見九重震怒主帥屢易得無恐韓白衛霍繼之旦夕有搗巢之虞姑爲此緩我使新師兵出無名而奴國事可以萬全境內未經理者無不經理外夷未連結者靡不連結然後整戈而來如昔越人之詐臣吳者乎又得無垂涎我蟒段金銀之賞可助益彼犒師之用而我一許之則歲歲求增彼益飽而我兵益饑彼日逸而我民日勞如昔金人以愚宋者乎又得無冒頭目領賞時住京未久探視我國儲將吏虛實勇怯門戶關隘險夷屈折未盡熟諳乃今糾率腹心遍布耳目於所欲覽者悉圖以往如昔若水之圖江南者乎卽就來文繹之如曰我夷喫著穿用俱望中國爵祿衣糧其婪心已見又稱

青天王帝神之照鑒祖祖輩輩案卷見存明脅我以不得不賞又託言草地人役知道甚麼隱然露蠢酋部落羣逞之志嚇我以不得不厚賞如順其欲賞之是賞罪賞讎也不知當事何以籌此曩者貢夷入關計一千五百名隨從繹騷莫知其數今縱請十人准二人則尚有數百人此數百人者簡選而來無不一當十十當百有如精兵居前鐵騎蹂躪遼陽孱懦之民素畏其強誰能禦從入之衆而又揣上官大吏有喜其來之意又不敢不放之盡入彼夷匪茹而有潛師掠境之謀假道長驅之算是開門延敵藉寇兵而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四

十四

齋盜糧也此時倉皇悔之無及又將何爲計凡若此類者皆不可以不備也國家之患莫大乎耽虛名而受實禍狃小安而忘長慮稽顙稱臣者虛名也其權貽我而熟圖我者實禍也暫罷兵息民者小安也爲不必然之防備不可測之難者長慮也現前急務莫若選用將帥養練士卒繕治城堡蓄聚糧食嚴號令以一士心懃撫恤以安民志吾誠將勇而兵強城固而食足政肅而信孚則視奴如釜魚巢卵耳卽貢可也不貢亦可也賞可也不賞亦可也車騎自小車價自除棄地自復不然將弱而兵寡垣頽而食缺軍政

縱弛民心解散則今日貢明日叛矣賞之叛增重賞亦叛矣來人可減亦可增車價可辭亦可索棄地可還亦可侵猶恐其不爲貢而來爲襲我而來志不在車價在子女玉帛亦不在已得之閒地而在未得之全遼也此正臣子卧薪之時大將枕戈之日尚可矜以爲喜狃以爲安哉獨不見東夷封貢乎一小西飛辱中國殊甚平秀吉不死東事未得息肩此後車之鑒也或曰悔悟方新正宜結其懽心以消禍釁卽准與舊賞亦孰非羈縻之善術乎不知前此控馭失策今宜處置得宜背盟缺貢屈在酋不在我也誠知自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四

十五

悔何敢尤人彼若懷徂詐之心則亦惟畏兵夫豈畏賞衣糧金錢與其空費之以飽敵孰若留之以養我兵乎明王有道守在四夷惟以固疆圉保我元元爲上策而貢不貢不計焉蓋所急在貢則彼反以貢牽制我而權爲夷狄用不急在貢則我得以自恃威敵而權爲中國用閉關却誓千古美談卽我聖祖於倭奴亦曾惡其反覆絕其貢獻矣今建夷雖以二百年來附屬之夷不忍遽棄絕之獨不可乘此時詔比隆慶年間北虜貢賞俱止在邊鎮事例乎督撫代題而夷人候命於境上免其入關又願陛下發明

旨止受其辭却其物憫夷無知姑赦其三年缺貢之罪而我亦無寵賚之加則減人減車價更無煩問矣自今伊始或令五年一貢十年再貢羽翼我邊陲四郊無壘生齒蕃息則姑與常賞儻效勞塞外助斬叛夷勤王有功則姑准倍賞常賞卽於退地上取撫順原有之一百二十金有功倍之亦不過舊時五百金之半否則不許入貢而兵吏誅之矣竊以爲其便有七不貴遠方難得之貨明 聖德節儉便一捐小嫌而偕大道見 聖度恢宏便二 帝居尊嚴朝無褻嫚之容便三華夷峻絕外無窺伺之姦便四不勞中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四

七

國事夷狄間閭安堵便五不責其必來亦不拒其來我優游而修守戰之具便六賞不濫功不忘以誠心直道鼓舞夷狄威懷兩得便七若乃獻還故地則不過限以月日令其自撤重案新案之碑盡歸或劫或逋之民我城我池于疆于理世世子孫不敢窺足而問側目而視然後爲畏上帝之罰守祖輩之訓固酋奴職分事於我何加而 詔書中姑許爾爲忠順耳爾毋我詐我兵將加誅焉 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懾伏狡夷而破其姦謀計無出此夫夷狄犬羊虎狼也日飼以食饜以肉則擾我而求無已時饑且噬人

威之以挺刃驅之以弓弩設之以陷穽則彼曳尾潛跡去矣此理甚明故修備伐謀此時正宜亟講者抑臣等猶有惑焉 陛下方納按臣科臣之疏置佟鶴年於法撫臣而下有罰無貸緣邊武臣不勝揣恐求寬斧鉞支延歲月故假爲目前可喜之談展轉相誤耳此道路交謾萬無是事儻有之則首謀欺罔者之罪不猶在失事之先耶臣等備員留臺去遼遠甚私憂過計據理揣勢非敢逞臆伏惟 聖明留意幸察此 國家安危禍福之關也

浦城奉

旨議修泊岸用工最緊疏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四

七

浙江道御史傅宗臯

臣奉 命巡視南京營倉於萬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奉南京都察院劄付爲巡倉事竣敬循職掌敷陳臆見以裨 國計以效涓埃事先該巡視南京營務兼管巡倉監察御史張養正具題前事奉 旨下部內開條陳八事其一款復崇墉以便防守夫千金之家必有垣堵數里之邑尚需城郭況浦口與金陵對峙兩岸夾流寔稱咽喉屯軍萬餘積糧數萬餘石 皇祖貽慮至深遠也今城被水衝射觸者三分之一補造之謀竟同築舍脫或有警倉爲大盜之積

而軍無恃險之具中流一斷誰相呼應今城西一帶衝者稍復城南業露石骨又有可造之基奈何不因勢乘時亟圖保障不但可以爲江南之寄固抑亦可以樹江北之藩籬此又 留都先務之當急者關繫不啻一糧儲也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隨准戶部咨稱事關工部已經移咨聽其議覆等因先是南戶科臣段然題稱 祖制當復 明旨當遵懇乞 速城浦口以重根本事查得萬曆三十一年該南京兵部准兵部署部事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蕭大亨咨議覆南京兵部署部事南京工部右侍郎范崙題職方司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四

十八

郎中劉元珍揭帖復浦城一款爲 留都安危繫重武備振刷宜先等事覆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欽遵咨行南京兵部照題奉 欽依事理轉行南京戶工二部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到部迄今成案具在 明旨森然會勘相度浦城基址區畫長便力破逡巡之議共成永賴之功正惟此際不謂歷今數年遲疑未決江流日夜衝齧民基日益傾頽臣等私竊訝之誠有如科臣段然所稱優柔者持不斷之情形而煩其議避事者借二三之瑣見而敗其成於 聖祖之深謀遠算不啻秦越視之良可嘆也該臣接管營倉事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四

十九

務於四月初四等日從南京兵科臣高節兵部職方司臣秦一鵬偕往浦口池河二處閱操放賞事竣臣以應天橫海龍虎等倉場屬在浦城往與戶部分司臣蔡淑達躬親查看并詢倉場利病隨該本司稱自浦城潰決以來倉場員役臥不帖席近如今年二月內積典日收蘆席價銀七十餘兩迨晚被盜劫去當卽督令巡軍居民四出勦賊賊亦四出散走曾無藩籬之限以至莫可如何只得設法追賠諸如此類殆無虛月藉令天時人事稍有不測三倉一場將盡委爲盜資雖有五衛官軍無城安所憑守臣聞此語遍詢管衛各官以及市民鄉老靡不嗟嘆受害岌岌乎有衝潰離散之憂始信科臣段然與前管倉臣張養正前後疏請咸各曙其極害也臣因思惟事干職守若非躬履相度何以仰副勅議因而督同管衛等官召集軍民匠作等人攀躋城頭頂禮江神委官分投丈量自滄波門缺城迤西量至清江門一帶得八百三十二丈又舊城以東迤至平頂山雖非城垣故基然其間民多藪聚水勢所趨尤爲迅急同此浦民安忍置之膜外且宜修築一面亦量得二百二零隨帶匠作舟岸揀探望京門一帶大半石骨堅峭可容

甃砌石脚其餘盡係硬土可用松椿橫簾壓石其上
目今沿岸水深不過丈許水落土出便可下石
釘椿臣因相對官民再四籌度衆口一聲惟修築泊
岸萬萬喫緊蓋泊岸外捍水勢下奠城基修築既堅
千頃波濤不能蕩割遂因其上壘石建塚高過丈許
便是堅城何者憑高瞰下內實外固江流雖悍無如
石壁何也非但水勢卽人力攻鑽未易計破比如安
慶府城臨江石甃能令宸濠數十萬銳師老頓其下
是江濱之堪以築城而城且堅安慶其明驗也此則
泊岸修而城垣因之費且無浮於修城之外者臣竊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四

二十

以城岸計之須用椿石層疊其下厚過一二丈不等
其上乃用磚砌約長一丈至頂費銀三十五兩通計
一千三十四丈是費銀三萬六千一百九十兩也外
建大石壩二所當湍急處小石壩二三所當舊山嘴
石骨處以捍水勢名曰掃頭能令洶湧江流到此不
復澎湃不爲隄岸損傷久之逆折迴溜沙壅洲生還
復舊基端在於此此之得力頗大修築宜堅非費至
萬金不可加以修補週山缺城建造清江望京與平
頂山新基一帶敵臺門樓大約費銀萬兩總計費銀
五萬六千一百九十兩近該科臣題照舊議南京戶

兵工三部均派每部所費通計一萬八千餘兩而止
用以捍蔽五衛數千人之多三倉二十萬之積便益
滋多不待言矣況念及 皇祖根本至計 陵寢護
衛重地就令所費更鉅尤當拮据成之奈何恡惜小
計以至稽閣數年不成不報如 明旨何哉或者謂
屢年建議未免拆卸民居當事念之遽難堅決誠亦
有之但如今修岸增城雖民間寸椽尺壤包括其中
不必拆卸之爲憂也或者又謂事體重大肩任爲難
臣愚以爲事體非難難於得人任爾今南京諸部司
公忠有識廉敏不羣曾經敷歷有聲勞怨罔避者殆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四

二十一

孝

不乏人如以城垣事關管衛且裨防守須令兵曹任
之然戶曹出納錢糧工曹料理繕造各係所司亦毋
庸於徧諉也相應每部慎簡一員聽其協恭從事仍
令守禦官選擇廉幹把衛哨總官若干員分委催督
一聽部司指授按月評品移付京營差臣以爲後來
舉劾張本事成分別優錄則各官競奮必有胼胝自
效者如是事有統理亦多分任大小相資彼此互濟
力不煩而功集可計日而待也臣愚謬領管倉不揣
魯鈍是用乘便相度條列泊岸城垣相因修建事宜
具疏上 請如蒙俯采芻蕘千慮一得懇乞 勅下

兵部咨行南京兵部通照先今題奉 欽依事理會
同南京戶工兩部亟議督理司官各一員具本題
知一面行令悉心咨度定爲畫一長久之計查照舊
議均支三部錢糧如法及時修築俟工完之日將做
過工程支用過錢糧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毋
復畏難飾詞逡巡推託致誤軍 國大計庶幾 明
命克副祖業重光而東南半壁永弘保障之規根本
萬年益鞏岡陵之固矣臣無任懇禱待 命之至

聖政日異 聖心難解懇乞省悔改圖疏

年

陝西道御史宋 槃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四 三三

臣以一介草茅遭際 聖明拔真言路其感仰圖報
寧惜踵頂先是臣候 命長安一歲有半奉 命歸
里亦復稱是間從邸報見 聖上舉一善政行一好
事則舉手加額曰此 社稷之福也生靈之慶也竊
爲私喜見所舉稍有未當則愀然曰 聖意固自淵
微或非庸衆所能測識又未嘗不晝夜思維深求其
故冀得間以仰答知遇乃積漸日久牴牾愈甚叅之
國是未叶稽之人情愈悖臣不能自解亦不能爲
陛下解也夫改過不吝聖王所以昭令名也有聞必
告臣子所以効忠蓋也臣小臣也既已有聞既已未

解寧敢隱情自匿而不一敷陳乎但其端頗煩其事
有十 陛下幸爲垂聽焉停 儲講而虛歲月臣工
累請固置之若遺矣而營洛規畫有纖悉弗至于計
疎於主鬯承麻念周於藩封支庶臣所爲難解者一
也宏禮闈以收俊彥其於人才似亦未厭薄矣而廢
棄諸賢又果有何罪與名伏草莽則循舊例以旁招
之望著蒼生則老幽壑而長擯之臣所爲難解者二
也遣恤部於諸路寰海固慶更生而獄底忠臣以日
爲年不尤當軫恤乎遐荒無不伸之冤抑 輦轂有
久係之忠良臣所爲難解者三也植桃李於相門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四 三三

聖恩固自優渥而揆地單弱叫苦叫天不尤當軫念
乎隆小惠於輔臣忘大計於天下臣所爲難解者四
也司農告匱奉 明旨而那移借發亦屢矣胡指稱
買辦駕言婚禮而內入者尚未有屬厭也明知懸磬
已竭姑爲無米索爨臣所爲難解者五也權稅稱害
奉 明旨而工完報罷有日矣乃工完何日報罷何
年恐骨立者不能旦夕待也溺情黃白之積竟爽
綸紵之重臣所爲難解者六也齒路馬者有忌刑餘
犯法如馮進朝且不難誅良吏以徇之而駙馬受困
於婦寺可不問乎城狐依賴堪憑戚臣含冤莫訴臣

所爲難解者七也敢說謊者有禁大膽欺誑如虛受輩始既以轉圜而誤聽之後來省臣之究參可終置乎廠監有權可藉省臣無法可伸臣所爲難解者八也福王府第樂成已久而之國之期尚未渙發居同則相軋智長則思爭者可慮也事當斷而不斷臣所爲難解者九也瑞王選婚亦已有年而嘉禮舉行累請不報盼銀河而欲斷嗟標梅以無時者可念也事宜速而不速臣所爲難解者十也夫所謂難解微獨臣不能解卽一時臣工亦不能爲陛下解也微獨臣工卽陛下清夜之暇捫心自想當亦有

鼎之初而於大始之末炎漢之餘澤無幾耳陛下倘俯採芻蕘豁然惺悟舉夙昔故轍不憚改絃一洗而新之其視漢武蚤暮有間勞逸有間得失有間矣一時海內有不翕然共誦聖明萬口一詞者臣不信也不然陛下仁智神武遠邁千古而改悔更新竟出漢武下也臣竊爲陛下羞稱之矣發疏之晨齋沐稽首千祈萬祈惟祈陛下曰悔曰改而已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四月

館選儲輔所關真材難得遴拔宜精疏

萬曆四十四年

湖廣道御史陳玉輝

臣竊惟庶吉士之選將以充侍從豫鼎鉉必學能博古而後他日足以備問必文能華國而後他日足以代言必方正之品而後他日足以輔養君德必閑深之識而後他日足以翼贊皇謨其秩甚華其任甚隆其關國家治忽之機甚非淺鮮則安可不其難其慎乎哉嘉靖四十四年科臣張岳題該本部覆准每科考選不過三十人每留不過四五人將試之時赴吏部過堂必儀容整肅器宇端凝者方得收考入館之後有不自檢飭未望者俱聽閣臣會同本部不時議處候及三年撤館分別擬授翰林科道

部屬等官或依舊例外補蓋選之也慎故濟濟國禎清班無梁鵠之差留之也約故均節疏通詞垣無壅滯之弊其散館也或查平日考校名次或詳覈素履或重加考試封進 欽定明示以揆席必儲俊英足以鼓豪傑淬勵之衷其授職也自編校外或臺省或部屬等官或依例外補明示以陞遷不滯一局足以杜末俗奔競之習 祖宗設法良有深意卽如萬曆十四年科臣王三餘題該部覆凡遇科年考選吉士以二十餘人爲率儲養成才擬授翰林無過七人其餘酌量才品授科道部屬等官奉 聖旨是煌煌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四

三六

孝

大典於 祖制有光然自癸未而後科不停選散館每留十分之七及員數太多遷轉無秩萬曆三十七年於是有隔科一選之議夫思皇多士奚待隔科始生而因噎廢食恐涉不均豈經久可行之法乎入館之後夫豈無不檢自飭不孚人望者而議處者有幾卽三年撤館不堪教養者盡列臺省而除授部屬等官者有幾夫中秘秩最清華而 國家設立臺省將藉以補 袞闕維 國是糾官邪夫獨非清華之秩乎哉寓縣循良之吏績勞多至五六載其麟次待命都門多至三四載以撫按之薦剡重以部院之諮

訪必學術純正素行端莊器識老成者而後得膺斯選然初終易轍猶然不免敗羣而況以不堪教養者咸列臺省果安能盡勝其任乎哉悠悠世情彼見夫庶常之榮華罕儷又見夫散館之日留則坐階卿相卽不留亦不失爲青瑣烏臺夫誰不翹望班生之塵夫誰不爭營狡兔之窟或樹援以鈞名則夤緣速化甘爲躍冶之金或攘臂以爭先則蜚語相傾遂操梓里之戈師濟奚繇和衷揆路奚繇光明士習奚繇還淳世道奚繇綦隆則欲砥輓近之狂瀾夫安得不申飭 祖制爲兢兢乎嘉靖六年庶吉士考試授職陸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四

三七

孝

梁授給事中王宣授御史其餘屠應竣等授主事江以朝等授評事李元陽等授知縣于時輔臣張孚敬脩却於庶常三載中秘一旦出綰銅章誠爲矯枉太過然部屬等官亦咫尺日月之光雍容粉署外而知推非五載績成必不能幾則隨庶常之才品或不堪臺省卽授以部屬等職亦足展布生平夫豈爲絀邇年館選潘潤民授禮部主事蓋略有存飭遺意而拘攣之習尚未破 祖宗之制尚未復是亦今日所亟當講求也雖然儲才之方其喫緊在教習儒臣必端方正直者爲之標表而後足以甄陶其器宇必練達

曉暢者爲之司南而後足以振擴其才猷臣每懷詞林薄世務爲猥瑣優游歲月教者惟鉛槧是課習者惟鉛槧是工夫不博宗法律典制諸書不考證度支軍國諸務區區詞賦而欲責以調燮元化樹安邦寧圉之烈不亦難乎則教習儒臣不當有出於詞賦之外耶臣觀嘉靖初年有題改部屬爲館職之例或數科一選故選近三十人今詞林自鼎甲外止有庶常一途每科考選之制斷不可易但選數宜少留數宜約蓋薪糧之需遴拔不可不精伏望 皇上勅閣臣會同吏禮二部乘此考選之期申飭 祖制酌定選

館之額若幾留館之額若幾或授科道必論才品或才品未稱即授部屬等官如有不自檢飭未孚人望者依例外補且慎擇教習之臣必以方正練達者董之則拘攣既破絃轍一新清班無梁鵲之羞詞垣疏壅滯之弊豪傑鼓淬勵之衷末俗杜奔競之習於以畢收中原之麟鳳作合 聖世之雲龍泰寧之業不在 朝家宇宙間哉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留都武弁困極襲職事體宜酌疏

萬曆四十三年正月

河南道御史郭一鶚

臣聞天下事既窮則必變既變則自通匪惟宇宙間

之易理亦宇宙間之善治也臣待罪留臺頃從科臣後巡視各門禁目擊武弁體無完衣臉有菜色纍纍然不殊載塗之餓草進而詢之咸泣訴襲職一事最苦既苦道途經費之無出尤苦 京師守候之日久一切資斧措辦盡將祖父以來幾畝之硯地幾間之敝房多方求質於子母錢家而後得世襲一官承選以來舉應得之俸錢連數年抵償子母錢而又不足也惟有賣妻鬻子倚門傍市希一飽煖而不能臣聞其語頗爲酸鼻臣方欲具疏上 聞願我 皇上速下部議將南都替襲武弁或從其便改於南武選春秋兩季按冊而稽覈之精查而准襲之然後類咨北部上 奏已聞南兵部先具疏 請益激憫弁之同心敢效鳴苦之共詞且各弁苦狀詳在兵部疏中無容臣贅第誠微 主恩盡徹隱苦下部速議止將南都諸衛所從長計議改襲職於南部則便於貧弁者其說有四先此聞南部春秋起送時頻拘諸貧弁應襲者入北比試如擊訪犯然爲稱貸不得非乞哀以求脫卽遠遁而思免甚者寧甘爲輿阜寧甘爲販傭不甘在戎伍之列其苦狀可知如得就南襲職則省塗費而免稱貸其便於人情者一也南中比試弓馬

等官非盡乏人也查對貼黃功次非盡乏冊也稽覈詳慎移咨知聞兵部非盡乏專秩之司也如得就南襲職北之體統以知會而仍崇南之武選以協力而盡職其便於南北之事體者二也武職從外甚冗國初酌功報勞原借之布恩意而慰羣情至令拘襲者如拘囚苦選者如苦逋恐天下流離瑣尾之狀無若南中諸弁之甚如得就南襲職卽各弁祖傳之微官不虛各衛實授之差使不乏其便於彰國恩而實衛伍者三也國初南京總小旗初亦至北併鎗迨正統二年經兵部左侍郎鄭瑄題奏遂改南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四 三十

部北試均得食糧今之千夫長百夫長官去總旗輩不遠胡不少恤其私必嚴拘力督以就半職之微爵而歸來俸糧盡屬子錢之豪家爲弁者毫無與焉是以武職爲桎梏以道路奔走爲瞭哨念之可惻如得就南襲職令等力其併鎗之例其便於均恩恤而省煩費者四也夫既有此四便且值窮焉思變之時變焉可通之會臣不暇遠引卽如南京各文職考滿從來入北聽考至萬曆四十二年冢臣趙煥奏改於南吏部完事今留都大小文職翕然便之又如都察院屯田馬政一大差從來三年題代至四十

二年臣同官陳玉輝奏改爲一年業已奉旨允行本衙門御史亦翕然便之凡茲鉅典期於下協輿情上廣德意何嫌通變況類奏准襲之事體仍歸之北部第保勘比試各項以南部顯司峻事省諸弁苦求貸之無門又苦奔馳之有路因俾衛弁之無缺不憂差使之乏人一變通而諸苦盡釋羣情胥暢間有應駁應查者仍聽兵部照例行之著爲定例若在外省直衛所照舊赴京聽選自不得援南例爲請蓋兩都並建政體均崇無妨通融無礙職掌外省原不得而比擬之伏乞聖明俯採南兵部近日之疏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四 三十一

兼採臣一得之愚勅下兵部酌議可否或賜允行庶京衛貧弁得以蘇息游魂而根本重地亦得以拱衛神氣矣臣無任懇切俟命之至

災異洊臻謹告愈切亟圖急務以弭天變疏 萬曆四十四年十二月 山西道御史孫光裕

臣竊惟帝王之情去人不遠人情雖甚狃安卽玩一當門庭之震肘腋之殃未有不瞿然悔禍脩禳脩救者誠怵於耳目者真而動於恐懼者深也邇者宣大地震連旬日中黑光直射此畿輔之肩背陵寢之負展脫巾伏警方切隱憂乃數日之間一再見告

正陽門坊倒矣 隆德殿災矣衛明首建甫摧折於
狂飈遂穆神棲復煨燼於烈焰赫赫明威驚心觸目
自遠而近自外而內患切剝膚勢同噬臍尚可宴然
已乎輔臣疏云 皇上心懷憂懼終夜不寧者此憂
懼之心轉劇為復化災為祥之機也臣等矢口獻規
豈能復有加於在廷大小諸臣之言諸臣所敝屑禿
穎惓惓望之 皇上者不過曰會推大僚之當 亟
俞也考選候補及散館科道之當 亟下也諸按差
之當 亟點也轉科之當 亟允也累臣之當 亟
釋也忠賢之當 亟召也稅使之當 亟撤也代藩
之當 亟正也狡夷之當 亟法也所最急者三院
之堂空吏垣之篆懸無與佐計議也諸如此類非有
焦神極能之事非有積日累月之勞只在 皇上一
舉筆一檢發間而虛者已實鬱者已暢一刻便了諸
務一日便轉太平人心悅豫和氣流通如是而 天
心不同者未之有也頃見 欽點兩邊撫三鹽差一
總督倉場亦既知其重且急矣其餘尤重者尤急者
尚從寢閣明知之而明置之愈催之而愈緩之若以
泰寧無事惟意所為而不知因循頽墮之久釀成土
潰瓦解之勢厝火積薪蓋有待耳慨自 三殿災而

大工興稅使出二十年來窮天罄地敲骨吮髓而未
嘗得其半緡之用此可欺天下乎停止無期海內方
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而昊天不恤仍降閔凶災沴流
行靡歲蔑有水旱蟲蝗幾徧天下般之鄉財賦之
地處處薦饑在在空竭語曰皮之不 毛將安傅而
皇上偃然擁其瓊林大盈之富將守此阿堵於匣櫝
間乎頃遑餉告急特軫 聖慮需發 聖母遺貲九
邊惟頌然亦僅支目前終成何濟鹽筴之虧額者積
至七百萬山東之虧額者又二百萬而海內之告蠲
告折者比比而是民窮財盡其何以支誠恐一二年
後不知邊計之所終也有天下者畏天命而悲人窮
今日人困於下天變於上天與人交受其阨而不以
此時幡然勃然汲汲於用人圖治以脩挽回之術是
以國戲也臣等是用合詞上 請伏乞 皇上堅持
憂懼加意脩省 亟賜施行以救危亂以答仁愛
社稷幸甚轉盼春和及時以行典禮 儲講之乍撤
者重開 王婚之暫停者速舉 特發綸音 皇孫
出就外傳此 國家根本大計而 皇上家事也無
待臣等詞之畢矣雖然天之方蹶無然泄泄無恒安
處靖共爾位大法小康共奮於精白惟月惟日各矢

其度脩諸臣誠不得不任其責而君行意臣行令是
惟在 皇上一轉移間而已臣等無任惶悚待 命
之至

曹賊罪在不赦 王師慮宜萬全疏 萬曆四十六年六月

陝西道御史趙 紱

臣聞天街界夷夏之區中尊外賤大極全陰陽之用
秋殺春生弗率則徂征法之所不貸也師行而糧食
勢之所不免也邇者建酋犯順陷我城堡殺我將師
覆歿我軍士虜掠我子女遭之受辱極慘矣 皇上
赫然震怒議選將則選將議調兵則調兵議添經略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四 三十四

則添經略兼計臣謀士扼腕而談攘臂而起求所以
張撻伐之威而廣 雷霆之用者亦既無所不效獨
內帑五十萬衆方奢求於數之外而 皇上且儉嗇
於數之中豈以是舉不甚大費耶抑以城已破矣虜
已出矣其事少緩遂視爲不急之務耶臣視近日奴
酋所上一書彼且爲譖言以挑激我爲大言以恐嚇
我彼不能兵我其能先罷彼呼我爲南朝我其能任
爲北朝今之兵固不得已而應之者也敵加於已
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應兵者勝然其事亦不易
矣昔年王杲犯順遲三月而搗巢又遲二年而後繫

其頸以歸之 闕下今之建酋則又非昔之比也臣
宰盧龍時便聞此奴久有逆志彼其增墉浚濠以爲
固選將練卒以爲雄鍛甲淬刃以爲利固已二十年
生聚二十年教養而 廟廊之上方且徂於燕雀處
堂之安而不爲意甚至以厓羸積弱之金礪易腹裡
而邊方以沉毅有謀之白養粹易邊方而腹裡臣聞
養粹在遼陽團鄉兵禁通虜嚴治剝軍之弁力裁入
貢之夷三年內卽秋毫無所失胡至於今而遂決裂
至是則酋密而我疎柔之勝剛也弱之制強也今援
兵漸至矣奔赴之衆其能敵彼安閑之衆臣知其必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四 三五

有待於休息也募兵鱗集矣新聚之衆其能敵彼素
習之衆臣知其必有待於操練也百人之必死也賢
于萬人之必北也蓋言兵不在多也兵不知戰以將
予敵蓋言兵惟在訓也顧一人有一人之費一日有
一日之費孫子曰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
積則亡今合南北之所湊僅僅得百十萬之數其餘
所議則猶屬畫餅望梅耳先儒朱熹以爲內帑之積
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我 皇上哀貨物
宇宿鏹充棟連年議賑饑議濟邊俱慎重不發臣知
聖意淵微固自有在而今猶非其時哉不然有兵無

餉與無兵等耳遼不守而薊隨之薊不守而京師隨之俟勢不得已而後決焉於事何濟故均一餉也那借之祇播空虛之名於塞外頓發之實昭富足之盛於野人均一內帑也留之則物爲腐而有用轉爲無用出之則人爲聚而無用轉成大用均一內帑之出也遲發之則倉皇而無益於成敗之數早發之則從容而可收夫全勝之功皇上試惕然思憬然悟當不待臣詞之畢矣然酋奴得志之後方勾連西虜以寇邊又胡可驟議大舉合朝夕操練姑爲自完之策俟彼久而散散而歸後從而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則法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也督臣素負天下之望東北半壁俱嘉賴之不必定以出關亦不必定以不出關量敵之緩急相時而進止自能有嚴有真以定王國苟定於一反恐繫於一而不得通矣李如栢父子兄弟俱受國恩遼事強於彼家亦弱於彼家不於此時報乃兄之讐續乃父之業更將何待杜松勇將哉麾下亦多力士第生來客氣難除每易與人爲忤善戰者藏形於無而遊心于虛當此大敵在前尚與督撫經略同心協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可乎官秉忠先年爲東協副將智廉勇藝幾兼備調

遼之際行李蕭然至賣養馬以佐路費賢可知也臣向因巡歷在外見報稍遲歸來得遼事始末卽向同臺御史兩臣言曰朝廷調大兵以全遼不若先以遼人全遼借四方賢智之士爲遼畫尤當先本鎮賢智之士使自爲畫職于彼中知兩氏關東則劉國縉關西則白瑜父子疏未上而國縉果爲督臣所舉白養粹果爲臺臣唐世濟所舉亦可以見人心之同而臣非阿其所好矣蓋國縉之忠義本於天植而養粹之謀猷得之庭訓國縉視虜固爲剝膚之災養粹於遼亦切震隣之傲經略推已有人參謀必藉多士倘或起或調與前推諸臣一體並用其勢甚便其效更宏矣又訪得先年推寧前叅政劉尚朴在陝大見邊才推遼允乎輿論因一時中痰告病久聞疾已大愈矣年力正壯才品俱超倘前日以起金礪者而起若人又安有今日臨敵易將之事哉臣前所言或揆以理或度以勢或得于目之所睹或得于耳之所聞其不知者則皆不敢妄談也然更有請焉帝王之制馭蠻夷其備不在邊境而在朝廷今邊事壞而朝政亦多非矣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紀綱今兵食乏而紀綱亦將紊矣蓋華夷止此日月日月惟常在天

故人共仰其明華夷同此雷霆雷霆惟時出地故人共畏其震假令日月不出雷霆無聲將魑魅魍魎遍天下不獨建夷作孽已也伏惟 皇上大發 內帑修政 廟廊之上折衝千里之遠斯用兵之上矣臣無任激切屏營待 命之至

東省賊氛甚惡重地周防宜急敬遵 勅書募足原兵以固根本疏 天啓二年六月 勅書募

右僉都御史徐必達

竊照山東妖賊倡亂其始發難也爲 留都計者已鯁鯁焉慮之或謂此烏合也爰剔爰撫解散非難母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四 三十八

過張皇空費 國家金錢無爲也不意聲勢日甚一日至本月十七日接得淮徐道申呈則夏鎮已被攻陷葛守備以馬蹶隕徐州兵望風敗北陸分司倉皇南馳亟請大兵先保沛縣該道且以漕運咽喉江北門戶大聲疾呼亟請援兵矣又據該道揭帖據利國驛揭報探得賊寇住扎夏鎮戚城又扎連營三座又將南京 龍衣船攔阻搶去解官逃走又探有南直通州揚州鎮江三衛糧船住彭家口不敢前行又發賊兵四外鄉村野曠搶奪騾馬又探聽賊言前去搶徐州沛縣等因到臣臣不覺撫膺太息此何等時南

京何等地尚可悠悠泄泄且與其以後事而受不可測之罰又何如以先事而受張皇之罰臣因念南京城週遭百里計垛八萬積貯空虛姦宄藏匿人人慮其難守若坐待賊至幾無策矣度賊所由要害水路尚有淮撫鎮壓陸路則宿州臨淮滁州三城絕無一兵戍守何恃不恐臣愚以爲守城須先守江上及臨宿滁三城要害非謂城可緩也城其堂奧而江上臨宿滁其門戶也爲今之計必得精兵五六千分布駐扎絕其來路庶南京可保無事此臣責任而守城則尚有兵部在臣查沿江水兵隆慶年間原設七千有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四 三十九

奇積漸以減今僅止四千有奇人人以爲宜復原額然臣未敢卽議也至臣欽奉 勅書內開原募淮揚沿海民壯三千名及下海雙桅沙船六十隻則臣所當欽遵周旋罔敢廢墜者不意積久漸弛以至南京全無足恃相應亟行議復但糧餉必出南戶部衣甲器械必出南工部幸戶部尚書陳薦侍郎于仕廉工部尚書何熊祥目擊時艱憂先體 國業毅然任之但恐衣甲器械一時難備則先從南京 內府借給尤不可緩若協理文武官仍須責令南京戶部定委司官一員專督糧餉又查有鴻臚寺主簿葉萬年屢

經寺臣郭尚賓等肅心真才真相應量加通判職銜為臣贊畫主將則臣中軍都司僉書潘可大應量加參將職銜副總兵事責令總管此外偏裨又須遊擊二員把總六員臣雖訪有數人但知之未真倉卒未敢疏名乞 勅兵部付臣遊擊劄付二道把總劄付六道聽臣驗試的確一面給令管事一面題知俱聽管副總兵事節制至於千總百總等官則聽臣隨才委用仍聽臣探聽賊勢相度事機應駐江上則江上應駐臨宿滁州則臨宿滁州應守則守應進勦則進勦應分則分應合則合所謂權難預設總期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奏 甲

保守南京不致震驚 孝陵臣以為事之至急無過此者伏乞 勅下吏兵二部急行議覆 根本幸甚再照事急矣欲待 命下行事往還須四十餘日正恐賊不肯待臣拜疏之日一面募將募兵一面移咨南吏部劄委葉萬年南戶部支餉仍令委官督理其衣甲器械亦一面移咨工部支銀造辦一面從 內府暫行借給則臣所謂寧先事受張皇之罰不敢後事受不可測之罰也伏惟 聖明立賜施行奉 聖旨南京根本重地防護須嚴這所奏該部即便議覆

兵部覆為照 陪京乃我 國家重鎮 江洋先年清江浦設水兵七十有奇分佈防禦足資保障邇來承平日久銷耗日多僅存四千餘名值今東省妖賊倡亂迫逼江淮根本之區委當戒嚴今操臣題議欲復原額且糧餉衣甲器械等項業經南京戶部工部任之矣至於添設副總兵一員為主將總充於上又設遊擊二員把總六員為偏裨分理於下先行請給劄付臨期選委管事誠為綢繆至計及標標下中軍都司僉書潘可大議加參將職銜管副總兵事但查本官于本年四月間方加都司僉書職銜歷俸甫及三月遽加參將不無太驟合無量加遊擊職銜管副總兵事其遊擊二員事權頗重若僅劄委於體統似屬未便相應聽探臣揀擇見任將領中資俸堪以推用者生名咨請咨臣部題覆餘千百總等官悉聽操臣遴選委用既經具題前來相應酌議覆 請合候命下將潘可大量加遊擊將軍職銜充主將管標下副總兵事本部劄付欽遵任事把總劄付如議給發聽探江先行委用施行奉 聖旨是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 四 甲

吏部覆為照 陪京乃我 國家重鎮 江洋先年清江浦設水兵七十有奇分佈防禦足資保障邇來承平日久銷耗日多僅存四千餘名值今東省妖賊倡亂迫逼江淮根本之區委當戒嚴今操臣題議欲復原額且糧餉衣甲器械等項業經南京戶部工部任之矣至於添設副總兵一員為主將總充於上又設遊擊二員把總六員為偏裨分理於下先行請給劄付臨期選委管事誠為綢繆至計及標標下中軍都司僉書潘可大議加參將職銜管副總兵事但查本官于本年四月間方加都司僉書職銜歷俸甫及三月遽加參將不無太驟合無量加遊擊職銜管副總兵事其遊擊二員事權頗重若僅劄委於體統似屬未便相應聽探臣揀擇見任將領中資俸堪以推用者生名咨請咨臣部題覆餘千百總等官悉聽操臣遴選委用既經具題前來相應酌議覆 請合候命下將潘可大量加遊擊將軍職銜充主將管標下副總兵事本部劄付欽遵任事把總劄付如議給發聽探江先行委用施行奉 聖旨是

恭報發兵日期併計目前日後事宜以護 陵寢以固 根本以靖地方疏 天啓二年十月

右僉都御史徐必達

先該臣為東省妖賊倡亂題奉 欽依募兵三千相機於江上滁州臨宿等處專備防勦隨於六月二十九日移鎮新江口督令標下贊畫安慶府通判葉萬年遊擊將軍署副總兵事潘可大及劄授把總殷輅等分頭招募臣日夕親行訓練枕戈待發又行令宿

州衛原任都司伯鴻勳募廬鳳壯丁四百名聽臣兵到合營無息敢怠時警報或急或緩臣兵旋發旋止蓋既不敢以後發誤地方又不敢以輕發損國帑庶幾微靈 國家苟幸旦夕不意十月初三日據穎道魏士前報稱九月二十五六等日傳聞賊有八萬馬有二千餘匹已近徐州僅有黃河一水之隔萬一賊兵渡河徐必難守 二陵重地有不忍言者心竭神飛只得冒昧再請本院俯將大兵卽發徐州等處以截妖賊以固 二陵本月初五日又據徐道施天德報稱妖賊數萬俱在黃河東岸子房山扎營四外

恒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四

聖三

哨探欲潛渡河攻城徐州內無勁兵外無應援孤城存亡只呼吸間徐地控 留都扼 陵寢患切燃眉望援甚急合請本院速發大兵星夜兼程前來堵剿庶徐州尚可保全又接鹽臣房可壯手扎飛騎催兵隨該兵部於本月初六日會同南京內外 備大小九卿科道面議臣兵速發該部行委大將卽發大兵繼之諸臣憂形於色義激於詞臣何敢諉隨晝夜治辦間又據穎道報稱妖賊西行上五溝集得船數隻過河南岸思切剝膚相應再請本院俯將前調大兵督發前赴徐宿以備進剿等因到臣臣仰瞻 二陵

近顧門戶憂心如灼目不交睫已於十一日督令葉萬年潘可大率把總殷輅邵偉陳良知崔希孟韓國士等統領各兵渡江而北與伯鴻勳之兵會矣又劄付應天府支臣贖銀二千兩爲軍前支用又咨戶部支發八千兩爲各兵十一月十二月分行月糧俱解鳳陽府收貯聽該道查支又咨行江北撫臣李養正知會又牌行穎徐二道俟兵到日查點調度相機進止又先經咨行江南撫臣王象恒請兵會剿外兵發後又接撫臣李養正手扎謂賊逡巡西走尚不知於何向往作何歸結山東河南皆與我鄰誠未有息肩

恒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四

聖三

之期欲臣兵直抵宿州爲久鎮計庶 陵寢重地不啻泰山而四維之隨又據兵部塘報探得賊在五十里溝扎營賊將寨頭集民財盡擄一空殺人遍地止存孤地一方致令萬民塗炭老幼痛哭不安賊又搶豆船一十六隻等因據此以臣之愚勦賊與禦夷不同來則拒去不追此先王禦夷之道豈所施于今日非勦則散一日不盡一日勢不可止但是 君父之憂總是臣子之辱母以已出我境便可弛擔母以已入他境便可袖手如臣職在操江徐宿寧無主者試思 陵寢誰之 陵寢赤子誰之赤子爵祿誰之爵

祿成敗利鈍豈能逆料捍頭衛心豈得從容臣見署兵部事于仕廉急急議出京兵四千勦賊人人如此何至以賊貽我 君父卽今直隸河南已在焚溺山東義難及兵同心協力惟賊是求此臣所謂計目前也顧今日所共急者在妖賊乃臣所獨私憂者又在人心竊見當今無一人不好亂無一處無訛言就使此賊旦夕就平臣今所發之兵宿州不可不留一千守也蓋往時虞在海寇故淮揚間置兵星列而鳳宿在內寂無一兵獨不思自來英雄每於芒碭鳳泗崛起況鳳陽無城 二陵在焉故宿州必不可無兵其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四 四四

糧餉今雖給自南戶部然旣在彼中常駐相應責之鳳陽撫臣臣江上遊兵營不可不復萬曆初二千七百七十餘員名之舊也 留都城大而瑕卽墨翟未易爲計獨特一江天塹今止官兵一千三百員名比萬曆初減過半矣十里一置每置不及二十人奔走傳烽猶然不足有事何以禦敵無事何以訓練故遊兵營兵不可不復舊其糧餉見係南戶部支給相應照舊此所謂計日後也以上宿州江上應設應補之兵總取足於臣今所發之兵事在日後臣欲待日後言之正恐事平之日各兵往而來來而復往勞費不

計因不敢不預爲之計不寧惟是南兵部於京軍之外復有營兵凡爲拱護防守南京也而今皆爲河上之逍遙無事旣爲逸民有事竟成騎子有兵如此不若無兵今該部題募新兵數多臣以爲須當詳視門庭要害諸處如上之安慶中之池河下之京口近之江上俱行更番迭戍之法以十分爲率常以五分居守五分出戍戍者仍量加行糧一分庶幾實是拱護實是防守平居旣以調遣爲常有警寧以征勦爲異在兵部有一兵卽得一兵之用在戶部出一餉卽得一餉之益然募之南京無益也又須選遣廉能將官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四 四十五

流於各地方或於浙江着落有司慎行遴選保結然後不爲積習所騙敢因計處日後事併及之伏乞勅下兵部再加酌議如果臣言不謬覆行 上請將日前會勦事宜通行直隸山東河南撫臣無分彼此必以賊盡爲期其日後增兵事宜在遊兵營者照舊外任宿州者行令鳳陽撫臣預行措餉至於兩營增置將官及陸營建造營房水營增造船隻仍行臣衙門在宿州者與鳳陽撫臣會議在遊兵營者與南京戶兵工三部會議的確奏 請其在南兵部者則行該部自行酌議庶乎以拱護鳳泗 二陵寢當如撫臣

所云泰山四維之安以具薪 留都則門庭固而堂
與自固以綏靖地方則可以寬 皇上宵旰之憂臣
愚幸甚幸甚

聖旨兵部知道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四

四十六

憲務類

仰承德意條舉清查未盡事宜以肅吏治以安

民生疏

萬曆十三年

右都御史辛自脩

准都察院咨本院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餽遺既通

行禁革這餘廩土儀亦屬私情都不許行巡差監生

書吏衣服鋪陳等項量加裁減撫按官不許私厚滋

費其餘依擬申飭嚴禁有違犯的你都察院遵照勅

旨着實叅究毋事空言欽此欽遵內一款一嚴稽核

撫按賊罰各府州縣置立循環文簿備開收除實在

數目倒換查考然各自置立易以行私合無今後巡

撫按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四

四十七

按將滿聽巡撫徑行各府州縣將巡按起解支放過
開報巡撫類齊開造簡明文冊如期送本院查考起
解者止具總數支放者要見據何申呈為某公事支
放過若干實在若干不許巡按知會巡撫起解支放
過賦罰每年終聽巡按御史查叅照前規亦徑行各
府州縣取齊於次年春季類報亦不許行巡撫知會
遇有擅支濫用巡按於回道考察巡撫隨時叅論並
請 旨發落總督與巡撫各差御史與巡按同一體
互相稽覈至期不行冊報者即係扶同容隱亦一體
叅究施行等因到院除欽遵外照得本院題差巡視

上江下江鳳陽倉屯田等差御史共四員管轄直隸各府州縣近奉 明旨差滿之日一併考察所據各差贓罰數目亦各照例造報相應題 請伏乞 勅下都察院覆議咨行應天鳳陽各巡撫都御史遵照原題事理如遇各差御史將滿聽巡撫徑行各府州縣將各差贓罰開報巡撫類造簡明文冊咨送本院要將前差舊管若干新收開除項下如起解銀兩止具總數若干支放銀兩要見據何申呈爲何公事明白開造以便查考不許各差知會中間若有擅支濫用卽於考察本內指實參論請 旨發落庶兩京本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議四

聖旨

事體畫一而吏治民生有賴矣奉 聖旨這稽查贓罰南京各差一體行都察院知道

考察事竣被摘陳乞特賜罷斥以重大典疏

萬曆

二十一年

都御史陳有年

頃當京官六年考察之期臣承乏南院准南京吏部咨會同考察維時尚書溫純侍郎鄧以讚與臣及僉都御史朱鴻謨相與查據考語參以體訪從公平騰擬議去留奏奉 欽依頃聞南京工科給事中陳洪烈參論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錢士元私庇姻親原任南京工部主事閔世翔臣不勝悚仄查得閔世翔

先以註選任滿赴部改北南道御史李用中論其鑽刺吏部議覆照舊供職原任應考臣據河南道報無訪單及查南京工部考語無貶詞第末云曾經論劾當付公評因與同事諸臣互評則世翔先令安福時某爲巡撫朱鴻謨巡按鄧以讚 請告家居皆聞其賢而溫純亦云訪吉安南官者言同三臣又南中知者言居南未聞官謗獨鑽刺有無此間無可質言者似不當斥且世翔見應北考當聽北部院覆處正該部所稱公評也遂擬留士完未常私請臣等亦未常憑士完也天日在上臣不敢絲毫欺夫當事難當任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議四

聖旨

考

怨之事尤難行私者不敢任怨跡臣所見士完任怨矣但世翔實士完姻親睹影而擬其形宜科臣之有是論也且臣第能竭不肖之愚耳科臣或別有據臣不敢知若臣愚不足以當大事謗議頓起貽 國典羞科臣雖不指臣臣實愧之無所逃罪伏乞 聖明先將臣罷斥仍 勅吏部都察院覈覆閔世翔鑽刺有無以定去留併以爲錢士完去留則公道昭明不至阻任怨之心而留察亦無佚罰矣奉 聖旨卿會同考察既無私庇不必深辯着照舊供職吏部知道

留臺繕葺久曠憲治傾圯難支懇乞

聖明照

例 勅修以重風紀疏

會都御史丁賓

臣等竊惟古今締造未久而不敝者所恃有人功在焉敝則新之故壯大隆吉而堂構永垂矧以根本之都遵勅賜之舊而得泄泄從事為也南京都察院署在太平門外自洪武迄今二百餘年其間風雨所飄搖蟻蝨所蠹蝕不知凡幾矣查惟萬曆十九年本院右僉都御史陳有年曾一移咨工部修理冊房庫房監房等處至于本院公堂及十三道公署則自初創以來未煩將作夫以二百餘年之營構而饒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四

五十一

孝

次由加僉僅冊房等處固已無當于成虧之數矧嗣更一十八載併區區蕤茨輒復頽圯者哉臣比入署按視文書公座之旁忽爾榱桷墮下左右怵然皆為失色如此岌岌之形固邇來所目擊者若不及今早而日後敝壞愈甚不但諸臣聽政無地竊慮鼎新之難當更十陪于今日也臣等又查得洪武年間奉旨于太平門內創建棟房二所分給都御史及副僉都御史居之名曰都堂巷而東西兩廊又創建官房分給十三道御史居之名曰御賜廊以故凡遇修葺一體責成工部茲者廊巷諸房大半坍塌鞠為蔬

場而臺員靡有寧處將使祖意為虛此豈不宜追發德意併為修葺者乎在昔魯僖營泮史克頌其說者曰國務所急民不怨勞也今以留都豐鎬重地貞度肅察屬之臺憲而院治以暨賜宅乃俱頽敝莫支則夫及時修葺以飭綱維而光祖制當務之急莫先于此臣等用是不避煩瀆具疏上請伏乞皇上俯念南臺向來久闕修理慨然即賜俞允勅下工部移咨南京工部速將都察院十三道及各廊巷官房次第勘驗估計修理臣等無任悚息俟命之至奉聖旨工部知道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

奏疏三

五十一

孝

工部咨看得留都為根本重地憲臺實綱紀之司公署頽圯皆為瓦礫不惟體統有虧而貞度肅僚亦受顧瞻故既經題請奉有明旨相應移咨南京工部估計修理理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貴部煩照咨文內事理希即委差司官一員前詣都察院十三道及各廊巷官房應修處所逐一勘驗估計合用物料工價約該若干應動何項錢糧一併查議的確備開文冊各部以憑覆議奏請修

嘉禮已成 聖怒宜釋懇乞俯宥言官以光

聖德疏 天啓元年五月

右都御史何熊祥

臣等接報見候補御史劉重慶有驚聞胡騎渡河一疏致觸聖怒諭部降調夫逆賊倡倣警報狎至重

慶當危急存亡之秋爲參論大臣之舉語雖激切心實無他忽罹嚴譴羣情震駭及再見重慶憂心如焚之疏奉 聖旨詰朝發冊奉迎今日參論持節大臣爾心安乎等語始知重慶之所以得罪固在參論大臣猶在瀆擾 大禮也夫 婚禮莫重於發冊 婚期莫逼於詰朝重慶聞渡河急欲論列但知當國之大臣宜爲遼事任咎罔知持節之大臣宜爲 嘉禮少待有心憂天無心需時忠憤所激遂成過誤今奉旨詰之爾心安乎重慶想亦悔過若無地自容矣顧既動之以悔心之萌政宜予之以自効之路而降調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四十五

孝

之後重以爲民 聖怒若有未釋然者夫 嘉禮告成中外欣躍盈門之爛旣騰琴瑟之御彌好方且無樂不暢何至有怒難平聖人之怒繫于物不繫于心冊后未行可怒而怒之 冊后已行可宥而宥之怒而復于無怒和氣盎溢滿 朝色喜更爲 嘉禮之光愈足樂耳且重慶首論輔臣語甚激烈朝奏夕黜輔臣當無解于人言何如 賜之優容還其候補如天之度旣宏輔臣之心亦安所全爲更多也臣等聞 婚詔將至方欣 聖懷少紓而見言官削職又慮 聖德少損區區之心惟願 皇上恢宏 聖度

光昭 聖德故敢直陳愚悃爲重慶祈 恩若沽名市德之私萬萬不敢出也然臣等猶有說焉今東事決裂憂時畫策人有同心然謀之在衆斷之在獨誠使實行一事便可頓省數疏從違肯早堅決議論奚憂愈焚唐室祿山之亂四方奏報無虛刻李泌言于肅宗曰諸將敷陳軍事乞先令與臣及廣平熟議從容奏聞可者行之不可者已之肅宗許之迄以平賊當時言事者未嘗以不可于泌而生嫌泌亦未嘗以有所不可之招怨而思避也斯亦今日言事者與任事者所當三致意也臣等莊誦 聖明近來議論太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四十五

孝

多閣部大臣畏譏思避之 旨敢併陳愚悃如此伏惟 聖明採擇焉臣等曷任翹跂激切待 命之至覆何御史告病疏 天啓二年八月

掌院事兵部尚書祁伯裕

爲水土不習疾疢倍增情非得已勢難久待懇賜代題併祈寬假事據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呈奉南京都察院批據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何早呈稱云等情批行本道查勘結報奉此行准南京河南道牒稱查勘得本道監察御史何早委果患病調治未痊今取具同僚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曾熙內同鄉南

京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任國禎并醫生畢良晉等各不扶結狀呈報到院據此卷查先准吏部咨爲夙疾難痊曠官是懼懇恩回籍調理以保餘生以安職分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何阜奏前事奉聖旨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兩京官患病例由本衙門堂官代題奉旨下部方覆回籍調理今本官自奏前來不便題履相應移咨南京都察院俟其代題至日題請等因到院隨行該道查勘去後今據呈報前因臣等看得御史有疾堂官代題候旨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四

五十四

孝

題覆矣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一目錄

奏疏五十四

江防類上

江海信地以便防守以專責成疏

楊博

沈允兵減冗餉立定制以爲江防經久之計

疏

吳時來

請復重地憲臣以圖治安疏

石

議處江防緊要事宜以飭武備以安重地疏

譚綸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十一

酌議江防專官以便責成以靖地方疏

董堯封

江防久廢夥盜公行乞勅當事重臣悉心

經理以杜後虞以安地方疏

何寬

議處兵餉以肅江防以圖永安疏

譚綸

歲終類報江洋盜賊錄文武職官以飭江防

疏

王篆

捉獲江洋大夥強盜并陳末議以肅官守以

飭江防疏

張

竭愚忠飭武備以固江防以衛重地疏

王篆

摘陳弭盜急務乞 賜通行嚴禁以靖江洋

以護重地疏

方

歲終循例類報江防効勞文武官員以彰激

勸疏

方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二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一

奏議五

江防類上

申明江海信地以便防守以專責成疏

嘉靖四十二年

九月 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楊博

該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南京兵部咨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南京兵科給事中范宗吳題爲前事竊惟事有專責則人皆奮力而職有常守則績可底成蓋責任不專則事權不一權不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三

一則牽制掣肘勢疎情睽而欲其効忠宣力以勤王事也難矣臣待罪該科深懼稟曠然于江海事宜得於耳目者頗真往見當事之臣無事則攬權自尊而有事則互相推諉蓋由操江都御史與江南江北兩巡撫信地不明事權不一之故也臣謹卽江防關係之重並以各該職守信地爲我 皇上陳之昔我聖祖定鼎金陵實籍長江以爲天險上江遠自鄱陽下江直抵海口延袤數千里江洋浩蕩勢難隄防於南京根本之地特設操江都御史一員以提督水戰上至九江下至鎮江悉其統理督率官兵專習操江

會哨爪儀之間所以內護 留都外防運道其責任
爲甚重是操江專爲長江而設而江防乃其信地也
又於應天鳳陽各設巡撫都御史一員以保固地方
後以事權稍輕復加以提督軍務職銜自圖山江南
至孟河福山等處官兵糧餉悉聽應天軍門調遣自
圖山江北至泰興狼山等處官兵糧餉悉聽鳳陽軍
門調遣是兩巡撫軍門兼爲提督軍務而設而海防
皆其信地也其立法定制盡善盡美實萬世而無弊
者往歲倭奴犯順竊入內地而江關之間極爲緊要
處所後因提督軍務尚書趙文華題議遂改 勅操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四

江都御史以沿江一帶上自九江下至鎮江及通常
狼福等處悉聽該院管轄以後巡撫二軍門遂以下
江海口兵務俱諉之操江所屬已而操江都御史亦
以鎮江而下原係兩巡撫部轄本非江洋信地勢遠
分疎兵難遙制亦泛泛然不肯視爲急務彼此觀望
推避互相耽延以致倭夷乘機深入殘害地方悉由
當事之臣見害避難不肯矢心同力而然是豈 朝
廷設官分職委重責成之意耶查得三十九年前操
江都御史喻時曾具題爲明信地以示責成之便節
經兵部覆議操江都御史所轄職守查照原議信地

會同操江武臣時常調習水戰以嚴江關以衛 留
都其江南江北海陸要衝仍各應天鳳陽巡撫各督
所屬官兵嚴爲備設不許互相推延致誤重務由是
而觀則職守之分責成之重較然明甚也夫職守旣
明則信地自定信地旣定則事權自一況已奉有
明旨若無容再議者然及今以來諸臣沿襲舊套推
諉之習踵循如故此在居常無時之時已非重臣安
攘之道況今閩廣倭賊猖獗特甚倘遊魂巨測乘汎
突入則海防乏守備禦必疎萬一由海口而江或抵
據都城驚犯 陵寢將誰任其咎哉此臣所以私憂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五

過計夙夜悚惕于衷而不容已於無言也且海防與
江防勢異而事權不同何也蓋以 留都言之則江
洋在內者也海洋在外者也圖山以內諸地水軍戰
具原係操江節制其操習教演素所服役若緩急用
之如臂之使指無不可者其勢順其事便故也若鎮
江以下圖山之外卽爲海洋通常狼福地方與 留
都相去遼遠操江巡歷素所未及其把總備禦叅將
都司等官悉聽兩軍門節制操江雖有管轄之名自
不得與軍門相並其勢未順其事未便故也況事有
歸一權無兩重南北兩巡撫欽奉 勅諭提督軍務

專理海防操江一切軍需悉聽仰給而欲並權行事於不專制之地此非所以事權而專責任也伏乞

勅下兵部議擬如通常狼福等處果係海口地方果當兩巡撫軍門專理即便嚴行操江都御史及應天鳳陽巡撫查照原議督率官軍各守信地防禦倭患若賊自九江鄱陽湖口而入操江都御史即便督率兵船戮力備禦及嚴爲設備于圖山三江會口等處以戒不虞以爲策應若賊自海口而入則江之南北通常狼福之衝突其經由門戶悉責之兩巡撫軍門極力截堵嚴加備禦毋得互相推諉致隳大事如再

順德府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本

有仍前推避及怠惰不職或各該地方觀望疎虞致失機宜容臣等指實奏 奏從重治罪則信地旣明事權亦一而委任責成之餘可以收禦外安內之績矣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江防海防委係重務必須計議停當方可分任責成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會同南京兵科并操江都御史與上下巡江御史要見江防海防分別信地職守是否與所奏相同船隻軍器有無完備作何修整如遇有警官軍行糧犒賞作何處給逐一從長計議停妥務求經久可行文書到日限一月以奏

咨回本部以憑覆請定奪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呈

到部隨經行會議間續准操江都御史閻東揭帖款開兵糧船隻緣由到部該本部會同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閻東南京兵科給事中范宗吳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祝堯煥史官查得操江都御史原奉 勅書專管沿江一帶上自九江下至鎮江及通常狼福等處先年承平無事專一操練水兵禁緝鹽盜用重 留都之衛以爲江海之防一應兵事盡屬操江兵緣倭變大江南北撫臣俱兼提督軍務之任所有錢糧兵馬各歸撫屬體勢恒專調

順德府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七

度自便而操江大臣仍照舊勅參錯行事臨警倉皇未免掣肘所以該科長慮有此建白看得長江南北自瓜儀鎮江之下有山破江而生名曰圖山此誠留都之門戶而江海之襟吭也春汛之際南北撫院俱各設有兵船會哨防守自此以下連接海洋江面闊遠北有周家橋大河口掘港等把總而以狼山副總兵統之南有靖江福山乍浦等把總而以金山副總兵統之各爲軍門專屬若復參以操江權任並大調度殊方便承行者無所歸心而前却者有以藉口或乖進止之宜恐非備禦之策況操院之設不妨院

事專管操江帶管巡江乃令急遠憂而忘內顧畧專任而重帶職似亦非命官之初意也合無自今以後以上自九江下至江南圖山江北三江會口爲操江信地如遇汛警但在圖山三江會口以下專責南北督撫嚴督將領畢力堵截圖山以上逼近留都南北督撫仍與操江互爲援應不許自分彼此致失事機及查圖山把總原設兵船向係江南巡撫管轄今信地既分前總應合專屬操江提督所有兵船器械糧餉成造修理等項仍照舊規于江南辦給與操江衙門見役官着兵勇三百員名相兼防守其三江會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八

口先該操江都御史聞東議題添設把總各行巡撫會議未決今海江初寧方當減革之際仍議添官不無煩費查得操江衙門每年春防之際調遣各府州縣民壯二千餘名委官管領駐守大約每縣不過三十名約四箇月撤放所屬州縣遠近不同勞費自倍行資居送人情頗稱不便況卒合之衆不赦之民糜費徒多緩急無濟合無酌量近遠每民壯一名徵銀三兩類解應天府聽操江衙門召募靖江慣練水兵委官統領仍聽儀真守備管轄與圖山官兵會哨防守其民壯中果有地方便近藝力相應自願戍守者

審驗可用亦許各屬開詳聽行收役與同水兵一體操習庶地有分任而兵無加費揆之事理似可經久及查操江額兵除新江口京營兵船外近又添設遊兵都司一員部領召募官着水兵二千三百九十七員名福船十隻沙船七十一隻哨船十三隻校船二十五隻與儀真安慶九江南湖甯守備等官互爲聲援往來遊擊但儀真安慶二守備下兵船數少議欲加添查得儀真守備下至有官着兵一百五十一員名而儀真縣又有武生着兵二百零四名俱食操江之餉乃以供該縣巡捕之役殊非事體其安慶守備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九

下止是該衛巡軍別無兵船委爲單弱俱應議處合于遊兵都司下抽撥水兵三百名添給安慶守備其儀真縣武生着兵二百四名併屬儀真守備俱乃與各衛巡軍相兼操守若調度得宜比自足用不必另行召募其各議船隻器械火藥成造修理犒賞等費先年節經議題取給于上下巡江與操江賊贖近緣助工每巡江御史員下歲追銀一千五百兩自此兩江賊贖無入操江者矣查得江南江北巡撫項下俱以兵事議免助工所據上下巡江歲進賊贖相應比照免其解京各就便照數類貯鎮江安慶府庫專備

操江前項軍旅之用此在工費無損萬一而江防則甚利也再照操江軍需舊額止有戰船水夫工食銀四百二十六兩近因兵費節經總巡督撫議題定派各屬加徵軍餉銀二萬兩扣減民壯弓兵銀一萬一千零四十二兩二錢又原議事寧減免篙師水手銀一萬四千四百兩共爲四萬七千四百四十二兩有零稽查歲支每歲約用銀三萬八千九百兩有零尚存寬剩銀八千五百兩有零但屬縣之豐歉不齊而官吏之勤怠亦異卽盡法追徵不免逋欠前項篙師水手若照原減免江洋歲支必致乏絕倉卒之際復議派徵是無裨于寬恤而適增其科率也合無將節年定派操江軍需俱照成規不必加減仍嚴行各屬如期徵解歲支之外稍有存餘聽行收貯以備緩急不許別項支銷再照軍行百里例有行糧若召募之衆日有常支原無此例惟是交仗對壘之際憫其勤勞時有犒恤今遊兵俱是召募而營兵例無外援若以預處行糧更議分派不免異同徒爲紛擾萬一警報非常內地孔棘則南北督撫俱同憂責又須別爲權宜互相接濟非可預擬而定設也等因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貴部煩爲酌議施行等因咨部送司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十

卷查原行事理相同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兵部咨稱會同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右僉都御史閻東兵科給事中范宗吳巡按御史祝堯煥史官會議得上自九江下至圖山三江會口則爲操江信地圖山三江會口以下如遇汛警南北督撫堵截圖山以上仍要南北督撫與操江互相應援圖山把總應屬操江提督管轄兵船器械糧餉照舊於江南處給與操江兵勇相兼防守三江會口把總不必設立每年春汛選調各府州縣民壯防禦人情不便每民壯徵銀三兩解貯應天府庫聽操江衙門召募水兵付之儀真守備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十一

管轄安慶守備巡軍單弱遊兵都司下抽發水兵三百名添給安慶守備儀真縣青兵二百四名併屬儀真守備與各衛巡軍一體操守各該船隻器械火藥犒賞等費將上下巡江御史與操江贓贖免其解京仍類貯鎮江安慶府庫聽操江兵事支用及稱操江軍需舊額止有戰船水手工食銀兩近因倭犯定派各屬軍餉并扣減民壯弓兵若照原議事寧減革歲支必致不敷仍要照派定成規不必加減一應募兵俱免行糧倘有非常警報臨時別爲權宜各一節爲照操江與南北督撫應分信地既經南京兵部會官

計處停當并將應用船隻軍器兵餉等項一應事宜
咨議前來相應通行議擬題 請合候 命下本部
移咨操江都御史閻東照依今議信地上自九江下
至江南圖山江北三江會口督同上下巡江御史往
來緝捕盜賊操習水戰以嚴江關以衛 留都圖山
三江會口以下聽南北兩巡撫嚴督將領徑自防守
其圖山以上逼近 留都萬一有警南北巡撫仍要
與操江都御史交相應援不許自分彼此致悞機宜
圖山把總專聽操江節制調遣三江會口把總不必
添設各州縣防春民壯每名徵銀三兩聽操江召募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十三

慣戰水兵與圖山官兵會哨民壯內果有膂力出眾
情願戍守者聽與收役儀真縣者兵併屬儀真守備
仍將遊兵都司下水兵抽撥三百名添給安慶守備
與各衛巡軍一體操守上下巡江御史賊贖俱免解
京分貯鎮江安慶府庫專聽操江兵事支用及照圖
山把總既屬操江軍餉船隻器械若又責之江南巡
撫未免掣肘合無先儘操江軍餉餘剩銀八千五百
兩聽其自行支放修繕不敷之數估定數目移文江
南巡撫處辦銀兩解送湊用一轉移之間事體歸一
自當經久奉 聖旨這信地既經議定今後不係操

江所屬地方一應事務都御史不必干預

汰冗兵減冗餉立定制以爲江防經久之計疏

隆慶二年九月

僉都御史吳時來

臣惟因警設兵因兵計餉要在就事調停隨時盈縮
以不失備患安民之意臣自到任以來固常殫竭愚
衷廣集衆益務期上濟 國事下恤民隱以仰副
陛下任使之萬一者誠以爲事任卽小亦須爲 國
家立千百年經久計耳臣查 祖宗以來江防設備
惟有水操京軍原無水兵水兵之設由備倭始卽今
海波晏息戶外告寧固不當守息民之株而盡去兵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十三

亦安得膠養兵之柱而重病民懲前慮後度彼叅此
先年事起倉卒計出權宜以兵則召募惟恐其不多
以餉則括取惟恐其不給以致將領雜沓兵餉錯揉
視事之臣因緩急未定循守觀勢遂爲常規兵有必
用而不可革者其間實有不可不革之兵餉有必設
而不可減者其間實有不可不減之餉若不及今爲
之清理樽節則大江南北終無休息之期臣請一一
爲 陛下陳之臣查沿江水兵計七千有奇歲費餉
七萬餘兩雖經分班其存留防守尚五千有奇歲費
餉四萬七千餘兩此江防兵餉之大較也臣私心憂

其過濫因親歷海門遍觀要害江南江北水兵汛後俱各歇班卽如狼山止有見在水兵一百二十名夫狼山福山爲長江第一重關楊舍周家橋爲第二重關圖山三江會口爲第三重關至於新江口則堂與矣臣查都司部下官耆捕兵二千七百七十三員名夫狼福至要害之處旣以撤兵而獨堂與之中聚此重衆不旣贅手該臣到任之後行令陸續分班汰簡去後尚有兵一千五百三十九名臣愚中軍遊兵止宜留兵七百二十五名并常州鎮江二府健勇三百一十二名共一千三十七名常川操練防守以爲緩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十四

急調用之資其餘兵八百一十四名可盡汰去其歇班兵九百二十二名汛期不必添募上班者也臣查三江會口官捕耆兵一千九十八員名圖山官捕耆兵一千一百九十八員名夫圖山三江會口南北相對雖爲南都門戶實第三重關臣愚三江會口止宜留兵四百名圖山止宜留兵三百名各常川防守彼此互相應援如遇汛期將中軍都司部下遊兵着令左右二哨把總統領至彼左哨添布圖山右哨添布三江會口協力防汛以壯其勢汛畢二哨兵仍回中軍分布各江口以防夥盜其餘兵三百九十名相應

裁革其歇班兵一千二百六名汛期不必添募上班者也臣查儀真守備部下原設有儀真衛巡江官軍又添募水兵六百六十八名臣愚儀真雖係衝繁尚有縣衛城池且有巡軍其水兵止宜存留二百名其餘兵二百九十一名相應裁革其歇班兵一百七十七名汛期不必添募上班者也臣查安慶守備部下官耆捕兵三百員名臣愚安慶係江西湖廣之咽喉南京上游然止患江寇並無海寇相應留兵一百二十名協同巡軍兵快防守其餘兵五十二名相應裁革其歇班兵一百二十八名汛期不必添募上班者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十五

也如此則兵有定制而後軍餉可得而議減矣臣查各兵口糧有日支五分或四分或二分半一兵三則衆志不服旣以一體從軍何分主客相應照依浙江海防事例除耆捕舵工日給銀五分外其主客兵不分汛期汛畢體日給銀三分永爲定式如此通計前項各銀水兵共一千七百四十五名每歲兵餉各官耆捕舵工廩糧紙劄家丁識字及修理船隻置造火器兵器犒賞等項約該銀二萬七千六百兩有奇臣查錢糧額數一軍餉銀二萬兩一衛師水手銀一萬四千四百兩一民壯弓兵銀一萬三千四十二兩

二錢六分二厘一操江水手銀四百二十六兩一健勇銀七千四百八十二兩一丁田銀一萬五十兩一二巡江賊罰銀三千兩一墩夫銀三百一十四兩一鄉兵銀一千四百四十兩通共銀七萬六十四兩二錢六分二厘臣照得軍餉而徵至鄉兵不經之甚者相應速行議革此該臣題爲整理水軍以節兵省餉永固江防事該兵部覆奉 聖旨是這餘剩及贓贖等項銀兩旣以穀用歇班銀兩不許動支欽此照得臣所題意在振作水軍水軍者 祖宗舊設新江口營操軍也其贓罰銀并前數項皆屢年題 准克兵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十六

餉兵餉者爲添募水兵而設也臣謂歇班者卽水兵歇班餘剩之銀而贓罰亦在其中非有支剩又有歇班又別有贓罰三項也今奉 聖旨相應扣除二巡江御史贓罰銀三千兩專爲新江口營水軍行糧之用難以再議外照得所需錢糧不過此十八府州耳旣有篙師水手又有民壯弓兵又有健勇又有軍餉異名而迭出一事而重徵設派不勝其煩下民亦難取給臣愚江南江北十八府州軍餉銀二萬兩應天巡撫協濟丁田銀一萬五十兩及應天廬州淮安太平寧國安慶池州七府健勇銀五千五十兩鎮江

池州安慶太平四府民壯弓兵銀二千八百六十二兩二錢二厘上元江寧二縣鄉兵銀一千四百四十兩相應免其編派如此則各府平均官無重出之徵民無偏累之弊共減去銀三萬九千四百七兩二錢二厘尚存篙師水手民壯弓兵健勇墩夫銀共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兩六分其間荒歉逋負不等又或一時召募調遣不常相應以此二萬七千六百兩有奇着爲定額徵派收貯應天鎮江等府查照兵數支給萬一有警隨時酌量題 請施行如此則兵有定數餉有定額而養兵之中不失息民之意伏乞 勅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十七

下兵部詳議如果臣言非謬將中軍都司把總部下留兵七百二十五名三江會口守備部下留兵四百名圖山把總部下留兵三百名儀真守備部下留兵二百名安慶守備部下留兵一百二十名其餘各兵卽行裁革通共留兵一千七百四十五名共裁革兵三千六百九十四名其見存各營兵夫不分主客日給銀三分仍將江南江北十八府州軍餉銀二萬兩應天巡撫協濟丁田銀一萬五十兩及應天廬州淮安太平寧國安慶池州七府健勇銀五千五十兩鎮江

十二兩二錢二厘上元江寧二縣鄉兵銀一千四百四十兩各免其編派每歲通共徵銀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兩六分共裁減銀三萬九千四百七兩二錢二厘庶於江防有補而民困亦少蘇矣奉

聖旨該部知道

兵部覆准移咨操江都御史吳時來將中軍都司把總部下留兵七百二十五名并常鎮二府健勇三百一十二名常川操練以備緩急之用三江會口守備部下留兵四百名關山把總留兵三百名儀真守備留兵二百名安慶守備留兵一百二十名其餘各兵查照原擬通行裁革見存主客軍兵不分汛期汛單日給銀二分即將江南江北十八府州軍餉銀兩并應天巡撫協濟丁田銀兩及應天廬淮等府州縣健勇鄉兵等項銀兩通查應天軍餉各該巡撫衙門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十九

查照所議俱免編派每歲所需通共徵銀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兩六分永為定額次時應天鎮江等府照依見存兵數支給其原設中軍把總守備等官既議汰去冗兵則原設中軍把總亦宜查議各官操江都御史吳時來再加議擬如有應革官員徑自具奏以憑施行又覆准移咨都御史吳時來將海兵都司并三江會口委用把總先行裁革見存都司吳師任把總謝應奎統領管理不得違誤以侵員缺悉聽操江衙門具題轉補

請復重地憲臣以圖治安疏

隆慶六年七月上

兵部署印左侍郎石

該本部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吏部咨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總理糧儲提督軍

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

題前事又該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國題為請復兵備憲臣以慎固邦圻事

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送司

查得復設兵備係隸兵部掌行相應移咨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煩為查照議覆施行等因

到部送司卷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內該南京兵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張時徹等題為慎防守以安重地

事內稱巡撫止可料理蘇松其應天微寧池太安慶六府防禦不及欲要比照蘇松添設兵備事例將各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十九

府分為兩道各設兵備一員專一理等因具題前

來隨該吏部議擬量于前項地方添設兵備副使一員覆奉世宗皇帝聖旨近年每遇賊警各官不思

着實設謀戰守動輒增官隨稱無補却又罷之祇見紛擾且蘇松浙江地方增設官員未為不多選用匪

人何能有濟這所議始准行事寧具奏裁革欽此又查得嘉靖四十一年九月內該工科給事中林命題

為仰體聖衷議革冗官以裕國計以蘇民窮事

欲要將前項添設副使裁革等因具題前來隨該吏部覆奉世宗皇帝聖旨是欽此欽遵外今該前因

查呈到部看得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張 提督操
江右僉都御史張鹵各題稱應天徽寧池太安慶廣
德六府一州地里遼曠乞要查舊復設兵部副使一
員 勅書關防隨例 頒給關防易以徽寧等處字
樣住劄處所移于池州專一操練兵馬巡緝盜賊撲
捕礦徒兼理錢糧庶務及要將金嚴衛兵備所管官
軍行合該省自養原派徽州府餉銀存留新道募兵
之用安慶府衛不必屬九江兵備帶管仍聽操江衙
門節制各一節為照南直隸應天徽寧池太安慶廣
德六府一州地方週迴數千里中間重山大江鬱盤
遼遠奸民負險習頑盜賊潛滋出沒漸不可長兵備
之設叅之時事人情委不容已既經巡撫操江等官
會題前來議處允當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移咨吏
部查照添設副使一員前去住劄池州府治除應天
京府上江京縣外其徽寧池太安慶 府廣德一州
應天在外句容等六縣及新安建陽宜州安慶各衛
所皆屬統轄平時操練兵壯查理錢糧隄防盜賊仍
不時巡歷地方如遇江賊礦徒竊發相機勦捕本部
仍照議定擬責任請 勅一道及咨禮部鑄及關防
令其欽遵行事至於柴薪俸糧之類俱于所屬地方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五

缺官俸薪銀內動支一應兵備事務俱聽巡撫操江
巡按等衙門節制其安慶府舊屬九江兵備徽州府
舊屬金嚴衛兵備 制空名悉皆罷去浙江金嚴衛
道原派徽州錢糧盡行撤回聽本道養兵支用江西
九江兵備道照舊仍屬操江都御史仍屬金嚴衛道
九江道各官原領 勅書相應一體換給奉
聖旨是

議處江防緊要事宜以飭武備以安重地疏
元年六月 兵部尚書譚綸

該本部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提督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五

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董堯封題
前事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送司卷查隆慶二年十月內該提督操江都御史吳
時來題為汰冗兵減冗餉立定制以為江防經久之
計事內稱南京江防水兵先年倭寇猖獗一事權宜
設備今海波晏息欲將中軍遊兵一千五百三十
九名止宜留兵七百二十五名并常鎮二府健勇三
百一十二名常川操演以備緩急其餘可盡汰去圖
山三江會口南北相對三江會口官捕青兵一千九
十八員名止宜留兵四百名圖山官捕青兵一千一

百九十八員名止宜留兵三百名各常川防守如遇
汛期將中軍遊兵着令左右二哨把總統領左哨添
布圖山右哨添布三江會口協力防汛汛畢仍回中
軍分布江口以防夥盜其餘相應裁革儀真守備員
有巡江官軍又添募水兵六百六十八名其水兵止
宜存留二百名其餘相應裁革安慶止患江盜並無
海寇相應留兵一百二十名協同巡軍兵快防守其
餘相應裁革及稱各兵口糧不分主客汛期汛畢一
體日給銀三分永爲定式通計前項各營水兵共一
千七百四十五名每歲兵餉各官耆捕舵工廩銀紙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主

孝

劉家丁識字及修理船隻置造火器兵器犒賞等項
約該銀二萬七千六百兩有奇爲定額派徵支給
其餘不經之甚者速行議革等因具題前來已經本
部覆奉 欽依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查呈到部
看得提督操江都御史董 條議四事及要咨行南
北巡撫遵照 勅諭江防未敷錢糧會議措處一節
爲照大江連接湖海界限南北久爲盜賊淵藪況
留都根本所在尤難疎畧向因倭寇增設兵糧後以
事寧卽議裁減因之節省太過遂致巡禦不周今該
提江都御史董堯封通融酌議損益就中委于江防

有裨合就開立前件議擬上請 定奪仍候 命下
之日併行南北巡撫遵照 勅諭見今題奉 欽依
內事理一體欽遵施行

計開

一重要害前件臣等看得提督操江都御史董堯
封題稱沿江兩岸俱爲要害但長江一帶需兵
頗多力難槩加至於圖山三江會口爲江防第
一門戶其圖山把總部下水兵三百一十名又
續補民快一百五十四名三江會口把總部下
水兵四百名中間雖有加設弓兵軍餘等役均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主

孝

爲不敷防禦且波濤險遠鹽盜橫行要將各原
額官兵量復圖山三百三十六名三江會口四
百名連前各八百名巡哨擒過前項軍餘俱掣
發鎮江操演與京軍更番防禦瓜洲驍勇脚兵
止精選四百名量處工食一併操備各一節爲
照圖山三江二總控禦海口委爲要地所據前
項官軍既該都御史董堯封查照舊規酌處前
來相應依議合候 命下行令遵照查復永爲
遵守毋得再議減革致乖防禦伏乞 聖裁
一理兵餉前件臣等看得提督操江都御史董堯

封題稱原額江防兵餉等銀七萬四千有奇今止存二萬二千有奇見役官兵口糧正數之內尚有不足要將議添圖山三江會口官兵軍餉及瓜洲驍勇脚兵水兵工食除淮安府徐州九江免議外其餘應天等府和州等州合先查有空閑壯快及多餘稅銀等項清理協濟然後照各州縣大小均派江南解鎮江府江北解儀真縣各收貯支放及要將各掌印管糧官定以分數課覈其篙師等項名目盡行革去俱曰操江軍餉銀各一節事在可行相應依擬合無咨行

江南江北巡撫備查條議內事理除瓜洲脚兵工食徑聽該府議處外其餘前項議添圖山三江會口兵七百三十六名軍餉銀八千五十六兩八錢瓜洲水兵一百八十餘名軍餉銀二千一百兩着落應天等府和州等州一十六處酌量均派并將節年拖欠銀兩每年帶徵三分之一江南解鎮江府江北解儀真縣各收貯支放其課覈掌印管糧官分數革法篙師等項煩瑣名目悉如所議施行伏乞 聖裁

一議戰船前件臣等看得提督操江都御史董堯

封題稱各營舊額福鐵沙槳等船備造所費又有隨船應造各火器火藥等用并新江口營每年內外守備操江科道操賞等項一切公用止靠二巡江御史贓罰并操江紙贖支用不穀及稱圖山三江會口既復兵七百三十六名亦當各量添沙船十隻以便駕哨其銀要于儀真縣樑頭稅銀原克瓜洲捕兵用內每年定擬一千兩解貯應天府庫如遇船隻損壞俱令駕赴南京新江口聽彼親驗果應修限足者即便動支前銀選委廉能官員兼督仍不時稽查或勸或懲各一節為照儀真縣樑頭稅銀及原克瓜洲捕兵之用今前議兵餉又已一體加派則該縣稅銀委應扣處既該具題前來合無依其所擬備行一體遵照施行伏乞 聖裁

一復水手前件臣等看得提督操江都御史董堯封題稱一應戰船舊設水手六名或七八名俱係召募素諳風水人役常川管領後因裁減水兵前項工食再未編僉以故缺乏水手巡哨不前今要將聽用座船一十五隻止留六隻聽彼巡歷乘座其餘船隻俱盡發回所有水手一百

餘名分派戰船領駕并要將兩府原革水手召復慣熟水性人役解用各一節爲照舟師所以擊賊水手用以駕舟二者相須爲用缺一不可況就中損益處置尤爲苦心合無依其所擬將各府聽用座船止留六隻以備本官乘坐其餘俱發回各府已後免其打造所有水手一百餘名聽發福船每隻六名鐵船草撇每隻各四名沙槳等船每隻二名分派應用不足之數仍行兩府將原革水手召復慣熟水性之人解用如有不諳風水聽其雇倩伏乞 聖裁奉

欽此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二十六

聖旨依擬行

酌議江防專官以便責成以靖地方疏

萬曆二年正月

僉都御史董堯封

臣惟 留都爲 國家根本重地而沿江地方上流以防江寇下流以防海寇要之皆所以肅清江洋拱護重地也先該臣因圖山三江會口官兵太少已經題奉 欽依通行各府協濟量加增復且鎮江揚州二府各設有海防同知一員專一點閱官兵估修船隻稽查糧餉緝勘盜賊一切下江事務亦庶幾有專責矣獨上江一帶自應天府以至于九江延袤一千

一百餘里所有水兵止得遊兵六百餘名安慶守備一百二十名計每二三十里止得巡船一隻江波浩渺幾爲一空然以地方疲甚難再議加乃不得已而督行各道清查府衛之軍快以補巡哨搜括積貯之官銀以增船隻畫地分守僅僅支持夫以前項兵力如此卑弱即便各照信地嚴行巡緝尚不免於意外之虞而汎江上故態偷縱成風安望其有濟哉緣臣與巡江御史巡歷有期而各道所轄又動輒數百里或限於耳目之所不及兼以寇盜之出沒捷於風雨官兵之欺蔽視爲尋常兵力旣已不敷稽查又無專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二十七

責然欲盜賊之屏跡江防之寧謐恐萬萬無是理也臣竊謂太平池州廬州安慶九江等府亦宜比照海防事例各府同知不妨原務責令專管江防按月巡歷於凡境內官兵不論遊兵守備中軍軍衛有司巡司俱要嚴行點閱遇有盜賊生發一面報軍一面嚴督追捕每月將點過官兵及有無失事緣由申報臣等查考如有違玩聽臣從重查究但各官旣無錢穀之司似不必另給關防以滋多事至於應天一府干係尤重官兵等項事務較他尤多該府治中亦宜查照各府同知專一管理聽臣隨宜委用又查得無爲

州并和州俱潁州兵備道所屬相距千里江上有事便難卒知而對江南岸係徽寧道地方雖該道任事殫力不爲泰越之視然既非其所轄終碍兼理臣以爲江岸雖有南北中流寔同責任前項各州官兵似應俱責徽寧道查理但江防之外不必干預庶脈絡常可貫通彼此不致推諉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應天等府治中同知比照海防事例專管江防其無爲州和州防禦事宜聽徽寧兵備道兼理如此庶責成既專官兵知儆而江防亦未必無小補矣奉 聖旨兵部知道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三

兵部覆奉

江防久廢竊盜公行乞 勅當事重臣悉心經理以杜後虞以安地方疏

副都御史何寬

准兵部咨准吏部咨該本部會同吏科抄出兵科都給事中蔡汝賢等題前事奉 聖旨南畿重地武備不修江洋盜賊公行該撫按官所幹何事科道衙門公論所出如今人臣爲國家任事有功的便苛責按求無已因循疎怠玩時失事的却一言不及公論何在著吏兵二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隨該

兵部咨前事內開先該南京兵科署科事南京禮科給事中王順奏爲盜劫 畿輔縣庫懇乞 聖明嚴究失事官員以勵人心以固根本事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又該南京工部署部事南京戶部尚書傅頤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宋儀望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董堯封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蔣科各題爲大夥強盜傷人劫庫等事俱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到部擬合黏連合咨吏部煩爲查照併覆施行等因到部臣等會同兵部尚書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三

譚綸等查看得各題內除建築城垣添設兵將一應江防事宜事在彼中難以遙度聽兵部咨操巡及各撫按司道衙門逐一從長計議停妥另行具 奏外所據地方失事大小官員相應分別叅治等因具題奉 聖旨近來各撫按兵備官將該戒外盜視爲末務漫不經心地方何賴董堯封着降一級調外任宋儀望既到任未久姑着戴罪嚴督各官立限捕賊各巡按巡江御史候差滿之日都察院從公考察丁應璧照罷輟例革職冠帶閒住承應奎等錢立等住了休李亞春革了職都着戴罪緝捕候拿獲真賊具奏

定奪欽此欽遵備咨煩爲查照會題奉 欽依內事
理及轉行各該衙門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到部送司
案查先該南京兵科署科事南京禮科給事中王願
奏內開合 勅撫按等官酌議如該縣跨河可城則
照依江南諸縣作一水關以司啓閉如其不可則沿
河築一小城包圍縣治其江防已裁客兵合於各要
害處所量復其半或分布各哨或添設遊兵中以約
束嚴其號令及要查照元年巡撫應天都御史翁大
立條陳 畿輔事宜於此添設參將一員兼轄安慶
儀真兩守備以控長江等因又查得該南京工部署
部事南京戶部尚書傅頤等題內開本部稅銀俱發
蕪湖縣庫嘉靖三十七年被盜劫庫一次蓋該縣無
城本難置守而重利所在人多垂涎合無併行酌議
等因通抄到部送司案候在卷今該前因合咨前去
煩照 欽依內事理欽遵查照及會同撫巡即便查
勘該縣城池作何建置動何銀兩江防量復額兵添
設參將事體應否并一應防範機宜從長計議回
奏施行等因備咨到臣該臣備行徽寧淮揚蘇松九
江各道查議間隨據蘇松兵備道副使王叔果呈稱
本道所轄江防地方止有固山一關在該縣江濱都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三十一

三十一

御史題增水兵堪以防守無容別議又據淮揚海防
道副使程學博呈稱本道所轄江防地方內瓜洲鎮
三江會口先該各院題增兵船防守無容別議止有
儀真守備統領水兵二百三十二名似爲寡少相應
量增又據徽寧兵備道副使馮叔吉呈稱行據太平
池州安慶等府議得蕪湖縣城急宜修築池太之交
兵力單弱宜增把總一員設兵六百名安慶守備亦
宜增兵至五百名參將官不必議設又據九江兵備
道副使魏體明呈稱本道江防新造兵船該添水手
一十四名江岸要害去處共該添兵一百六十名及
將江防事宜開款條議各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撫
應天等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宋儀望巡按直隸監
察御史鮑希顏及與巡江監察御史蔣科看議得設
險所以守國有備方可無患故欲爲是治固久遠之
安莫若建城欲爲江洋懷寧戢之計莫若厚防顧人
情難與慮始而集兵易於耗財此蕪湖築城之議所
以久而不決而水兵一汰之後欲增復之未能也臣
愚計之蕪湖縣治濱臨大江而工部分司之權務在
馬自嘉靖以來兩曹劫庫之變固以慢藏誨盜而實
因無城故耳若復憚於動衆稽於集議臣愚竊謂之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三十一

車轍在他日猶可慮也至於添設兵將一節臣等非不知公私匱乏時詘不當復爲靡耗之舉也第以長江自九江至圖山一千五百餘里上則安慶守備守至池口而止下則儀真守備守至瓜埠而止中間由池口以達瓜埠七百餘里江面廣濶以兩岸計之則一千四百里而遠矣乃止以遊兵一把總統領七百五十之弱卒分布往來疎濶不亦甚乎雖自新江口有操江之軍有遊巡之軍然而新江口操軍爲防護京城設也遊巡調取鎮江新安建陽三衛之軍番哨守罷弱太半以之張虛聲則可以之責實用則

御批通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三

未也給事中王願目擊時弊欲將江防量復客兵添設參將一員以控長江都給事中蔡汝賢欲行臣衙門悉心經理儻有未盡機宜不妨從長計議無非懲前慮後至計臣等通行酌處并將防範機宜逐一悉心計議列爲八款 上陳大都循舊制而稍加損益順時宜而器爲變通固不敢膠柱而忽於改圖亦不敢愷噓而肆爲紛更之說也其他關係非重臣等得寸者不敢瑣屑具 聞以瀆 天聽伏望 勅下兵部再加查議斟酌 上請恭候 命下之日行臣等遵依施行庶幾武備振舉法令昭宣而江防可

以永固無虞矣地方幸甚

計開

一築縣城據徽寧道副使馮叔吉呈蕪湖建城之議百年不決非邑果不可城也蓋前任包知府勘踏城基一千三百餘丈費計七萬餘金又且破民居以環湖地人情大爲不便今該巡撫宋都御史親臨相度本道督同太平府同知陳所敏知縣倪湯周同政履務求永便南臨大河商民生涯在焉議留市居三兩層而以小橫街爲址西臨古溝沿溝而居者輻輳亦不忍拆議留百餘家而以古小永安巷爲址其東北則直取公館儒學壇池隙地爲址不動市民一屋總之得七百二十九丈有奇據通縣鄉耆咸稱商民兩便各願分工認築不動官錢城門城樓約計用銀一千餘兩查得太平府有堪動庫銀不必另行議處等因臣等看得本官所議該縣城址規制雖若狹小然而因其地勢之宜順乎人情之便不毀人室廬不妨人生業是以商民共悅自應分地修築官帑不費而大工易成所謂以逸通使民勞而不者也相應允從合容臣等

御批通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三

責令同知陳所敏督同該縣掌印官查照勘定處所擇日興工務使基址堅固砌築牢密以圖久遠仍刻分築人戶姓名于石如三五年間倒塌者勒令補築督工員役仍治以罪不許苟且了事其所動支太平府庫銀兩候城完日聽巡撫衙門查核造冊奏報他若望江銅陵江浦六合等縣皆係邊江縣分亦無城池俱聽巡撫衙門量力相持以漸興築則沿江皆金湯之固而保障永有賴矣伏乞 聖裁

一復將領據徽寧道副使馮叔吉呈先年巡撫翁

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五

都御史議於蕪湖添參將一員以是時留都方有振武營之變故爲制外安內之策今則非其時矣雖江洋小醜時或有之然皆隨發隨逐不煩重兵而後可制也矧參戎之府設則供億之費必繁將官之體隆則稽查之法難及此參將之不必議設者也查得荻港當池太之交若錢家山三山夾紫沙黑沙等處素爲盜藪先年遊兵有把總二員以一守其地後革其一而此地遂空虚矣似應仍復把總一員專一駐劄荻港提兵上下防哨等因臣等議得提督操江已

有勲舊重臣參將委應免設查得元年臣操江衙門設有坐營都司一員遊兵把總二員分爲上下二哨其上哨則守在荻港者也隆慶三年間革去都司一員把總一員荻港因而無官駐守而以七百餘里之大江責一把總焉顧彼失此勢所必至合無於荻港地方仍設把總一員以都指揮體統行事領兵六百名建陽一衛屬之其信地上自池口下至大信止專一駐劄荻港上下往來防守如此則池太之交地有專兵官有專職而復有疎虞如近日蕪湖之事者否

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五

也其遊兵把總巡守采石以下及應天地方京畿重地責任匪輕亦乞加以都指揮體統名色以便行事伏乞 聖裁

一增兵額據徽寧道副使馮叔吉呈安慶控扼江省拱護畿輔上江第一藩垣也今守備所領之兵不過二百名何以備禦相應增募水兵三百名連舊共五百名又本道當上游要地官雖設而兵未置合照蘇松淮揚之例募陸兵三百名水兵二百名四時操練以備緩急又荻港既設把總亦應置兵六百名以克哨守共該添水

兵一千一百名陸兵三百名又據淮揚道副使程學博呈儀真守備統領止有水兵二百三十二名相應量增又據九江道副使魏體明呈本道德化縣地名銅錢灣小池口女兒港湖口縣地名香爐墩土簫彭澤縣地名鱗魚簫小孤廟沙灣角等處俱係要害應各添兵內銅錢灣香爐墩二處各兵十五名小池口土簫鱗魚簫小孤廟沙灣角五處各兵二十名女兒港三十名共該添兵一百六十名又新造船一十一隻每隻船編水手一名彭澤縣柴船二隻馬當巡司哨船一隻每隻議增水手一名共該添水手一十四名合於九江衛兵勇內撥八十名德化縣添兵二十五名水手三名湖口縣添兵二十五名水手四名彭澤縣添兵三十名水手七名各等因到臣臣等查得蘇松道見在親兵五百七十名淮揚道見在操兵八百名蓋官以備兵爲名必畀之重兵而後可使之宣力效績也今徽寧道雖設而一兵未置既失建官本意亦非安機長計也又查得安慶守備下原額水兵三百名隆慶二年裁減一百八十名止存一百二十

名萬曆元年該操江都御史董堯封題復八十八名共二百名儀真守備下原額水兵六百六十八名隆慶二年裁革四百六十八名萬曆元年添募三十二名共二百三十二名遊兵營下原額水兵二千七百七十三名隆慶二年裁減二千一百七十三名止存六百名及存砲兵一百五十名長江廣迤洲蕩繁多前項水兵分布不敷委應增加但錢糧缺少不敢盡復原額又查得九江道地方上自城子鎮下至馬當二百四十里內銅錢灣女兒港等處極爲要害委宜增兵防守通應酌處合無於九江道准增兵一百六十名水手一十四名於徽寧道准募陸兵三百名水兵二百名於安慶增兵三百名連舊共五百名於荻港設兵四百名分撥中軍弓兵百百名共六百名於儀真增兵六十八名共三百名若遊兵營之兵不必議增可也臣查標下中軍義勇一百二十五名抽取更番健勇弓兵五百五十名先年議在中軍團操防陸者也健勇弓兵歲支工食不減水兵而兩月更番一年止得半年之力非計也臣責令常川應役除二

百名分撥荻港外其餘與水兵砲兵義勇一隊分派巡船哨守共計兵一千二百二十五名內以九百餘名分爲八哨分布險要均屬遊兵把總統率仍留兵三百餘名在中軍管訓練有事則調遣策應無事則更番出哨通計增加沿江水兵六百七十八名徽寧道陸兵三百名水兵二百名九江道兵一百六十名水手一十四名以之分布南北櫛比鱗次如此而江洋盜賊得公行肆劫者臣愚以爲必無矣伏乞 聖裁

一議兵餉臣等看得兵以衛民食以給兵二者相

西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三

須而不可缺者也查得先年操江衙門除九江道外歲徵兵餉共計七萬一百五十兩六錢四分隆慶二三等年減去四萬七千八百一兩八錢四分止徵三萬六千五百五十七兩萬曆元年稍增至三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兩六錢比之舊額僅半存耳今復議增前項兵數除儀真增六十八名臣查將該縣梁頭稅銀歲給馬窩二港民壯工食有餘者補給九江道添兵一百六十名內除八十名於九江衛兵勇內撥用自有口糧俱不加派外議增安慶守備下水兵三百名新

增荻港把總下除分撥中 二百名外應募

水兵四百名徽寧兵備道水陸親兵五百名共兵一千二百名查得江防規則青捕日支銀五分舵工四分兵三分以一千二百名計之大約歲用餉銀一萬二千九百六十兩守備把總分哨等官廩給紙劄家丁識字口糧工食盔甲弓箭統砲火藥槍筴等器歲造大小船隻工費約用銀三千兩有奇合行應天巡撫照依海防事例於各府州丁田通融處派每年分解安慶池州二府庫聽候支給其九江道議添德化縣兵二十五名水手三名湖口縣兵二十五名水手四名彭澤縣兵三十名水手七名工食銀不等合行該道徑自議呈江西巡撫措處給用夫以今日議呈之之民差役繁重加之連年水役十室九空議令加派臣等安忍言哉願以江防疎闊盜賊公行上厯 聖主南顧之慮前項兵餉量爲加徵以爲振武安民之計誠有萬不容已者焉伏乞 聖裁

一分信地臣等看得沿江上下因地而設之官又必隨官而限之地所以明有守也若信地之分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三

派不明則將領互相推諉一有寇盜之警何以責成查得儀真守備原派信地上自瓜埠下至新港而止今該備上守青山下守花園港而瓜洲鎮委之衛總黃天蕩委之遊兵營矣非設該僻初意也臣等查將沿江信地酌量地方險易遠近通行申明責各將領防守如南湖甯守備南岸上自城子鎮下至馬當北岸上自龍坪下至小孤山信地二百六十餘里領原設兵船而以九江一衛屬之其兵糧之退補支放則九江府同知責也安慶守備南岸上自香口下至池

府治中責也團山把總上自高資下至安港信地一百五十里領水兵民壯八百名而以鎮江一衛屬之其兵糧之退補支放則鎮江府同知責也儀真守備上自黃天蕩下至新池信地一百四十里領水兵三百名而以儀真一衛屬之瓜洲鎮巡江衛總亦屬之操江水兵亦屬之仍與揚州府江防同知協同防守而瓜洲鎮城民事則責在同知而守備不與焉其兵糧之退補支放則瓜洲同知責也三江會口把總上自新港下至廟港信地一百五十里領水兵八百名其兵糧之退補支放亦瓜洲同知責也信地既分職守定矣而又責以上下南北互相應援不許各分彼此一有疎虞通治以罪再照以上備總等官專為防江設也今則多住城市鮮居信地以故哨捕等役得以買閑偷安而江上之警或發而不知或知而不報矣合令南湖甯守備駐劄湖口安慶守備駐劄雷港荻港把總駐劄荻港遊兵把總駐劄上新河儀真守備駐劄儀真江口團山三江會口把總各駐劄本處不許仍前住居城市其沿江合用駐劄衙門一併難

便遷建行令以船爲家每官各用應需一隻於各該府取用給與乘坐駐劄且之在於江界督率哨兵巡守躬自上下會哨如有江洋盜賊劫害商民仍敢坐視隱匿者通治以罪如此則信地明而職守專駐劄近而控制便是亦江防之急務也伏乞 聖裁

一專責任臣等查得先年題將鎮江府同知專管海防揚州府同知駐劄瓜洲專管江防應天府治中太平池州安慶廬州府同知改註江防蓋以江洋統領率皆武弁不容無文職以兼制而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聖

查核之議至當也今各府治中同知之官名爲江防而實則管理他事每每公委他出如太平府同知陳所敏以齋表行而蕪湖之變因而有詞非題請專職意也自今以後合無通行各撫按操巡等衙門將江防治中同知免其差委除鎮江安慶池州原在江邊揚州駐劄瓜洲無容別議外其應天治中移駐新江口太平同知移駐蕪湖和州同知移駐牛屯無爲州同知移駐泥汊與各府江防官不時巡行江上境內州縣巡司之兵盡屬江防管轄

悉聽查點凡哨船之堅脆哨兵之勇怯器械之完毀月糧之支放悉聽查核至于將官之勤惰安擾江洋之失事有無得以開報港汊沙灘洲渚夾磯盜賊出沒處所得以區處禁戢務與守備把總等官聲勢聯絡共濟相成一有疎失隱匿其罪與將領同坐如此而江防之官有不盡心效力者非愚則玩臣等得而糾之矣伏乞 聖裁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聖

一定哨期臣等查得操巡衙門置立哨單分發各該備總府衛州縣巡司各照信地上下會哨將哨過日期填入單內取各該印信鈐蓋繳報查考亦云密矣顧法久玩生每每互爲虛文搪塞而守備把總官懼風波之險懷偷安之習不肯躬自出哨此會哨之名雖立而哨守之效未覩也除府衛州縣巡司及哨官責捕等兵照舊會哨責令江防官查核外其各備總官相應另置哨單定立期限約會如南湖甯守備每月逢二則下之安慶守備逢二則上之會於馬當單取馬當巡司印蓋安慶守備每月逢六則下之荻港把總逢六則上之會於池口單取池口巡司

印蓋狀港把總每月逢二則下之遊兵把總逢二則上之會於大信單取大信巡司印蓋遊兵把總每月逢六則下之儀真守備圖山把總逢六則上之南會於高資北會於黃天蕩單取高資瓜埠巡司印蓋儀真守備每月逢二則下之三江會口把總逢二則上之會於新港單取瓜洲巡司印蓋圖山把總每月每二則下之孟清河衛總逢二則上之會於安港單取安港巡司印蓋三江會口把總每月逢六則下之周家橋把總逢六則上之會於廟港單取歸仁巡司印

蓋又各備總哨單除各巡司印蓋外仍將各備總關防互相合同鈐蓋每月終報到臣查考大率一旬之內必有備總重兵往來一次則盜賊之出沒皆知兵船之虛實可考不然安居簡出徒靡廩餼則將安用彼為哉伏乞 聖裁

一課功罪臣聞賞罰者礪世磨鈍之具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非所以肅人心而作士氣也江防之設久矣而官者之功罪未課是以智勇與愚怯同勤勞與怠玩同法令不行威武不振職斯之由昨者蕪湖之變伏案 皇上親責當事諸臣

綸音一布羣工震惕由是江海之間晏焉希聞推理剽奪之警若此者謂非 聖明在上有罪必罰罰而當罪之明效歟臣愚為濱江府衛備總等官賢否頓殊勤惰不一合無比照防秋事例每年各兵備道將各地方守備把總官各府江防官各衛巡江官功罪重輕備行稽察開報臣衙門再加訪核如一年之內江上全無失事及能捕獲真正盜賊人船勤勞昭著者容臣疏名薦舉以備擢用其次量行嘉獎若闕茸無為貪玩不職及該管地方屢次失事者重則論

核罷斥輕則以軍法責治其哨官者捕員役一體於年終聽各該道查明分別呈報以憑賞犒責罰如此則有功者勸有罪者懲而效力用爭先矣整飭江防要機或在於此伏乞 聖裁 議處兵餉以肅江防以圖永安疏 萬曆四十年上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譚綸

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篆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提督操江都御史王篆題稱巡歷沿

江各堤防禦惟瓜洲一鎮爲南北舟楫咽喉鹽盜潛滋出沒號稱重鎮額兵多借倩人無常餉無益實用因虛心查議條爲二事一議水兵謂本鎮大小戰船僅二十五隻協駕脚兵百餘每以糧曠役止得實兵二百四名每分三哨額授不及要添募兵九十六名湊足三百加造稍寬梭船十隻相兼防守探報隨議兵餉有儀真縣河船照梁頭納稅克餉在瓜洲未議向多趨避合行一體起稅委官收貯府庫日給頭目人等有差置造循環文簿按季填報查考餘備修造船器操賞之用一議陸兵謂該鎮先因倭亂建城設官專事防守從而借倩殷實僉報牙行藉爲驍勇脚兵因而免其門差行稅但出兵之家或自當或轉雇往往濶告無糧失伍廢事要將驍勇免其門差三間每歲納銀九錢名曰門稅可得二百一十六兩脚兵准其斛脚一行每歲納銀三兩六錢名曰行稅可得一千二百九十二兩四錢歲照民壯每名給銀七兩二錢召募壯勇一百七十五名與該鎮原編民壯一百七十五名共三百五十名相兼防守各一節爲照瓜洲一鎮路當南北咽喉城處水陸要會內而商賈充斥民居稠密外而船隻綽綽盜賊奸宄易生所資

巡緝彈壓必兵力衆多方克有濟據稱水兵僅二百餘名戰船僅二十五隻陸兵數止一百七十五名就中不無後占等件此外如驍勇如脚兵又皆起倩於民有名無實何補於事近報城中一夜連劫二家致傷兵夫四名斃皆坐此今該操江都御史王篆於未失事之先將水陸各兵通行查處誠爲早見其中所議水兵工食比照儀真稅船此則以本江之船養本江之兵以靖江洋於情本順况船多稅少亦衆輕易舉且使瓜儀相同船免趨避于法亦妥城兵去其驍勇脚兵名色減數徵銀在官歲照民壯工食以時支給是在各戶比私雇之費既省在各兵得工食之惠有常尤彼此俱利公私兩便但水兵增不滿百又復添造十船則兵終難少似應儘其船稅加募百名共四百名常川駕帶其船稅本多惟以委任非人半歸私索則宜嚴加查考城兵歲餉起稅門行雖爲濟時權宜似非經常之制但彼中生理本饒況市租之入自古有之未爲病民再有不足卽于通府丁糧內酌議亦無不可其餘收支分數并造冊置簿諸事悉已計慮停妥合無恭候 命下備行操江都御史王篆查照今議將瓜洲水兵增募一百九十六名共

四百名駕船巡哨陸兵增募一百七十五名共民壯三百五十名相兼防守即於本鎮下河船比照儀真每梁頭一尺納銀一分鎮城殷實門房每間歲納銀三錢斛角一行歲納銀三兩六錢俱行府選委廉明官員徵收貯庫按月支給各兵充餉應另議者即時查議借情貼駕水兵及驍勇脚兵名色通行革去各兵既增又有常餉後須常川哨守敢有仍前玩愒務要從重究治再照儀真守備多為江洋設也查其責任瓜洲鎮巡江衛總皆其統屬近聞該總專聽江防同知管理視守備若贅疣然平居約束不行緩急何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四六

孝

賴比至失事不免一體查叅豈能使之心服自今增置船兵專付衛總分哨巡邏並聽儀真守備調度敢有執拗行令查叅江防同知務與同心共濟不得偏護悞事相應一體申飭奉 聖旨是

歲終類報江洋盜賊錄文武職官以飭江防疏

萬曆五年正月

僉都御史王篆

卷查先准兵部咨為江防久廢夥盜公行乞 勅當事重臣悉心經理以杜後虞以安地方事該前任操江都御史何 題該本部覆議每年將濱江府衛守備把總各府江防各衛巡江等官如一年之內江上

全無失事及能擒捕真正盜賊船賊者列名奏薦以備擢用其次量行嘉獎若闕茸不職及該管地方屢次失事者重則論劾罷斥輕則以軍法責治又准兵部咨開地方盜賊遠者一季一報近者一月一報歲終類報等因各題奉 欽依備咨在卷除春夏秋三季已經將鎮江烈山瓜洲等處被盜事情各具本叅報見今奏 旨提問外今該臣督巡江上一年已終節經牌行各兵備等官將萬曆四年分濱江各官功過查勘并報去後隨據徽寧兵備副使馮叔吉呈太平府江防同知龍宗武捉獲強犯仇元穆徐鎧等三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四九

孝

十九名仇元穆等三名并獲花龍光素玉帶大紅龍紗衣物等件係打劫江西 建昌王府大盜池州府江防同知俞大有捉獲強犯劉香陳繼兒等三十二名內劉香等三名係先年無為州越獄大盜安慶守備袁日章捉獲強犯熊祥謝黨一等十一名內熊祥劉二等四名并元寶二錠係打劫河西務運糧指揮劉巨安官銀劉相等三名係打劫運司鹽商等大盜荻港把總魏春芳捉獲強犯馬二李鸞等八名係江洋欺案大盜各官並無失事江西布政司叅議帶管九江兵備道王世懋呈九江府江防同知宋純仁捉

獲強犯曹金六謝秋芳等三十二名贓銀四百八十餘兩係洞庭湖累年出沒江洋白晝劫殺官民大盜又獲范友興等私鹽一萬七千一百六十餘包竝無失事蘇松兵備叅政王叔杲呈鎮江府海防同知杜其驕捉獲強犯周潤三馬良才等三十五名圖山把總朱先捉獲賊犯鹽徒汪三陳松等十名大雲山坊失事一次淮揚海防兵備副使程學博呈儀真守備孫燾捉獲強犯高成方淮等二十名馬港瓜洲等處失事二次三江會口把總蔣慶無獲盜功亦無失事潁州兵備僉事朱東光呈廬州府江防同知孫化龍

有方勤勞獨著功應首論者也同知孫化龍把總魏春芳捕獲雖不多及把總蔣慶全無捕獲然江上經年解失禦防無日少疎功應同論者也同知杜其驕把總朱先雖曾失事一次盜不旋踵就擒且朱先當履任之初而其驕多擒獲之績似難以一青遽掩其功亦應併論者也及查各官歷俸尚淺相應久任內同知杜其驕履任將及四載守備袁日章推陪已經二次計其勞資陞轉及時但各江上方憚其威而代者恐難爲繼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將同知龍宗武等紀錄擢用同知杜其驕守備袁日章久任超遷廢職業以專理而日精士氣因感發而益振矣然臣復有說焉捍禦折衝者雖江防將領之功指麾經略者實兵備憲臣之力古人用兵論定功次必推發縱指示凡以重所先耳今江以上若非微寧兵備馮叔吉九江兵備魏體明江以下若非蘇松兵備王叔杲則雖以臣一人宣勞殫盡安能走集諸臣使之同心戮力令江海之間終歲晏然無剽奪之警哉且江上或有小警臣所論劾必先該道及今年終論敘乃獨後焉豈爲示激勸而重責成也臣今卽欲有舉顧前所題 請原未之及而臣不敢輕冒重恩之虞伏乞

皇上再勅該部酌議以後年終類報容臣將兵備等官功罪併論通敘用彰勸懲庶上下協同經理益密而長江千里將無遺鏃之警焉地方幸甚臣愚不勝幸甚奉 聖旨該部知道

兵部覆准以後年終類報將兵備各官一體敘論通行激勵

捉獲江洋大夥強盜并陳未議以肅官守以飭江防疏 萬曆五年四月

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張

該本部等部會題吏科抄出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篆題前事奉 聖旨吏兵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奉 聖旨

二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會同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 等看得提督操江兼管巡江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篆題稱南京東城兵馬劉繁任甫數月即能捉獲巨盜乞要紀錄及陳以後

兵馬有能擒獲江洋大盜并有縱放恣騙等情許不

將論薦各一節為照 留都根本重地去 輦轂渺

遠邇來江洋諸盜竊伏都城南中隱憂真不在門庭

而在腹心矣折萌防漸全繫司捕之官乃今兵馬劉

繁數月之間屢獲巨盜其功委應紀錄但各城官忠

邪互異未必皆如劉繁人情不賞不罰不勸不懲若

京官之考覈既疎巡城之論劾尋罷果何以勵官守而靖禍本也哉既該操江都御史併陳前來誠於法紀有裨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移咨南京都察院以後五城兵馬除尋常守官無大功過者照舊聽巡城御史差滿之日備造考語封送部院此外操江衙門審覈各官凡於大夥劇盜果能悉計擒獲功次顯異者不時薦舉以俟優敘果有受財賣放賊罪顯著者不時論劾以憑處治亦不許因而假捕生騙誣指害

人有一於斯悉寘以法以戒多事如此庶勸懲舉而各城之防禦益嚴法紀張而 國家之根本益固矣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奉 聖旨是

竭愚衷飭武備以固江防以衛重地疏 萬曆

僉都御史王篆

臣猥以庸劣承乏任使濫竽江防重寄兩年以來奔走勦凡操巡諸務寔殫竭耳目心思之用亦粗有

章程可為禦防之具矣但一二操備事理甚切江營

大計者以承平日久桴鼓不驚諸當事視為不急徒

以收舫疲卒克具故事因循沿襲幾垂百年雖臣極

力莫可卒復且臣所得為者臣固不敢推諉乃有其

責雖在於臣而非臣所獨專其事雖勞於臣而非臣

所得爲者臣將奈何臣若及今不言一旦倉卒諸所禦防無一堪應主上神聖將究根諸從事而臣于役爲時頗久當蒙首罰猶之治病然雖投劑並進至日沉痾將谷所調治獨深者彼臣安所辭責而烏能已於言哉然臣非敢漫於勦說也臣日有江上因事稽綜隨人諮訪得於營務有裨急當議行者其大端有肆焉敢輒條具如左如蒙皇上軫念根本重地勅下兵工二部重加看詳酌議題覆咨行南京該衙門速見行之則江營復振而臣亦少追瘳曠之憂矣

計開

一核軍實以克營伍查得新江口營設於永樂初年合南京五十二衛所挑選官軍一百五十八百有奇天順等年復添調鎮江新安建陽三衛官軍一千二百有奇通共一萬七千有奇在營操備可謂盛矣自臣蒞其軍按尺籍而覆之除添調三衛官軍取出江遊巡外實在營止得五千六百餘人又半疲老病弱不勝驚懼因而訪之江營官軍差役繁苦數倍諸營以故強者營改別差弱者遷移他境巧猾者投充影射而各

當事又復役占不常行伍空虛職此故也此臣卽欲具聞查前任操江都御史何已曾有言臣但移咨南京兵部該尚書劉將影射役占等項嚴行清勾日頗還復然比之原數相去竟遠臣復移咨該部調取節年各衛所戶口底冊行委應天府通判浦朝柱協同該營把總洪恩李棟黃冲霄清查去後據各官呈稱查得改差指揮等官張軌等二百五十七員軍餘殷狗兒等二百九十五名逃故指揮等官陳英等三百二十二員軍餘張見等八千三百九十一名取回衛千戶等官劉煥等四百五十員退回衛百戶等官吳松等三十二員軍餘王狗兒等四百六十八名爲事在外百戶等官文相等五十員軍餘吳清等八十六名有丁未行替補千戶等官余鑾等八十一員軍人王臣等四百六十七名以上共一萬九百餘員名見存五千六百二十二員夫以全盛之軍僅存若此又半疲羸則謂江營無復有兵可也故軍之逃亡臣不之恨惟有力而逃者改避別差爲可恨軍之改避臣不深恨惟世祿而官者亦復改違爲可深

恨改避目前已可深恨更有通同書識悉去其籍以爲子孫他日地將令江營終不可跡則尤可深恨也查得正德九年操江都御史張津南京吏科給事中潘棠等具題覆奉 欽依以後操江官軍敢有管求別差希圖避重就輕者許點軍科道叅奏問罪不分官軍俱調發極邊烟瘴衛分官員帶俸軍人守哨其例可謂嚴且重也數十年來法久廢弛人多怙愒上下沿以爲常無復知有前例固不可得而盡罪之矣若不及今早爲查處則官軍日見消耗營伍日就空

虛大江重鎮所恃禦防者安在乎伏乞 勅下兵部移咨南京兵部將原額官軍盡數查明定註冊籍該部及臣衙門各留一冊以便填補稽查先將改差者追還逃故者勾補取回者查復退回者更換爲事者清提有丁者查替每年終以所清勾還補官軍員名數目咨開到臣叅對查考惟改避別差未盡還復及有知而再犯者不分官軍容臣指名具奏盡照前例重處仍復著爲定例以後再有管改別差及隱占等弊許點軍科道及臣衙門不時叅奏通照律例重處

弁驗差容留等官一體叅論黜罰庶規避者無跡逃移者復還營伍益克而禦防有賴矣伏乞

聖裁

兵部覆准以後再有管改別差及隱占等弊悉聽點軍科道及操江衙門從重叅論查照九年改調烟瘴事例奏請改發不得輕貸

一省繁差以恤軍勞夫江營軍士消耗過多固以差役之繁勞也而臣謂其勞獨過於諸營者何以見之查該營水陸正操之外又兼別差遣有日三江暗伏有日總府夜巡有日巡視營船有日巡視中街大勝關有把守提舉司有看船至於役占追呼擺列護送健步吹手識字軍牢火藥匠等差又不可以時限而數計彼內外諸營曾有一於是乎其勞如是已自不堪況又軍少而差繁糧輕而役重雖欲不逃亡不改避不可得已臣所陳於前欲將逃亡者勾稽改避者追究法也然欲其相安于役非可徒繩之法必體悉其情可也欲以體悉其情非能盡革其差惟去其冗甚可也凡諸差冗當議裁者臣已得徑行外至暗伏一差臣聞江營諸軍最苦勞者莫過於此江營諸差最稱冗者亦莫過於此以所

最久又爲最冗久而不議裁者非諸當事見不及此以爲舊例也當愛禮而存之半也臣謂爲此說者舛也臣訪暗伏所由立此因長江廣濶垓戍蕭然不得以而借用以示之威今既有遊兵官兵一千四百餘名遊巡官軍一千二百餘名艤幢戈戟棋布星羅禦防之術固以周矣何所資於暗伏况暗伏所守之地卽遊兵所守之地遊兵所守之地又遊巡所守之地識者謂既有遊兵卽遊巡且當議革又何有於暗伏乎是暗伏之當減也明且決矣伏乞 勅下該部將

暗伏官軍撤減回營專工操練卽以原守信地責之兵巡工營則暗伏之軍雖撤暗伏之地有兵不惟在營諸軍勞困少甦而逃亡改遷者聞風思復矣尚何軍實有不克兵威有不振也哉
伏乞 聖裁

兵部覆 准將暗伏官軍撤減回營專事操練原守信地責之兵巡二營無事常川巡邏有警併力合剿

一揀勁卒以克選鋒臣聞攻堅敵銳必有勁卒當先而法亦曰兵無選鋒者北此選鋒爲兵家要務也江營重鎮所存額軍止五千餘名卽人人

可當選鋒亦不謂多又奚容有所選擇但此五千餘名實多老弱不堪若無分於老弱之操揀但可飾觀必有取於驍雄而資之克敵不容無擇臣欲於諸軍班中搜揀膂力方剛占通一枝共足一千名分爲兩班列爲十隊以把總二員董其部伍管隊官十員隊長四十名分頭率領無間寒暑不煩別差專工操演水陸戰陣臣復以時校閱而賞罰之名曰江營選鋒其不入選者照常舊營操練選鋒有媮惰退入舊營舊營有勇健進入選鋒例得不時進退以昭激

勸而亦不限千名以倡勇敢將使貔虎雲屯稱選鋒者得二千人焉斯爲雄鎮也然選鋒立矣苟不量加廩餼則此貧軍何能自足不給予衣甲器械則此貧軍何能自具是雖設猶不設也今以衣甲計則勇中單甲戰裙腰帶紅帽角標金鼓旗物等用銀二百七十兩七錢以器械計則強弓勁弩長戟短刀烏銃藤牌等用銀一百六十八兩七錢以口糧計每軍月給柴菜銀二錢把總管隊官隊長而下加給有差每歲用銀二千五百八十兩以上三項通共三千二百二十餘

兩欲乞之帑藏則司計者稱訕欲取之間閭則司牧者告匱以是當事屢議中止及臣兩年亦復持議未決也今該臣查處將造衣甲器械者搜括各郡原屬臣衙門無碍官銀如太倉州弓兵銀一百八十五兩常州府歇班銀十一兩太平府墩夫民壯銀四十七兩江陰縣造閘銀二十七兩武進縣由帖銀五十六兩無錫縣歇班戰船銀二十八兩六合縣解剩蕭縣民壯銀二十三兩各有零通共三百七十七兩堪以動支其不足數得於事故兵糧奏處綠衣甲器械止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李

是造給一番後有朽頓屬各軍士自辦故今得委曲奏處至於口糧則逐月支給而兵之選也又日加增是不可不為輕常久遠之計也該臣熟思審處將遊兵營一切虛冗冒濫如槳船兵勇中軍哨總識字家丁等項酌量間汰每歲得銀二千八百八十七兩以抵選鋒口糧之用尚餘三百兩卽由是而選鋒之兵有加府庫之餉或不足如臣去歲所奏設瓜洲梁頭稅銀每歲正支外尚餘千兩亦可取給自無憂於枵腹荷戈也夫此選鋒一立無論緩急可備遣發卽居

常無事而旗鼓日振於江營亦可坐銷未萌永爲江南之保障矣伏乞 聖裁

兵部覆 准依其所擬備行操江衙門逐一查照施行內議支銀置造衣甲器械必須責成委官行令如法打造務各堅精勿容虛具其歲支口糧聽各行南京戶部照數及時查給

一議戰艦以圖實効夫江營原備水戰水戰必資舟楫查得該營自永樂初年額設戰船四百一雙嘉靖十二年操江都御史潘珍奏減二百一雙嘉靖三十四年南京兵部尚書張時徹奏復一百隻嘉靖三十六年操江都御史高捷奏將樓船改造沙船一百一隻隆慶二年操江都御史吳時來奏變價一百五隻漂失二隻實在二百九十四隻夫以四百一隻減而不滿三百宜皆堅利可備攻戰之用也臣每閱探查各戰艦俱損敗不堪以處承平操演水陣尚可飾觀一但緩急有一堪用者乎以求其故造船者南京工部提舉司守船者新江口營軍士也以問之該司則曰修造未嘗不善也其看守非人以致槓壞且有槓損不存徒繫虛舟者於修造何與乎以責之軍士則曰看守未嘗不力也其修造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李

不法以致易壞且有方駕出江遽稱滲漏者於看守何與乎各執其說互相推諉以臣自責惟是看守非人乃其實有不盡然者臣安敢坐視以俟日趨於敝壞也乎爲今之計合無以後有應修應造戰船該營具呈到臣查驗得實移咨南京工部委司屬一員臣委江防官或府佐一員公同會勘從實估報該用料價若干如數咨解到臣臣選委能幹文武官一員協同武職官一員買料督修勤工完報臣復以出江月日回咨該部以備後來修造查考或未及期限無故

而壞則看守之罪也臣當查責修理或中流遇風間有損壞則又不得拘以年例致將舊料泡爛卽當查勘及時修理其督修官員連委輒効者容臣年終分別獎薦如此則修造看守皆出於一事有專責無容推諉矣斯議也先該豐潤伯曹文炳操江都御史吳時來皆有言該部以係隸職掌未卽題覆以臣愚見人臣之義苟有濟於公家當無分於彼此况實所以相濟曾未至於相侵如臣所處委勘估驗支給查覈盡出該部而但以竹頭木屑之事屬之於臣於職掌

原無侵損也此修造之議也至於船數去留臣亦有可得而議者臣聞物之可備而待用者雖多費不爲過不可備而待用者則徒費爲可惜茲江營戰艦以立法初意而言謂無事則用之操演有事則資之攻戰惟有備斯可無患惟多備斯可足用如之何可無備而議減也然以物理論常用者易壞時久者必敝卽使修造看守皆得其法而摧剝於風雨撞擊於波濤皆所得免能使修造於今日者可待用十年之後乎以不可待用之物而徒捐不貲以備之又費衆力以守之臣未敢以爲善算也據該部咨開造者十年一次每隻費一百餘兩者五年一次每隻費五十餘兩計每歲修造不止五十餘隻約費工料四千餘兩以此二百九十四隻通計十年修造當費四萬餘兩而此四萬餘兩半置空歇無用之地不濫費而可惜乎該臣熟思審處計今所用遊巡哨守該四十隻選鋒及舊營操練該五十六隻又或修造更替不時多備六十四隻共一百六十隻有餘矣此外一百三十四隻皆冗設也宜退還該部變價以後卽行停造

計十年內可省銀二萬餘兩引而上之其積愈久則其數愈多脫遇有事用船即以二萬金造船二百隻鳩工飭材不日告成又皆堅利可用何必虛糜重費備此不堪用者為哉況如前所去以一百六十者屬臣衙門修造或皆堅利即可實用嘗無事手尋遺亦未可知矣以上兩者一則可以得實用一則可以省虛費臣竊以為善筭而可經久也伏乞 聖裁

工部稽 准如遇將應修應造戰船等項移咨南京工部令委司官一員同江防府佐貳官會勘估計料價若干該部照數將銀兩咨解操江衙門委官買料督修勒限完報仍將出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本

江月日并用途銀兩及餘剩數目回咨該部查考或不及期限無故而與中流遇風間有損壞者俱如所議施行其餘一百三十隻既係冗設即應裁減該部變價停造所有銀兩財庫備用不許別項移本部仍咨南京工部一體遵照施行

摘陳彈盜急務乞 賜通行嚴禁以靖江洋以護重地疏 萬曆六年七月

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方

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胡櫟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提督操江都御史胡櫟題稱往年湖

廣黃州府等處置造巴河漁船六槳八槳甚至十槳十二槳者乘載客販江行便捷富商大賈竟裝銀兩以致奸徒交通潛行劫掠棄船脫逃莫可蹤跡要行湖廣江西巡撫官行令江防兵備府縣等官一體嚴禁大船不過四槳小船不過二槳仍行九江等處抽分部官毋得槩收稅銀濫給由帖違者查究船戶籍貫將該地方官叅治各一節為照荆揚吳會長江萬里巨漚與澤易聚逋逃況多槳漁船往來如飛足為出沒之利而裝載富賈尤為誨盜之資以致交通舟子因緣為奸甚或登樣置造同行肆劫江洋多盜寔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本

此之由所據 留都三面距江防禦委當嚴密今該提督操江都御史胡櫟具題前因深為根本重慮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移咨湖廣江西巡撫官令各該兵備等官出榜曉諭計其道里立為程限其有先時渡江約法在後者審實發回不許撐駕其餘嚴加禁革遵照四槳二槳製度成造行使仍咨兩京戶工二部行文九江等處抽分鈔關衙門毋得濫取船稅出給由帖一應盤詰處所務要多方查覈違者究治叅問但沿江上下不便陸行緩急時有無妨過計其有傳報久要操捕兵防多槳船隻恐難一槩禁絕如不

容已或通查各船籍記在官如或用之必須撫院司道給與印信牌帖編列字號大著船尾以便識認防其詐偽付之執照仍咨該部徑自酌處應否施行奉聖旨是

歲終循例類報江防効勞文武官員以彰激勵

疏 萬曆七年四月

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方

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胡慎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六

案呈到部看得提督操江都御史胡慎題稱萬曆六年分江洋並無失事各官亦無捉獲大夥強盜但江海寧謐實由江防等官効勞所致功倍獲賊要將各官紀錄擢用及稱江防文武專官以後各撫按官舉効乞要會同叅酌各一節為照長江一帶南北要區萬曆五年二月該操江都御史王篆題稱捍禦折衝雖賴將領之力指麾經畧實多兵備之功本部覆奉欽依以後年終類報將兵備各官一體通敘激勵今當歲終該操江都御史胡慎將文武効勞各官叅酌具題前來至于舉効江防各官欲要會同誠為有見

相應通行依擬合候 命下將馮叔吉蕭過朱東光龔大器胡榎龍宗武孫化龍毛似蘇俞大有夏子諒宋純仁移咨吏部李棟劉諮李趨王誥黃冲霄陳閏生趙良翰朱先方印金印高繼先張元善聽本部各紀錄擢用仍咨南京兵部應天鳳陽江西各撫按衙門以後舉効江防文武專官與操江都御史會同虛心叅酌施行奉

聖旨是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一終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疏五 七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二目錄

奏議六

江防類下

遵奉 明旨驅逐潛奸以熄盜患疏

張

湖盜出沒議處防守疏

彭而珩

倭情未定兵餉兩虛議復遊巡營以便戰守

疏

張養蒙

敬陳江防末議以圖實效以固根本重地疏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目錄

陳薦

巡江改移將領疏

朱吾弼

遵制酌時分別軍兵清支糧餉以便操巡疏

耿廷力

遼左孔棘中外戒嚴陪京重地武備宜飭敬

陳防禦切要事宜以固根本以壯金湯疏

陳道亨

長江虛單可慮重地防守宜先會疏

傅宗臯

江洋武備單弱 留京重地可虞懇祈 聖

明量增兵餉以飭江防以固根本疏

孟養浩

時事多虞敬陳江防要務以固根本重地疏

徐必達

題為酌處新募官兵以重江防以一營務疏

徐必達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目錄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二

奏議

江防類

遵奉明旨驅逐潛奸以熄盜患疏

萬曆十年四月

戶部尚書張

○

該本部題四川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等衙門右僉都御史等官呂藎等題准南京吏科給事中吳 手本准南京戶科手本准南京戶部堂本准戶部咨開該本部題將操江賊罰每年終舊管新收開除實在銀兩數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

三

考

目具奏仍行造冊送部本部再移咨南京戶部轉行該科差給事中一員同操江都御史自萬曆元年起至九年十月止通將前任各官收支前銀調取卷冊逐一清查要見某官批收若 明旨該南京吏科給事中吳 會同臣將萬曆元年正月起至九年十月終止弔取各府州縣批收支銷卷案并本衙門簿冊參互覈實逐一從公磨算並無遺漏等因奉 聖旨 戶部知道欽此又該南京吏科給事中吳 奏為奉旨清查操江賊罰追論濫費督臣懇乞 聖明究處警衆並陳愚見廣德意以慎重贖錢事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倒部送司案查嘉靖四十二年九月內為申明江海信地以便防守以專責成事該南京兵科給事中范宗吳題稱江海春汛每年選調兵壯防守安慶等處守備遊兵水兵巡軍操守各該船隻器械火藥犒賞等費要將上下巡江御史與操江賊贖留用等因該兵部議覆行操江都御史將上下巡江御史與本衙門賊罰銀兩俱免解京分貯鎮江安慶府庫聽操江兵事之用覆奉 世宗皇帝聖旨這信地既經議定今後不係操江所屬地方一應事務都御史不必干預欽此萬曆九年四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

四

考

月內為議處改留事例賊罰納解以濟河工以溥仁恩事該本部查將萬曆八年分各省直撫按等官已解未解賊罰銀兩緣由題奉 聖旨這賊罰銀兩前屢有旨着依期完解不許官充私費如何尚有一年之間分文不解的既未經奏留支銷即係私用你部裏便行與各撫按官着遵照近題事宜互相稽查因何不行解進曾否奏留作何支用作速具奏奏到之日你部裏會同該科從實查叅來說原無額數的還酌量定額與他其餘依擬欽此萬曆九年十月內為遵奉 明旨驅逐潛奸以熄盜患事准南京都察

院咨稱操江衙門贓罰銀兩緣由到部已經議覆限
本年十二月終具奏等因奉 聖旨操江衙門贓罰
既不解京積剩必多如何在庫的止有此數其間必
有濫用私取情弊着南科差給事中一員同操江都
御史從實查明具奏不許隱護其餘依擬欽此萬曆
十年二月內爲仰遵 明旨請乞 特懲貪競之風
以肅官常以飭吏治事該本部會同戶科都給事中
姚學閔等議得撫按等衙門每年贓罰若肯體 國
奉公不充私費私餽則每年所入之銀自足一年額
解之數但恐解數稍增餽用不減所以仍舊所出反
多公私之費日增庫藏之蓄漸少撫按必以多責司
道司道必以多責有司凡承委批問各官希所悅意
則以多相高避所惡聞則以少相戒如罪止一人連
及數人應擬無力槩擬有力律止贖杖則擬滿徒銀
應給主則擬入官甚至將供明于証濫行科罰殷實
良民暗入招罪在有司則曰不加益則上官駁詳在
撫按則曰不加益則歲解不敷是本部清查贖金之
議反爲殃民剥下之媒若不再行申諭恐積弊相沿
餽送不減科罰漸倍民害日深有負 皇上禁貪責
實之意備行到省直撫按及各差御史將贓罰銀兩

查實各照原擬額數依期解部應留賑者照舊留賑
不得別項那移應公費者照數動支不得分外多取
勿得仍前濫餽濫用以致原數不敷多方盈害及小
民其公費備賑之外尚有積剩者備查見在何處收
貯已造冊報部者行令不許擅支未有冊者嚴查有
無在庫是不借用未還作速查照原行巡按將巡撫
項下巡撫將巡按項下互相依期造報等因題奉
聖旨前旨稽查贓贖銀兩意在禁革私餽私用今若
於餽用不減徒倚稱解進尅取於民將令獄訟滋多
誅求苛刻及成弊政這所奏都依擬便行與他每知
道欽此俱經通行欽遵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
看得南京操江都御史呂 題稱遵奉 明旨會同
科臣吳 弔取各府州縣批收支銷卷案底簿自萬
曆元年起至九年十月終止逐一從公磨算惟張
胡 所收既少其費反多所當追論及稱都御史王
議將存積銀兩類解應天府庫至獨存可備緩急
乞將各省直撫按存留 貳分贓贖銀兩積至叁千
兩以上照例類解緊要府庫非軍國重事不得擅支
其操江衙門贓罰亦令酌定年限類貯以免私費又
要嚴禁有司濫受詞訟希圖罰贖法外科罰重覆問

罪各一節爲照撫按解進贓罰銀兩節年俱奉有

欽依獨南京操江衙門因有操賞等費故免其解進一爲留都根本之慮二爲長江先事之防若將議留銀兩半充私用不惟玩忽江防亦且故違 明旨近題查各撫按贓罰因操江衙門無數報部故覆奉

欽依備查各官職名經管年月有無私餽濫費今都御史呂 會同科臣吳 備細查覈明悉臣等據冊備查各官支銷之數用於操賞修理獎卹者爲公費用於鄉官過客交際者爲私費公費原有 欽依私費奉行 明旨私費雖少已非奉公私費過多尤犯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七

孝

明例自萬曆元年至九年除收多用少俱免計外內如張岳任纔兩月私費至七百六十餘兩又將奉旨應解銀內擅支壹百餘兩胡嘉謨任僅六月私費至一千六百餘兩耗公帑而弛江防市私恩而背明旨委當如該科所議重加究處但張岳在籍聽調胡嘉謨在籍養病臣等未敢擅擬恭候 命下移咨吏部遵奉施行仍咨操江都御史呂 將見在贓罰銀內支壹百叁拾伍兩起解應天府庫補足都御史王 原題壹萬叁百叁拾貳兩之數與同九江府庫收貯鹽犯盜贓銀壹千陸百叁拾貳兩俱照舊收

貯不許那充別用如遇江洋有警查果在外見銀不敷據實題 請方准動支以後批收贓罰自萬曆十

年爲始俱發貯安慶鎮江等府庫聽備操江支用如遇陞遷事故去任者開舊管收除實在各數接管者開舊管之數在交代本內一同奏報下部備查如三年之後除公費外積有餘銀照王 原題類解應天府不許私餽濫用仍查照節奉 欽依事理歲終備開前官舊管本官新收及巡視上江下江御史分解鎮江安慶銀三千兩與各項公費開除實在數目照式造冊報部併聽巡按御史互相稽查本部移咨南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八

孝

京都察院轉行各官及咨江西巡撫都御史轉行九江府一體欽遵施行仍咨各省直撫按衙門將每年留賑二分贖贖及應糴穀銀兩不必分貯州縣在各省者類解布政司在直隸者類解各府總貯以免侵費或遇地方水旱災傷小則撫按批准方支大則查覆的實奏 請給賑至於該科奏稱貪墨之吏自度費用不貲儲積無計指進贓罰濫受詞訟剥民膏脂正與本部近奉倚稱解進剋取於民將令獄訟滋多誅求苛刻反成弊政 明旨相同合再通行各撫按官遵照嚴禁各該有司及問刑衙門凡准理詞訟務

要從公鞠斷照依律例問擬應得罪名得指如贖
贖任意罪外科罰以滋侵費若犯人兩事並發照例
從重歸結不許重複擬罪如有不遵照例仍前故違
者聽各撫按官據實指名查叅照貪酷事例罷斥如
撫按疵宥貪酷各官聽兩京科道查叅伏乞 聖裁
奉 聖旨這賊罰銀兩既清查明白張岳胡嘉謨違
例濫費數多張岳着革職冠帶閑住胡嘉謨候病症
之日降一級調外任用其餘俱依擬

湖盜出沒議處防守疏

萬曆十六年閏六月

彭而珩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九

孝

竊惟 國家飾武備以戒不虞自 畿甸以迄荒服
其間材官戰士星羅棋布纚纚具矣至若深菁大澤
奸暴易藏此疆爾界逋逃難制一切要害之地則有
簡命戎臣提一旅而彈壓之二百餘年來潢池罕有
弄兵者凡以禦防周而奸萌於是乎折也乃有地當
要害隄備未設盜不息而民不安者惟江南有太湖
其患正坐此臣奉 命巡視下江是湖半在轄屬茲
臣躬歷地方目覩利害敢不爲 皇上陳之萬曆十
六年五月內據常州府知府譚桂宜與知縣陳遴璋
揭報有兇黨一夥駕船十隻往來湖中掠劫商民又

據蘇松常鎮兵備副使李涑江南副總兵馬繼武揭
報宜興盜勢散而復聚議掣吳松劉河等營官兵分
道入湖相機防剿等因具揭到臣除臣節行該道鎮
府縣設法訪緝外該臣看得太湖爲荏苒淵藪自昔
已聞其語頃臣待罪江防以來每見蘇常二郡盜情
多發於湖而湖中之盜非搶則以劫然則宜興此警
是豈一朝一夕之故乎所由來者漸矣震澤之水滙
爲太湖寥邈八百里兼跨蘇常湖三大郡其爲險要
不在江右彭蠡之後彼彭蠡水澤之間時時有警何
獨於太湖而疑之緣太湖一水四達賈航來往甚頻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十

孝

而濱湖地利沃饒小民耕居頗衆兼之港溇縱橫蘆
葦翳密二三兇強徒巾而呼衆庶無賴聞風而應往
往操舸艦挾戈矛而出沒水草之間泊湖蕩則截商
貨登湖畔則掠民財其來也烏合難禦其去也兔脫
難追或蘇常事發則逃匿於浙中或湖南索急則竄
伏於湖北雖無盤踞之名而有荼毒之實及查湖中
昔年惟秋冬多盜其餘間有寧時乃今歲饑饉異常
嘯聚尤易故盜發於春夏者日熾一日大非往事比
矣近據兵備副使李俠蘇常二府海防同知沈堯中
祝眉壽揭報渠魁殷應彩等黠冠高淫等業已次第

擒獲則其餘么麼必且魄褫膽破乘勢而一剗之若無難事矣第臣愚竊謂湖盜驟發於一旦皆由積釀於平時故目前之易戢未可恃而將來之難制爲可憂何也寰海以內何處無盜盜有一撲而永滅者可無後患若湖盜則其蹤未可測其根未易除一時撲之其灰不死未有不復燃者也吳中當事諸臣素講求防湖之法祇因財力詘乏雖有成議遲難速行今茲羣醜構亂官兵戮力罪人就俘地方幸保無虞矣然其事未可忽也倘以細故視之而不思防其後恐桃蟲拚飛可成大鳥異日湖中有攘臂而起者其禍

而職非 欽依終難責効其惟設官爲便乎或參將或遊擊量設一員領兵防湖務擇謀勇兼優者而任之若宜興當湖之衝可於該縣地方量建住劄公廨但官爲湖設宜專一督率舟師巡行水上憩洞八面而不得坐守一隅也官當設矣若止管蘇常而不及湖郡則封疆以外泰越遂分奸人跳梁終莫能制爲全湖計尚未盡善其惟合三郡湖防而一之爲便乎環八百里總爲信地斯責成旣重而控制自專官無顧此失彼之慮而盜無潛踪遁跡之所矣其浙省之兵亦應擇附近地方管額稍寬者量掣二三百名併入防湖合用船隻照前措處仍與直隸新掣并舊額兵船合爲一管聽所設之官總領調度各兵常川防湖不必更番每月糧餉亦聽總領官如例造冊請支必如是而後事體曲全法立而可以垂久也或者曰設官誠是矣能不費財力乎臣以爲不添兵而添官則一官俸餼所費幾何且以三郡之力而共舉之尤無難者况保障有人則湖鄉赤子自是可安枕而臥百姓費不滿毫釐而身家蒙利厚矣何惜而不爲也或者曰兵分吳越合爲一營未必其同心以禦侮也臣以爲一將得人則三軍用命有向彼此嫌隙之生

乎閩廣之間設有漳湖副總兵官擁兩總之師而守兩省之微從來未嘗不帖然也海濱且然太湖在內地者可知矣防湖一事浙直共之地方大計衆思宜集乞 勅下應天浙江撫臣將設官掣兵事宜會議停妥畫共濟之策建萬全之規倘事有未盡者一併議詳覆 請定奪及時舉行庶乎隄防旣飾奸宄自消全湖生靈可保寧謐而江南重地從此若泰山而四維之矣抑臣猶有說焉兵滿數百防湖亦旣足矣苟布置無法雖多亦奚以爲是故要地不可不守也乃寇盜必由之踞也若吳縣之東山西山胥口吳江之白洋灣大掘口無錫之獨山武進之下埠口宜興之沙塘口烏溪定跨等處並稱要地如此類者必多宜責令防湖官逐一相度分撥兵船畫地而守各選哨官一人領之險據咽喉勢相倚用無隙可乘兇人有不屏跡者否矣至於保甲之法雖屬常談湖濱與盜此爲上策又宜申飭有司着實修舉無爲文具但保甲止行於陸而不行於水也湖船有六七桅者名曰大呂船湖蕩之民世世捕魚多以是船爲家彼此烟火相望雞犬之聲相聞舟居之人半有克糧里而習舉子業者與閩閩而處者無異呂船大而賊船小

賊船每爲呂船所壓此其力誠有可藉而用者合無併命有司將在湖呂船盡數查出倣保甲之意而籍其姓名立之約束務使平時互相覺察有倣互相策應有不率者治之以法如此則官兵之外增一千城而防湖可無餘策矣臣目擊地方之艱心懷芻蕘之見職掌攸關不敢緘默謬陳末議用裨湖防伏乞聖明采納 勅下該部覆議施行臣不勝惓惓之意

倭情未定兵餉兩虛議復遊巡營以便戰守

疏 萬曆二十二年正月

下江各營紛紛呈請或請添募兵勇或請添造船戰
或請添製火藥器械前任操臣念形虛勢亟批應旁
午一時下江協汎造船製藥等費幾至萬全而上江
諸營之費不與焉累年積貯之余開銷殆盡今糧應
月給者僅僅支吾且夕船應修者正項不足那移別
項應添造者儀真推之鎮江鎮江推之儀真歷夏過
杖竟爾停閣乃各營之請增兵者尚嘵嘵未已也臣
思增兵易增餉難非派之於小民則請之于 內帑
內帑已匱臣知之矣臣不敢請大江南北災殄頻仍
臣衙門魚例不報災而觸於見聞常懷隱痛業已不
能爲蒼赤請 命而忍加派以重其困乎臣查圖山
營添兵五百名係應天撫臣題 准加派外三江儀
真瓜州三營前任撫臣共批准增兵三百名皆取給
糧斛諸稅魚久則難供而近猶堪辨無庸議矣獨遊
兵一營曾經題 准造船十隻以備水戰計其所
取必藉精兵千人方可控扼上游縱橫如意該營見
統之兵僅一千二百名領駕樓船十隻沙船四十隻
上至梁山下至儀真三百余里各派信哨守捕鹽盜
原有專責今若抽兵上海船則信地執守若分兵守
信地則海船執運臣爲民慮餉爲船慮兵展轉籌思

欲不募兵而兵足不加餉而餉足惟有復遊巡營耳
蓋遊兵一營原係臣院標下中軍江上有倣往來策
應非爲坐守信地設也惟是江洋浩渺港口濶疎寇
盜易於生心商民苦其剽劫故先年在江營有暗伏
在衛班有遊巡又責令遊兵相兼防守據其初制豈
不周且善哉暗伏革於萬曆六年則曰省煩差也遊
巡革于萬曆十六年則曰汰備數也細查原疏亦因
海寇久平江盜易制遊兵分布足可辨之暗伏之革
勿論矣至于遊巡一軍重經議革然哨船四十隻空
泊江渚未嘗省也水手八十名坐糜工食未常省也
所省者獨總哨廩糧及鹽菜艮魚歲解多通而徵額
如故也且江營徒有隨操之名但供奔走之役若使
止備江盜臣亦可相安于無事矣卽今倭情甚狡東
報難憑不能保其不來安可怠而不備况募兵增餉
兩處其難莫若將遊巡營照舊查復原有 欽依把
總一員不必復設但就新江營名色把總內擇一有
才幹者委任其事果能馭軍有法捕盜有功聽臣歲
終循例疏荐不職則徑行究革另委其余軍有定數
官有常員領駕有見船哨守有舊信廩糧鹽菜有成
數不煩措處種種皆辦但預檄各兵備道揀選在衛

官軍上班勿令老弱充數而已無事則兩管彼此協力會哨傳烽萬一倭奴狂逞則專責巡遊以守信地不足則臨時便差暗伏軍佐之盡抽遊兵各船相機戰守蓋有福船利于憑陵既可戴重兵以橫壓其陣有沙船利于追擊又可翼輕兵以夾挫其鋒戰勝守固之術諒不外此總弄一年所費不滿千金若以之募兵僅可得八十人今以八十人遂能得一千二百人之用計孰有便于此者哉夫兵有分合分之則少合之則多時有緩急優則議裁急則議後矧春汛在即勢尤不可不亟為圖之者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十七

孝

議伏上請施行奉

聖旨兵部知道

敬陳江防末議以圖實效以固根本重地疏

萬曆二十四年七月

陳薦

臣自祗役以來日惟欽遵 勅諭從事以操則不越江濱以巡則通乎江之南北上下而信地迄於江海之交則海倭入江之備臣亦與有責焉矣兵未可誅足也而不遽請增則先慮乎其餉餉未可謂足也而不遽請益則先慮乎其民故前政可依據者臣率由之而無欲侈更張職掌可專行者臣徑督之而不以

其 宸聽惟是弊壞已見而人各因循非申飭無以

杜其后愚慮有得而事欲久遠非 明諭無以果於行臣是以不揣謏陋條為七條內關於江操者四關於江巡者二而關於江海之交者二敢謂於軍旅之事有毫釐之補誠亦欲於畿輔之間豫肅戶之綱以無遺 朝廷南顧之憂而已倘蒙 皇上垂覽不以為謬伏乞 勅下該部議覆施行臣無任祈懇惶悚之至

計開

一禁官軍改差照得新江口營原額官軍一萬八千余員名嗣后漸減漸少至于今止五千二百而數又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十八

孝

未足也從前操臣以復額為請者無慮數次臣亦寧獨無此心乎然見夫請者自請減者自減不惟不加多而且日益加少則何如就見在之數姑塞其弊竇而以漸復額之為得也臣初至見該營每月具報差及發操人數未詳所以后乃知發操者多作姦犯科之輩而改差者盡營求脫免之謀此臣所謂弊竇而營中消耗之由也夫發未幾而復改操方習而別差是使官軍心志不安于營何由精練于振揚威武拱護 陵京之初意視之幾如矣及查正德五年有例江操營軍敢有營求別差希圖避重就輕者許點軍

科道叅奏問罪俱調極邊煙瘴衛分官員帶俸軍人
守哨豈不甚嚴然 明例具在而改差者仍按月以
報則此例亦何必有耶臣竊以爲人情之必至者重
重例在前而有不遑履惟弊竇之謹塞者縱閃避在
念而自不得行況法之禁小人也難而恃法之禁諸
已者易今只在當事之臣先將改差名目力爲除革
役老弱事故則照例汰補非老弱事故即常川隨營
不許衛所捏申不聽權貴囑托彼不過以兌運等爲
急詞此惟以操防最急爲拒而又就在營之中開進
取之利凡軍人之精銳之稱者得補選鋒數內不時
南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十九 孝

欽遵而禁諸已不勝大願伏候 聖裁
一議營基營房照得新江營操場基址坐落江東門
外自將臺抵大江僅一百四十弓橫濶亦只稱是臣
每閱操見各軍肘臂相挨相錯不成軍容即分委各
官類校射藝亦局促目前擠擁喧雜欲辨整齊而勢
不可得夫營陣之法五人爲伍五伍爲隊每軍一人
橫直占地各該二步許隊間容隊伍間容伍不踈不
密而后可以前后馳縱正奇疊出即他日交鋒對壘
大槩如此奈何逼隘之地爲苟且之觀也至于安插
各軍例有營房而今皆散住私家間操始赴其何能
南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二十 孝

之缺官員之智勇堪用者得附數類報疏中備優擢
之舉庶幾有所暮者自無所避而見以爲利者自不
復以爲苦縱不能遽如原額而見數常存不復消耗
況改差者革而發操者收即以漸增復亦尚有可異
矣臣前共事豐城侯李環每談及此輒忿忿不平以
爲衷管何輕如將不欲久此任臣甚壯之徐詢其故
則改差之權多屬之外守備即毅然已之非難者今
本爵守備矣不以所忿於前施之於後是亦該營興
起之念也臣不欲中舊日空懸之例亦不欲創新奇
可喜之語惟仰祈 天語叮嚀永革改差令當事者

今心身婦一不爲異物之遷乎近據坐管官韋宗昭
把總丁應祥等各議及此蓋亦激于訓練之規不爲
臣所與而翻然有振起之思也行據江防府官查得
先年營盤原在河北基址廣大后因地勢低窪改建
今所年冊月洗益就縮狹營房原有百間後陸續例
塌燒燬過半見存堪修者止三十六間其六十四間
僅餘堪址并勘得將臺之后即居民草房不難遷徙
以資展拓則此二事者在今日亦恢廓維新之際也
如量居民所費給價官買令之船移改築將臺更上
前若干步令去江邊稍遠而操場左右溝渠培填平

濶令周圍相稱其于堪修營房因而修理倒塌燒燬者從新起蓋令在操官軍安插于內不許戀住私家仍前偷惰廢乎戎事以專而益練軍容以地而改規士可試投石超距之能將亦起長駕遠取之想而閱視者不爲虛矣除咨南京工部外所有經營估會未敢遂行伏候 聖裁

一議改造戰船照得江海勢殊船亦異制臣所轄遊兵營責在江洋乃有估修海船之議萬曆二十一年所造福船五隻蒼船五隻者因以問其未久而修之故則云料雜而價省如福船用南木雖工價六百兩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二十一

前打造止三百五十兩蒼船須三百五十兩前打造止二百兩所以易壞又問屢次水操何故不見前船則云水淺難行見今閤在內港俟大水泛漲纔可駕出具實造后三年未嘗一出江者未幾以沉水報矣臣因而博行講求始知前船終難得用可不必修也蓋海船體勢雄大駕使爲難造船必用使船之人而后堅固使船必用造船之人而后開習然欲藉其冲擊之力亦必在海洋之中及查加靖年間前操臣亦曾打造四隻于圖山金山江海交界之所卽付建工正爲之役以付靖江沙民不知所駕仍募閩兵每船

六十名而后稍得一用由斯以談造海船而非閩匠有閩匠而無閩兵猶無船矣而用之于其江亦猶乎無船矣况匪久卽坏修費不貲費又無所從出不得已而爲之曲處以不得已之處修不得用之船似非得策臣敢謂此船不必修不如改造沙船之爲便也况福船一隻自打造及小修大修該銀五百十兩五隻卽該銀二千五百五十兩若改沙船則通打修造驗每隻只該銀一百六十四兩七錢十隻共該銀一千六百四十七兩較之福者可省銀五千一百三兩是營中不失前船之數而十年可得五千一百三兩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二十二

之餘船無停閑朽坏之虞而遇敵亦未嘗無冲擊之利此實事理之易見者緣前船係 題允打造臣故不敢擅便而以爲言合無趁今請修之時就行折造盡作沙船發營操駕庶得實用伏候 聖裁 一議請給關防據應天府治中馬永亨揭開廬揚等府江防官先年俱照蘇松常鎮海防事例 請給關防稽察錢糧惟本府江防未給每遇兩月支放新江遊巡遊兵各營官軍兵士糧銀數倍于各府乃僅用白頭花押齎投本府關支及收南京戶部解到應給中軍等官兵糧銀亦同前花押收管附繳其查核各

營糧冊止用私刻小印鈐蓋數目至于詳報本院文
移悉皆關係重大非前項錢糧冊數卽江洋機密事
情切恐日久弊生變出不測一有詐冒各將誰諉等
因到臣該臣看得府佐例無關防有之自海防江防
始亦惟是錢糧重大奸弊易生之故隆慶以前治中
不管江防各營錢糧俱臣衙門自理至萬曆初年以
來乃以應天江防 題屬治中以臣今日所見不但
與外府各江防同知責任相等且于兵備道所理諸
務盡以婦之亦頗煩劇矣臣若常駐都城卽前項友
煩及一切申稟事宜本官親自呈遞就用無印文書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二十三

亦似無妨但臣於濱江各府每年例該兩巡出巡之
后動隔數百里而應有申呈關係緊密者無印文書
斷不可用本官卽無此請臣已慮及于是况所比廬
場等府事例正與相同廬場各官以駐札在外用府
印爲未便則本官原無用府印之例而又不常得親
呈於臣巡歷離京之時其不可無關防一也合無照
例鑄給以備江防事務及申呈臣衙門之用其餘事
關該府者一切不得有所與以自涉嫌疑仍先行各
屬衙門知會以便遵守伏候 聖裁

一議選任補職照得各府屬州梁額設巡捕官一員

不拘佐二首領任之凡地方盜賊防禦之于先而捕
剿之于后皆其職掌故必年力精強而后可勝巡緝
之勞必識幹敏敏而后可當獲勒之任臣往往見任
是職者非衰老遲鈍則暗暗模糊去之無大過或任
淺而可矜晉之無一長實闕葺而廢事不惟盜賊不
得屏息而且應捕等役人人爲政反害良善至于濱
江地面益驚怖于風濤徒優游于私署賊愈無憚任
其橫行上司雖日有督令 勤而地方不得受巡捕
之益則奈何可以不選而任也竊謂此類官員當銓
除之初或難預知而蒞任之后稱否自明一有未稱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二十四

卽就佐領中原管清軍糧務選擇而調不問其出身
與到任先后一以年力識幹爲主雖清軍管糧亦非
匪人能任而其事有薄藉可按無曖昧難明又無躬
親奔走之苦故視之捕職爲易稱也查得嘉靖三年
兵部題奉 欽依今后巡捕官俱要佐二或首領官
內擇委有精力者任不許別項差委臣今所見正與
相司合無專其責于兵巡道聽于每年巡歷之時考
察定擬除稱職者照舊而不然者卽如前議更調詳
臣衙門批發令其督率民兵殷勤巡緝不許偷安高
坐及搔擾閭閻果能弭盜安民積有功績照例叙荐

其裁減州縣無官可調者見在不堪之狀報臣
速爲劣處另選一員來補前夫庶乎處捕得人而江
防有賴然亦非但濱江之地可以行而已也伏候
聖裁

一議覈實功績臣欽奉 勅諭以緝捕盜賊鹽徒爲
首故所甄別督屬功蹟亦惟是爲據該前操臣題
允歲終類報于是有比較之法每月限比捕獲起數
以爲功而不及數者卽兵備道解比其防巡兵之懈
惰者或意其有所賄縱而故嚴之乎臣切以爲法誠
戾矣而意猶未善也鹽盜不能常無亦不必常有必

欲額定起數于是有安報平人以塞責而生事以邀
功者矣顧此法行之已久卽臣昨所題報亦率循焉
竊欲少變通而不得其善姑舍其無而爲有者追坐
其有而爲無可乎無而爲有是生事妄執之說也有
而爲無解情賄縱之說也長江上下屯兵而守者棋
布星例有好情亦必有好勤者有貪賄亦必有貪功
者遇好情而貪賄則鹽盜越境而逸遇好勤而貪功
則盜入境而獲本哨旣獲便追究其所經由而坐鄰
哨以懈情賄縱之罪彼其何辭縱不得盡所經由哨
分罪之而懲一自足以儆百矣今無行令該道于臨

比之期查此等哨分與本哨有失事而無所獲者一
體解比若未有所獲本無失事及雖失事而隨亦有
獲者並免解則是不比較其本無則生事妄執之說
可杜恐疎于所或有則不惟不敢縱賄而亦不敢懈
惰矣有如各哨盡無所獲斯其爲鹽盜屏跡也亦在
可信不必更置其間而使人無所措手足卽以后歲
終類報盡憑于此如本哨無失事又有捕擒亦無越
境鹽盜爲鄰哨所獲是爲上功其雖無捕擒亦無越
境鹽盜而本哨又無失事者次之就以上二項分別
爲荐獎之數其本哨有失事無擒捕而又有越境鹽

盜被擒獲于鄰哨者則分別重輕爲叅戒之數至于
有捕擒而亦有失事列作平常如以前計美起數之
例便行停止于以肅清江洋則枉縱可免于以稽核
功罪則冒倖可無矣伏候 聖裁
一議江防要區照得長江下流爲 留都門戶南圖
山北三江口則江海之交而倭奴入犯之關頭也今
圖山營有兵一千二百三十餘名三江口營有兵七
百五十餘名豈不亦稱有備然而江面濶廣無所不
入卽無所不備撥時度勢便須議增雇亦未易言也
臣切謂見在龍江營新兵原爲備倭而設若待倭已

入江迫迎都城而后應敵沿江一帶已被荼毒矣而僅克之于都門之外縱有成功亦不足武與其俟之內地而成功不武何如禦之酒濱而以奇功見乎謂宜于每年風汛兩防撥水管兵一千名分爲二枝各以一把總統之以一枝赴圖山以一枝赴三江口協同本管官兵分布要害爲倭所必登必經之處厲氣防守或探有倭船自陳錢羊山大小七而上卽併力全心揚威助勢或迎敵以拆杜其銳或據險以堵截其來務不使船得以入江賊不得登岸以蹂躪我地方震驚我陵寢所謂遏寇于江海之交爲策之上

聖諭
卷之三十一
奏議六
二十七

者蓋臣昨會閱操見其兵多銳精枝多熟閑心許其可用故欲以此用之以見其長況係召募之兵以船爲家無弗可往又日有常支與衛軍之必須行糧者不同惟在江南江北巡撫衙門量行犒賞以鼓舞其奮迅直前之氣果能使醜倭遁婦內地安堵則仍與各營一體叙論照奇功格例升賞如實無入犯聲息亦俟汛畢回管則是此管之兵不爲虛設卽圖山三江亦不必議增而足兵矣伏候 聖裁

巡江改移將領疏

萬曆二十八年十一月

朱吾弼

臣竊惟沿江濱海之地內拱 留都外鄰倭島順風揚帆變生叵測故自倭寇內訌以來防禦至嚴至密特設巡視按臣比於邊鎮誠重之也臣最近膚謬叨任使蚤負是懼驚竭以趨斬於江恬海靖盜息民安臣不敢苟焉祗循故事自惟責在江海一帶南抵金山北抵狼山巡覽一周凡地勢要害將吏職否行伍虛實間閭甘苦大都得其梗槩臣悉心博諮詳度據所見聞有不得不不少變更爲久安長治計者江以南則常鎮叅將當移於永生洲江以北則瓜洲操練當併於儀真守備皆隨宜因便官省而防益固權一而

聖諭
卷之三十一
奏議六
二十八

備益嚴不勞處置有裨地方議合道府之公非臣臆見之私不敢不亟爲 皇上陳之臣查得常鎮叅將之設自萬曆貳拾陸年倭警左僉都御史 陳任操江時所題以京口爲漕運咽喉 留都門戶請設叅將特鎮重地慮誠周策誠善矣而永生洲橫亘長江之表正海舟入江咽喉又爲京口門戶南控孟河北望周家橋近設把總統兵一千巡徼緝詰盜賊屏跡所謂江上函谷塞以充泥者但永生去京口纔八十里京口去 留都百八十里而 留都出句曲雲陽以達永生亦纔百八十餘里於 留都並爲

門戶京口譬之儀門永生直頭門耳聿任叅將錢世
禎曾謂京口應酬有妨團練欲請移近江地面未果
是移京口叅將於永生洲與原設初意實不相悖且
京口對江有瓜洲鎮兵勢犄角金焦二山遶列上下
奚翅戶內鎮江府縣有守有令昔人謂得一良守勝
兵萬人得一良令勝兵千人匪永生洲專倚將領者
矧永生洲南北要害之衝付一把總事權既輕彈壓
自難雖有會哨之法萬一有警南北相持不相顧援
孤懸可虞非鎮以叅將得統屬之安能如臂指相使
無掣肘耶故移京口叅將於永生洲而裁其把總於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議六

三十九

勢甚便於計尤出萬全者惟常鎮叅將專屬江南乃
永生洲把總則南北兼屬合無卽改常鎮叅將曰永
生洲叅將其南北兼屬如舊其南之屬隸叅府者亦
如舊特於江北附近取周家橋把總信地隸之以便
調度叅將移駐於洲其陸營總練官不得復爲本叅
中軍應就本洲南北之兵各分設總練官一員遂充
本叅中軍官其本叅廩糧公費各項仍照舊資給於
常鎮二府則官無增費江有重鎮京口之鎖鑰未有
固於此者第見任叅將季金久以病告杜門半歲慰
留弗能雖勲名素著難任其去當暫聽離任調理赴

部另補相應地方而永生洲草昧開創始於把總張
守禮本官勞竭披萊功高闢地士卒傾心其廉愛道
府交口其技能撫輯洲民祛除江盜不愧將材者或
量加遊擊將軍職銜使管永生洲叅將事庶新締孤
嶼士卒迎送無煩本官感激思奮臣與道府爲地方
計便以 請此之 特恩出自 上裁非臣

所敢與也臣又查得瓜洲與京口相望亦漕運咽喉
留都門戶稱重鎮者先年額設軍舍八十名統以揚
州衛指揮一員未有兵也有兵自嘉靖倭奴入犯始
故築城置閘添設江防同知坐鎮專城益以水陸兵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議六

三十九

壯軍舍共一千二百四十餘名并戰船馬匹考選指
揮一員管理名曰衛總夫衛總爲各衛指揮皆統轄
之子多招物議間有自好者雖謹守常職鮮讀父書
罔知兵法又與卒伍生同郡里或相識狎易來謗侮
更替弗常朝受事而夕報罷者有矣以致操練無素
行伍不整僅同兒戲糧餉虛糜臣與揚州海防道臣
陳璧共閱視訝之今查瓜儀一水相距四十里耳信
地雖分兵勢聯絡儀真守備往來操練溯游而下溯
洄而上俄頃之力矧守備奉 勅與瓜洲鎮原有
統屬協守之責臣謂兵不訓練與無兵同守備官由

薦推陞必習陣勢閑輜畧而見任守備陳濱材智謀
勇又上將之雄者所統儀兵不過六百餘合無將該
備改爲瓜儀守備責之兼管瓜儀二營水陸兵馬時
常操練半月住儀真半月住瓜洲親爲指畫教習授
瓜儀二衛總以管陣壁壘之圖步伐止齊之法羣水
陸之士卒居焉如守行焉如戰安常則往來督率訓
練遇警則彼此調集策應庶將爲有能之將兵爲有
制之兵瓜營不爲虛設京口且恃無恐而稽其勤惰
核其糧餉查理其士馬器械仍悉聽之江防同知則
文臣武將交相振勵交相効忠卒伍有不精銳者必

東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三十一

無之理也臣於地方矢心竭力計利籌害可陳者不
止二議或議未僉同或思未周悉姑需得當報

命以 請而貳議喫緊江防切關職掌輒敢冒昧仰

天聽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勅下部院移

咨南京操江都御史會同江南北巡撫兩都御史巡

按兩御史再加酌議停妥請 旨下部院覆議施

行准改常鎮叅將爲永生洲叅將見任叅將季金病

難遞出聽其離任調理赴部推補別用永生洲把總

張守禮量加職銜管本洲叅將事儀真守備改爲瓜

儀守備付以兩管操練將永生洲瓜洲鎮隱然有虎

豹在山之勢海草紀跡江上倭奴畏威海外京口門
戶 留都堂與若泰山而四維之矣臣無任懇切皇
恐待 命之至

遵制酌時分別軍兵清支糧餉以便操巡疏

萬曆二十九年六月 僉都御史耿定力

臣惟國家宣威振武奉 勅提督操江所操者新江

管軍也軍隸南京兵部餉給南京戶部戰船則造自

南京工部而臣與勲臣王允忠時時督操猶之塾師

不問錢穀所司教習耳臣奉 勅兼管巡江長江千

五百里上自南湖安慶荻港遊兵下至儀真瓜洲圖

東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三十二

山三江會口列爲八營畫地分哨緝捕盜賊鹽徒而

臣每歲巡歷操練多四方應募之兵也兵餉亦非臣

所得專除南湖管聽江西道府徑自支給外其安慶

等七管聽江南北兩撫臣均派州縣并梁頭等稅而

臣稍稽其出入至兵船器械則取辦于上下巡江御

史賊贖貯之安慶鎮江兩府以備支用此載在 勅

書不可易也萬曆五年操臣王篆于新江管軍揀充

選鋒別于常伍因增官軍柴菜口糧其法誠善但選

鋒亦軍也軍宜戶部支餉乃簡汰遊兵管柴船兵勇

等項并取梁頭稅銀以充選鋒柴菜是移兵餉以給

軍代戶部而供餉一時計處未周而後已難繼矣萬曆十四五年陸續加增搜括無餘至取巡江賊贖以給操江選鋒將謂沿江上下兵船器械可盡有乎其于勅書開載督同巡江之謂何頃者江淮澤竭室家罄懸梁頭私販併歸權使兵餉日匱沿江戒嚴日甚兵勇日增不可損也臣批問詞狀事關江盜者准理一二歲時拮据紙贖止足充新江管操賞及書辦口糧資奏盤纏日用行移紙劄之費遊兵等管兵船有十年不修者餉不足用坐視其損壞耳應天府庫貯備用銀數千兩皆前操臣張養蒙陳薦所節約存

留以防不虞者今漸動支矣臣查得新江口中管選鋒柴菜銀係戶部支給衛總口糧銀係兵部支給獨左右管官軍仍支臣募兵之餉一管兩則非體也削兵資軍非策也况京管俱有選鋒每月支給俱在戶部則此左右管選鋒銀自當併歸南京戶部一例支給者也其衛總四員口糧每歲共支銀叁拾陸兩三坐管官廩糧紙劄等項每歲共支銀貳百貳拾兩似不可少撥之事體亦應照例併歸南京兵部者也臣又查萬曆二十年操臣朱鴻謨題增親兵三百名隸中軍操練原以備倭重餉招募武勇之士一可當百

卽倭警雖寧用之今日尤不可少蓋都城輻輳人心危疑卽命不逞之徒往來藏匿觀釁而動軍兵分散獨此親兵日夜結管環聚足寒奸雄之膽內外守備及前叅贊諸臣所共知者共服鴻謨爲國忠謀意念深矣但兵係院募餉出部支尚屬未便計親兵月支部餉銀三百六十兩而左右管選鋒月支臣兵餉銀應于臣兵餉內支給約親兵每月抵支外少餉銀六十兩每歲共少餉銀七百二十兩臣別無措處惟酌其盈縮量減親兵四分之一方足支用耳又遊巡一管原係外衛官軍輪班赴新江管隨操者隆慶三

年操臣吳時來因減民兵過多題請專設把總一員量增廩糧柴菜等銀撥充信地與遊兵管協同防守嗣是以省餉議罷以防倭議復皆一時權宜今倭警既寧宜照舊還新江管隨操該管把總徐光嗣效勞有年既解管務相應另議別推月省廩糧柴菜銀一百餘兩亦可抵巡江賊贖等項以備兵船器械支用夫戶部輪將而來者以餉軍也臣程督而至者以給兵也方其有餘異姓可以合爨及其不足枵腹難以分餐部給軍需院支兵餉軍還舊管皆遵祖宗

且多親兵少減兵船可新非有更張也伏乞 皇上

軫念根本重地 勅下戶部兵部再加詳議如果臣

言不謬題覆咨南京該衙門施行庶出納兩便軍兵

並戴操巡減宜而 留都江防永賴矣奉 聖旨戶

兵二部知道

戶部覆為照操臣議題謂軍需部給兵餉院支其
來久矣萬曆五年因操臣王篆將新江營軍練充
選鋒應增口糧柴菜于簡汰遊兵及新兵等銀內
支給今稱兵餉日置兵船不修要北新江口內
選鋒支糧事例將左右二營選鋒柴菜口糧併
南京戶部其原募親兵餉銀應于操江餉內支給
除抵支外尚少銀兩量裁親兵可足支用既經操
臣題議前來相應依擬奏候 命下本部移咨南
京戶部及操江都御史照依所題將新江左右二
營選鋒柴菜口糧銀兩併并南京戶部與新江口
內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三三

聖旨是
兵部覆為照管衛各官歲支稟費原為養廉之需
然度支各有司存則代庖自難常操衛總坐
管稟費紙劄等項歲共費銀二百有奇議欲照例
併歸南京兵部分別職掌委為停妥至于遊巡一
管既還新江管操則把總官誠為贅疣自宜聽候
別用既經具題前來相應覆 請合候 命下將
新江左右管選鋒衛總四員每歲共支銀三十六
兩三坐管官稟費紙劄等項每歲共支銀二百二
十兩俱歸南京兵部照各營坐管等官事例支給
遊巡把總徐光嗣另議別期移文各衙門一體查
照施行奉 聖旨是

遼左孔刺中外戒嚴陪京重地武備宜飭敬陳
防禦切要事宜以固根本以壯金湯疏

萬曆四十八年二月 副都御史陳道亨

臣竊惟 留都為 聖祖開基重地 宮闕 陵寢

在焉長江天塹環繞都城其險足恃而防禦守備不

周雖險奚賴哉臣猥以謏劣謬叨 簡書受事以來

日夕兢兢惟懼餽乏是懼一切操防諸務殫竭心力

稍有章程稍振積弛惟是客歲災異登見于江東今

春左道倡惑于淮右江之上鯨鯢作浪蜃蜮不時徐

以南旱魃為災赤地千里民窮盜起災罹變生當此

之時即邊隅無警尤恐蕭牆難作矧重以遼左告急

羽檄交馳海氛山瘴草澤川原姦宄之徒乘間竊發

聖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三三

猝難備禦夫居安忘危尚非得計履霜不戒馴至堅

冰可泄泄不為之計哉除該臣通行兵巡各道嚴飭

文武將吏料軍實繕器械簡卒伍及檄沿江郡邑查

復墩臺整備烽堠并申嚴保甲之法捕盜之條以為

未事之防又該臣博采諷諭參之輿論為今日江防

之急務者條為八項如新江管查補額軍修理戰艦

製造器械訓練水陸則南都江營之所當議者也鎮

江安慶荻港南湖諸管增募巡兵稽核冒占改造戰

船清核通餉則上下江防之所當議者也內雖有二

三臣可得以徑行而猶復上煩 聖聽者蓋非仰仗

天語申嚴則積習未易改絃法令終難垂久未可狃處堂之安而弛綢戶之謀也伏乞 皇上軫念 陪京爲 豐鎬舊都江防係鎖鑰要地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覆議上 請咨行南京各該衙門及臣遵奉施行江防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議補額軍竊照長江千里汪洋浩瀚所爲砥柱中流者惟此新江一營耳 國初定制於南京五十二衛所中挑選官軍一萬五千八百員名續又添調鎮江新安建陽三衛官軍一千三百餘員名通共一萬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六

三十七

七千有奇豈不稱雄鎮哉后遞減至六千勢已單弱而今則名籍徒存額缺未補實在軍丁止四千六百而又老弱強半堪用無多萬有意外之虞誰其把冠於門庭之外哉查得大營見在官軍八千餘名而小營亦不下七千今江營僅止四千六百餘名所謂不守門戶而守堂與非計也選補之令時可容待乎臣已移咨南京兵部於各衛所壯丁余丁內選補但江營視內營更爲緊要選有堪補軍丁應先發江營後補內營倘其不足或於內營選鋒軍內調補江營務足六千斷不可少仍嚴禁不許避重就輕影射占冒

及管求改差等弊毋容姑息因循以虛名冒年籍旗鼓日振于江營可潛消未萌之隱患矣伏候 聖裁

一修造戰船切照長江上下悉賴水兵而戰艦不備扛槓不周將折葦以冲鋒乘桴而破浪雖有雄兵將安用之查得新江營原額戰船大小四百一隻后遞減三百隻又減至一百七十二隻題奉 欽依毋容再減而今之實在操防則僅止六十餘隻爲水冲新造堪作實用者此外又有四十五隻該臣親閱尚可修艦餘則敝朽不堪缺額未補者也臣愚此一百七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六

三十八

十二隻已係再減之數一不可少而見存應造修之船已該臣移咨南京工部分限修造時無容緩應速行掄材鳩匠如式督造其蓬桅槓槓皆必堅固齊備毋容匠役草率虛冒徒取飾觀仍應如法各加遮護以便經久庶冲突無履險之危船可獵洋兵無虛曠不然是以軍命爲嘗試也伏候 聖裁

一精造器械 照器械不利火藥不備是操舟而廢楫何資以決勝乎新江營官軍雖有數千查其器械或係舊給而朽鈍不堪或係新發而尚多缺數徒令水空拳以應敵此兵法所謂器械不備以卒予敵也

雖該臣會同工部倣先任總兵官戚繼光鎮浙禦倭之器製造刀鎗銃鉞又藤牌倣造完給軍操演而火器更爲水軍長技惟鳥銃尋常制備給操此外如佛狼機百子銃三眼鏡九龍鎗標鎗及火軌火藥噴筒等項皆先年試有成效者亦應照式隨數製造分給操軍務令平時預習演放精熟庶不臨陣周章未可惜財防冒因噎以廢食也伏候 聖裁

一訓練水陸竊照水兵之設雖選熟練武藝專令習涉風波操舟卡溜水勢必見旌旗而目眩聞濤浪而心驚卽有賁育何庸施力焉查得新江營戰船一百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兵備六 五十九

七十二隻例用舵工一百七十二名除近已招募六十名外仍應照船數募足一百一十二名務選長年涉水久歷舟航漁人舟子充補令其倡率選鋒軍船駕使演習水戰出沒江洋開合進止便捷如飛責成坐營把總等官着實操練非遇颶狂不得改水而陸若有玩愒仍將空舟繫岸與偷安家居者照擅離信地軍法重處至若該營陸軍舊有營房以備操守緣承平日久廢弛殆盡還來各軍進營演操一遇風雨側立民簷操練旣畢因無棲止俱各散歸太平時不能聯屬而聚居有倣安能招呼于頃刻已經臣移咨

南京工部于營基內臺後空地并提督衙門兩傍共造營房八十間再將見左舊房修葺四十間共足一百二十間以爲棲止防守之所庶水軍以船爲家陸軍以房爲蔽水陸之聲勢相聯而金陵之鎖鑰攸賴矣伏候 聖裁

一增募巡兵竊照鎮江京口爲長江之門戶據運河之咽喉先年倭變設有副總兵官一員統領軍兵二千員名駐劄金山以扼長江以護 留都嗣改爲叅將再降爲把總后於萬曆二十年間值東倭報警孟河盜作道路梗塞商賈靡寧該南北撫臣同臣衙門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兵備六 四十四

會議移其南北兵一千名於永生叅將僅留兵三百四十名其餘盡皆裁革止委一巡江指揮於彼防守金焦險阻直泛常視之矣遠鑑宋金之覆轍寧不寒心近思遼左之情形奚容釋慮臣愚應行增募健卒二百六十名共足六百之數以壯軍實而當此財訕之時若添設將領不免虛費無益卽令見管巡江指揮李廷珂統領操練巡防其募兵糧餉與戰船器具等項容臣移咨應天撫臣于先年汰革原派兵餉銀內會議查復一二或別項設處派定額數支給仍責令官兵上抵瓜儀下抵圖山三江互相會哨表裏應

援庶指臂之勢既聯而犄角之功可奏最爲悍衛
綏輔之急務也伏候 聖裁

一嚴禁虛冒金陵而上則爲南湖安慶荻港三營西
控荆楚東障江淮爲上流之鎖鑰實 陵寢之藩籬
舊設募兵無幾查安慶營止兵五百名荻港營止兵
六百名兩管江洋信地計程八百餘里責以一千一
百之兵周廻防守卽虛冒全無尚恐單弱奈何市井
豪猾衙門積役占冒強半而實在者又多疲憊懦弱
鮮強健雄壯之夫致使疆宇之保障空虛萑苻之翼
羽滋蔓今何時而可不爲之計哉雖該臣衙門屢行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甲上

申飭嚴查包占第弊久難破禁厲怨生非奉 明旨
申嚴則將吏鮮能任怨而清剔者也伏乞 嚴勅兵
備各臣督同江防各官親臨所轄營伍將軍丁兵壯
逐名挑選取其力能提石年富胆雄技藝精通者充
之仍痛滌前弊不許勢豪衙役假名私售冒占糧餉
將挑選過軍兵造冊報名后有事故詳臣選補仍責
將領親督出洋以時操演逐信較比分布防守無事
戒其偷安遇警鼓其敵愾有功必錄有過必懲務振
情竄之習以作勇敢之氣有不洒然自奮者鮮矣若
其仍蹈故轍容情占冒防守疎虞者聽臣訪實不時

叅處庶軍旅實而鯨鯢消上流備而 陪京鞏固矣
伏候 聖裁

一議改戰船切照水管之有戰船猶陸兵之有馬匹
也馬不健壯則鞭策難前舟不便利則膠固難進查
得吳淞永生等營沙船極爲合式追風破浪壓潘迎
濤進退便捷有裨實用此海上諸營獲已然之效也
沿江各營戰船大槩照沙唬二船之式爲多惟荻港
安慶兩營戰船式樣參差蓬樓重大恍如官舫蓋惟
官兵狃于安逸圖避風雨遇警討敵將安用之是有
船與無船同耳應行徹安道轉行安慶池州江防官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甲上

及兩營將領等官將該管戰船俱照吳淞永生沙船
式樣令其速行改造滿鋪鎖伏外加遮洋仍併行上
下江各管一體遵行以後修造戰船務選委廉能官
以董其事必求堅實楠榆美材依式成造不許板釘
稀薄蓬纜柔脆造修完日明刻委官匠役姓名于稍
後以紀年限倘修造不久而遽稱滲漏與未經十年
而卽不堪操防或船已敝壞延捱及限而始呈請修
造該道與各府江防官嚴查根究領造員役及督駕
官兵申究盡法處治庶造船興用船之人兩無卹責
船式旣已畫一積弊無所容施振惰竄而鼓勇敢端

必賴之矣伏候 聖裁

一清理兵餉切照兵以衛民餉以給兵二者相須而不可缺者也臣叨奉 簡書提督操江南京江北撫臣各畫地方以守臣所屬信地上自南湖安慶荻港遊兵下至儀真瓜州圖山三江會口列爲八營計兵五千八百餘計餉歲徵七萬一千餘其修船造械火藥操賞咸取給焉是兵有定數餉有定額原經各巡撫衙門會計編徵有一兵方派一兵之餉別無盈餘缺一餉卽樗一兵之腹別無措處所賴有司完解依期方得按月支給一有欠缺難免脫巾之呼邇來各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單三

屬如泰州宿松溧水句容溧陽高淳潛山建德石埭等縣拖運餉銀約數二萬餘兩節經道臣嚴催尤然玩愒若各屬皆然兵需何賴今何時也而可令操戈執銳之士空腹以守乎若不申明往例查叅則日復一日必以操江兵餉爲不急之需而江千無宿飽之士矣查得江防舊例各屬兵餉年終俱照例查叅臣愚今後悉照往例每年春初將各府州縣當年應解餉銀責成掌印管糧官勒限徵解盡數全完若有政拙催科完不及數者年終聽臣查照江防考前臣題准往例分別查叅凡考滿陞遷俱要查核操江兵

餉有無拖欠詳臣衙門復核定奪方准給由離任底事有責成而餉無逋負投醪挾纊戍守無虞矣伏候 聖旨該部知道

兵部覆看得補額軍等四款蓋謂 留都重地根本攸關值今羽檄交馳之日正草澤窺伺之秋羣心撥策係爲款議無非思患預防之意相應開立前件覆議上 請定奪施行

計開

一議補額軍

前件臣等看得議補額軍一節大約謂新江口管原額官軍一萬七千有奇今實在僅四千六百餘名按籍已屬單弱况簡練不精強半老弱猝有緩急將焉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單四

賴之操臣議於南京各衙所壯丁餘丁內選補強壯有力者務足六千名時加訓練嚴禁鑽求改差等弊江營與內營互爲犄角龍盤虎踞之勢得精銳而增雄矣應如所議伏候 聖裁

一訓練水陸

前件臣等看得訓練水陸一節大約謂長江水戰惟藉舟師新江口戰船一百七十二隻例用舵工一百七十二名操臣議募久歷風濤之人充補長年責成將領等官備將水兵嚴加訓練不許改水爲陸至於陸兵營房年來倒塌殆盡各軍散住私家聞操始赴

萬一有警安能猝至議於營基內臺空地修蓋安插則衆志安定而武備益嚴飭矣應如所議伏候 聖裁

一增募巡兵

前件臣等看得增募巡兵一節大約謂鎮江京口乃南京門戶漕艘百萬從此而北是 京國之咽喉也先年設有重兵彈壓嗣因永生洲添設叅將僅留兵三百四十名委一巡江指揮防守要地謂何而輕視之操臣議增募健卒二百六十名令見在指揮李廷珂統領操練其兵糧戰船器具等項悉聽會同應天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四十五

撫臣從長議處上抵瓜儀下抵圖山三江互相會哨以壯聲援庶巡警得人而奸宄潛跡矣應如所議伏乞 聖裁

一嚴禁虛冒

前件臣等看得嚴禁虛冒一節大約謂南湖安慶荻港三營信地八百餘里原設軍兵向多包占以致營伍日耗防禦難周操臣議令沿江兵備諸臣督同江防各官通將所屬營伍軍丁逐名挑選取其年力強壯技藝精通者充之嚴行各營將領親督操演以時巡哨敢有仍前包占等弊悉聽操臣指名叅處庶積

一清而營伍充實裨益於 陪京者非眇小矣應如所議伏乞 聖裁

戶部看得募兵防險乃因時勢孔棘故爲未雨之謀誠至計也但足兵須先足餉使兵足而餉不足則操戈執銳之士難免庚癸脫巾之呼此在有司任徵餉之責者所當加意襄理也夫何泰州宿松深水句容溧陽高淳潛山建德石埭等縣拖運操江兵餉數至二萬餘兩驛累經督撫嚴催猶然玩愒如故故臣子憂 國奉公之義謂何按所由委因叅罰空懸遷轉遲互是以積弊因循無所振刷今督撫請照往例每年春初將各府州縣當年應解餉銀責成叅印督糧官勒限徵解盡數全完若餉有不足照例查叅凡考滿陞遷俱要查核操江兵餉有無拖欠詳督撫衙門覆核定奪方准給由如此則惟有有所攝而人心知儆即有一二怠緩者亦將稟稟白簡輸納恐後矣夫叅罰往例非不具在特未舉行 嚴旨故人犯常視之今督撫更祈天語申嚴 諭旨監茲人心儆焉爲兵足食計焉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四十六

以加焉相應依議具覆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南京江督撫衙門轉行司道府州縣一體遵奉施行 查叅之法每歲必照例舉行不可先自廢弛奉 聖旨是查叅着照例舉行

長江虛單可慮重地防守宜先會疏

奉 聖旨元年十二月

浙江道傅宗臯

據寧太兵備道呈詳蒙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田生金憲牌開照得按屬西連楚東控吳自小孤以及秣陵長江浩蕩最稱險要而議者動稱無兵非無兵也以千里之寥濶而額兵止於一千一百大率一里而得一兵緩急安所賴之頃者時事多艱設防宜預而采石鎮爲 聖祖開天首闢之地江分南北彼此多竊

發之茲水接 京畿上下有剽掠之便比聞江洋失
事在南京則張帆而西而在安池各郡又順流而東
大抵兵力孤單盤詰未易近如選官吳用賓等廬洲
被劫固屬巡司之疎虞然使本鎮宿有重兵亦豈敢
乘虛窺伺如此說者謂本鎮宜添募新兵一百又宜
於各縣民兵內抽取一百共爲水兵二百名移太平
府江防廳駐劄采石不時揀練以防不虞惟是餉無
所出必須從長區畫而當此民窮財盡之時難以加
編查府庫尚存餘稅幾何足支幾年以後則院道各
府同有地方之責者似宜協力處助合行查議爲此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四十七

會同各院牌發該道即行太平府酌議詳報以憑具
題施行蒙此隨經行太平府查議去後今據呈稱
遵依併行本府江防理刑二廳會議開牒到府該本
府知府李若訥看得采石爲南北要害其防守不過
弓兵三十餘人耳故采石添兵之說從來已久顧有
兵必有餉有兵必有船有兵必有器械有兵必有訓
練有兵必有官皆當綜理周匝措置停妥於初始之
中省騷費之害庶乎龜貅獲其寔用蘭鐙悉其寔具
江濤稍帖保障覲成耳謹因兩廳之會議列爲六項
等因到道該本道看得采石江濱之流襟三吳而帶

三楚稱雄鎮舊矣顧又驛路繁衝烟波浩渺帆檣上
下不絕如雲輿馬往來相聯似織若所稱輳水陸而
樞東南是也其間姦宄易生萑苻竊伏不待智者而
知此防之守之之方宜恭重也明矣乃按籍而求早
哨則僅僅巡檢司弓兵三十餘耳又下檄而問水哨
則區區禮字號哨兵百餘輩焉然此百餘輩者又不
專爲采石設也本重閉於蕪繁間偵候乎櫓荻地掣
力分鞭長綆短往往羣不逞之徒乘虛竊發莫供捍
禦故徹彼桑土每厪當事之心而履此冰霜尤重憂
時之戒此繕兵補卒之議爲本鎮之最急者業經該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四十八

府酌議前來覆覈無異足兵足餉允無徵派之難計
器計舟殊有畢舉之利且爲之兼設水陸操地又爲
之重責文武專官固是經久之遠圖似非支吾之迂
藹詳觀議論徐考成功將見我武旣揚可以奠金湯
而恬波浪戎威丕振自然消氛沴而靖鯨鯢斯綢繆
地方之完策哉具由呈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撫應天
右僉都御史胡應臺提督操江右副都御史陳道亨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田生金耆得 國初奠鼎金陵
倚長江爲天塹東自浙海乍浦迤於瓜儀當金陵之
下流計程五百餘里中設五營分佈十哨營兵約三

千有奇哨兵各統二三百名不等於以控制下江似乎井井周密然遇春秋汛期所在將卒尤尚驚怵靡寧思洋寇或乘於外姦民竊發於中而無以固牖戶之防也下江如是上江宜然乃金陵之爲上江計向來只主銷兵未暇計深慮久目今邊腹多故釁孽橫生上江一路事勢不無阢危可慮蓋自應天府而上迄於太平池州安慶亘地千里安慶久設都府後改而爲守備僅統兵夫五百餘名地方遠不足控禦後乃添設荻港把總所統水兵弓兵不足安慶之數合二營僅足千人分佈千里之地無論大盜驟至無能討壘敵剽卽如舟帆上下突有寇盜剽劫之患商民徒自束手號呼水涯無處得覓哨兵哨船以立捄刀机之殘命臣自奉 命巡視以來每見沿江郡邑頻報盜警往往而是心竊憂之往與應天按臣再四商酌苦於無兵無餉無舟楫無器械無營無官而止今仗按臣目擊心惟日與道府往復計定議於采石要害處所設置分營一所暫時抽募以益之兵湊處以增之餉造買以峙之舟修補以裕夫器操練以熟其藝專官以一其柄規條種種具備雖兵夫止於二百然率此訓練不懈氣勢斯張似足以鎖鑰安池 郡

而固 留都之堂奧也按臣以臣等誼切共舟會同具 題臣因敢爲削牘伏乞 聖明省念 勅下兵部覆議上 請俯容臣等逐款奉行江防幸甚臣等幸甚

計開

一議抽募以統兵伍據該道呈稱采石添兵以二百名爲准盡募則彈丸少超距之人盡抽則見伍缺披堅之數不如召募一百抽用一百應募者取之采石及毗鄰市鎮可得百人抽用者當塗縣民壯議抽三十名蕪湖太平營團操民壯議抽二十名建陽衛管屯局匠議抽五十名共添兵二百名計采石信地二十里如望夫磯人頭磯慈姥磯牛渚磯清水灣青草溝皆采石信地又下至和尚港上至大信河雖各有舊兵亦自不多不拘采石信地一槩量派防守每月二操合爲一處乍出乍沒可今可分斯兵力自全姦宄自戢矣等因該臣等看得該鎮設兵二百名於捍衛頗足資矣但盡募則健兒難得且重爲帑藏之糜盡抽則民壯幾何不免滋偏枯之患惟是半抽半募業已調劑得宜而又酌量於上下之間派定信地無事則畫地而守遇操則荷戈而來仍從院道印給腰

牌記其年貌疤痕以防換替包冒之弊該管官出其不意時常查點分合出沒變化隨時若率然之在山雖渠之在原則有一兵斯獲一兵之用矣

一議奏處以酌兵餉據該道呈稱添兵必須添糧查當塗民壯與蕪湖太平營民壯原工食每名七兩二錢今抽改水哨應照當蕪水哨舊例九兩之數加銀一兩八錢其建陽衛局匠每名屯田四十畝又每年屯糧一石五斗今加一兩以便樂抽其募兵既係水兵新設每名可酌十八兩併抽兵添銀共一年該九百餘兩但今蕪關已撤既無餘稅可支而小民又不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五十二

增加派今照憲牌派助各院道欣然如議等因該臣等看得江上水兵比之民壯局匠勞逸既異則量增其餉情法允宜其新充募兵但得八兩彼亦樂從矣惟是賦繁民困之秋斷無加編養兵之理今議臣衙門助餉銀五十兩巡撫衙門銀二百兩操江衙門銀一百兩巡按衙門銀二百五十兩徽安道寧太道太平府各五十兩應天池州安慶三府各三十兩共銀八百四十兩歲以爲常即稍有未敷逐年設處并取水陸各兵小盡銀充之自天啓元年爲始解至太平府庫收貯登報循環附入查盤四季支放委江防官

親自驗給務要人人清楚庶幾懷挾縶之恩收投石之効矣

一議造買以峙兵船據該道呈稱添兵二百應用船十二隻內樓船四隻槳船八隻計費可四五百金詢之往時江上用船亦有買其見成船隻者買價比造價可減十分之二今議造樓船二隻槳船二隻買樓船二隻槳船六隻造買之用動支餘稅委廉能官任之惟取充兵士之寔需而後可等因該臣等看得有兵無船雖列桓桓之衆於磯頭亦土雞瓦犬等耳故兵集而船隨之大約兵二百名須用樓船四隻槳船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五十二

八隻樓船計容二十人而槳船則容十餘人也然一新造爲時緩而費亦廣惟且買且造既可少省其工價亦可取辦於目前斯兩得之而說者又謂樓船似不利兵當用虎船爲宜則於樓船四隻之中半用虎船可耳其造船之費於餘稅動支委廉能官一員董其事務求堅厚毋得惰窳庶攻守有資而往來利涉矣

一議修補以裕兵器據該道呈稱采石添兵二百則盔甲器械亦須稱是查得該府軍器庫貯有盔甲頗多但鐵鏑而布壞有刀鎗頗多但刃鈍而標毀可令

匠役磨其銹鈍發其鋒鋒另買布買木補置衣甲標杆以湊成其組練總得盛二百頂甲二百副長鎗短刀弓矢鳥銃或添造或另造通共用銀二百餘兩至於水兵之火藥火箭尤宜預備總於庫貯堪動銀內支用又須訪求善用火器之人數名置之軍中明其製方教其用法資之廩給以酬其勞此因兵預器之槩等因該臣等看得兵之須器亦各隨其所長用之

南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五十三

已成堅甲利兵矣至於弓矢鳥銃或造或買期於費可者但庫貯既有見藏則不過磨其銹鈍補其壞毀省功倍而又多備火藥兼募善用之人以爲之師使其投以練精手與器習則披堅執銳之衆有運斤弄丸之能軍威不既壯哉

立草房三十間取其可以容身以便查點等因該臣等看得新兵既集亟須操練故臨江而鼓之操在水也比隊而試之操在陸也第水弄餘皇則江流正可逞技而陸習弓矢非平地無以爭奇惟是擇地爲場建廳築臺聚兵士而肄習之務令陣成細柳射可穿楊而又立營房三十間或使其乘舟以偵探或令其宿營以待練則星霜無暴露之患而風雨免深淫之虞矣其中果有奮力絕倫武藝超群許令倍食其糧是又在練兵官加之意耳

南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五十四

一議專官以一兵柄據該道呈稱采石既添兵一巡檢何足統領必照太平營設立采石營名色不拘鎮撫千戶於建陽衛擇一廉勇有聲者統之操演成兵其官口糧照太平營每日八分每年二十八兩八錢買民房一所門面三間計三層以充公署議價七八十兩其跟隨識字等役該衛量撥而江防同知則總理太平水兵尤令其留意采石新兵操練加等且該廳去采石僅二十里似不必駐劄彼中議於該鎮買民房一所改爲該廳行館不過費一百餘金俱於府庫堪動銀內申請支用該廳操練之日到此一駐朝去夕返亦可不多費而得體不常駐而事成如果練

兵有效江上少警卽與優薦則官任其職犁然發縱之功也等因該臣等看得兵非訓練不精練非專官不效此采石營之名色所以宜倣太平營而立也顧其官宜擇廉勇衛弁董之而江防同知則總理於上且該鎮離府城僅二十里片帆直抵頃刻無難或汎或操可來可往原不必專駐彼中者故止須購一行館而衛官住所則買民房充之最爲便計倘能訓練有方俾烏合鱗集之徒有浚波壓浪之勇姦宄歛跡威武奮揚則當以薦獎隨之否則戒刺勿貸庶文武各舉其職而士卒可賴折衝矣以上六款總求當於

重刊案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議六

五十五

戎機寔欲堅乎保障臣等覆覈已悉伏乞 聖裁

江洋武備單弱 留京重地可虞懇祈 聖明

量增兵餉以飭江防以固根本疏

僉都御史孟養浩

臣以疎庸荷蒙 聖恩拔自廢棄之中委以鎖鑰之寄敢不黽勉淬勵以承 麻德受事以來經營拮据練修營繕以爲牖戶綢繆計者亦既不遺餘力矣惟是邇來時事承平日久訾窳成風旁觀者藉口節省之名日趨于塞險當事者措手以避紛更之迹任其股削而不亟爲之圖也居恒無事習操演之儀飭太

平之觀可耳一旦有倣而率疲瘁之衆鼓陽侯之波以與百厲百決之鋒馳逐角勝于烟雲波蕩之中詎不知哉先是操臣陳道亨日擊時艱悉心籌畫練兵修械井井有條臣遵而行之可幸免戾但彼一時也中外帖然尤可相安于無事爲 朝廷省一分卽貯一分之積今日之勢南北騷騷患已剝床訛言頗興日異一日無論奴犯東省浮而南順風舉帆朝發夕到卽海島中羣盜嘯集動以萬計白晝殺人莫敢誰何豈不眈 內地睥睨 神京顧尚未有暇衅耳所謂厝火積薪賈生之痛哭流涕者此也天下事不恃

重刊案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五十六

其無患恃吾有所以備患者耳細查南京之兵 國初非不鱗集輻輳而久漸銷亡也如大小教場 神機等營屬兵部職掌科道巡視非臣所能越俎新江營則軍隸戎部餉屬司農船屬司空臣與操勲止司訓練而已原額官兵一萬五千二百八十名今止存五千二百名兵船原額三百隻今止存大小船一百六十隻逃亡損壞其來已久臣今會同內外守備臣高湧臣石光臣常胤緒戶部尚書臣汪應蛟兵部尚書臣衛一鳳工部右侍郎臣張輔之暨上下巡江御史臣喬時敏臣趙應期 所專轄水兵上自南湖安

慶荻港下至圖山巡江八營止得兵四千七百有零
大小船一百三十五隻臣已挑揀老弱召補丁壯沙
唬樓船日久敝壞者臣逐一親驗估價委官督修業
有次第該先臣朱洪謨題稱各兵散處江營防守
信地上下一千五百里本營標下無兵遇有緩急勢
難捍禦具本上請該兵部覆奉欽依募增標下
家丁三百名皆一人兼數人之勇者隸太平營日夕
操演統以中軍環列都城以備不虞誠為得策顧數
止三百寥寥幾何設有調用支其東而西傾顧其左
而右頽何以捍禦擒剿使根本之地有所恃以無
虞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五十七

恐耶臣不得已令中軍官暫招力能提石三百斤揮
戈挽強者得二百二十餘名取保結認狀併舊兵共
五百二十名訓練陣法各色武藝務極精熟其糧餉
不敢加派以累小民容臣於梁稅兵餉內查處支給
令可常繼然有兵無甲所從來亦已久矣遇有擒捕
亦體而前一矢加遺烏奔獸散責以衝突萬萬不能
即謂之無兵可也臣又委把總等官監造鉄甲三百
餘領以給各兵至於器械管房亦皆鳩工營造費於
巡江贖銀設處分文核實不致虛費臣非不知安靜
恬淡可以省力省費但今日之事迫矣若更因循不

惟他時束手就斃即目前軍威寥落無以稍振神
京之氣而杜窺伺之心臣尸位素餐亦何顏負皇
上之任使哉伏乞勅下兵部覆議如果臣言不謬
許臣增添營兵二百二十名及修理器甲管房等項
至於船隻火器火藥一一治辦不致臨期誤事於江
務未必無小補矣至於鎮江瓜儀白龍廟等要害之
處亟宜增兵設時以復舊額俟臣會同撫按另題
未敢草草奉

聖旨兵部知道

兵部覆為照

留都乃我

國家豐鎬重地內設
各營拱護陵園外設江營操練水兵又以文武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五十八

重臣提督之責任綦重矣先年原額官兵一萬五
千二百八十有奇分屯列戍水陸兼操邇年以來
逃之踵接僅存一千六百有奇名兵船原額三百隻年
久損壞僅存一百六十隻脫有警息將焉賴之况
操江軍門控制上下江防地方遼闊處處險要
所轄巡江八營官兵船隻已湮召補修理外其
標下原額家丁三百名數少不敷行衙操練臣議增
之二百二十名合為一營時勤訓練誠為衛戍
之計也新兵月俸即於梁稅兵餉內支給器甲
管房船隻等項亦於巡江贖銀內撥充均不煩於
請乞帑庫周詳深於地方有賴悉應如議既經具
題前來相應依議施行奉聖旨是原奏鎮江等處
衙門一體欽遵施行奉聖旨是原奏鎮江等處
防查後兵將舊額以防江防

時事多虞敬陳江防要務以固根本

天啓元年十一月

兪都御史徐必達

竊照建醜陸梁所在徵發長江千里方兢兢以草澤

生心爲虞不意重慶又見告也念此遊釜之魚會見
勦滅第有備無患我所以自爲計者何在查得長江
要害諸處上流爲九江止官兵四百六十員名安慶
正官兵五百員名下流爲圖山止官兵八百員名中
流爲采石卽常開平先登處也止新設官兵二百員
名議者欲于安慶加一千五百名圖山加一千二百
名各足二千之數九江加五百四十名采石加八百
名各足一千之數而海口如皋楊舍相對之中有段
山駝駝沙特設一營募官兵一千員名以爲門戶之
防以遏鹽徒大盜之出沒豈不鑿鑿皆綢繆至計而
計及處餉何敢輕言乃臣又以爲未必有事而在在
設守株待兔之謀非計之得也然幸其無事而在在
偷燕雀處堂之安則計之最失也以臣愚慮居重馭
輕全在南京遊移援勦使各處有所恃以無恐全在
南京之有兵但南京駐有精兵二萬無事則時時訓
練隱然虎豹在山有事則以一萬居守以一萬量賊
多寡酌調援勦上流急則趨九江安慶下流急則趨
圖山段山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實爲良策而其兵
且不必召募就南京見在計之以兵臣所轄太平遊
兵二營一千八百名兵部所轄水陸二營三千三百

南唐書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六

三十名共得五千一百餘名以軍總計各營約三萬
一千餘名內標管選鋒九千五百餘名是南京尚似
有兵也但不加選練毫不堪用遂成極空極虛之形
又臣所轄與兵部所轄而不相用各成極單極弱之
勢臣今爲南京防江計惟先講練合二字緣則兵有
實用合則勢成犄角練矣合矣應增與否自不妨再
酌事勢以請顧下手頗難頭緒亦多臣不敢以越俎
爲嫌敬分條爲 皇上陳之

一設專練官臣所轄兵軍數少臣或可以集事乃兵
部所轄則多矣聞北京管見有練兵御史六人南豈

南唐書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六

六

可無一人也近該臺臣曹谷李希孔何早等疏議需
人練兵而舉及須之彥等四臣誠爲至當相應 亟
勅該部推用一員如議改授南京卿貳兼御史職銜
給以 專勅重其事權促令前來任事俟奴酋獻俘
之後另行議止伏乞 聖裁

一議協練官夫今之所云操演者直兒戲耳臣前以
實實落落練兵一事入告 皇上因就太平營從事
未明而入盡昏而退僅得比試四百員名若以一萬
人計之須二十五日一週幾一暴而十寒矣况一人
精神筋骨能日日進以未明退以盡昏乎此協練必

不可少也以臣度之餘日聽各營各弁自練外至練臣親練必一週以十日爲期一月以三週爲度若練一萬人者須日練千人責以實而寬其力每日以辰入未散爲常每臣僅可練二百五十名是萬人之練非四臣不可由此而上可推也臣竊照南京部屬官空閑最多而實心任事精明強毅者不乏感觸慷慨誰無運甕起舞之心合聽練臣訪詢的確坐名呈各堂上委用卽臣亦得咨取俟有成勞歲終開送吏部遇有冲邊缺推用諸臣借此閑習將畧何不勉焉卽小九卿屬可用者亦照例行不煩增官自有餘用伏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六十一

乞 聖裁

一議練賞夫不賞不罰卽堯舜不能施勸懲今之不練兵者豈盡偷安之過亦縮手于賞之無出耳由前一月三練之說計之每名多寬不等挹彼注茲大槩每月須得一錢一名一年之賞須得一兩二錢計每兵一年口糧十兩八錢誠捐一兩二錢之賞以練則兵有實用十兩八錢者皆實益也若惜此一兩二錢之賞置之不練卽空擲十兩八錢于泥沙耳何居焉臣以爲練臣所練者合請 勅下南京戶兵二部措處臣所練者查有房號餘銀可以支用再不足或聽

臣衙門如前操臣丁賓卽于應天府更鑄局鼓鑄支用伏乞 聖裁

一議合勢臣謂南京兵罕故自不乏然兵部自兵部臣院自臣院也此在無事時則可耳一旦有事如臣所謂以一萬居守以一萬赴勦者各分爾我誰聽調遣且兵部所謂居中調度者也一旦有事提兵直前獨臣耳臣行兵從誠不憚草跋露宿而兵部所轄者眠食自如則生不均之怨且臣卽空營以行能有幾何況在彼尚須調集誰爲策應在此遺下信地誰爲撥補臣願所設練兵官旣得選練卽得調遣而此練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六十二

兵官卽聽臣節制畧倣督撫事宜行之無事則各練各兵止是量行約日會閱有事則臣出江上練臣卽代臣居守爲臣策應應先發者先發應後繼者後繼出者有恃居者有備一呼一吸環應立通蓋必如是而後真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亦必如是而後要害諸處可免增募守株待兔之兵也伏乞 聖裁 一議募將材臣聞無能之兵有能之將其數常勝有能之兵無能之將其數必敗故曰將不知兵以卒予敵臣聞今日募兵援遼者安家等銀多者二十兩少者十六兩而不能必其不逃也何如以此募將卽不

敢望拔十得五但得二得三卽拔十之費皆非虛也故費省而用弘者無如募將今議着實練兵而不募將兵不可練也何也臣等能及者止一月二週之期耳餘日皆付之各弁安必其人人能任也卽有事之際或率之鼓行而前或遣之獨當一面又安可以非人任也若一一求之兵部何以應手合聽臣等廣行召募隨材器使平時分派各營亦名協練因以備有事緩急之用稍優其廩糧隆其體貌使得展其四體年終擇有成勞者附薦以備兵部覆用但不得曲徇居間用非其人此更今日第一義也伏乞 聖裁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本三

一議練民兵照得各縣民壯各巡司弓兵設之原資防守練之盡是貔貅議者人人及之臣已檄行各道及江防官矣但今弓兵工食尚得如故而民壯則抽扣一半矣每日一分之銀糊口不足何以從事臣亦安能強令此枵腹之衆也臣既不敢言增兵則此民壯須是免其抽扣令臣得責成各道及江防官着實選練抽取之法酌其遠近煩簡多不得過十之五少不得過十之三如附廓縣分卽多取不爲過若在百里之外便當遞減其人既遠赴練本等工食之外每日量加一分卽將在家者原抽扣銀給之不堪者革

去卽以其工食召募弓兵抽取亦畧倣此庶各道標下各不乏兵一旦有事聽臣調集此亦今日急務也伏乞 聖裁

一議盛甲器械臣聞盛甲不堅器械不利以卒予敵且練者練習之謂也臣見各兵賈勇較藝或單衣或赤體無非取其輕利也對壘之時能單衣赤體否又器與手平時既不相習臨事扞格難操其必至也臣請 勅下南京兵工二部 置千副件以三百發臣用以七百爲京管用平時以此練習臨陣以此格鬪其功效必百倍也至于兩軍相當火攻爲上礮礮爲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本四

軍中第一緊要之物尤望 勅下二部發銀數千置買造一無梁庫貯之以防火燭非事急不許擅動此等雖不無小費然所置辦諸物具在猶府藏也伏乞 聖裁

一議各道練賞甲器臣前所言者皆南京事乃各處額兵如所云九江四百六十安慶五百者雖甚見少然惟其見少正須精練以補之若棄其少而不練萬無此理卽練民壯練弓兵皆是急着臣非不嚴檄各道舉行而不爲措處諸費今其何以下手臣悉心籌之惟有各處稅契銀及僧道度牒銀應聽各道酌量

留用或者謂此遊手遊食一無差徭之僧道不妨每
各度牒加銀一兩為各處練需即已往者亦當查補
此亦不得已之計也伏乞 聖裁

以上各該款皆緣際此可危之時時不得不為思患
防患之計其于請兵請餉相去不啻天淵着數實字
事理甚明為此不避 斧鉞激此上懇伏乞 俯賜
採擇 勅下該部覆 允施行根本重地幸甚臣不
勝悚戰之至奉

聖旨留都武備宜飭這江防事宜該部即與議覆

兵部覆看得提督操江都御史徐 一條議前因
留都根本重地武備久弛頃者東西蠢動疆場多
虞京師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李五

事衣御之戒時刻難緩操臣彈心圖維亟講練合
條為款議夫練自有練之法台則成台之勢無事
則部院之兵各分職掌有事則合練之卒悉聽調
遣居者行者指臂共使水兵陸兵首尾五應略敵
計無事宜行之壯 京師之神氣控長江之險要
得國士可致何啻以一當百多方延攬破格擢用
而後良將可羅而致之幕下矣蓋甲器械車中必
需師徒充數務令鍛鍊得法鼓鑄精銳與硝磺火
藥及時買辦總候 勅下南京兵工二部如數置
備不至張空拳掘渴井卒然求之或可恃以無恐
乎軍威克振全憑賞罰有如勇法無等必及壯士
之志或纖賞吝予徒削針頭之鼓一月三練以
甲器登同而後復與格即惟民壯弓兵抽扣工食
及覓銀度練原充連餉應否免抽留用事在司農
等處設法致行又在操臣決策矣恭候 命下臣
等遵奉施行奉

臣為東省 氛甚惡重地周防宜急題 請遵照
右僉都御史徐必達

勅書募足淮揚沿海民壯參千名相機剿守奉有

欽依臣隨於陸月貳拾玖日移鎮新江口又散遣領

授把總殷軫邵偉等前往淮揚沿海等處分頭召募

時投者雲集臣比念招之甚易散之甚難况兵在櫓

而不在多就中選之又選實收壹千伍百餘員名朝

夕訓練間至拾月初參等日據徐賴各道告急羽書

狎至隨該南京兵部於本月初陸日會同南京內外

京師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李六

守備大小九卿科道面議臣兵速發該部行委大將

即發大兵繼之臣又於太平遊兵兩營挑選陸百名

又募雜流貳百餘名共官兵貳千參百餘員名於本

月拾壹日督令贊畫通判葉萬年遊擊潘可大統領

星馳去後臣具將發兵日期報 聞因有宿州留兵

壹千江上增兵壹千參百之議亦經奉 旨下部乃

臣兵方至宿州而妖賊已報就平隨據潁州道申請

掣兵緣由到臣兵部之兵遂止不發臣雖有留兵宿

州之 請未經議定因令盡數掣回於拾壹月貳拾

等日俱陸續還京矣除將太平遊兵舊兵遣歸原伍

雜流等項徑行革去又溫言慰勞凡原籍近宿州者各暫歸農聽留兵議定另文取用外實存官兵捌百餘員名與臣原題江上增兵之數雖似見少然不妨先以此壯長江聲勢聽後相度再議但另立新營不無煩擾查得南京兵部曾題准募補龍江水陸營兵尚未足數不若即以臣兵歸併該營爲便隨經咨行該部悉照新江營事例兵隸該部操練傳烽則聽之臣衙門造冊開支口糧亦照新江營事例其信地則分遊兵管拾之肆自天寧洲而上以至樊山凹浦子口等處其將官除原設坐營外把總則仍用邵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奏議六 六十七

偉殷器及兵部咨迭雷九徵異日陞轉除坐營聽之兵部外把總則聽之南京兵部照遊兵管哨總事例查其荐數序補大小等管把總庶兵有歸一更得實用等因備咨去後隨據該部回咨內稱光該本部署部事吏部尚書孫瑋題爲邦家中外多故等事會同各衙門集議召募新兵貳千肆百名補足龍江水陸貳營陸千之數以備緩急隨募得見在新具壹千陸百有奇暫借管基訓練用備調遣近因妖賊蕩平仍照原議歸併水陸貳管間今准前因爲照咨開實在官兵捌百員名歸併龍江水管湊足原題之數分

派參處信地防守使其兵有實用餉無虛糜最爲便計每月所支糧銀候操院移咨南京戶部知會仍行令各把總官每月造冊赴司投遞印鈐移送支領給散其分派參處信地聽操院題撥防守等因到臣此一舉也在兵部無更募之煩在戶部無虛糜之餉在操臣且更獲防江之實用矣江上旣已增兵船隻器械皆不可不增此須責之南京工部亦應照新江營舊例其遊兵管下江信地旣屬龍江水管則原守下江各兵相應悉併上江分爲中左右參營壹營於鱖魚廠壹營於和尚港壹營於西梁山各營又分中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二 奏議六 六十八

左右參哨每哨約兵壹百肆拾名更番防守訓練庶以守則不患其空虛以練則不患其不精其於江防大豈小補至於贊畫通判葉萬年整兵往來靜治無擾可徵其才給散糧餉秋毫無染可徵其守但設官原爲辦賊賊平似多此官及照臣衙門設在南京自出巡之外與文武各臣若隔九天江上虛實修廢止憑文移若得一官上自九江南湖營下至圖山三江口營時常查點較閱內與操臣外與文武各臣面相商確其賢於一紙不啻萬萬應聽新操臣熊明遇從長酌議具奏臣未敢遽爲臆斷也伏乞 皇上

勅下兵部覆議 賜允行臣衙門及南京戶兵工參
部查照施行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目錄

屯田類

興利救弊以裨屯政疏

方日乾

撫恤屯田官軍疏

方日乾

募陳恩見乞修復屯田原制以充實軍旅以

隆祖宗根本重地疏

張鑑

飾新軍以重根本祛宿弊以嚴屯政疏

張鑑

明職掌專責成練兵振武以保宗祖宗根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目錄 十

本重地疏

張鑑

乞修屯政疏

彭而珩

武弁土居江北

陳玉輝

屯官日益闕茸

陳玉輝

鳳陽倉類

陳倉庾利病疏

柳佐

京營類

畱都營伍日凋

王萬祚

京倉類

敬陳倉場末議疏

章守誠

奉差事竣謹陳急切倉務疏

傅宗臯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目錄 上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屯田類

興利救弊以裨屯政疏

嘉靖年任

方日乾

欽命巡按南京應天鳳陽滁和等府州縣清理錦衣等四十二衛屯田照依清軍事例三年滿日差官更替自揣微才莫勝重寄奉 命以來已經三年計日雖多全無寸補用心徒切實有餘慚但巡歷久而風土浸達咨詢遍而利病頗知得於目擊耳聞未敢條分縷析姑以至切要者言之夫興利莫先於賑濟補弊莫急於坍江賑濟預則饑年不至於逃竄坍江補則窮軍不苦於包賠屯務最切要者宜無有過於此也謹以便宜二事具本奏陳如蒙 采納實軍民之福也

一曰備賑濟臣惟南京各衛操備駕船運糧各項軍役固皆貧苦然未有如屯軍貧苦為最甚者蓋各項軍役俱有月糧可資屯軍則自食其力輸糧于公牛其種子備不及時收成鮮薄僅足為納糧贍家之用一遭荒歉輒至流移宣德成化年間屯所饑荒陸續

借過應天府常平倉糧四萬餘石賑濟軍士賴以存活自此以後歷弘治正德至今五十餘年饑荒屢見不復聞有賑濟之舉蓋由本衙門自無蓄積饑荒之際欲頻借貸勢固難為奉職之臣坐視軍士離散再無別處至於弘治年間巡屯御史亦曾建議欲於各屯設立倉廩將本衙門一應問過詞訟賦罰紙價銀兩買穀上倉以備賑濟亦一策也但各衛三十六屯地方四散若蓋草廩約有數十餘所土木工力先難措辦且無均徭手級看守人役謀議疎濶事寢不行臣看得各衛屯所俱雜處應天等府州縣地面臣奏

罰紙劄贖罪穀石數多亦俱貯各府州縣庫倉如蒙一併存留以備屯田賑濟如此則稻穀益多賑貸有賴屯軍不致失所矣

一曰處坍江臣惟南京各衛所屯田大半附江原無高堤捍禦江流只靠沿堤栽插柳樹潮水一漲漫不可支年復一年江形漸移附近田土漸次坍沒其未沒者江湖往來亦成廢地近年子粒俱係各軍包賠甚可憐憫臣於嘉靖八年已經遵命處補坍江田三十九頃餘畝由是以來又經三年近歲江湖尤為橫暴濱江處所復多坍沒本年正月內據和陽等衛陸續呈報坍江田畝數目并各軍賠糧情狀到臣最為困苦查得臣先年處補荒田剩有餘糧七百一十餘石及科過營房等地餘糧約有二百餘石皆係額外聽補坍江之數今據該衛呈報前情除一面委官踏勘外竊惟田去糧存實係弊政屯種貧軍難以賠償極貧之戶未免賣房鬻子償納前銀若不極為分豁誠恐賠納稅糧不堪逃亡相繼成熟田地亦轉拋荒如蒙乞 勅戶部轉行南京戶部委官一員會同踏勘果係坍沒量與分豁額糧虧缺即將前項積出餘糧補足原數如此則 國不缺窮軍亦裕矣

方曰乾

一曰召佃 看得各衛屯種軍餘近年以來苦於賠補相繼逃亡拋下田畝荒蕪間有暫荒之田易於開墾非無人領佃也但以我朝屯法每軍一名給田五十畝其田四散一軍之名或跨數圩一圩之田又分數處屯官旗甲不知事體或有鋤種一二畝者便率全糧彼欲兼領又患寫遠執食一二畝之便而任數十畝之勞圖數畝之地而賠五十畝之稅哉人視荒田畏如蛇蝎以致荒者日荒賠者愈賠患不得息

非朝廷寬恩停稅設法召佃則此荒田迄無可耕之期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要將拋荒屯田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各擇所便開耕具告本衙門計畝定稅給帖承耕免其二年租稅不許屯田官分外科擾候三年成熟方許征納深為有見蒙本院備劄到職竊惟前項荒田零坵隔遠則不便於全領荒蕪則不望其收成非聽令擇便則人苦於四散而不肯佃非量停租稅則人憚于賠糧而不敢佃即今勘得南京和陽鎮南等衛近年拋荒田畝共計三百三十頃九十七畝儘堪耕闢乞聽

本衙門多方召人佃種不拘全分隨其所便開墾之數其有未足待二年之後財力稍舒補完蒙本院備劄到職竊惟各官所住之俸已係在官今復以之准抵逋糧撥諸事體恐亦未妥合無照各年分豁災傷事例查各衛見今勘實拋荒田地若干所欠屯糧悉為蠲免此外若有未完的係拖欠俱照原欠多寡數目分作三分嚴立程限先完一分暫准開俸其餘二分續征取通開繳報如二年之後不完仍舊住俸庶幾人心有所遵循漸次補完否則各官之俸可住所欠之糧終不得完且祿以養廉士人尚資於此軍

職之中求其甘貧守職者不多得也今俸糧久住日用無措未免侵剋屯軍屯軍既窮未免復欠于粒計所虧損仍在正額不若寬以處之之為愈也如蒙乞賜施行非惟屯官有資生之慶而屯軍亦無侵擾之虞矣 一曰薄徵照得屯田之則有三曰比較曰改科曰新增比較之田每畝納糧一斗二升改科則減其半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新增每畝納銀壹分陸釐蓋又輕矣看得比較之田屯軍一名佃五十畝母歲納糧一十八石內准十二石准作月糧實納糧六石豈得為重但先朝末年頻歲凶歉嘉靖三年

加以時疫流行人死過半以致前項屯田無人耕種如南京鎮南等衛坐落江浦等屯行數千里俱是曠地葭莽極目不勝淒涼此項無徵糧稅所司因循不與區豁逐年俱係累戶賠補賠補愈重逃亡愈多逃亡賠補反覆相因勢不能已屯政之弊至今極矣今南京戶科等衙門給事中林士元等官奏等欲將三則之內一項停免候年豐人衆方議並復又欲通查三項田地見種若干頃畝照常輸納見荒田畝若干姑且停免以待召佃成效一體征收無非憫時救弊之意也蒙本院備劄到職看得田有常額額有常稅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本

前三項屯田俱係在冊正額遂欲除額一項恐亦有人如云將見荒田畝姑且停征待召佃成效一體征收竊恐法亦未備蓋停征而不召佃則征之停者何時可復召佃而不設法則召之佃者何人敢承查得嘉靖六年曾經總督南京糧儲右副都御史杭淮巡視屯田監察御史唐勲王世爵等屢次題行欲通查各衛冊荒田若干頃畝冊江者悉與除豁拋荒者俱作改科所缺額糧將各衛新增田內每畝加銀分釐通融處補以足原額虧欠之數酌量事宜似爲永久可行之規詢訪輿情俱各稱便今大約計算勘實各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本

衛冊江田地四十五頃二十一畝一分委實冊冊合應除豁拋荒比較田地四百七十頃的係久荒難于開墾若非薄稅改科必無願佃之人矣合無照依都御史杭淮等官所議將前項冊江田畝悉爲除豁比較荒田俱減作改科計缺額糧共三千五百餘石通衛新增田地三千四十八頃每畝加銀伍釐共加出壹千伍百貳拾肆兩每糧一石折銀伍錢准備欠額糧米三千四十石又查三則之外有三升二合等項之田此項田地俱係成熟年久俱當墾作五升三合五勺共墾出糧四百七十五石足以抵補原額而無虧欠然後出給曉諭不拘軍民僧道之家聽其擇便開坐畝段俱赴本衙門告領戶由開墾耕種永爲已業量寬二年租稅待三年之後田已成熟一體征收如此則有力之家貪圖輕稅庶幾出力承佃矣再照中間有等田地坐落和州等屯荒廢久遠措力極難則雖薄征改科人未必願佃者又不可不預爲之計查得紅牌事例承佃故軍田地戶由每戶不過貳分近年以來各衛故軍好田槩被軍官戶內舍餘侵領每戶領戶由十紙二十紙者有之饒瘠不堪之田俱着貧軍領佃賠補稅糧最爲作弊合無通查衛所戶

由每戶多領二紙以上每三紙者着領久荒田一分務要立限開完回報如不願開者即將戶由退出另召有力之人承佃每三分戶由帶領荒田一分將見得三分熟田而領一分荒田未有不願承佃者矣如此則前項久荒之田俱可耕闢待十年之後成熟已久仍當復作比較國稅可增人心亦願如蒙採擇施行則屯無曠土軍有餘糧屯弊庶幾可清矣

敷陳愚見乞修復屯田原制以克實軍旅以隆祖宗根本重地疏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十

御史張鑑

李

臣伏見近時各邊所需與中外臣工日推求論列者大要惟兵與財臣待罪巡屯職司兵食況當南京根本之地有所感遇而迂憂過計之心殊不能自已謹以耳目所涉歷心身所嘗試者冒昧爲皇上陳之伏惟聖明擇焉夫屯田之設意在養兵息民古今之良法也我國初統一之後首行於南京分錦衣等四十二衛之軍屯種於滁和廬鳳之間又分直隸各衛所之軍屯種於江南江北境上如堂室之外有局鑰門庭之外有藩籬法甚嚴而制甚備也豈不以滁和潁蔡我祖宗於此肇基而培植保護勢不得

不先焉者乎夫何承平以來人心怠惰屯政之弊蓋不可勝言除南直隸衛所臣見在清查未畢外卽如南京四十二衛舊冊共屯田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二頃有餘共屯軍三萬一千八百八十三名當時戎任何其繁也嘉靖二十五年更造屯冊計自初及今逃絕者已一萬四千八百名所存僅中半耳以後年分節有消乏則後此更造之期又不知開除者凡幾矣夫屯軍日消則田土日閒于是貴家宦族軍官豪舍盤據而享利於其中者其弊日甚臣伏讀勅諭曰如有勢豪人等侵占務要逐一清查夫所謂侵占者其弊有四一曰選占屯產之膏腴收租肥己而混稱開荒之例臣查先年因拋荒屯田三十七頃有零該給事中林士元等題准不拘軍民僧道聽其三畝五畝零星開種今官勢人戶田跨數衛數百畝者一過清查無不以此借口凡附例者不知其幾十萬畝矣二曰侵削屯軍之田土而號爲開墾起科臣查先年因起科奪占軍人產業該巡屯御史王存忠建議題請禁革矣今屯田內告報陞科者動輒不下百畝數十畝果何從而得之蓋屯田步口原額倍有多餘勢家截割而有之報爲已產故額田日削而起科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十一

李

之數日增近年軍人田內稍有寬剩往往自告加糧者無他畏人之侵奪也三曰勒人之投獻而稱用價承佃四曰詭名冒領數十分而稱俱有戶由其餘巧僞莫可彈述遂致市井刁民亦相倣效襲訛爲例結黨成風詞訟繁多原此者十常七八及行各衛查對舊冊則又各稱舊冊無存蓋姦人俱已竊毀之矣近該天策衛問得犯人李承宗糾合光棍假稱係貴戚家人裝束騎馬到於金椒屯屯軍崔隆家嚇說伊地土甚多要來作莊田起蓋房屋令伊搬出崔隆畏懼當即搬移在外一向倚親度日承宗就令王相在內居住將伊園樹砍伐一空將房二間折毀另移他所是蓋又假稱係大臣家人欲占種王順等多餘田地嚇去銀八兩有餘屯軍不知承宗等係是詐僞各莫敢伸言近日事犯到臣除照例問發外臣思一李承宗假稱名目隨意奪占而屯軍至黎家逃避讓產之不暇況實爲各官宗族家人有所假借者顧敢抗拒之乎臣恐及今不爲之清查則姦僞日滋屯軍日耗而田土日見侵削矣臣因會集京衛管屯官員查將四十二衛勢豪及軍官侵占過田畝遵奉勅諭內事理逐一革退各田分撥各所餘丁暫佃及遵依於

年終造冊奏報并行各衛查補屯冊外然以屯所餘丁承佃絕戶屯田撥之事理固爲相應論其名實亦不過曰借佃而已人無專役田非定產輾轉假借姦弊易生况屯軍每分田五十畝原該納子粒十八石內除十二石抵爲本軍月糧故止納餘糧六石今餘丁承佃者亦止納糧六石是以游散之人而虛受月糧之給以無差之人而又種無差之田平時則取利肥家有事則不受點集朝廷設立屯田本欲寓兵於農意必不如此也臣愚以爲清勾已絕之田卽宜召屯所舍余或軍餘年力精壯情願頂補軍人差役者許其投告到官衛所驗實結送管屯御史查撥相應絕戶使之頂補本軍缺額領種本軍額田卽爲屯佃之軍給戶由一張聽衛所鈐轄督率耕種照例納糧舊日已佃各餘原係壯丁願頂缺者聽本所人少別所別衛情願頂缺者聽各餘身差行本管除豁年老之日令其告退另行召補其有壯健子孫情願頂補者從之不願者各隨其意每年終屯田御史將召佃過軍人姓名年甲籍貫造冊奏繳并清冊送戶兵二部及南京戶兵二部各查考專一耕種非有緊急不得別項差占如此則是種田者皆軍人軍人

賴公田以自養 朝廷得軍人以爲用時雖無所用之然而名籍在官亦隱然增武備矣不猶愈於以公家之田養浮寄無屬之人乎夫田有業主則無埋沒侵削之患軍有定名則無頻更互奪之擾田非軍人不領則無冒名霸占之弊行之既久屯伍原數計當復克無事爲耒耜之農用之卽干城之士兵不募而自足田不查而自清根本之地益加隆固矣如蒙勅下該部查議施行屯政幸甚屯軍幸甚奉聖旨該部知道 部覆見屯田職掌類

仿新軍以重根本祛宿弊以嚴屯政疏

嘉靖三十九年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十四

考

御史張鑑

臣近因各衛屯軍消耗田歸士民閑散之家平時取利自肥有事不受點集欲召募餘舍補爲正額屯軍領田以備地方緩急已經具本奏 請伏蒙 聖明允行臣欽遵督同各衛所掌印及管屯官員逐一親自面審將勢豪侵占過田地三萬七千六百餘畝俱追奪由帖退還在官及審將南京錦衣等衛原冊見在屯軍一萬二千三百三十六名外其餘缺軍田地原種之家情願頂補名伍者取具認狀改爲屯軍照舊承種其不願者通行退出挑選精壯餘舍願克屯

軍者每一名給與田地一分計各逃絕比較新增改科起科等項田土募補過新軍三萬一千三百三十名連舊存新募各軍共該四萬三千六百六十六名田盡歸公軍皆有籍矣其南直隸各衛所先已選委官員分查臣又一面巡歷親到各地方查審見今陸續審完除另行具 題外臣續於涉歷之餘更得可行者四事謹條列以 獻如蒙 皇上俯賜施行或亦山海涓埃之助也計開一曰舉行閱習之法竊惟屯種之軍其初皆精兵也世代既遠祖孫相承名雖冊籍之軍實則田野之農設有號召將安所用之臣愚以爲舊存及今新補屯種各軍宜令管屯御史行經管百戶及旗甲人等聽其農事之暇就屯所附近空閑去處或衛所隨便操演使之習聞進止之節通曉技藝之能屯田御史巡歷所至或遇農隙亦掣取而閱試之以行賞罰則有事遣撥人皆可用地方亦有所賴矣伏乞 聖裁二曰議增兵戎之器臣詢訪正德年間以前地方屢有流賊等之變時皆點撥屯軍防截把守然驅畎畝之農空拳赤手使之禦賊事同兒戲殊非事體除南直隸各衛容臣另行議 奏外乞行南京工部查前項屯軍之數增置軍器存貯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十五

考

該部如遇地方大夥緊急賊情點撥屯軍城守或防禦之日南京兵部移咨南京工部聽衛所官具數關領應用事畢繳還軍歸於農則人無空手祖國之虞士增踴躍直前之氣其於武備似不爲無補矣伏乞聖裁奉 聖 旨該部知道 部覆見屯田職掌類

明職掌專責成練兵振武以保安 祖宗根本重地疏 嘉靖三十一年八月

御史張鑑

臣觀古今之爲兵未有不克盛于設立之初而匱乏于承平之際者也夫豈立法之過哉前之法行後之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十六

孝

法廢故耳臣請以屯兵言之 祖宗之時江海山河疆會所在內既設有城操之軍矣猶慮一旦緩急或至孤立無援也又爲之屯軍以聯絡于外遠哉 大聖人之所以安天下而憂後世者其周詳如此今城守之軍號稱有名無實矣屯種之軍又甚焉并名與實而兩無之軍絕不以田覓軍而以予官民其名曰借佃歲一輪租稅於公已自爲幸矣地方之安危緩急彼更何與焉不思每田一分原扣與一十二石月糧不徵此所以待軍人彼官民之家何名而安受此也其間雖有一二僅存之軍上下皆以農夫遇之名

姓不復知聞于官府此豈 祖宗因屯寓兵之初意哉嘉靖二十九年該臣具奏乞修復屯田原制每逃絕屯田一分召募衛所空丁一名頂屯軍名伍領種以備地方防守荷蒙 明旨允行臣欽遵先將京衛各軍補完又該臣具奏乞于農暇就屯所附近空閒去處舉行操練巡屯御史所至閱試而賞罰之又經奉有 欽依轉行到臣臣欽遵逐一委官踏勘去後近據各官呈報廣武飛熊英武應天龍虎鷹揚鎮南龍驤豹韜橫海江陰廣洋留守左驍騎右龍江左豹韜左虎賁左右水軍左右等衛屯所各有教場共二十二處原係 祖宗額設操練屯軍之處祇因事久不行堪種者多爲人開種起科稅糧不堪耕種者荒間在彼規制尚存臣以是仰見 祖宗之朝有屯卽有軍有軍卽有操名實兼修纖悉備舉不徒爲空文耀武之具而已今也前項規制非因查勘雖親管官吏猶不及知況餘人乎其怯之廢也一至于此臣嘗推究其原蓋管屯之官衆皆以爲職業上在催徵屯糧故每年掣取通關之外不復計問屯軍之見在者爲有無多少是以行伍日盡而當事者無復稽查田地交侵而親管者不爲禁限何者所急在糧而不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十七

孝

在軍故也臣今既節奉 欽依補充屯軍舉行閱試竊意若不自此申明職掌誠恐將來督理之人及衛所管屯人員猶以爲事非本等職業未免歲月因循操練之設徒爲上下虛文已補之軍復見遺凌逃耗其何以仰副 聖明內修外攘之意哉況查得南京各衛額設見存屯軍一萬一千七百六十六名奉例補過三萬二千二百八十八名南直隸各衛所額設見存屯軍三萬三百三十二名新補過四萬四千六百九名計京外衛所新舊屯軍共一十一萬八千九百九十五名軍數不爲不多操練事體不爲不重伏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十八

孝

乙 聖明勅下該部再加查議并將後開事件詳議是 復特 請 勅書一道行令管屯御史督同各官每年務要查考屯軍見在事故之數遇有逃故務要隨即召補不致欺隱名缺已補之軍務要加意撫恤不致逼迫逃農功稍閒務要依期操練嚴行賞罰不致虛應故事其修復之初中間事體疎而未備軍額缺而未完者必多悉令次第修舉臣愚以爲如是者十餘年人增識見事無中輟老幼者易爲精壯缺伍者日見充足南京京外衛屯軍可必其如 祖宗之舊矣萬一地方寇盜生發其於城守防禦之具

豈不卓然有餘哉臣所以屢爲此言者非特以屯田爲臣職業所存時方有事兵戎招兵不可無貲而屯軍無雇覓之費養兵不可無糧而屯軍無衣糧之給無所資借於民力而有所補益於地方臣愚以爲在今日所宜講也如蒙 皇上俯賜施行屯政幸甚地方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嚴禁勢豪臣伏觀 勅諭內事理如有勢豪人等用強侵占務要逐一清查欽此又該臣具奏將京外各衛所勢豪占田人戶逐一革退另行募補屯軍該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廿九

孝

戶部覆題敢有豪貴之家仍前不悛占種影射者聽官官體訪得實指名叅奉 聖旨是欽此竊照江南江北屯田事體各異江北田常有餘人常不足故混占之弊爲多江南田常不足人常有餘故霸占之弊爲多合而言之膏腴者皆屬官豪瘠薄者皆歸軍士此則江南江北之所同也江北之侵占者霸管全莊收租肥已而已絕軍之姓名原田之疆界尚可考也江南之侵占者則以全莊人已異時或不免追奪止選屯所腴田或數畝數十畝數百畝陸續規稱自已開墾扶同報入衛所管求執照略認輕糧號曰利

田公相典賣無復畏忌故一官開墾之田多者或踰千畝一衛開墾之田多者或倍原額屯軍既無柰其陵奪安得不挈家而逃哉逃絕日衆則田土日閑田土日閑則侵占日廣侵占日廣則逃絕日衆展轉相因殆不知其弊之所止也近者臣巡歷徽州府地方據新安衛軍生員王瑤許閏等連名具呈內開今之衛官如唐之邊帥唐之邊帥利軍士之死而有其財今之衛官利軍士之逃而占其產其言庶爲切中夫衛所官員例有清查之任者也今身自犯法如此其於勢豪之霸占又安敢以法繩之是以指揮得田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二十一

幸

於上則千百戶爭田於下貴家作俑於前則姦民效尤於後屯所公田殆始道路之遺泛然無復定主矣臣今奉命清查俱提取衛所屯冊軍吏前來臣逐一躬親究問凡係官豪貴族無論霸占全莊與冒報陞科田地通行追退還官與不願頂軍之田俱撥空丁克爲屯軍領種其餘舊佃餘舍等田地各分委廉幹官員遵照勘合事理逐一查審補軍各先儘舊種之家身係空閒堪以頂軍者俱一一查收例有礙於頂軍者責令自補空丁承領無丁者方行改撥空丁而原種之家亦與留存生業其各軍餘人等開墾田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二十一

幸

地各照例編成額田各於本名下添補空丁克爲屯軍承種其三五畝零星開墾人戶聽其就便朋爲一分議併一人承領戶由爲軍在平時各自耕收遇調操隨宜津貼至於南京各衛亦有原種不及全分自認爲軍量力不願加額者間亦有田地荒薄獨力雖承願添一人共種者并其餘一應事件臣皆酌量情法叅審時宜隨在區處補軍事畢除見行造冊奏繳外竊念惟有革退霸占人戶皆係豪貴有力之家但知用意充肥豈復分憂國計誠恐官更吏代將遂乘間擠排顛倒公言阻撓正法難保必無臣備員

南臺待罪兵食當邊陲烽火之屢警更中原盜賊之公行不勝犬馬之情欲效涓埃之補雖以一身而叢集衆怨職業所在尚復何辭但恐合衆力以禦厥成則利歸羣姦而十數萬防守之軍將由之而頓耗矣豈不妨廢武備貽患地方哉如蒙皇上俯念南京內外根本重地屯伍廢弛多年特賜天言叮嚀禁戒使勢豪交相警省不敢仍行霸占屯種之軍自此亦得以共安其業地方與臣皆不勝幸甚伏乞聖裁

一議修復教場竊照南京四十二衛屯田環拱之江

南北除查過廣武等二十衛各屯見有額設教場二十二處內一十五處仍堪修用相應照舊修築外其不堪修用七處應令另行遷改其各屯教場迷失無查者應合從新建置臣俱委官較量各屯近便計算屯軍多少踏勘相應去處各設教場一區通共四十二衛該新舊教場二十六所具由并圖冊呈送到臣臣查得各教場基址俱係空閒地土止有屯糧一百二十二石九斗六升九合三勺三抄六撮五圭五粟新增銀陸兩肆錢伍釐叁毫陸絲前田今既還官所有前項糧銀理應除名又查得京衛自嘉靖三十年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三二

孝

聖裁
至今共新收陞科屯糧一百三十石有零係額外近增添之數以此抵彼尚有多餘不致缺額乞將前項教場內糧銀照數開除庶免屯軍陪納之累伏乞
一議公費所出臣據委官指揮過仁等議得每教場一所例有廳臺牆垣金鼓標角鐵銃旗號等項什物約用銀陸拾伍兩肆錢叁分通計教場二十六所共用銀壹千柒百零壹兩壹錢捌分所有前項銀兩未經題請有礙施行查得上元縣原有收貯屯田項下先年修河支剩銀壹千貳百壹拾叁兩叁錢陸分

堪克前用合無就於各衛選委廉能官員公同關領前去照式修築置備其欠少四百捌拾柒兩捌錢貳分之數候臣陸續查議補給修築事畢就於年終冊內開造緣由 奏繳伏乞 聖裁

一議操演常費查得操練各軍除各本身器械什物例應自備外其開操之始該有祭儀及每操合用火藥大約一教場每年該銀叁兩數雖不多但須事體歸公庶幾下無科擾合無將京衛續報新增田畝銀內每教場每年扣給叁兩聽候支用其餘外衛者聽於軍需銀內支取伏乞 聖裁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三三

一固守根本查得南直隸各衛所屯軍俱議附入各處教場操練外泗州鳳陽皆係 祖宗陵寢所在而泗州衛屯軍亦依期附入該衛無容別議惟鳳陽守備單弱聞先年流賊嘯聚附近去處官民震恐莫知所爲賴 宗廟威靈羣賊不久避去得以無事然此豈萬全之算哉今鳳陽九衛所該臣案行署正留守陳直言協同僉書孫支督同經歷閔桓等照例清查造冊前來臣查得九衛所舊屯軍五千四十四名奉例見補過新屯軍八千一十一名共新舊屯軍一萬三千五十五名軍數既多人心不一必須總管有官

庶幾約束嚴整合無定委留守司掌印官專一依期提督操練聽巡屯御史查理庶幾有益地方伏乞聖裁

一議分委憲臣竊照南直隸各衛所坐落地方相去甚遠况新舊屯軍數多中間清查操點事務繁冗恐巡屯御史一人每歲亦難遍理伏覩原領勅諭內開今特命爾巡視一應衛所屯田照依該部先今題覆事理督同各該兵備官員嚴督衛所管屯等官督率官軍用心耕種依期上納子粒如有勢豪人等用強侵占及軍民佃戶恃頑拖欠者務要逐一清查追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三十四

徵完足仍要禁革收放等項姦弊欽此竊詳勅諭

所載事專戶部誠恐各該官員尚謂操練非其職掌因而推姦誤事不肯著實奉行豈能有益地方合無將前項存恤查補操點事件仍行前項徐州潁州蘇松九江各兵備官員各照原屬衛所一體提調舉行俱聽巡屯御史督理每年終將各查補操點過緣由呈報巡屯御史於年終冊內奏繳如蒙特賜勅旨庶便遵行伏乞聖裁

一責成實効竊照操練軍伍例有管營及中軍等官合無就將各該管屯人員揀選撥用以便督率其農

閒日期據各官旗會議得每年正月初五日起三月初五日止中間農工未動堪以應操合無行令各官每年於前項月日內覃竭心力如法演習不許虛應故事操畢開具日期緣由開行衛所申呈查考其餘遇有暇日聽其自相教演不在官員督率之限各聽巡屯御史閱試賞罰其各官內有勤政曠職并是否技藝優長韜略暗曉亦聽巡屯御史照常舉劾獎戒以勵將來庶幾人心警惕不敢虛支搪塞伏乞聖裁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三十五

一申明禁例竊惟屯種之軍單夫隻妻種田自給且以其餘糧養軍者也伏覩永樂十一年勅諭內開管屯的官務要不離屯所勤謹提督不許徇情縱放軍人懶惰又要公平撫恤一毫不許擅科一刻不許擅差欽此臣又查得先年南京管屯官員節奉勅諭下屯官軍亦不許別項差占有妨農務是以當時法度嚴明上下遵守近年衛所管事官員頭目既多人心不一率皆廢法任情每當撥差之際將在城食糧者賣閒在家經營却將屯所種田之軍擅自差遣領運者撥取赴運領操者撥取赴操十羊九牧紛無定守不思隻身之軍既已遠去田地付之何人耕種

未免租典與人而有盜典之弊遇當陪費則賣田充之而有盜賣之弊瘠薄者無人承受則有拋荒之弊膏腴者轉身爲人計奪則有霸占之弊屯糧無從輸納畏懼拘追則有逃竄之弊是則屯軍之所由虛耗也屯軍既負累逃絕所遺田地却以食糧差占之人領之其始也偶以絕田給差占之人耳其後差占之人皆欲比例得田名曰幫差田又其後則謀差以爲圖田之計告訐爭鬪日無虛時食糧種田利歸一軍而祖宗並設之制無復餘存者矣衛所貪婪官員既有予奪之柄乘此求索大利一田而一歲之間佃

南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二十六

戶數更一田而衛所所給之人上下互異甚至詭名多占遙領收租陰陽火甲皆以屯田代工食書手軍伴皆以屯田抵差錢衛所管事人員鮮有不由此致富者屯田之弊尚可勝言哉臣今奉 旨每屯田一分補空下一名爲軍頂替名伍永遠承種將使閒散之人不得營求冒領臣又奉 旨每軍一名給戶由一張事故更換必須申呈御史批發更名掛號將使衛所官員不得徇私予奪庶幾已往夙弊萬一由此稍清竊念今之屯軍既已三時耕種稍有暇日又當赴官操演事兼兵農之勞歲無糧賞之及在衛所各

官尤宜加意撫綏儻復仍蹈前非恣行差占將恐一二舊存者不盡逃不已況新集之衆安望其能自存哉伏乞 聖明 勅下該部查議合無屯軍自耕種操練之外或地方大盜生發兵部奉有 明旨衛所乃得奉行調集此外一切差占驅遣悉爲禁止庶幾法有畫一之規政無多門之擾伏乞 聖裁奉 聖旨該部知道

乞修屯政疏

萬曆十九年三月

道御史彭而珩

臣荷蒙 欽命巡視南畿屯務受事以來見屯政日

南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二十七

敝亟圖一整頓之頃巡歷鳳陽等府地方到處諮度於一切利病亦且耳而目之矣大都屯額暗耗致虧課程則清查當議屯官冗濫致有包侵則催征當議屯災改折不得其平則折征當議此其關於利病最切而整頓所必先者臣有慨於衷謹以一得之愚列爲三款冒昧上 請伏乞 勅下戶部覆議如果臣言不謬懇祈 聖斷允行釐奸布利在此一舉其於國家兵倉大計未必無所裨益矣

計開

一議清查夫屯田之壞壞於名存而實亡則隱占與

典賣二者是已南畿屯田固多然所在膏腴之產軍不得種如該管指揮千百戶輒垂涎奇貨而欲居之就中隱占不知其幾矣夫軍田官占名爲屯而實非屯也典賣一節官與軍俱有之官與軍通同者有之展轉典賣一業更至數主者甚至盜典盜賣者亦有之夫公田私售名爲屯而實非屯也斯二者固積弊之大較而其飾弊則多端或以詭名佃或以逃絕開或託之拋荒或託之迷失隱奸種種孰從而辨之回額日耗屯糧日逋大抵坐此今不着實查刷勢必至於大壞異時欲收拾難矣南畿各衛所屯種坐落各

南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二十

州縣地方宜及今行委衛所掌印官會同該州縣正官單騎履畝博訪廣詢前項弊端大加撙剔倘覺察有所不到被諸人首發者責有所歸官軍有犯但能先期自首者准改正免罪係查出者究問如律清查竣日經手各官仍會同造冊報臣衙門要見會勘田畝的數以憑覆覈報部查考所有清出田土分給軍種來年實征准以新冊爲額其各衛造冊計費不多量於庫貯新增銀內處給不得指稱科派在事官員有能不避勞怨秉公摘發清出田畝數多者容臣酌量報部紀錄或有循情行私苟且塞責及因此擾地

方者亦容臣據實叅究庶查刷有法田額可清而錢糧亦因之以清矣伏乞 聖裁

一議催征夫屯糧不完不皆旗軍之逋負多因管屯官之侵沒邇來設有考覈叅罰之例然止叅指揮間及千百戶而千百戶不與焉故侵沒惟千百戶爲甚南畿管屯百戶冗濫極矣下鄉征斂如蟻聚羶騷擾剝削無所不至包攬錢糧有一石倍收二石者有今年預收明年者額外倍收而正額未必輸之庾帑新糧預收而舊糧猶以未徵爲詞查及未完槩稱軍欠孰從而數之延捱歲月必至於蠲 朝廷蕩恩皆此輩所冒

南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二十一

爲厚利而于軍困毫未輸也並欲照例叅罰以示懲而官冗格卑寡廉鮮耻有叅罰不足以爲懲者將奈之何揆之事體惟汰其管事爲便焉何也一衛有一指揮一所有一千戶催征之力有餘官催旗甲旗甲催花戶指臂之勢易使胡不做有司征民糧之法行之折色投櫃本色上倉悉令花戶自輸倉有定在固無庸設櫃設於衛所衙門之內所以示公仍量委首領文職一員會同指揮千百戶監收銀滿千兩卽解所在官司寄庫一切加耗預收等弊嚴行禁革花戶有拖欠者許旗甲報官勾追其屯地寫遠花戶有

願赴旗甲代納者聽其便旗甲革去積滑選軍丁房實者充之如是則將焉用百戶哉夫軍民同一糧也指揮千戶譬則州縣長吏然旗甲里排也屯所編戶也衛所之糧豈能多於州縣州縣以一長吏催科不為少衛所何獨不然必欲假手於眾百戶是猶以丞簿雜然侵長吏之職政出多門欲民安事集難矣故不用百戶則包侵自革額課自完上不病國下不病軍且保全此輩不致罹法網尚亦有利非病之也倘不欲盡汰止可於衛所量備一二員協同經收亦不得容其下鄉為害伏乞 聖裁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三十

一議折徵邇來災侵頻仍屯糧子粒無歲不折矣見行事例十分以至八分稱為全災每石折征銀叁錢次則七分以至五分稱為輕災每石折銀叁錢伍分其四分以下仍征本色此係嘉靖間御史沈一定建議題 准遂沿為例令雖用之往往稱不平看詳此例誠不無可議者蓋災之輕重或相倍蓰折征等則亦宜相稱十分全災五分半災相去甚懸一征三錢一徵叁錢伍分其則不遠此果相稱否耶况查民災事例應徵應免等則不齊大都因其災而低昂之期於適均焉耳屯災與民災何以異顧可使有不均之

歎哉參酌通變宜以伍分稱為全災每石減銀伍分實折征貳錢伍分以伍分稱為半災每石增銀伍分實折徵肆錢其玖分捌分為重災征銀叁錢柒分陸分為輕災征銀叁錢伍分肆分以下征本色各不妨照舊斯則增所當增豁所當豁而輕重各得其宜以所增之贏抵所豁之詘而會計可以相當雖經久行之可也既定折征之例當重勘覈之規年來報災者多而覈實者少則有司不任事之過也合無 申飾州縣長吏今後勘災務躬歷郊原辨驗荒熟酌定分數毫不可爽勿假手羣小以滋奸勿抄謄衛冊以塞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三十一

有不率者議處夫勘災不清則折征之例不為徒設矣再照屯官征收利在折銀而其弊視本色尤甚沿門箕斂任其壓秤窮簷茹苦安所控告并投櫃之法行相應較發天平法馬當官秤兌京衛行南京戶部外衙門該府州各如式鑄給衛所官有不依行者查出叅治省一分則軍受一分 賜也伏乞 聖裁

武弁土居江北軍餘世被魚肉疏

萬曆四十二年五月

道御史陳玉輝

臣竊惟 留都為 國家根本重地而池河一路梁宋吳楚之衝齊魯汴洛之道又為 留都根本重地

故太祖高皇帝設飛熊英武廣武三衛屯戍征守以護陵寢以拱都城神聖立法良有深意毋亦謂三衛世守茲土庶幾拊循士卒以滋培國家元氣不虞後來憑土居之威播毒煽殃軍餘流竄幾盡此誠根本之隱憂則安可不及今亟爲究處乎蓋三衛雖列在京衛實與京衛大相懸絕京衛世居都城近在宇下指臂相使其勢便三衛世居池河距京二百餘里雖鞭之長欲及馬腹其勢難京衛屯戍皆在長江以北武弁非註卯不許渡江卽渡江不過旬日而返其肆毒於軍餘有限三衛武弁屯戍世世比

東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三十三

間而居士田之密邇無日不眈眈虎視其肆毒於軍餘無窮京衛基列星置自武弁襲職而外舍餘各食其力與屯所風馬牛不相及也故軍餘咸得以安其業三衛屯戍旣受制於武弁而舍餘日益繁衍三五爲羣咆哮嚇詐觸之者未有不中以奇禍故軍多至輕去其鄉一軍之產幾何而印官剝削之屯官剝削之千百戶又剝削之竭澤而漁十室九空此誅求之害也武斷一方擅受詞訟瑣瑣小事而印官勾攝左右舍書勾攝千百戶又皆勾攝視賄之涼腴爲理之由直枉更衍原被多至傾家喪命此局騙之害也

廣布私債或將本包利或利已數倍而又利上加利如貧不能償則軍牢僮僕登門迫取男折爲奴女折爲婢以官嚇軍何求不獲此磊算之害也峻法嚴刑鉗鋏繫繫箠而復枷校而復夾槍地號呼血肉淋漓見者無不酸鼻此慘酷之害也所最可恨者屯田所以贍軍而非所以贍官今三衛指揮千百戶旣食朝廷之祿乃敢設局籠蓋藉債鯨吞或占爲世業或詭舍餘之名冒頂或借活軍之名冒頂或一武弁而官至數十由卽戶下舍餘亦多占至數由貧軍失業流離播遷饑寒道路卒之填委溝壑而官舍衣租食

東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三十三

稅營伍則累年違操糧額則累年逋負此誠理法之所難容臣自去冬西巡沿途問軍民疾苦始知三衛暴橫狀不覺怒髮上指嗟此軍餘何不幸而生長池河子子孫孫永無見天日之期乎蓋外衛有撫按彈壓之而又有道府州縣鈐束之故武弁無敢橫行卽或橫行軍餘得以自達於有司之庭若三衛虎踞一方籍在京衛與道府州縣不相關涉雖屬於兵部然兵部不過五年一黃選爾而軍餘田土則又與兵部不相關涉雖屬於屯田按臣然按臣所統轄不過印官屯官爾其餘不掌印不帶屯者何限則又與按臣

不相關涉結黨橫行擇肉而食都城遠在江南軍餘
拚一命赴愬者百不能一乳羊格虎卽赴愬而獲伸
冤者百不能一貪弁何知刻骨報復或以連糧爲由
通詳部院或唆各舍餘冒藉梃害今日告批東城明
日告批西城今日告批中城明日告批南城北城哀
此窮軍跋涉二百里外有廢業之苦有枵腹之苦有
羈候之苦有贖銀之苦前訟方結而後訟又至前之
拘提者方出戶而後之拘提者又已入門東馳西驚
曾不踰時而向之拚一命赴愬者忽已飲恨長逝而
妻子又驅入武弁之家爲臧獲矣各軍聞風股慄屯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三十四

田安得不拱手聽其侵占乎臣檄池河守禦董用威
清查諸弁痛似心頭之肉戀不能割每每多方管免
臣誓不清此田不渡此江於是原任遊擊韋宗昭指
揮于用功千戶朱桐百戶楊旣得等共計一百六十
二員倉皇退田一萬五千餘畝就一百六十二員之
中多是臨期首退准改正免罪而積惡最稔占種最
多無踰遊擊韋宗昭兼以二子韋登雲韋凌雲或恃
武弁或恃青衿部軍被威逼殞命者不知其幾臣牌
行提解始追出屯田一千七十畝再行提解復追出
屯田一千一百九十畝其恣睢無忌難以盡述父子

世受 國恩弁髦三尺如不嚴懲何以警將來臣觀
武弁儼悍成習雖俛首退田譬之豺伏於叢虺盤於
穴而搏噬之性他日復將決裂窮軍縱含冤負屈無
可控想宜定委附近司帶管三衛屯政凡田土詞
訟俱聽清理如有占種繩之以法將三衛指揮千百
戶盡調別衛另選廉幹調補其已退在官者卽給還
原軍或另行召佃貪弁歲入租粒已多無再索典價
之理其中有影射未盡退者容臣盡法查追夫清理
有人則武弁無繇得肆其姦軍餘疾苦朝控而夕得
自伸盡調別衛則武弁不得臨以部下之分無敢擅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三十五

自輟朴盡法查追則準折勒典者不得恣其攘奪屯
戍始獲解脫於南畝蓋當極敝大壞之後不改絃易
轍無根解一方倒懸之急伏乞 勅下兵部轉咨南
京兵部酌議如果臣言不謬將附近有司委管屯政
將三衛武弁改調別衛將積惡最稔者依律問罪影
射未退者盡法清查從此休息數年原野之蕭條日
漸生聚壁壘之空虛日漸充實其有裨於根本重地
豈淺鮮哉臣無任激切侍 命之至

屯官日益關葺屯糧日益逋負疏 萬曆四十二年正月

道御史陳玉輝

臣竊惟南京四十二衛屯糧所以省間閭養軍之費最爲良法輓輸如期則士飽馬騰輓輸愆期則庾虛廩竭十數年前國課依額報竣十數年來國課積逋日多夫獨非此屯田而所以依額報竣者何故則屯官多廉能也而所以積逋日多者何故則屯官多聞葺也夫獨非此武弁而所以多廉能者何故則兵部甄別賢否遴才器使也而所以多聞葺者何故則兵部不詢才望挨序填補也成化三年戶部覆

准每衛選老成廉幹官一員委管屯務南京軍政錄兵部考選故屯務亦緣兵部委管舊例每遇屯缺兵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三十七

部廣蒐博選委一人焉必於各衛中拔其尤故時多勤慎守法無敢腹削潤家自貽罪戾後來武弁巧於夤緣千方營求選司多以此招尤萬曆三十五年武選司郎中馬燁如因歷任南都交遊甚廣苦於請託恐干物議始倡爲挨序之說黃選後凡遇缺不復遴選只以本衛依次挨補載入職掌因循至今祖制遂廢此雖足以杜倖竇而不足以羅幹局之才足以潔身名而不足以濟公家之事蓋武弁與軍民錯處多是同流合汙老成廉幹者十不能一兼以年少目不涉詩書胸不暢世務如徒依次填補何異序鴈貫

魚官常忍爲土苴錢穀視若家藏恣情花柳耽事樗蒲酣飲慕高陽之風侵漁償豪家之券下剝軍脂上誤國課如鎮南衛指揮孟熊府軍右衛指揮周之文驍騎右衛指揮韓承祖多至侵費千金少亦不下數百金或委身遁去或瞋目受杖家徒壁立碎骨難措卒之無可柰何止一斥革結局而兵部後來委管又是挨次填補退一闕葺又進一闕葺前逋未輸而後逋又至庾廩所以日愈空虛時事所以日愈敗壞不意馬燁如一時之議而國課受敝至此嗟今日景象良可長太嘆息已夫軍餘之頑梗臣得而繩束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三十七

之豪強之霸占臣得而摧折之官旗之包侵臣得而懲之營操之廢弛臣得而整肅之至於委管屯務權在兵部錢穀而屬匪人譬之肉投餒虎禮義之所難喻紀法之所難防與其苛誅於既逋之後何如慎選於未委之先與其避怨避謫而軍國兩受其敝何如任怨任謫而軍國兩受其利卽兵部諸臣亦自知其挨補之法誠太拘攣無奈前人職掌已定若遽變更恐損衙門體面此雖用意忠厚然前人職掌與祖宗舊制孰重衙門體面與國家命脉孰急況朝廷設官旣以武選命名則臣子守官當以選武

盡職屯官如徒挨序則安所名武選爲哉臣職屯官
屯居一日之位盡一日之心行一日之事必不忍
祖宗良法美意坐視淪壞以至於不可收拾伏望
勅下戶部覆議上 請如果挨補之法窒礙難行移
咨南京兵部凡管屯員缺遵依 祖制選老成廉幹
官一員或本衛之才卽就各衛選補其屯務宜久任
以觀成效無據挨轉恐妨職事則闕葺不得濫竽於
以徵收調停有法下不至朘削軍脂於以輸納竭蹶
報竣上不至逋負 國課斯於修復屯務其庶幾乎
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三十八

鳳陽倉類

陳倉庾利病疏 萬曆二十三年四月

道御史柳佐

臣惟中都 陵寢在焉猶周之岐山漢之豐沛億萬
年根本之地也額設九衛所官軍以備環衛而其食
仰給鳳陽倉不屹然淮泗之間一都會哉顧法弛于
因循生于積玩陵遲至今而軍士嗷嗷甚矣臣以固
陋蒙 皇上簡拔委之巡視 國計民瘼有槩于中
久矣然不敢以恍惚風聽之言輕爲論列茲一歲之
中體驗頗得其詳敢以擔負已釋而不一效其款款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三十九
謹條爲六事冒塵 睿覽伏乞 勅下該部查議覆
請施行地方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曰議改折查得鳳陽倉糧如江南各府原派折色
者無論已江北鳳廬等四府原坐本色者十之九載
在令甲所恃實倉廩濟緩急者賴有此耳邇來水旱
相仍苦輸運遂起而告改折矣膠固不通則人皆效
尤役猾解戶以改折爲詞然任意延緩不改不已甚
者重賄該司吏書陰受折色而至于通關批迴猶然
本色也此其價不下六七錢而至支放則曰有三錢

之則在矣雖每月有冊報部然止稱本色收放孰從而核之是不半爲囊橐之潤乎請自今被災地方果係八分以州縣重災或應全折或應半折每石照折色舊例不得以意增損具文呈報夏災如過四月秋災如過八月俱不准行若道府報不以實及該司私收改折者許巡倉御史查確叅奏伏乞 聖裁

一曰議改放查得各軍月糧本折原無定額蓋通融相濟其意甚善第聞之萬曆十三四年間每年止兩月折色迨後本折相半矣至今則一年之中放本色僅僅三月耳折色之入每石米陸錢麥肆錢而放則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四十一

參錢此雖舊例然折色漸多軍士不漸病乎月糧多者一石少者止三斗是一軍一月僅得折銀玖分

中都何地而令軍士倒懸若是請自今著爲令每年二季分照例以參錢放本色季分有本色則已無則以各州縣原解改折米陸錢麥肆錢之數與之謂之改折蓋軍士當得之本色而改之以卹民也欲以卹民而固可病軍乎如曰恐出浮于入倘州縣不改折亦將以本色之半給之乎卽萬萬不然亦當量爲增益則寬一分軍受一分之賜矣伏乞 聖裁

一曰平給散蓋錢糧者斂之則民之脂膏放之則軍

之命脉不宜分毫低昂其間也據臣所聞卽如往時給散班軍月糧每伍拾兩有短肆伍兩有短壹貳兩者付領班衛官分析呈驗而必責全數以塞各軍之口衛官不得已復取償于各軍名曰添封是掩耳盜鈴也習以爲常恬不爲怪其他可盡信乎宜令自今但遇分散糧銀不許專用衛官許鳳陽府于首領中擇賢能官一員先期詳報委董其事每月具放過數目及有無短少冊揭申報倘刻削如故御史得以三尺按之蓋首領隸在府屬在上則難以頤指在下則不聽其利求軍士或庶幾其沾惠矣伏乞 聖裁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四十一

一曰明職掌照得鳳陽重地也軍儲重事也且計日待支豈容少緩 朝廷 特命御史彈壓而督理之則錢糧其所專者邇來有司積玩成風漫不留意已完在官者聽其那移領銀起解者任其花費及至發覺則又百方覆庇不曰那充官用則曰拖欠在民必得寬假而後已如不得請則徑申別衙門朦朧完銷如此是鳳陽倉糧藉猾吏而資奸民也請乞自今申飾各該有司嚴加稽考如有那移侵欺等弊卽行申報各巡倉衙門究罪追賠如代爲隱匿妄申別衙門以圖抵塞者許御史查實叅奏伏乞 聖裁

一曰專責成照得錢糧之拖欠責在州縣之玩愒御史欲時時督之不勝其煩且褻矣各府管糧官非所該催督一郡者乎舊日未有查比之規無由激勸況今鳳陽倉通貢日多異日支放不敷恐有脫巾之患請自今責令各府管糧官每年會計到日將所屬州縣某本色若干折色若干造冊申送御史印發催督每雙月將州縣完欠錢糧數目填註冊內差吏齎比每州縣管糧官吏有違抗者許府官具文申究御史復命時即品功過而舉刺焉則提綱挈領而逋欠積弊或庶幾少挽矣伏乞 聖裁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四十三

一曰裁衙役照得各處解戶言及本色輒感額橫眉百方求脫蓋畏積年衙役剝削之苦耳此輩憑城倚社自謂莫敢誰何肆無忌憚起家鉅富者往往而是奈何以無辜赤子而聽此輩魚肉也以後御史出巡細加廉訪如有貪奸玩法干礙錢糧者屬有司徑自拿問屬分司會同管倉主事拿究正罪此亦懲一儆百剔蠹安民之機括也伏乞 聖裁

京營類

留都營伍日凋敬陳足兵訓武之實疏 萬曆四十年五月

道御史王萬祚

竊惟 金陵王氣紀自燕秦我 朝開基遂成豐鎬海內無事則已一朝有事則 宮殿版倉草澤英雄競覲祗樹敵資 宗廟園林 神聖在天有靈豈能自守故命大臣練重兵茲地所以擁 陵寢保河山

聖子神孫兢兢爲首務二百年來 立教場大小

營 神機營巡邏遊巡營新江口營邇因關白之亂添設陸兵水兵營又以妖變添立標營星列碁布制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四十三

豈不詳且周哉顧兵也者養之無事以待有事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我兵先寡將何以禦敵衆我兵先弱將何以禦敵強京營兵舊十萬有餘後乃日朘月削今大教場見存兵止六千三百有奇小教場六千九百有奇 神機二千五百有奇巡邏遊巡三千六百有奇新江口五千八百有奇總之不盈三萬內則徒手寄操居十之二老穉疲癯居十之九所持者止陸營之一千八百水營之一千七百標營之一千三百餘人而邇亦弱壯相參非其舊矣且逃亡住糧詞訟作缺避勞就逸隨時掣去有缺無補一

去不復數年之後寧復有兵江北門戶浦口營兵二千池河三千名在實亡去歲稍傳倭警營官神慘色阻都民膽戰心慄語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而今所以待之者安在哉正德年間劉賊以殘敗之餘三過江上如履無人之境嘉靖年間倭奴以五六十人入櫻桃園殲我將士血汙紅門況今日兵又遜昔時遠甚而災變頻仍民窮思亂正盜賊蜂起之時倭奴并琉球困朝鮮垂涎中國金帛子女嶺夷內虹方構引爲亂哉營弊百端未易悉數若死病當醫在收營伍之凋耗耳惟凋耗故欲拔選鋒而選鋒何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四十四

處可拔欲汰弱兵而弱兵將何補代教武藝而所教原非其人明賞罰而賞罰明於何地祇各衙門責之工差昔三人朋一差者今一人倍應典衣賣甲雇募不敷辱及營總預爲揭債貂璫使者計日算錢認人斂直月糧操賞幾何安得不逃又責之養馬家有妻糧便號殷實日食不給餉料安出玄黃藥染留疾時生道路僵仆賣子鬻妻安得不逃夜巡緝賊職固宜然但姦究淵藪椎埋競伏野曠人稀白晝殺人入夜恣行寥寥孤卒姑保性命進則畏賊退畏官刑安得不逃如此之類皆由兵寡當者愈苦苦則逃逃則愈寡

矣萬曆十二年兵部於每管題補至一萬一千三十五年題 准選壯丁以充缺伍而當行不行耗而益耗者又五年於茲亟在然眉禍不旋踵寧得坐視爲糜文苟延歲月乎臣竊謂目前之計必令司馬司農合而爲一以營法衛法分而爲二而後其病可痊耳今司馬不選軍則諉曰戶部無糧然而額定歲輸粟紅貫朽自在也司農不給糧則諉曰兵部無軍然而生齒浩繁翹竒待充非乏也兵老不選其禍至於藉寇兵糧腐不給其禍至於齎盜糧倉皇窮迫而緩不事孰若室未雨而共計綢繆車未敗而合謀益輔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四十五

之爲得哉夫衛所有正軍有餘丁有祖充有投充種種分別毫不得混者此衛中明伍之法也工擊刺善騎射陸搏虎水斷蛟十中選一百可當千者此營中選武之法也今動稱案籍拘例引嫌千百戶乘機挾取肥囊積年軍識營爲壘斷准頂者未必宜兵宜兵者未必惟補無錢進身卽韓白李郭有老死溝壑耳國安得壯士而用之獨不思民間亡命盡人皆可爲兵獨於真軍反多忌諱臣誠莫得其解謂宜盡捐腐陋之局痛懲刁勒之姦查出十一年舊額將五十餘衛軍不論正餘盡數挑選少年膂力壯建心神朴

茂精彩煥發者儘作管兵最上爲選鋒次卽爲常伍有餘則補作駕船守門諸役於各營內汰出懦弱矮小力差弱年未衰者充大小衙門官府 隨導衛之用其耳聰目明手持足行儘足操弧負篋執矛荷戈何必壯丁法行自上始舊有仗財營窟投託隱占者勲府卿寺各自清查但係衛軍送還本兵一體審發少壯入營操演殷富責以圉牧定案如山不容生端再掣訟庭兩造不得住糧誤操用此法選補於大小教場各宜補足一萬一千 神機合巡邏遊巡亦然新江口縱不能復舊額一萬七千之數亦宜選足一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四十六

萬二千五百人成爲一師赴赴桓桓彪虎成羣都城內外氣象自別浦口池河一時不能滿萬亦先選各五千連絡犄角聲勢相援至於 孝陵原額二千今亦宜於本衛軍餘挑選足一千寄操諸軍此空勢應撤回彼空目爲簡補枹鼓雖驚松楸不動否則 祖陵何地尚不寒心每營仍預取壯丁二百名爲聽補軍遇有事故兩部按籍取補無煩拮据擇外衛內策無踰此或者曰水陸召募之兵堪以敵外數萬金錢之養費於浙兵京軍皆擔夫菜傭奚取徒多爲是大不然 祖宗就府衛爲兵戰則領符散則歸衛者爲

子孫練兵之良法也卽月米爲餉正軍一石餘丁六斗者爲 子孫省餉之良法也卽各營精兵六萬陸營水營亦各補足二千則彼此協力共壯雄威合成一體既不至露弱偏枯啓驕悍要挾之端又不俟他郡召募取增餉坐索之擾不然則僅僅兩營浙卒豈有倚仗克敵之理而蚩蚩易種有怒相擾能保無徂詐作敵之憂哉借兵以護兵舍餉而營餉久長之計正不如是耳補伍而後當議者四一曰蠲雜差以示優恤營軍不備戰守而備工差臨操不比技藝而比工錢當事寧盡糊心昧目乎自今伊始 勅下內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四十七

外守備衙門正差撮差一槩禁革 龍袍 神帛銅器青果板木輓石等項原設錢糧儘寬內監動支雇募工部銷算卽各船護送不得離信地看守不得過辰宿少蘇困軍可也一日勤訓練以養實材今輪班進營逐日走隊金鼓旂幟非不可觀跳躍起伏傀儡兒戲侵辰而入抵已而出歲歲如是責之對敵茫然無知不若另立爲練法每五日以一日走陣四日演藝如火器千人心千人精也弓弩千人必千人精也某技大良某技次糧衛總分試把總輪試坐營抽試皆躬較而心體之舉名則知其技舉一則知其百庶

隊無不精習之士而營無不知兵之將臨敵則有所恃無所畏有所恃則奮勇而畢前無所畏則神全而氣定何敗之有一日給器械以助軍威查得三十二年兵部每軍給弓矢銀叁錢又烏銃數千以後徑催自備鈍戈敝甲斷絃絕羽狼筈枯株銃眼噴藥甚至三人共執一器深可憐憫乃內庫所藏蓄積頗多國初鑄造鋼鋒勁利置之無用宜擇良有司暫領其事各就庫部領出修理再不足用照先年事例每兵量給價銀督令自備鉛彈火藥匠作刻期早辦早散勿至休班乾沒無算庶器與人相習有一器濟一

南京御史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四十九

用矣一日增戰船以防水攻長江天塹舟戰爲巨艦駕用多人旋轉不便無若沙唬二船沙面潤底平可貯正兵唬船形尖身疾可貯奇兵爲用甚亟舊制十年一造五年一修然而旋壞旋修則兵得船之利而官亦省造之費似不必盡拘年限新江口船舊四百有奇今存者百七十隻耳作頭圖侵恣意延閣風雨朽壞薄板稀釘竟難衝浪水營兵船多不滿百貪弁染指柳質易腐近更修飭載兵無幾箇師舵工手疎目炫膠舟可虞合無以造船職掌總局兵曹顧督歲修江海之濱舟操若神者實繁有徒

與兵偕選雙輪激水之類并考形同造此水庫至急務也更有宜議復宜議添者諸營外列江口最要成祖屯重兵江上以文武重臣統率之舊例官軍住宿早晚點開跬步難離今厭薄險遠如禦魑魅官棄伍而家居卒捨舟而城處纔絕舟漂寂無人知詰其所以則由江岸傾灘管場圯壞將臺軍壘湫隘瀉湍重鎮軍機廢弛至五口船額造復其舊分支船以衛浦口東西兩岸對守戒嚴賊從水則夾擊之便從陸則摧遏之易乎浦口一管逼近臥榻厥棟雲連庾廩露積不患無糧而患無兵不患無兵而患無法青衿

南京御史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四十九

里中豪翼庇軍伍偷惰驕玩誹謗告訐持將吏短長卽守禦莫敢誰何安問其他一水僅隔法令頓殊至於池河相去彌遠指股同大冠履倒置軍民雜處風俗澆漓莫可挽回蓋由武臣權輕彈壓無人未流至是合無比戶部例專差兵部司官駐劄滁州巡歷二處賞罰號令一出其手囤牧屯糧亦令帶轄豪強姦黨武斷窩訪剝軍擾官把持管衛者或關會京營拏治或徑移法司究罪然後軍法不撓操練不虛外營庶其有瘳乎今衛民防倭旦夕難緩奉有俞旨而兵工戶三部相視莫敢前者莫如浦口之一城夫諸

臣豈不知百萬生靈藉城爲捍敢易視哉第波浪漂蕩不常恐爲有力者所自閭閻拆毀不便誰與無辜者爲讎萬不得已之中爲必不可已之計竊以爲宜循萬峰門城牆舊基數武卽穿入空衛地循山而登就岡脊延袤築之緊包三倉東望羣峰內拓其地接舊城闕爲一空城以待民自徙有變則入而避兵無事則仍舊安居臨江貿易瓦屋不動江濤無至墉巍且堅憑高擊下峻屹易守父老子弟或無難色水衡金錢亦或稍省是在部院大臣同心從長酌議剛斷必成毋更築室於道謀耳臣再歷池河見其平原四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五十

至真古戰場關山萬疊匹夫可守地當鳳陽鍾山兩陵寢之間所爲救護之使不得犯遏抑之使不得涉胥於是軍攸賴則非山苞川流之兵未易辦此四時講武賞勞無出兵部宜爲設處三衛屯糧割歸於滁戶部宜議撤還選總督有材望者坐鎮料理猛虎在山則藜藿爲之不採而今誰其人耶嗟乎擇兵不如擇將而將非可倉卒召也古者奴虜不棄貪詐可使爲其人難得顧智謀勇略足濟實用何如耳今在籍老成名將豈盡無人有身經戰伐夙著勲名偶以病歸者有一青掛彈抱負實奇桑榆可收者有據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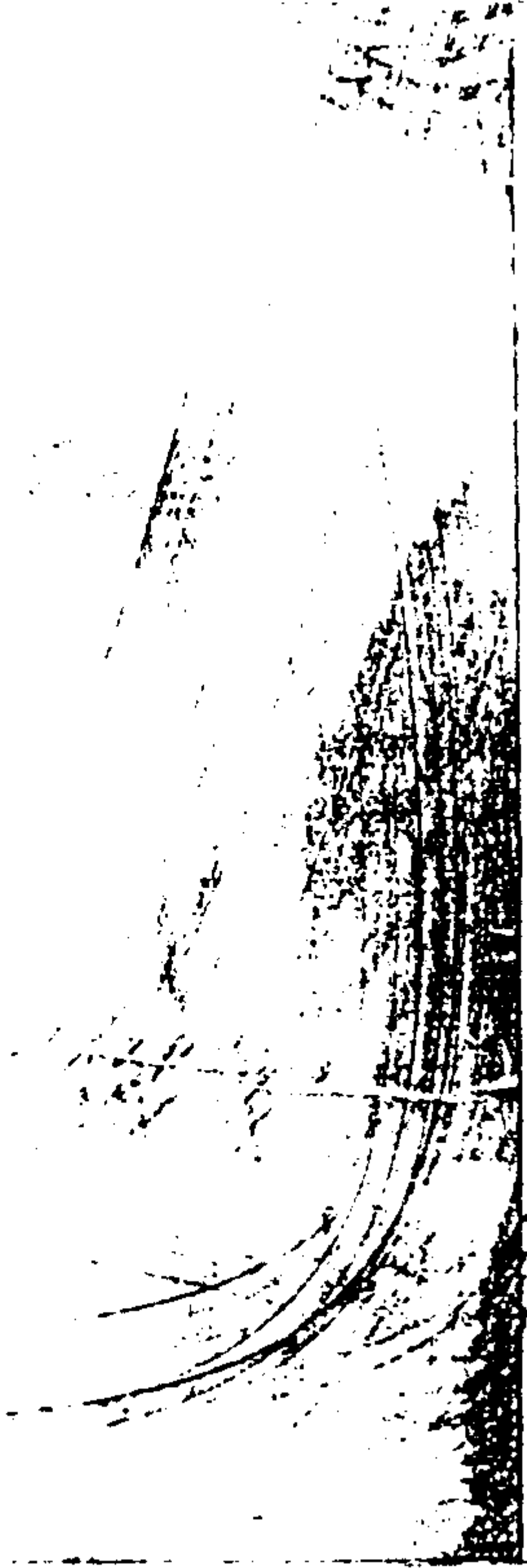
嬰鍊渭水堪奮金城可圖者與其閑置於林下執若儲養於留都與其以好爵糜土木藻繪之形骸孰若以重祿優禦侮干城之耆碩出可舉旂臥堪借箸懇乞聖明特諭本兵搜求宿將起任南京五府鎮守江南并可以備西北不時之需則得大將一人賢於十萬師矣臣營差幸峻目擊營務衰弱實切深憂敢獻芻蕘伏望陛下電覽下部再加查覆如果臣言不謬乞賜舉行其於京營不無小補矣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五十一



京倉類

敬陳倉場末議疏

萬曆二十年三月

道御史章守誠

臣聞之法不敝不與更新而更敝法貴於慎始易曰先庚三日先庚者叮嚀於事之前後庚者揆度於事之後言慎始也邇南京倉糧冒支數目法甚敝矣荷蒙皇上俯從臺省之請部院之議將巡視京倉并京營御史不妨原務兼攝爲其事相關分相屬也臣猥承明命適當事始敢不慮後懲前勉釐奸弊以佐一時維新之政顧弊之生也其枝蔓於下而其根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五十五

伏於上所貴乎善治者不能必下之不爲弊惟吾根本所在何如耳今臣所獻凡七事責成於上者恒詳而防閑於下者恒略夫亦求正根本之意也如蒙皇上勅下該部酌議倘果芻蕘之見可備採擇卽爲題施行豈惟京衛官軍有賴而留都重地當益安於磐石矣

一議查考收糧夫收糧之法期於乾潔昭然載令甲矣乃各州縣糧解聽信歇家希圖作弊而官攬軍斗又從而重誣之常例入則未乾報乾未淨報淨推甚濫惡亦爲容隱此其責在監督也今監督諸臣禁

論固已嚴明閱驗固已周悉然不設法稽查恐苟且易安勞怨難任或掩嚴於目前致釀患於日後土餽塵糗不可爲炊又將誰任其咎乎臣謂宜令該設收糧文簿一扇開列監督諸臣姓名及該管倉場每收一縣糧完填註某年月日某倉某廩某縣糧米若干付之掌記以備查考若後放糧之時驗有朽爛插和弊在收糧者卽本官陞任亦聽總督指名追論庶人懷遠慮則事有實功而大倉紅效可期矣伏乞聖裁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五十五

一議預驗放糧軍士月糧待充枵腹糧不堪則嗷嗷焉賴何怪其脫巾而呼也有等官攬員役慮糧虧折計將碎席土屑之類陰入其廩以致各軍支糧用錢買囑扒夫求領好米此其上干國法下失軍心爲何如者然猶其小也脫米本欠乾加之收藏不密濕蒸爲熱米腐成灰放者持籌領者荷擔弗與則軍弗散與之則軍弗受弗受而強之強之而不已將艱然閑然其禍恐有出于意外者可不爲深慮哉臣謂宜將應放倉糧先期啓驗如有前項情弊卽便呈報總督會同巡視根究作弊緣由一面指實奏一面與版支放無待軍士要求臨時更換致傷大體各軍

並不得違拗生事擅起釁端庶士有宿飽亦無譁伍而國家有常申之法也伏乞 聖裁

一議查糧部臣冒支之弊其端非二其責在查糧廳也支糧尺籍姓名非不詳具按之則有而爲無者有逃而爲在者有未娶而爲有室者甚至有改一爲十改十爲百者自查糧之案令一發各衛官卽奉之以請查同而唱籌給糧矣職掌所關之重如此而奸弊叢生曾不覺察亦何以察糧稱哉萬曆十七年羽林等衛冒與倉糧事發叅治止於武弁而不及查糧亦倖矣查糧一年差耳卽差俸深部臣何礙陞轉今不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五十四

問其才品足以俸最淺者充之安所望能其官耶臣謂宜選資極深素稱廉幹者任其事差滿之日該部考其任內有無摘發情弊分別稱職與否題 請定奪倘有徇情隱弊或失于覺察與衛官一體叅論庶治人與治法並行而冒與之弊可清其源矣伏乞

聖裁

一議給散糧籌冒支之弊其孔竅在糧冊其吃緊在糧籌而唱名給散各衛經歷事也經歷一人之耳目固不能舉一衛軍士盡而識之而各所有親管各軍有隊伍則未有不識其情僞者故凡逃亡虛浮之數

官軍朋奸捏故不到直俟衆軍旣退或顧人或類領而已籌入奸人之手矣蹤跡詭秘氣焰要挾卽經歷明知其非恐與官隔然猶莫敢究詰此其弊不可更而理乎臣謂今後糧籌宜令衛經歷會同親管千百戶當堂給散仍令該所識字及同伍軍互相認識如有可疑卽時首發不到者不拘有無情弊經歷官詳列姓名具申總督巡視衙門行提查究又每月查糧巡視總督出其不意間掣一衛親自按冊散籌巡視御史差滿聽將各衛經歷從公獎戒以示勸懲庶綜核有要奸弊自消而冒與可永杜也伏乞 聖裁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五十五

一議裁革委官軍之有糧與馬之糧皆武備所緣振也糧籌既掌自經歷料籌又付之委官每年終另委更替各衛千百戶之無差者營求充官初委有常例領籌有錢大都剝馬之食以食人人肥而馬亦瘠矣又甚有盜當官籌得錢私賣領料軍無籌則塗墨于面以爲驗認其名曰畫臉如與武衛百戶范繼祖自十八年領籌一百五十三根盡行當用十九年委官化從善呈舉究治至今籌無下落徒滋拮据無補軍儲惡用此輩爲哉臣謂各衛草糧委官委宜裁革原領籌令交納經歷照依糧籌事例按月給散仍將范

繼祖當籌情弊及受當人通行查究度省一官則軍省一官之費而草料可無虛糜也伏乞 聖裁

一議追賠虧折各州縣糧解在江浙多包自棍徒在湖廣多包自船戶遇有虧折皆積猾之侵牟也自合責令本縣照數賠還但本人每托言別故以自便其私而有司又偏聽姑容以自文其故遂不問典守之責不問蠹耗之由重派闔縣追補還官豈不以千百之數責之一人難升合之數責之百姓易而不知賂剝窮民保全狼鼠固仁者所不為國法所不赦如黃岡縣解戶王得富虧折四十年糧米一千八百石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五十六

應城縣船戶周良璽侵欺十五年糧銀二百五十兩皆自闔縣派還此何法也至于遇風漂沒理固有之然解官糧長通同侵匿而沉舟飾罪者焉保必無若不酌量情罪一槩重派不惟輸納者令再納不勝其剝膚之苦而典守者縱之失事益啓其玩愒之心豈所以創遺奸而重民脂哉臣謂凡額糧虧折宜儘本解家產追賠不得重派小民卽有沉沒亦不得徑寬本解輕擬派補庶利害切身人知自保而侵牟欺罔之弊或可哀息矣伏乞 聖裁

一議久任總督夫總督之繫于儲鉅且重矣內之表

率部屬以督收支外之彈壓有司以督完欠下至倉官攢十衛官軍士解官糧長胥吏歇保靡不賴總督之權以成振肅之治非得人而久之無益也近年以來居是官者席未及煖忽報陞遷卽有治 國如家之臣思所謂興除利病亦未免朝行而夕格甲是而乙非案牘沉埋奸弊竊法以是而爲人擇官則可以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五十七

是而爲官任人則不可柰之何舉糧儲之重而屑越視之哉臣謂總督大臣今後宜令久任如期考滿勞績懋彰合無比照戶部總督倉場加以尚書職卽照舊管事不得仍前旋轉庶乎官有常職事可責成而

亦兩京倉儲並重之道也伏乞 聖裁

奉差事竣謹陳急切倉務疏

萬曆三十九年二月

浙江道御史傅宗臯

臣於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內奉 命巡視南京營務一應大小將領會同南京兵科給事中高節閱視查核歲終具疏薦劾自是營務報竣倉差隨滿頃奉南京都察院考覈具題改差外爲照臣在營言營賢否參諸輿論其衡一若在倉言倉情弊伏諸遠邇其數繁而關繫爲較鉅臣緣是兢兢不容已於言也茲試言其鉅者南京爲 國家豐鎬地舊設四十二衛所

官軍以固本根而護 陵寢麟次輻輳待食戶部帑藏與二十七倉積貯軍所天也 國所恃以爲衛也

祖制相沿總督之以侍郎監督之以錦衣復成豹韜高平江陰五差註選之主事又總巡之以年深老成廉幹推選之郎中此外又有水兌等差官云備法云周矣而猶歲遣巡倉御史一員俾之不妨營務相兼稽察前經建議覆 請凡各倉收放糧斛禁革奸弊等項照例會同監督部司查核如或監督收放各官防範欠嚴姦弊莫察修廢官員虛應故事冒破等弊除聽本衙門堂上官查叅及南糧省直司道府州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五十九

孫督糧掌印等官催徵情誤不職者除聽南京總督在儲衙門年終查叅外巡倉御史如或訪得前項情弊真實者不妨糾彈載在案牘欽捧 簡書責恭重也第臣締思糾彈一項非巡視差臣在於得已之事事在收放無弊徵解如期彼此悉心併力爲 陛下上倉賦不失 簡命之重可矣自今願與部司監督計日會同查核一議而判收支放各立簿以統於同又願與南糧省直司官申明催徵一議而解運完欠各有條以稽其實庶乎各官凜兢勸之心監督著綜理之績而在臣等奉差巡視亦幸勉竣職業

無樂乎糾彈之爲名揆諸事體似屬長便是用冒昧列爲四款具疏上座 聖覽如蒙 注念根本不棄芻蕘乞卽 勅下戶部覆議上 請儻荷 允行南京都察院轉咨南京戶部總督侍郎及行令巡視御史知會監督總巡查糧等官移行南糧直省司道府州縣督糧掌印等官逐款照實舉行毋致收放踵弊徵解愆期有虧東南財賦之重致貽 國家根本之虞 留都幸甚臣幸甚

計開

一曰會驗判收以清虧折之原南京倉糧積至十二年方得換放臨收壞爛成塊踐踏成灰官軍一石不得七斗之用官攢軍斗追賠折耗多至畢命破家推原其故固有厥地低濕蒸暑年久上蛀下腐所致亦由收時判米太多晒篩無法遂令濕雜溷收浸尋朽蠹累官虧軍莫此爲甚頃見監督賢能恪遵舊例每米一萬石判爲三場或四場每囤正米無過百石囤基常有空餘以待攤晒如辰出酉收三番九踢夏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五十九

秋六寸春冬三寸諸成法確乎循行不廢俟晒至三天報乾躬親驗看無弊然後抽撥一囤剖驗到底於中採取一石仔細篩剔見所出稻碎各若干明註簿

內因以會算全場共該稻碎各若干然後督令官解現年三日併篩務取稻碎如數押收空廩封鎖驗其米果圓潔然後平糧轉廩完日方出稻碎勿令復入如是而收米入廩積至十數年後可矣但監督時復更換容有不盡然者此其故難言之矣臣請循此爲常比照京營會案事理五差監督各立報判一簿每判登寫到場米數縱多勿過三千石如遇報晒即便訂日約會巡視御史或總巡郎中到場篩取稻碎的數登記於簿各爲標押俟篩完填報如數監督方爲轉廩有員役不如法者懲之是爲清滌虧折之源而

奏議七 六十一

聖裁

奏議七 六十一

奏議七 六十一

一曰會記糧籌以清出給之數糧籌近奉 欽依督令各衛經歷官臨期放收絕無當匿混欠諸弊矣然官軍領籌開米諸人作弊多端有見米多而通同偷盜米少而揶和灰土者有外而買頭占堆內而軍餘需索者又有官識飛籌積年背手混冒者種種恣奸作弊惟監督精明能察之而容有不盡請者致官軍關領不均倉攢虧折無算良可憫也臣愚請以此驗監督之料理蓋在前郎中毛鳳有題奉宣席捲筒溜

米多製長籌上下之法近日監督有號臉收籌之法存乎後來監督熟講而倣行之仍置報籌一簿遇放登記某年月日放某衛所官軍糧米若干收過糧籌若干有無那移潤爭遺失等弊或販米放盡正耗之外積出附餘若干當照先年題 准事例照數報簿以備作正支銷如有虧折亦應酌補量追分投比納毋徒空文懸閣此簿并付御史總巡標押俟至年終類報如是而倉糧出給咸清官軍倉攢永可蠲於偏累矣伏乞 聖裁

一曰責成官解以清攬納之弊直省州縣各有包攬積年倒制納戶恣意侵剋入已臨解糧米短少解官聽其籠絡正官不爲盤量朦朧僉批起解沿途通同船戶盜賣轉販花消甚者假稱遭風般漏混告抵節及至上倉掛欠恬不爲意不過私顧無干棍徒代替監比本人搖尾脫歸磨牙誑騙納戶被其重追良肉難餓餓頰縱令銀米入手又復閃躲管家致京倉有數年未銷之解批州縣有千萬石未了之掛欠南糧若此可爲寒心然皆由攬納姦棍爲之先年屢經南京戶部題禁前弊迄未有瘳何者由各解糧州縣正官未嚴責成故爾臣請自今無問直省糧米二千石

以上盡委佐領官督徵部運徵完且貯水次先將糧解批頭散戶審認正身開造年貌疤痕互結文冊及各該押載糧數催定的當般戶看驗堅固船隻隨訂日開會正印官挨次查驗乾潔好米照數盤交各船明白隨意掣取樣米數升鎖封一匣另造前項文冊印給解官押同糧解來京至日帶赴巡視與部司衙門照舊掛號投驗俟判發某倉上納監督親點糧解批頭散戶是否與冊相對驗看船米是否與樣米相同如各無異解官勤慎可知卽委督同糧解分管駝運看圖節晒完日如例聽驗仍令糧解行集轉駝勿

兩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六十二

令盡入在倉員役之手亦勿聚處大小積聚之家如是而糧米決無掛欠員役無從苛求欺家莫能誣騙自是批銷得以如期良民不遭告累蓋一舉而數善備焉皆以掌印督糧官勤慎得之巡視御史自應隨批移行直省司府轉行破格獎勸作爲一項功蹟如不然者亦應徑行司府附記過名一次以爲次年徵運之戒自是各官凜然懲勸無患乎賦額之不盈也

伏乞

聖裁

一曰 奏報未完以清逋負之數查得萬曆十七等年南京題復巡倉兼差專爲軍儲節年拖欠催徵不

前之故臣今遵奉部院轉行題 准會計到臣例該徵收萬曆三十八年分秋糧乃近查三十七年南糧倉米額該五十六萬五千八百六十四石零今徵解逾年尚欠四十九萬九千八百二十八石零又通查鷹揚等十八倉三十六年以前約該欠米四十七萬三千二百三十二石零而水兌折色銀米之數不與焉臣想南京糧儲總督非無年終查參且有節行催檄無如州縣逋負相仍怠緩如故迨今不爲蚤計將來倍徙無算 國儲不幾殫乎臣請自今巡視御史年終差滿欽遵 勅諭通將收放過糧草數目造冊

兩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三 奏議七 六十三

奏繳青冊送部查考此外尚當移行南京戶部查糧總巡監督各司從會計本年以前通查節年倉糧本折未完開列分數具本另行題 請懇乞 勅下戶部咨行各該巡撫都御史轉行司道府州縣查照未完分數及時徵解年終通取數內續完本折的數移報南京戶部總督以及巡視御史或聽御史差人專往直省巡撫衙門催取復與戶部司臣會同查確又將未完造冊具題以爲次年催督張本若數內積欠滋多補解最少者亦應摘陳疏內以備部院照例議處以爲直省州縣督糧掌印等官催徵惰誤不識之

戒如是而完欠之分既明催徵之限自亟且令部撫大臣完欠通聞細細相貫縱有奸民猾吏無從展轉侵蝕其間似乎清理南儲之一助也伏乞 聖裁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三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三



南京都察院卷之三十四目錄

奏議八

巡城類

畿民困敝乞查例責實以安重地疏萬曆九年

雲南道御史徐金星

請給五城關防疏萬曆

四川道御史李雲鵠

地方總甲未經官催積害多年懇乞比例條

編徵錢募役等疏萬曆

僉都御史丁賓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四

鹽政類

申明職掌疏萬曆

河南道御史郭惟賢

留都鹽政久廢督理事任匪虛疏萬曆三十八年七月

浙江道御史傅宗臯

後湖類

請清理版圖疏

道御史史載德

日行類

題江差疏鳳陽會同

題屯差疏

掌院事兵部尚書祁伯裕

題京營京差疏

祁伯裕

差滿考察疏

右僉都御史徐必達

上江請解贖銀疏

祁伯裕

下江請解贖銀疏

浙江道御史傅宗臯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二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趙應期

蘆政疏

代題請告疏

徐必達

代題途中請告疏

祁伯裕

欽恤疏

祁伯裕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四

奏議八

巡城類

畿民困敝乞查例責實以安重地疏

萬曆九年

雲南道御史徐金星

臣聞爲治不在多言考言乃可底績今天下恭遇

皇上以明聖照臨良弼夾輔所爲奠安生民計至深

遠天下舉欣欣愛戴而臣自試職南京待罪巡視乃

見京城軍民愁困衣食艱難私竊異之似非今日太

平之世所宜有徐思其故五兵馬司擾之也五兵馬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三

司利弊非難知也或謂瑣屑而不敢聞耳然皇上

軫念根本圖大於細卽五兵馬司裁冗員黜賊吏飭

法懲奸已無遺慮間有一二利弊蓋常節奉欽依

但事以久而浸湮法雖立而未盡或因虛文塞責原

未着實舉行者臣敢無擇巨細查例上陳志在宿弊

頓洗實惠大行軍民永有攸賴以上答明時核實

責成之意伏乞聖慈重此根本之地憫此捐瘠之

民不罪臣毛舉將臣所言特勅該部查議施行不

惟京城百姓之幸實宗社萬年之慶也計開

一正體統查得嘉靖四十一年該南京兵部會議題

請一款地方積弊雖係各衙門沿習亦係兵馬司阿承卽五兵馬司副指揮吏目等官不論正佐分管地方此殆爲巡捕詞訟而設至於差撥供應俱照分地以致印信無稽指稱尤易今後除巡緝聽理照舊分管外但遇各衙門堂票取討各項專行掌印兵馬承行管理不許副佐撓越以便責成等因今照各官未實遵行指稱工部分撥有一牌二牌三牌四牌之號每牌火甲輪日折送差錢機兵舖行經紀人等按月三限取結斯固刀錐之末耳然疲民手拔身傭肩鬻背販朝夕營營以幾數錢之蓄而率爲貪吏攫取日

朘月削以爲當然畿民焉得而不瘠再照前議巡緝聽理准其照舊分管亦屬未盡蓋此輩銖求寸取家至戶及皆自分民畫地始也乞 勅該部痛革前弊一切合行事宜統於正官而分授之不許各牌專管取索常例民始獲蘇伏候 聖裁

一革冗役伏奉 聖旨近來科道部屬等官凡奉差委卽濫收書算人役專一欺公作弊罔利害人今後着通行裁革有造言謗及營求復入的着本官卽拿送法司重究欽此仰惟 皇上洞燭弊源痛革冗役卽衙門大小不同要其爲害則一今查據五城揭

報書手到官或二十餘名或四十餘名以爲冗矣人曰此特其出官者耳每名又有貼寫數輩計之不下七八十人焉應役則分日以爲利權之羸縮而替役則計日以爲頂首之高下臣亦知是在革之而已然革之猶不革也蓋名去而實固存也夫以一兵馬司而官吏胥徒若此其衆要皆食民之食以肥其家者也而又翼之以弓兵數十人及白役者不可計是五城張口千百以叢食畿民何以堪命乞 勅該部查議各司令書手足任騰寫弓兵足任巡緝而止其餘冗役一切痛革實於地方有補伏候 聖裁

一清差撥查得嘉靖四十一年南京兵部查照九年至三十二年會例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是這各項差役逐一查審減免以清宿弊權豪勢要敢有阻撓的着科道官指名叅奏欽此欽遵該本部會同南京各衙門將會議過應留革差役緣由具題仍禁約地方總甲人等不許指倚科擾及票取物料夫匠器用等項通行知會其有公舉事非得已一時暫用者亦要印信牌票行城仍將原票呈送巡視衙門掛號方許諭辦敢有隱漏不赴掛號者俱聽巡視衙門將承行員役從重究治等因今照南中諸臣各安分守已無

票取物料夫匠器用等項如曩時矣但掛號事例尚未舉行合無申飭五兵馬司今後如遇各衙門牌票務要遵例呈送巡視衙門掛號不許隱漏以致滋蔓其巡守火夫前議留革已悉但各城差撥假手積書奸弊百出如趙甲舖分之差越撥錢乙舖分又有坐定舖分私家役使者以致豪猾縱逸貧儒重困閭閻不勝偏累之苦而議者方以細故忽之且事權不一更代不常孰與地方除此患也乞 勅該部將五城軍民舖座查計若干每日照前會議過應撥各衙門人夫若干清理的確通融酌派刊立木牌行令各該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本

地方總甲輪流徑自巡守不必仍赴該城差撥臣等仍申明禁每月取該城不致私撥人夫取用物件甘結呈遞查考庶差役均平奸弊盡絕而地方肅清矣伏候 聖裁

一立保甲查得保甲之法節經兵部題奉 欽依在外府州縣不分城市鄉村十家爲一甲甲有長五甲爲一保保有正書門牌置戎器平居則互相覺察有事則互相應援此亦足稱弭盜善策矣今在外府州縣多已行之而京城獨未之舉知有火夫已爾夫京城五方雜居商賈輻輳奸民之未易窮詰奚啻外郡

而土著富姓多置店房容留勾引不問來歷官司又不立法漫無稽查卽有地方總甲故多無籍市虎或孱弱貧氓耳緩急奚賴焉合無准令京城內外一體編立保甲慎選殷實謹厚之民爲之長爲之正除守望譏察外不許別項差擾其勸戒功過等項並查照在外事例施行亦不許五城官吏苟且塞責及因而生事擾民務不失古鄉井守望相助之意實於弭盜良便伏候 聖裁

一廣賑恤查得洪武初令天下置養濟院以處孤貧殘疾無依者而又特 勅京城聚寶門等處置三飯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七

孝

堂每年光祿寺支米一千八百石惜薪司支柴一十二萬斤油鹽諸物稱是內守備差官督率廚役造飯以給貧民恩至渥也緣與巡視衙門舊不關攝近乃虛應故事漫無稽查節據各地方總甲呈報倒炊乞食貧民數多臣慮該管官縱容下人侵漁及積棍冒頂以致貧民不沾實惠有負 恩典行查間隨據各官口稱目今四外饑饉流入南京就食人多米少不敷支給等因臣惟三飯堂之設出我 聖祖嘉惠特恩錢糧似不爲少果能實心奉行貧民亦克有濟今都城之內叫號相屬餓殍日聞竊恐 聖祖在天之

靈尚未大慰乞 勅南京內守備會官將內官等監及光祿寺等衙門除前額支外將各項歲用柴米通行清查撥出羨餘增給賑恤凡遇無辜乞食者一體查收入冊仍許巡視衙門行令該城兵馬司正官每日會同三飯堂該管人員當官給散按月呈報以憑查考庶貧民得沾實惠而錢糧不致冒破是合億兆之懽心以仰承 聖祖尤 聖孝之大者伏候 聖裁

一省煩文查得府州縣官叅謁該管上司節奉 明

旨嚴禁以勵職業節民力也今據五城兵馬司呈稱

順天府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八

統轄之多奔馳之苦除驗牌註銷載在大明會典及該管各衙門事關體要者照舊外其餘月報事蹟叅謁迎送領枷回風督府發放等項及火盜人命以一事而解報守備三次候見私宅三處且募奔馳人馬因乏不暇防捕乞議革免等因到臣查得前項趨承本非舊制見今叅謁有禁外官遵奉方嚴豈容各城尚沿舊套況職官既奉裁革煩文相應禁止乞勅該部查議諸不在會典該載者盡行除免其月報事蹟止用中文舖遞火盜係干地方親報守備衙門一次後亦遞申文人命自有法司職掌不必混解守

備衙門徒滋煩擾蓋承稟多則案牘積胥徒衆而弊孔多不若優之使有餘暇以修職業因可損其胥徒之柄絕其漁獵之端伏候 聖裁

一重正官查得隆慶四年吏部會題丑城掌印官俱選科目中壯年有志行者陞除奉有 欽依邇來選充又或不由科目臣照五城兵馬司其官輕其責重大至賊殺小至忿爭之獄咸與聽焉誠使官得其人卽如臣前所陳數者自無不得其理苟不才處此則政以賄成貪以酷濟閭閻隱痛殘蠹最深雖其官竟疏職而民已剝膚立法之詳亦復何益臣請今後五

順天府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九

城正官俱選科目陞任巡視衙門年終止造賢否文冊送部不必如例舉劾卽有稱職卓異者吏部於考最之後不次優擢如其貪婪妄肆罪蹟彰聞巡視衙門卽不時請 旨提問庶各官少知自愛而強盜人命重情不致枉縱且使爲之副與屬者知所嚴憚知所承稟伏候 聖裁

請給五城關防疏 萬曆

四川道御史李雲鵠

臣等荷蒙 皇上不棄拔置南臺自受事以來日夜兢兢於凡一切職掌事務敢不悉心以圖報效而巡

城事體則又最重而不可忽者前此未曾請有關防深爲未使用是不避煩瑣謹爲我皇上陳之蓋臣等巡視衙門文移極其浩繁批駁往來強半皆盜賊人命重情與夫拘攝人犯牌票俱無關防鈐蓋匪直吏胥易緣之爲奸而都城奸宄叢集詐僞百出雖臣等嚴加申飭而空白無憑真僞何辨如近日南京應揚衛致仕百戶崔輔持假牌詐騙被南城徐兵馬捉獲除另行懲究外竊念京都通衢白晝之中又當三令五申之後乃有魑魅惡弁肆行觸扞若此尚可謂知有三尺哉蓋人情重得利而輕犯法矧更無以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十

孝

隄防之則將來如崔輔之詐騙者恐未易更僕數也因查得萬曆二十九年四月內巡視中城江西道監察御史姚思仁等請討關防蒙旨俞允南北事體相同彈壓最亟伏乞勅下禮部再加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俯將南京五城御史覆請照例各給關防一顆庶法紀可肅而重地亦可安矣臣等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地方總甲未經官僱積害多年懇乞比例條編徵錢募役以甦軍民重困以了衙門未完疏

僉都御史丁賓

臣於萬曆三十四年間奉命蒞任操江兼署堂印隨據南京五城居民李自新劉鳴曉張應登金之鍊康恩焦蕃陳邦彥林決等將前事呈稱地方編派總甲火夫等役勢所不免但留都地廣人多編派清查更難向來優免房號雖以萬曆十四年海都御史題請簡可照繁冊爲準其衙門差役雖以萬曆十六年兵部都察院題請地方夫差冊爲準總屬兵馬衙門人役在於民間私自科派私僱總甲非當官僱募也乃行法既久諸弊叢生其私僱總甲本身既已冒濫工食且又通同吏胥夤緣爲姦諸凡賣富差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廿一

貧改移定限兼之飛差四出虛增卯酉又或遇火盜人命等事乃私僱總甲仍報排門正身總甲出官無論正身家道或貧與富輒便一混牽累拘縻歲月破家亡身而正身總甲受禍慘毒不可勝言矣先年居民張文學等呈請舉行徵錢僱募之法蒙海都御史劄付巡視王御史等查議彼時下情未能一一上達而海都御史止將五城濫差夫役題請禁革其徵錢僱募事體尚在中止後蒙都察院辛都御史奉旨題覆內云南京王御史等比例徵銀僱募似應依擬乃稱查審衆情一時尚未徧協合候移咨南京都

察院再行五城御史虛心酌議如果召募可行人心共願則將徵收優免及一切應行事宜議處停當具題等因到院奈向來猶未行城覆查以致大小軍民受害日甚一日如在湯火之中仰望救援莫如僱募伏乞早賜舉行恩德無量上呈等語臣等以爲事干通都未可輕舉至三十五六七等年除各縉紳屢次具揭請行僱募外其五城居民又屢次連名累牘訴告往往有泣下者臣又謂南京十三門內外人家幾十餘萬竟無各家貧富等第冊籍則官府何從憑據議編僱募乃有居民劉鳴曉李自新康恩等稟稱身等向來私僱總甲原有出錢數目今既恐無憑據身等願將三十六年分一年之內各城各舖大小貧富人家各出錢數公同會衆各舖寫冊一本名爲五城舖冊送官以備查考夫公同寫冊既不敢減少又誰爲多官府得此實有憑據庶幾可以行事蓋身等所慮不在出錢特以錢不經官收支難免飛差橫禍大小人家日夕憂惶故欲將額定錢數納之官府以期杜絕諸累耳不幾日五城舖冊約千餘本一齊送至臣處臣乃分開日子每舖點出公正人役并貧人富人共三四人先期約定某舖某日到於都察院當

臣之面稽查舖冊內人戶有無房屋門面隱漏并相應優免人數及細問三十六年分冊上所開出錢之數虛實又將三等九則規條每舖較量時爲增減停妥似此稽查甫畢隨將各城原遞舖冊并臣面審情節一併書寫在冊劄付各城御史令各到於會同館覆查前項有無隱漏濫免併出錢不均併不合等則并有不願出錢各情去後復會同大小九卿六科在於會同館號集遠近人民千餘人合口稱便臣乃收取各御史審定各錢數舖冊復令書算手會集一處督令細算五城見該出錢總數隨即模倣前任題准簡可照繁冊併地方夫差冊細查五城今日合用總甲火夫併當更夫活撥上陵等項燈夫併各公用家火器皿各該錢總數較之前項所定舖錢尚有贏餘隨即會同五城御史將前各舖所派各家錢數各行儘錢照減務使今日所派錢數與今日所用錢數一一相同乘此杜絕衙門多取以防嫌弊隨照各花名所減錢數各舖寫長單一張徧示大小人民臣又喚集五城原呈父老諸人到院問云徵錢僱募一節應否舉行各對云但得官府徵錢僱募則衙門人役既不得重科妄派且一切在官事體俱是僱募總

甲自行承當別無正身總甲名色民間何等安靜當此之際即使比照三十六年分私僱等項錢數編派身等亦自甘心況今蒙將三十六年分私僱錢數內家家戶戶查據餘錢盡行照減尚有何處不便於民懇乞早賜舉行等語臣於是乃喚集書算手到於公衙將各舖減錢長單照數填寫細戶由票分定日期令各細戶到於都察院將由票親領完畢遂於五月初一日各城御史曾陳易蔣貴傳宗臯王萬祚容大德和約開櫃各收夏季銅錢小民各遵日期各照由票踴躍爭先納錢如市絕無拖欠隨經該城御史給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十四

發各甲夫工食等項種種支銷明立文案用備稽查自後各季收錢支錢俱係一體行事其每歲或有新增優免與事故之家相為伸縮或將房屋拆卸與新增之房相為伸縮中間一切查錢事情五城御史時時會同嚴加覺察務須通融計算登時聲明明白不得少容欺隱即前原呈內所稱人命貽害地方最苦一節已經嚴革夥詐牽累捏詞代告各衙門諸弊臣猶設處於三山門神策門鳳臺門外各建造檢驗廳一所庶幾事有歸宿民間愈無騷擾云為照為政固在於安民而安民莫要於除害先年兵部都察院所

定簡可照繁冊并地方夫差冊向雖遵奉通行俱屬兵馬衙門人役私派私僱况又地方人民寬廣縱有飛差賣放連累正身等害其何能除乃今額徵房錢在官僱募併人命不許夥詐頓使前害一朝革去則既可以下慰通都仰望素心而先年都察院移咨南京都察院轉行五城御史將召募事宜再行議處停當具題公案從此可以歸結矣緣係地方總甲未經官僱積害多年懇乞比例條編徵錢募役以甦軍民重困以下衙門未完事理理合據實具題庶便遵奉刊刻書冊歲查收支登報循環永遠舉行奉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十五

聖旨是該部院知道

兵部咨為此合咨前去煩為查照欽此
都察院咨據等河南道監察御史湯世京呈奉都察院判該刑科抄出南京都察院署院事右金都御史丁奏稱前事云云等因奉
臣等是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到道查看得所
呈奉等項係由實為革弊起見民至要此例編徵錢
各該衙門一體遵奉施行

鹽政類

申明職掌疏

隆慶

河南道御史郭惟賢

臣奉南京都察院劄委掣鹽除一面遵照近題季掣事理行批驗所催鹽船及期赴掣外卷查得淮南水商解細小鹽例赴南京石灰山關聽御史掣驗遇有夾帶及鹽斤短少者問罪罰贖完日將銀兩解貯南京戶部轉解濟邊此法相沿已久諸經營者亦多悉心清理似無容置喙矣但臣謬承差委隨詢之民瘼采之輿論因得於事例之可做而行者其何敢以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其

無說而處於此臣惟國家之設官分職也職在錢穀則理錢穀之務職在糾察則理糾察之務如南京工部龍江竹木抽分專委主事一員管理而南京各道御史不過監督之而已蓋惟有專官則事易責成惟有監督則弊無從滋於協心共理之中寓相維相制之義法莫善乎此也而何獨鹽政一差有不然哉臣竊有以喻之今夫千金之家舉所積聚悉掌握於一人之手為費易耳使有一人者掌之又有一人者朝夕按簿牒督而稽焉即欲恣費不已難乎理國計何以異此夫鹽政賦罰俱解貯之於計部又經計

部轉解則此項銀兩乃南京戶部錢糧雖聽該部委

官分掌之可也既可以貯該部之帑獨不可以協管子該部之官乎即使委及於御史亦止宜做監督抽分之例查其船隻之多寡若何覈其贖緩之贏縮若何所謂一人掌一人督而稽焉者也奚得獨理之而獨專之耶何者臣臺臣也職忝糾察錢穀之務自有司存而非臣之所宜專也借云此項銀兩係批發上元江寧二縣收貯為務頗簡似不必別委以分事權然而政關利源則稽查宜慎利經多手則奸弊易生與其經臣之批發又經該縣之追收而後傾銷解部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十七

展轉之若此煩擾也孰若以該部之銀隨該部委官掣收而以臣監督之於法不尤為直截於事不尤為歸一手方今朝政清肅百度惟貞諸凡省直之賊詞俱欽奉明旨諭令撫按互相稽查矣矧是掣鹽之務其所關于邊餉之需者事亦非細烏容循循于故常之安而不為之所也伏望勅下戶部都察院覆議如果臣言不謬乞照南京工部抽分之例行令南京戶部專委主事一員臨關秤掣仍咨南京都察院輪差御史按季監督之其餘應行事宜悉聽所司從長詳議如有營私罔公減少國課者容臣指名

參究庶乎責任專一而臣工之職掌不淆稽覈詳明而軍需之誦乏有賴矣再照理鹽固所以足國而足國莫先于惠商所謂惠商者豈必蠲其常課而可取之利盡置之於不取哉興一利莫若除一害而省一分則商受一分之賜惟去其所以害商者而其所以利商者自在也臣聞鹽商之赴縣納銀也全憑保歇攬納此輩多積棍無賴詐稱勒騙者既指一而科十甚至攬銀入手即挈家遁逃縣官急於完繳實收仍拘正身重複陪納商人敢怨不敢言此包攬之不可不嚴禁者一也掣鹽之法數多者罪擬夾帶短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太

少者罪擬盜賣緣夾帶納贖重於盜賣故秤役隨因而上下其手需索已遂即爲報數少未遂即妄報數多自非躬親截查則增損任之而已此秤掣之不可不親驗者二也鹽商投文到關每名私送該關官吏共銀三錢以千名計之則數盈三百矣又歇家指稱各衙門使用名色每船一隻索銀一兩以千隻計之則數盈一萬多方剝削管費不貲此常例之不可不嚴禁者三也又經收吏役勒騙火耗每兩多至一二錢少亦不下四五分故一遇罪單到縣吏役往往爭收夫商既變鹽價以入之官矣又辦罪贖以輸之官

矣吏復勒其耗餘而取之彼所獲幾何而能當此誅求之困耶此耗餘之不可不盡革者四也以上四弊均爲蠹政病商之尤者臣竊謂商人之熙熙爲利來也固將徼其贏餘以博富厚也乃各奸之腹彼以生而使之無以爲生者其弊類若此如不及今明禁安保夫改差之後寧無營營射利之役尋踵故轍而恣害者乎伏惟 聖明留意併 勅部院議覆容臣遵照施行有蹈前弊者重治之如此則宿垢盡剔而實惠暨沾富商輻輳而赴掣恐後其于鹽政未必無萬一之裨矣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九

留都鹽政久廢督理事任匪虛疏 萬曆三十八年七月上

浙江道御史傅宗臯

臣竊惟 國家財賦倚辦兩淮鹽課居多乃淮南行鹽地方爲應天安寧池太五府江西湖廣兩省轄地最廣消引最多若應天都會其首善也舊制淮南水商買鹽解捆裝船甫出儀真鹽所便領巡鹽御史印發格冊引票運赴南京石灰山關報候南京督理鹽政御史對冊掣秤果無夾帶等弊方許開行既行便往直省口岸報賣不許停船長價至嘉靖二十五年御史劉存德案開御史齊宗道題 准商人淮南掣

鹽許巡鹽御史牒行南京該道御史亦照儀真掣鹽定期查比委官驗放一次勿致積多總放則鹽價常平而商民兩便以爲定規載在鹽志班班可考是南臺臣之有鹽政督理督理鹽政之有京掣其來舊矣事與巡鹽御史相表裏互查淮南水商夾帶遲留諸弊於以平鹽價而便商民法至善也不謂巡行既久法令漸更一變而問罪濟邊贖追累繁再變而道部會掣相眈遂巡於是商船積多總放者有之向云鹽價平而商民便浸浸非其初矣迨萬曆二十一年巡鹽御史基才懲弊廢法舉從前京掣事例一疏題罷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三十

夫京掣題罷矣而不能併罷督理之一差以故南京都察院歲遵行之劄委諸道御史肩任其事委託亦云重也然而事體甚輕日成月要止於團查鹽捕牙僧諸卯酉批發潮包涵稅報部諸單而已曩時淮南一路私販有無克斥官鹽是否盈額該管文武大小官員曾否修舉職業並無隻字相關非不欲聞勢不得而問也臣查嘉靖二十九年兩淮巡鹽御史楊選題稱淮北直隸四府三州二縣之地私販不敢橫行者由督理之責總之於臣小大官員臧否有在少怠巡緝卽有戒懲至於應天等府各布政司等處則私

鹽侵占白晝公行官鹽至彼十不能行其三四所以然者何也地方遙遠例不遍巡官職衆多法難兼制總覈責成之任與臣邈不相關且彼掌印及巡捕官員多爲各處盜販之徒所賄見例不見法誰其畏之彼議究厥事機未若卽有監察之官以督責之之爲愈也時且欲將題差清軍刷卷御史加勅兼理爲疏通久遠之計意孔亟矣隨經都御史屠僑議併直隸有兵部去處行兵備副使無兵備去處各省行分巡該道等官各要兼督所屬設法防禁私鹽等項合此二議總之以應天等府鹽務不能得之於監察者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三十一

分以委之兵巡道官意並惓惓也無如南直應安徽寧池太等府地方綿亘千里戶口繁多商旅輻輳甲於度內在外原少兵備分巡道官僅一整飭徽寧等州縣衛所河道官一員又兼銜定註江西寧州居偏寄廻綆短汲長議者方謂江南諸府錢糧兵馬訟牒紛紜若不添設二三守巡分理於此比照順永昌霸蘄密等道星羅棋布竊恐方面隻手孤擎控制無策姦詭藏伏事機可虞蓋臣爲國遠謀不宜置此舉於度外也識者聞之咸建斯語而況諸府鹽務關涉蠹弊叢生既無兵備分巡相兼防禁雖有各府委官

而稽查止於境內求所在鹽政肅清不可得也今若卽議監察之官而清軍刷卷未易更置則盍追惟京掣之制而通之夫京掣事務初若不遍行於淮南然譬之食焉咽喉既疏腹心可無梗也又譬之水焉出源既清枝流可無壅也然則京掣一舉正之控淮南之咽喉而疏淪其源派謂無關於鹽政之竅繫不可信也自萬曆二十一年題罷京掣卽有掣而不於京城於是乎地非要會委非專官私載易於閃躲泊船更無關防因而販艘聯帆乘風四達或過往以圖捷或低價以防商迨商船到彼停閣經年子錢日益倍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三

增堆鹽無從轉鬻彼邊商剝髓椎膏完倉給引寅年無掣於稱貸卯歲又苦於誅求此三商之所爲受病也不第三商水商前鹽既閣後掣不赴卽赴掣開行矣又復設計逗遛待地方鹽缺價高然後潛往接賣前數年江廣行鹽價增數倍民間罄罄苦於淡食病且移之民矣抑不啻病民而又病國何者餘銀徵解不敷邊糧無商往納舊見大司農奏計兩淮五年之中缺課百萬餘兩竊以淮南計之不下六七十萬兩矣空匱若此邊餉國計其何待而足乎此所爲三病也有此三病鹽弊極矣然而追惟本始盡由京

掣停罷從前南北鹽臣並能言之顧業經前巡臣題罷矣此時而南中慨然議復疑於怙私而冒前臣之所譏欲得竟置罔議然鹽政之興廢寔匪無因夫有所怙而言與有所避而不言皆欺也試以淮南二十一年以前與二十一年以後鹽政相提而論本未昭然見矣臣愚無似舊自五月奉南京都察院劄付委臣督理鹽政事務臣揣魯鈍再三呈辭而臣堂官再三定委且囑臣以悉心任事臣不敢諉是用備查臣衙門先今督理事宜與京掣行罷緣由遍諮商民畧聞梗槩遂不敢因循廢職拮据某月間少見施行似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三

覺京城內外鹽務一二就緒然臣竊伏思之見小而遺大施近而忘遠非計之得也承督理之名而不睹其寔罷京掣之事而併失其意猶然曠職而廢業也臣安敢無說而處於此是用推原立法本意深惟督理職司寸管度天條爲七事庶幾千慮一得少裨淮南鹽法絲粒於鹽臣巡歷之所不周兵備分巡之原未創設未必無小補云爲此列款冒昧陳請如蒙聖明俯賜省納懇乞勅下戶部咨行南京都察院轉咨南京戶部及行巡鹽御史等衙門逐款詳議妥確轉報題覆至如京掣應否修復亦應併議施行庶

淮南鹽政肅清計日可待而邊餉 國計不致竟同於懸磬也 計開

一曰稽引額以行殿最 國初肇行鹽法各府州縣並有限引以爲定額毋庸虧少今姑以上元江寧二縣言之每年額消官鹽一萬七百十三引乃查自萬曆二十一年至今于中年分一引未消者有之數年消止數千者有之曾無按額稽查各該掌印管鹽官彼此相沿付之度外卽京城而其他府縣可知如是而望鹽課之克足不可得也相應各置循環二簿每季終掌印官通取各管鹽地方賣消引數填簿差吏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詰

奏比倒換滿日過取引數以十分爲率八分以上者分別薦獎六分以上者次之不及六分以下並稽其他治狀應叅處者叅處應戒飭者戒飭然後殿最旣明百職競勸官鹽行而課足可復望矣雖巡鹽御史報 命非無兩淮舉劾然淮南一路向爲巡歷之所不遍又況地廣官多引數兼倍若非著實稽查安能亟有底績但係鹽政殿最事理未敢擅專伏乞

聖裁

一曰查舖戶以消引額夫引額以殿最官員矣不以稽之民間可乎 國初限引以戶口多寡以爲定全

應遍查鹽舖在城量街巷衝簡在鄉量戶口繁稀與其資本豐薄定爲每月限數各就便分圖僉報有抵業行止二人爲之總領聽從本處居民隨處零買官鹽按月查報買過數目付之鹽舖付各該管鹽官比較有不如限者詰之地方有通賣私鹽者許各就近稽查報官懲治如是而人戶徧食官鹽私販無所託迹矣臣查正德十五年御史鄭氣條陳及此乞要通行諸司臣今試之京城內外差覺通便其或應行句漂等縣兼行應天等府未敢擅擬伏候 聖裁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詰

食鹽後以應天所屬句漂四縣嵌浙多鹽議行食鹽以平其價其餘盡行單鹽自萬曆二十一年京掣題罷私鹽克滿京城於是始議單鹽價高民不樂買要得運賣食鹽橋鹽令價賤而民爭趨之似矣然二項之鹽不由單單原無定期水商得以任意遲留坐待京鹽運到價高而後運至比於單鹽舊價不少殺也安在其爲便民哉且多借引影射夾帶數被京民告訐故自萬曆三十四年議行橋鹽到今僅消引六千有零是橋鹽之不足以消引而增課也有明徵矣行至三十六年前巡鹽御史康丕揚奮然議革而諸商

尤多係戀又有告增斤數比於食鹽者此中因革
俟巡鹽御史酌定第須議歸畫一或照舊運買卑鹽
或加斤姑買橋鹽並移行南督理御史知會得以審
點有力舖商給文按期運賣不許遲延一以紓京民
淡食之苦一以塞私販展轉之門至長便也且如就
近句溧四縣食鹽越入京城京城橋鹽又復越出太
平等府並爲犯界比於私鹽相應通行稽查庶彼此
奸僞不能售也伏候 聖裁

一曰嚴巡緝以杜私販臣查舊制各府州縣引額有
限應屬掌印官查足捕獲私鹽有數責在分委管鹽

鹽運使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王六

官遵行揆之律例務要常川巡禁如數獲報方可准
作事蹟庶免杖笞不意近來怠玩成風縱容透漏以
致私鹽處處通行該管官司職守安在甚者輕聽衙
役糾合游手埤頭人等裝誣平民展轉攀指以遂狼
貪經年累月無一移發有司歸勘者應天等府皆然
沿江一帶尤甚相應通行依律查考而例載勢豪通
販及黃馬座船往來內使等項私載並得如例緝捉
在內行五城兵馬司在外行掌印官及守禦官司備
將管鹽巡緝并把截員役造冊呈報責令巡禁該管
地面務得真正私鹽如數又勿展害平民定限月

責差應直人員填註冊揭赴比有不如限及透漏裝
誣有跡者官另議捕兵哨役追究滿日各官通行獎
戒如是緝捕惟勤私販自息官鹽行而課足所賴此
舉不少矣伏候 聖裁

一曰覈官鹽以清假借舊制南京各 王府并南京
文武衙門官吏歲支食鹽四千餘引先年各差官吏
前去運司關支未免假借作弊屢經戶部議禁近經
巡鹽御史釐正凡遇輪掣卑鹽知徵商人該納食鹽
價銀貯庫每年應用食鹽春秋二季呈詳移文放橋
委官將已到橋搭單未上堆商鹽照數點掣差官押

鹽運使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王七

送儀真鹽所上倉堆貯以給各衙門支用法云備矣
無如各衙門支領官吏人等多不守法夾帶別項商
鹽及私自取買添包等項不服秤割運出罄船私賣
又復潛收往返數四無敢詰問如各衙差去經歷等
官尤甚及衙所多官關支到家又藉稱俸鹽夾雜私
鹽攤賣夫俸鹽官止一百八十斤吏止八十四斤止
穀一年支用安得出賣明是假借行私違制敗檢莫
此爲甚相應通行禁革乃食鹽之亟宜查覈者二一
議巡鹽御史委官抽買橋鹽不但押送儀真鹽所卽
爲處補船價少許竟令押送南京龍江關鹽倉收貯

聽戶部分司查的員名按季給發移行支過的數與巡鹽御史知會餘剩存倉並不用各衙門差撥官吏人等紛紛赴領致生多弊均爲長便其次查照先年事例凡起運南京官鹽於龍江批驗所掣摺夫所官例不專掣事該臣衙門職之不得他諉惟運司鹽所凡遇起運不分何項官鹽先以冊報臣衙門仍給付船戶限票前來報數秤掣無弊然後運赴江東門報部不許私自搬運違者關會本衙門照例送問又龍江鹽倉舊貯折俸餘鹽自京掣停罷此鹽割存儀真年該倉前保戶二十名往彼領載其爲弊數與食鹽

抱朴子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手本

同應北照食鹽通行查覈如前二端均屬可行第須酌議歸一立爲定規使可永遠遵守庶官鹽一無假借而捕鹽人員得以恪供厥職矣伏候 聖裁
一曰議潮包以塞弊竇據京城舖商許嘉祥沈有臣俞實史賀某稱潮包煎鹽原由南京燒灰裝運蕪湖潛港荻港煎賣後因煎戶不守法紀和溷私煎影射私販阻滯卑鹽因而蕪湖水商告革盡歸南京煎燒

前弊以致二縣額引不消每年虧課萬兩

有奇及潮包每歲上納戶部稅銀不過二三百兩以此較萬餘之課孰輕孰重不辨自明伏乞設法裁革

況儀真縣官鹽額引奉前院裁革惟聽民間自食私鹽更非法紀若將潮包准令儀真縣燒煎以供一縣食用則南京可免阻官鹽之弊該縣亦無食私鹽之名等情臣隨詢之南中有識鄉紳僉以爲然又據潮包行路由禮等煎戶平寬等居民轉各黃階王之垣等前後首告運包燒灰煎鹽發賣各不遵舊處不由官帖不依舊法作弊多端有防正課等項臣經行委西城兵馬官高鳴楫查驗委有積蠹如前相應議處爲照南京龍灣城一二處燒包煎鹽各項俱有定規毋庸紊亂迄今茲商猾民窺便墮弊巧僞百端年中

抱朴子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手本

將包夾鹽燒青化白橫行都市中官捕無敢詰問以致官鹽阻滯額課虧少洵有如許嘉祥等所稱者即准議改入儀真亦宜而京城即可增引數千是清理之一助也如以舊俗相仍難於遽改合無嚴行申飭酌議燒煎白鹽工本及少寬各項供辦物力外應該量照官鹽價值增稅報部備餉庶白鹽與官鹽等價而商民不致爭趨弊竇亦從此塞矣伏候 聖裁
一曰題專差以重責成臣查南京各道御史舊有督理鹽政一差內開京掣事理實以控制淮南一路鹽法於以平價便民足課充餉事誠重矣而迄未奉

專勅難以展佈任事今京掣因革雖候另議乃督理事任不可以不專也相應題候 欽依此照南京巡倉事例請給 勅書印記督理應天等府鹽政一年報滿候南京都察院具題接管其一應衙署跟辦吏書門皂等役與批詳濟邊等事俱照巡視京倉例行惟照鹽務繁多姦宄隨處窟宅相應年中巡歷安寧池太一次以補兩淮巡歷之所不遍其各府州縣掌印管鹽及守禦巡把官司執應造報執應查比並聽期舉行代差之日通行舉劾獎戒勿得因循廢弛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三十

鹽價常平商民兩便毋誤淮南一路鹽法如諸款並祈 勅下議妥儻可畫一遵守更乞天語叮嚀以示責成之重然後本端末理綱舉目張而淮南數十萬鹽課不難於足額也伏候 聖裁

後湖類

請清理版圖疏

御史史載德

臣聞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非細務也 國朝版圖歸一又命十年一造收架後湖以杜窺竊其差官清理於飛走埋沒詭寄等項一切查駁另行改造即於此冊面上印一駁字遂為廢冊待改造之冊到部却為正冊此舊例也但改造之冊不復清查天下皆知乘機作弊變亂良多照得成化十八年編冊如直隸常州府宜興縣五賢鄉二十九都第一冊第一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三十

甲一戶謝得安為因以民作軍駁回改造今查改造冊內除謝得安改正外却將 亞興等一十一戶俱行變亂山東濟南府 丘縣明秀鄉九冊第五甲王九佳等三戶為因以驢站戶作民戶等弊駁回改造今查改造冊內除王九佳等改正外却將關長等一十三戶俱行變亂况弘治五年編冊顛倒錯亂不可勝言去歲該官已經復 命駁政去後恐如 變亂則革弊不一二生弊常十百異日改造冊既為正冊以後編冊依此查對同者留異者駁變亂者為是負冤者莫伸也如蒙乞 勅該部轉行後湖將弘治五

年該駁編冊惟於該戶下印一駁字仍收作正冊通行各處止將所駁人戶聲說改正類造總冊每一布政司并直隸一府少者一本半本多者或二三本造完送湖以後清查到有駁字處即揭改造總冊一對則是非明白矣若是弊革而不生籍定而不亂且省小民百倍之費而為皇圖萬世之休矣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戶部覆看得御史史載德題稱前項弊端并處置事宜緣造冊有弊查駁改正此固舊例既改之後尤須復查弊乃可絕故本部先因查駁之奏有再行查對無差方與交收之議已經通行但恐改正之冊未完續造之期復至新舊相仍事務繁冗雖欲復查其精詳的確比之始查之時不無有間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三十二

積年以來未聞再駁是豈改正之冊俱無奸弊益以多則忽忽久則因循理勢然也由是天下之吏以遂前日之謀以為規避坐視駁冊至日方纔入史史載德所言蓋誠有見於此合無依其所議本部移咨南京戶部通行天下將今次查駁文冊不必通造止將所駁人戶聲說改正類造總冊每一布政司并直隸一府并其餘衙門少者一二本多則三四本差人解送南京戶部轉送後湖查冊官處查對無差明白照款改正備行南京戶部各該司掌印官親詣會同各用司印鈐蓋仍將改正過人戶數目并略節緣由開寫冊面副業亦用印記以防日後蓄計乘機攪入混亂之弊其改正文冊既少書寫不難合令有布政司有州去處造五本其餘或二本或三本各類送本部并各該上司以備參考本部仍候下次造冊之年行移查冊官員但有查出各項奸弊只於本戶下印一駁字通致所駁緣由類行改正不必因一二戶遂廢一冊致復生弊改正到日一體施行其餘各官吏等項事理悉照舊例奉 聖旨是

日行類

題江差疏 鳳陽倉同

掌院事兵部尚書祁伯裕

為欽遵查復舊規事據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某呈稱先奉南京都察院劄付 題差本職巡視下江蘇松等府地方除欽遵於某年某月某日到任行事外扣至某年某月某日一年已滿理合具呈題 請差官更替等因到院卷查前事已經 題差本官管理去後今據呈稱前因例應差官更替查得南京某道監察御史某在任堪以差用合候 命下領印給批備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三十三

行本官徑領原奉下江傳 勅命一道更替御史某巡視下江地方一年滿日具呈題 請差官更替徑白造冊復 命

題屯差疏

掌院事兵部尚書祁伯裕

為議定差以責實效事據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某呈稱先奉南京都察院劄付 題差本職巡視南京并直隸各衛所屯田帶管印馬除欽遵于某年某月某日到任行事外扣至某年某月某日止連閏一年已滿理合呈乞題 請差官更替等因到院案照前事

已經題差本官管理去後今據呈稱前因例應差官更替查得南京某道監察御史某在任堪以差用合候命下請給屯田印馬勅書各一道領印給批備行本官更替御史某巡視南京并直隸各衛所屯田帶管印馬一年滿日具呈題請另差更替徑自造冊復命

題京管京倉差疏

右僉都御史徐必達

為敷陳愚見以裨管務以固重地事據巡視南京營務兼管巡倉監察御史某呈稱先奉南京都察院劄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三十四

付題差本職巡視南京營務兼管南京錦衣等衛倉場除欽遵管理外今照一年差滿理合具呈題請差官更替等因到院案查前事已經題差本官管理去後今據呈稱前因例應差官更替查得南京某道監察御史某南京某道監察御史某在任俱堪差用恭候聖明欽定一員遵照原奉勅書關防會同該科給事中巡視南京營務舉劾各營官員并領原奉京倉傳勅關防兼管南京錦衣等衛倉場事務年終徑自造冊奏繳候一年滿日另行題請差官更替

差滿考察疏

掌院事兵部尚書祁伯裕

為考察事據南京某道監察御史呈奉本院劄付據南京某道監察御史某呈稱先奉南京都察院題差本職巡視某等處除遵依於某年某月某日到任行事外扣至某年某月某日止連閏一年已滿隨經呈請具題今照有官交代例應赴京復命理合預呈考察等因備劄本道查勘本官有無贓私過犯及推姦避事等情據實呈報等因到道依奉本道并行南京福建道掌道事監察御史某結勘得御史某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三十五

巡視某等處並無贓私過犯及推姦避事等情違礙取具官吏不扶結狀呈繳前來及准巡撫應天等處都御史某巡撫鳳陽等處都御史某各咨送御史某按屬府州縣收支過贓罰數目文冊到院卷查先為體宸衷酌裁省議處督儲大臣以便委任事該本院奏前事奉神宗皇帝聖旨南京御史差滿回道有無考察事例都察院查議來說欽此隨該都察院查議得北道御史差回考察屢奉先朝勅旨事例在昔已嚴而兩京部屬差回近奉明旨俱有考察法制於今益備惟南道御史如巡視上江下江

京倉鳳陽倉屯馬等差事完俱赴京復 命向未奉
旨考察恐因事體未便若考察先行則未經復 命
若待回南考察則又過期所以該院未行題 請或
由於此今各差俱有考察南道豈可獨無相應照例
舉行庶於事體歸一合無恭候 命下咨行南京都
察院今後御史差滿交代即行呈堂考察仍劄該道
查勘有無賊私過犯及推姦避事等情據實具本差
人隨同御史赴京待復 命之後奏 聞請 旨似
為穩便等因題奉 神宗皇帝聖旨是着照例一體
考察欽此續准都察院咨為仰承 德意條舉清查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三六 考
未盡事宜以肅吏治以安民生事該本院題查得上
江下江鳳陽倉屯田等差御史近奉 明旨差滿之
日一體考察所據各差賊罰亦合照例題 請伏乞
勅下都察院覆議咨行應天鳳陽各巡撫都御史如
遇各御史差滿聽將動支過賊罰造冊送院查考不
必行本官知會中間若有擅支濫用即於考察本內
指實參論等因題奉 神宗皇帝聖旨這稽查賊罰
南京各差一體行都察院知道欽此欽遵移咨到院
俱經遵行在卷近據御史某呈稱巡視鳳陽等處倉
糧一年已滿有官交代例應赴京復 命預呈考察

緣由到院隨經劄行該道查勘及咨各巡撫都御史
冊報去後今據准回報前因備查各該巡撫開造賊
罰文冊亦無擅支濫用銀兩臣等考察得本官並無
賊私過犯及推姦避事等情欲令回道管事

上江請解贖銀疏

御史傅宗臯

為申明江海信地以便防守以專責成事臣奉 命
巡視上江安慶等處地方卷查先奉南京都察院劄
付准都察院咨該南京兵科給事中范宗吳題前事
該兵部議行南京兵部等衙門議將上下巡江御史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三七

每年原解戶工二部贖銀一千五百兩俱免解京
分貯鎮江安慶府庫聽操江兵事支用等因該兵部
覆奉 欽依移咨本院備劄在卷除前任御史節年
贖銀兩俱經照數類解安慶府庫收貯聽操江兵
事支用具本題 知外又于萬曆十四年五月十五
日奉南京都察院劄付為奉 旨陳言恤民至要以
禪應 天實政事准戶部咨該總督倉場戶部左侍
郎宋纁題前事該戶部議覆內開贖罰在南京屯馬
巡倉上下巡江近已題 准無查盤訪察以從簡省
合各量減其半或三分之二等因題奉 聖旨賊罰

銀兩既抵充邊費各該撫按官額數應解的着照舊其兩直隸各差御史已有旨不許專差查盤及肆行訪察賊罰難以取盈准各減半解部亦不許私充餽遺其餘俱依議行欽此欽遵等因又于萬曆十五年正月十五日奉南京都察院劄付為議處江防要切事宜以飭武備以安重地事准戶部咨該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滕伯輪題將上江御史備餉銀七百五十兩自萬曆十五年為始每年改解應天府收貯按月奏給新江口營選鋒軍士口糧等因俱移咨備劄在卷除前任帶管御史某問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三三八

過賊贖銀兩解至萬曆四十六年六月終止該臣于萬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日接管前差查自本年七月起至天啓元年二月終止共計三十二箇月該銀二千兩遵照通行徽寧等府州縣將臣問理過一應賊贖銀兩逐一查出照數傾銷成錠類解應天府庫收貯仍行該府備由具呈操江衙門專聽兵事支用外

下江請解贖銀疏

御史趙應期

為申明江海信地以便防守以專責成事臣奉 命

巡視下江蘇松等處地方卷查先奉南京都察院劄付准都察院咨該南京兵科給事中范宗吳題前事該兵部議行南京兵部等衙門議將上下巡江御史每年原解戶工二部賊贖銀一千五百兩俱免解京分貯鎮江安慶府庫聽操江兵事支用等因該兵部覆奉 欽依移咨本院備劄在卷除前任御史節年賊贖銀兩俱經照數類解鎮江府庫收貯聽操江兵事支用具本題 知外又于萬曆十四年五月十五日奉南京都察院劄付為奉 旨陳言恤民至要以禪應 天實政事准戶部咨該總督倉場戶部左侍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三三八

郎宋纁題前事該戶部議覆內開賊罰在南京屯馬巡倉上下巡江近已題 准無查盤訪察以從簡省合各量減其半或三分之二等因題奉 聖旨賊罰銀兩既抵充邊費各該撫按官額數應解的着照舊其兩直隸各差御史已有旨不許專差查盤及肆行訪察賊罰難以取盈准各減半解部亦不許私充餽遺其餘俱依議行欽遵等因咨劄在卷臣于天啓元年四月初六日到任起至天啓二年四月初六日止共計一十二個月該解賊贖銀七百五十兩遵照通行蘇州等府州縣將臣問理過一應賊贖銀兩逐一

查出照數傾銷成錠類解鎮江府庫收貯仍行該府備由具申操江衙門專聽兵事支門外

蘆政疏

御史

爲欽奉 明旨廣集廷臣會議遼餉軍 國大計在此一舉懇乞 聖明乾斷力行事職奉 命巡視上江欽遵於天啓二年四月十七日到任管事卷查先奉南京都察院劄付准工部咨該戶科給事中楊鎔條奏爲敷陳理財切要以仰裨 國計事內一款追徵蘆課該本部議覆看得本官灼見洲利甚大欲行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罕

南京工部并巡江御史督造追徵既係開財之源且得責成之法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本部備咨南京工部及咨南京都察院轉行上下巡江御史會同南京工部委官選委州縣正官將江南江北蘆洲逐一丈量該納課銀若干或勦戚勢豪隱占等弊盡數追復照畝起科敢有用強阻撓聽巡江御史指名叅究仍將清查過數目造冊 奏報青冊送部查考以後每五年清丈一次酌爲定規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到院劄行在卷今照天啓二年例當清丈之期奉南京都察院劄付准戶部咨該戶部會題前事提改元

年清丈其合屬洲場已經前任御史喬時敏通行各府江防官將合屬洲場逐一丈量去後今職接管前差又奉南京都察院劄付并准督理蘆政南京工部郎中潘守正手本開稱前事奉本部劄付屯田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戶部咨督理新餉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本部會議具題前事內一款開稱長江上下蘆洲臣部原議行撫按委官丈量造冊徵租除足 會典南工部原額二萬五千五百六十餘兩外其餘盡解濟遠聞有續增二萬餘兩南工部正項支用不過一二萬金餘剩尚多自宜解部充餉中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罕

間勢豪隱占積猾侵欺非設法清查不可南部原有專管蘆政一官遴選得人申飭責成躬親查覈南工部慎選廉能司官勾當其事舊管者定等陞科新收者照畝納價除足 會典南工部原額外每年合剩若干盡解充餉本官原係專 勅行事即得具奏上聞仍將冊報臣部以爲歲額成案俟其銀兩如法解到臣部題 請優擢以爲奉公任事之勸等因咨部送司稟堂奉批准行備劄到司奉此除銀兩解部一節例候本部堂另劄管庫司官支解本司例不敢干與外卷查萬曆八年該本部題爲恭陳愚悃明

法令廣 德意以贊 聖治事議當五年清丈之期
聽蘆政分司嚴督江防各官逐一丈勘完日覈其功
罪徑自舉劾以示勸懲萬曆二十四年該前任主事
劉冠南呈爲條陳蘆政未盡事宜乞行題 請申飭
以裨 國課以便修職事蒙本部右侍郎董裕酌議
時清丈一款行委各府江防官州縣正官各將境內
洲場逐一丈量畫圖造冊具結報司聽候本司親臨
抽勘事完之日分別賢否舉劾獎戒等因先後該工
部議覆奉有 欽依遵行在案又查萬曆九年該主
事吳撫謙清丈十四年該主事錢守成清丈二十年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四三

該主事崔斗瞻清丈二十六年該郎中劉冠南清丈
三十一年該郎中呂胤昌清丈三十六年該主事朱
一鶚清丈四十一年該主事丁自勸清丈四十六年
該郎中郎文煥清丈俱各遵照題 准事例造冊呈
堂 奏繳將委丈各官徑行具疏舉劾訖今奉前因
隨該本司知會上下巡江察院一面案行各府江海
防同知督同各州縣衛正官親詣所屬洲場盡法清
查造冊申報聽候本司覆丈併屢次行催去後續據
各州縣申稱值江水泛漲待至冬末春初水涸方可
開弓清丈緣由到司隨經具揭稟堂移咨回覆以俟

水涸丈量冊報又奉部劄准戶部咨催爲大兵四集
新餉不敷等事又經會同南京屯田御史曹汝蘭併
檄督催各州縣衛逐一造冊開報外該本司於本年
正月初一日即親詣沿江上下各洲場地方會同各
屬正官照冊覆加清查舊管者照舊納課新生者陞
科行令各屬開造畫圖魚鱗文冊到司查得今次清
丈上江所屬二十三州縣衛總計洲地一百八十一
萬二千一百九十四畝一分三厘五毫三絲八忽五
微八纖實徵蘆課銀三萬二千六十六兩三分四厘
四毫三絲一忽一微二沙比舊增出課銀二千七百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四三

一十二兩五錢四分七厘二毫一絲三忽八微二沙
一面轉行各屬查將應徵天啓元年分課銀赴此麥
熟勒限開徵解部除將清丈過各府州縣衛洲場畝
課數目造冊具呈本部 奏繳外等因到職該職查
得前事已經前任御史喬時敏通行各府江防官將
合屬洲場逐一丈量去後今准前因并奉本院劄付
隨經行催所屬冊報前來覆查相同除行各府州縣
衛照畝追徵蘆課解送南京工部聽解外爲此今將
洲場畝課數目開坐造冊須至冊者
計開

一清查過上江所屬應天等處洲場

原額洲場一百七十九萬一千二百二十三畝八分六厘五毫三絲八忽五微八纖基地一千四百二十二丈六尺五寸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二萬九千三百五十三兩四錢八分七厘二毫一絲七忽二微九纖六塵八沙
新增洲場一十四萬四百九十二畝一分九厘三絲各科不等共增課銀三千七百六十六兩五錢四分九厘五毫五絲三忽六微五纖五塵五沙

開除洲場一十一萬九千五百二十一畝九分二厘三絲各科不等共除課銀一千五十四兩二厘三毫三絲九忽八微五纖二塵一沙

實在洲場一百八十一萬二千一百九十四畝一分三厘五毫三絲八忽五微八纖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三萬二千六十六兩三分四厘四毫三絲一忽一微二沙

應天府

江寧縣

原額洲場二十九萬五千四百一十五畝九分

一厘四毫各科不等共該課銀四千一百八十九兩七錢二分五厘九毫

新增洲場三萬一千八百六十四畝七分九厘二毫各科不等共增課銀六百七十七兩三錢三分六厘三毫

開除洲場一萬四千八百四十七畝七分九厘二毫各科不等共除課銀二百六十一兩三錢九分六毫三絲

實在洲場三十一萬二千四百三十二畝九分

一厘四毫各科不等共該課銀四千六百五

兩六錢七分二厘五毫七絲

江浦縣

原額洲場三萬四十六畝一分八厘七忽九微

八纖各科不等共該課銀八百八十二兩三

分五厘七毫一絲三忽四微九纖四塵八沙

新增洲場一千三百五十畝各科不等共增課

銀八十七兩四錢六分二厘一毫四絲二忽

一微四纖五塵五沙

開除洲場一千三百五十畝各科不等共除課

銀七兩九錢四分八厘九毫二絲七忽九微

三纖二塵一沙

實在洲場三萬四十六畝一分八厘七忽九微
八纖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九百六十一兩五
錢四分八厘九毫二絲七忽七微八塵二沙

太平府

當塗縣

原額洲場二萬九千一十五畝九分二厘八毫
三絲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二百四十六兩六
錢五分七厘九毫三絲一忽

新增洲場三千二百九十六畝五分四厘各科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四六

不等共增課銀五十一兩六錢六分四厘七
毫八絲二忽七微九纖

開除洲場二千一百四十畝各科不等共除課
銀二十兩八分

實在洲場三萬一百七十二畝四分六厘八毫
三絲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二百七十八兩二
錢四分二厘七毫一絲三忽七微九纖

蕪湖縣

原額洲場五千七百四十七畝九分九厘四毫
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二百一十八兩三錢二

分二厘四毫七絲

新增洲場一千三百五十二畝六分一厘四毫
各科不等共增課銀四十四兩九錢八分五
厘五毫

開除洲場一千二百九十八畝三分一厘各科
不等共除課銀二十二兩三錢六分二厘七
毫八絲一忽七微

實在洲場五千九百二畝二分九厘八毫各科
不等共該課銀二百四十兩九錢三分五厘
一毫八絲八忽三微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四七

繁昌縣

原額洲場一十二萬五千九百五十一畝四分
七毫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二千八十六兩五
錢五分七厘六毫九絲四忽一微

新增洲場八千四百七十六畝各科不等共增
課銀二百六十二兩七錢三分五厘七毫一
絲七忽

開除洲場八千四百七十六畝各科不等共除
課銀七十二兩五錢四分八厘

實在洲場一十二萬五千九百五十一畝四分

七毫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二千二百七十六兩七錢四分五厘四毫一絲一忽一微

池州府

貴池縣

原額洲場一十七萬八千五百八十三畝二分八厘五毫基地一千四百二十二丈六尺五寸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二千一百七十六兩二錢六分一厘五毫六忽

新增洲場三千一百六十二畝七分四厘一毫各科不等共增課銀二百一十六兩三錢二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聖

孝

分一厘二毫

開除洲場三千一百六十二畝七分四厘一毫各科不等共除課銀一十八兩七錢九分

實在洲場一十七萬八千五百八十三畝二分八厘五毫基地一千四百二十二丈六尺五寸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二千三百七十三兩七錢九分二厘七毫六忽

東流縣

原額洲場一十二萬九百七十七畝四分五厘二毫四絲五忽三微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一

千五百七十一兩一錢九分七厘九毫二絲一忽八微

新增洲場五千九百五十七畝四分各科不等共增課銀二百三兩六錢八分五厘六毫一

絲二忽八微八纖

開除洲場五千六百五十一畝各科不等共除課銀五十三兩九錢七分九毫九絲九忽七微九纖

實在洲場一十二萬一千二百八十三畝八分五厘二毫四絲五忽三微各科不等共該課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聖

孝

銀一千七百二十兩九錢一分二厘五毫三絲四忽八微九纖

銅陵縣

原額洲場七萬九千三百九十九畝七分二厘五毫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一千四百四十四兩四錢七分八厘七毫

新增洲場一萬二千五百九十六畝七分五厘四毫各科不等共增課銀一百七十五兩五錢三分五厘七毫

開除洲場一萬二千五百九十六畝七分五厘

四毫各科不等共除課銀四十五兩五錢三分二厘六毫二絲六忽

實在洲場七萬九千三百九十九畝七分二厘五毫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一千五百七十四兩四錢八分一厘六毫七絲四忽

青陽縣

原額洲場二千五百二十五畝九分二厘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一十七兩七錢八分六毫

新增洲場九百畝各科不等共增課銀二兩四錢八分四厘五毫

錢八分四厘五毫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五

開除洲場九百畝各科不等共除課銀八錢八分四厘二毫四絲六忽

實在洲場二千五百二十五畝九分二厘各科

不等共該課銀一十九兩三錢八分八毫五絲四忽

絲四忽

安慶府

懷寧縣

原額洲場一十二萬八千三百四十二畝一分

五厘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一千一百八十四兩三錢三分七厘四絲

兩三錢三分七厘四絲

新增洲場九千五百八十四畝各科不等共增課銀一百七十四兩四分八厘三毫三絲三忽六微

開除洲場九千五百八十四畝各科不等共除課銀六十七兩四錢五分八厘

實在洲場一十二萬八千三百四十二畝一分五厘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一千二百九十兩九錢二分七厘三毫七絲三忽六微

桐城縣

原額洲場一十八萬六千五百五畝七分四厘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五

七毫五絲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二千七百六十六兩七錢八分六厘三毫九絲六忽

新增洲場一萬四千五百十六畝各科不等共增

課銀四百四十八兩四錢七分五厘七毫五絲六忽四微

絲六忽四微

開除洲場一萬四千五百十六畝各科不等共除

課銀一百二十九兩四錢五分八厘

實在洲場一十八萬六千五百五畝七分四厘

七毫五絲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三千八十五兩八錢四厘一毫五絲二忽四微

兩八錢四厘一毫五絲二忽四微

宿松縣

原額洲場一十萬九千二百六十四畝六分一毫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一千七百六兩二錢六分一厘九毫

新增洲場二千一百六十畝各科不等共增課銀一百九十五兩六錢三厘五毫七絲一忽開除洲場二千一百六十畝各科不等共除課銀四十二兩四分

實在洲場一十萬九千二百六十四畝六分一毫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一千八百五十九兩八錢二分五厘四毫七絲一忽

望江縣

原額洲場六萬八千九百三十三畝五分七厘六毫七絲五忽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一千七十七兩八錢九分五厘八毫二絲

新增洲場三千九百五十七畝六分三厘各科不等共增課銀一百二十九兩五錢七分八厘六毫三絲三忽八微

開除洲場三千九百五十七畝六分三厘各科不等共除課銀三十二兩五錢六分八厘一

宿松縣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五

絲

實在洲場六萬八千九百三十三畝五分七厘六毫七絲五忽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一千一百七十四兩九錢六厘四毫四絲三忽八微

安慶衛

原額洲場六萬三千八百二畝二分一厘七毫九絲二忽五微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一千一百七十二兩二錢一分三厘四毫八絲八忽二微五纖

新增洲場七千九百五十六畝七分八厘七毫各科不等共增課銀一百三十八兩九錢三分七厘八毫九絲

開除洲場七千九百五十六畝七分八厘七毫各科不等共除課銀三十三兩四錢三分八厘六毫七絲五忽九微

實在洲場六萬三千八百二畝二分一厘七毫九絲二忽五微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一千二百七十七兩七錢一分二厘七毫二忽三微五纖

廬州府

宿松縣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五

無爲州

原額洲場一十一萬五千二百八十一畝三分

六厘二毫八絲六忽八微各科不等共該課

銀三千四百八十七兩五錢七分三厘五絲

九忽二微二塵

新增洲場四千五百八十七畝六分一厘二毫

各科不等共增課銀三百四十六兩五錢一

分七厘三毫

開除洲場四千五百八十七畝六分一厘二毫

各科不等共除課銀三十二兩六錢三分五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五十四

孝

厘七毫二絲四忽七微

實在洲場一十一萬五千二百八十一畝三分

六厘二毫八絲六忽八微各科不等共該課

銀三千八百一兩四錢五分四厘六毫三絲

四忽五微二塵

和州

原額洲場八萬一千四百九十九畝九分五厘

三毫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二千二百四十二

兩三錢一分六厘二毫

新增洲場七千二百五十六畝九分二厘四毫

各科不等共增課銀二百二十九兩六錢三

分五厘四毫八絲六忽

開除洲場五千九十八畝各科不等共除課銀

六十七兩五錢五分三厘一毫三絲一忽

實在洲場八萬三千六百五十八畝八分七厘

七毫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二千四百四兩三

錢九分八厘五毫五絲五忽

江西九江府

德化縣

原額洲場六萬一千二百六十三畝四分一厘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五十五

七毫八絲九忽各科不等共該課銀六百八

十九兩九錢六分九厘三毫二絲三忽

新增洲場一萬一千八百九十五畝九分六厘

七毫各科不等共增課銀一百五兩九錢四

分五厘八毫

開除洲場一萬一千八百九十五畝九分六厘

七毫各科不等共除課銀四十四兩六錢六

分四厘五毫八絲一忽三微三纖

實在洲場六萬一千二百六十三畝四分一厘

七毫八絲九忽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七百五

十一兩二錢五分五毫四絲一忽六微七纖
彭澤縣

原額洲場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七畝三分二厘
各科不等共該課銀八百四十五兩六錢七
分二厘

新增洲場一千七百九十八畝四分七厘二毫
各科不等共增課銀一百一十六兩三錢二
分四厘二毫

開除洲場一千六百三十畝四分七厘二毫各
科不等共除課銀二十二兩九錢七分四厘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五十六

五毫二絲
實在洲場五萬九千一百三十五畝三分二厘
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九百三十九兩二分一
厘六毫八絲

湖口縣

原額洲場一萬七千四百三十八畝八分九厘
二毫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一百五十五兩八
錢一分一厘一毫

新增洲場一千四百五十九畝六分各科不等
共增課銀二十二兩五錢四分七厘五毫九

絲九忽

開除洲場一千四百五十九畝六分各科不等
共除課銀八兩五錢二分四厘六毫

實在洲場一萬七千四百三十八畝八分九厘
二毫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一百六十九兩八
錢三分四厘九絲九忽

九江衛

原額洲場二萬二千七百六十五畝三分四毫
九絲各科不等共該課銀四百二十三兩七
錢三分九厘八毫八絲六忽四微五纖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五十七

新增洲場四千九百五十八畝九分七厘九毫
各科不等共增課銀四十八兩五錢七分八
厘九毫

開除洲場四千九百五十八畝九分七厘九毫
各科不等共除課銀一十兩四錢四分二厘
三毫九忽九微

實在洲場二萬二千七百六十五畝三分四毫
九絲各科不等共該課銀四百六十一兩八
錢七分六厘四毫七絲六忽五微五纖

南京橫海衛

原額洲場一萬一千九百六十九畝八分五厘
六毫一絲二忽各科不等共該課銀四百四
十六兩五錢二分五厘七毫四忽

新增洲場一千八十四畝八分五厘三毫三絲
各科不等共增課銀五十六兩四錢二分六
厘八毫七絲三微八纖

開除洲場一千七十五畝七分五厘一毫三絲
各科不等共除課銀一十兩七錢六分一厘
五毫一絲三忽六微

實在洲場一萬一千九百七十八畝九分五厘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五十八

八毫一絲二忽各科不等共該課銀四百九
十二兩一錢九分一厘九絲八忽七微八纖

南京龍江左衛

原額洲場四千三百七十五畝二分九厘六絲
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一百五十四兩六錢八
分三厘四毫二絲四忽

新增洲場六百八十五畝四分各科不等共增
課銀二十八兩五錢五分五厘三毫四絲八
忽一微六纖

開除洲場六百八十五畝四分各科不等共除

課銀一十兩六錢七分五厘

實在洲場四千三百七十五畝二分九厘六絲
各科不等共該課銀一百七十二兩五錢六
分三厘七毫七絲二忽一微六纖

南京江陰衛

原額洲場一千一百九十畝三分六厘九毫各
科不等共該課銀一百六十六兩六錢九分
三厘四毫五絲

新增洲場九十三畝一分二厘五毫各科不等
共增課銀三兩一錢六分二厘四毫一絲五微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五十九

開除洲場九十三畝一分二厘五毫各科不等
共除課銀三十七兩三錢

實在洲場一千一百九十畝三分六厘九毫各
科不等共該課銀一百三十二兩五錢五分
五厘八毫六絲五微

代題請告疏

右僉都御史徐必達

為以疾舉發勢難供職懇乞代題 恩准回籍調理
以免曠官以延殘喘事據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呈
奉南京都察院批據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喬時敏

呈稱職稟質虛羸不任煩劇初令仁和勉力拮据心血耗盡因成痰疾旋蒙考選遷授今官於舊年閏二月十五日接代江差時因邊陲多警內地生心荏苒之聚在在竊發職猥以疎庸謬膺重寄日夜籌度不敢寧居於七八月間巡行江上時值新秋乍涼乍暑冒犯霜露兼以長途勞頓前病陡發向蒙准假調理冀疾稍平勉効馳驅不意日復一日藥石未効痊可無期若不蚤爲陳乞必致廢事曠官爲罪滋大懇乞卽賜題 請俾職回籍調理倘獲痊安實同再造等情隨經批行本官在任調理去後續據本官呈稱切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李

孝

惟本職一介書生最爲寒陋叨中科甲幸列班行豈不願効犬馬微勞以上報 國恩仰承 德意無奈福過災生前途多蹇暮於舊年十一月初六日夙病陡發昏暈仆地遂不知人雖喘息復甦而形神半脫內則臟腑虛耗飲食日減外則肢體麻木手足不隨延醫錢士貞等診視具謂疾居骨髓非歲月可愈因冒昧呈懇復蒙慰諭寬其假限戴德如天然職曠官之愆每切於中久難偃卧爲此合再陳請伏惟洞鑒真病實情卽賜准呈代題俾得過歸藉精醫藥倘痼疾復痊未填溝壑實荷生成大造等情批行本道查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李

勘結報奉此行准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牒稱查勘得本道監察御史喬時敏委果患病調治未痊今取具同僚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李希孔同鄉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夏嘉遇并醫生錢士貞等各不扶結狀呈報到院查得本官先經具呈批令在任調理去後續據呈稱前因隨行該道查勘是的取具醫生錢士貞及同僚同鄉官李希孔夏嘉遇各結前來據此卷查先准南京吏部咨准吏部咨該本部覆議吏科給事中袁國臣條奏一議官員 請告內開 請告官員在內仍令堂官代 奏但不必拘定註籍三月等因遵行在卷今據前因臣等看得御史喬時敏因勞致疾委非旦夕可愈既經結勘是實相應照例轉 奏伏乞 勅下吏部查議咨令本官回籍調理候病痊之日起文赴部聽補

代題途中請告疏

掌院事兵部尚書祁伯裕

爲中途患病彌久彌劇不能仰承德意再懇速賜代題以免曠官以延殘喘事據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陸師贊呈稱職自離任前來復 命行至安慶地方緣前感冒以致舊病舉發延醫劉之泮診治兩月痊可

無期病真情苦萬分緊急只得於六月初旬具呈本院哀懇代 題併以前給印信封固呈繳伏枕靜聽以日爲歲不意延至本月二十二日蒙本院專差舍人潘希榮齎持劄付併前繳印冊到職蒙看得該道亮節遠猷矚然中門南臺風紀藉賴方殷卽稍違和旋當勿藥遠欲乞歸非所望也合劄本官遵照沿途調理赴京復 命南旋等因到職竊惟本職一介草茅忝列班行生平厚幸豈不願効犬馬微勞以上報國恩無奈福過災生命途多蹇病狀已悉於前呈危急更甚於此際復蒙慰諭戴德如天感恩無地然職

南京御史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李

自度病萬難前進伏乞速賜代 題俾職安心調理併以前給印信代爲 進繳儻職不卽填溝壑實荷生成大造等因到院查得先據本官呈稱奉差巡視鳳陽倉差滿報 命隨遵往例造冊離任先於三月十三日驅馳陸路往廻七百餘里恭詣泗州 祖陵鳳陽 皇陵謁辭起行赴京不意天氣乍煖單衣初試風露侵人遂成感冒仍旋都調治只得扶病料理本冊自覺委頓乃假舟行少得休息竊計半月調攝微有生理從安慶起早輿疾北上又不意行至懷寧地方浦柳微軀風露重感平素虛弱病症因而舉發

筋絡痛楚痰喘壅逆盜汗淋漓怔忡交作耳且重聽目漸昏花總由氣血兩虛以致形神俱憊覓醫診治月已兩越未見痊可匪獨跋涉難勝寔且憂切性命職查往牒凡患病乞歸者具呈本院代 題例也伏乞查職病真情苦無他假託速賜代 題俾職回籍調理萬一微恩有生則犬馬餘年皆屬再造等因併據懷寧縣申稱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陸師贊赴京復命行至本縣地方臥病不能前進隨委醫官劉之泮前去醫治據本官回稱奉委診視陸御史病症委果沉重用藥調治未能痊可甘結前來相應轉報等因

南京御史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李

各到院隨經劄行本官沿途調理去後乃御史陸師贊量行病不能勝具疏自行陳乞復又差役具呈到院懇爲代 題詞甚迫切似非假託况懷寧縣又係境內地方且有彼處官司印結申報前來臣等安忍坐視乃敢代爲題 請伏乞 皇上特賜矜憫 勅下吏部照例容令御史陸師贊回籍調理痊可之日赴部聽補則本官感戴 皇上高厚之日自當鏤入心骨而異日捐糜圖報益無涯涘矣臣等無任悚仄待 命之至

欽恤疏

兵部尚書祁伯裕

為 欽恤事天啓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准南京刑部咨准刑部咨江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天啓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該司禮監太監王體乾等傳奉 聖旨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并錦衣衛見監罪囚皆罪無干証的放了徒流以下便減等擬審發落重囚情可矜疑并枷號的都寫來看欽此欽遵外奉照元該本部題為陳言修省事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南京兩法司見監罪囚天氣暄熱便行文與他一體寬恤欽此又該刑科給事中楊禔奏為修省以弭災變事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六五

該本部覆題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南京兩法司枷號人犯照例暫免欽此又該刑科給事中羅崇奎題為明 恤典廣 實惠以隆 聖化事該本部等衙門會看得枷號人犯節年題 准暫免至六月終止欠格有管罪釋放與徒杖減等發落犯在五六月者未滿 恤典合無亦照枷號事例至六月終止仍將各犯姓名通類奏 知及咨南京法司一體施行等因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准議行欽此又該南京大理寺卿徐陟奏為懇乞 天恩酌時宜備法紀以善臣民以贊 聖治事內開熱審 恩例北京自 恩

命換頒之日算至六月終止南京路遠難拘六月終止之限要將南京免枷號減等釋放三項俱自熱審文書到日為始亦計兩箇月足方止使南北人民均霑 浩蕩之恩等因該本部覆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是欽此隆慶五年四月內該山西道監察御史陳文煥題為酌陳時政以裨治理事內一款申明律例以廣 聖澤該本部覆題每當熱審之期查照問刑條例將一應追贓人犯逐一查審如果情罪深重贓數太多監禁未久家產未盡者照舊追併外其有贓物直銀一十兩以上監追年久家產盡絕或正犯身故累及家屬併久不能完者行勘明白俱免追贓正犯查照原擬發遣發配發落家屬釋放仍開具所犯情罪輕重監追年月久近贓數多寡奏 聞取自上裁本部仍行各問刑衙門一體遵照施行等因奉 世宗皇帝聖旨是欽此已經備咨通行去後今奉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南北兩京熱審事體相同欽恤洪恩自宜均被合無查照先年熱審事例及備奉前項 恩命咨行南京法司以文書到日為始照依北京 恩例一體欽遵將見監管罪無干証者釋放徒流以下減等擬審發落人犯具由奏 請定奪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六五

其枷號人犯例該具由奏 請但恐暄熱過時合照
本部先奉 孝宗皇帝欽依內事理暫免枷號俱照
原擬發落仍將發落過輕重罪囚姓名具實類 奏
等因天啓二年四月二十八日該本部尚書王紀等
具題五月初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等因備咨
到院隨通行南京浙江等十三道各欽遵去後自本
年六月二十一日奉到 欽恤恩例起行至八月二
十日止已足兩箇月日據各道呈稱並無見監問輕
重罪囚亦無枷號追贓人犯及查巡城御史每日遇
有應問人犯俱叅送南京刑部收審徑自照例奉行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四 奏疏八 三下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五目錄

公移

行移體式

憲務類

內已入臺規及職掌者不重載

北院條約

陵禮儀劄監禮御史

禁約異服異鞋劄五城御史

奉 旨查撥房屋各項灾移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目錄

申職掌肅官常劄貴州道

節省勘合夫馬仰各道抄案

籌邊正籍真才劄河南道

議屯田歸併有司劄屯田御史

復議屯田歸併有司劄屯田御史

稽遲 表箋官員咨南京刑部

日行類

移南京吏部

正堂請 單恩封典咨

正堂請 單恩蔭子咨

右堂請 覃恩封典咨

副堂請 覃恩蔭子咨

司道請封典咨

年終送僚屬賢否冊咨

查理缺官咨

亟懲怠玩等咨

查考給假官員咨

繳憑咨

內察查送官員履歷冊咨

查報丁憂咨

明倫彙編 卷之三十五目錄 二

監生考勤咨

兩考給由咨

三考給由咨

清查吏役咨

送四川官吏問革還役文冊咨

送廣西吏典過名文冊咨

移南京戶部

委官查盤庫藏咨

知會巡視九庫咨

移南京兵部

清理庫藏錢糧咨

請給勘合咨

移南京工部

議處皂役咨

修理衙門咨

移操江都察院

每年熟審咨

仰各道抄案附

移應天鳳陽兩撫院

差滿考察取贓罰冊咨

移內府各科手本

明倫彙編 卷之三十五目錄 三

請精微批

繳精微批

劄付各道併仰抄案及案令廳司

印差奉 旨接管劄

四差印信劄

印差差滿考察劄貴州道取結

印差回道管事劄

巡城輪劄各道

鹽政輪劄各道

抽分輪劄各道

九庫輪劄各道

知會戶部委管九庫劄

門禁輪劄各道

巡視 皇城輪劄各道

存恤軍士輪劄各道

賞賜布鈔劄

照劄文卷劄

巡視後湖劄

查盤兵部庫藏劄

查盤戶部庫藏劄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目錄 四

應詔極言時弊劄京管道點馬

編審船甲劄

習儀糾儀劄

慶賀糾儀劄

上 陵糾儀劄

二至點齋劄

委署印信劄

試御史劄

請告蒙 允劄本官

各衙門給由劄河南道考覈

內察查取各官履歷劄河南道

內察查取各衙門官員賢否劄河南道及案

令經歷司行貴州道造揭帖

清理文職貼黃劄貴州道并案令經歷司

查考給假官員劄貴州道

催備糧運劄巡視上江御史

熱審仰各道抄案 見標院咨

五年 欽恤仰各道抄案

移各省直巡按

魚課勘合劄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目錄 五

會計牛羊劄

移各省按察司

民瘼劄

三司案呈

經歷司禮儀

司務廳歷事監生

各道堂呈堂揭

貴州道印信

各城課程

各道巡風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五

公移

庶明翼勵誼比珠連相成相濟不黨不偏非和弗衷非文弗宜呼吸必應痛癢共肩百工熙熙庶績便便有典有則是在人焉志公移第七

行移體式

客呈本院行五軍都督府五府行本院照會今客呈照會少用多係各經歷司手本呈堂施行

南京都察院為某事承准

某軍都督府照會前事云承此擬合就行為此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五 公移 六

合行客呈請為查照施行須至客呈者

右客呈

某軍都督府

年月日 左都御史 左副都御史 左僉都御史 俱僉押 右都御史 右副都御史 右僉都御史

平咨本院行六部都察院

南京都察院為某事准某部院咨據某處申呈前事云據此

擬合就行為此合咨

貴部煩為查照施行須至咨者

右咨

某院部

年月 日對同都吏某人 客押

劄付本院行十三道并兩直隸十三省巡按御史按察司及應天府直隸各府

南京都察院為某事准某部院咨據某處申呈前事云據此

擬合就行為此合劄本司府道照依劄付內事理云

施行須至劄付者

右劄付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某人 按察司 南京某道監察御史某人 某布政司 某差監察御史某人 府州 准此

年月 日對同都吏某人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五 公移 七

堂本本院行 內府各科并內守備凡行各科用堂本內守備用揭帖

南京都察院為某事據某處監察御史呈前事云

據此擬合就行為此合用手本前赴

內府某科處煩為查照施行須至手本者

年月日 左都御史 左副都御史 左僉都御史 俱僉名 右都御史 右副都御史 右僉都御史

本院經歷司行五軍都督府經歷司六部各清吏司

通政司經歷司大理寺左右二寺六科十三道太

常寺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欽天監國子監詹事

府各典簿廳太醫院翰林院各首領衙門或本院劄付該

道令小九卿衙門吏典抄案

南京都察院經歷司為某事准某處手本前事云

云准此擬合就行為此除稟

堂外合用手本前去

某處煩為查照施行須至手本者

年月 僉 日 經歷某人 都事某人

案呈經歷司呈本院

南京都察院經歷司為某事准某處手本前事云

云准此擬合就行為此理合案呈施行

年月 僉 日 經歷某人 都事某人

各道行移呈本院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八

南京某道監察御史為某事奉

南京都察院劄付據某處手本前事云云此擬

合就行為此合行備由具呈施行須至呈者不奉

劄付止云某事

右 呈

南京都察院

年月 僉 日 監察御史某人

牒行各道并大理寺左右二寺

南京某道監察御史為某事據某處手本前事云

云准此擬合就行為此合行移牒

貴寺煩為查照施行須至牒者某事

右 牒

南京某大理寺某寺

年月 僉 日

手本行 內府尚寶司五軍都督府經歷司六部各

清吏司通政司經歷司太常光祿鴻臚太僕各寺

國子監欽天監詹事府各典簿廳太醫院翰林院

各首領衙門

南京某道監察御史為某事據某處手本前事云

此擬合就行為此合用手本前去

某處煩為查照施行須至手本者

年月 僉 日 大九卿并內府尚寶司五府經歷司各衙門

巡按行移呈都察院與十三道同只改巡按某地

方官銜

案驗行十三省都布按三司應天府并直隸府衛各

經歷司各兵備守巡道并守備官州縣俱行案驗

或牌面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為某事據某處手本前事云

云等因據此擬合就行為此案仰本司抄案行府着落該處照依案驗內事理即便查照施行先具不違依准

繳來

如頭行止云為某事照得云云為以此仰抄案

右

行某府衛經歷司抄案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十

孝

憲法

屏風條款

內已入臺規及職掌者不重載止載舊款以存舊章

為復舊規以肅憲綱事照得本院為總督風紀之地而十三道監察御史則相與分任其責糾劾百僚除革宿弊關係匪輕然而必先正己方能律人使本院清肅各衙門自有所忌憚先年行有舊規為因年久上下相為姑息致日流於廢弛行據浙江等道監察御史某等查出舊規恭酌時宜開立條件具呈到院看得所呈委有益於風紀可以經久無弊已經通行南京浙江等道并經歷司司務廳照磨所各一體遵照外為此置立屏風備云條款大書楷字刊刻停當安置座隅使常接乎目不至忽忘庶後來者亦有持循所有條件備列於後

計開

一抽分并西北城二差為衙門之累往往御史避嫌不肯就差查得大明會典巡西北城止是管理地方其掣鹽一事但憑堂上每季委御史一員帶管不妨道事今後合遵舊例照依道分輪差掌道或試職御史一員務要親至石灰山關秤掣不許仍前委官作弊其抽分仍照舊規輪差若有污

名不拘年月久近 堂上徑自劄委御史一員更替庶使人心知警

一司獄司皂隸每名自某年正月內起解銀十兩內除僱人銀七兩二錢餘銀二兩八錢山東道俱封寄司獄司收貯今後一應會本單本差人使用及各道量情修理司獄司燈油等項銀兩俱用印信手本送山東道轉行司獄司逐月餘於銀兩支用記簿每季將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呈 堂稽考

一各道監生名雖歷事其實虛度歲月今後各掌道

御史

卷之三十五

公移

十二

考

御史每月出假如一道判語三條使之諳曉吏事以濟他日之用置簿勝改如有異材稟 堂加賞一御史爲風紀之司正已方能正人比之他官猶宜自重今後到任止是本道具菜酒小敘不必勉強措辦酒席通請三司十三道不惟費於無益抑且憲體有乖閒時不得飲酒下棋妨廢職業至於平人請飲猶不宜赴庶免物議其有陞遷丁憂去任許同道官預給假送

一各道御史舊時用跟隨皂隸類多甚爲識者所鄙今後量爲減省仍嚴加禁防不許倚勢生事索錢

事發務要從重問遣毋得回護新入道御史如有好簡不欲用皂隸者年深御史亦不必稟送

都察院條約

摘

都察院爲遵戒飭定條約以新風紀事照得本院節該欽奉 勅諭御史爲朝廷耳目之官所係甚重必官得其人人盡其職斯可以肅百僚而真百度也爾爲內臺之長綱紀攸繫必先持廉秉公正已率屬其各道御史務令奉職守法清白自律夙夜匪懈一應政務悉依諸司職掌及憲綱施行等因欽此欽遵今照憲度事宜非止一端 祖宗以來俱有成憲前官奉行已有定規但行之既久人心怠玩罔知遵守廢弛者多爲此當職與一二僚佐督同經歷司務并十三道御史等官各將本院大小應行事件逐一查出事有宜於昔而弊於今者亦有行於前而窒於今者俱各斟酌更定註爲條件登記在簿諸道廳司各照一編收執檢閱遵守奉行各宜展食祿報國之忠毋仍蹈趨利避害之輒如有故違明有 國典幽有鬼神咎不可追須至簿者

一欽奉 勅諭戒飭事宜備載諸司職掌并憲綱仰各一體欽遵奉行言事則必存大體治事則必循

舊章凡有章奏必先條具事件赴堂稟請集衆會議而行毋得恃一己之見偏執違拘有妨公議即便

御史職在糾察內外百司賢否若非用心採訪激揚之際未免失真今後御史在廷在外凡有糾薦務秉至公以求真的切勿循私任情顛倒黑白自招物議

一律令條約乃國朝典章爲憲臣者尤宜熟讀講明庶身能律人行無過舉

一十三道御史除到任陞任等公會外其閑常日期

不得飲酒下棋妨廢職業有壞風紀

御史以言爲責其敷陳治道糾儀不職等項務要

詢訪的實叅酌可否憑議允當方纔舉行毋惑泛言不切滯碍難行爲人指議有玷臺綱

一巡城御史務要各督該管兵馬嚴謹夜禁防捕盜賊謹慎風火潔淨街道禁治兇暴賭博等項其事干爭鬪止許兵馬及兵牌總甲呈舉情輕者量情發落情重者照例送問其軍民詞訟自有法司不許干預

一奏對中外之官員莫難於風憲莫危於風憲曷謂

難人之所趨者不敢趨人之所樂者不敢樂人之所私者不敢私所謂曉曉者易缺皎皎者易汚非難而何曷謂危入焉與天子爭是非出焉與大臣辨可否至於發人之奸貶人之爵奪人之官甚則罪人於死地一或不察而反以爲辜則終身無所控訴非危而何然君子居其官則思盡其職所謂危且難者固有所不避焉竭忠吐誠置死生禍福於度外庶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其或奏對於殿廷之上平心易氣惟事上陳理誠直從容宛轉而益直理誠屈雖抗勵激切而益屈夫僥僥其色辭非惟有失事上之體而於已事亦無所益古之攀檻斷軼曳裾輶輪者皆務危事迫不得已而爲之苟事不至於是殆不可以爲法前輩謂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體此而則蔑不從矣

一糾彈乃臺憲之職無中外遠邇之分凡有所職皆得盡言以聞於上雖在外苟知居中者非人糾而言之亦可也雖在內苟知官外者不法糾而言之亦可也大率期以至公無私斯得之矣夫人之事仕也有貴近有疎遠貴近者不少則位卑而罪微者不待劾而自艾矣故前輩謂豺狼當道安問狐

狸亦此意也竊嘗謂薦舉之體則宜先小官彈糾之體則宜先貴官然又當審其素行爲君子爲小人如誠小人雖有所長亦不必舉何則其平日不善者多也如誠君子雖有小過亦不必言何則其平日之善者多也况刑憲本以待小人君子之過尚有不甚殆不宜輕易害之使數十年作養之功掃之一旦也蓋人才難得全才猶爲難得昔宋趙清獻在言路彈劾不避權貴京師號鐵面御史常與朝廷別白君子小人其言曰小人雖有小過當力排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註誤則當爲

國家保持愛護以全其德於戲趙公言可謂深議遠慮真知大體之論矣故表而出之以爲當言路者楷式

一自律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嚴也然而有官守者又當嚴於士焉有言責者又當嚴於有官守者焉蓋執法之臣將以糾奸繩惡以痛中外以正紀綱自律不嚴何以服衆夫所謂嚴如處子之在室也一行一止一語一默必遵禮法厥德乃全跬步有遺則人人得而訾之矣苟挾權怙勢惟殖已私或巧規干錢或盜行鹽鐵或荒耽麪藥或私用親屬

或畋獵不時或宴遊無度或潛託有司之事或安與不急之功或曠官第而不居或縱家人而不檢斯數者而有一焉皆足爲風之累也國家以中臺爲肅政以御史爲監察以憲爲廉訪者欲以糾奸貪戢紛擾開誠布公俾所屬知所法也今而若是牧民之吏將安法焉且他人有犯輕則吾得而譴之重則吾得而言之又重吾得聞於上戮之矣已之所犯其孰得而發哉人情不敢發日甚一日將如臺察何將如夫理何故備載其然俾爲憲司者有則改之無則知所以自重

上陵禮儀劄監禮御史

爲禮儀事照得孝陵爲高帝神靈所安紅門以內如在洋洋查會典孝陵行禮以三更一點爲期與馬壇入紅門聽監禮官參究邇來稍稍失之矣駿奔之禮既廢敬共之念何安夫禮莫大於祭祭莫大於敬監禮爲本衙門專責相應遵奉會典改正爲此合劄本官即便知會各衙門須於紅門外下馬步行出入遇雨則用油帽油衣倘偶爾抱恙不妨查照朝參註籍故事先期說知祭祀行禮必於味爽不

必以候齊致有稽遲庶於大禮不失

某年某月某日

劄

禁約異服異鞋劄五城御史

爲禁約事准南京禮部咨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發告示案照先於某年某月內照得服舍違式律有明禁開刑條律一款凡官吏軍民人等但有僭用玄黃紫三色及親王法物者從重治罪服飾器物沒官屢奉明旨節行申禁近來風俗奢僭通不遵依衣穿紅紫巾級玉餅鞋用襪色及僧鞋花鞋各樣異鞋鋪雲剪綵競巧爭新甚至親王朱履一槩濫用起自一二輕薄少年漸及衣冠子弟學較生儒轉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十九

考

相倣效習以爲常國法蕩然民風大壞留都重地四方觀法乃青天白日有此妖怪若不痛行禁革將來流弊莫知紀極本部職司典禮豈容坐視爲此示諭五城兵馬司但有穿戴玄黃紫衣服玉餅冠巾及着各樣異鞋朱紅鞋不拘諸色人等徑拏到部問罪枷示其各巾舖鞋舖敢有做造前項違禁巾鞋嚴拏解究每月具結赴部以憑稽查有能告發者另行給賞等因通行曉諭去後今經日久人心玩愒且各該城雖有舖家甘結投到事出虛套不行查訪今照京師內外諸色人等屢屢不遵明示仍復穿戴前項

異服異鞋及玉餅等物街市橫行甚不雅觀深可痛恨若不嚴禁本部職司廢弛除已往不究外相應再行申飭爲此出示曉諭五城兵馬司責差的當弓兵嚴加巡緝如有仍前穿戴玄黃紅紫衣服玉瓶異巾一幅巾及着各樣異鞋朱紅鞋不拘諸色人等該兵徑拿到部即便問擬枷號該城每月朔日務要具結赴儀制司投遞備造敢有做造違禁巾鞋衣服嚴拏解究有能告首者定行給賞弓兵毋得通同容隱訪出連坐等因送司奉此爲照前項禁約業已通行五城兵馬司嚴緝去後相應咨行都察院轉行各該巡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十九

祝衙門併加嚴緝案呈到部合咨貴院煩爲查照等因到院准此擬合就行爲此合劄本官即便查照嚴行禁約施行

奉

旨撥房公移

洪武三十五年

都察院爲房屋事浙江等道呈近該錦衣衛經歷司手本內開各道官員比先俱在太平門廊房下住坐今多係刑部等衙門并軍衛官員人等居住與舊例不同本年八月十九日本院官於奉天門題奏本院俞僉都御史往朝鮮國公幹家小見在長安街居住即自兵馬司催趕搬移合無本官回日搬奉聖

旨且不要動等他回來又奏太平門裏十二道御史房屋比先 太祖皇帝舊例東邊撥與御史住前後大理寺官住北邊的刑部官住餘剩的撥與各 王府官住不曾混雜以防奸弊奉 聖旨依舊例住不依舊例的廢了

行福建道蓋房劄付 永樂十一年八月

都察院為房屋事據經歷司案呈准西城兵馬指揮司手本近准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經歷司蒙衛按驗為前事據經歷司案呈准東城兵馬指揮司手本前事永樂十一年七月二十日照得永樂十年十二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二十

十六日本司副指揮璩舒等 奉天門奏有山東等道監察御史李克讓等三十七員無房住坐各具手本去討空閑房屋節該奉 欽依錦衣衛着那討房子的御史每臨街火燒了的房子每人着他蓋十間欽此除欽遵外同錦衣衛委官所鎮撫謝和等將臨街火燒廊房基地分派與數內監察御史李克讓等六員共該六十間節次承奉工部劄及准錦衣衛經歷司手本本司累次行催各官起蓋遷延遲三箇月餘不見前來原派地基上起蓋係干 欽依蓋房事理誠恐遲悞不便令着蓋房官員來回話本司指

揮趙璧等於永樂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早啓奉令旨是敬此除各官敬遵回話外本司又行累經行催各官前來起蓋今又行遷延三箇月餘通前六箇月之上全然不行前來起蓋參照數內 扈從公差事故官員令着工部錦衣衛知道見在的官員合當拿問係干京官緣係 欽依蓋房事理未敢擅便永樂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早本司官具本於 文華門啓奉 令旨着工部知道敬此除敬遵外手本齎司案呈到衛參照前事已行去後今准前因擬合通行除外合令經歷司手本差典仗周忠齋捧前去西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二十一

城兵馬指揮司着落當該官吏速催原委官會同本衛委官作急蓋造完報以憑施行先將已未蓋數目備細分豁重別回報毋再容延遲悞不便准此案照前事擬合通行除外合具手本前去都察院經歷司煩為督催福建道監察御史曹閫作急前來原派地基上起蓋施行案呈到院擬合就行劄付本道轉行催督監察御史曹閫作急前去原派地基上起蓋施行

附南城清查房屋繳冊呈

南京北城兵馬指揮司為清查房屋事准本司副指揮曹閫報稱巡視京城監察御史王信輝奉旨賜與房產冊此行據此城御史下總甲李祥等

三

三

補 74-279

北字一千五百八十一號王寬生
金吾左衛高欽住

北字一千五百八十三號一千五百八十四號
一千五百八十五號金吾左衛高欽住
一千五百八十六號一千五百八十七號
一千五百八十八號一千五百八十九號
一千五百九十號一千五百九十一號
一千五百九十二號一千五百九十三號
完住嘉靖十八年二月買今來字號官房

北字一千五百九十四號一千五百九十五號
一千五百九十六號一千五百九十七號
千五百九十八號一千五百九十九號同彥
原住

北字一千六百號一千六百一號一千六百二號
號刑部任住以上嘉靖十八年三月買今暑
字號官房

北字一千六百三號一千六百四號留守左衛
省繼祖住嘉靖十八年三月買今張字號官
房

北字一千六百五號一千六百六號英武衛王
無任嘉靖十八年三月買今列字號官房

北字一千六百七號一千六百八號中宮戶陳
林住

北字一千六百九號一千六百十號一千六百
十一號一千六百十二號一千六百十三號
當塗縣民王恂三住新買

北字一千六百十四號一千六百十五號一千
六百十六號一千六百十七號一千六百十
八號王恂三空地

北字一千六百十九號一千六百二十號一千
六百二十一號空塘

北字一千六百二十二號一千六百二十三號
楊欽住

北字一千六百二十四號一千六百二十五號
一千六百二十六號鷹揚衛高完住

北字一千六百二十七號楊欽種菜

北字一千六百二十八號一千六百二十九號
李名種菜

北字一千六百三十號鄧欽空地

北字一千六百三十一號一千六百三十二號
北字一千六百三十三號指渾全奉空地
北字一千六百三十四號一千六百三十五號
一千六百三十六號一千六百三十七號
北字一千六百三十八號江寧縣方策空地
北字一千六百三十九號一千六百四十號
一千六百四十一號一千六百四十二號沈閏
荒地
北字一千六百四十三號一千六百四十四號
牧馬所陸榮住
北字一千六百四十五號一千六百四十六號
北字一千六百四十七號上元縣王甫住
北字一千六百四十八號一千六百四十九號
一千六百五十號一千六百五十一號一千
六百五十二號一千六百五十三號工部匠
張胤住
北字一千六百五十四號一千六百五十五號
北字一千六百五十六號江寧縣徐登住
北字一千六百五十七號一千六百五十八號
北字一千六百五十九號傅謙住
北字一千六百六十號一千六百六十一號
北字一千六百六十二號趙府指渾住
北字一千六百六十三號一千六百六十四號
一千六百六十五號一千六百六十六號
一千六百六十七號留守左衛青繼祖住
北字一千六百六十八號一千六百六十九號
一千六百七十號錦衣衛顧名住
北字一千六百七十一號一千六百七十二號
一千六百七十三號池州姓徐人生
北字一千六百七十四號一千六百七十五號
一千六百七十六號一千六百七十七號高
厚縣邢曾二住
北字一千六百七十八號一千六百七十九號
一千六百八十號一千六百八十一號邢曾
二住
北字一千六百八十二號一千六百八十三號
一千六百八十四號一千六百八十五號一
千六百八十六號金吾前衛許達住
北字一千六百八十七號一千六百八十八號

一千六百八十九號江寧縣王全住
北字一千六百九十號一千六百九十一號陸
佐住今倒塌

北字一千六百九十二號一千六百九十三號
應天府周顯住

北字一千六百九十四號一千六百九十五號
王林住

北字一千六百九十六號一千六百九十七號
一千六百九十八號一千六百九十九號一
千七百號一千七百一號一千七百二號一
千七百三號留守左衛胥德住

北字一千七百四號一千七百五號一千七百
六號一千七百八號顧名住嘉靖十八年三
月買今具字號官房

北字一千七百九號一千七百十號吳縣計文
卿住

北字一千七百十一號興武衛周欽住
北字一千七百十二號一千七百十三號黃欽
住

嘉靖三十一年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二十八

工部為建言事准禮部咨在京官員房屋於附近
衙門起蓋便於辦事今照各官房屋混雜居住多
不便今後著工部取勘各衙門官若于該住房
屋若干編成字號如或事故新代替官員就住仍
將本房屋原有什物置立牌面刊寫相沿交割如有
損缺就令賠償便益前件議得今後合將官員見
住房屋各照原編字號造定文冊內府收照官
有事故錦衣衛兵馬司同本衙門官限同封記候
除官撥住不許別衙門官員搬占居住攪擾此編
號之始

行巡視東城試監察御史利賓劄付 嘉靖十八年

南京都察院為清查官房事案照嘉靖十三年二月

初九日准南京工部咨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准工部咨該本部題營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

科抄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王等題據巡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二十九

禮京城試監察御史王密呈奉南京都察院劄付前
事看得前項官廊房原係 祖宗恩賜歷年以來通
被軍民之家占為己業法司各官反行賃住典借使
恩制不及於品官而官房混占為市業若不清查久
愈泯沒合劄各官照劄事理即將揭帖查開軍民高
鉞等占業官房一百五所各所間數不等止有官員
見住者一十七所其餘或自住或借人住或典賃開
店買賣即便行拘各主逐一查審要見前房係何年
月日各人住居有無是何衙門出佃與人或令看守
修理遂相傳業有無契券給帖執照及辦納何項租
銀中間有無軍民本等祖業相雜各官見住者有無
出銀賃典或是借住一一務查明白取各親供備造
文冊呈繳前來以憑施行等因到職案照先據總甲
李祚開報前項房屋地基間數并房主賃住人等姓
名開具揭帖填圖前來已經呈報去後今奉前因行
據北城兵馬指揮司呈准本司副指揮曹獻約會東
城兵馬指揮司署印副指揮張忠會同查得前項官
廊房雖據各該住居軍民高鉞等供報間數地基賃
住等項來歷緣無原額號數中間恐有隱弊不的備
由稟奉 欽差南京守備司禮監晏太監等批仰各

職齋文前赴 內府南京司禮監查抄精微冊籍房屋號數到司各職親詣逐一查明號數丈量明白審查高鉞等房屋間數佃買自住及賃典與原發供詞契書相同及造繳文冊呈送到職今將備查過前項數目緣由并造完文冊呈乞施行等因又據巡視京城試監察御史曹煜呈奉本院劄付前事備劄本職即將揭帖開查占業軍民劉欽等官房二十二所各所間數不等見住官員者一十三所其或自住或借人或無原主空閑即便行拘各主逐一查明要見前房係何年月日各人住居有無是何衙門出佃與

今將呈到前項房屋緣由備造文冊并號數揭帖理合呈報施行等因各呈到院案照前事已經備行各官清查去後今據各呈前因臣等查得南京大理寺誌書廨宇一款內開 國初大小百執事苟在 朝者皆給廨舍處之三法司官雜居太平門之內其大臣各有第宅郎署官屬則列居街之兩廊永樂年間太平門內兩廊東城兵馬指揮司編號附籍凡交代而居者俱轉號以憑稽考其有傾圯頽壞亦移文會同工部修葺歷歲既久兩廊日就頽廢居者悉捐已財葺之於是轉相典鬻郎署官屬遂不復有廨舍惟大臣居第則尚仍其舊焉據此臣等為照民占公廨實為虛負 天恩而官處民房未免致招物議方今聖明御極百度維新若不乘此清查改正一新舊規將坐失事機愈久愈混誠為未便但念前項廊房委因各該官屬傳住百十餘年漸就頽頽皆出已財力或鼎新起葺或因舊修葺遂致私相賣沿襲至今事本因循年已久遠必欲深加追究不無駭懼人心況今南京法司官屬省減較之 國初十無一二其住居廨舍亦止於前數而已臣愚伏願懇乞 聖慈不追既往聿謹方來 勅下該部議處合無將見今典

賣賃借與各官房屋并空房空地共七十一所計二百七十九號量買多寡分屬三衙門各責首領官管領查照各主原用價銀數目南京刑部都察院俱於各贖罰紙價銀內動支南京大理寺于南京工部匠價銀內動支俱各量給一半以贖歸官中間原價雖未盡敷計各主賃典多年所得花利亦足賠償不致虧折其餘內官家人住房三所共一十七號并軍民高鎧曹通等自住房屋共一百四十七所計二百一十八號合照南京廊房事例每間量徵鈔貫入官戶部收納以充公用俾各照舊管業以安生理其有房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三十三

屋倒塌止存空地若干各該衙門另行葺造以足官舍以別民居如此則官民得所上下兩便嫌弊可免而舊制可復矣惟復 聖明別有裁斷等因題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臣等看得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王 等題稱南京官廊房屋歷年通被軍民占爲已業法司各官反行賃典借住乞要量給半價取贖歸官分給三衙門管領居住及將其餘房屋量 鈔貫以充公用一節其見與復 舊制體悉人情至意相應依擬但贖罰紙價已經戶題 准每年修造淺船支用恐難動支况事在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三十三

彼中本部難以懸擬合候 命下之日移咨南京工部會同南京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各委官一員親詣前項廊房去處逐一查 內各官見住若干空房空地各若干各房主典賣過若干今贖取還官并量給修葺工費合用銀若干應於何項銀兩處給若每年租賃每房一間量徵鈔貫若干通行估勘議處明白徑自奏 請定奪等因嘉靖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本部尚書秦 等具題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照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查照施行等因咨部送司奉此理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三十三 合案呈施行等因案呈到部擬合通行爲此除本部劄委員外郎操松會查外合咨前去煩照題奉 欽依內事理委官會查議處施行等因到院節經劄委南京浙江等道監察御史喬英等查議去後續據各官呈稱陞遷事故緣由在卷今查前因照得前項官房先因軍民占住已經題奉 欽依通行查議緣委官陞遷事故未據完報若不再行查議非惟各官典借不宜而軍民人等亦且沿襲如故所有契書既已入官原主不行收管房屋日見損壞爲此合劄本官照依備劄該部咨奉 欽依內事理卽吊先年原行

卷冊將前項官房逐一清查中間堅固堪以居住者各若干其倒塌不堪者又若干俱係何人管業及原先有無多寡典賃銀兩今當給價若干除勘用外其餘契書俱各散還原主庶公私兩便其間或有他故具細呈來以憑施行須至劄付者

附工部為留臺繕葺葺葺

明照例工部為留臺繕葺葺葺久積憲治傾圯難支懇乞聖
本部送工部抄出南京御史院署院事右僉都御史
史丁題前事內稱該院公署年久傾圯自初初
以來未領將作又太平門內創建樣房二所分給
院道居住茲廊巷諸房大半坍塌乞併為修葺等
因題奉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
司看符留部為根本重地憲臺實綱紀之司公署
傾圯皆為瓦礫不惟體統有虧而貞度肅僚亦奚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五 公移 三五

申職掌肅官常劄貴州道

為申職掌肅官常少振風惰之習以重陪京事文
選清吏司案呈接得邸報該本部尚書某題前事
內開南京各衙門官員近日有一部而給假至十數
人者有一假而經踰年歲者又有差而復差假而復
假者及本部循季報例查之類以空文回覆並無差

假官員故與其私相容隱成此頹弛何如明酌情法
稍為隄防請自今為始各衙門額設官員有差假
者即以離任日期咨會本部其京差仍以一歲為限
餘借差者限六個月踰期則俸住支而資俸冊扣除
其月日給假者限三個月雲貴閩廣限五個月踰期
則俸住支而資俸冊扣除其月日其過限一倍者議
降處每季終該衙門據實咨報本部而本部亦據實
季報吏部且一人不再差一任不再假而憑限久違
者定嚴以題參用存祖制等因奉聖旨近來
人情玩弛營私曠職這所奏差官違限住俸降處俱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五 公移 三五

依擬着實行其卿貳大僚着上緊到任不得稽延吏
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奉到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
此合咨貴院煩為查照本部尚書某題奉明
旨內事理自某月某日為始凡奉差給假官員即將
離任月日據實報部其先經差遣者通行文查催如
有過違欽限即於俸資冊內扣除俸資月日其過
限一倍及憑限久違者一併查參等因到院准此擬
合就行為此合劄該道即便轉行各道遵照該部題
奉明旨內事理一體欽遵施行
節省勘合夫馬仰各道抄案

為欽奉 明旨申明職掌節省勘合夫馬以蘇民困
事車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該本司揭帖近接邸
報內閣葉 題內云一恤民用今海內征兵轉餉疲
累已極猶云不得已之役也其最為民害而最可省
情最可恨者莫若驛遞臣等見向時縉紳往來水行
不過貳舟陸行不過數十卽有假借勘合答應人情
尤未甚累今用舟動至叁肆隻用夫動至壹貳百名
不知所攜載俱是何物輜重累累一至於此而且
分外之勒索常例之折乾要津作偏庶職效尤雖屢
奉 明旨嚴禁而過客等於升毫地方官亦褻如充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公移 三十一

耳頃良鄉百姓詣 闕告苦訴勞真可痛哭是何列
在冠裳身受 國恩而扞罔虐民如是甚也近又河
西失事中外驚惶討差告病之官不絕彼其目悸邊
疆心違魏闕去則去耳百姓何辜而為供給夫馬傳
送還鄉當此紛紛之日又多此一番之苦乎頃 皇
上不許晉淑汴之催兵真是神見而各衙門題差請
告紛紛無已今後自真正公差外其借名差遣及告
病回家不得冒用勘合卽有勘合亦不得應付其應
用勘合船過貳隻夫過柒拾名者悉行參黜有不發
覺者罪坐地方官並及撫按是亦紓民困之一端也

等因已奉 明旨欽此欽遵切照驛遞疲困至今已
極卽如自北而南沿途驛遞每有馬斃夫逃官竄吏
匿往來冠蓋棲息無所廩餼俱絕夫差者亦既目擊
其艱矣此皆由差遣之太煩勘合之太濫夫馬之太
多亦由當事者沿近習而不遵 國典徇私情而罔
恤民艱也考之本部職掌差之定額自有年例何以
非例而援為例非差而借為差勘合所用之夫馬船
隻原有禁例何以例外濫用又何以有分外之勒索
常例之折乾且一火牌何以用馬而至伍陸匹包至
叁肆包前番未換後番踵至當此征調紛紜之秋復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公移 三十一

重此一番騷擾內外俱困公私並竭至屢 宸慮良
可痛心本司前任郎中 某等屢經調議勒在職掌合
無將本部年例禁例嚴加申飭除額例正差等項照
舊填給中有告假借差回籍者悉行停止不得沿襲
取討勘合致滋冒濫其應給勘合卽京堂船不得過
貳隻夫不得過陸拾名馬不得過貳拾匹其公差齎
奏本章有限不過壹包壹坐再多不過叁匹毋聽承
使人役希圖順帶數外加添再照迎接堂官人役自
有本等工食盤費豈得一槩咨請火牌應合呈請移
文南京各衙門遵行無冒謹杜而疲困甦其於 國

計民生亦不無少補矣等因具揭票堂奉批驛遞苦累已極屢歷 明旨申飭准移文各衙門一體遵行奉此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 貴院煩爲轉行十三道遵照等因到院准此合飭各道照依該部咨文內事理遵照如該道遇有巡江巡倉巡屯等差及巡城御史一體轉行遵照施行

籌邊正籍具才劄河南道

爲籌邊正籍具才懇乞 聖明勅在廷諸臣各舉所知以裨實用事該本部題文選清吏司案呈 國家聯九邊以固三輔拱衛 神京邊防最重故督撫以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三十九

及守巡大吏無日不討軍實而簡練之內固綢繆外擇牧圉所需邊材尤亟邇者奴氛寢惡邊鎮騷動當事岌岌乎撐之莫前禍至之無日此非無人之患蓋不知人之患也人具大受之材自然有一段英猷偉略卓識勁氣不爲世情俛仰亦不爲塵俗沉埋故生也有爲原以供一世之用而士伸知己自有特達之緣一人之賞識有限合之人人而成衆矣一時之贊譽不常揚之 主庭而成公矣語曰舉爾所知又曰非親非故何由盡知其材本司職贊甄敘自惟黠淺莫克佐任使滋愧滋懼案查 某年 某月該本部題

懇乞 聖明慎簡邊吏以固南北疆圉事會薦邊才一次 某年 某月題邊務壞於偷安虜至急無善策敬據一得之愚陳用人之說以佐修攘事又會邊材一次此明例也夫與見局豹窺蠡測之見何如四目以爲羅與急見兔顧犬之圖何如畜三年而求艾乞賜裁酌題 請等因案呈到部爲照 國家所籍乎邊臣者非獨以廉平不苛之爲理也疆場之事比壯猷於金城而撫綏之宜寓折衝於樽俎是以識足以沉幾先物而後夷虜離合之情立高岡而畢照才足以批卻導窾而後軍民銷襍之端御亂絲而不焚略足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三十九

以曉暢兵事而後斯須之機會投之不驚氣足以鎮懾羣情而後指顧之危疑當之自定若夫舞智用剛虛憍憑陵駕言邊才祗僞才耳亦何當於成敗之數哉查得 某年本部疏稱乞 勅兩京九卿科道官從公會舉無薦輕佻衰老無避親故僚屬無論在任在閑無拘微瑕隱類無風聞耳食無浮慕名高務求真才九卿共一疏科道各共一疏聞下部登註邊才簿遇缺酌量推用等因相應照例具題伏乞 聖明加意邊郵 勅下兩京九卿科道如 某年例舉行官不論崇卑資不論科甲無論在任在籍凡有才堪邊方

用者各舉所知會薦舉容臣部照例類名登簿遇有
邊道邊撫員缺酌量推補總之以天下耳目衡天下
邊才寧求其真無求其偽寧取其確無取於濫寔見
得是每人項下開其平時何處作宦有何實跡生平
何樣品格堪備何樣任使以堅推轂之誠至府佐以
下官撫民守土察餉詰戎責有攸當併查其果有氣
具才名堪佐邊事不論科貢異途疏名附薦查酌量
用此亦^某年併行事例也在諸臣爲國薦賢公虛
秉念決不肯漫嘗以副拊髀之求以永知人之譽而
臣部取士必得獲濟實用於聖政安攘之烈未必

順天府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四十

無小補矣等因

^某年

^某月

日本部尚書

^某具題

^某

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

煩爲查照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凡在仕在籍有

才堪邊方用者官不論崇卑資不論科甲各舉所知

九卿共一疏科道共一疏每人項下開其平時何處

作宦有何實跡生平何樣品格堪備何樣任使薦舉

下部本部類名登簿遇有邊道邊撫員缺酌量推補

其府佐以下有器具才名堪任邊事者不論科貢異

途疏名附薦以憑查酌量用等因到院准此擬合就

行爲此合劄該道查照該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轉

行各道一體欽遵施行

議屯田歸併有司劄屯田御史

爲祖制設官管屯原有深意懇乞移查軍衛有司
完欠以別多寡以定歸併事准南京戶部咨福建司
案呈奉本部送准南京兵部咨開武選司案呈奉本
部送據旗手等衛呈稱准南京府軍等衛關稱我
國家設立屯田盡善盡美無容議者是以推補屯官
隸之兵部非精心計算才行兼優者不得與選用人
何其慎也輸納錢糧總之戶部少或濡滯則有解比
之規再或拖欠則有住俸之例稽查何其嚴也每年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早一

每月又節制於屯田衙門驗實收以衡完欠較多寡
以課優劣間有不職移文革任及其報命又有舉
刺監察何其詳也縱使水旱設法催徵卽係逋逃借
貸完納可考鏡也試查在京四十二衛所每年額
本色米麥一十四萬石有奇新增銀一萬八千兩有
奇以十年爲期約該本色米麥一百四十萬石有奇
新增銀一十八萬兩有奇二項約完過九分以上未
完者不及一分倘謂各衛屯官不肯實心任事職等
不敢必其盡無如指揮^{某某}是也此二官者數百員
中之一二耳然不二官若者尚多也已經總督部院

疏參可謂申明三尺不阿不縱矣因此之故議將各衛屯田錢糧歸併有司改絃易轍甚盛舉也但各衛屯田素號脊鹵與有司膏腴田地萬萬不侔只得自甘勞怨設法催徵期於不大拖欠而後始安即有陞遷倘錢糧不完亦不敢擅相交代私自離任奉公守法爲何如者再查指揮某某一係錢已完欠驗庫收一係拖欠在軍原非侵用致蒙參論固其宜也若各衛拖欠再如二官又安能逃部院之白簡也耶職等伏聞總督衙門備載省直完欠甚悉以十年爲期共計應解本色米八百萬石有奇折色銀四百萬兩有奇二項約完過六分以上尚有未完不下十之三四以上以有司悉皆發身科目才優煩劇卽盡數完解特易易者今尚若此則無權無勢之屯官又可矜憐矣倘以原額難完之有司增以各衛庖代之本折未完者愈益難完欲完者又效尤拖欠矣損益得失不言可知苦煩苦擾明白易見非臆說也果如部院之議以各衛完過九分者尚蒙請歸有司則有司尚欠十之三四者又將安歸併乎況各省有司額交兵部工料銀兩今亦欠之十數餘萬比之屯田銀米俱屬正供比之屯官拖欠奚啻百倍倘經

查參又不知作何歸併矣且各衛管屯指揮千百戶共計二百六十餘員已於昨歲十二月內蒙本部盡數推補具疏上請奉有明旨欽此欽遵外今將屯田盡歸有司則新選屯官作何稅駕既經奉旨管屯而又不與屯政則各衛之印又當議銷各衛之官又當請裁倘印不議銷官不請裁是以黃選大典視爲虛文而管屯各官如贅疣矣烏乎可哉職等稽諸祖制屯官之設良有深意屯軍之立豈無遐思無事則乘時耕耘而屯官卽爲錢穀之司所以寓催科於撫字也農隙則聚軍講武而屯官又有將較之任所以備緩急於不時也可合而不可離可一而不可二蓋爲琴不共鼓刃不兩操耳今以各衛屯田歸併有司法誠善矣能將屯軍之操盡併有司乎能將更名過佃盡屬有司乎能將軍餘尺籍盡隸有司乎若止以徵解之任惟有司是賴是每衛又增一同官而屯軍又添一管轄矣魚亂於網罟之多鳥苦於繒繳之衆將奈何哉天下之事惟勢與權勢在有司則有司重權在有司則屯官輕輕在此重在彼而屯軍耳目心志無不屬意有司視屯官如虛車如空花卽有操練故事應之又寧保不掣其肘而窒碍難

行也耶萬一疆圉多事宇內徵兵以有司分管之屯軍而望克敵致勝之偉績此乃必不得之數也脫或失利責將誰諉及今不言噬臍何及然職等有此揭稟豈要名要譽者哉無非為各衛屯田與川貴迥異在各衛屯多軍衆法紀森嚴在川貴蠻獠雜處半皆荒土權彼衡此似覺非宜又不忍祖宗之制一旦變更有司之歸實未妥當此職等所以昧死披瀝於天臺之前也伏乞 俯賜移咨戶部及屯田衙門會查會議自某年起至某年止要見各衛本折銀米曾否完過九分以上各省本折銀米果否未及七分均

前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四四

屬水旱均有豐歉互較完欠多寡以定應否歸併再議屯田任兼兵農便否悉付有司各衛印信應否盡數議銷各衛屯官應否盡數議革語曰車之不前馬不力也不策馬而策車何益治之不舉咎在人也不議人而變法何益設若天下有司有貪墨著聲侵用拖欠者不過疏叅褫奪遺下員缺另行推補不聞將本府本縣錢糧歸併別府別縣徵收者因噎廢食恐於 祖制有未妥也等情到部奉批司查奉此看得軍民不司籍其事亦不共理故以各衛屯軍之糧以各衛之屯官督催之勢固聯絡而情亦相安且屯官

密邇部院驅策尤易不若有司分據一面徵會難期制固無弊也邇因一二司屯者侵負太多罪惡良重致使當事者發憤更轍咎在各官夫復何尤獨計屯糧屬於戶部其各屯完欠之數孰多孰寡於改徵別歸之法或利或不利當自有明而熟於計者本司固無置喙但屯官隸於本部業已無屯矣將焉處官既官與軍無所事事矣又焉處軍昔為任人理財相關為用今且分人分土泰越休戚自不容不因衛官之請而移會商確者也倘非從常議處亦可以使官軍兩便哉除本司移文屯田察院會議外相應移咨查

前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四五

議等因到部送司卷查先奉本部送准戶部咨開尚書某題 准京衛屯田比照雲貴等處歸併有司徵解隨該本司查得各衛屯糧原隸屯田察院專管已經移咨南京都察院酌議去後續准本院咨回據屯田某御史條議三款一曰暫議仍舊以杜推諉二曰蚤議查田以清積弊三曰亟議里甲以定催科仍將今明歲屯糧暫令各衛徵收外今奉送准前因看得屯官奉 制管屯原取其驅策之易也續緣官有侵欺屯糧遲滯故改隸於有司以有司出身科目稍知自愛不敢有稽 國課亦權宜之良法也今據屯

田御史三議及兵部移文似又屬意於屯官而以復祖制明職掌爲重矣但屯政之弊不在職掌之不明而在侵欺拖欠之不完如屯官中有廉貞幹辦者責令從公催徵依期完解則不虧國課且不戾祖制持籌者亦何憚而不從前議乎此其選擇之宜精樞部爲政考覈之宜嚴屯院爲政亦非本部所敢與聞也與其費清查於事後不若慎委任於事先相應移咨再行會議稟堂奉批查咨奉此案呈到部合咨貴院煩爲轉行屯田察院會議等因到院合劄本官即便查照該部咨文內事理會議施行

南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聖六

復議屯田歸併有司劄屯田御史

爲祖制設官管屯原有深意懇乞移查軍衛有司完欠以別多寡以定歸併事准南京戶部咨福建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南京都察院咨據屯田某御史呈稱各衛屯糧改併有司緣由到部送司看得屯田隸於屯官祖制炳如星日何敢更易以亂舊章但國初之法嚴人皆重犯法而輕射利軍餘畏屯官之鞭朴屯官畏本兵之叅罰而執法者復操三尺以議其後此軍無不屯之田田無不完之糧也享國日久法紀蕩然畿輔之田半爲勲戚園囿而外府州縣之

田或爲豪強侵占者什常八九田之不存糧於何有此蚤查田以清積弊之議爲最催也催科之法照民間條編有司印票置簿付賢能佐貳掌之軍士納糧登簿入櫃給票付照每年定爲兩限每限收銀若干該佐貳官押櫃於州縣當堂拆收其該衛屯官不得染指秋毫府官每季置循環簿稽查初限佐貳官令吏一名帶同識字一名赴屯院比二限盡數報完不完者屯田提官吏識字究治此楊州胡推官所奉文酌議者似屬可行而於歸併有司以定催科之議合矣唯是歸併之議制於調停之說欲以屯官催徵以

南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聖七

有司收解此事權不一歲月就延將誰任其咎乎合無速下令有司刻期舉行俾得早催早解以完此國課則議論不淆於案會飛輓不至於後時各屯無逋負之糧軍士無庚癸之呼名爲變通祖制而實則有利於儲胥者也本司具由稟官奉批咨覆奉此案呈到部合咨貴院煩爲轉行屯田御史再加詳酌等因到院准此合劄本官即便查照再加詳酌施行

稽遲表箋官員咨南京刑部

爲欺肆官員稽遲表箋有悞類進懇乞聖明嚴加提究以彰法紀事准刑部咨廣西司案呈奉本

部送刑科抄出軍南京中軍都督府事某官某等

題前事內稱照得某年某月某日恭遇某節令節

各衙門例該拜進表箋先該臣預於本年某月內

定立限期通行直隸某府等衛所撰寫表箋差官

齎至臣府以俟類進據各衛所申差指揮等官某等

遵照舊規俱各齎捧前來罔敢遲慢獨有直隸某衛

節催未到有悞類進法當參治臣參照直隸某衛

掌印官某并承行軍吏各不合不以表箋為重恣

意欺慢事屬不敬罪亦難逭法當究者也伏乞

皇上勅下法司轉行南京法司將該衛官吏提問如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五 訟移 四八

律以警將來題奉聖旨法司知道欽此欽遵抄部

送司案呈到部合咨貴院煩為轉行南京法司遵

照原奉欽依內事理一體欽遵等因到院准此擬

合就行為此合咨貴院煩為查照等因到院准此

合咨貴部煩為遵照原奉欽依內事理一體欽

遵施行

日行類

移南京吏部

正堂請覃恩封典咨

為欽奉恩詔事准本院右都御史某咨稱近奉

恩詔一款兩京文官一品至九品各給與應得詔

勅先給與者進本品勲階一等品同而職銜不同者

照見任改給欽此隨經吏部咨南京吏部轉咨到院

查得會典隆慶六年題准陞授京官在覃恩

月日以前不分已未到任俱准給今該本職以某年

某月某日陞陞下陞在覃恩以前例與見任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五 訟移 四九

相同前項恩典相應咨給及照本職祖父母父母

及妻俱以職前任某官三年考滿已領三品誥命

今任二品例宜給領舊例已受封贈者不再取給今

將祖父母父母及妻應封緣由合咨本院轉咨等因

到院擬合就行為此備咨南京吏部煩為轉咨吏

部題給施行

正堂請覃恩蔭子咨

為欽奉恩詔事准本院右都御史某咨稱近奉

恩詔一款兩京三品以上文官未考滿者蔭一子入

監讀書其已經三品考滿蔭子又歷二品俸三年考

滿及二品見任在京者仍廢一子入監讀書欽此隨
經吏部咨南京吏部轉咨到院查得 會典隆慶六
年題 准陞授京官在 覃恩月日以前不分已未
到任俱准給今該本職以 某年 某月 某日推陞 命
下陞在 覃恩以前例與見任相同前項 恩廢相
應咨給本職以前任 某官三品考滿應廢長子除另
文關送外今二品在京見任仍廢一子該職第二子
某年若干歲係 某府附學生先隨任讀書起文援納
間今應承廢送監讀書同鄉 某部 某官 某同官本院
右副都御史 某俱知來歷並無違礙具結見在合咨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五十一

本院轉咨等因到院擬合就行爲此合咨 南京吏
部煩爲轉咨 吏部具 題承廢施行
副堂請 覃恩封典咨
爲欽奉 恩詔事准 欽差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
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某咨稱准南京都察院咨准
南京吏部咨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吏部咨
驗封清吏司案呈 某年 某月 某日欽奉 恩詔一款
兩京文官一品至九品各給與應得 誥勅先給與
者進本品勲階一等品同而職銜不同者照見任改
給欽此備咨到院查得 會典隆慶六年題 准陞

授京官在 覃恩月日以前不分已未到任俱准給
及查本職祖父母父母及妻俱以前任 某官三年考
滿已領二品 誥命今任本職歷任二年零五個月
未及考滿查係在京正三品官前項 恩典例應從
京銜改給舊例已受封贈不再取結今將祖父母父
母及妻應得封贈緣由合咨貴院煩爲備咨南京吏
部轉咨吏部具 題等因到院准此擬合就行爲此
合咨 貴部煩爲查照轉咨具 題施行

副堂請 覃恩廢子咨

爲欽奉 恩詔事准 欽差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五十一

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某咨稱准南京都察院咨准
南京吏部咨驗封清吏司案呈 某年 某月 某日欽奉
恩詔內一款兩京三品以上文官未考滿者廢一子
入監讀書其已經三品考滿廢一子又歷二品俸三年
考滿及二品見任在京者仍廢一子入監讀書欽此
備咨到院查得 會典隆慶六年題 准陞授京官
在 覃恩月日以前不分已未到任俱准給照得本
職以提督操江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於 某年 某
月 某日到任今已歷任二年零五個月見任京官三
品未及考滿查係在京正三品職銜前項 恩廢相

應咨給該職長子某年若干歲係某府某縣附學生
員今應承廕送監讀書同官本院右都御史某同鄉
某部某官某俱知來歷並無違礙具結見在擬合就
行爲此合咨貴院煩爲備咨南京吏部轉咨吏部具
題承廕等因到院准此擬合就行爲此今將咨送到
同僚同鄉印結四本合咨 貴部煩爲查照轉咨具
題承廕施行

司道請封典咨

爲欽奉 恩詔事據本院司務廳司務某呈稱年若
于歲某省某府某縣人由某於某年某月某日除授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五三

某省某府某縣某職到任後轉陞今職歷俸三年考
滿於某年某月內欽奉 恩詔內一款兩京文官一

品至九品各給與應得誥勅欽此今遇 覃恩職應

請給本身應得封典另具供結請給父母及妻有同

鄉見任某官某及同僚某官某俱知來歷任內亦無

過犯取具結狀見在等因到院據此擬合就行爲此

今將取具本官親供并同鄉同僚官印結各一樣二

本合咨 貴部煩爲查照轉咨題 請施行

爲欽奉 恩詔事據南京貴州道呈前事奉 南京

都察院劄付准南京吏部咨驗封司案呈奉本部送

准吏部咨驗封司案呈某年某月某日欽奉 恩詔

內開兩京文官一品至九品各給與應得誥勅先給

領者進本品勲階一等品同而職不同者照見任改

給欽此欽遵合咨到院備劄本道遵照該部咨文內

事理轉行各道及司獄司將應請官員備開履歷供

結呈院以憑轉咨等因奉此隨行去後今准南京

道監察御史某牒稱本職某省某府某縣人由某先

任某省某府某縣知縣三年考滿領過 勅命父某

封文林郎某省某府某縣知縣今應改贈南京某道

監察御史母某氏係某所生室女封孺人妻某氏係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五三

某所生室女封孺人今遇 恩詔所有 勅命相應

遵照見任南京某道監察御史改給等因又據本院

司獄司申稱司獄某係某省某府某縣人由某見任

今職今照職父某無過今遇 恩詔願將本身應得

封典移贈與父今將取具親供并同鄉同官印結各

一樣三本呈申到道擬合呈乞轉咨等因到院據此

擬合就行爲此今將繳到各官親供并同鄉同僚印

結各一樣二本合咨 貴部煩爲查照轉咨題 請

施行

年終送條屬賢否冊咨

為查取係屬官員賢否事據南京貴州道呈奉南京都察院劄付前事備行本道於年終將本院司獄司備造賢否文冊三本呈院以憑填註考語轉咨施行等因奉此隨行司獄司去後今據本司申稱造完司獄某年分賢否文冊到道據此擬合就行為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呈報施行等因到院據此擬合就行為此今將填完賢否并空白文冊二本合咨貴部煩為查照施行

查理缺官咨

為查理缺官事據南京貴州道呈貴州等道案照先奉南京都察院劄付前事備行本道按季查報等因奉此隨行去後今准南京某道某道各牒稱本年某季有官見任又准南京某道某道各牒稱缺官等因到道准此擬合就行為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呈報等因到院據此擬合就行為此合咨貴部煩為查照施行

亟懲怠玩等咨

為乞聖明亟懲怠玩以肅臣工仍申飭程限未盡事宜以便遵守事案照先奉南京都察院劄付前事備行本道轉行各衙門凡遇進表陞遷除授赴

任還任等項官員按季查報等因奉此隨行去後今准南京浙江等道各牒稱本年某季並無前項官員無憑開報等因到道准此擬合就行等因到院據此擬合就行為此合咨貴部煩為查照施行

查考給假官員咨

為查考給假官員事據南京貴州道呈奉南京都察院劄付前事備行到道按季查報等因奉此隨行去後今准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某牒稱某於某月內患病具呈南京都察院代題本月某日離任回籍等因到道准此擬合呈報等因到院據此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五 公移 五十五

擬合就行為此合咨貴部煩為查照施行

繳憑咨

為繳憑事據南京貴州道呈准南京四川道牒准本道試御史某牒稱年若干歲某省某府某縣人由某年某月某日除授某省某府某縣知縣某年某月某日到任於某年某月內入覲留部某年某月某日考選擬授前職領到吏部急字某號文憑一道定限本年某月某日到任遵依於某月某日到任訖所有原領文憑并到任日期合牒轉繳等因到道准此擬合呈繳等因到院據此擬合就行為此今將前項

竊由同總到文憑一道合咨 貴部煩為查照施行

內察查送官員履歷冊咨

為查取官員履歷以備考察事奉 南京都察院劄

付准 南京吏部咨開 某年某月某日考察後起至

今止凡五品以下大小官員見任陞任降調丁憂養

病侍親公差給假給由曾否復任在任原管何差其

中或有陞遷在外曾經被論考察革職致仕閑住等

項及病故例不入考者希為逐一詳查開註明白備

造文冊俱在本年本月終送部查考如報後遇有事

故等項不妨陸續開送等因到院劄行本道即將前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五十六

項應考官員逐一查明備造履歷文冊呈報轉咨等

因奉此遵依通行各衙門并各道查取官員履歷去

後今准本院經歷等三廳司獄司及南京浙江等十

三道各將見任陞任丁憂養病等項官員履歷開送

前來查明類造文冊呈報等因到院據此擬合就行

為此今將造完文冊二本合咨 貴部煩為查照施

行 計咨文冊貳本

查報丁憂咨

為丁憂事據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 某呈稱本職於

某月某日接得家報有父 某於某月某日在籍病故

係親男例應回籍守制等因到院據此擬合就行
為此合咨 貴部煩為查照施行

監生考勤咨

為考勤事據南京貴州道呈准山東等道手本開送

歷事監生 某等歷過日期到道准此擬合就行為此

今將 某季考勤監生 某等理合呈送等因到院據此

除考試外今將考過監生 某等姓名合行移咨 貴

部煩為查照施行 計開考勤過監生若干名 某某

兩考給由咨

為給由事據 某省按察司呈送兩考給由吏 某呈稱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五十七

見年若干歲 某省 某府 某縣 某都人以農民於 某年

某月某日遵奉 某例納銀充參 某缺於 某年 某月 某

日蒙巡按廣東監察御史 某撥參 某缺項補上首 某

於 某年 某月 某日收參着役扣至 某年 某月 某日壹

考役滿查明無碍起送巡按廣東監察御史 某考候

道缺於 某年 某月內蒙本院撥參 某缺 某年 某月 某

日收參頂補上首 某名缺着役扣至 某年 某月 某日

兩考役滿查無碍起送巡按廣東監察御史 某考

准給由查勘無碍緣由供結到司覆查相同擬合起

送為此除給 某字 某號批文備開本吏年貌籍貫收

參歷俸役滿年月日期給付親齋赴投外今將緣由
備填巡按衙門原給察字某號半印號紙壹張同具
本司并經歷司照磨所官吏與六房吏典各不扶同
供結一樣二本呈繳等因到院據此隨將人文判送
本院經歷司查得本吏於某年某月某日領文某年
某月某日投到為此今將該司繳到結狀粘連合咨
貴部煩為查照施行

三考給由咨

為給由事據本院照磨所呈奉 本院劄付據本院
道房典吏某呈稱年若干歲某省某府某縣人在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五十八

外參充縣典實歷兩考役滿給由到部查明無過辦
滿於某年某月某日闌撥前役頂補上首吏某名缺
自本年某月某日收參起扣至某年某月某日通前
三考役滿俸糧照例住支外役內並無違碍情弊乞
查起送等因到所奉此遵依查得本吏委於前項年
月日期收參役滿查無違碍相同擬合呈報為此今
將查過緣由同取具官吏不扶甘結粘連呈乞起送
等因到院據此擬合就行為此今將該所查過緣由
并繳到官吏不扶結狀粘連合咨 貴部煩為查照
施行

清查吏役咨

為清查吏役事據南京浙江等十三道監察御史呈
開某年正月初一日起至本年十二月終止各道並
無問過各衙門吏役罪名無憑開報等因到院據此
擬合就行為此合咨 貴部煩為查照施行

送四川官吏問革還役文冊咨

為催正冊籍便稽考革弊端以裨治道事據四川等
處提刑按察司呈據某等府廳州各造報某年分
問過革還職役官吏招由文冊到司案照先蒙巡按
四川監察御史某案驗奉南京都察院勘合劄付前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五十九

事仰司呈堂即將所屬問革過并辭復還職役官吏
查照原行以後年終造冊徑自齋報等因又於某年
某月內准布政司照會蒙巡按四川監察御史某案
驗奉南京都察院勘合內開一在外衙門問革過官
吏誠恐遠方處所有抽匿文卷詐假官文書作丁憂
等項情弊起送今後亦照紀錄文冊事例將問過官
吏略節問造文冊差人解部等因備照到司准此遵
依每年造冊齋報俱經奉獲批廻在卷今照某年已
終又應齋報備移布都二司及行合屬查造去後續
准二司及某府并本司該年分並無問過革還吏役

姓名無憑造覆止據各衙門開造申稱前來除無門
過官吏衙門不開外今將各衙門問過革還職役官
吏招罪緣由覆查明白備造略節擬合齎報為此除
將造完文冊二本印封差承差某領齎前赴告投外
今具前由理合呈乞照驗仍請將一本咨送吏部查
照等因到院據此擬合就行為此今將該司繳到文
冊合咨 貴部煩為查照施行 計咨文冊一本

送廣西吏典過名文冊咨

為催正冊籍便稽考革弊端以裨治道事據廣西等
處提刑按察司呈案照先據經歷司呈抄蒙巡按廣

西某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六十

西某御史案驗奉南京都察院劄付前事劄行到院
案仰呈堂即便轉行所屬府州縣衛所等衙門吏典
過名文冊查照原行格式造完呈送稽查等因蒙此
抄呈到司除遵照外今照某年某年分行據某等九
府將問過革役還役吏典畧節招由文冊造報到司
類造完備外擬合繳報為此今將緣由同文冊四本
繳起伏乞照驗內將二本轉咨吏部等因到院據此
擬合就行為此今將該司繳到文冊合咨 貴部煩
為查照施行 計咨文冊二本

移南京戶部

委官查盤庫藏咨

為酌議交盤庫藏事宜事准南京戶部咨廣西清吏
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戶部咨該本部題廣西清吏司
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南京戶部尚書某等題
前事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送司案查先該南京戶部尚書某題稱銀庫錢糧
數多冊籍浩繁乞要比照南京兵工二部事例三年
請差科道會同本部堂官清查等因該本部覆奉
欽依備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南京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六十一

戶部銀庫錢糧例該三年清查一次今已屆期該部
遵例具題前來相應依擬覆 請恭候 命下本部
移咨南京戶部轉行都察院并戶科各差科道官一
員會同該部堂官將銀庫所貯各項錢糧自某年某
月某日起至某年某月終止逐一清查完日造冊奏
繳青冊送部查考至於供億紙張工食等項所費并
釐奸剔弊俱照原題遵行某年某月某日本部尚書
某等具題某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
此合咨前去煩為查照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
遵施行等因到部送司稟堂奉批查行奉此案呈到

為除銀庫遺冊完日另行請期查盤外相應知會
為此合咨貴院煩為查照預期差官施行等因到院
准此查得南京河南道掌道事監察御史某在任相
應行委除劄付本官至期會同查盤外為此合咨
貴部煩為查照施行

知會巡視九庫咨

為課程事據巡視九庫監察御史某呈稱先奉本院
劄委本職巡視南京甲字等九庫收放錢糧除遵奉
外今照半年已滿理合呈乞改委等因到院據此查
得南京某道監察御史某在任相應行委除劄行本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李三
官接管外相應知會為此合咨 貴部煩為查照施
行

移南京兵部

清理庫藏錢糧咨

為清理庫藏事准南京兵部咨車駕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車駕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兵科抄出南京兵部尚書某等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卷查原行事理
相同案呈到部為照南京兵部貯庫各司錢糧三年
一查原係題 准事例今該部題稱自某年起至某
年終止共計三年乞要查理相應依擬覆 請合候
命下移咨南京兵部照例將總庫所貯車駕職方武
庫三司馬船工料馬價地租弓兵柴直等項銀兩俱
自某年起至某年終止會同科道官吊取收支簿卷
備細清查明白逐款造冊 奏繳并送本部查考如
有奸弊即便徑自參處等因 某年某月某日本部尚
書某等具題 某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
為此合咨前去煩為查照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
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到部送司奉此案呈到部擬合
通行為此合咨貴院煩為查照該部題奉 欽依內
事理行委御史一員會同清查明白造冊 奏繳施
行希將委官緣由咨部以憑會查等因到院准此查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李三

得掌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某在任相應行委除劄付本官至期會同查理外為此合咨 貴部煩為查照施行

請給勘合咨

為某事照得本院今差某官某齋捧某題本赴京所有差役脚力口糧係隸南京兵部掌行為此合咨貴部煩為查照起給勘合壹道陸路馬幾匹口糧幾分往迴應付施行

明京師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六十四

移南京工部

議處皂役咨

為議處皂役以革積弊事准南京工部咨管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工部咨管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工部抄出南京工部右侍郎等題稱卷查先奉本部送准工部咨該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某奏稱兵部武庫司工部管繕等司財賦所聚案籍混淆先後叢沓若不時加稽察則官司鞭撻百姓之骨血止足為賍官汚吏之資伏乞立為定例凡在京錢糧衙門三年委科道官同該部堂官清查一次等因該本部議得以某年為始每三年本部具題請差科道官各一員會同本部堂官一員將四司錢糧逐一清查要見某項原派若干解到已支若干未支若干見在若干查驗明白開管收除在數目備造黃冊一本奏繳各收青冊一本備照等因某年某月某日本部尚書某等具題奉世宗聖旨是會同清查事宜都依擬行欽此備咨到部節經欽遵查照各該年分題請差官會查造冊奏繳外今照某年正月初一日起至某年十二月終止已歷三年伏乞題請差官會查等因案呈到部職等看得錢糧重

務相應照例題 請差科道并本部堂官各一員會查以便疏名上 請恐中間遷轉不常臨期有誤合候 命下該部各行臣部比照節年題 准事例轉行南京都察院等衙門委科道官各一員會同本部堂官一員將管繕等四司各項錢糧逐一清查完日開立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造冊 奏繳若有情弊就行舉叅等因奉 聖旨工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相應題覆案呈到部看得南京工部右侍郎某等題 請差委科道會查管繕等四司各項錢糧乃係題 准事例今歷三年之期例宜清覈且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六

事干錢糧重務既經該部照例題 請前來相應覆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文南京工部比照上年題 准事例轉行南京都察院等衙門委科道官各一員會同本部堂上官一員將管繕等四司各項錢糧自某年正月初一日起至某年十二月終止逐一清查明白開立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 奏繳若有情弊就行舉叅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相應咨會為此合咨煩為遵照本部覆奉欽依內事理欽遵等因到部送司稟堂奉批查行奉此案照先為前事已經具本題 請去後今奉送准

前因除行本部節慎庫造冊外相應移文知會請宜清查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咨貴院煩為查照題奉 欽依內事理委官一員希將委過職銜送部以憑約期會查等因到院准此查得南京掌河南道監察御史某在任相應行委除劄付本官至期會同清查外為此合咨 貴部煩為查照施行

修理衙門咨

為修理事據南京某道監察御史某等呈稱據某等道工房吏某等呈稱各道缺官年久廳屋墻垣倒塌不堪等情又據看守某字等號各道住宅更夫某等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六

呈報各衙久空大小廳房樑柱朽爛墻壁傾頽呈乞估修等因到道據此看得各道廳屋墻垣年深日久倒塌難堪欲行修理工程浩大近因遼事孔亟本衙門俸資等項捐湊濟邊前項錢糧無從措處切照十三道并各宅先年曾經南京工部委官修造迄今年遠擬再重修即今考選新道上任在邇俱無住宅相應呈請修理職等未敢擅便理合具由呈乞移咨南京工部委官估修施行等因開揭具呈到院據此擬合就行為此合咨貴部煩為查照施行

移操江都察院

每年熱審咨仰各道抄案附

為欽恤事某年某月某日准南京刑部咨廣西司

案呈某年某月某日奉本部送准刑部咨江西司案

呈奉本部送某年某月某日該司禮監太監某等

傳奉聖旨如今天氣暄暖兩法司并錦衣衛見監

罪囚笞罪無干證的放了徒流以下便減等擬審發

落重囚情可矜疑并枷號的都寫來看欽此欽遵案

照先該本部題為陳言循省事節奉孝宗皇帝聖

旨南京兩法司見監罪囚天氣暄熱便行文與他一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五公移三八

體寬恤欽此又該刑科給事中某奏為循省以彌

災變事該本部覆題節奉孝宗皇帝聖旨南京兩

法司枷號人犯照例暫免欽此又該刑科給事中某

題為明恤典廣實惠以隆聖化事該本部等衙門

會看得枷號人犯節年題准暫免至六月終止矣

惟有笞罪釋放與徒杖減等發落人犯在五六月者

未霑恤典合無亦照枷號事例至六月終止仍將

各犯姓名通類奏知及咨南京法司一體施行等

因題奉世宗皇帝聖旨准議行欽此又該南京大

理寺卿某奏為懇乞天恩酌時宜備法紀以善

臣民以贊聖治事內開熱審恩例北京自恩

命渙頒之日為始算至六月終止南京路遠難拘六

月終止之限要將南京免枷號減等釋放三項俱自

熱審文書到日為始亦計兩個月足方止使南北人

民均沾浩蕩之恩等因該本部覆題奉世宗皇

帝聖旨是欽此某年某月內該山西道御史某題

為酌陳時政以裨治理事內一款申明律例以廣

聖澤該本部覆題每當熱審之期查照問刑條例將

一應追贓人犯逐一查審如果情罪深重贓數太多

監禁未久家產未盡者照舊追併外其有贓物值銀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五公移李九

一十兩以上監追年久家產盡絕或正犯身故累及

家屬併久不能完者行勘明白俱免追贓正犯查照

原擬發遣發配發落家屬釋放仍開具所犯情罪輕

重監追年月久近贓數多寡奏聞取自上裁本

部仍行各問刑衙門一體遵照等因奉穆宗皇帝

聖旨是欽此欽遵已經備咨通行去後今奉前因通

查呈到部看得南北兩京熱審事體相同欽恤

洪恩自宜均被合無查照先年熱審事例及備奉前

項恩命咨行南京法司以文書到日為始照依北

京恩例一體欽遵將見監笞罪無干證者釋放徒

流以下減等擬審發落重囚情可矜疑并追贓發還
發配發落人犯具由奏 請定奪其枷號人犯例該
具由奏 請但恐暄熱過時合照本部先奉 孝宗
皇帝欽依內事理暫免枷號俱照原擬發落仍將發
落過輕重罪囚姓名具實類奏等因 某年某月某日
該本部尚書 某等具題本月 某日奉 聖旨是欽
此欽遵備咨到部送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
咨貴院煩為查照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等因到
院准此除欽遵外為此合咨 貴職煩為查照題奉
欽依內事理一體欽遵施行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七十一

南京都察院志
欽依內事理江等十三道抄案回道查照題奉
等及巡城御史一體轉行欽遵施行

移應天鳳陽兩撫院

差滿考察取贓罰冊咨

為考察事照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某 巡視 某等
處一年差滿所有本官任內收支過贓罰數目文冊
合行咨取為此合咨 貴職煩為查照轉行所屬府
州縣將本官任內收支過贓罰自某年某月某日到
任起至今止起解者止具總數支用者要見據何申
呈為某公事開造簡明文冊希速咨送本院以憑載
入考察本內題 請施行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七十一

移內府各科手本

請精徵批

爲議定差以責實效事照得本院 奏差巡按直隸
監察御史^某巡視^某等處所有本官出巡精徵批文
例應填給爲此合用手本前去 內府南京^{職科}填
給施行 計給應字批文 道

繳精徵批

爲議定差以責實效事據巡按^{某差}御史^某呈繳精
徵批文前來例應轉繳爲此合用手本前去 內府
南京^{職科}銷繳施行 計總應字批文 道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五十五 公移 十三

割付各道併仰抄案及案令廳司

印差奉 旨接管割

爲欽遵查復舊事准都察院咨據福建道監察御史^某
呈奉本院送刑科抄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某
等題前事據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某呈稱先奉南京
都察院割付題差本職巡視^某處地方除欽遵於^某
年^某月^某日到任行事外扣至^某年^某月^某日一年
以滿理合具呈題 請差官更替等因到院卷查前
事已經題差本官管理去後今據呈稱前因例應差
官更替查得南京^某道監察御史^某在任堪以差用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五十五 公移 十三

合候 命下領印給批備行本官徑領原奉^某處傳
勅一道更替御史^某巡視^某地方一年滿日具呈題
請差官更替徑自造冊復 命等因題奉 聖旨是
都察院知道欽此抄出到院蒙批發道奉此查看得
南京都察院題差御史^某巡視^某處既經奉 旨俞
允理合移咨南京都察院欽遵查照等因到院合咨
貴院煩爲查照等因到院准此合割本官即便查照
本院題奉 欽依事理欽遵管理一年滿日具呈題
請另差更替徑自造冊復 命先將到任日期呈報
查考施行

四差印信劄

為欽遵查復舊規事准都察院咨該本院 題差御史^某巡視^某處地方所有印信各煩轉領等因到院准此隨即移文 內府尚寶司關領前印壹顆封固給付原差^某領齎外相應知會為此合咨貴院煩為查收轉給等因到院准此擬合就行為此合劄本官一體欽遵查照施行

印差差滿考察劄貴州道取結劄

為考察事據南京^某監察御史^某呈稱本職奉南京都察院劄付 題差巡視^某處地方事務除遵奉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主四

外今照交代復 命例應考察理合呈乞施行等因到院據此擬合就行為此合劄該道即便查勘本官有無贓私過犯及推奸避事等情如果無碍取具官更不扶結狀具由呈報施行

印差回道管事劄

為考察事准都察院咨據河南道掌道事監察御史^某呈奉本院判送刑科抄出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某等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是都察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道具呈到院考察得御史^某巡視^某處地方一年差滿緣由缺官接差又經該院復劄照舊

管理今已交代始得循例赴京復 命既經南京都察院考察本官並無贓私過犯及推奸避事等情具題前來相應准令回道管事擬合覆 請恭候 命下本院移咨南京都察院劄行本官欽遵查照施行等因^某年^某月^某日都察院署院事刑部左侍郎^某等具題^某月^某日奉 聖旨是^某着回道管事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咨 貴院煩為查照施行等因到院准此擬合就行為此合劄該道即便轉行本官欽遵 題奉 欽依內事理即便遵奉回道管事施行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主五

巡城輪劄各道

為地方事據巡視^某城監察御史^某呈稱照得本職奉南京都察院劄委管理^某城地方事務除遵依外今照前差半年已滿理合呈乞改委等因到院據此查得南京^某道監察御史^某在任相應行委為此合劄本官即將^某城地方事務查照管理半年滿日具呈改委施行

鹽政輪劄各道

為申明職掌照例委官以清鹽政并陳未議以釐宿弊事據督理鹽政南京^某道監察御史^某呈稱先奉

南京都察院劄委本職管理鹽政事務除遵依外今照前差半年已滿理合呈乞改委等因到院據此查得南京^某道監察御史^某在任相應行委為此合劄本官即將鹽政事務查照管理半年滿日具呈改委施行

抽分輪劄各道

為急缺供應柴薪事據監督抽分監察御史^某呈稱奉南京都察院劄付行委本職管理龍江瓦屑壩二抽分竹木局事務除遵奉管理外今照前差一季已滿理合呈乞改委施行等因到院據此查得南京^某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十六

道監察御史^某在任相應行委為此合劄本官即將抽分事務查照管理一季滿日具呈改委施行

巡視九庫輪劄各道

為課程事據巡視九庫監察御史^某呈稱先奉南京都察院劄付本職巡視南京甲字等九庫收放一應錢糧除遵奉外今照前差半年已滿理合呈乞改委施行等因到院據此查得南京^某道監察御史^某在任相應行委為此合劄本官即便前去接管巡視南京甲字等九庫收放一應錢糧半年滿日具呈改委施行

知會戶部委管九庫劄

為公務事准南京戶部咨廣西司案呈奉本部送據管理九庫^某官^某呈奉委管理九庫除遵奉外今照本職蒙差公出呈乞改委緣由到部奉批改委^某司官^某管理奉此案呈到部為此合咨貴院煩為查照轉行九庫御史知會施行等因到院准此合劄本官查照施行

門禁輪劄各道

為門禁事據巡視京城監察御史^某呈稱本職奉南京都察院劄付管理門禁事務除遵奉外今照前差^某滿理合呈乞改委施行等因到院據此查得南京^某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十七

道試監察御史^某在任相應行委為此合劄本官即便接管查點各門官軍半年滿日呈來前來改委施行

巡視 皇城輪劄各道

為恢宏 聖治事據巡視九庫監察御史^某呈稱南京都察院劄付本職巡視 皇城四門查點守門守舖官軍除遵奉外今照前差管理已滿理合具呈乞改委施行等因到院據此查得南京^某道監察御史^某在任相應行委為此合劄本官即便接管

點 皇城守門守舖官軍施行

存恤軍士輪劄各道

爲存恤軍士事據南京某道監察御史某呈奉南京都察院劄付管理某年分京衛所軍士一年滿日日冊呈來改委等因除遵奉管理外今照年終差限口滿所有舉劾獎戒過存恤指揮千百戶官員姓名備註考語實跡并存恤過有無軍士理合造冊具由呈乞改委等因到院據此查得輪該南京某道爲此合劄該道即將南京錦衣等衛所軍士照例存恤一年滿日具冊呈來改委施行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七十八

賞賜布鈔劄

爲賞賜京衛軍士夏冬布鈔事准南京戶部咨廣西清吏司案呈案照先奉本部送准戶部咨開每年該賞軍士夏布三月初旬取勘四月中給賞冬布七月初旬取勘九月終給賞行移各該衙門衛所委官勘取明白造冊各具手本齎赴南京內府司禮監照例開填勘合於該部比號相同赴庫關領回衛給賞以後徑自施行等因咨部送司已經通行遵照每年預行取勘各該衛所應賞軍士實在名數造冊前來查算相同布足有餘放支本色若布足短少放支折

色布每疋給銀二錢棉布每疋給銀三錢依期放支去後嘉靖某年該南京某道監察御史某條奏

賞軍布不堪俱欲折銀使沾實惠等因該戶部覆奉欽依咨部送司通行遵照支放折色萬曆某年

某月內抄奉本部案驗爲敷陳營衛切要事宜乞賜議處以固根本重地事山東清吏司案呈該南京兵

科給事中某條議挑選過各衛舍余丁不分上操

住操每月支米六斗夏冬各賞布一疋以恤貧軍餘

等因該戶部覆奉欽依備咨到部抄奉到司已經

通行外又於某年某月內准本部河南司付爲倭警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七十九

可虞摘陳預防事宜以固重地事內稱送准戶部咨

開覆題過池河新營操餘三千名自某年夏賞爲始

每年添賞夏布一疋即於南幣正項動支年終附卷

報部緣由移付到司遵行在卷又於某年某月內爲

陵寢重區兵衛疎畧敬陳求議實根本以保萬全事

奉本部送准戶部咨該南京戶科給事中某題奏

內開孝陵衛見在護陵餘丁五百二十七名自某

年某月內爲始每名每月支糧并冬夏犒賞悉照正

事例支給該戶部覆奉欽依備咨到部抄奉到

司遵行外今照某年分夏賞合照前例放支折色近

例一九兼搭制錢行准本部銀庫手本回稱應於帶布等銀內動支稟堂奉批查行出案奉此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劄本官查照會同該科并二部委官給散完日徑自造冊 奏繳施行

照刷文卷劄

為照刷文卷事案照某年冬季并某年春季分南京光祿寺合屬并龍江瓦屑壩二抽分竹木局應刷文卷已經劄行南京某道照刷外今照本年夏秋二季前項各衙門文卷輪該南京某道照刷為此合劄該道查照舊規行取監生吊取前項各衙門應刷文卷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八

逐一照刷明白將刷出違錯等項卷宗數目徑自造冊 奏繳施行

巡視後湖劄

為清理黃冊事准南京戶部咨廣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戶部咨該本部題廣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南京戶部尚書某題前事等因奉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先為賦役黃冊事該本部照得某年例該重造賦役黃冊已將造冊事例於某年某月某日題 准給榜通行天下有司并土官衙門依式攢造俱限一年之內完

解仍各先將職名開報本部并吏部及南京後湖查冊官知會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南京戶部尚書某等奏稱乞要轉行南京都察院照例選差

御史二員該科管冊給事中一員本部委相應員外主事三員與管冊主事共四員如遇事故各衙門隨即差官補替仍行南京國子監撥監生三百五十名照例過湖查理合用紙筆硃墨及供給柴米魚肉菜蔬油鹽醬并碗碟盤桶等項什物與修理庫房過湖船隻匠役膳夫等項悉令委去各官查照舊例轉行南京刑工二部國子監應天府都稅司上江二縣等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八

衙門酌量取用一節臣等查得前項事例係景泰某年題 准向來悉照遵行既經該部具題前來相應依擬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南京戶部轉行各該衙門秉公清查無致枉錯以副我 皇上委任責成之意完日將駁出各種奸弊及事過事蹟造冊 奏繳青冊送部以憑覆 請等因萬曆某年某月某日本部尚書某等具題某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合咨前去煩為查照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轉行各該衙門一體欽遵等因到部送司稟堂奉批查行奉此案呈到部合咨貴院煩照 欽依內事理即委御

史二員會同管冊官員過湖督理監生人等查冊施行等因到院准此擬合就行為此合劄本官即便查照戶部題奉欽依內事理會同管冊官員過湖督理監生人等查冊施行

查盤兵部庫藏劄

為清查庫藏事准南京兵部咨車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車駕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南京兵部尚書等題前事等因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卷查原行事理相同案呈到部為照南京兵部貯庫各司錢糧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全二

三年一查原係題准事例該部題稱自某年起至某年終止共計三年乞要查理相應依擬覆請合候命下移咨南京兵部照例將總庫所貯車駕職方武庫三司馬船工料馬價地租弓兵柴直等項銀兩俱自某年起至某年終止會同科道官吊取收支簿卷備細清查明白逐款造冊奏繳并送本部查考如有奸弊即便徑自叅處等因某年某月某日本部尚書等具題某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煩為查照本部題奉欽依內事理一體欽遵等因到部送司奉此案呈到部合

咨貴院煩為查照該部題奉欽依內事理行委御史一員會同清查明白造冊奏繳施希將委官緣由咨部以憑會查等因到院准此查得南京某道監察御史某在任相應行委合劄本官會同清查明白造冊奏繳施行

查盤戶部庫藏劄

為酌議交盤庫藏事宜事廣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戶部咨該本部題廣西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南京戶部署部事南京吏部右侍郎某題前事等因奉聖旨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全三

部送司案查先該南京戶部尚書某題稱銀庫錢糧數多冊籍浩繁乞要比照南京兵工二部事例三年請差科道會同本部堂官清查等因該本部覆奉欽依備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南京戶部錢糧例該三年清查一次今已屆期該部遵例具題前來相應依擬覆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南京戶部轉行都察院并戶科各差科道官一員會同該部堂官將銀庫所貯各項錢糧自萬曆某年某月某日起至某年某月終止逐一清查完日造冊奏繳青冊送部查考至于紙張工食等項所費并釐

茲剔弊俱照原題遵行等因萬曆某年某月某日戶

部署部事左侍郎某等具題某日奉聖旨是欽

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查照本部題

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等因到部送司稟堂奉

批查行奉此案呈到部擬合就行除劄銀庫造冊完

日另行請期查盤外相應知會合咨貴院煩爲查照

預期差官等因到院准此合劄本官會查施行

應詔極言時弊劄京營道點馬

爲應詔極言時弊事准南京兵部咨車駕清吏司

案呈案照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該南京某道監察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五公移全十四

御史某等奏稱南京大小教場神機營新江口

營馬匹多有僱借與人駝載貨物等項乞要比照京

營收放事例差委科道點閱一節於例相應但南京

每年下場馬匹數少合無本部移咨南京兵部每年

馬匹下圩之時照例移咨南京都察院選委的當御

史一員出其不意前去牧放處所逐一查點馬匹有

無見在如有前項僱借等弊應提問者提問應奏奏

者叅奏施行其一應下圩事宜悉照舊規而行不

許更改等因該兵部覆奉欽依備咨前來已經通

行欽遵去後今照南京大小教場等營操馬例於四

月初一日各發牧放應合移咨南京都察院委官點
開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貴院煩爲查照
施行等因到院准此擬合就行爲此合劄本官即便
前去各營點閱施行

編審船甲劄

爲軍民十分疲困久苦船差乞勅慎簡編審之任

以均役使并諒通融差船以節財用事據本院經歷

司呈准南京兵科手本案照先准南京兵部車駕清

吏司手本前事內開水軍左衛大黃船每五年一次

會同該道審編等因到科准此查得該衛呈報五年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五公移全十五

已滿例應照舊審編已經批行應天府江防廳查審

去後今據該衛造報文冊前來相應會審爲此合用

手本前去南京都察院經歷司煩爲呈堂請差該道

一員前來會同審編希將職銜過報以憑會案施行

等因到司准此擬合就行爲此今將前項緣由理合

呈乞施行等因到院據此擬合就行爲此合劄本官

即便會同該科照例審編施行

習儀糾儀劄

爲禮儀事據經歷司呈准南京禮部儀制司手本前

事內開照得某年正月初一日恭遇正旦令節例

該南京大小文武衙門官員各具朝服監生吏典各穿戴本身衣巾先於本月某日黎明赴朝天宮習儀正月初一日早起禮部隨班行禮等因備行到司具呈到院據此擬合就行為此合劄本官查照於本月某日黎明赴朝天宮正月初一日早起禮部各糾儀施行

慶賀糾儀劄

為慶賀事據經歷司呈准南京禮部儀制清吏司手本照得某年某月某日恭遇某節令節例該本部會同南京吏部等衙門先期具表箋慶賀行據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八十六

欽天監擇取於某年某月某日拜進備用手本到司煩為呈堂查照委官至期糾儀等因具呈到院據此合劄本官查照於某年某月某日早前去禮部糾儀施行

上陵糾儀劄

為祭祀事據經歷司呈准南京太常寺典簿廳手本內稱照得某年某月某日恭遇某節令節恭詣孝陵行香例該南京大小文武衙門官員陪祭至日某時各官具吉服赴陵隨班行禮等因備用手本到司具呈到院據此合劄本官查照於某年某月某日

早起孝陵糾儀施行

二至點齋劄

夏至

為祭祀事准南京禮部咨祠祭司案呈照得本年五月某日夏至大祭地於方澤例該南京文武大小衙門官員監生吏典齋宿自本月某日午後沐浴更衣於本衙門宿歇某日為始致齋三日案呈到部擬合通行為此合咨貴院煩為查照差委御史至期前去各衙門點開等因到院准此合劄本官查照至期前去各衙門點開施行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八十七

冬至

為祭祀郊祀大禮事准南京禮部咨祠祭司案呈照得本年某月某日冬至大祀天於圓丘例該南京大小文武衙門官員監生吏典俱於某月某日午後更衣於本衙門宿歇餘同前

委署印信劄

為印信事據南京某道監察御史某牒稱本職先奉南京都察院劄付掌理南京某道印務除遵奉外今照本職奉命巡視某處一年差滿赴京復命所有本道印務理合呈乞改委等因到院據此合劄本

官卽將南京某道印信查照掌理施行

試御史劄

爲欽奉 聖旨事准吏部咨該本部題文選清吏司

案呈該本部題覆議將評博中行推知等官查遵

祖制按俸行取業經先後列名具題遵奉 俞旨今

將某等會同都察院考選分別科道部寺等官列名

照例具本題 知訖是日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某

等出題必公必虛必平必慎考選得某等堪任給事

中某等素行端謹器識老成堪任御史內某等堪

南京御史俱照例試職理刑一年都察院考試實授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八十八

今查有南京某道某道員缺相應照缺填補合將某

擬補後開員缺恭候 命下本部遵奉施行等因

於某月某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所有

原擬授道分職名相應移會爲此合咨 貴院煩爲

查照行令各到任管事施行等因到院准此合劄該

道卽便轉行各道遵照施行

請告蒙 允劄本官

爲中途患病彌久彌劇不能仰承德意再懇速賜代

題以免曠官以延殘喘事該本部題考功清吏司案

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南京都察院掌院事某等

題前事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

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南京都察院掌院事某題稱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某中途患病乞要回籍調理一

節既經本衙門堂上官勘實代題前來相應覆 請

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回籍調理病痊之日給文赴

部聽補遺下員缺另行銓補等因某年某月某日吏

部尚書某等具題某月某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

擬合就行爲此合咨 貴院煩爲查照本部覆奉

欽依內事理轉行本官欽遵施行等因到院准此合

劄本官卽便遵照該部覆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

行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移 八十九

行

各衙門給由劄河南道考覈

爲給由事准南京吏部咨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

送准南京某部等衙門咨送某官某等各考滿給由

到部送司照得各官例該考覈案呈到部爲此合咨

貴院煩行該道照例考覈仍將考過各官稱職平常

不稱職詞語開報施行等因到院准此擬合就行爲

此合劄該道依例從公考覈其考語須要真實簡當

仍具由呈報施行

內察查取各官履歷劄河南道

為查取官員履歷以備考察事准南京吏部咨考功清吏司案呈卷查自某年考察後迄今將屆六年考察之期除各官賢否考語及以後到任等官至日另文查取外所有各衙門見任及陞任降調并丁憂養病侍親公差給假給由等項官員歷年已久人數頗多本部無憑查考難以周知若候臨期查取誠恐一時匆迫不無遺漏相應預先通行各該衙門將某年某月某日起至今止凡五品以下大小官員見任者備開履歷陞任者見任某處地方調用降調者見補某處衙門丁憂養病侍親者曾否復除給由者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公務

九十

曾否復任有差衙門在任原管何差其中或有陞遷在外曾經被論考察革職致仕閑住及病故例不入考者希為逐一詳查開註明白俱在本年本月終送部查考如報後另有事故等項仍復陸續開送等因案呈到部合咨貴院煩為查照等因到院准此合飭該道即便查照施行

內察查取各衙門官員賢否劄河南道及案令經歷司行貴州道造揭帖

為遵照舊例預取賢否以便考察事准南京吏部咨考功清吏司案呈卷查某年某月某日奉本部送准

吏部咨該本部題覆吏科給事中某等題吏部覆內一款看得節年考察京官該部院採訪輿論公同各衙門堂上官參定去留非不致詳但一時風聞之詞終無實據先該本部考功司主事某條陳嚴考覈之典該本部議覆今後每遇京考先期三月本部咨劄各衙門堂上官將所屬應考人數或賢或否務要要註實跡考語類送部院以憑參酌已經題奉欽依遵行外乃今給事中某等御史某等復各首論及此合無備行兩京各衙門堂上官將六年以裡應考人員各要秉公覈實手註考詞如某為賢能某為不肖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九十一

不肖者如貪酷不謹不及浮躁老疾等項俱要指事直書其中果有名實不相孚及眾好眾惡不同如疏內所指者必須虛心鑒別通限十二月內開送兩京部院以憑參互綜覈註考之後或別有聞見臨時與部院面訂不妨異同務求至當但不許徇私任情市恩遠怨及依違含糊自干公論其兩京六科官原無堂官可註考詞仍照本部近題事理各聽部院徑自考察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到部送司已經案呈本部節年通行欽遵外今照某年例應考察之期所有前項題行事理相應預行查取等因案呈到部擬合

就行為此合咨 貴院煩照吏部原覆 欽依內事
理將六年以裡應考人員務要秉公覈實手註考詞
如其為賢能某為不肖不肖者如貪酷不謹不及浮
躁老疾等項俱要指事直書其中果有名實不相孚
及眾好眾惡不同必須虛心鑒別希在十二月初旬
開送以憑叅互綜覈施行等因到院准此合劄該道
及案令經歷司即便轉行各該衙門將六年以裡應
考官員賢否查取前來陸續呈院以憑叅互綜覈施
行

清查文職貼黃劄貴州道并案令經歷司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三

為清理文職貼黃事准南京吏部咨稽勲清吏事案
呈案照先奉本部送准吏部咨該本部題稽勲清吏
司案呈照得兩京及天下諸司文職內外貼黃及本
部備照貼黃簿籍年久不曾修理中間黃簿破爛損
壞脫落等因移咨前去煩照本部題奉 欽依內事
理欽遵并轉行在京文武大小衙門一體欽遵各將
本衙門并所屬見任帶俸添註公差侍親省祭丁憂
等項官員年甲籍貫初復除授年月日期陞降改調
歷過俸月有無公私過名備細脚色其致仕閑住為
事問革者亦要開寫籍貫并去任年月緊關畧節緣

由每衙門并所屬類造文冊一本仍希貴部催造類
齊差人送部以後三年一次造報以憑陸續開揭貼
黃施行等因到部送司除節年通行遵照外今照 其
年起至 某年止前項貼黃文冊例該造報案照到部
擬合通行為此合咨 貴院煩照吏部題奉 欽依
內事理將本衙門並轉行所屬文職衙門各將見任
帶俸添註公差侍親省祭丁憂養病等項官員年甲
籍貫初復除授年月日期陞降改調歷過俸月有無
公私過名備細脚色及致仕閑住為事問革官員籍
貫并去任年月緊要畧節緣由依式類造文冊一樣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三

二本希在次月終送部以憑類繳施行等因到院准
此合劄該道并案令經歷司即便查照該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催債糧運劄巡視上江御史

為朝 覲屆期嚴責有司正官以速糧運以俾儲計
事准戶部咨四川司案呈抄蒙本部案驗該本部題
雲南司案呈照得議單款開每年漕糧俱限十月開
倉十二月兌完開幫今照 某年又當朝 覲之期天
下掌印正官例該赴京在山東河南道路徑近起程
少遲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俱在十一月即離地方

於時漕糧正當徵兌正官往年以應朝為緊急視徵
銀為緩徵兌未完之數委之署印官綜理向來漕
糧徵兌愈期率由于此若不先期責成必至推
諉誤事至於某年分本色漕糧例應此時解到但南
直隸重罹災傷業經本部題准被災分數暫行改折
去後各有司合將折應與漕糧一同解徵以濟軍需
及今有無完解呈乞一併題請嚴催案呈到部為
照漕糧一事掌印正官乃其職掌而催徵糧銀亦屬
專責若使委之署印等官去者亦於解任代者便於
推諉以致徵兌愈期奸弊叢生甚且通同插和虧損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李四

國儲無所不至委應題請申飭然此在某年分
漕糧也若某年折色原因災傷議改殊非漕糧額外
亦宜急時徵輸抵解支放既經該司查呈前來相應
題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各該巡撫及咨都察
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備行布政司糧儲道嚴督各
州縣掌印正官查將本年分應徵本色漕糧并輕賚
等項及某年改折漕糧銀兩逐一先期催辦查照議
單規例務在十月以裡盡數完結嚴責里長大戶將
乾潔好米運赴水次倉廩銀兩貯庫方許離任仍遴
選才守兼優佐貳官接管署印如本年漕糧并某年

應解漕折至十月內不完結雖完而未起解及米色
粗惡者各掌印官雖經離任仍聽撫按官各指名題
參照例降罰候 聖明裁定 勅下遵守等因某年
某月某日本部尚書某等具題某日奉 聖旨是
欽此欽遵抄案到司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咨
前去煩為轉行巡視上江御史查照本部題奉 欽
依內事理嚴督各州縣掌印正官查將本年分應徵
本色漕糧并輕賚銀兩逐一先期催辦查照議單規
例務在十月內盡數完結嚴責糧里大戶將乾潔好
米運赴水次倉廩銀兩貯庫方許離任仍遴選才守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李五

兼優佐貳官接管署印如十月內不完結雖完而未
起解及米色粗惡者各掌印官仍聽撫按官各指名
題參照例降罰施行等因到院准此合劄本官查照
該部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五年 欽恤仰各道抄案
為 欽恤事天啟元年八月初八日准南京刑部咨
廣西清吏司案呈本年八月初五日奉本部送准刑
部咨江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內府司禮監抄
出該本監奏天啟元年六月初十日奉 聖旨是着
司禮監太監王體乾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高湧去

各寫勅與他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部送司案查
先奉本部送刑科抄出該本部題前事天啟元年四
月二十六日該司禮監太監盧受等傳奉 聖旨如
今天氣暄熱兩法司并錦衣衛見監罪囚答罪無干
證的放了徒流以下便減等審擬發落重囚情可矜
疑并枷號的都寫來看欽此欽遵查得萬曆三十九
年四十四年二次大審俱未蒙 勅命內臣審錄備
查得三十四年五月十七日該司禮監太監陳矩等
傳奉 聖旨如今天氣暄熱兩法司并錦衣衛見監
罪囚答罪無干證的放了徒流以下便減等擬審發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七

落重囚情有矜疑并枷號的都寫來看欽此隨該本
部等衙門 某等官 某等題稱萬曆三十四年係五年
審錄之期在外已經題 准差官外郎今天氣暄熱
又奉有前項 欽恤獄囚 恩旨在京應候 勅命
司禮監太監南京應候 勅命守備太監各公同三
法司堂上官會審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又查得
嘉靖四十五年九月內該本部覆題今後五年熱審
之期再添刑科都給事中河南道掌道御史同審以
示大公等因奉 世宗皇帝聖旨是欽此今照天啟
元年復該五年審錄之期在外已該本部題奉 欽

依差委評事等官魏尚賢等領 勅分頭前往南北
直隸并各省地方審錄去後及今奉有前項 欽恤
恩旨相應查照三十四年題奉 欽依事理在京
應候 勅命司禮監太監南京應候 勅命守備太
監各公同三法司堂上官并刑科都給事中河南道
掌道御史將見監一應罪囚查照節年事例會審奉
請施行等因天啟元年四月二十日日本部尚書 某
等具題五月初一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抄出送
司已經開具揭帖送司禮監奏 請差官會審去後
今奉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等因備咨到部送司案呈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七

到部合咨貴院煩為查照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等因到院准此擬合就行為此仰各抄案回道照依
題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

移各省直巡按

魚課勘合劄

爲魚課勘合事准南京戶部咨陝西清吏司案呈准本部浙江等清吏司付開^某年分魚課勘合字號道數到司已經案呈備用手本送赴南京內府戶科編印完備領回本司除將山西布政司并直隸河間等府州縣勘合咨送戶部外其陝西布政司并直隸寧國府勘合徑自呈堂給發所有浙江等布政司及直隸蘇松等府州縣河泊所等衙門魚課勘合係直隸各司分督卷查先年本部送准戶部咨爲查議銷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五 人

總計勘合事該本部題以後每年編發魚課勘合數目知會本部以便稽查仍移咨各省直巡撫都御史及咨南京都察院轉行各該省巡按御史通行所屬府州縣將發到魚課勘合查其辦過寶鈔若干如已填完勘合係隸布政司者徑申送布政司直隸府縣者徑送本府州每年終類總具奏本內備開所屬完銷過道數順付進表部運等官依限赴京進繳永爲遵守若有過違不繳及所屬仍舊徑自差人賣奏指稱科擾者即將故違官吏問罪發落責限完銷庶事體歸一文移簡便而舊制易於遵守矣

備咨到部送司通行遵照外合照^某年分魚課勘合相應通行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貴院爲轉行各該巡按御史通行所屬衙門一體遵照等因到院准此合劄本官即便查照通行所屬衙門一體遵照施行

一劄付巡按^某監察御史^某准此

四川 山西 河南 山東 廣西 福建 浙江 湖廣 陝西 雲南 直隸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五 人

會計牛羊劄

爲會計牛犢山北羊隻事准南京禮部咨祠祭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開該本部題祠祭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太常寺呈准南京太常寺關據犧牲所申照得^某年分祭祀合用牛犢山北羊隻例應預先會計申乞轉呈等因到寺理合呈請會計等因呈部送司查得南京祭祀牛犢山北羊隻內本色者例該行應天府江浦縣直隸和州并陝西布政司折價者例

江布政司并直隸寧國府今該前因案呈到
部看得太常寺呈稱爾京太常寺某年分祭祀應派
牛犢羊隻數目相應會計合行應天府江浦縣直隸
和州及陝西浙江等布政司并直隸寧國府俱同巡
按御史照例徵完其本色者揀選大樣純色務堪供
祀折價者秤驗足色用印封固各差的當人員領解
定限本年三月終解赴南京禮部驗收如有違悞人
員即便叅問仍行戶兵二部轉行經過地方應付牛
羊草料船隻以重祀典等因某年某月某日本部尚
書某等具題本月某日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抄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一百

出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咨貴部煩為查照本部題
奉欽依內事理轉行南京太常寺一體欽遵等因
咨部送司案呈到部合咨貴院煩為查照轉行各該
巡按御史督催完解等因到院准此合劄本官即便
查照督催完解施行

計開揀選本色

應天江浦縣牛犢一十五隻

直隸和州牛犢二十隻

陝西布政司北羊三十五隻

折納價銀

浙江布政司山羊一百隻

直隸寧國府山羊四十隻

以上每隻價銀一兩二錢

一劄付巡按

直隸浙江監察御史某

陝西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一百

移各省按察司

民瘼剴

爲民瘼事准南京吏部咨考功司案呈案照先奉本部送准吏部咨先准行在戶部咨宣德^某年^某月^某日早本部右侍郎^某於右順門欽奉宣宗皇帝聖旨恁戶部便行文書去各處軍衛有司知道但有蝗蝻生發着他遵依原奉太宗皇帝聖旨務要打捕盡絕敢有怠慢的拿來不饒欽此又查來樂^某年^某月^某日早吏部欽奉太宗皇帝聖旨各處有司多不得人所以日前勅吏部教内外文武官員薦賢才且如今年山東等處蝗蝻生時有司官各處隨時打捕却乃坐視不理雖有幾處打捕亦不用心及至朝廷得知差人打捕方纔盡絕這便是得那有司官不得人處若是得人處肯用心見他初生時便設法打捕了如何得這滋蔓恁吏部便行文書與各處有司知道明年春初驚蟄之時所在官司差人巡視境內遇有蝗蝻初生時隨即設法打捕務要盡絕如是仍前坐視致使滋蔓傷損禾稼爲民患害拿來罪他若布政司按察司官不行嚴督所屬巡視打捕拿來也問他罪便行文書去到十一月間再行去恐有怠

道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宣

慢的到明年正月又行一遍也着戶部知道軍衛家着兵部行文書去一般打捕盡絕欽此欽遵續於永樂^某年^某月^某日早本部於奉天門欽奉太宗皇帝聖旨今山東河南來奏蝗蝻生發已令戶部差人去督併打捕恐所在軍衛有司不行用心打捕盡絕以致滋蔓傷害禾稼恁戶部再差人鋪馬裏將文書去說與各處軍衛有司知道但有蝗蝻生發不卽設法打捕盡絕敢有飛跳延蔓者當該官吏與蝗蝻一般罪欽此欽遵已經通年行移在外有司并各該衙門但遇春初農隙之時即便差委能幹人員常於境內巡視若有蝗蝻遺種處所即便設法撲捕及多方尋掘種子務要盡絕如有別有重類滋生可害禾稼者一體設法除滅以消民患等因備咨到部送司已經通年通行欽遵去後今照^某年正月應該通行案呈到部爲此合咨貴院煩爲轉行各該按察司照依原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等因到院准此擬合就行爲此合劄本官即便查照通行所屬衙門一體欽遵施行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宣

三司案呈

經歷司禮儀

為禮儀事准南京禮部儀制司手本奉本部連送該
本司案呈照得某年某月某日恭遇正旦令節例

該南京文武大小衙門官員各具朝服監生典吏人
等各穿戴本等衣巾先於本月某日某時黎明赴

朝天宮習儀某日早赴本部隨班行禮其各官騎坐
馬匹俱於本部前門外伺候不許牽進衝突儀仗仍

照會典各官俱於前後三日吉服辦事等因案呈
到部連送到司奉此擬合通行為此合用手本前去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一

南京都察院經歷司煩為呈堂查照至期照例點

差監察御史二員糾儀仍行各道一體知會等因到

司准此擬合就行為此今將原來手本理合粘連呈

乞施行

司務廳歷事監生

為歷事監生事准南京吏部文選司手本撥送某等

道監生某等到院除收歷外今將各生姓名年甲籍

貫經書理合開報呈乞施行

計開

某道監生某年若干歲某省某府某縣人由某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五

一

各道堂呈堂揭

貴州道印信

爲印信事准某道監察御史某牒奉南京都察院

劄委掌管某道印務奉此除遵奉外今照本職又蒙

委掌某道印務所有前印合牒轉呈改委等因准此

擬合就行爲此今將前項印信理合呈乞改委施行

計呈某道監察御史印信一顆四角篆文鎖鑰俱

全

各城課程

爲課程事據某處分司呈報自某月某日起至某月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五 二頁

日止收過商稅鈔貫并折銀數目理合具揭開報

施行

計呈某門分司收過商稅鈔銀若干

各道巡風

爲巡風事今將本月某日夜點過宿風人役理合具

揭回報施行

計開

監生幾名 庫斗幾十幾名

吏十幾名 皂隸幾名

贊謹按謨詰尚矣春秋時辭命爛馬以藩其國也

今之公移無亦辭命之遺百司庶府意所不能通

者假郵傳以通之彼此相調如五音和而五味適

也公移顧不重與况御史臺以監察爲名凡百司

庶府之失職或不知或知而不言厥罪均焉參互

訂印則爲公移是繫顧體裁不同文質有底語云

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前案具存斯亦考鏡之林也

爰哀輯之分爲二則起義者曰憲務類循例者曰

日行類庶幾業是官者得以覽觀焉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五終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五 二頁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六目錄

藝文志

箴二首

太歲箴

前堂

憲臣箴

中堂

記二十九首

南京都察院題名記

南京都察院重刻題名記

操江都察院題名記

操江重修總府并題名記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目錄

十

孝

浙江道題名記

重修江西道題名記

福建道題名記

湖廣道題名記

河南道題名記

山東道題名記

山西道題名記

陝西道題名記

廣東道題名記

廣西道題名記

徐階

葉向高

龔大有

楊朝鳳

邵寶

楊銓

陶麟

張彥果

吳彰德

吳彰德

吳彰德

方鳳

四川道題名記

王祿

貴州道題名記

鄭蔡

本科題名記

跋附

提牢廳題名記

方鳳

司務廳題名記

張乾

經歷司題名記

蔡時

經歷司壁記

黃綰

照磨所題名記

跋附

陳紹

京營京倉題名記

張守誠

京管題名記

祝世祿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目錄

十一

孝

上江題名記

俞稷

新修上江察院記

王學夔

新建中城察院記

耿定力

重修浦口城巡屯察院記

江汝璧

操江改亭丁公去思碑

陳繼儒

序十一首

皇明奏疏類鈔序二首

呂藎

姜寶

留臺奏議初編序四首

朱吾弼

李雲鵠 孫居相

蕭如松

留臺奏議三編序

張邦俊

留臺奏議三編序

趙紱

留臺雜記序

符驗

掾史芳規序

耿定力

江防考序

吳時乘

續刻江防考

王篆

排門條編便民冊序

焦竑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六目錄 三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六

藝文

序煌煌天文爰立執法儆爲國華人文孔洽惟

此憲司鴻裁匪乏或紀官常或訓檢押瞻言顧
之用資輔夾志藝文第八

箴

太微箴 前堂

太微執法御史象之周官小宰則維其司耳目乏寄

綱之紀之爲其舉措休戚係之爲其邪正善惡隨之

激濁揚清時汝之休吐剛茹柔時汝之羞毋玩法以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四

偷毋怙勢以仇讐我彛憲時汝之尤毋皦皦沽名毋

庸庸保祿毋毛舉細事毋蜩與大獄剛果正直神介

爾福陰賊險狠天厚其毒于氏父子世尚其賢亦有

延年蓋父之愆持斧作威侍寵一時冤魂塞路持此

安歸有盛斯冠有朱斯衣德不稱服中心慙怩神草

指佞神羊觸邪顧忌畏避爾之職耶勁松不屈鷺鳥

無朋如霜之清如衡之平不幸遇患亦全令名旣銘

汝前寔銘汝心敢告斯僕敬服斯箴

憲臣箴 中堂

惟辟代天立法又民秉德率下職在憲臣隼夫直指

周建漢因彝典昭揭用禮體仁刑以弼教戢競革弊
明日達聰授節方巡冰霜時肅以達陽春政瘵情遏
恫瘝乃身黷貨滅公憐天怒神正已正人孰敢不循
紀綱以正風俗亦淳憲臣司政敢告侍賓

記

南京都察院題名記

南京禮部尚書宜興吳儼

御史之名見於周官其初止於記事而已秦漢始置
大夫位亞丞相一等其二曰中丞掌四方奏事糾繩
姦慝以肅朝廷紀綱職於是乎始重奏唐以來隨時
改易官稱不同或無正員而以中丞主之或又以他
官兼之至於職之所掌則未之有改者其公署曰臺
曰寺曰院亦不能無異焉洪惟我朝 太祖高皇帝
平一四海之後稽古建官罷丞相設六部以分理庶
務又設都察院立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
僉都御史以爲諸道御史之率然六部各有專職掌
選舉者語貢賦則謂之侵官掌兵戎者言刑獄則謂
之越職惟都御史得而言之而又得而理之其職不
既重矣乎今之左右卽古之所謂大夫今之副與僉
卽古之所謂中丞今之都察院卽古之謂臺與寺而
以都稱則前古所未聞也 太宗文皇帝遷都於北
兩院對置乃稱南京以別之自置院設官至於今百
四十年矣居其官者亡慮數十百人而院無題名無
所於攷今右都御史歙縣洪公右副都御史內江蕭

公旁求博訪乃得左自詹公徽而下九人右自湯公友恭而下三十三人副自曹公九臯而下三十七人僉自高公翼而下五十五人將以勒諸石間以示余其徵爲記嗚呼事多廢於因循人易忘於久遠今之所載其能盡而無遺乎歷指其名而問之有知其賢否者乎載之不盡是舉近而遺遠也賢否不知是小人之幸而君子之不幸也爲政之弊莫大於是而可不爲之嘆乎惟詹公徽以剛斷嫉惡聞唐公鐸以重厚無庇聞載於太誥故人人誦而知之厥後風采知鹿邑軒公剛毅如曹州李公精察如寧德林公忠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七

孝

直正如三原王公謹厚如華亭張公清肅如安福張公其言行在人耳目有不可得而泯者餘則不能盡知非其人之無聞也世遠而莫之徵焉耳是則題名其可謂不急之務而緩乎哉君子謂是舉也其善有三百年之廢墜一旦舉而行之一也既往者藉是以傳二也後來者觀之而有所勸懲三也一舉而三善集焉其可以不書遂爲之書

南京都察院重刻題名記

大學士華亭徐階

南京都察院故有題名正德丙子丁丑間右都御史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八

孝

歟洪公遠刻宗伯宜興吳公儼記至萬曆丁丑前後題名者凡爲都御史左二十一人右六十四人副都御史左右合七十三人僉都御史左右合一百一人於是距始刻之歲甲子一周而自畫且漫滅矣右都御史義烏吳公百朋磐石重刻之未成入爲刑部尚書明年右都御史崇陽汪公宗伊繼至以書謂余曰願爲記之庶於正吾身以率吾屬者有助焉爾按都御史之設倣於漢御史大夫而官稱署名與其得統率十三道之御史糾繩姦慝肅紀綱以佐天子賞罰黜陟之政則制莫備於本朝豸冠象簡特異諸司其所居院列戟樹栢森然翼然亦視諸司加嚴且重古今稱法官之長過其門者咸悚然曰此飭法之署也然余聞古昔盛時治雖未始廢法而尤必以身爲之本故其求諸人必已之所有非諸人必已之所無尚德禮緩政刑務以感發其愧耻之良而使各復其秉彝之善及其盛也勸不待賞威不待怒彬彬師師姦慝消而頌聲作則身教成而無所事法之效也三代以降治不本諸身而顛顛焉唯法之務誠論之弗率則設官以糾繩之曰大夫曰中丞曰殿中監察諸御史貞日益象權日益隆然而紀綱卒未盡肅姦

應卒未盡殄此其故可知矣今明主建極於上自朝至百官罔不承式所謂都御史御史尤極一時之選萬民四方蓋已莫敢不正而公之心方益思有以率其屬惕然若有所歉于中也豈其慮後世者深乎抑有慕於不賞不怒之盛也公行且遷去使凡繼公者皆以公之心爲日以正自檢勵不論於終始不變於險夷不撓於毀譽得失毅然樹軌範廟堂之上而風聲意氣鼓動激觸旁及于海宇則豈惟糾繩所及姦慝殄絕綱肅卽古之盛治可漸而覩也昔唐肅思謙爲中丞自比於鷹鷂鵬鶚余以爲思謙固不足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九

考

道若王元之記待漏院司馬溫公記諫院其文偉矣然元之較量於寵祿罪謫之間則事涉於爲利溫公懼後之人指而議之則意猶未免爲名皆於正之義未盡也故茲不復舉爲公告而獨於身所由正者詳焉公嘗輯表忠錄論議激烈讀之使人興起夫忠與正非二道也張南軒有言伏節死義之士當於犯顏敢諫中求糾繩非敢諫之一歟覽是刻者合表忠錄觀之於公所以思率屬之心當默而得之矣

操江都察院題名記

禮部尚書華亭陸樹聲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十

考

我國家奠鼎南服蓋古者鎬京豐邑之地也高皇帝設九列羅五衛以控之其法森嚴精詞計無復可議而又別立御史建中丞肅彈壓江介凡以護陵寢捍淮揚下局十二郡之鎖鑰雖專督江防而環海之金湯寔是焉賴頃歲朝鮮中寇東南眷眷懼無有寧宇天子顧根本重地特有宣遣非他御史比乃以楚石陳公臨焉公曩爲松司理以廉明徵晉侍御歷踐名藩至是復領陪節北省南臺出入惟長可謂盛矣公剛正君子也其志在經世而蒿目時變不敢以具文稜體塞責甫視事遂疏讀文武之賢者又

一二姓名以徵信于可可否則七尺宵碑儼然嚴于千秋竹簡矣陳公曰豈惟是不佞起家司埋且以操爲爰書可懼哉語有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故不辭而爲之記以詔後之徵名實者

操江重修總府并題名記

大學士福清葉向高

國家創業金陵以江爲險其後都燕則金陵爲留京南北並重六曹九列無不具官而以御史中丞視師江上命勲臣爲帥上至潯陽下至姑蘇凡游徼戍卒餘艘舳舻之有事于江者皆隸焉以時訓練蒐閱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十一

孝

繩其竄情而備其不虞鉦鼓之聲烽堠之警千里相望有臂指之勢蓋屹然南北之巨障也出江東門二里許有公署曰總府建于江干演武場前前後夾河而爲闌閤所蔽署亦久不治寢以榛蕪屬襄城伯李公中丞丁公謀之大司馬孫公少司馬耿公爲請于朝下少司空徐公鳩工庀材一新其舊而將吏士庶莫不翕然改觀屬余被綸扉之命李公丁公送之江干李公舉酒而言曰古之善爲師者居則建牙行則菱舍油幢列戟鈴閣分麾若是嚴也以吾儕之備在干楹而視事之區剪然弗治其何震之有乃今

經之營之幸有寧宇大者天子寵靈次則中丞次則司空吾子游茲地久茲役之興適與行會請一言記之丁公加爵而言曰古之善爲吏者必視成事前人之得失後人規焉故百司庶府咸有貞珉用示來許乃官於總府者自二百年來以至今日卽嘉隆之際已不能盡稽姓名况其遠乎及今不圖後將焉考吾子其并識之余唯唯茲府之建畫江而置戍蓋取諸坎與師坎之義爲王公設險而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師之象則曰君子以容民蓄衆夫非容民蓄衆不足爲師非德行常教事習不足爲險此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十二

孝

沿江上下綠林潢池時復竊發廣陵京口之間煮海之徒出沒爲奸莫之敢問是亦南國之大憂也當正嘉時流賊劉六劉七輩往來江上無能發一矢而島夷以五十人蹂躪畿輔橫縱千餘里如入無人之境吾不知其時在事者爲誰論世而考其人夫庸非茲官之辱歟懲前事察亂萌深惟設險之義以張皇六師奠安根本是在今日其亦丁公與李公之微意也余故書之以俟後之君子有所考焉李公諱承功世封襄城丁公諱賓嘉善人辛未進士孫公諱鑛餘姚人甲戌進士耿公諱定力黃安人辛未進士徐公諱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十三

李

大任宣城人戊辰進士

浙江道題名記

本道御史武進龔大有

朝廷設十三道御史所以振風紀於天下銓衡獨加重而慎於選擇者焉凡居是官其人品事業巍乎出數者多惜乎世遠人亡莫傳於今景仰前哲幾欲稽考而未及一日貴州道陳君子弘持帖面示乃洪武迄今諸道長姓名披閱舊卷而得之也遂拜而謝曰君誠先得我心所同然哉喜慶不已卽命工立石座右以鐫之昔司馬光諫院題名使後人指示某也忠

某也許某也直某也同而昭示無窮予亦朝夕觀覽以切思省抑亦以啓將來之注目云

重修江西道題名記

本道御史北地楊朝鳳

御史之職始於周重于秦秦以後伐天子以巡守莫得而易焉勢不容易也政之臧否事之巨細民之休戚皆代天子而問所謂臣作股肱耳目者自三公以下厥儷鮮矣哉太祖高皇帝開國肇設十三道道設監察御史見于職掌諸書者可悉也其職之重彰痺善惡振肅紀風大抵如前之云云見于憲綱諸書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十四

李

者可悉也正德辛巳南京江西道之弊也監察御史李君大昕楊君天賦相與謀曰此御史事事公署也吾爲御史而任公署不治若此吾甚耻之然治此司空氏之所有事也必移諸司空氏非積歲月量材用不可況有損于上有勞于下非吾輩意也古之人有不拘于法亦不大戾于法者千載之下議者不之非吾其自圖之于是用出于俸官不知費工出于募民不知疲經始于三月六日訖事于五月十八日首尾纔週季耳蓋庶于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者棟宇則煥然腐朽者新矣丹青則爛然剝落者復矣吏士則欣

然踟躕者安矣又且爲穹碑以紀重修之歲月而并稽國初至今爲御史于此道者自鄭君賜而下得五十六人分註于碑於戲二君之意豈止不泯其人而已哉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況人踰半百又寧無可師者也此二君意也二君職業之修舉劾之嚴爲一時名御史然卽是固可占其餘矣近李君賜金幣楊君加俸級固足徵而非予之敢爲諛云因爲紀遂附于後且告夫來者

福建道題名記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十五

孝

戶部左侍郎無錫邵寶

正德己巳秋貴溪徐君盈以行人擢任南福建道監察御史既上之三月其僚任君賢王君鼎皆有使事出徐君署焉政暇閱故牘得前政氏名之悉乃謀諸二君立石於堂序書而刻書來請記歲月惟我朝制天下十三道設監察御史數員入則廷規出則方按凡天下事皆得言之是謂風憲與百司體異其在留都務若少簡而建官故如封章馳達人評物議往往尤爲公論所屬是故一疏朝入夕宣于朝旬月達于四國是非當否視施於政令間者顧若顯且速焉

凡諸君子銜繫官署而名在天下亦何必指議於碑刻間而後知之也哉然論人者必原其初必究其衷必徵於終三者非久莫深非深莫悉夫然故在一時亦有遺論焉而或輒爲別白曰此忠此佞此正此邪烏乎可哉必也時移地改生乎後者歷指而叅稽矩絜而長度細較而鉅量然後其論可得而定此名之有題所以汲汲于前輩也君子猶以爲未盡者謂有鄉評焉有風謠焉有史傳焉而不止乎是雖然非茲石則氏名不聚氏名不聚則妍媸莫辨論烏乎施况彼數者皆有詞於筆洵武或失之叔段窮奢或失之子儀而隨且隱者又常情所不免也今是石也氏名之下字書貫書出身書歷官書而不書政行寥寥數字若將闕疑以起問設問以待對者而天下之公出焉前監後觀而中以自考於方人得已之道古之所謂官箴者亦何以加于此哉諸君之名於是乎可徵矣是爲記

湖廣道題名記

楊銓

是惟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之所題名也自洪武迄今凡若干人予與王君子升稽往牒得之題諸石以

永其傳旁注其貫址歲月又或及其稱字與陞涉所到蓋題之自今始故遠者略近者詳焉王君謂予當記其首予曰義哉斯舉誠不可緩歟斯昔人所謂題前政之名氏以爲記尚爲近古者歟我國家張官圖治惟御史爲耳目重寄其擢任之道比他官特慎其選而所以威其或違者實倍以嚴令甲昭昭可攷也夫所以選之慎戒之嚴匪他望之重以專道固所當耳故御史以天下事入得言之聖天子初服從諫如流正爲御史者得自效之日則其思齊於人也曾謂可獨緩乎夫取善以進於天下爲至要之諸公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十七

孝

皆天下士也其間豈無能振綱頓紀戡耳目之寄爲後人師表者乎睇之則是在我焉爾寧得而過之哉顧不肖無一長可錄人之善將望望焉導人之必至誠謂之何哉脫或諒其衷而過以見賢思齊與之是則幸且慰焉庸僭書之

河南道題名記

本道御史吳縣陶 鱗

洪惟我朝置南京都察院十三道設監察御史所爲紀綱之地耳目之官也責莫重焉甚矣稱之之難也乃若河南一道又重以甄別之寄蓋視之諸道爲

難矣鱗無似承是道之乏茲甫六載誠懼夫夫已注者之失紀而將來者之無稽也乃謀諸同寅曹君之乘爰勒其氏名于后邇而上之凡得若干人焉嗚呼駁歷後先事業亦異或德厚望隆功施社稷或直言敢諫力裕回天或識深器遠鑒別晶明均之爲善也而其間抑否是與大不類是者亦容有之在取之何如爾傳曰見賢思齊賢見不賢而內自省信斯言也思之省之固吾責焉視斯玩斯萬一有感則其勇往精進之勢猶以川涌而失激矣疇得而禦之哉曹君曰是也是也遂書之以爲題名記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十八

孝

山東道題名記

張彥果

御史古官也我國家肇建兩京始因御史臺爲都察院分置十有三道專設監察御史員而任之以耳目紀綱之寄天下事無弗得言者而又類倚之以行名雖相沿責甚隆以重厥惟艱哉正德庚辰彥果與同年董昭仲甫承乏於茲恒以弗稱是懼思欲鑒觀前修顧近求之數載前已不可悉稍遠益寥寥矣因相與歎題名之爲闕典也今年夏適諸臺友詢謀僉同乃發故牘而羣閱焉是道得凡若干人彥果輩乃

定可爲法可爲戒較然在目顧後之取法何如耳一
矚目之餘而人鑑不遠豈直題名而已哉後之視今
猶今之視昔不知後之人又將以我爲何如哉

山西道題名記

吳彰德

南京都察院置山西道茲若干載是道之監察御史
茲凡若干人矣邇者適不肖署茲道事謹次其氏名
俾刻之石竊惟御史之職昉于周官秦漢以來因而
弗廢歷唐迄宋漸以諫顯迨入 國朝其委任尤匪
輕蓋職六察天下事非惟槩得言實槩得行今稱其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十九

李

衙曰監察御史重可知矣士旣發身科目咸願爲御
史將資是徐攄所蘊以自効非便私圖也雖然夫人
心必有見而後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感生
於見也必有激而後思齊傳曰跛螭不已亦至千里
言齊基於激也嗚呼此山西道題名碑所由立乎弗
碑其疇與見弗見其疇與感弗感其疇與激弗激其
將疇與齊哉久矣碑之無容缺也矧 且科以本名
臺端所庇以爲重者凡一切奏牘刑名事胥此焉決
故惟擇 型而居之前陟後代迄無期已以卷石而
置壁間其胡能永盍廣諸喬子曰都吾之志也子如

廣之吾其與圖之宋子曰俞是惡可已爰謀諸衆以
指掌道分直餘若干金命工龔石刻日成之記仍其
舊與同善也名通其初 同體也質虛其餘俟諸後
於無窮也於戲其公溥哉工訖屬余跋諸末英弗獲
辭乃作而曰夫本科題名題主斯科者名氏也已胡
與諸他然觀其名者固將得而議之矣不曰某也何
如則曰某也何如旣或指而評之又或從而訂之名
之所在固有實弗容掩者矣於戲嚴矣哉余以是懼
名之弗題也且將懼題之弗名也甚矣哉題與弗題
之懼懸也猶未卜來者之懼亦猶夫今之懼否也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二十

李

陝西道題名記

廣西道御史吳彰德

南京陝西道監察御史題名碑以是歲十月告成彰
德也適署道事嗚呼古今天下之豪傑亦衆矣其歟
歷後先行藏利鈍譬猶之十指不可槩齊也不幸而
失紀歲久磨滅率論於無有者何限其獨陝西之一
道然哉圖之有弗預謂盡出於數可乎此茲碑之所
由置也諸先進者之氏名于是乎吾得而盡知之矣
其是是非非吾得而訊之善者吾崇其否是者吾得
而議之名不可輒廢實不容于終泯無以私而隱無

以忌而弗揚焉公道素明雖萬古可得而見也矧近在百數十年間乎其可畏矣夫我聞之也人心必有觸而後動必有感而後應動生于觸應生于感也魏乎座左此何爲哉山迴斗轉羣焉俱列惟無觸觸斯動矣惟無感感斯應矣顧盼之下尉有餘師古所爲相觀而善者豈誣也耶蓋自吾之署是道也聽言前修重增憤悱亟欲與之齊莫之爲力尋痛自鞭策若將不暇給然者其爲裨已非淺矣則嗣是而蒞之焉者又將何如哉觸之感之動輒有稽而園檀他石之念如或啓之復自計其氏名得與列于茲後之人將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三十一

從而陽秋乎我無所于貸則日刮月磨當弗懈且益奮焉其爲裨也大矣是不可少也是不可少也傳有之以人爲鑑可明得失信哉嗚呼然則茲碑也亦人鑑矣乎

廣東道題名記

浙江道御史崑山方鳳

同寅熊君士勉雅朴好文各道立題名碑碑各有記君每至輒諦視熟書予詰其故則曰某承乏廣東道方將有此舉凡某所欲言諸君皆已預述求所以少變其說者久而不得奈何予笑曰諸君所述得無以

其忠某佞爲說乎曰然得無以某也可師某也可戒爲說乎曰然予曰然則君之記有說矣諸君所指者皆以前輩爲言今君獨以前輩自處而求所以作則於後輩者何如耳必將反而思之曰吾之居是官也將忠而可以爲法者乎將佞而可以爲戒者乎抑非忠非佞無可師無可戒依違苟且隨逐行隊泛泛碌碌循默以充位者乎因名以責其實因外以求諸中因人以省諸已因後以謹於前則知實者名之主中者外之操已者人之的前者後之準而凡所以修其身者自不容于不慎矣然則茲石也不獨爲君之盤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三十二

廣西道題名記

本道御史吳彰德

南京都察院置十三道道置監察御史蓋視輿圖之延袤而置之也置廣西道者粵自我太祖高皇帝應運龍興廓清寰宇兼自粵西達桂林象郡尺地寸土皆囊括中物則廣西道實視是而置也曰南京廣

西道也我 太宗文皇帝既定鼎燕薊復置北十三道此則各冠以南京焉者別之也自南京之有廣西道卽置監察御史迄茲閱百數十年矣星移歲換幾於湮滅其賢與否卒莫之或詰見聞弗逮而觀懲之道寢以微焉是惡得謂之可乎間嘗與周寅長弘道君議之適命數吏分披互訂凡得若干人次之題諸石略于遠詳于近勢也或謂茲特其名耳如實何哉夫豈知實不能卽得而名焉僅存循其名猶徐可以稽其素是是非非當有公論妍媸靡定明鑑故懸也誰得而遁又誰得而廢哉名誠不容無題也碑成彰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十一

德也喜而記之嗚呼數尺穹然羣公具列耳目攸寓考問當滋諦師固在旁左矣吾師前人已偕勒氏名茲石俟繼是至者復列于后將邇而求之常相師於無已他日有登台輔樹大勲業銘鼎彝者未必非茲石基之也其關係顧不洪歟但未知吾將爲善師乎將爲不善師乎是則可懼也已卽不敏當相與懋之

四川道題名記

本道御史聊城王 祿

四以道題名碑舊未有也正德庚辰予承乏試職時武宗駐蹕南都法司稽 國初獄事承傳 旨也

閱卷因得本道御史蔡君浩以下姓名若干敘錄之蓋十中之一二餘則不能考矣予邇慨然歎曰名之顯晦亦信有數也繼而茸廳事因僦工琢碑以志之予卽以公出時掌道事者趙君光也遂任其事適孟君易至相與贊成之屬予爲記失我 太祖受 天明命定鼎金陵法古建官設都察院卽有四川道若御史矣後 太宗建都於北始以南京二字冠之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二十四

庶後有考焉耳夫有名必有實事久則公論上下協一無勢格無形隙有弗議議斯諸矣有弗行行斯公矣一時事論倚以爲重明年秋維嶽陟去洪公暨成都蕭公河南任公乃以賈君會期代朝鳴又偕會期以興廢之端不可使後無考鳩工伐石將題名其上屬予記之夫惟正已而後可以格物惟受言而後可以進言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事也茲固風紀共事之地推擇資望亦有用善取中之義今之不以私害而選者又惟其人則誠美矣美而弗傳與傳而弗遠茲戲茲石未磨亦尚可畏也哉而况有不專繫於石也

哉

正德十二年丁丑孟冬之吉

賜同進士出身試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高安朱寶昌書

貴州道題名記

雲南道御史鄭纂

御史之職見于周官歷秦漢晉唐以來更稱不一洪惟我朝初置御史臺洪武十二年始改都察院分設各道監察御史激揚風紀入廷規出方按而銓衡每慎于選擇焉者責任匪輕也自永樂建都于北兩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六藝文志三十五

院對署始別以南京二字而各道與百司體異亦以南京二字別之永樂十九年革北京道設置雲南貴州二道共十三道自後歷歷有人第世久氏名未題而功業之在當時者未紀正德壬申南京福建道監察御史徐君盈倡之而本院題續于乙卯歲立慕與同道陳君克恭李君繼宗恭惟思前修不可名紀因稽故牒續得先哲之氏名合而鐫之微司馬公諫院題之意各以年紀名因名考實係焉若夫某忠某詐某直某回與某功業之何如自有夫人之公論在

本科題名記

湖廣道御史高安朱寔昌

國家定鼎兩京設都察院以總風紀分十三道以各隸其道之事其不在道者則析而麗之凡百有位雖其長貳僚案皆得糾察自選舉禮儀錢穀甲兵刑法工役之事無大小不當問故政務視他爲繁故事都察院有御史二員視奏牘掌法司事蓋推擇資望而居之近惟北爲然南不知廢自何時正德十一年春大中丞新安洪公濟寧趙公鞏昌范公議以南北事體宜一始復厥舊于時王君朝鳴王君維嶽實膺是選二君謝不敏不可朝鳴廼偕維嶽公言曰茲惟專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六藝文志三十六

乃理今而後他差遣無次復論可乎僉曰諾又曰事不能無可否也尊者爲亢敵已者爲專能無是爲嫌乎僉曰諾事凡繫於公者大者一一揆度之而爲人自建白可專罷行者斯不與乎僉曰諾廼即院之右翼廳以事既而出則行之上逞三諫下專六諫有所謂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廟堂則宰相待罪噫此其職豈易稱哉先儒程子曰臺諫之任朝廷綱紀所憑正謂此也惟昔諸君所以當此而克艱義政以成弼諧之功者從可知也雖其去而陟明以大所施將天下稱之史冊載之後世傳之若無俟于此

而其過化作則之地吾後來者固不容恕夫昔之君子嘗尚友千古以論其當世行事之實矧其歷迹伊邇而散漫淪逸久之則無所於攷此誠後來者責也萃而合之題而記之上下百五餘年某也東西南北之人之不可卽侏頽黔哲之狀之不可親而其言論風采聲光樹照猶得指其名而稱品之若羹若牆時或有見寅寮之情藹如也而豈徒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敬恭之心翼如也又豈徒哉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思齊之念勃如也作於前者賴以傳嗣于後者賴以興然則斯舉也事以義起而釋善昭遠之道彰矣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二十七

夫豈容緩哉嗚呼此吾之汲汲于前人也若夫要原終始精別得有所據卽其一二以考論其世雖問不能齊皆我師也爰自以年而其邑里履歷所可知者各流于下惟是尚或遺逸且無以悉致其詳爲歎焉爾遂命鑱諸石樹于座右乃虛其下方以俟來者嗚呼是誠吾黨之永鑒而世道亦可以互見之君子之觀於是舉也而豈徒哉而豈徒哉

跋

南臺本科舊有題名石一方前鑱記後鑱名貫址發跡歷歷可攷作之者固將垂於世期不磨也於戲志

亦遠乎哉柰歲久石既繼者無所容英方屬意未果仰山宋子至一日謂余曰茲可以弗續乎純額定所執于師戒之間則觀者其孰無權衡惟夫垂戒之名或自我始吾謂此懼耳書以記之且以自警云

提牢廳題名記

方鳳

南京都察院司獄司提牢廳舊有題名碑同年朱世光記之詳矣今 皇帝繼統刷故剋敝萬政一新自府部寺院諸司而下咸有興革罔敢弗循罔弗敬且畏安福王公以右都御史來主院事松滋伍公廣平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二十八

胡公實副之同心一德順承休美凡院事無細大搜閱立款昭揭左右以圖水式武進曹君時用適有督獄之責承三公之意條列獄務之宜者以告三公曰可又謀於同寅僉曰可君廼買石書氏名前記所未及者洎事宜並鑄而虛上方委鳳爲記鳳惟上焉者不作則下之人何所承下焉者不承則上之法何所用故古之論治者必曰有是君有是君而後有是政豈虛言乎哉今以 聖人在位作則萬方將以率下也而三公承之三公能順 天子之則舉而敷之內臺而曹君承之 君令也行於臣上行也效於下令

之者不取必承之者不取悅不謂之治世之象吾不信也風嘗聞君之所謂事宜者簡而當曲而中整肅縝密之中而每寓乎寬仁惻怛之意蓋所爲仁義並行之術酌量調劑輕重不爽其用心亦勤矣後之督獄者其毋輕視而易處之求君之用心以期不負於三公不負于 明天子斯可矣若夫名氏之列記於前記故略之然其人品之高下支行事業之醇疵後之人有公評焉非鳳之所敢知也

司務廳題名記

本院司務張 乾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二十九

國朝建都察院以章軌貞度卽古御史臺周官小宰之職也凡厥政務則御史分焉都御史總焉綱紀昭昭矣典司章奏綜理移則有經歷司存迺若文書出入疇專稽驗職役勤惰疇專督責政行遲速疇專酌量則司務職也仰惟 太祖高皇帝勅諭有曰司務之設職專任重其所磨也甚出非常惟克果斷乃無後艱若勤于督責精于銷註使各衙門官吏皆不入刑憲之所其才能稱堂上之任矣矧凡差委刑獄干涉本院者得與查檢凡有不公不法廢曠貪暴者亦與糾劾其職任有如此故選法列銜除授特超品次

非考居先列者不與焉夫憲務攸前官法攸係官法而政出罔法人得以辱官箴謗也司憲而自持弗憲人又將曰徒法也已罔法裂紀徒法淫威茲職詎易易舉哉是故督卒必勤慎稽驗必精詳酌量必果毅勤慎足以服衆精詳足以底績果毅足以惕斷允若茲其庶幾乎克供厥職不負我 聖祖勅諭之諄切也後先職茲者若干人舊無壁紀姓氏且亡先是沈君淳爲此慨謀紀 顧自牛君綬而下僅得八人焉而已戊戌歲奉 命承乏茲職公餘偏及庶務竊見歷年卷宗積久失緒臨政漫不可稽弊端滋甚迺呈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三十

請裁處遂承堂命會同御史 符君驗相與清理兩月次第秩然先任諸君存故牘因得檢閱悉詳其人雖藉由莫之盡考而自洪武迄今姓氏歷歷可數得三十有五人焉乾弗量敢僭備紀其名于石而爲之記嗟夫有記以題名因名以核實後之人得歷指曰某也守法某也罔法或有所興起懲創則茲記之鑄諸石固不爲徒爾也乾夙夜祇懼爰述職任之槩以自警且以使繼之者得于觀感咸知所自考云

經歷司題名記

本院照磨新昌蔡 時

國初經歷以贊政於御史臺而貳之以都事謂之經歷司未幾御史臺易爲都察院而是司繫之迄于今蓋百五十餘年矣蒞政于茲者蓋亦若千人矣而名實寥寥悉就湮漫無紀也正德庚辰春都事洪君巨夫考績濱行經歷楊君廣之適履任焉洪君乃言曰古人于蒞政之所必記之有以也懼乎往者之易忘而將來者之無攷信也無賢無不肖俱付之湮漫無傳之地古人所未忍也久矣吾司之無紀也吾甚缺之余行矣無及矣雖然得君吾無憂也楊君曰噫是誠在我夫伯什年之廢墜吾恐不能一朝以盡復也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三十一

君之志其將爲瞻視之美耶其將效規摹規而求無愧于是邪抑別有所慕效而將來以作範于後邪後人之於二君亦二君之於諸君子也其是非必有歸矣吁其嚴乎

經歷司壁記

本司經歷黃 綰

國初置御史臺設御史大夫中丞及經歷諸御史等官以持風紀以定邦是又五改爲今都察院改大夫中丞爲都御史改經歷諸御史爲屬都御史掌院則總治其綱諸御史列道則分治其職其爲風紀之重也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三十二

人皆知之然而典司章奏承宗上下四方內外事及凡差委刑獄之繫於院中者所以酌量當否籌運機宜則皆經歷之責人猶未知其重也若經歷得人嚴其身盡其心則一院之事治不得其人不嚴其身不盡其心則一院之事廢而不治是則經歷司之官雖卑繫於風紀之重而開於國體生民之休戚者實不少矣故憲綱所載其選用之格同于御史須用公明廉重老成歷練之人不許以新進初任及雜行克用凡有不公不法及曠職廢事貪淫暴橫者許與堂上官御史互相糾劾其不輕而重也昭然矣夫何

法久而弛官久而曠又或用非其人不思責任之重
依違竊怠漫不可否猾胥賤隸得倚爲奸舞文弄法
靡所不至積穢藏竊難以枚舉都御史體當尊重而
數遷體尊則不下親選數則不暇問故是踣弊不振
有如此者非一日矣殊非風紀所宜予不才病廢止
谷繆爲當道論薦來補茲司堵茲廢墜夙夜兢懼弗
克舉爰考職業之槩書之于壁以俟後之觀者庶幾
有感補予不迨以不負 朝廷建官之意則予之責
可追矣

照磨所題名記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三十三

陳紹

御史臺古有檢法管勾之官職名磨勘司卽今照磨
所也是御史固爲周官而所亦爲古制我 祖龍興
淮甸定鼎金陵建立官司共維天下首以都察院爲
風紀重地所以責其貞肅激揚振威聲以帖天下者
胥此故院僚視前代加詳復增檢校以贊案牘之繁
今 上御極以南臺事省于北乃罷增於是照磨又
專任矣夫設官事事者 朝廷之制顧名思義者臣
子之職是故名弗列則賢否弗得而彰也賢否弗彰
戒無由而鑒而奉職之道荒焉耳矣本院自堂

至諸各道咸有石刻記名而獨缺焉近有山東歷城
方子懶鶴者適來蒞茲任景尚名節而圖其所缺迺
先謀諸僚友共白於堂請立石搜列前任名氏以彰
往勸來箴日命工有期矣屬樓山陳予記焉樓山子
曰君之所以重若事而弗容緩焉者何居夫自結繩
之風微而政教徵諸曰契故案牘實官司之所必不
可廢者猾胥受賕深飾情貌日環伺夫上之人舞弄
文巧以病民一檢詳之弗逮則倚法恣奸弊叢案寔
政麗而法舛刑濫而獄枉往往有之若此者害則匪
細而憲責亦罔因以塞故照刷磨勘一舉焉而前弊
頓追則其所繫果輕耶抑匪輕耶是可識矣彼法曹
之獄則皆聽評於廷尉臺獄則皆結正於勘磨中間
稍有干違憲度必一一齊之以律然後 聞是猶
不重乎然怠者以弗知重若視爲乏常欲垂勸懲實
在今日其容已予於是方子遂立石歷登往者姓字
貫址昭揭其上將使後之人指而議曰某也職勤事
舉而用著者是無忝臺列者也某也職惰事弛而績
用隳是有忝臺列者也類有善惡之迹而勸懲之道
昭矣後來繼今率揚勉勵毋鰥斯職一以不負 聖
朝設官之義意一以翊贊憲臺紀綱之風裁則方今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三十四

日之舉諒不爲虛勞而職之克盡亦樂見於茲矣遂書以記

跋

夫司所者之名氏舊無題焉題自懶鶴方子始也而樓山之文亦方子之所乞也方子振積書而師往跡尚論其名氏於二百年案牘之中遼邈而稽索之繆渙漫而檢閱之艱欲無遺逸其可得哉東洲劉子繼方子而司所事因揆其人之弗當於時也于是深遺逸感固備具之圖遂徧搜斷續復得其名氏一十有四乃爲增刻其列名也本其時無跡無遜焉其紀父

南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三十五

也因其舊無筆無削焉其舉事也師其意無泥無必焉君子曰茲舉也劉子有三善乎舉事師意能成人之美矣紀文因舊能彰人之善矣列名本時能暴人之真矣夫暴人之真者則已之真暴焉彰人之善者則已之善彰焉成人之美者則已之美成焉劉子一舉事而三善之備誠足以風矣不可以弗聞也故於是乎書

京營京倉題名記

章守誠

留都諸營局護豐儲御史臺與掖垣歲更巡視甚重

矣京庾之制舊設大中丞一侍御史二以總理而分核之其爲國計計又甚重也自少司徒專制糧儲而御史臺京庾之任遂併轄於按視中都諸郡之庾者夫按視中都諸郡例當攬轡巡行強半在外勢不能不攝其事于它差御史它御史旋攝而旋代又不能不以空文應于是諸衛弁得並緣爲姦每侵冒動至數百千石而楊腹荷戈之衆間不免脫巾而呼往事可鏡已吾臺中南昌黃公方視中都庾爲條利病言之省中武進徐公亦言之既下部覆議覆議凡至再僉謂視京營者職可兼理蓋營務不過于春秋蒐

南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三十六

練之日一再詣軍壘常駐輦轂下日宜暇給且儲積以餉軍也監其軍因治其餉義相維分相屬奉璽書篆章行事士不宿飽得察有譁伍得察餉無常入得察有詭出得察若江浙若吳若楚郡縣有司敢玩愒不共令皆得察視昔權又加重矣議上報可事乃畫一初議在萬曆十七年冬迨議成則在十九年秋蓋慮始如此其難也是時不佞業先受事京營奉新命兼理京倉實自不佞始事始不可無紀况軍儲之大更端垂永利乎不佞旣一新倉署之傾圯因與偃師張公黃梅段公南宮李公謀記之三公令匠

氏礮石屬不倭以載筆竊睹周官所稱稟人職堂九
穀以詔穀用而因及於師役之事今茲兵食爲一正
與周官意如合符節可永無改弦矣若當官蒞事精
勤觚情存乎其人不倭何能爲嚆天俟君子哉

京營題名記

祝世祿

留都根本重地宜莫先戎務 國初諸營錯居都城
內外據通濟門外者曰大營曰神機營據覆舟山陽
者曰小營據江之南岸者曰新江口營據江之北岸
者曰浦子口營迨池河新營則以嘉靖初年建巡邏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三十七

營則以萬曆癸未龍江水陸二營則以萬曆癸巳建
在在健兵倖馬雲集星屬綜核非易舊制守備及協
同各勲臣一員復以大司馬叅贊之而內守備亦得
奉 聖書從事其都督坐營而下及諸軍吏爪牙肩
臂以相彈壓節制可謂嚴矣臺省兩臣不過就兵籍
覈在亡而已隆慶戊辰兵科給事中徐尚虞戎事聞
茸條五事上而本兵覆題得比北營例特 勅臺省
二臣巡視之一切舉良刺衰敦陳整旅以時警戒而
倘不虞則兩人者任也第一匝歲輒相代迄今三十
五年所不知更幾何人矣頃以臺省缺員世祿承乏

者垂及六年而直指蕭公心甫亦且三年其軍吏臧
否戎馬肥瘠士卒羸壯不啻家督之視家政耳目成
嫻習矣每與蕭公共事坐署中見棟宇傾圯心虞不
支遂各捐俸新之蕭公向予歎曰前人迺遷於茲若
逝波然儻懷桶依然人名磨滅則新之之謂何于是
謀勒石題名而蕭公屬予記之余惟先生修其本而
不弛其防享其至安而常備其有患是故可以待非
常之變而無喜鬪樂攻之心者其爲計豫也後世變
興倉卒始瞿然動色而石發訓齊之未稍寧也則上
下相偷期以苟安而暫息承平之敝有往往然者國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志

三十八

又何賴焉然則居是任者不以無事自安而又不以
後事自輟時爲提衡而激厲之以保豐芑萬年之治
有不容多讓者矣余蓋不能無愧於斯而以爲後人
告至異日觀記姓名者指而曰某也賢某也否自有
史氏焉任其責非予所敢知也是爲記

巡按上江題名記

本院御史嚴陵俞

稷

我 太祖定鼎金陵深惟長江天塹總括漢湘兼包
淮泗當天下之衝至險也乃歲命御史二員巡視上
于江所以明法令察姦究重根本也列 聖相承恪

守成度正德間逆瑾用事以弗便於私因報罷未幾瑾戮而復舉行如初上江之役所隸府凡八應天徽寧池太安廬九江也州三除和廣也地連南北事兼軍民名曰巡江實則與有城池之寄地方之責官僚之箴焉委任至重奉職惟艱可不懼哉嘉靖庚寅夏予奉命茲役自揣寡昧爰稽往牒用式前修柰何閱世未遠名實遂亡凡弘治以前有事於此者皆漫無可考博搜故牒僅得正德以後抵今凡若干人予因浩然歎曰近且無徵况遠乎哉天下之事信不可以無所托也古今人邈不相接而能歷指姓名辨別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三十九

否儼然如面對然者彼固有所托耳先儒謂物壽于金石是以鼎彝太常之訓在昔所重吾儕幸相接踵戮力王事往輒昭彰可以爲法具存乎人惜乎名弗存則跡弗著跡弗著則善弗傳徒使後之人每懷無徵不信之歎良可恨也雖然往莫可追來猶可圖釋今不爲之所則後之恨今不循今之恨昔乎乃命工礱石爰刻之姓氏貫址以闡幽隱以俟來者於無窮若夫他日尚友而論其世詢名而責之實則又有出于金石之外者而非予之所敢知也

新修巡上江察院記

南京大理寺卿王學夔

高皇帝全覆海宇定鼎金陵據江流之衝文皇帝北都則視爲根本兩京並峙一統也而猶重江巡蓋自江漢之所注洞庭鄱陽之所洩至九江爲益播布矣荏葦之潛易以出沒而淮南離禁趨犯者衆時有剽掠故歲兩設南院御史督察之九江入應天爲一院吳會淮揚爲一院咸奉璽書專職也而江防立矣御史歲出視再返巡則視事私舍無似重憲度於是都下亦設公宇矣上江院阨都之北舟山陽舊規制淺陋更代因仍余嘗息輿至止得院之勝槩而巡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四十

察樓山陳君先以定中景望慨然改創蔚然華振矣咸異之繼之松巖符君加葺尤周而院益嚴矣夫臺察一也惟居中制外則斯院爲諸郡署之表條格之所從出郡之秉畫一以定準程者於是取決焉有觀之義也宜謹焉積歲驗牘既充且繁通冠玩刑易蒙以追蓋官惟瓜及而憲典如一日於是萃以稽萃必有所正宜謹焉蒞于斯也予奪輕重貞肅防檢雖鬼神不得窺其際奸隙無所投赫然夫而揚過之者無邪心宜謹焉是豈徒外飾爾耶則必有不可選之儀以重望有不可欺之智以諱威有不可撓之操以定

氣與斯院臨夫是之謂稱顧惟事捕言淺之也捕之
有功孰與弭之無擾是故風厲在院師師在有司畏
承在庶胥院嚴而後法著法著而後有司治有司治
而民恬以愉矣陳君初蒞江申譏察嚴職守重簡練
江以靖告故乘暇督茲役不侈不害民無與勞其究
也懲不恪獎實幹稱于風厲惟符君精確嚴密聲實
懋先其繼政也廉及山藪盜不窺江有司若望風斂
戢君子知有終焉院之堂室門廡宏麗有則二君實
宜之不縷著也得非吾所謂表郡署與或曰是江也
荆襄虎淮淝襟帶故投鞭言雄天限言險而海不與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四十一

也余曰非今日事也余固言之矣 祖宗全覆之大
茲覆中涓爾嗚呼亦豈可少也哉松巖君以記見屬
且申樓山之情余嘗總江事無成者因備言之與二
君商詳以俟後之君子陳君名紹上虞人符君名驗
黃巖人咸以名進士發跡云

新建中城察院記

僉都御史耿定力

留都巡視有察院自今中城始御史高安朱君所建
也先是君議以爲巡視之職主於肅清京輩戒治
令於是乎出而故無專署蒞事于其居非所以示威

重而嚴觀聽役雖勞殆不可已甫鳩工慮費卜日戒
事而會京城有大猾李文政積奸利諸不法事覺其
人素多鋒距善持人短長道路以目君既建置之法
窮治所犯京城人至爲響頰而所當沒宜貲可肆百
金遂用以佐茲役之不給無何役告竣首爲大門施
扁焉次儀門中爲視事之堂扁曰平政後爲退息之
軒冀以修廊繚以周垣崇嚴煥變於是巡視之權若
增而重都人聽觀若意而嚴矣君乃詣予白成事且
曰願得一言記之余唯之曰美哉茲舉也足以風矣
夫國家之治官司之政所以能勸善而懲淫者紀綱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四十二

明憲度修也然是二者非風不達風非權不遠今庶
官獨紀曰風紀憲曰風憲者何則權任重而聲之所
震者遠也無論其大者奉 璽書刺舉郡國宣布
上威德稱至嚴重矣卽所稱巡視之職 天子挈輦
轂重而寄之豈不曰風行自近始乎茲其任豈淺鮮
也五方之民寵至雜處奇袤奸詭趾錯其間御史得
以什伍訓察之貴戚子侯飾與服盛苑囿以明得意
傷敗純化侵牟民利者御史得以往 惠文彈治之
原郭憫孟家徙平陵名擅關中睚眦利劔匹夫而操
人主權者御史得以三尺搏持之以彼其重自非骨

鯁彊毅持至公不阿者孰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脫身
爲憲臣而令輦轂近有文亂法武犯禁楊楊爲奸利
樹亦幟則郡國其何觀焉其又何有於綱憲度爲
也故刺一茲擒一猾若甚微於以明民之無倖而法
之無赦其爲風則已遠矣茲院之建過而瞻者靡不
曰是戒治之所出也無縱姦也無軌法也尚有
不瞿然衷惕復踵大猾者前轍以身試法者哉由京
邑以風郡國其於建威銷萌抑何豫也余故曰可以
風矣朱君信所謂骨鯁強毅持至公不阿者故不辭
而爲之記朱君名吾弼己丑進士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四十一

重建浦口城巡屯察院記

江汝璧

皇明御寓兩都對峙惟南 基命而根本崇惟北
定命而形勝廓蓋一代丕基萬世攸賴所謂於天地
有與立者居然有之矣用是兩都畿輔皆宿重兵以
壯國威而其兵食之需則又因勢道利衰諸屯戍蓋
隱然有古寓兵於農之意 神謨聖猷立法經不亦
垂萬世而允賴矣哉惟 國初南畿屯政歲命留臺
御史一領之旣以地廣務殷奏例北畿亦三年而告
終事蓋自是責任之專南北惟均矣惟浦口城襟山

帶江殷淮引舒又江以北督院要地爰設應天等五
衛以控扼之又設三倉峙厥錦衣等四十二衛屯戍
輿構蓋自 國初已然矣惟城舊有留臺公署圯久
未復匪惟蒞屯事者罔攸出政令諸以犒賞詰操視
江防閱倉儲而至者亦罔駐節至於寺觀假館焉揆
之政體夫詎曰宜乃嘉靖庚子浙江道御史楊君逢
春按屯茲城慨然思有以復前署因選勝卜吉覈帑
金三百有奇易地於地西北隅方圖興作而擢以去
越歲辛丑江西道御史利君賓實代之月餘亦擢去
代利君者今雲南道御史王君德統也先是楊君疏
請開濬浦口河以通水利事下撫臺議至是報可王
君因按視而隱度之曰是獨匪予職兢也與哉顧河
務方閱匪暑曷居謂宜先事干公署乃亟覆實毅然
而藏厥事益庀材鳩工經始於是歲之冬越明年壬
寅夏而落成又明年癸卯春河事亦竣王君乃壯厥
錄竟屬予言明記成事予惟天下事成於協恭而弛
於玩旣其弛也必以相而張大抵然也獨屯事乎哉
顧屯事之在今日以佐兵食以紓民困於賦殫斂劇
之餘蓋一壺而千金也則凡規建錯置苟有裨於厥
事者固不當於於而議泄泄而處矣矧茲署也以肅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志

四十四

體崇觀以頒政軌物以率作考成蓋大有裨於屯計而水利之興尤力屯者之所必賴也然則王君之爲是汲汲焉者亦急先務與雖然君子之急先務也匪因成匪智匪公善匪仁匪力在匪勇王君蓋兼是矣推是以遠之天下勝大過之重舉非常之元又皆君能事也獨也事乎已哉蓋君在留臺中傑然而著英稱也類以此以此而徵諸他人固有夫書符書不一書者在於下侯第連類爲之書茲署也中爲廳事四楹左右翼以隸舍各四楹前爲儀門二楹又前爲大門四楹厥事後爲川堂四楹又後爲正當六楹左右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四十五

翼以房各四楹繚以周垣表以綽楔規制蓋闕且芊矣其承居之檄而共事者則爲守禦指揮劉襄指揮于印江浦令黃君昭云

操江改亭丁公去思碑記

華亭陳繼儒

武塘改亭丁公以中丞節鎮南都資最深望最重初晉北少司空旋未幾而南大司空之命又下矣命下之日文武將吏以及氓庶商賈無不額手爲公道慶而傾城送公攀轡留公者不能已其去後之思於是翁啓明等倡義塑繪公像特廟穹碑然當上新河

之衝門敞而埤濠祭悲而禮莊倚歟盛矣公起家縣令邑中稱真父母既治行高等擢北臺出入侃侃稱真御史堅臥數載始田卿寺特簡留都負江抱海中控震澤凡五陵六軍三吳數千里之喉領寄焉當事者非自托于坐嘯畫諾不輕見其短長則相與口侈翬張緣飾威稜刻日遷公卿以去獨公則不然公謂文武將吏吾子弟也歲當京察公爲政汰斥其不肖而護持其賢者秘不使之聞而具騰剡當路使得以真才品見効于時其愛惜人才有如此者謂江海吾藩籬也裁債帥汰糜軍繕樓船訓練士卒無虛伍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四十六

糧餉無後時其振刷軍政有如此者謂三吳方千里皆我一家也當戊申大潦市粟翔踴公發帑金佐以歲俸遣強幹吏出糧境外境外有厲禁者移文告之又爲禱于神疏於朝祈請蠲賑甚厚其他昂布價以救饑立條鞭以顧役通溝道以瀉水而鼓舞更生者決遠邇矣其周恤民隱有如此者爲商賈四面輻輳至亦我比鄰也恐其傷于風波而收帆駐楫之數有號以便稽查又恐其傷于風波而收帆駐楫之無所也則濬龍江關上新河通于江以便檣泊靜風有旗以定舟值舟尾有環以備援救收浮屍掩道殮

去苛額除羨征其惠愛遠人有如此者當公在事時
南中亦多故矣大滌稽天稅監房出饑民與亂民睥
睨相伺而動公以一人當六曹辰星之時言路水火
之際非特主議難卽協議亦難非特用法難卽用恩
亦難非特我喻愚夫愚婦難卽使賢士大夫喻我亦
難公相與以坦中相劇以古道相可否以一時之長
便及百世之堅久始而信旣而悅旣而感且泣下無
問識不識皆曰公父我師我如如普濟我嘻此豈可
以聲音笑貌爲之哉說者謂公清似胡威儉似晏嬰
竹頭木屑似陶侃校荒似鄭公至誠不欺似司馬君
南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四十七
實余則一言以蔽之曰其子游之所謂學道愛人者
乎公素負萬物一體之學家世積善當戊子巳丑水
旱所發義倉米幾萬石解衣推襦亦無筭及戊申皆
然他人家於官而公獨官于家他人傳舍其官而公
獨傳舍其家故所至一絲一粟未嘗取諸民間而一
切公家之費愛惜節省凡可以爲民搔癢痒調劑
甘苦者皆閔閔焉無所不至否則食不甘寢不甘也
此真所謂學道愛人之君子也千秋而後卽置公私
庭廊廡間度無愧色而豈區區藉一祠爲輕重繼儒
所以特爲之記夫亦見吳人輿論之公風俗之厚而

後有學君子推公愛人之意而引申之可不待頃而
具而公之澤彌長矣公名賓號改亭辛未科進士浙
江嘉善人

南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四十八

序

皇明奏疏類鈔序

僉都御史楚人呂 霍

惟 高皇帝開創鴻業汲汲以詘羣策求直言爲首務天下既定遂著爲令甲設專官廣闊言路而事涉大計則又人人得從便宜自建白以爲常二百餘年列聖相承率由斯軌士得以畢獻其謀猷言聽計從邨隆周洽効居然可睹見顧先後所上書副在石室學士大夫遞相嬗代無能盡識之卽董董能識其大者實稱鴻碩通儒然於述作之具無當也先是 陪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四十九

京都御史大夫汪公雅有家學又斌斌博物君子乃取 國朝奏疏日昃篋而手其最者得若干章爲卷凡六十自 君道 聖學而下各以其類鱗次之一日以授林張兩侍御旣卒業交相語曰前事之不忘後事者之師也此何但獨知之契盍托諸剞劂以與爲人臣者公焉而徵不佞之言于簡端不佞惟士君子立言垂不朽誠莫難于奏疏以人臣進言于君辭必爾雅深厚明習掌故而當于事情乃可以裨實用甚且犯顏讜論以斬君之必信而無所擁闕斯又難之難者也漢唯賈太傅唐則陸忠宣公賈暢陸整章

章較著第賈以一不見用輒報罷而陸則娓娓終其身故其言爲最著宋蘇子瞻亟有味乎其言曰人臣之用言辟諸醫者之用藥苟能經效于世間不必功從乎已出蓋取諸人以爲善者也不佞與汪公皆楚產故習公有家學又斌斌博物君子其所取諸人者必當無論 明興以來經世之文具是卽名公鉅卿忠臣烈士謀王體斷國是慷慨樹立以畢究其平生所蘊藉炳焉論世而知其人寧不可以作天下敢言之氣乎實爲關敷于世道者甚大何但以其文已也雖然士君子束髮受書資適逢世執不思功見言信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五十

以紹明其業于無疆乃賈生不能得之于漢陸敬輿不能盡試之于唐凡以有幸不幸爾士君子幸生明盛之世言固人人殊莫不有以臻邨隆周洽之效附 聖主而名益彰儻所謂萬禩一時非耶夫吹劍首者映而已矣名公鉅卿忠臣烈士人之所譽也道名公鉅卿忠臣烈士于 列聖之前譬猶之一映者也

重刻 皇明奏疏類鈔序

南京禮部尚書丹陽姜 寶

皇明奏疏類鈔六十有一卷前御史大夫少泉汪公

所編輯授梓留臺前中丞曰洲呂公所嘗序而傳頃
侍御衛宇孫公鍾嶽方公以所收爲未備乃與諸侍
御蒐往牘稽故實多所增入間亦有刪去之者命工
重校刻而以中丞麟泉王公意徵序於予予惟三代
以前臯陶益稷所陳之謨爲嘉謨伊傅周召所作之
訓爲大訓蓋粹乎無以議爲矣乃其後人臣進言於
君曰疏論事君前曰議今 內府所刊行歷代名臣
奏議與世所別編宋名臣奏議卽疏與議並該載其
中中間人品有賢否所論議有純疵不容併錄而混
收經前人編輯必有選擇去取焉別類分編秩秩乎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志

五十一

有倫指陳規切又多鑿鑿乎可行也以致君則爲忠
言讜論以經國則爲辰告遠猷其皆謨訓之流亞歟
非選擇去取之當其何能有此我 朝奏疏接前代
而編當收之 內府與所嘗刊行者合而爲一書倘
自以 昭代名編又當無讓宋名臣所爲別編者其
選取固不得不詳且精也孫公外補去方公暨諸侍
御更定計共增入若干篇以爲備所未備其刪去若
干篇又以爲刪所當刪所增入未必其人皆賢也言
有所當取也所刪而存亦未必一無不賢則名篇中
也言有所不當廢也示予以日未嘗示以文之全而

屢來趣序未已予無以應乃又惟方公爲留臺長察
留曹殿最稱公平爲麟泉中丞所首先倚重而麟泉
公者則嘗以直言忤權相久著名朝紳者也予雅重
兩公皆賢知所更定視前所編輯備且當則在編之
人近可不愧宋名臣遠可不愧歷代名臣由之而上
卽帝臣王佐之謨訓亦庶幾彷彿肖似之上以章
列聖虛懷受善之盛美下以明名公卿忠烈士所嘗
披腹而呈犯顏而進立朝獻替之大節間有不賢焉
叅其間固知言之當取而不當廢非由偏好曲徇爲
此也以此傳示無窮爲後來進言者所師法後來有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志

五十二

主父偃其人者必能用賈太傅衆建諸侯之策令諸
侯王公國邑予子弟以療治西京痼疾有包孝肅其
人者必能勸其君取魏鄭公三百奏中之三疏寘之
座右爲龜鑑有蘇長公其人者必能知陸宣公論諫
本仁義而表進其奏議裨益其君之所採擇而施行
皆取諸此編爲有餘則此編之更定不但一時 君
臣上下容言遇主之光將不又爲千百世效忠陳善
者之標的歟王仲丞諸侍御重校刻是編意蓋如此
故爲之序併著之

留臺奏議初編序

浙江道御史高安朱吾弼

先王之世諫無常官工師矇瞍何在非箴故人無擇言言無留聽猶之鐘磬鼓鈸應響而發發則收響於寂安所得傳其言故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不聞其所補者竟何旨也世道漸波忠憤者憂時觸事形爲奏牘非得已矣至於焚草而默默此衷徒自藏耳諫官之設已非其古諫者重以其言與天下後世共耳之卽屈平之離流誦千古天下後世謂其主何如主不無少望在離騷哉噫若是則陳得失列善敗以引古鑒今皆駢指乎而賈誼劉向何敷奏至今不朽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五三

也是不然矣蓋自梧鳳希聲仗馬立斥宣室之召不再潮陽之轍未返而世遂以言爲諱夫有諱於言也者始有貴於言也者貴於言而激之亢之以鼓舌批鱗幸而言行與身俱信也不則挾片字之雄自號千秋曰此其立言之大者嗟嗟言如是曷如無言夫氣水也言浮物也余嘗有味乎楊子之言故置杯於勺水之上則膠行舟於江河則日千里人臣而緘默如皇尸無論也以言爲市但藉名高要以與古爲徒未矣卽皇皇徇義成心未忘要以與天爲徒猶未矣是惟精白一心廓然無垠淵然無滓而後明白正大以

陳之有其言不必有其意有其言不必有其氣有其言不必有其名蓋以其言爲不得已而不以其言爲幸彼惟不言耳言必積思竭誠若越人察府藏而投禁方又若庖丁奏刀而肯綮立解此其言何妨與天下後世共聞之也則是留臺奏議之刻將有鏡於斯乎留臺係 天子喉舌陪京屬贊畫焉其封奏未有專刻若無以勵敢言者於是內江蕭公內鄉李公沁水孫公偕不佞輯而梓焉輯成將問序名筆又恐作者有譽無祝徒爲前後諸同事者倖不佞因強爲序之蓋嘗反復披陳 國家鴻昌茂龐之氣莫盛於弘治一時諸巨臣又能成以博大其爲政務於存國家之體而不必指擊之以見其操所爲言務益於國家之實而不必刻劇之以華其名正德以後氣日開露此意稍稍蕩矣前後諸君子其乘時爲升降者吾不能盡知要非辭暢意真寧無取焉觀此集也其以爲劍快乎其以爲號音乎其以爲操餘艘而汎雲夢無所不利於行乎則以聽之知言者若明明 天子令終有俶公卿大夫相與賡喜起之歌舌可箴牘可廢也茲且爲餘食贅行吾師乎吾師乎天何言哉予日望之矣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五四

又

福建道御史李雲鵠

國家稽古建官百司庶府各營其職而參錯其間靡所不糾繩者莫如御史臺御史臺之糾繩莫大於章疏章疏之於憲度猶輔車也憲度有更張而章疏在尤愛禮者所不忍廢滅也南御史臺貴近烜赫稍孫於北然以襟帶南服故上所寄耳目視北加重焉何者南臺無輜軒四海之事無騰驥華膺之想無風指觀望之撓顧得一意營職暮思而朝筆之又其人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五十五

忠憤鬱積勃其不能自休也國家有大廢置大利病竭情悉志以排九關甚至批逆鱗搜城社有北臺所不能得而南臺不疏定之者卽如往者大禮議起所執不闔上心赫然震怒臺中逮繫幾空而皂囊相空望不輟也嗟嗟隼以秋繫梅以臘芳非其性習然哉然則南臺之有奏議恢人主之視聽關一代之紀綱惡可聽其逸而不存也近者天聽愈高疏入多不報憲度頽靡建白之章委積充棟藏史不能悉收久且泯泯有識寒心試問二百餘年以來某人論某事某疏出某人能舉其一二者否語曰不習

爲吏視已成事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章疏者已事之典刑也故曰愛禮者所不忍廢滅也同臺二三兄弟因延宣城吳生伯與悉搜洪永以來掌故所藏諸臣章疏哀而梓之題曰留臺奏議然逸存相半間亦稍加刪次於以載往哲之嘉猷作方來之明鑑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昔者魏弱好觀漢故事條奏上前蘇長公繕寫唐陸宣公奏議以進夫使紙上之言無益成敗之數則兩公爲多事於以備稱引稽故實使深計者有所証據而忠諫者有所景行是編惡可以已也若曰昔人楚諫草而此胡以存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五十六

則請還諸結繩之世

又

福建道御史孫居相

今之論諍臣者動曰古之遺直直於人爲心卽於臣爲節故乾以直而生坤以直而利匪直則枉枉則負此生矣矧臺臣任天子耳目而比周焉甘爲妾婦可乎人卽不肖誰甘以妾婦自居匿於中而張於口避影於泮泓而假宿於篇牘且將逃枉沽直而奏議種種雜出矣則茲集也其精白之符乎其緒餘乎亦願所爲議何如耳余嘗歷稽往古諱言之朝天下方

難於議能易其難者始足振國家之神氣而收之既
渙盡言之朝天下方易於議能難其易者始足培國
家之元氣而安之已萃非難非易之間按其時核其
事以差等奏議而臣道可鏡也我祖宗並建兩京
南北臺兼重南中於耳目最近尤清議所聚國初
靖難諸臣及議禮被逮者此中未暇更僕惜不得其
全疏讀之耳分宜當國動以刑戮劫鈐諫臣口至默
而無所控持當時首發其奸揆捕其黨至戍之繫之
磔而尸之由南臺也嗣是感情輸赤者相繼紛紛其
他增補主德掃除奸兇與夫國計邊儲民風吏治

明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五十七

所為乎自剖剔以庶幾於裨益朝廷之一二至今讀
其疏凜凜有生氣夫古稱遺直南臺豈謂無人顧余
猶有說焉蓋直之分於枉也固矣抗一論以自高震
之為名直於外者也矯矯焉惟國是恤於義若嗜而
峻之為坊直於內者也直於外者中有所殉直於內
者直而自有難乎為叅和矣乾動直而悔在亢坤主
直而章在含夫直也而可自有乎自有則亢而不舍
是惟栗而寬溫而厲闇闇侃侃合併以出而我不有
也夫是之為真直諸君子必有合矣則是奏議之刻
亦有而不有可也觀其有者以為直防也釋其不有

者以與直忘也正直一歸於忠厚以隣國家蕩蕩平
平之治是我同事兄弟梓而布之之意乎若目一鳴
驚人姑藉之以號於世非其好也石無當於玉而玉
可攻麻無當於蓬而蓬可直三人行而得師者二况
濟濟諸君之成步在不佞何敢自慙其將以是刻為
韋弦矣

又

南京光祿寺少卿蕭如松

留臺奏議凡二十卷其類自君道而下為目二十有
一其人自方君鳳而下後先在事者九十有七然皆
明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五十八

在正嘉隆萬之際蓋前此已佚不可考矣同臺侍御
高安朱公太原孫公內鄉李公思存者之復佚如故
也乃稽舊牘叅輿見擇其可傳付之剞劂俾後之君
子得有所考見焉甚盛心也先是不佞待罪臺中欲
為此書而未就暨滿九載上計京師謬承二卿寺以
南則書成而朱公亦移告去矣孫公李公屬不佞有
詞於簡端不佞則惟古者御史臺之職稱雄峻尚矣
至國朝而加重執法殿中直指郡國于事靡所不得
問而又靡所不得言蓋以風紀之地而兼諫諍之職
其重且要若此而南北兩臺並建南中雖去輦轂稍

遠然往往廷議有近者之所訕而遠者之所伸城社神叢之奸有能備之於近而不能備之於遠故說者謂南之與北任職言事實均而南則聲加遠焉有以也二百四十年間名儒哲士踵相望于臺端雖其人已往而言論風指猶赫然在人耳目至其崇論宏議炳如日星今固可一按而覩也若夫事關衮職言及乘輿則有披肝瀝血犯逆鱗而不顧觸雷霆而罔忌者其志切故其詞直也其或鈞軸匪據肘腋爲奸則有義形於色皁囊凜於斧鉞白簡嚴於霜雪者其氣激故其詞壯也至若朝政之興罷時事之緩亟民瘼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五十七

在畿戎機在圉公聽並觀與時消息借箸而失得靡遺聚米而情形如見其思精故其詞核也總而論之則皆蓋臣之極慮格人之訐謨前鑑備陳後事可師是書也其可呂弗傳乎哉而或者謂古人有進而陳言退而削草以示忠慎者又何稱焉不佞則謂人臣之道所處不一其義亦殊或地居密勿寄在腹心造膝納忠則勢無假於章牘密疏敷悃則理宜戒於漏泄若其當司耳目之寄希正色張膽之風慙而見容則彰主之量當而加親則顯主之明言之固不嫌直宜之亦何慮廣自甘賈誼劉向之在漢魏徵陸贄

之在廣其言無慮數萬至今規耀史冊膾炙人口而我成祖文皇帝嘗命儒臣盡搜古今名臣奏議類而爲書以垂萬世則是書之傳三公之志固可知也惟不佞居臺最久所論皆瑣屑無補於時三公亦過取而錄之則信乎貂續之誚不能免矣

留臺奏議二編序

河南道御史張邦俊

士君子時在離經辨志期一日受上知遇少效獻替明諸之益此夙抱也暨天子置之法從負斧持符百司糾檢於是焉出萬方利弊於是焉披廟算機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六十

宜於是焉核實而贊議所爲侃侃之畫蹇蹇之恭責望司言者寧淺而內省初志雅欲效忠明主者非其時而誰更待且也勿欺而犯陳善責難聖賢揭爲萬世規吾徒誦法孔孟冀以經術裨世務敢負所學而因上負聖主維昔戊申歲上蓋南顧金陵而謂聖祖所肇基地輔龍蟠繫我舊都諸司百執國常攸備所倚廣揚厲而振風猷者自不佞某以下計十有一人備員以往甫拜命相向而矢謂今紫極疑旒之地久不覩穆穆容矣幽遐得無有向隅而藏否得無有倒置官府樞機所宜披露寧渠一二數繼

自今各協乃心各恭乃事抒精白爲對揚仰酬宸
簡適丁厥時已而寒暑四週去留彌一迄壬子秋杪
綸允新補幸藉二三君子以嗣所荷不佞因得計
日戒行報命天子爰檢一時共事諸寅爲民瘼而
疏爲國計而疏爲賢奸白黑而疏人抱忠腑互殫淵
猷意見不無相叅矢志期乎爲國總之欲以石議砥
柱中流而毀譽利鈍付之逝波惟曰諫行聽膏澤下
于民差足副聖天子弘眷而朝野內外其有裨乎
卽或俞或否睿斷自不可測乃二三兄弟不難揆
領而奏之闕下質諸天下人心之公可共披也嘗

留臺奏議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六十一

孝

試稽掌故之府有留臺奏議一編獻替指陳編珠貫
玉諸臣遄矣而忠耿一念可垂以不磨愚生也鄙欣
附下風裒十一人之苦心所剡牘於四載以內者敬
授梓人非敢曰匡濟經綸洵有裨補惟是返諸未達
之志券於奉命時所自期儻不孤聖天子委寄因
是以追千萬世之瑕攻也則惟當今弘碩尚相與指
而庭教之

留臺奏議三編序

山西道御史趙紱

留臺奏議者緝庚戌咨中所選南臺諸臣奏議之言

也奏議先刻有一編二編俱臺中長者序之辛酉三
編成長於不佞者或陞遷或報代止遺不佞在後耳
其得以不文辭因拜手陳言曰紱於今序庚戌咨中
留臺奏議而重有感於言路之際也國家之有兩都
如周鎬與洛其設官亦不能有所軒輊而言官尤重
焉舊例隨缺隨選隨隨俞隨俞隨就列自
神祖末年鄭重遲迴幾與大僚等庚戌之選至壬子
始得旨不知者曰上實有所疑知者曰上實
重此官而用之如不得已夫疑之與重之九天之上
九淵之內非臣子之所妄臆也抑聞事君者曰自靖
自獻上有所疑而下不敢不先自信上有所重而下
不敢先自輕此自靖自獻之道孔子之所謂勿欺而
犯者也倘在留臺難言之矣留都與燕京竝稱其於
春明門外猶然天涯也匪惟九關之視聽最高有所
不能下周卽諸臣之耳目漸遠亦有所不能盡確地
有京都之名而形近於省會官有近臣之責而勢疑
於外吏卽風聞言事乃明主所以廣言路及旁人所
以諒言官彼身當乎此者其胸中口中豈可全恃此
四字哉今觀庚戌咨中之在留臺者僅七人其人或
三四年或七八年其言或五七篇或數十篇近自宮

留臺奏議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六十一

孝

府遠及封疆人品之賢奸政事之修廢言人人殊其問水火之相濟而琴瑟之互調本之以自信之心而出之以不敢自輕之品自不可掩於筆舌之中而或可得於語言之外苦心深計諸臣不敢自言必有能鑒之者故爲臺臣難爲留都之臺臣尤難爲留都之臺臣難爲庚戌以後十餘年留都之臺臣尤難故紱於序留都奏議而重有感也

留臺雜記序

符驗

留臺雜記凡八卷類以卷隸者其凡有九曰天文曰

自京都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志

六十五

孝

院址曰院臺曰官制曰職守曰俸秩曰解字曰表曰

文自昔先王曷嘗不建官非出於人也惟天懸象聖人則之臣工列焉故記天文胥宇景卜營度位處古不能廢故繼之以院址位定名正承道揆昭法守于時處處故繼之以院臺名立義存裁度以事天工人代損益惟時故繼之以官制典司所在燕天奠人職司或廢是曰解官故繼之以職守職有繁簡爵有崇卑五服有章尊卑以辯制祿有等貴賤事分故繼之以俸秩而章服沿革麗焉虔共燕息需解宇矣修職以公則先公署退公而食故繼以私署典書服役各

有司存則給使令預案牘者亦各以類附焉賢否具在名實自鏡職官匪表論世者曷稽故特繫之紀述以事紀獻以文文或弗載則讀誦者益無所據矣故終志之是故觀象則違天之慮興居公則奉公之念興任職則先事之志興退食則素餐之懼興而羔羊正直之節可建受服則緇衣之念興而不衷之耻可遠信能是則官惟其人文不浮實道揆昭法守明納約補袞諫行言聽刑罰中而禮樂興矣古御史掌贊書而柱下所傳孔子問官猶賴之斯記也謂之非其人則可謂之非其職則驗未敢也作留臺雜記小序

自京都志

卷之三十一

藝文志

六十四

孝

國陋甚矣

學史芳規序

僉都御史耿定力

東西漢時賢豪長者未嘗不任郡縣也傳稱自曹掾書吏馭吏亭長門幹游檄嗇夫盡書生學士爲之以故公孫弘于定國趙廣漢薛宣張湯之徒皆起自郡縣吏至尹翁歸王尊路溫舒尤獄小吏云夫趙張何杜精核強銳猶不脫吏胥氣習乃公孫之儒雅渤海之節操少卿之長厚子兄之廉潔不嫌以吏途發身則知兩漢吏與儒未嘗分也晉以都令史視奉朝請

至唐張玄素孫伏伽皆爲刑部令史宋初檢正都丞
等官以十人吏胥雜充之可見儒術吏治並重于世
不獨兩漢然矣 國初三途並用如徐晞萬祺爲名
侍郎况鍾黃子威熊尚初爲名知府並垂史冊炳烺
千載其餘官部曹有聲者不可勝紀成化以還保薦
之途一廢而吏胥輩始絕清曹榮秩之望矣余聞之
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又曰凡人
居官作吏能守得一清字便是七分人了今之稱都
吏令史諸曹掾雖出身異途悒志科目然自郡邑倘
慨然常以希文做秀才時志氣自負其藉此陟巍科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六十五

登上第則賢關固儲材籲俊之階梯不爾者卽曳組
鵷班分符郡邑當官而行各遂所志斷非庸瑣燕僻
之夫所能辦而今日執事部院不啻檻駒籠鷲則記
所謂學古入官知類通達以期大成者諸生乃不能
旦夕俟耶昔邠原爲太學生不御酒肉瀕行諸生爲
橐乾餼贈之取酒一傾而別曰非不能飲懼妨業耳
符融名高漢室賀朋滿座仇季智獨不交一語融詰
之對曰天子修設太學但使人遊談其中耶夫客邸
飲酒遊談人情大都爾爾而二君引以相戒有如毒
蟄病魔然諸生試思古人立志堅忍如此則今日出

入憲部之庭揖遜縉紳之列拭目師心典刑不遠暇
則二三同志商確古今討論律令居恒燕居默坐取
安定先生經義治事二齋條約自誠正修齊及兵農
水科諸科靡不究駁以爲他日潛心作用踏脚根底
此便是生平實受用得方處夫帶經而鋤身爲都養
以卒業大學者彼何苦而不自暇逸若是興念及此
共懷永圖卽不敢望漢朝 國初諸公遭時遇主峻
秩崇階度越流品其于誦法功令服勤官箴自不以
歷事爲畏途縱恣爲樂境矣勗之哉若夫班程曠假
收歷起送諸項具載臺規部例中又何喙焉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六十六

江防考序

僉都御史吳時來

新江營設水操軍以萬計而都御史督之蓋自永樂
遷都后迄今未之有改矣先是事有專制所轄畿輔
諸郡上自九江下抵蘇松通泰凡地方緩急寇盜鹽
徒隸之蓋以南京係國家根本重地江淮東南財賦
所出誠重之乃專設巡江都御史后復以督操臣兼
領之事載 勅書可考云嘉靖壬子癸丑間適倭夷
犯海上凡蘇松淮揚皆爲寇穴操江臣南北奔命爲
疲勢難周遍於是朝議加兩撫臣督提軍務與操江

臣畫地而守圖山以下屬江南撫臣三江會口以下屬江北撫臣操江臣專督瓜鎮以上江防又用言者召福浙兵增募江靖兩縣耆民凡七千有奇增軍餉五萬餘金事定已十年餘矣既余領簡書而來也乃盡遣客兵歸之故鄉僅留江靖耆民兵八百分守圖山三江會口遊兵儀真四管餉亦如其數損之此則沿革之大致也夫立法有意致敝有因救敝有方余嘗持是以爲爲政之方略由今觀之不必變常不必安故相時而動與民損益宜莫若此三言者賴天子順治威嚴四境晏輯未宜多聚重兵以爲民病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六十二

顧倭奴意計區測防患貴在未然兵雖去而藉不可去也余懼后者罔所誦詒乃搜故牘訪史閱例遠者都不可考矣惟柴都御史勅書一道尚在并余所奉勅書并存之以明治革之因其添設兵餉章奏本末與夫政令條格具載焉庶幾乎后之欲權時救急者不煩更張按藉可考也茲江防考所由作也先同安洪公朝選著長江一覽江防信地江防要覽三種余并合而成書書成吳時來曰大哉聖謨何弘遠也建置江營設舟師水操軍士豈虛哉因循懈弛致虧實效苟就中策調莫非兵也又安所患寡耶舍

此令圖而召外兵以損軍實非勝算也昔李光弼一調發間而精彩百陪是故善用兵者不必易民而教善救敝者不必變法而行余媿之未之能也嗣余經略者其尚亟圖匡余所未逮作江防考序

續刻江防考序

王篆

江防考悟齋吳公創刻于穆廟之三年首舉聖書次圖形勝次書營伍規制次紀官兵糗補之沿革登耗與凡懸格畫地大略該載而歷年前政疏草亦頗具云往歲乙亥冬余拜命督撫其地得茲帙攜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六十八

之舟中自皖城池陽遵姑孰而東放于建業日考鏡焉顧江沱澎湃湧汨急湍澎湃汨汨已大改觀心竊異之矣謂夫湯湯之濤以時變遷且有然者即風移勢殊又安可泥諸成法矧軍國機宜尤變化於呼吸之頃者乎既蒞治取公牘駁之十餘年來斟酌損益歲改月殊甲戌懲蕪湖之變議增營壘加置兵艘而糧餉因之今由溢城抵圖山首尾響應通貫聯絡勢若長蛇蓋千里一管此舊攷所無也江之廣矣信地攸存既變遷改觀已固安所不守哉爰遣材官泝洄諏度譜而新之并檄諸將領卽其夷險通隘之所在

著爲圖說若遠邇緩急之形陳守正奇之法攻襲驅截之用動靜分合之宜續分叩列方略備舉較若章章明甚亦舊攷所無也至若列公借箸前籌孰匪恢猷勝算下逮不佞亦間管窺似皆考中不可無者此續刻之不容已也是故按圖而索駿可得矣改絃而鼓瑟可調矣或者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今之攷昔已未可憑則後之考今亦猶是也余曰不然成周盛時以彈丸下都厯周陳畢公三聖雖用又不同然和中者未嘗不考于茲始保釐者未嘗不考于和中故書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是其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七十九

排門條編便民冊序

焦竑

國家賦役之法由則有租身則有傭酌古準今幾無遺議矣乃二京復役有排門火甲諸役所以司巡警備非常而應公家猥雜之務此古卒更踐更之意非得已也顧其法有顧有差頃顧役行之京師而南都則不猝遇盜賊鬪爭死二史胥賴卒輒倚爲姦利黠

者巧爲規避而稍有貲力則非分誅求極意凌蔑困踣無聊之狀致不可勝原二百餘年積蠹都民苦之第民罹之害重而官視之其事微往往上姑從捨置而下迺控額無所矣前是海忠介公爲中丞以條編平賦稅貽東南無窮之利及以御史大夫總南憲稔知斯敝亦欲以條編法酌處其間徵錢於民召募於官有排門之用無勾稽擾載在題疏併所刊簡可照繁冊中德意甚盛會疏下酌議小有疑沮是時僅五城濫差半從汰免雖喘息之衆式歌舞而徵錢召募之法仍爲未結之案民之積蠹猶夫故耳歲丙午改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七十

丁公奉 上命任操江總臺憲公學道愛民講聞於師友者旣深且久故於民隱物情洞苦觀火念及前事灼見忠介公德意除害造福未可委之旁議也而猶謂舉事不易詢謀貴同次第咨於卿大夫曰便得於諸文學曰便問於耆年之老殷實之家以暨單丁之戶貧窶之子而面相詰難者無不曰便然後特疏於 朝倣條編法以徵錢召募懸爲甲 令得旨報可都城萬衆踴躍歡呼而從事者皆翹首跂足願觀旦夕之成公復與在事臺中諸公往復商求纖悉周至若入錢支錢之則常撥活撥之款與夫汰除

之條租辦之科一一詳盡勒爲 欽依便民書冊永
爲定守自是兩京之法較若畫一二百餘年積蠹盡
爲剗削編戶自按季輸錢外人人可安枕而寢靡復
意外憂矣何者官常任顧募之責則其事與細民異
而橫費可以省雖不能必下吏之盡廉然民旣出顧
募之費則其身於官無與而貪毒無所施此誠收時
之良策而非公之實學與物爲體何以辦此夫賦役
之條編創於海公而排門之條編定自今日殆天篤
生此兩公以造福於留京非偶然也過計者猶慮應
募之輩類非良民或得錢而歸臥於家或一人而兼
應數處故鈐析稀聞冠攘竊發職此之緣余謂世無
不敝之法而有善用法之人得常如公者提衡其中
幾防而懲艾之何敝之足虞此公善後事宜所爲奉
奉也後之仁人君子尚體其美意而維持於不壞也
哉

南京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七

稽謹按文之重于世者四則載道經世宜志垂憲
繫焉子雲氏曰說事莫辨乎書夫非道弗經非經
弗憲非憲弗志事則張而設之舍典謨訓誥奚辨
矣元首明而股肱良如伊訓無逸召誥篇莫不矢
憂危苦詞舉天下於基隆有用文章孰大于是當
時烏獸草木如觸邪之神羊指佞之屈軼孰非天
地之至文乎哉嗣後作者雖夫子不敢居他可知
已御史簪筆殿中側陞而坐以奏不法類多告君
之文載在奏疏者懇恨焉憂危至念何必古今判
焉其 座右紀故實不列奏疏之林亦不必關
憲臣之口然總爲御史臺發者其上稽往古下詔
將來於前四者亡不備具諸貞珉所勒煌煌乎千
秋炳然豈獨苑苑之奇珍抑亦秉憲之標準也哀
而輯之則文獻存焉耳若夫提漢攀秦剪綵設色
倘所云輪轅飾而人不庸固無事此虛車矣

南京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志 七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七目錄

人物一

序

御史大夫列傳

湯和鄧愈丁玉安然

李善長

御史中丞列傳

劉基章溢

侍御史列傳

蔡哲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目錄

一

孝

左右都御史列傳上

詹徽凌漢解敏王平

楊清嚴震直暴昭景清

吳中陳德文王彰張本

胡槩陳勉石璞林聰

王恕李裕黃紱張悅

鄧廷瓚翟瑄陳道張敷華

金澤高銓熊繡張鼎

洪鐘張泰吳文度張憲

劉洪戈瑄洪遠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序 縣志補序望總鐵冠惟賢斯升匪德曷官有蒼

者佩氣肅朝端有霜者簡膽落羣奸惟茲南憲代

振琅玕或圖麟閣或炳青丹溫儀峻峙宇內爲觀

志人物第八

御史大夫列傳

湯和字鼎臣直隸鳳陽府鳳陽縣人幼有奇志習騎

射及長倜儻饒智略壬辰率壯士從滁陽王時

上在甥館和委心推翊攻滁授總管乙未上取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孝

和州諸將多滁陽貴客部曲顧望不肯用命和獨

恭謹受約束下采石定太平陳也先水陸分道寇

太平和擊其水軍矢中左臂益奮大戰擒也先分

兵取溧水句容丙申上定建業和從徐將軍取

鎮江陞元帥同僉樞密院事丁酉守常州取江陰

明年吳寇常州力戰却敵壬寅從攻無錫癸卯大

破士誠兵還拜中書左丞甲辰吳士信圍長興會

常將軍兵合戰大敗之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斬江

西劇盜姚大膽取永新還守常州丙午與諸將伐

士誠略太湖營於舊館降吳左丞轉戰湖州降其

守將張右丞進擊吳江克姑蘇論功賜帛 上卽大位始建御史臺和爲左御史大夫立太子和兼太子論德方谷玆據台溫慶元和督諸軍征之谷玆匿海島和遣人持書諭降乘勝下福州洪武元年延平陳友定令副校降我觀望持兩端和虜以歸是歲扈駕幸汴與馮勝取懷慶澤潞晉絳三年從大將軍拔河中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盡平關隴明年與諸將至定西襲擴廓帖木兒取寧夏至察罕惱兒獲其猛將虎陳定東勝大同宣府封中山侯授開國輔運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食祿千五百石賜券四年討明昇王與傅將軍統諸將西征破瞿塘峽擣僞都降明昇五年從大將軍北征窮追至和林還駐通州八年鎮彰德是冬追伯顏帖木兒察罕惱兒十年加號推誠位特進左都督左柱國封信國公議軍國重事加祿至三千石賜世券明年巡撫西河州十四年從大將軍北伐下灰山又明年經理四川永寧壩壕士馬十八年討平五開山獠還朝乞骸骨賜寶鈔造第鳳陽尋論和曰日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固守備和行築海上城起登萊

抵江浙凡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爲戍兵二十年還京二十一年新第城率妻子陞辭夫婦皆賜璽書褒諭賚金幣甚隆又明年魏曹等六臣還鄉賜皆如和而婦不與咸以爲異數云二十三年賀元旦京師感疾遣歸里二十七年 上思和特詔與入覲明年卒年七十贈東甌王謚襄武侑享 太廟和沉毅質直勇而善斷入聞國論一語不泄行師受任奉詔卽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何泥古爲家蓄媵妾百餘暮年皆資遣歸賞賜多惠鄉黨無告者子五人
鄧愈虹人狀貌魁梧有勇力智略過人聚鄉里少年據臨濠時年十六每戰必先登破敵乙未率衆來歸克總管從渡江克采石太平與徐將軍以奇兵擒陳也先丙申從定金陵破鎮江陞元帥守廣德丁酉移戍宣州取徽州戊戌取婺源嚴州淳安轉僉書行樞密院事己亥略浙西臨安大破吳人開林寨庚子饒州來附愈移鎮饒饒濱彭蠡湖接漢界漢數遣舟師攻城愈輒出戰殲其衆辛丑滁江南行省叅政總制各翼軍馬襲浮梁取樂平敗蕭

總管擒彭萬戶饒境悉定壬寅鄧克明據撫州僞降愈卷甲夜趨旦入城克明單騎遁愈號令嚴秋毫無犯民爭獻酒食悉却不受是時上討友諒江州敗友諒走遂下江西授愈江西行省叅知政事鎮洪都癸卯友諒圍洪都愈固守挫賊相持三月上率援兵至湖口友諒懼解圍退大戰康郎山友諒竟敗死甲辰新淦叛擒其首賊從常將軍平臨江諸山寨圍贛州乙巳降熊天瑞平南安南雄韶州討熊鼎臣於安福軍掠民子女判官潘景告愈愈下令禁輯進江西右丞加湖廣行省平章移鎮襄陽襄陽西抵巴蜀北控河洛烽火相望新附之民未有定志上賜愈書曰汝謹法度施惠愛無罪者勿妄殺有罪者宜詳審古良將以仁義爲先勇略次之汝能勉焉我無西顧之憂矣吳元年初建御史臺首拜愈右御史大夫時左大夫湯和討方谷珍愈獨領臺事上書言便宜上慰而誨之洪武元年兼太子左諭德充征戎將軍取江淮未附州郡攻唐州取南陽擒蔡國公史克新降隋州取金商鈞房三年爲征虜左副將軍從大將軍平秦隴降河州朶甘烏斯藏封衛國公授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叅軍國事食祿三千石與世券五年爲征南將軍討溪洞蠻夷九年土蕃川藏遮掠烏斯藏使者改征西將軍進討十年督副將分兵三道併力覆巢穴窮追崑崙山斬首功多獲馬牛羊二十餘萬召還至壽春卒年四十一贈寧河王謚武順佑享太廟柩至三山門上臨奠爲視葬地歎曰愈事朕二十二年歷鎮八州有功無過命朱夢炎爲文刻神道碑愈器量宏偉沉毅簡重謙恭慎密孝友純備臨敵不懼有功不矜禮賢下士寬厚愛人襄陽人思之至今稱衛國公云丁玉初名國環河南祥符縣人元末流落江淮間初仕韓林兒爲監察御史才辨有時譽太祖用爲九江知府彭澤山民叛國環慮侯官軍來擊恐綏卽親率鄉兵殺敗賊衆事聞賜鞍馬以其有武略轉爲指揮更名玉自是從征屢立戰功陳友諒敗死從克武昌荆常岳澧諸郡甲辰冬同傅友德克衡州鄧祖勝棄城遁玉遂守其地改衡州衛指揮同知洪武元年平章楊璟克永州調玉守之威望甚著尋遷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叅政兼都衛指

揮使鎮廣西以仁惠爲政軍民悅服凡年陞右御
史大夫洪武十年松州等處蠻寇爲亂 上命王

爲平羌將軍率師討之十一年正月克平松州三

月 上以勅諭王曰松潘僻在萬山接西羌之境

朕豈欲窮兵遠討而蠻酋屢入爲寇擾我邊民命

爾師征之不得已也三月三日捷至知松州已克

除將資糧於容州進取潘州若盡三州之地則壘

州不須窮兵料彼聞大軍聲勢理必可服但高城

深池擇士卒有阻遏者守納都疊溪之路其青州

驛道無阻遏者不守可也凡來降諸酋長必遣入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人物一

孝

觀親撫諭之勅至可分一軍先還四川別有調遣

四月置松州衛指揮使司初松平王遣寧州衛指

揮高顯等城其地請立軍衛至是降印設官領軍

戍守六月復勅王曰大軍入松克戎虜於萬山之

中設官置衛以威蠻夷爾之功懋焉朕聞松州山

多田少耕種恐不能贍軍若以人民供億則是用

有用之民守無用之地非良策也可相度其宜或

於保寧及擇要害之處立衛爾與部下諸將計議

來奏旣而王言松州西羌諸蠻要地軍衛不可罷

從之遂詔王還軍四川七月討四川賊人彭普貴

等平之初普貴等爲亂王盡殲其衆遣人奏捷

上以勅勞之曰舊歲妖人作亂命爾西征爾跋涉

山川究心日夜奮揚威武剿絕其類以除民患朕

甚爾嘉以今觀之非惟人事之當然實天有以相

之也始妖人暗構愚民已有年矣士民因而作亂

乘時蠢起爾之未至四川也指揮普亮等用師不

律致人殺害良民至今猶未加刑故特遣人勞爾

之功命以軍法從事夫國之用將所以捍禦奸侮

也如亮者安能保其祿位乎罪不可宥如勅行之

十二年王還自四川賜文綺帛鈔錠轉左御史大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孝

大拜大都督府左都督十三年坐黨論死

安然河南開封府祥符縣人徙居潁州元季爲山東

行省左丞守萊州大軍下山東然率衆歸附洪武

元年授起居注轉給事中尋擢山東行省叅知政

事立心平正撫綏勤勞祿止養身餘以給公用二

年召還爲工部尚書五年除河南叅政九年改行

省爲布政使司陞浙江布政使十二年陞御史臺

右大夫十三年改左中丞夏五月癸巳坐事免官

還鄉未幾復召爲四輔官每論事賜坐多所裨益

十四年秋八月庚申以疾卒年五十八 上念其

來歸之誠親制文遣官祭之其略曰爾中土之士當元季從事義旅效力於元及元運既終我師長驅齊魯是以歸我其來甚誠朕用爾嘉數授重位嘗于於法朕特釋之昨爲朝無舊臣復召爾來所望加誠事朕何期遽以疾終朕思初婦之義以牲醴致奠爾其享之

李善長定遠人 上略滁陽公謁道旁留幕下掌書記謀議軍機畫饋餉甚見親信嘗語公務輯和諸將成功一日 上從容問曰四方戰鬪天下何時定乎對曰秦亂漢高帝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九

使不嗜殺人不五載而成帝業胡元酷暴視秦尤烈以故羣雄蠅奮土崩瓦解主公濠產距沛不遠與漢高帝同受山川王氣能法其所爲天下不足定也 上曰漢高帝所用豪傑未有踰張良韓信蕭何三人者今徐達勇力或可方信先生可當張良蕭何乎對曰良智計絕人後世鮮比善長何敢望良若供給饋餉或可效何 上曰良不可得矣今天下才智之士可擬良者先生幸教孤孤將就見之對曰世豈乏才顧善長不能悉知惟知金華宋濂博學洽聞且知象緯 上曰以孤所聞知象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十

緯者莫如青田劉基是年滁陽王欲拔公置麾下弗肯行乙未 上總兵和陽謀斷出諸將右諸將忌 上公委曲調護 上發采石公爲戒戢軍士榜入太平榜通衢城中肅然初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公爲帥府都事丙申三月從克建康籍軍民凡五十萬七月奉 上爲吳國公公爲江南行中書省叅議轉給軍食戊戌 上征婺州守建康辛丑議立鹽錢茶法進叅知政事癸卯 上援南昌復征武昌皆留守甲辰奉 上爲吳王陞右相國乙巳上言湖廣邊務議江右湖廣魚課歲可得穀一百餘萬石資餉李濟據濠公爲書招濟丙午濟降吳元年率諸臣勸進 上未許時刑獄太繁上謂公無更連坐叅議李飲水楊希聖不職公劾黜二人九月論平吳功封宣國公十月定官儀尙左改左相國克總裁官定律令是月議取中原福建廣西十二月率百官勸進明年戊申正月上卽皇帝位兼少師二月進郊社宗廟議五月上辛汴議定都又議取元都公留守八月駕還上六部官制十二月定喪服及三司朝賀東宮儀二年正月上諸神祭禮及翰林官制二月監修元史四月奉

詔編祖訓十二月議賞平定中原功三年正朔定服色議征沙漠置司農司河南制存恤祿養國初都先鋒十大元帥都尉指揮陣亡無後者之父母妻禁淫祀是秋病十一月大封功臣上諭諸將曰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久給足軍食功甚大宜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太師左丞相食祿四千石券文比公蕭何四年正月致仕賜臨濠地墳佃戶董建臨濠宮殿七年以公弟存義爲太僕丞移江南民四十萬墾濠田命公總田事八年秋南安侯監田弗勤又勅公留鳳陽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十一

者數年子祺尚皇長女臨安公主爲附馬都尉歲祿六百石是年廣洋陳寧劾公不問十三年正月胡惟庸辭連公群臣請逮獄上曰朕初起兵善長謁軍門曰有天日矣是時朕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吾意命掌簿書贊計畫功成爵以上公以女與其子此吾初起時股肱心腹吾不忍罪勿問公奏還儀戶既而仍給御史左中丞安然老命公理臺事十四年議征漠北雲南十六年上文官封贈蔭叙例十七年河南水命祺賑恤二十三年春肅清逆黨榜列勲臣五十七人公猶在

上列未幾坐罪不問會有星變其占爲大臣災御史再劾公遂暴卒年七十七虞部郎中王國用上書訟公寃

御史中丞列傳

劉基字伯溫浙江青田人高皇帝取婺州遣孫炎聘基基指乾象謂人曰此天命也吾其行乎其至金陵上時務十八策上嘉納之會陳友諒入寇謀者不一上問基基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天道後舉者勝若散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在茲一舉已而友諒至大敗走上雖定江東稱吳國公中書省尚設小明王座基怒不拜爲上陳天命所在上感悟始定大計復將討友諒于九江基曰金星在前火星在後克之必矣上大喜卽出師攻皖城自旦至晡不拔基請徑趨江州遂拔之友諒走湖廣基都守將胡廷美遣子約降預請禁約數事上有難色基自復踴所坐胡床上頓悟許之廷美降嘗遣都督馮勝出攻命基授以方畧俾夜半候望青雲起則我兵伏見黑雲則彼寇兵伏也慎勿妄動黑雲漸薄與青雲接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十二

孝

此寇歸也宜急追之果如所料基以母喪歸過衢
州值苗軍叛殺守將胡大海等夏毅時守衢城驚
俱失措基徐爲畫計且諭諸軍以禍福衆乃定遂
與平章邵榮擒苗帥賀李等克復諸城方國珍素
畏基名遣間致問基因諷使歸順方氏納款上
遣人訪基以軍國軍事基隨問條荅悉合機宜及
還都經建德會張士誠寇城守將李文忠欲擊之
基曰不出三日賊可成擒也比三日黎明基登城
望曰賊走矣趨使疾追至東陽悉擒之基至入謁
上問友諒士城二者孰先伐之基曰友諒居上流
稱名號宜先伐之已而友諒復攻洪都上親征
之大戰于鄱陽湖勝負未決基密謀移軍湖口以
金木相犯日制勝上皆從之陳氏平遂決計伐
士誠暨北定中原基運籌居多上時至基所屏
人語移時乃去人莫知之乃以基爲太史令一日
基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叅軍
胡深征閩果覆沒他日上欲刑人基曰何爲乃語
以所夢基曰三人頭上有血此衆字也以土傳之
得土得衆之象也後三日當有驗越三日海寧降
上大喜悉以所留刑者俾基縱之是年癸亥守

心羣臣震惧基勸罪已以回天意上卽詔諭羣
臣人心始安值大旱命基獻滯獄多所平及天
降澍雨張景上請宜及時爲樂基曰是欲爲超高
也果色動乃使齊巽巽等伺基欲中傷之上廉
得其情景巽巽等伺基欲中傷之上廉
善大夫上北巡命李善長及基留守且勅以
署察奸惡以肅輦轂基素剛嚴凡中書內府閹人
吏胥有犯卽捕治宦者監工匠不肅及宿衛舍人
奕棋基啓皇太子悉寘于法有中書都事李彬
者犯法基卽廢之善長祈緩其獄弗得遂叩之
上還都基求退命歸鄉里遂歸明年大封功臣手
詔叙基勲伐封公誠意伯胡惟庸嫉基因事中傷
之公馳入見上惟庸乃陽爲好以八年正月朔
挾醫來視疾基飲之覺腹中有物如券石三月寢
劇馳歸亡何竟卒遺命以生平所習天祕書封
上基爲人剛毅有大節遇天下利害果毅奮發而
揣摩多奇中其于天文尤懸斷不爽上嘗謂人
曰伯溫吾子房也
章溢字三益龍泉人壬辰斬黃妖寇犯龍泉執公從
子存仁公憐存仁幼願代賊聞公名大喜問計公

正色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爲此滅族事賊怒并執公公夜給守者乘間脫歸集里兵擊却賊石抹宜孫平盜公有力上功行省授龍泉主簿辭屢有功鄉邑歷官武德將軍僉浙東都元帥府事皆辭結廬匡山又辟地入閩與子 上徵公及劉宋葉三公至建業問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公對曰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擢僉管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公乞省母病賜金綺歸留子存厚京師浙東始設提刑按察司公爲僉事處州總制胡深出師温州還公守處州給餉平

南寧縣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十五

孝

荆楚移僉事湖廣荆襄多廢地議分兵屯田且控制中原 上善公言胡深兵入閩陷沒處州幾變陞公浙東按察副使鎮處州公辭副使以原官之鎮比至諸山寨已叛公宣布詔旨軍民感悅誅首叛者餘悉解散青田福建寇合攻慶元龍泉公守禦却賊茗陽賊寇鄰邑遷平陽瑞安傳道公令子存道合平瑞兵擒賊水軍千戶任惟淵朱仲欽戊青田賊至仲欽逆戰惟淵走仲欽以無援故敗公斬惟淵徇温州平請朝京師 上曰卿在邊良苦俟平吳卽召卿浙西諸郡平召公且命分兵征閩

以存道守處公入見 上諭羣臣曰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功不在諸將後因問征閩諸將對曰湯和由海道進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必勝然閩中尤服李文忠威信若令文忠帥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 上立詔如公策洪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尋兼太子贊善大夫公務存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爲言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廉耻使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爲哉 上祀社稷大風雨還坐外朝大怒誠禮者得罪且不測公曰風雨連朝無足爲怪卽禮官失議 皇上

南寧縣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十六

孝

誠敬自足昭格願賜寬宥事遂已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李將軍平閩詔存道兵從海道北征公曰鄉兵原許事平歸農復調征爽信不可上不應公又曰兵已入閩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者宜籍爲軍使北征自贖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曰孰謂儒者迂先生強爲朕一行公至處乞終母喪不許遣存厚還治喪公集鄉兵令存道部出永嘉浮海北行三上章乞終喪得允存道出昆山走京師見上授處州衛指揮副使戊上黨尋移平陽指揮同知公喪母哀毀疾作二年卒公性孝友誠確宏偉

外若和緩至臨大事議論爭是非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存道征陽和遇虜斷頭山力戰歿

侍御史列傳

蔡哲字思賢武昌人始仕陳友諒爲御史歲壬寅來歸授江南行省理問陞右司郎中癸卯命往贛州招諭熊天瑞天瑞遂遣子入朝上嘉之擢中書省叅議陞叅政時四川明玉珍據蜀號大夏玉珍歿子昇立遣使來貢丙午命哲報聘因挾畫史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獻吳元年改授江西按察僉事陞浙江行省叅政復入爲中書叅政未幾出爲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廿七

李

福建叅政召爲侍御史

左都御史列傳

詹徽字實善直隸婺源縣人以薦舉擢監察御史十六年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本院自十四年改御使臺爲都察院正七品衙門革中丞等官止設察院御史至是陞正三品設左右僉都御史徽首席簡命性嚴厲不以色假人善持風紀上嘉之特賜徽等十二人襲衣十七年正月陞都察院正二品定設左右都御史并左右副僉都御史及經歷都事十三道御史專劾百司辨寃枉提督各道

應不法事務特陞徽爲左都御史徽持憲類矜苛刻諸司凜凜不敢犯十八年六月吏部尚書趙瑁伏誅徽兼吏部尚書十九年四月奏用監生十四人皆爲六品以下官上諭之曰事君惟盡不欺治民惟至公無私凡部內民有饑寒者有冤抑者有隱逸賢才者有豪蠹者汝等能不爲私愆所蔽人言所惑則方寸自明而諸弊可息五月上以天下郡縣多吏弊民蠹皆由雜流得任牧民官乃命同祭酒司業擇監生千餘人送吏部除授知州知縣等職六月設勘合字號給除授官七月上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廿八

李

以徽任職公勤詔有司復其家二十年十月上以北方學較無名師命徽選南方有學行者教之增廣生員不拘額數二十三年四月奏定奔喪例除父母及祖父母丁憂承重外其餘期年服制俱不許奔喪從之九月上諭徽與禮部左侍郎張衡曰有司供宴擾民今後支與官鈔十月徽等同衡酌定奏行凡遇正旦聖節冬至公宴鈔於本處官錢內支給無府州縣都司衛所移附近有司開用二十五年加太子少保支兼俸二十六年議立教官考滿法二月涼國公藍玉以謀反下獄

上集羣臣廷劾未服徹叱令具實王因奏徹爲黨與侍郎傳友文伏誅

凌漢字斗南開封府原武縣人洪武十七年以明經舉至京獻烏鵲論上喜之擢司經局正字未幾出知會稽以事逮繫浙江按察司獄久不決會按察使陶晟在京上知漢無罪獄爲晟所淹命械晟還釋漢與俱來既至拜監察御史巡按陝西奏陝西民病數事且言古人謂丈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臣竊以爲在春秋戰國則可在今天大明一統之時則不可苟許其專恣啓

南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十九

大臣植權之漸上善其言召其子賜鈔二百錠衣一襲二十一年又以不受私遺陞右副都御史尋陞右都御史時詹徽爲左都御史論議數不合每面折徽銜之奏遣按事蘇松還朝爲御史桂滿所劾左遷刑部侍郎二十四年命署吏部五月改禮部右侍郎又數月上以漢年老令歸鄉里漢叩頭曰臣願生居京都死葬京土上許之令居私第二十五年起爲左副都御史九月改左贊善二十六年四月復拜右僉都御史尋命致仕還河南陞辭上問先賜婦不行今歸何也漢對曰

時詹徽在臣有後憂今徹伏誅臣無憂故敢歸爾漢頗有政事才然出言不檢時人亦以此少之

解敏河南陽武縣人洪武乙丑進士性剛勁務學明敏以古人自期授監察御史以才識卓著擢江西按察使在任旌善懲惡不少假借貪墨畏懼改行易善聲稱赫然二十六年超拜都察院右都御史克持風紀臺中肅然二十八年以事免

王平字四川新繁縣人洪武中由人才薦舉擢監察御史二十年陞河南按察司僉事廉介明敏爲政有聲行部至孟津宜陽屬吏歛財以賂平械

南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二十

其人并所賂以聞太祖嘉其得憲體賜文綺襲衣鈔錠仍降璽書勞勉之二十七年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二十八年陞右都御史二十九年致仕

楊靖字仲寧直隸山陽縣人洪武乙丑進士改庶吉士試事戶科有才幹本年擢戶部左侍郎十九年實授二十二年陞戶部尚書二十三年五月改刑部尚書六月上命靖同都察院於囚徒內審有丁糧者每二名著買馬一匹杖囚一名充水夫一名十名造船一隻常川走遞其用車去處流囚四

名共辦車一輛正身病故戶丁補役不在清之之
例十二月 上諭靖曰自今爲犯十惡并殺人者
論死餘皆令輸粟於邊以自贖力不及者或二人
或三人併力輸運仍令還家備粟以行翰林學士
劉三吾等曰聖心仁恕重念及此罪囚受更生之
恩矣 上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嗜之而不知止
設法以防其犯而犯者益多推恕以行吾法而人
或可以濟三吾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
三代而下刑法常濫以嚴刻也 上曰善爲國者
惟以生道種德不以刑殺立威二十五年正月諭

靖等曰在京獄囚卿等三覆奏朕親審決猶恐未
當在外獄囚繫多居官者安得人人盡職所擬者
豈能一一當罪自今在外所上獄囚卿等當加詳
識務得真情然後遣官審決有冤者卽爲伸理毋
致良善被誣姦邪僥倖惟雲南道遠若遣官必致
淹滯其令本處會官詳審決之八月靖奏都督府
經歷唐奉先以事請託通政使景璣於法當杖
上以奉先進士命紀其過二十六年正月命兼太
子賓客并給兼中侍衛又命兼署禮部事秋七月
上命凡有罪囚許刑部令主事廳會監察御史

五軍斷事司大理寺五城兵馬指揮打斷後又令
錦衣衛亦得與焉二十八年坐事除名會時征龍
州以其地界安南先命禮部尚書任亨泰監察御
史嚴震直諭之尋遣靖等往其國徵糧數萬石以
供邊儲日焜皆遵奉不敢違二十九年以功起左
都御史掌院事靖性資明敏有識善敷奏理刑平
恕 上數獎勵之至三十年七月因庇一鄉人獄
爲御史屢劾賜死

奏對詳明四方文牘通遣無稽留冤抑之赴愬者
上請旁達咸無滯情冬十月改授戶部江西司郎
中二十五年陞工部右侍郎二十六年六月轉拜
本部尚書九月里人有告許其徒弟子侄不法事
上命震直自理無所徇獄具 上以震直不欺
盡宥之二十七年正月命震直行文書教天下多
裁桑棗造冊回奏違者全家發戍金齒冬十二月
降北平道監察御史益璽正百度平反冤滯牘無
稽留二十八年八月廣西龍州趙宗壽襲其叔知
州任不候 朝命自雄長其地 朝廷興師問罪

遣使往諭安南一觀其嚮震直挺然奉 命撫諭

國王陪臣皆俯伏聽 命刑部尚書楊靖以庶人

中績使其國徵糧五萬石爲龍州軍餉直及其未

至宣言楊某久爲秋官威名素著其君臣氣已攝

楊至而糧卽集賴先聲力廣東西鹽運爲官民病

上奏減其半二十九年奉 命復至廣西於是立

法接運以通行鹽商民便之桂林興安靈渠屯久

圯直審地勢浚源疏流因其故道延袤五十餘里

導南北二江入海轉江築堤岸治陡開修石渠以

便行者通石函以利灌溉傍通靈川千秋峽鏹象

南齊書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二三

與石峯焚鑿江灘礙舟之石自是往來無虞上不

重舉可貽永久桂林梧州興安咸備紀述謂秦史

祿漢馬援千載之後無善繼者至震直當爲三人

云歸奏 太祖喜甚謂戶曹盧侍郎迥等曰廣西

塘陝昔久不成今老嚴成此巨功朕授任得人矣

居廣且幾年每督有司均徭定賦整風振俗貪婪

歛跡而錄囚猶稱不濫士民共歌之三十年丁丑

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嘗謂天下之蹈法者之不可

止而獄庭乃民之灰地也風紀之原刑法之重尤

盡其心獲昭雪者居多靖難兵起震直督餉齊魯

間兵敗爲北兵所縛置布囊兩馬夾昇至北平

建文遜位後復爲工部尚書奉使安南至雲南見

建文悲倉不食吞金而歿

暴昭字

山西浮山縣人

洪武中以薦舉授北平

布政司叅政二十八年陞都察院左都御史二十

九年陞刑部尚書三十年五月奉 旨取大誥條

因附載於律名曰大明律誥 上御午門諭羣臣

曰朕有天下倣古爲治明禮以遵民定律以繩頑

刑著爲令行之已久然而犯者猶衆故於聽政之

暇作大誥昭示民間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謂

南齊書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二十四

刑爲祥刑豈非欲民並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

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因撮其要略附

載於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并律誥該載

外其雜犯大小之罪悉依贖罪例論斷令編次成

書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刑期無刑庶稱朕

恤刑之意六月署政平訟理二藩諭罪囚 上諭

昭等曰人言法家少恩此後世用法之過故有是

言朕觀唐虞之世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安有是言

哉爾等每諭囚引至朕前雖詳其致罪之由然一

時裁決恐未得其情自今論囚惟武臣死罪朕親

審之其餘不必親至朕前但以所犯來奏然後引
至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旂傳旨諭之其無
罪應釋者持政平旂宣德意遣之斷令五軍都
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通政司詹事府詳
加審錄寃者即爲奏聞無寃者實犯死罪以下悉
如律其雜犯死罪者准贖革除二年充採訪使至
北平知有變亟歸言於朝靖難師入京執之不屈
上忽命先去其齒次斷手足次斷頭而死

景清本姓耿報籍訛爲景字

陝西慶陽府真寧

縣人倜儻尚大節領鄉荐游國學時同舍有秘書

南齊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二五

清請之不肯與固請約旦即見還旦往索其書清
曰吾初未嘗假汝書也生忿訟於祭酒清即持所
假書往見曰此清燈下所業書耳即背誦徹卷及
問生生不能誦祭酒叱生退清以書還生曰吾以
子秘太甚特以相戲耳初清赴舉過淳化主家有
女爲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來清去即復來
女詰之曰避景秀才耳女以告父父即追及清道
所以清書景清在此數字令父歸枯女所而妖自
是遂滅洪武甲戌清試禮部中第三錄詩書二經
對大庭賜第二人友弟入翰林爲編修三載

改監察御史三十年春召見嘉其才命署都察院
左僉都御史與實倖是夏臺臣鄧文鑑劉觀及清
奏事罷以疏事訛懷印入刑科更疏爲給事中劾
下詔獄尋宥之出川陝巡察私茶建文即位擢左
都御史改御史大夫文皇繼統方孝孺練子寧
等死而清獨委蛇侍朝人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
入先是星者奏文曲犯帝座甚急文皇因疑清
及朝清獨著緋遂收之得所帶劔詰實不屈而死
是夕精英迭見族其家已而時入殿庭爲厲又命
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南齊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二六

吳中字司正山東武城縣人洪武戊寅自國子生授
營州後屯衛經歷陞大寧都司經歷成祖師至
大寧中出迎其體豐偉應對明暢上一見拔之
賜襲衣命守會州教士卒力田南兵攻城率衆卻
之移守薊州捍禦撫綏具有方畧賜衣服器物以
嘉獎之命署北平布政司理問尋陞本司經歷給
餉運贊城守並効勞績成祖入正大統以功陞
大理司丞是歲旱蝗中言此由刑濫所致乞戒法
司務寬平陞少卿以發奸慝陞都察院右都御史
五年將營北京宮殿改工部尚書奉命取材於

蜀還又命董餉運北京賜帛八年車駕北征
命扈從兼督餉運十二年還京丁內艱歸十四年
奪情起復仍命董管繕中言營繕吉事臣服未
除非敢當預改刑部尚書後十九年以言事忤
旨逮繫二十二年仁宗皇帝嗣位尤見信任陞
太子太保仍掌刑部兼詹事府事賜寶帶金織衣
踰月仍改工部尚書宣德元年坐累解太子少保
中事三聖皆見信任凡車駕行幸皆在扈從
英宗嗣位以著舊復少保時營三陵及重建三
殿二宮并京城俱命董之早暮勤勞致疾正統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二十七

六年工竣陞少師賜金帛文綺加繡麟衣七年卒
年七十一賜祭葬封荏平伯謚榮襄官其子賢世
襲錦衣衛百戶中爲人和易閭閻勤於奉公其掌
刑憲寬厚平恕恒躬視獄中命除穢惡疏枉枯時
食飲戒飭吏卒以時寬恤迨還冬官職務填委規
措經畫條理井井心之默識雖久不忘襟度有容
雖忤不較愛護僚屬有器能者率獎進之先事蓄
材以應時需隨用皆足嘗四鼓入朝道遇負鈔數
十萬緡者中曰非寇而何命從者悉繫以奏詰之
乃造鈔匠盜提舉司鈔遂置於法邂逅有見必

上聞不以出位爲嫌家居事親孝敬常迎就養京
師永樂中命大臣之子入侍皇太孫乃推於其
弟雖貴待姻戚鄉黨相與款洽如布素時賜窮恤
置不問識與不識與人處謙和怡愉故大官中貴
皆樂親其有容云

陳德文一名瑩中字文石廣東保昌縣人洪武中舉
文學授台州府通判越二年左遷枝江令又遷縉
雲監稅所至有稱兵部尚書唐鐸薦拜北平道監
察御史明年擢按察使三十年使西番撒馬兒罕
等國開通西域居十有二年克舉使職不辱君命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二十八

永樂五年回京凡所歷之國來訪風俗作爲詩歌
歸日進呈成祖嘉之擢僉都御史今內閣修西
域志多案其言八年二月隨駕征迤北十月迤北
平上念久勞王事進右都御史賜衣十襲名馬
二匹及漢尉四名充伴還鄉省墓九年六月復
詔回京十二年三月卒於位進左都御史階論
賜祭塋

王彰河南鄭州人幼穎悟好學洪武丁卯鄉薦明年
試禮部弗利補太學生嘗使山東平糴以實軍儲
同列納賄縱逋負者彰毅然責之弗聽其人果得

罪彰遂以廉幹聞屢擢吏科都給事中典封駁之任益慎益虔聲譽尤著未幾改刑部福建司員外郎時有豪橫搆訟株連數歲有司率爲所誣彰曰法貴平恕豈宜寬刁健輩悉抵於法而誣者皆釋人咸悅服超拜山西左叅政居藩七年吏弗忍欺民懷其惠永樂五年召拜禮部右侍郎明年以父喪去官九年服除遷戶部嘗祀華獄過陝州聞民鬻男女償逋既還奏之詔悉蠲其租且官給楮幣以贖所鬻人皆德之十年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論事嚴毅持法公正人不敢干以私嘗以母夫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三十九

孝

人年高欲歸省而難於請適命按河南許其過家且賜母夫人冠服金幣爲壽時人榮之歲庚子陞右都御史奉命諭周府獻護衛王從之上喜命撫河南秉公持法雖不貸時諸郡連歲水患而有司復加重歛民益以困悉奏之於是詔停不急之徵十餘事九官吏以貪暴罷免者九百餘人招況民復業者幾五萬家發官廩以賑之賴全活甚衆先是強賊張大聚亡命嵯峨山行劫女僧宋繼善妖人李人美俱以左道惑人悉捕斬之二十年命督餉北征事竣還院平生嫉惡甚然獄有

所疑者必反復訊鞫然後決辨奏釋性至孝以父早世事母夫人尤謹在京師所得珍味必馳獻然後敢食所得俸祿必分族人及濟貧乏嚴於家法訓飭子弟其有違禮度者必痛責之悔悟乃已宣德三年卒於官彰爲人間靜待人以誠率下以正平居言若不出口至臨事論辨詞氣侃侃弗少置自爲侍從之職薦躋顯要歷事四朝廉介自持恪勤夙夜垂四十年亦無玷於官箴云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三十九

孝

趙錦字元朴浙江餘姚人起家進士性嚴整強骨自立初令江陰值大侵所活以萬計計擒巨盜許貴徵爲御史疏革真順間總兵又疏論大司農徵積逋及入資賢提議非是時相嚴嵩怙寵專斷賄賂公行諸司望風希進頌美功德錦因日食陳言極數其罪惡乞罷黜以應天變嵩大憾逮下詔獄拷訊復議廷杖百肅皇引筆抹去獨除籍而已莊皇遵遺詔起公尋轉光祿卿奏罷端午龍舟之戲又奏浙江陰子鱗及蘇松常鎮白狼減耗巡撫貴州土酋安民跳梁公宣示恩威得其力以治諸苗之反側歷南京都院正卿相張居正惡其不附已嗾所厚劾公去居正卒起爲左都御史會

上覺居正專橫逮治其子公土疏救 上雖未盡從而張氏得稍解孔門從祀之議與公力言文成白沙二先生當祀議始定丁內艱歸服闋再起以疾終謚端肅

張本字致中山東東阿縣人洪武末年由國子生擢揚州府江都知縣治有聲豪猾斂肅壬午 成祖義兵入境本率耆老詣軍門入朝陞知揚州府永樂元年陞江西叅政每事躬理更無容奸四年召爲工部侍郎職務填委旦暮在公悉心殫慮忘寢食六年坐累謫交趾七年召還爲刑部右侍郎益

肅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三十一

持敬慎議獄必究其情疑者原之率從忠厚數發奸竒中而綱紀秩然二十二年 仁宗初嗣位重南京根本之地曰張本特立不阿首進南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事毅然以革弊舉廢爲務明年被召入見言 國家大計遂留行在兵部尚書

向寶字克忠江西進賢人洪武乙丑進士初授兵部試員外郎九年無過特陞通政使以不善奏對力辭改應天府尹建文中坐累謫廣西 文皇入正大統召復前職又坐累繫獄數年左遷兩浙鹽運司判官 仁宗皇帝在東官知其廉名卽位驛召

還朝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翌日入謝命兼詹事府詹事給兩俸有詔求言寶陳八事其一曰錄用熟舊二曰設置諫官三曰選舉賢才四曰簡練將帥五曰貴重有司六曰考覈吏員七曰監生資格八曰流通鈔法言多可采 上卽位之初命蒞南京都察院秩滿入覲 上憫其老命致仕歸以宣德三年八月卒於道計聞 賜祭葬寶有文學寬厚愛民而持身清介累遭困阨未嘗易操平居言不及利蔬食飲水自處甚適歷任四十餘年卒之日家具蕭然

肅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三十二

胡槩字元節江西豐城人隨母嫁吉水胡冒其姓永樂辛卯登進士拜監察御史聽決精敏以能稱丁外艱起復爲御史署刑部事十六年擢廣西按察使慨然以敢吏奸恤民隱爲已任十八年調廣東二十二年 宣宗以常鎮蘇松浙東西諸郡豪右往往持吏短長肆毒善良特改大理寺卿命偕中貴人往案之槩亦知 上用已之意偏歷其地凡墨吏豪民爲巨蠹者籍其家盡寘諸法聲振一時海鹽悍民訛聚慶真無賴剽掠有司莫能制聞槩至盡室遠遁得之武昌抵以殊死於是奸宄帖息

以餘力新學宮併先賢祠宇又奏上元江寧差役
頻繁今國子監缺膳夫請以應天常鎮蘇松罪囚
應答杖徒流者充役爲便 上曰役有罪以蘇民
力亦何不可但用法過刻奸民并在勢者欲擠之
騰謗於朝 上遣御史廉問毫無所得用是 上
益信之槩自信不疑于利害之當興除者皆列以
聞松江嘉興兩郡接壤地大民衆徼徯多困奏折
其地爲五縣如其請四年特陞都察院右都御史
往治南京院事槩材長於從政務持大舛疑獄滯
詞能立得其情而志存平反每具獄推見至隱惟

恐吏售其奸民有不得其平尤能嚴束郡屬恒舉
古人方剛有志節者警之莫不奉法遵職憲紀用
振八年召掌北京右都御史事

陳勉字希進江西雩都縣人永樂丙戌進士擢四川
道監察御史爲人清慎端方二十年陞廣東副使
有政績二十二年以大學士楊士奇薦陞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與石璞顧佐同心振紀臺中肅然又
持身清白佐亦重之宣德十年改南京大理寺卿
正統元年以三品九年考滿復任景泰元年陞南
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三年致仕卒 賜祭

葬

石璞字仲玉臨漳人初爲監察御史屢陞山西布政
使剛直有治才所在著稱按察江西時有民娶婦
三日同往婦家婿先歸婦後失之追索不獲婦翁
訟婿殺女婿不勝榜掠自誣服璞疑之禱於神夜
果夢人贈一麥字璞思曰兩人麥一人也獄有歸
矣比明械囚示行刑狀璞見一童子竊窺召入曰
爾得非來偵某囚事乎童子大驚吐實果二道士
素與婦通見匿之槁麥中江西人號曰斷鬼後進
工部尚書正統戊辰河決命璞治之景泰辛未也

先寇獨石命璞兼大理寺卿往璞充餉勸兵修垣
守險事平進太子太保改兵部尚書丙子湖廣苗
叛民李珍魏玄冲道之寇掠又命璞往璞以計生
得珍玄冲檻送京師苗平還治部事數年致仕
英宗復辟謂李賢曰石璞純臣也聞尚健然貧爲
我召來璞至京以青袍角帶見 上曰吾賜爾緋
玉敝乎璞叩頭曰臣平生以孤忠奮無結納今忽
被召疑有誅譴耳 上說是時璞微賸乃命掌南
京都察院事成化初致仕公在山西其夫人與諸
僚妻宴歸愠曰彼多金珠綺彩吾布衣甚不稱也

石公曰爾何坐曰席首石公曰使吾墨於官汝安得居此坐彼金珠綺采者後欲居汝席得乎明年其夫果有以墨罷者公歸不能治第買田僅百畝安陽某自典史歸石公許往其家盛治具凡上陳銀鹵前列金杯十餘公見之問曰爾宦幾年曰未一考也曰胡歸乎曰刁民誣吾貪耳公曰使吾治爾爾焉能還鄉里哉拂衣出

林聰字季聰福建寧德人正統己未進士擢刑科給事中即毅然以古直臣自矢景泰元年轉都給事中內侍單增恃寵驕縱聰偕科道上言盡暴其罪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三十五

惡乞急治之既奏

上即命捕治八月廷議迎復

英宗之禮聰曰

上皇北征爲宗社也禮宜從

厚從之景泰三年奸臣建易儲之說事下廷議聰首言不可易事雖不能沮而人諒其忠補吏科都給事中聰居職久益謇謇以言自任王文衡其異已嗾御史王溥誣劾聰文欲寘之死以胡淡力救得免左遷國子學正英宗復辟起左僉都御史命賑山東還陞右副都御史成化二年江淮旱人相食詔聰撫之聰奏借江南糧及未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且給之種三年陞右都御史掌院事

七年巡撫大同號令明肅勸懲有法八年以疾致政越二年召赴南京都察院視事命兼提督操江十三年召爲刑部尚書

王恕字宗貫陝之三原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業治古文辭而恕不喜爲古文辭務以明體適用本之經術博極經濟以是不得留出爲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司副條上刑罰之中者六事於朝而議行之五年擢知楊州府天順四年以考最超拜江西右布政使嶺寇有犯贛州者恕率檄師討平轉河南左成化元年進右副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三十六

都撫治鄖陽時以襄南多山秦楚之流民萃焉礦賊又不時發特開府撫治而恕首得之已會兵搗襄盜平其巢又平湖廣劉千斤石和尚之亂因榜諭流民各使復業流民聚貲立生祠祀恕七年以刑部左侍郎治漕河九年改南京戶部十二年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恕單車携二童往中貴人錢能使指揮郭景等以玉帶龍衣吳裝玩好馳驛謁安南王黎灝王報以異寶生金通犀象牙等物景等復與其國互市綱載還恕廉得之遣騎道執景景迫投井死因悉銀鐺其從者下之獄而沒入

其賄飛章露効能私通外夷罪當死當是時瀨別
爲私郵以通滇者欲乘間取我至是其謀始杜而
錢能復使使乘驛以黃鸚鵡進恕復上章極言萬
里勞人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 上意
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言昔交趾以鎮守非人
致一方陷沒騰衝啓爨致麓川叛逆今日之事殆
又甚焉 上爲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公
諸大師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矣恕在雲南九
閱月疏二十上十三年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
明年召掌南京都察院事往返衣書一橐而已又

獨恕與周忱彷彿姚元之恕則賢於宋璟矣中貴
人杜福以 中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
羅漢古跡恕言帝王之學貴要典謨訓誥及無逸
旅獒 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也中貴人王
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 中旨齎御帑金收
市圖籍珍玩因而張皇聲勢撈括富人財寶人情
洵洵恕乃盡列其罪狀三劾奏之王敬亦誣奏恕
因而株及常州守孫仁方未決而東廠中貴人尚
銘亦發其狀 上始下敬錦衣獄謫戍并戍其黨
十八人而梟王臣首於江南遠近稱快以是益歸
心恕二十年復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時錢
能復夤緣得同守備南京興恕共事然亦心服恕
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唯有敬事而已滿九載加
太子少保會刑部員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梁方
與妖僧繼曉比而造大鎮國永昌寺忤 旨下詔
獄都督經歷張黼救之亦下獄謫外恕言京師祀
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
寺者舛也一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 內帑
者且數十萬俊言當不宜罪宜特復其官併復黼
官 上雖報聞而中不能無嫌以星變還俊黼南

京恕凡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諍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慚心厭之最後所言政令失信尤中 上諱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以病告忽附批落恕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恕既歸名益高 孝廟卽位卽蒙特召馳驛以來中途引疾不許改吏部尚書入見卽加太子太保恕薦彭韶張悅周經爲左右侍郎耿裕何喬新倪岳皆引置執政忠諫如王徽黃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人物一 三十九

仲昭賀欽被抑如周瑛祁順並皆薦用總督兩廣都御史秦紘糾總兵安遠侯抑景不法反爲景所誣與俱罷恕言紘不當罷卒奏起爲戶部尚書滿三載授恕光祿大夫柱國 上念恕老大風雨雪免朝又免午朝以疾告輒遣中貴人存問御醫視脉牲酒米蔬相繼而歲時珍鮮金綺之賜與內閣輔臣埒御醫王玉自陳春宮効勞乞陞職下吏部恕請逮問有 旨免問而增俸二秩恕固執不可乃已時丘濟掌詹事府亦加太子太保而以禮部尚書故班恕下旣入直文淵閣兼太學士恕尚持

其吏部銜據濬上居無何太醫院判劉文泰奏恕矯詐強悍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 旨令恕看詳回奏恕不憚疏辨乞宥主使暗指丘濬 上爲左文泰秩而責恕賣直沽名俾焚其傳草於是再三懇疏引疾乞休 上乃許聽馳驛有司月給廩二石歲給夫二人恕歷仕四十五年家居健無恙日玩大學諸書嘗言我垂老方理會學問正德改元之歲恕九十矣 上遣行人齎手勅牢醴綵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四十九

幣存問益月廩歲夫恕乃復疏言數事又三年卒恕噉食兼數人至其日小減閉戶獨坐忽有戶若雷白氣瀾漫遂瞑訃聞 上予祭葬特超六官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端毅恕有五子十二孫多賢且顯者而少子承裕仕至南戶部尚書謚康僖有學行不隳其家聲

李裕字咨德江西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簡授河南道監察御史屢陞陝西布政使下車踰月召入爲順天府尹癸巳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癸卯進右都御史甲辰調南京都察院裕爲御史

持憲得大牀爲山東按察使閱諸郡死獄無慮數百皆親鞠之得平反末減者過半青州大峴山砦七十二處殺人爲盜乃督守令往捕之間有逃租稅者亦爲之蠲其逋負人謂莫測之禍消於未然在順天寬徵需章和買嚴田土投獻之禁故事給引錢並入府尹私藏裕令一引輸指鈔貯之官用不收一錢總漕政剛運利弊罷行殆盡人人稱便張秋南莊湖淮安西湖諸防舊用椿木易之以石利垂永久在都察院以風紀未振嚴束各道臺中肅然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四十一

孝

黃綬字用章封丘人正統十三年進士授行人歷南刑部郎中廉直遇事殿發卽重忤時貴不恤竟以是得名譚千戶者大猾任俠結權貴顯人嘗奪民蘆場萬畝貴顯人業與譚千戶杯酒歡卽知民枉不能直公竟盡法直蘆場歸民歷四川叅議叅政右布政使過崇慶忽旋風起與前公曰卽有冤且散吾爲若理抵州沐而禱城隍夢中若有神言州西寺云公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公旦起率吏兵急抵寺盡繫諸僧諸僧中一人少而狀甚惡詰之無祠牒卽塗醋壘額上晒洗之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四十二

隱有巾痕公曰是盜也卽訊諸僧諸僧不能隱盡得其謀劫人財併淫人妻女諸奸狀按律殺僧毀其寺公爲錢穀吏精律比輒能發摘奸伏威行川中陞副都御史巡撫延綬行道望見川中飲馬婦片布遮下牀大慚俯首歎曰我爲巡撫令健兒家貧至此何面目坐臨其上亟令預出餉三月邊健兒素貧苦延綬特甚聞公慚歎軍中人人感泣願出死力爲黃都堂一戰虜虜亦不至俄有詔毀庵寺公令汰尼盡轉軍門給配軍中壯無妻者比公去延綬有雋子女拜道傍送者陞南京戶部尚書威稜截然盡華財賦內外諸積弊改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入臺天下仰望風采公懇直崖異恐人中傷請老去未幾卒

張悅字時敏華亭縣人天順庚辰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奉職守法以不欺爲本朝士有囑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暇一詞使知某嘗有言耳訖事而問之曰其人無大罪旣據法施之矣敢僞言以市恩聞者歎服陞江西僉事尋改浙江提學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託覲覲屹不爲動而士皆帖服所獎拔往往取

魁甲爲聞人進湖廣按察使甲辰入覲時中官尚
銘在東廠任事衆羣趨其門悅獨不往銘銜之伺
察無所得未幾銘敗而其名益彰二十二年進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二十三年陞工部右侍郎 孝
廟初大臣相率上疏去位悅獨不可曰更新之始
正當竭心報國豈可言去屢遷吏部左侍郎癸丑
大旱上陳遵舊章恤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
數條并修德圖治二疏皆嘉納之時吏部尚書王
恕負時望尤倚信悅嘗兩攝選翕然稱允六年陞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持厲風紀臺中肅然八年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四十三

孝

陞南京吏部尚書鎮定間靜上下安之九年改南
京兵部尚書疑重不撓留都倚以爲重議事每持
大體爲根本遠圖不操切文具十二年加太子少
保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莊簡悅平居謹畏小心
無疾言厲色至臨事早有定見未嘗以利害恩怨
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猷
爲皆至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聖
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况復濟之以
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笑曰此正不善
讀書耳世豈有遵書本行而誤者性素清約終始

一節爲縉紳表率者四十餘年及歸處舊居杜門
不出戶外事一無所預時見風俗奢靡於是益崇
節儉以率子孫至於待賓亦不敢過豐以勸薄俗
嘗有言揭屏間以示人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殺
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
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世
稱爲名臣云

鄧廷瓚字宗器湖廣巴陵縣人穎異過人年甫十八
登鄉試甲戌擢進士第明年授浙江淳安縣抵任
訪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人無知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四十四

孝

之者故兵部尚書張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獨
知之薦知梧州疏且上會丁嫡母憂不果服闋遷
太僕寺丞成化十年貴州新設程蕃府府在萬山
中百具未舉加以夷獠雜聚倖難撫治吏部求其
人得廷瓚曰是前薦知梧州者至則悉心規畫凡
城郭街衢及廟宇廨舍以次興造榜諭諸夷使受
約束政令公平莫不感化上司以其治績異等交
章薦舉吏部以民夷方安其治宜久任以慰之十
九年滿九載始擢山東左叅政提督農務兼管水
利弘治元年擢左布政使適貴州黑苗久叛守臣

告急 上勅廷瓚往視兼提督軍務尋改巡撫提督如故初至百計遣人招撫不從始合衆儲糧調兵決策征勦號令嚴明將技用命斬首幾六千級械首惡數輩赴京悉斬於市因奏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合九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侵田奪貨逞欲無厭軍民病之今幸黨惡剷除非大更張不能善後凡所條陳十一事下兵部會議悉見施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縣一更擇流官土官兼治廕一子錦衣鎮撫下 詔褒異遂進右都御史八年召還掌南京都察院事數月復出

醫往視仍進左都御史以時其功十四年 上知久勞邊務召還復掌南京都察院事未行而卒年七十一公性孝友待人不疑雅量廓如至所施設動中機宜其中明憫人莫能及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翟瑄字廷瑞河南洛陽縣人天順甲申進士授奉化知縣擢浙江道監察御史巡通州倉及濟寧河道所至有聲改山東道掌道事兼總諸道奏牘名益起甲辰監禮部會試綜理有法尋擢南京大理左寺丞評駁惟允丁未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雁門諸關內輯外捍務勤夙夜逆賊王良李鉞潛遣人出境構虜公馳至忻州即督官兵擒之或請報捷公慮及無辜執不可以常奏 上降勅獎勵加俸一級邊儲折銀民困輸納多流徙失業公奏減大半歸者相屬弘治辛亥遷右副都御史入理院事陳恤刑革弊數條多採納丙辰進南京右都御史庚申遷南京刑部尚書寬嚴中適每斷大獄必審覆未嘗苟決人皆以長者稱之疾作具疏乞休 上曰瑄老成練達精力未衰宜善調攝以副委任後再具未上而卒贈太子少保

陳道字德修盱眙人天順甲申進士成化元年授文選司主事未幾坐累調南京刑部歷郎中清謹守法門無私謁都人因有板陳之號獄無留滯時莊懿周瑄爲本部尚書雅重之推總司章奏下內艱服除改南京兵部武選擢知金華府府民多健訟牽連動數十人庭訊不數語盡得其情卒連隨皆釋之有巨豪屢起大獄官司追捕輒身負黃袱聲言上訴衆畏之如虎乃召至置於法卽伏辜府獄故在治外狡獪之徒出入教誘乃命限以高垣有古木當垣合抱民祠以爲神伐之適有小疾或以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四七

孝

爲神怒道不爲動樹竟伐而疾良愈在府七年弘治戊申遷陝西江西右叅政剽煩治劇益盡其心嘗分守湖廣得吏民之尅害者十數人悉加重譴他郡邑聞其風咸憚之壬子遷雲南右布政踰年轉陝西左布政所至輒有能聲乙卯進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具疏陳地方利害謂彰德等府與山西直隸錯處水旱之餘民多爲盜宜專設武臣陳州境鄰直隸潁州數百里盜所出沒宜增添縣治黃河之決河南爲上流患及直隸大名府等處濬治夫役宜屬之河南事下公卿議多從其言又

以宗室分封河南爲繁衍而無籍出入撥置貽患甚大乞嚴加禁約以薦親親尤人所難言地方賴之庚申陞南京右都御史掌院事踰年改南京刑部尚書久職刑名凡獄訟之輕重悉取案牘頭末閱之死獄尤慎故一時鮮有稱冤者癸亥冬滿三載值寒疾卽上疏乞休卒年六十有九計聞詔贈太子少保爲人沉靜寡言取予不苟爲政雖尚寬厚至於臨大事治大獄則不舍晝夜思之期於當而後已嘗以書示其子曰凡煦煦爲仁孺子爲義噉噉沽名庸庸保祿近世士大夫之急於進取者往往涉此吾平生諸不及人獨幸不在此四者之列亦不願汝曹效之子大章成化甲辰進士終南京太僕寺少卿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四八

孝

張敷華字公寔江西安福縣人天順甲申進士成化乙酉授兵部主事歷郎中十年出爲浙江右叅議屢陞浙江右布政弘治元年轉湖廣左轄四年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未幾改撫陝西九年改南京兵部右侍郎十二年陞右都御史總督漕運十四年改南右都御史掌院事振揚風紀鈐束各道無緣法爲市務崇大軀慎廉隅又介特靳

然不輕言笑與林公瀚林公俊章公懋一時稱爲
南都四君子十八年進南京刑部尚書

金澤字德潤江寧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雲南
司主事歷郎中獻獄明允丁憂服闋補南京兵部
職方司郎中屢著才幹十九年陞四川右叅議又
陞右叅政播州宣慰厚饋以金幣毅然麾之至以
庶長奪嫡竟寘之法革二長官司撫安七十二寨
夷民駢首歸命流賊李廣蜩聚五千餘人戮通江
官吏傾其帑藏焚蕩縣治澤前後設畫偵其渠魁
而殲之變賊野王剛鼓衆猖獗充斥湖陝上命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四十九

孝

三省督兵會勦澤下重賞之令竟磔剛於市歷陞
廣東左布政使時汀漳盜起勢寢熾而嶺南湖湘
之不逞者附之劫帑藏殺官軍閭閻爲東南郡縣
患時議以爲盜之未平以政令不一而鄰境有司
不肯協心故也宜設巡撫憲臣置司要地以節制
之而割附近郡縣以隸之則盜易平也巡按等具
奏孝皇俞其請因陞澤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
西澤便宜行事先榜令自首乃嚴督緝捕斬賊首
滿天明等八百餘顆論功罪明賞罰人多感奮思
效獠獠洞壘聞風向化四邊以寧又因四省交錯

緝捕官員責不專一每有警急事難責成廣東韶

惠南雄福建汀州湖廣柳州江西南安建昌贛州
等處俱未添設機快捕盜無律盜賊縱橫乃奏行
將前各府州縣不分全設裁減州添判官縣添主
簿各一員並不別差專委操練機快緝捕盜賊遇
有緊急調用責成澤又具奏於瑞金湖陂山場設
立巡檢司一所又檄下撫屬設立關隘僉編附近
居民之壯者防守要津禁遏奸細又增高贛州舊
城一尺又創巡撫院并贛州府贛縣學校俱檄重
建凡百政令皆行之可久而無弊者十五年陞南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五十

孝

京兵部右侍郎十八年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掌院事正德元年致仕

高銓字宗選江都縣人幼時岐嶷不凡日記數百言
成化己丑舉進士授大理右評事潛心條格上疏
言優致仕申比附分贖職杜詐作辨盜情廣收贖
六事皆中時獎出錄福建囚乎反至百餘人會勘
其勢家人獄不爲私撓人服其介丙申擢山東僉
事遭母憂戊戌服滿補河南值歲歉人相食朝
廷遣侍郎往賑銓實分領其事驗丁口程遠近以
時給散嚴禁侵尅流移四集處其食息咸有方既

而疫作乃給衣糴散遺之又爲義塚以處死者所
活甚衆歸德有黃河退地千餘頃爲親藩所奪
州守且以負租被訟銓力執以爲地當還民爲業
民竟賴之陞浙江副使清案牘羣吏屏息勾考戎
籍宿弊盡革五年陞河南按察使風紀振肅河決
張秋銓建治河十二議贊畫居多賜白金文綺
陞左布政使入覲吏部奏銓治爲天下異等陞右
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立九則徧徃役愼固邊圉時
奸民有獻皇莊者實皆民田侍郎許進等奉

命會勘冤聲撼野至歐州縣吏不得行許據欲執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五十一

考

以復命銓曰若是固爲民至意恐萬一不測如
民重得罪何請勘實以聞上雅愛小民必不忍
奪其生業以利左右奏上果然十三年陞南工
部右侍郎屢掌吏戶兵三部癸亥江淮饑復令賑
濟陳荒政八事多行之正德二年陞南院右都御
史讞獄精允人以爲不冤本年陞南戶部尚書奏
改衛士廩米折色每月兼給著爲令其於名節尤
刻意不苟尋忤逆瑾逮獄瑾誅復原官致仕始仕
時或勸增年以就科道選亟謝不聽及爲僉事歷
臬經九載乃得遷雅逆禍亦無幾微見顏面人以

是尤稱之自謂治律之功不減治經史於後進名
士推挽唯恐後然不自德也始號平山晚更號遺
安老人所著有平安山遺稿若干卷壽六十有九
贈太子少保

熊繡字汝明湖廣寧遠衛人成化丙戌進士丁亥除
行人奉使楚府及巡禁四川茶課土官一切餽遺
不受士論多之辛卯除貴州道御史立朝謇諤有
器識凡百論議務持大體略苛細奉勅巡河風
聲丕振一日過廣平寒甚借守一裘後還之守新
製一裘遺公公竟却之乙未巡按陝西發姦擿伏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五十二

考

無所假貪夫歛跡右布政于璠賊迹敗露棄官霄
遁公遣人追之急璠遂遣子誣公他事逮至京卒
無驗璠落職璠所新當路力主謫公知清豐縣陝
民訴冤於朝者數百人在縣殫心民瘼均徭薄
歛立衆輕歲給之法常單騎巡行鄉社收恤貧老
一縣化之乙巳陝西大稭擢公鳳翔守六月履任
三日而雨是歲遂登郡大治陞山東左叅政轉右
布政使甲寅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公盡心邊
務威名大著虜不敢犯邊陞兵部右侍郎甲子轉
左大司馬劉公大夏甚器重之凡邊情重務必與

公商確而後行常奉 命清騰驤四衛勇士得其
虛冒糧餉者幾萬人由是權貴皆銜之時 敬皇
帝勵精圖治召二三大臣商治理劉公泊右都御
史戴公珊尤被親近而公與焉未幾 敬皇帝上
賓衆嫉公因舉公爲右都御史出撫兩廣蓋遠之
也公至廣首征種苗之負固者餘皆以恩撫之地
方悉定舊例供應甚厚公一切裁革日惟廩給數
升而已正德丁卯逆瑾用事密使人踪跡公其人
回歎曰熊某廩給外無一毫過誤可指吾且奈何
瑾竟不能害乃取公南京掌院尋令致仕公歸之
日雖紙筆藥餌一無所取瑾怒不已乃以大同泥
爛布豆爲公巡撫時事罰米五百石自是家居閉
門觀書不預人事不入官府鄉里 不敢干以私
澹如也卒年七十五贈南京刑部尚書 贈祭葬
謚莊簡

南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考

張孫字用和山東歷城縣人成化乙未進士授知襄
陽縣擢監察御史 憲廟末年數咎言官飛疏諫
不報又嘗論妖僧繼曉術士鄧常恩輩左道惑政
會吏部尚書尹旻敗竊以同鄉坐累謫柳州判官
弘治庚戌起爲河南按察僉事歷副使叅議陞右

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正德初巡撫宣府尋召入院
陞右副都御史兼清理軍職貼黃會章丘知縣嘗
綬犯賊當革職寧海衛軍沈洪殺人當抵死皆重
賄逆瑾求脫竊執不可瑾怒乃陞右都御史令掌
南京院事比去大學士焦芳之子黃中欲強市其
居與其黨通政叅議魏納龜不從芳亦怨之以遼
東浥爛倉糧事嗾瑾矯 詔逮繫龜罰米二千石
三年方事竟視職瑾敗 詔復其官而龜已卒乃
賜祭葬如例

南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考

授刑部主事諳習憲典太司寇林聰重之委總諸
司章奏擬議大獄取裁於鍾聲聞驟起歷陞郎中
尋慮囚山西丁未江西福建流賊甫定承 命往
審歸言福建之武平上杭清流永定江西之安遠
龍南廣東之程鄉皆流移混雜習於鬭爭是以易
亂宜令有司多立社學以訓誨之以詩書銷其兵
器以禮讓化其奸宄時以爲知本之論歷陞江西
四川按察使所在發奸摘伏無所撓避豪橫屏息
上官皆懷懍奉約束安民恃力驕僭從容畫策去
之陞江西右布政旋轉福建左布政使著績兩省

戊午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府兼整飭薊州時朵顏猖獗鍾以邊備積弛乃建議增築邊牆自山海關至密雲古北口黃花鎮直抵居庸延亘千餘里繕復城堡二百七十悉城沿邊諸縣自是緩急有賴又奏減防秋官兵六千人歲省輓輸費鉅萬凡牧圉草場爲權貴侵占者悉奪還民遠近大悅然權貴數短於上遂改雲南巡撫再改貴州頃之召還督理漕運正德丁卯陞右都御史仍董漕政戊辰命掌南京都察院事尋陞北京刑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加太子少保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人物一

孝

賜玉帶庚午正月特命出總川陝河南湖廣四省軍務時沔陽洞庭水寇丘仁楊清等攻掠城邑其鋒甚銳官軍屢失利鍾至以計擒滅之六年五月時川賊藍廷瑞與鄔本恕等寇暴川陝間遠近騷動勅鍾同巡撫林俊勦捕鍾涉歷險阻深入賊巢運謀設奇躬冒矢石前後斬獲招降以十數萬擒其渠首二十八人露布以聞六月加鍾太子太保賜玉帶土官楊友楊愛相化激爲變衆至三萬餘流劫重慶保寧諸州縣隨調兵勦平之朝廷降勅獎勵賜白金麒麟服進太子太

保因被劾乞歸賜馳驛還鄉仍進榮祿大夫錄其孫一人入冒監既歸築兩峯書院於西湖自號兩峯居士日與朋舊徜徉詩酒爲樂者十有一年嘉靖改元壬午詔進階特進光祿大夫柱國賜玄纁羊酒遣有司勞問尋卒於家謚襄惠張泰字叔亨廣東順德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授知沙縣爲人端謹樂易政尚寬平而公庭亦無留事民愛戴之公暇輒蒞學躬勵諸生學業邑士用勸時縣經兵燹荒疫泰至百廢具舉甫三載以賢能徵授浙江道試御史巡視通州倉革包攬之弊言及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人物一

孝

官闈與政上怒杖幾死提督京畿學政公明爲衆推服丁憂養病十有餘年弘治壬子復起出按雲南奏開解額五名繩賊吏之尤無良者先是象馬思揲執木邦宣慰司罕乞法囚禁四十年未有以處之泰於是會議激各漢土官兵臨其境以公移諭之思揲感悔遂送罕乞法復其故業械其首禍者三十餘人請罪積患一朝頓釋遠近稱其能既復命特劾中貴楊戴二人及戚里壞法者上怒甚既而霽威罰俸半年尋陞南京太僕少卿又改大理寺十二年薊州皇莊與牧馬草傷

爭地界日久累勘不明奉 命會武臣清理泰審

訪得永樂中開設圖本按之權貴始服十八年陸
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遂疏專委任清兌支
均俸糧委監收監儲積修常平清軍數總部運限
稽派重查糧稽住俸省守支十二事俱 允行正
德丁卯遷工部右侍郎公出納杜請託戊辰陞南
院右都御史時逆瑾雷燄熏灼所求不副奇禍立
至恭當奉 表入 賀惟以土葛布遺瑾瑾知清
苦然猶憾之會吏部以南京戶部尚書員缺疏泰
姓名以 請內批陞戶部尚書着致仕家居三月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五十七

孝

卒 賜祭葬

吳文度字憲之其先福之晉江人父某以疾就醫南
京遂家應天之江寧文度早孤與伯兄居抗志力
學成化乙酉舉應天鄉試登壬辰進士授浙江龍
泉知縣龍泉故號難治文度招集父老示以禮義
其強梗者治以法境內肅然已亥徵拜南京山東
道御史秉持風采多所建白丁未擢知汀州府時
徭人出沒爲患文度設方畧招致賦役帖帖如居
民以其餘力修舉學政親督勸之人才翕然弘治
戊午擢江西左叅政壬戌進山西右布政使閱歲

轉河南左布政使力專才贍一時弊政釐革殆盡

下和買之令禁無名之役人至於今稱之乙丑拜
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屬夷酋阿本負險稱亂文
度先文告猶弗率乃進師親臨行陣擒其渠魁地
方大定夷民納貢賦如中土捷聞 上降勅獎諭
賜與甚厚正德戊辰擢戶部左侍郎未幾拜南
右都御史逆瑾用事索賄文度弗應是歲十一月
改南京戶部尚書致仕文度既退蕭然深居澹泊
容與無異韋布逆瑾敗諸所嘗傾害者 朝廷次
第收復之士論多屬文度 召命且下而以疾告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五十八

孝

遂不起壽七十有交石稿若干卷行於世

張憲字廷式號省菴江西德興縣人成化壬辰進士
觀政刑部郎留意法比部長皆賢之授考功主事
蓋尚書尹恭簡公旻知其所養醇正而欲留自助
也歷考功正郎凡十有四年廉慎公勤如一日甄
別流品必先志行遇士大夫之賢者輒以人才訪
之有所聞籍記惟謹課覈之際以叅黜陟其人可
用卽踈遠若不相識必陰薦之考功以地望例選
鄉佐鮮外補者憲資既深尚書王端毅公恕探所
欲答曰懼官弗稱耳奚擇內外乎遂陞山東左叅

政行部所至興廢典釋究繫孜孜政務東土倚聽
學政頗不修於督饌之暇時卽贊舍爲諸生講說
其好以經術緣飭又如此六年陞浙江布政使鎮
守中官縱左右搜民財乃廉其人置於理交承庫
藏主吏報羨銀若干欲以動憲歎曰杭人方苦筐
貢以此助之豈非一分之賜乎吾弗能竊取爲自
殖計也仍封識貯之十年陞順天府尹事雖旁午
處之裕如屢請寬恤畿民以培植根本旱則竭誠
致禱雨輒應期久之望望權豪德孚士庶考最
賜誥有剷除奸黨扶植善良之褒十四年陞工部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五十九

孝

右侍郎總理易州山廠趨走之吏自郡倖而下百
餘員故爲奸利囊橐憲曰近賦易汙吾其可弗慎
哉總理用公差例日廩五升省八郡常供之餽簿
書有關防以杜奸欺痛損加耗之數於是宿蠹十
去七八而積欠日漸以完十八年還蒞部事會

武宗卽位諸邊告急戶部言足邊賴鹽課而其法
久壞請遣重臣釐正之遂兼左僉都御史以行親
歷諸場炎瘴無所避正德二年逆瑾專政議革巡
撫召還會審錄重囚本內寫劉瑾傳奉字多瑾
怒罵憲忍受不與辯四年復改南京都察院本年

陞南京禮部尚書瑾終惡不附已甫月餘內批致
仕五年瑾誅最先召用改南京工部六年卒於
位年六十有六

劉洪字希範湖廣安陸州人成化戊戌進士授陽穀
知縣徵爲御史陞浙江副使廣東按察使擢右僉
都御史巡撫貴州四川尋陞右都御史總督兩廣
入掌南京院事守制歸正德十年二月卒於家
詔贈刑部尚書賜祭葬洪儀觀修整性度醇實
與人言表裏洞達巡按得憲體在貴州時米魯餘
黨煽亂洪劾守臣之邀功開爨者乃帥兵討之在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六十

孝

四川松潘夷弗靖洪申嚴法令邊人賴之以安在
兩廣潮惠二府獍賊出沒爲患洪出師俘馘甚衆
兵部尚書劉大夏常以正大薦之
戈瑄字良玉號修溪成化乙未進士授河南嵩縣知
縣嵩多逋稅又多礦徒瑄謂此不可以急治也乃
寬賦役廣措置專務以德化民視歲之豐凶爲補
徵之多寡積數年逋盡償政暇輒躬巡近礦民居
諭以禍福使得自新礦患亦稍稍息邑人歌思之
召爲廣東道御史會萬妃怙寵率同官上章論
之憲廟震怒撻之午門或尤其慙瑄曰進言

受責何辱之有丙午巡按南畿弘治己酉命刷
南京文卷所至著有風裁甲寅陞四川副使撫治
重慶保順等府地故多盜負山出沒瑄至明約束
布威信雖偏鄉僻邑必躬臨撫綏召父老諭之俗
爲不變又奏請湖陝湘出入之地若利州施州
等衛宜統於一庶可責成上從其言令易勅
行事蜀人乃安壬戌陞山東按察使決滯獄囹圄
爲空歷城人有兄忌弟酤酒獲利嫉之弟志自縊
未絕兄復以繩軸提殺之誣弟婦謀殺親夫有司
鍛鍊獄成瑄里稱冤鞠之云其夜有二軍主於其

朱宜知狀趨二軍對得其情坐兄嫂以罪弟婦得
釋人以爲神歷陞浙江江西布政丁卯陞南院右
副都御史戊辰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時丹山屠
公掌院事瑄佐之有所執論屠公輒欣然稱善嘗
奉勅清查牧馬草場辨疆界嚴條約不爲權勢
怙時劉瑾專政疾其違已追論浙江布政時事前
後罰米七百五十石再陳休致不允壬申陞南右
都御史掌院事甲戌陞南京刑部尚書己卯六載
復懇乞骸骨詔慰籍賜勅給驛還鄉仍令有
司月給米二石歲撥人夫二名以示優異瑄既致

仕優游山林鄉邦宗族視其言動以爲楷式會上
兩宮尊號詔進階資德大夫正治上鄉卒年
七十有五

洪建字克毅號弘齋歙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授莆田
知縣甫爲劇邑多勢家前尹爲請託所累公下車
卽於廳事後置鼓士夫至坐未定連擊鼓者三羣
吏雁鶩行進平立曉請託者屏息不得出一語嚴
束胥吏革盡宿弊莆人歌之丁內艱士民攀擁服
闋歷濬縣交河縣俱有惠政召拜南京福建道
御史數言事如抑異端以守成命弭人怨以全貴

戚辨耶正以定國是勤修省以回天變事干權幸
人所不敢言者公獨言之一時稱真御史尚書倪
公岳在南京吏部素知公甫轉北卽擢公浙江僉
憲公歷巡五道搏擊豪強安輯良善甚得憲體壬
戌南浙大饑公分賑嘉湖倣富弼青州救荒法朱
子浙東荒政恭酌行之三郡獨無流浮時王公璟
以都憲巡視疏其事於朝有花紅羊酒之賜陞
本司憲副巡視海道嚴私船入海之禁練卒備寇
海上晏安復調湖廣分巡時侍郎韓公福奉勅
督捕員縣切嚴急民不忍累公輸者恐後韓亦驚

服歷陞四川右布政使到則節冗費廣儲蓄過羣盜充斥軍務倥偬左轄缺掘象應酌整暇所積羨銀八千餘緡悉用以給軍興辛未冬陞陝西左右布政使亦積有羨餘二千緡籍而貯之庫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黜貪獎廉境內肅然舊有十八寨者夷人所據不時入寇至是服公威德皆出降衆欲乘機擊之以邀功公以殺降爲不信置無辜於死地爲不仁掩其無備而襲之爲不武衆皆服公所處夷亦不復反改南京大理寺卿多所平反轉南院右都御史公正直忠厚務持大體爲僚屬倡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七

人物一

三十三

孝

諸言事者皆切時弊恆人心以詆訐爲戒御史林君有年諫取活佛忤旨逮赴詔獄桎梏無以爲資公助之月俸復率臺中上疏救之已卯轉南京工部尚書御批有清譽素著之褒適江西事變南都起兵備禦凡軍旅器械悉取之公部時公以疾作勉強視事勞瘁日甚七月廿四日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歷事三朝愛君憂國之心老而稱薦當逆瑾用事附勢者立登顯要公安於義命處之裕如平生律已甚嚴未嘗掛言者一墨時論高之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七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左右都御史列傳下

崔文奎張顥聶賢萬鏗

王煥王以旂韓邦奇劉訥

歐陽進王鈞趙大佑孫植

郭宗臯林雲同張瀚趙

吳百朋王好問郭應聘袁洪愈

辛自修海瑞耿定向孫丕揚

衷貞吉陳有年趙煥孫鑛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一

副僉都御史列傳上

茹大素趙仁藍子貞黃正

唐鐸齊魯高鐸茹常

韓宜可鄧文鑑郭資程本立

茅大芳陳性善練子寧李慶

虞謙夏迪邵玘吳訥

朱與言軒輶張楷李秉

高明羅篴張鵬胡拱辰

白昂王軾楊守隨顧佐

陳璠林俊陳壽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八

人物三

左右都御史列傳

崔文奎字應宿山東新泰縣人登成化甲辰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陞河南副使山西叅政陞河南左布政使壬申陞南院副都御史督糧乙亥陞工部右侍郎嘉靖二年陞右都御史遂晉南京工部尚書初安福劉遜知武岡州減岷府祿米爲所構時以郎中奉旨往勘曰遜無罪且司刑久遇疑獄卽立辨在副使求民利病銳意興除凡獄已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八人物二

得候報可止建其相敵者餘放還封丘田爲河壤者三萬畝民猶賠租奏除之中牟田惡惟邑南萬畝肥然阻城阻陵阜歲潞水乃相田南有缺口引水入河歲有秋又鑿城爲孔二置鍊窗泄水城中亦免沮洳湯陰常壘收官銀奴竊以逃拘繫歷年妻乞食乃因掘地得錢者相毆來訴遂白上官以錢贖壘而釋之溫縣知縣盜庫歸盜於庫子家被累死奎在布政命縣釋之節取餘銀代輸奎旣廉精於吏事吏書無日售奸日夕惟思其遷去而不怨其嚴在山西太原舊配雲南者有旨改內

地而籍未除奎移文雲南憲臣同奏去其籍在督糧改革廠於毘山旣在城又緩急易相濟然毘山久據於權人獨犯怒取之

張嶺字時峻浙江蕭山縣人成化丁未進士知江西上饒縣性介直實心爲民不徼聲譽清節過人馬芻之費亦不取陞南兵部車駕主事初部屬謁內守備必長跽凡章疏親錄之比至獨肅揖所錄皆不就遂以爲式嗣是內守備始不敢陵鏢部屬庚申遷本司副郎改南京刑部河南司乙丑陞本部貴州司郎中時隆平侯張佑無嗣弟侄爭襲賄逆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八人物二

瑾囑之不同徇正德戊辰出守興化瑾又饋異香不報戴大賓弱冠及第瑾欲奪舊聘以弟之子妻之復囑嶺亦峻拒瑾怒遂接隆平侯事朞月卽擢江西右叅政民皆立祠於庚嶺下甲戌遷右布政乙亥轉左時宸濠潛蓄異謀欲拓官居創書院奪官池一切拒之濠爲掣肘濠竭力鈎索之莫可疵遣承奉劉吉饋以棗梨薑芥遂呼吉曰是欲早離江西也吾恐臣子受命于天行止非人所能預濠默然丁丑述職考優錫宴位列方面第一濠忌膺要擢賄置散地於是任南光祿卿戊寅擢右

副都巡撫保定等處俗多閹宦秉公不少假借適武廟西狩權監江彬錢寧輩誅索一無所應羣小怒謀擠墳即移疾乞休辛亥夏起總督兩廣勅許便宜從事時上思州土官黃鏐僭號不臣以計擒之新寧等縣嚴阮蔡猛三等據險不靖征之平寨二百餘甲申取掌南京都察院事陞南京工部尚書

聶賢字承之四川長壽縣人弘治庚戌進士授武昌知縣擢山西道御史巡按廣東賢奏地方盜賊事上特賢疏與輔臣劉健等議須責重鎮巡官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四

正德元年避逆瑾養病瑾敗起雲南副使陞湖廣按察使又轉右布政十六年陞河南左布政本年陞右副都提督南贛軍務來羣議以潯州十一圖清遠九圖立大埔縣隸潮州府又以潮陽縣惠安等郡惠州海豐城龍溪都臨海環山去縣治遠盜賊竊發設惠來縣於洋尾隸潮州買麻地魚塘收利以資軍儲嘉靖四年改南院操江本年陞右都御史掌南院事五年陞南京刑部尚書本年改左都御史掌院事時巡軍李福達以妖術誘惑洛川民邵進祿等令聚眾俟發事覺捕急聚眾反官兵

捕獲供福達首謀達知竄入匠籍納為指揮往來武定侯郭勛家勛囑御史不從問擬謀反賢上言福達之罪允當勛為勲戚乃交通逆賊納賄行囑請併治之得旨福達如擬令勛對狀六年以大獄革職十二年起刑部尚書十四年致仕二十年卒贈太子少保謚恭襄

萬鏜字仕鳴號治齋進賢人弘治乙丑進士任刑部主事擢吏部考功員外文選郎中推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尋陟大理少卿順天府尹秩滿陞南京右副都御史秉司風紀臺院肅清尋遷南京兵部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五

右侍郎轉南京右都御史時世宗因聶字星變詔求直言鏜即論時政之大者八事一公推薦二辯國是三審蠲除四通鹽法五裕邊儲六廣矜宥七正憲體八先實務疏入上震怒遣歸田里里居十年會湖廣貴州苗叛中外洶洶臺省交章薦鏜詔以右副都御史往勘夷情鏜拜命單車就道直苗塞相機勦撫不閱月苗夷悉平陞兵部侍郎繼擢南京刑部尚書轉吏部九載考滿加太子少保嘉靖乙丑卒賜祭葬

王鏜字存約浙江黃巖人弘治壬戌進士授太常博士

士每遇 郊祭衆率宿食 郊殿曠病其褻獨宿於館次日衆被建公獨免人謂公筮仕輒卓立如此擢工科給事中正德初轉刑科都給事中疏勤政務惜老成專委任三事時中官多橫侵凌縉紳而御史林有年僉事韓邦奇咸以駕帖被建公言錦衣乃扈從爪牙之寄駕帖非尋常勾攝之文必重急而後用之今不問巨細虛實一槩施於骨鯁之臣非盛事也丁丑當秋決 駕幸北園當事者謀取遙 旨快私意公特疏請停刑謀乃寢公疏皆人畏縮不敢言者竟以忤中貴謫惠州推官攝

之頌聲滿京輦矣又以其間拔諸生異等者躬課之郡齋掇巍科者甚多丙戌陞南京刑部侍郎以母春秋高疏乞終養荷 俞旨回籍起復原職土豪王冠家僮二百人陰購初生嬰兒剗粉爲延年劑且廣結權貴事發爭爲求脫竟按罪論死畿民稱快六載考績渡江大風覆舟浮沉百餘里會海山採薪舟回以巨斧破舟底出公時公憊甚有司請就行臺公曰我去則舟中人誰與出之乃盡出而後去其年擢南京右都御史 舊內守備進表取御史兩人監禮公曰中人行禮奈何輕用 朝

擒賊數十人賊自足不敢窺境踰年賊平旂益省
刑緩賦下休息之令以卓異授河南道御史巡按
河南已卯六月江西鎮濠叛鎮守中貴劉璟陰約
爲應乃議罷試旂言各省鄉試月日定自 聖祖
江西去河南遠罷試無名遂如故嘉靖壬午巡按
福建未幾卒服闋仍補河南道尋督學北畿擢
南京太僕少卿尋陞副都撫鄖陽已亥 上大狩
承天旂督所屬備供應有兩金帛之賚陞兵部右
侍郎是歲徐呂洪竭漕舟滯不行旂受 命督治
至則求故道視泉脉循經流塞分殺自徐呂南抵
沽頭置閘若干又相地形引水塹築土壩若干
河流時滙漕舸遂達京師癸卯陞右都御史掌南
院考察京官不置已意中外翕然稱平恕丙午
召入爲工部尚書轉兵部提督團營曾銳議復河
套奉 命集議旂謂河套 國家故疆討賊本兵
職任訓士馬積芻糧雖不復河套亦不可以覆疏
入 上知復套非易 旨出逮銳卽 命旂以上
書兼僉都御史代銳任旂卽陞辭星馳入關罷郡
縣派辦軍需嚴盜馬之罰禁劫營之弊如延安秦
設遊擊清平高家二堡與清水營又縣設守備靈

州叅將移駐橫城平虜西寧二守備改叅將疏入
皆得 允破虜斬級屢奏捷修城堡築邊牆屹然
保障前後上功恩廕子者二 賜金帛者八 賜
勅褒勵者二九年考滿加太子太保旂自臨邊政
務無巨細親加裁定憂危之心頃刻不忘癸酉春
病劇卒於固原督府諸鎮軍民爲罷市旂平生不
務矯激之行而惟存實心不取倖得之功而必置
成事不期顯效以耀目前而要之久遠不執已意
以違衆論而協諸公議有古大臣風予祭葬謚襄
敏所著漕河奏議督府稿詩文若干卷行於世
韓邦奇陝西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吏部主事陞
員外郎以地震上疏極論時政忤 旨謫平陽通
判已遷浙江僉事爲鎮守中官所誣奏建繫奪官
爲民 世宗卽位起山東叅議四川提學副使
召爲右春坊右庶子典戊子順天鄉試以錄序引
用經語差誤左遷南太僕丞歷山東河南副使徵
入爲大理寺丞進少卿累遷南右都遂晉兵部尚
書叅贊機務居二年致仕以地震卒 賜祭葬贈
太子少保謚恭簡邦奇博學多聞自聲律天文地
理太乙兵陳之書靡不精究所著有易說書說毛

詩未喻禮記斷章正蒙拾遺新書直解洪範圖解
志樂諸書篤於行誼學務踐實不爲空言一時學
者咸宗之

劉訥字思存河南鄆陵人故尚書璟之子正德丁丑
進士授寧國推府武廟南幸訥署蕪湖縣事中
貴索饋不得執繫詔獄世宗卽位復原職尋擢
御史陞南京通政右叅議歷大理少卿僉都御史
大理卿刑部侍郎南右都御史工刑二部尚書改
前職會任丘王聯告訐獄與株連縉紳四十餘人
訥悉覈實以聞聯伏誅因蒙譴歸嘉靖三十八年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十一

九月辛卯卒年七十有七

歐陽必進字任夫江西安福人正德丁丑進士授禮
部祠祭主事歷郎中出爲河南叅議改叅政浙江
左右布政使撫治鄖陽應天督兩淮運兩廣軍務
時黎獐督珠崖必進乞師討之斬獲數千晉南京
工部尚書仇鸞請造邊地管房銅人面軍器進抗
議折之前後大工殫竭心力受上隆眷賜
賚飛魚加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復改工部陞太子
太保南京都御史吏部尚書僅數月計前後奏一
品績詔遣中使齎賜羊酒寶鑑晉勲柱國會

禮部尚書湛若水應贈謚必進以題請忤上意
遂令致仕歸隆慶丁卯卒所著有白雲山稿

王鈞字子宣號印岩奉化人嘉靖癸未進士授南京
水部主事尋改北樵稅荊州有羨利則稍使其征
以便商及代去惟圖書數卷歷郎中出知邵武每
晨起視事洞開重門竟日坐堂上庭宇寂然無一
人敢左右睨者有事則各輸其情答朴幾措考滿
轉福建都轉運使鈞稽宿蠹條畫甚精丁未擢雲
南叅政轉按察使右布政癸丑改山東左布政使
歷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已未考績陞南京右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十一

都御史掌院事蒞臺風紀肅然權貴欽手諸御史
莫不嚴憚之改南京工部尚書遂引年乞骸骨辛
酉正月得歸杜門謝客棲遲林壑間見者不知爲
巨卿貴人也丙寅二月卒

趙大佑字世胤號方崖太平人嘉靖乙未進士爲鳳
陽推官召拜廣東道御史遷大理寺丞歷少卿右
僉都御史刑部左右侍郎擢南京右都御史改南
刑部尚書乙卯歲以留都績上進階資政大夫勲
正治正卿疏乞歸養得予告穆宗登極詔徵
佑復南刑部尚書改南兵部叅贊機務再疏乞終

養從之踰年卒公爲人介然自守而濟以明敏博
大而御史按貴州宣酋安萬銓所爲多不法佑楨
其黨指揮張仁李木斃諸獄酉陽永順苗相攻殺
有司招之不服奏請合兵勦之斬獲甚多在臺中
疏薦前都御史王浚川才節可用已又論時宰不
當私所好引故尚書王堯封周期雍侍郎費家三
人相繼罷爲侍郎奉 命勘伊底人分宜庶寬之
至則盡發其所爲僭擬與 祖訓違者分宜恚明
年出爲南臺及分宜敗而庶人始服法在南京刑
部劾兵馬胡兄弼禩其官因請 勅吏部歲一考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人物一 十三

察諸兵馬以儆貪者奄人馬廣坐法當斬或以巨
璫意丐緩死佑竟奏棄市在告四年足跡不入城
府暇則讀書加儒生創大宗小宗祠數用其俗之
貧者至節衣縮食不少靳故勲業著於官行諡聞
于鄉云

孫植字斯立浙江平湖入嘉靖乙未進士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十三

郭宗臯字君弼登州福山人嘉靖己丑進士授刑部
主事錄 畿內多所平反改湖廣道御史癸巳十
月夜星隕如甬山疏請崇易簡寬平之政以敦厚
治體培養元氣數千餘言 詔廷杖四十復官乙
未出按蘇松四郡奉憲綱從事丁酉按順天四郡

戊戌擢山西副使兵備鴈門轉陝西左叅政分守
關西甲辰徵入爲大理少卿尋拜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無何晉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會
虜十萬寇上谷再入雲中大將張達敗死言者以
失援劾宗臯謫戍陝西隆慶改元 詔起刑部右
侍郎改兵部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轉南京兵部
尚書時宗臯年七十上疏求罷 上念其老許焉
萬曆戊寅 大婚禮成宗臯年八十 詔守臣及
門存問給廩米與隸戊子年九十遣行人張廷棟
奉來帛羊酒存問里第上書遣子謝未幾卒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十四

林雲同字汝用嘉靖甲戌會試第四人改翰林庶吉
士讀中秘書以不諂時宰授戶部主事奉 命權
稅九江歲計餘金數百檄府收之竟不持一錢行
轉廣東提學副使立五經書院簡列郡士講業其
中轉浙江右布政入 覲旌治行第一轉左使尋
轉副都巡撫湖廣宗藩矯恣多齟齬悉裁以法廩
廩歛避嚴相子世藩索私謝金雲同不顧會所屬
知縣賄遷臺吏雲同摘發其罪狀世藩從中擠之
坐聽勘回籍 穆宗嗣服起南京左都御史南都
積習侈靡力不挽回爲已任刊立會約節浮費去

苛禮一時丕變給事中石星陸鳳儀以言事得罪
上震怒雲同抗疏論救陞南京工部尚書以歲
漕奏免江南十縣蘆洲田課十之五四年復上疏
請老子致仕萬曆二年復起南京刑部尚書懇疏
辭不允至任按江寧知縣浸沒刑部庫銀事論如
法越月復懇求去位奉 俞旨褒嘉 特賜乘傳
歸卒贈太子少保謚端簡

張瀚字子文浙之錢塘人始娠父夢胡端敏以冠服
貽之年十六謁陽明先生先生大奇之乙未成進
士授南水部主事董造諸船 世宗南巡擬從衛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十五

輝舟還 詔頒式期五日辦大司空莫知所計瀚
閱諸樓船可移置者亟更新之飾以龍文丹彩書
夜督理如期而具人以爲神出守廬州倣包孝肅
故事先教化而後刑罰抵霍丘胡御史殺人大辟
脫太學生方士二人於盜出部民陳邦於死一時
翕然稱服丁外艱服闋補大名郡庚戌虜薄都門
詔遣司馬郎一人持節募四郡兵入衛使者馳
至真定諸守相顧錯愕且難庭謁禮瀚以召募遊
食餒附飽賜不可用披所屬編籍選丁壯三十之
一卽令三十人治一人餉得精銳八百人馳謂諸

守此何時也而與使者爭苛禮乎遂俱入謁瀚首
請使者閱師使者曰何速也比閱師則人人精銳
使者乃嘆服文武才矣兵備尹其貪婪甚富人入
貲輒予武功爵告身公勅屬邑凡尹有所索務白
府毋得輒予尹患甚會尹亦被劾去瀚嘗入謁都
御史臺問開州守治狀瀚厲聲曰開州廉而才嘗
抑州豪宦其得毋以蜚語聞乎天監在上何可欺
也都御史改容揖瀚上甫上簷楹忽墮擊向所立
處都御史嘆曰天意也陞陝副使遷廣東叅政從
督府談監軍征新會寇以大捷聞轉山西右轄直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十六

指欲庇私吏不得反中瀚疏上當道議調時陸光
祖爲吏部郎爭曰如瀚者安得以浮議奪之且銓
部省各一人凡以來鄉評杜誣讎也祖與瀚同省
稔知其賢必欲調瀚寧寵祖奉 旨得留用尋轉
陝西左轄踰年陞右副都御史出撫陝西任數歷
久熟諳西事固原防秋期滿當撤戍瀚請須冬防
兵至乃撤不旬日吉能蹂兵入犯防秋兵出擊之
斬馘五十餘捷聞陞大理卿時終南山饑民嘯聚
當事者議勦瀚謂此輩迫於饑耳檄郡丞單車諭
之卽日解散入任大理多所平反陞刑部右侍郎

再陞兵左出鎮鳳陽督漕運尋轉兩廣督府時嶺
南寇賊充斥曾一本營揭陽楊子亮潮州林金大
浦馮成之各擁衆數千島夷又乘風入寇屢殲之
又轉戰海上奏捷 詔賜帑金綵幣瀚獨以一本
勢張甚繇左廣大帥選懦褊將不用命悉論如法
而檄右廣總兵俞大猷持赴幕府指授方畧會嶺
幕兵變殺一叅將自髡而走倭瀚聞變卽遣中軍
李峨馳擊之擒首亂弁獲倭酋尋陞南右都御史
再陞南工部尚書加太宰楊襄毅病免 廷議推
擇三人殿名以聞 上謂瀚聞望素著超次特簡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十七

瀚辭不獲毅然以正百僚爲已任私交請謁一切
謝勝務在崇實政遴真才兩司大計舉卓異者請
上賜宴若金貪殘者從建繫及司京察亦如大
計事所黜陟悉當材品一時銓路爲之肅清 上
愈重瀚考績加太子少保丁丑江陵相父喪不解
政忽傳 中旨眷留令吏部往諭江陵亦相自贖
風瀚使留已漕郎請覆議瀚若不諭其意者謂政
府奔喪當以 殊典卹之宗伯事也何關吏部江
陵復令所若容說瀚弗聽已有 詔切責謂瀚奉
諭不覆無人臣禮於是廷臣惴惴交章奏留瀚獨

拊膺太息曰三綱淪矣江陵益怒喉臺臣首劾漸
遂奉 旨致仕漸北面稽首曰臣老不能任 國
事然寧負相君不敢負 陛下辭歸徜徉山水間
以陵敗 上念漸舊德 詔所司存問漸嘗語諸
子曰余得不敗望端敏日惴惴焉唯負先尚書夢
徵之爲懼乃今名位相埒齒復過之何幸也癸巳
卒予祭塋謚恭懿

趙錦字元朴浙江餘姚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性嚴
整強骨自立初令江陰值大侵錦貧富得相貸所
活以萬計計擒巨盜許貴民始帖席上官有以供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一八

需矯令譙讓者錦從容曰所需非土有民且乎又
股割之不忍也請就劾上官赦然徵爲南臺御史
巡上江疏革江淮總兵又疏論大司農徵積逋及
入資鬻從騎議非是又疏言淮徐戶口流竄宜專
選憲臣往來招集山東河南宜建撫臣久其事任
皆稱 旨三十一年奉 詔清雲南軍政時相嚴
嵩怙寵專斷賄賂公行諸司望風希進頌美功德
錦會元旦日食陳言極數其罪惡乞罷黜以應天
變嵩大憾建下詔獄拷訊復議廷杖百 肅宗引
筆抹去獨除籍而已隆慶元年起河南道御史尋

陞太常少卿光祿卿奏罷端午龍舟之戲又奏折
江陰子鱗及蘇松常鎮白糧減耗至今德之二年
巡撫貴州過分宜見嚴嵩墓厝道旁愀然不能去
言于監司爲守護焉時貴州上酋安氏跳梁公宣
示恩威得其力以治諸苗之反側貴竹大治轉大
理卿工部侍郎萬曆二年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
史歷南京刑禮吏尚書相張居正惡其不附已喉
所厚劾公去居正卒丁內艱歸服闋再起以疾終
謚端肅

吳百朋字惟錫號堯山嘉靖丁未進士授永豐令爲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一九

政務先教化有清水明鏡之謠徵拜御史按節淮
陽以惠文彈治不法已復按楚九載考績晉大理
丞轉右少卿尋陞右僉都撫治鄖陽 世宗以虔
中多事改督南贛時內迫山寇外苦島夷羽檄旁
午鵬舉 簡書馳至會倭寇海陽督諸道兵擊之
漂等依山險流毒四郡鵬督大軍張左右翼擊之
遂平洪田再破香寮又移師擊藍山程鄉轉戰大
田鹵梁國相等別攻乳原始與賊殲之又會相破
吳平漳湖遣將士擊二原寇盡殲時三巢賊最稱
桀黠賴清規巢下歷李文彪巢岑岡謝允樟巢高

部尚書入賀 萬壽再疏解任 溫旨勉留壬午
上計復申前情聽致仕好問髫年以古人自負比
長留心聖賢之學至老彌篤卒之日家無餘資平
居手不釋卷著作甚富成一家言有春照軒集三
十卷

郭應聘字君賓號華溪嘉靖庚戌進士試戶曹值虜
訐入仇成寧佩大將軍符禦之大驕驥士新進不
習邊五場草積郊外恐甚以不足當虜矩也又不
勝大將軍呵轅無願就職應聘慨曰 主憂臣
辱何辭難領明智安仁最劇二場大將軍果縱部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三十一

索賂不與乃出守南寧應聘木彊不巧宦當分宜
比大將軍曹即挾賂伺分宜門 市應聘輸邊權
關繫空橐往亡謁返亡贊 嶺外南寧郡
投之南寧故守連歿應聘至寧儉潔無異郎官兩
覲空手不謝寧人德應聘浹骨髓冠屏界分宜不
得隙乃又遷之威茂備兵應聘首卑騎論吐蕃種
落正賞格分宜敗應聘復西按察粵賊如葉落掃
一蕃更多一蕃應聘蕪湖次第後迄無待再掃難
不在捷伐在善後不在多籌計在杜股剿粵人德
其功江陵者專權喜操切束吏嚴應聘不附一如

分宜時時御史劉臺糾江陵怙喪褫職憾未已噤
爪牙飭營建戍隸粵郡臺過應聘郊勞爲僦居膳
餼歿初祠表模貽其屬歸蜚語入大忤江陵江陵
死應聘得免總制兩粵兩粵將領每剝軍以媚大
吏遂有東山之變應聘至未言討賊先下令旌廉
杜餽以身擔持半通入私邸吾若法半通入吾轅
門吾若法將吏人惴恐士民人加額東山叛卒悔
禍爭丐降應聘顯修十渠魁劾褫舊債將空名緹
騎鷹逐薦賄者悉投竄大搜爬弊竇橋稅澳利捐
洗無怨粵人始知 朝廷置大吏爲生我也踰年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三十二

召總南御史臺入留都貴人爲減駟從進 貢
黃馬快船諸中貴視爲私艘挾貨牟利故事也公
峻裁抑振軍 悉考選具殫心力病發連四五疏
乞骸旋卒海剛峰曰世道大抵壞在貪風俗人心
只是念頭差遂以貪畢其身流蠹風俗公之不貪
三白首淹恤遲馬後鞭處咸寧分宜江陵際進退
完珥是不貪位自公開府夷剝停櫓珠胎斷習丘
太宰嘗稱郭司馬鎮粵地增毛幾尺良然是不貪
利前後削平夷獠功滿東南粵享寧宇誰造也孫
膚叙若鞠鞠儒生是不貪功嗚呼三不貪可以風

矣公何以死哉公死不忘國家公固不食身後
榮名者也

袁洪愈字直隸吳縣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三三

辛自修字河南襄城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三十四

海瑞字汝賢號剛峯瓊山人嘉靖己酉舉鄉薦授南平教諭遷淳安令尋陞嘉興府判先是都御史鄢
制八省鹽政出行部張甚公按其生事者聞於鄢
置之法鄢貌喜而心甚銜之遂以他事摘公從舊
職論調興國興國地卑薄歲稅不入民苦浮糧公
爲七事上中丞臺其尤急者清丈可以蘇貧民而
均其賦陞戶曹主政 肅皇帝恭尚玄修大小臣
工服道服從事公上言今日君不正臣責不明欲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三五

洗數十年君道之誤則莫如以堯舜禹湯之治責
君欲洗數十年臣道之誤則莫如以臯陶稷契之
輔責臣凡千餘言疏入 上震怒投其章於地已
詳閱意若爲動留踰月不下會 上意有所不可
詔下獄亡何 世宗崩 穆宗奉遺 詔以原
職出公于獄改兵部主政陞尚寶丞大理通政轉
左以遷右撫應天威名籍籍墨吏望風解印綬去
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無敢犯吳有松江滙震澤
入海瀕江田被潮齧於爲陸公斥羨募工自乘輕
舟往來督畚鍤開濬不旬月告成又吳俗貧富相

傾弱者率獻田於豪以爲奸利輸不畢入日相告
訐公廉得其主名斷擊無少貸然竟以此府怨解
官歸 神宗初銳意太平起公南院僉都御史已
改南部侍郎轉南院右都御史南都民苦火甲夫
差公力爲釐正使官民不相擾爲簡可照煩冊以
便遵守每遇冬夏二至文武百僚俱齋宿公署勲
衛世家各以餽蒸酒菓相遺公俱禁止至坊市餅
餌亦不敢私製釐腥在南平時首揭鄉愿忠信廉
潔之似孟子不見諸侯孔子申報剛者之辨以廣
厲士子抗學官禮於臺使及監司使者務守 會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三五

典公獨行一意而已其學一切以剛爲主自辭受
取予以至拱揖遜讓居室飲食務畫地而趨用正
之志垂老不衰縮胸儻蕩驟至通顯者塞耳不願
聽萬曆丁亥病卒於官訃聞 上震悼 命禮官
議謚謚忠介 賜祭葬如例

耿定向字在倫湖廣黃安人嘉靖丙辰進士少偕文
生講業卽以興起絕學爲已任及登第擢監察御
史時冢宰吳鵬與分宜比濁亂銓政公抗疏論罷
之分宜奪人按關西所薦舉後多爲名卿者行李
蕭然二笥或餽以石經慮疲役夫卒留之境上作

留經記王戊改督南畿學不以青紫業薄待諸生而誘進以古學留都固多好修士公以正學印之里巷小民訓以聖諭六條而謂童子虛明當養以正重社學師故自膠庠以達里塾家誦戶弦彬彬比於鄒魯矣生平愛惜人才獎拔善類每投揭政府錄用之人無知者骨効新鄭相褊狹乏大臣度新鄭相以此憾公以大理丞謫州判新鄭罷薦起累遷至同寺少卿陞右僉都御史丁內艱去而是時江陵以奪情起復與朝士構服闋薦用特出公巡撫福建寓書諷其還諸諫臣不能用會公復

南都察院志卷之三十 人物二 二十七

丁外艱去江陵尋敗臺省交薦陞南右都御史中臺規救三輔臣抑新進風聞彈事者朝論避之陞戶部尚書督總倉糧入疏乞骸予告歸家居七年卒年七十三 贈太子少保謚恭簡所著有庸言奏疏牘草應跡碩輔寶鑑先進遺風敦學商求小學新編閨訓禮纂牧要編譯異編儒宗傳大事譯學篆觀生紀等書行於世學者稱天臺先生 國朝自新建後談學者徧海內而或參以意見或蕩於情慾皆影響良知與新建鑒公憂其敝也嘗謂學先志以悟而入以修而證又謂學有三關四證

陳有年字登之號心穀浙江餘姚人嘉靖壬戌進士幼敏慧十歲鄉試程論出意有不善輒竄改呈其父父斥曰孺子何妄耶然心實奇之初授刑部主事慎刑獄以讀律爲業孜孜討論其意暇則仍讀書隆慶元年調吏部主事丁憂五年復除萬曆元年陞驗封郎中會成國公朱希忠卒其弟希孝援張懋贈王例爲請成國家故號金穴中貴馮保相張居正無不刮心任之有年執不可疏上 詔下竟王希忠有年卽日以病請居正恚曰此子噉名者當遂其意世固不乏才也因許歸終居正在位

南都察院志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二十八

十年不召萬曆十二年起積勲郎中調文選時權相已敗衆正拔茅進有年推轂尤急有年廉節數著自入銓司餽遺無所受至是則書問亦絕權貴請托皆不行選法清謁選者各自以應得何官不賄乞勢囑也十三年陞太常少卿十四年陞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敦儉朴欲以無事安民而嚴飭諸吏尤重懲墨吏綜核詳密巨細無所忽其餽人取諸公費餼金自他所來餽者貯邑庫卽以爲施報具值歲半侵請盡蠲陶器之難成者千五百餘并留南昌魚課 上皆允之又爲勸諭平糴民少

諸具在集中

孫丕揚字

陝西平福人嘉靖三十五年進士

順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人物二

袁貞吉字

江西南昌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

順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人物二

蘇馬十六年江南大侵 詔無過糴有年初奉

詔惟謹會江西靈雨麥荒穀價益踊而外販不已有年憂之陳濟急六事其四議糴糴請外販者權行諭止徽商大窘其鄉御史遂以違 詔論有年會有主之者而羣閹亦素不便有年遂罷十八年起南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汪十九年遷協院左副都御史尋擢刑部右侍郎改部二十年改吏部會同郡孫鑰爲尚書羅萬化爲左侍郎引燦上疏避以非故事不允尋晉南院右都御史二十一年大察京吏與銓宰溫純等同心精核所出皆當人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三

翁然稱服目疾具疏告會輟南吏部尚書又告皆不允是年擢吏部尚書有年節槩山立 命下政府以下無不敬憚之有年視事卽止息公署以朝房見客諸中貴聞之人人自失因各肅門狀命胥人謁曰公自潔如此仍請以情白否有年謝曰敢故爲名高第中外一心使 朝廷清如止水不亦善乎皆曰諾自是片楮不及門矣持衡如掌選時務別雅正明貪廉更加意崇退讓至若媒取術進世所謂構搶攘者必痛抑之卽序及仍稍遲焉有詔會推閣臣時舊輔王家屏方忤 旨歸有年

推爲首因及孫鑰與左都御史孫丕揚 詔下切

責謂不宜推吏部尚書都御史因命以前二次所推諸臣俱疏上有年遵旨疏上而前所推李世達亦左都御史詔下用陳于陞沈一貫仍切責謂何復列李名且云未有旨命起用閣臣何妄疏列意蓋指王也堂上官勿問司官俱謫雜職有年乞罷因請宥司官不允又疏乞 詔溫留且謂久在告無與會推事不必引咎已又盡削選司諸臣籍有年益哀懇稱病篤 上昏留不置遣中官賜養羊上尊有年請益力至疏十四上乃賜告令乘傳歸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三

仍命有司候痊日以聞將召用焉出都時行裝止書一篋衣一笥冠紳二事見者莫不歎息二十六年正月卒四月起南右都御史距卒時已可百日矣贈太子太保諡恭介

趙煥號吉亭山東掖縣人嘉靖四十四年進士

孫鑛字文融浙江餘姚人萬曆甲戌會試第一先是父文恪公卒鑛獨棲墓側讀書成進士之年首輔張居正子落第因停館選授兵部主事調禮部尋調吏部考功時居正張甚鑛一切題覆持正不阿精汰外吏一稟至公癸未調文選旌恬拔滯首先忠鯁如鄒元標等俱同時召起羣賢森列氣象一

新交際一切謝絕甲申陞太常少卿丁母憂庚寅起原官轉右通政陞僉都御史尋陞副都撫山東時倭警告急鑛卽巡歷登萊爲防海圖說奏上報可陞刑部侍郎甲午改兵部癸巳倭陷朝鮮督撫本兵俱主封貢鑛力言不可難鑛者遂以鑛總督薊遼經略倭事鑛葺墩堡簡將率厲兵覈餉事等功陞右都御史廕子錫銀幣又以搗巢功廕賜亦如之時倭使小西飛以請封入鑛疏欲留之邊冊使將以往封出鑛疏請緩其行又極言倭不可信乃奉有練兵防禦之旨時本兵持封議益堅南兵俱撤回有逆首胡懷德者押南兵三千索功賞路費軟盟團結于教場者九日鑛擒斬一百五十餘衆乃乞降事聞賜飛魚會冊使追歸鑛上疏謂倭叵測宜罷封惟當募兵積餉乞開屯田以資戰守持議益堅與本兵忤遂以撓封取旨回籍待勘乙巳起右都督南院事進南樞贊軍務再疏以簡將選鋒請時有妖人李王劉天緒等潛謀逆鑛搜獲妖書兵仗奏戮其渠魁留都始定戊申有忌鑛者鑛遂力稱疾篤回籍癸丑卒

副僉都御史列傳上

茹大素字

山西澤州人洪武四年庚戌鄉舉上

萬言書稱

旨擢監察御史五年設四川提刑按

察司擢按察使執法平九七年召爲刑部侍郎本

年降刑部主事十五年陞江西左叅議十六年陞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本年降翰林院檢討十八年

九月陞戶部尚書十九年奉命革出納官物勘合

令本部行文書下庫用印信手本於各衙門關防

出入二十二年以事謫外尋召入自經編置子孫

於貴州

趙仁字

山東寧海縣人洪武初以人才薦舉授

五軍都督府斷事審獄平允爲

上春知洪武十

七年定設都察院陞右副都御史佐理院事與左

都詹徽並振風紀十八年陞兵部尚書

藍子真名純以字行江西吉水人洪武十七年以才

學薦舉天下第一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繩愆糾

繆百僚畏憚尋以方直爲衆所忌免官

黃正字

直隸碭山縣人洪武中爲邑吏十八年

以直言徵奏稱旨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彈劾

不避權要本年以事忤旨黜爲英山縣吏及金

山寇起求能討平之者或以正子琰聞徵琰至對

曰臣年幼才弱不如臣父知兵召還復職卽日

辭闕渡江募勇敢士得十餘萬人遂討平之遂陞

本院左僉都御史二十二年命討雲南叛夷設

法招撫隨降服還至晉安遇賊中傷而卒

唐鐸字振之直隸虹縣人元末兵起初守濠州庚子

從太祖攻江州授西安縣丞召還除中書管

勾出知延平府洪武三年召爲殿中侍御史四

年正月己亥御史臺進憲綱四十條上覽之謂

鐸等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中國之士不得入風

憲豈皆公道朕之用人惟本

是使無間南北風憲

作朕耳目任用得其人自無壅塞鐸對曰臣聞元

朝遣使宣撫民爲之語曰遣使宣撫問民疾苦來

若迅雷去若敗鼓至今羞之陛下任官惟賢尤

重風憲明立法度所以安百姓興太平也未幾復

出知紹興府陟刑部尚書改太常寺卿守制家居

賜食半俸闕轉兵部尚書遷諫議大夫十七年

四月己丑上謂鐸曰人有公私好惡不同故其

言有邪有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阿諂諂言近於

忠諛言近於愛惟不惑于諂言則聽日聰而讒人

自去不眩於諛言則智益明而侯自絕矣鐸對曰聽言之難自古爲然惟不爲所眩惑則讒佞自遠

上曰臣日總萬幾所行有得失非資人言何由

以知故廣開言路以來衆言言有善者則獎而行之言之非實亦不加罪惟讒諂面諛者決不可容也尋以事左遷監察御史十八年陞右副都御史十九年復陞刑部尚書三十一年轉兵部 太祖諭鐸曰各衛軍有逃故者令本官編成圖冊送兵部照名行取不許多差人各府勾授州縣類造軍戶文冊遇有勾丁按籍起解其民匠克軍者月支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三六

米八斗牧馬軍士支一石及後復令民丁邊軍操練者月支米一石二十二年置詹事院秩正三品

上謂吏部侍郎侯康曰今東宮官屬詹事未設衆務無所統領兵部尚書唐鐸爲人謹厚有德量可當是任其以鐸爲詹事仍兼尚書之祿

齊魯嵩縣人洪武初舉進士授廣西道御史性鯁介敢言嘗進諫擊落二齒魯拾之謂上曰臣此二齒當送史館上默然自是益重之歷僉至副都御史高鐸字仲順山西絳州人沉潛經史以溥洽著聞洪武甲子首定科舉程式鐸中山西解元乙丑取進

士選擢監察御史才識明敏以言事受知 太祖擢刑部右侍郎二十二年以失職被劾降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以疾致仕

茹瑞字 湖廣衡山人自幼有大志嘗掃書室題

詩云此室此室常不掃看看遍地生塵草丈夫焉事一室間我欲掃之天下好識者知其不凡洪武中由國子監生擢吏科給事中十五年陞通政司右叅議十七年改左通政善於其職 太祖特加眷注 御製大誥曰諸進士監生立志成人特舉目前居官有效者指示而激勸之茹與名焉有烙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一 三七

遵先賢夙夜在公之褒十九年 詔復其家二十

年陞通政使六月 命勞西平侯沐英二十一年

命勞永昌侯藍玉二十三年改右副都御史本

年陞兵部尚書二十四年奏准武職封襲事例二

十五年加太子少保仍兼兵部尚書併給其俸四

月條例鋪兵接遞禁例又奏准衛所總小旗補役

以併鎗勝負爲陞降又奏定凡武臣在任亡故及

征傷失陷者優卹事例三十年三月 上勅瑞等

曰巴茶自國初徵派累年西番易馬近因私茶出

境致茶賤馬貴由守邊者不能禦防或濫交無度

縱放私茶或假朝廷爲名橫科馬匹以致番人情
信邊吏有以激之故命曹國公李景隆賫金牌勘
合直抵西番以傳朕命各番首領受牌爲符契以
絕奸欺尚恐邊衛將士巡防不嚴私茶出境爾兵
部備傳朕意於是瑞具禁約事宜遣人賫諭川陝
守邊衛所仍遣僧管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三
十一年改吏部會刑部尚書暴昭誣以賊罪黜爲
河南左布政使歲餘 召復兵部尚書 文廟入
正大統以功封忠誠伯仍加太子少保兼兵部尚
書止終本身已未修 太祖實錄 勅瑞副李景
隆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三十八

隆纂修永樂元年遣瑞往陝西營長安郡王府第
七年以事下獄卒於後

韓宜可字伯時浙江山陰人元至正間行御史臺辟
爲幕掾毅然拒之 太祖初郡縣以歲貢薦授山
陰縣學教諭尋轉楚府錄事洪武十年拜監察御
史持風紀不避權豪十一年左右御史陳寧胡惟
庸中丞徐節侍坐 上從容燕語宜可直前長跪
出懷中彈文劾陳寧胡惟庸徐節險惡如忠奸侯
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直臺端擅作威福乞
將三人斬首以謝天下 太祖怒曰三人事朕盡

職豈有反側之心快口御史排陷大臣著錦衣衛
監問尋釋之出爲山西僉事時官吏有罪笞以上
悉屯鳳陽毋慮萬數卽上疏論刑以禁淫慝一民
軌合論其情之重輕事之公私罪之大小而施舍
之今官吏有罪不問公私而悉屯鳳陽小人之倖
君子殆矣乞分其公私以合與情 上可之命定
於律卽今律所載者十三年歸 朝京師 上賜
沒官男女散入諸司爲奴婢宜可不受卽上疏極
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官吏
有罪厥辟勿宥 國之典也罰其妻子何居况男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三十九

女人之大倫婚姻踰時尚傷和氣合門連坐豈
聖明所宜乞除之天下幸甚 上曰汝言是著爲
令後坐事將辟 上御謹身殿鞠之時天朗氣清
忽雷火遶殿 上驚而言曰得非在此人乎雷乃
息宜可獲免封二十餘事皆報可未幾以劾罷歸
十九年行取到京 命撰祭鍾山大江文 諭曰
本烏蠻詔作堯舜禹湯傳賢論皆稱 旨特除山
西右布政二十一年以事安置安南二十一年以
翰林檢討陳性善薦其德行文學再起爲雲南叅
政尋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在臺以劾奸顯忠爲

已任百僚悚惕不敢犯未幾卒於官時大星墜地
櫪馬皆驚人以爲應宜可云

鄧文鑑字德聲福建永安縣人洪武乙丑進士授高
州茂名知縣以治最召入爲刑部主事聽讞詳慎
以明允稱三十年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不畏強
禦持風裁時貴戚有冒禁鬻私茶者人莫敢言文
鑑獨劾之其人卒寘于法文鑑亦坐是出知武昌
後轉苑馬寺卿以年老致仕

郭資字存性河南武安人洪武乙丑進士初爲戶部
主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改北平布政司右叅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四

議首言本司弊政陞右叅政又陞左布政使靖難
兵起資侍 仁宗守北京撫輯兵民供給糧餉悉
心畢力不畏強禦 文皇卽位陞戶部尚書仍掌
布政司事既建北京政 部尚書深見委任 仁
宗嗣位嘉念舊勞寵資稱厚復念其久疾陞太子
太師命致仕賜資良厚時戶部奸弊日滋近臣有
言資剛直廉勤雖病足可以坐鎮遂召至命掌戶
部事免朝叅資和寒盛暑必坐公署視事不廢考
滿璽書獎勞未幾病卒年七十三 上悼惜之
賜祭塋贈特進追封湯陰伯謚忠襄官其子佑爲

戶部主事資平生一芥不苟取既卒家無餘貲云
程本立字原道浙江崇德縣人洪武丙辰舉明經秀
才召見奉天門賜馬匹楮帛擢周府引禮舍人丁
卯從王入覲坐累謫雲南龍池郎甸長官吏目留
家大梁自以一僕之任時所部內附未久蠻夷皆
煽動爲變西平侯沐英布政使張統聞其賢皆禮
之委以統領守禦所在撫綏本立山行野宿不避
艱險自楚雄姚安以建大理鶴慶麗江等處咸賴
其安輯每單騎入蠻夷境或爲書開導順逆利害
遇饑卽便益賑恤曰吾爲王官守禦邊方不可以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四

文法自諉坐視夷民生患假令死卽死我一身耳
收則救此一方之人也諸夷聞之皆感悅自是軍
得着伍民得安業本立之功居多歲寅寅奏計京
師建文帝立學士董倫應天府尹向寶交章薦其
文學治行時方修 太祖實錄召入翰林編纂支
正七品俸署左遷都御史作御史箴以自勵尋卽
真俸入之外不通餽謁時稱爲清御史辛巳以失
陪際當調特留史館供職如故明年實錄完出爲
江西按察司副使未行適靖難兵已進京師本立
知事不兢悲憤自盡壬午六月十三日也後三日

成廟卽位 詔追奪恩典家無遺貴所著有與
隱集十卷

茅大芳字

泰興縣人自少穎敏工詩文父友嘉

興陳堯道嘗寓之詩有計爾生年今二十年懷聰
惠奮無如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諡何時復獻書之
句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 太

祖召對悅之擢泰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

賜賚甚厚大芳感激在 王左右諫諍 泰國稱

治因額其堂曰希董方孝孺記之稱其志意偉然

深有得於正諒明道之旨建文元年擢右副都御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望

孝

史吏部左侍郎及靖難師起憤 國命日蹙嘗以

詩寄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

軍志不磨縱使火龍燔地軸莫教鍊騎過天河關

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勛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

報西風一度一悲歌蓋北兵起爲鐵鉉等所拒尚

未渡淮時也 成祖臨御得所作詩八月十七日

坐奸鄙不屈與其子順童道壽皆戮於市永樂四

年十二月幼子文生亦伏誅

陳性善名復初以字行山陰人洪武十八年進士

上見性善疑重謂侍臣曰性善君子人授行人司

副入翰林爲檢討初誠意伯劉基卒 命李鐸往

取其遺書基子璉卽出觀象玩占石室中書從鐸

詣 闕上之性善善楷書 召入便殿繙錄 上

威嚴進見者惶汗手顫不成字惟性善動止安雅

書法端正 上悅賜性善酒是時威譴叵測性善

留竟日家人以爲死矣比出大驚喜久之超陞禮

部左侍郎薦薛正言輩雲南布政使韓宜可隸謫

籍性善薦起爲副都御史 皇太孫在東宮時熟

聞性善名及卽位獨 召性善賜坐問安天下之

要性善所言悉從然施行未竟輒爲有司所更性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望

孝

善請見曰 陛下不以臣愚猥承 顧問臣及僭

塵 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爲法自戾何

以信天下靖難兵起改性善爲副都御史監軍建

文四年三月辛巳戰靈壁敗績與彭與明劉伯完

王資皆被執 文皇縱之歸性善衣朝服躍入河

死後加追戮家徙邊已而赦還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父伯

尚洪武間爲起居注直言忤 旨出爲廣德州同

公初從鄉長者竹庄先生游命賦水竹村居詩曰

千山暮雨石泉通一夜春雷籜長龍之句長稍常

與金少保相友善謂之曰異日子必為良臣我必為忠臣廷對言近日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居驟進小過必戮非育才用人之道剴切不顧忌諱上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未幾內艱服闋復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君即位改吏部與蹇義為左右侍郎又改御史大夫李景隆奸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公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靖難兵既渡淮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四四

指斥用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詬二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乎詬者愧而止文皇即位縛公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效周公輔成王公手操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建戍邊者百五十一人越數年及水錢習禮以未及建為鄉人所持恒懷不安以告楊榮榮乘間以聞文皇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公所著詩文名金川玉屑集行于世

李慶字德字順天順義人洪武末年以縣學生貢入

太學會文皇靖難以潛邸知遇特命署右僉都御史事本年補浙江紹興知府永樂元年召為刑部右侍郎剛直敢為不畏強禦二年以憂去四年起復改左副都御史理院事遇事有未便侃侃爭論甚為文皇所眷注車駕巡狩北京俱命戶行在尋進行在工部尚書十九年定鼎北京命兼署兵部事未幾改兵部尚書二十二年仁宗嗣位加太子少保宣德二年交趾復叛守帥奏請益兵朝廷命安遠侯柳升等將七萬人往益之命慶參贊軍事且勅慶凡六卿之屬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所舉禮部儀制正郎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同卧起九月入交趾賊與官兵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將謀安鏞言於慶曰總戎驕矣公以力言之且夷賊譎詐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况璽書數數戒飭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持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升言升唯唯而已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數百計獨先其副擊等隊皆在後升前渡橋遽壞後軍阻不得前賊狀兵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不起又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四五

孝

明日副將崔聚整兵以進聚固宿將然倉卒賊驅象赴開衆亂聚被執寇大呼官軍降不殺慶與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世多惜之

虞謙字伯益金壇人洪武二十八年由太學生擢刑部郎中建文間陞杭州知府永樂初召爲大理左卿七年陞右副都御史本年轉左恒曰爲臣之道愛君愛民二者愛君崇其德愛民厚其生故所至以宣上德達下情爲已任嘗奉命巡視揚州淮徐旱災至則疏民疾苦請發廩給貧官爲贖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四

孝

還所賣男女爲奴婢者皆從之又奉命督兩浙

蘇松諸郡運賦建議丁多而糧最少運北京丁多糧少次者運徐州丁糧俱申運南京淮安丁少而糧多存留本郡縣倉十五年坐事免十六年復職十九年定鼎北京改北奉命巡撫浙江察廉糾貪建議便民十數事多見施行事竣還京二十二年甲辰九月仁宗嗣位改行在大理卿先是都

察院論誣騙罪准洪武榜文梟首謙言此奉詔

書自今准律斷罪誣騙在律當杖而流梟首非

詔書意止曰虞謙言是命照律斷又天津衛倉

災焚數十萬糧御史廉視言主典者盜用故縱火以自益追建幾八百人不勝拷掠皆誣服應死者百餘人謙察其寃白於上得減論於兩法司及四方應上獄議皆親閱之必當必平於大辟罪尤加意曰彼無憾使我無憾矣使有詔求直言上七事其一慎用人曰人主之職惟在擇人而已其二興學校曰教育之道本於師範得人而有成效三曰都察院耳目綱紀之職用以激濁揚清今專俾治獄非設風憲本意四曰廣儲蓄今國用空乏宜預爲備五曰北京八府之民困於養馬宜分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四

孝

給無馬郡縣牧養以蘇畿內六曰鈔法不通由出多而入少但今多方收之而不輕出民艱於得鈔則自流通七曰京師盜賊之繁由於軍民工匠每十家編爲一甲使互相覺察出入一家有犯十家連坐有能捕守免其連坐之罪皆切中時弊未幾以奏事被論降少卿尋以楊士奇言仍復前職宣德元年卒年六十三

夏迪字廷簡號霞軒浙江天台人洪武丁卯以書經中鄉闈戊辰上春官會疾罷入冑監卒業庚午試政刑部丁外艱服闋授溧陽縣丞勒撫字邑遜年

水滂通賦數縣其糧里有賣妻貨子流亡載道廸乃勸借於富民得米一十萬七千餘石先足官賦次贖其子女以歸人咸德之調福建懷安縣丞所司知其廉能委署理問推誠詳密無留滯薦陞大理左寺副凡遇審決一以至公文皇卽位陞文選員外郎轉郎中舉得其人名達仁皇試以太極論褒美有加丙戌拜河南左叅政被人誣訐詔繫獄候勘仁皇憐其無辜請命於行在宥其罪尋授兵部司務越四日召至文華殿諭以戶部田賦不清今用爾爲浙江司郎中稽考廸辭以浙人復諭之曰爾不作弊奚辭奉命不數日清理明白尋拜四川左叅政先是所屬土官嘗以進貢道經本司各饋馬一匹廸獨不受衆服其廉時朝廷遣使採辦適多疫廸奏免之軍民歡聲如雷仁皇卽位召拜左副都御史未幾領諸督常州府稅糧本府困於水災廸至令郡守勘實徧召鄉之巨室告以陰陽事勸借得米六萬餘斛以克賑濟全活甚衆間以糧里跋扈毆收細民稅糧踰期逋負廸程督迫切有唐遠者託賴賓以賂送南京官解廸子幼諤年甫十二辭不敢

授賓撤棄奔去廸家乃令人至常州以告廸卽擒顧賓等劾所由連所賂親赴北京奏之朝廷知其無辜唐遠等悉抵罪未幾遘疾卒享年六十有一廸居官三十年布衣蕭然妻子有不足之嘆清操有足多云

邵玘字以先浙江蘭谿人永樂丙戌進士賜勅歸

進養明年召授御史慨然以功業自期號貞曰

生以見志明憲紀究律意而用法平恕至遇大奸

巨猾爲民厲者亦不少寬假聲譽遂起嘗巡按江

西廣東福建克振風裁時仁宗監國尤所簡知

司馬遷史記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四

考

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缺堂上官命玘署有重

獄數以付玘玘感上知遇夙夜盡心每事親理

有所顧問應答詳明一時老成多推讓之陞江西

按察使先是南昌新建二縣苦上官私買里長役

者供一日費家爲之空玘立罷之歡聲溢路而私

不便者皆側目焉跡起自用簡儉終亦莫敢一語

積歲訟牒填委悉取省閱擇其尤甚者自聽斷餘

悉歸郡縣滯獄一清宣德三年召爲南京左副

都御史時南京諸司緩弛御史尤縱玘奉勅簡

擇奏黜其不肖及庸懦者始半繼奉勅借六部

長貳簡黜諸司不肖庸懦者綱紀復振爲人情所
內寬士二十餘年所歷中外皆風憲於條制故實
與夫施措之宜默識明習所至糾劾官邪舉大體
而畧瑣細家居有孝行迎母就養極其愛敬母喪
哀毀所居產瑞芝者再鄉里以爲孝感處朋友僚
屬必約之於義有所薦舉必清介士其廉潔之操
蓋終始一軌宣德五年正月十一日夙興衣冠坐
得風眩疾遽卒訃聞 上爲悼歎 賜祭葬其文
有持身清廉用法敬慎及振舉綱紀屏黜儉邪之
褒云享年五十有六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人物二

孝

吳訥字敏德常熟人永樂間以醫士舉至京懇辭
仁宗監國時聞其名 命教功臣子弟洪熙元年
四月遷御史出巡浙江劾秦檜碑表陸贄里修岳
飛墓動皆扶植綱常次年巡貴州恩威並施羣夷
畏悅慨代還夷人相率詣 闕請留不許宣德五
年陞右僉都御史尋轉左副致仕年八十六卒訥
爲人端重純明履方居約不以窮達易所守其學
務遵儒先爲文根據義理有裨世教所註有小學
集解文章辨體性理羣書補註行於世追謚文恪
朱與言字一謬萬安人永樂舉進士授山東道御

史歷湖廣僉事陞四川副使去奸黜貪郡縣吏望
風解綬正統二年以政績陞南京右副都御史振
立風紀聲稱凜然上疏論時弊極痛切 上皆納
之未幾乞休致家居肅然如在官鄉人有小不善
惟恐其知御史韓雍巡按江西尚嚴譴焉嘗試其
家

軒輓字惟行河南鹿邑人永樂甲辰進士景泰元年
歷右副都御史鎮守浙江以憂去五年起復陞南
京左副都御史掌院事兼督南京糧儲清操愈堅
張都御史純素侈縱設席會諸僚獨不赴既而以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 人物二

孝

卓食饋之亦不納天順元年以內閣李賢薦爲刑
部尚書勁節不撓以曹石輩怙權侵官以老疾告
 上問曰昔廉使歸家具僅二竹簣是汝乎
輒領首又問年老可再用乎輓又疾告乃 賜金
幣四年起左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益勵成
化二年致仕

張楷字式之浙江慈谿縣人永樂甲辰進士愈肆力
於古文辭宣德改元之明年試政於夏官時方北
征輿馬之需甚急大司馬雅重其才委任往關中
督之果先期而集拜江西道御史初有強盜係刑

部獄中吏受財脫之卽劾其尚書以下十數人皆
罷黜名聲赫然六年考績至行在因獻 聖德頌
留侯鴻臚寺正統初乃還在任能辨疑獄庚申陞
陝西僉事理屯田督祖賦治水利俱有成績尋遷
副使時靖遠伯王驥勅巡邊檄同行乃上安邊十
二策多見采者丁卯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畿甸
蝗起 上命楷督捕楷受郡邑捕法而按行之蝗
遂息閩賦邵茂七作亂 朝廷遣將率兵往平之
以楷爲監軍兵至廣信賊黨圍延平甚亟楷謂都
督劉聚曰賊聞大軍至寧無懼心馳諭以威信果
率兵至鉛山賊圍將樂調都督劉得新乘夜襲之
賊皆潰散茂七僅以身免退保陳山楷駐兵建寧
賊復攻延平楷以浙軍伏後坪南京軍伏後住江
西軍伏沙溪之南而以福建軍素爲賊所易者出
城挑之已而駁作伏起合擊大破之遂斬茂七俘
其衆餘賊有據九龍山者楷選精兵一千徼其後
戒曰明日賊必空寨來攻若疾入其寨而反之比
旦賊視我營兵少果至楷上無幾而還一千兵已
據其寨用其滾木礮石下殪之賊衆遂降凡定三
郡七縣破三十六寨初處州賊葉宗留亦起已遣

都督徐恭征之至是復勅楷旋師與之犄角恭征
金公山甚危往援之至卽伏兵樹鴨兒芭爲壘賊
至麾兵擊之少頃佯走賊追逼伏兵四起一鼓殲
之景泰改元班師至京有妬其功者劾楷耽詩玩
寇以罪罷歸天順改元 英廟復位念其勞仍舊
官致仕明年陝右興師禦寇而給軍餉增戰騎募
勇士以佐師者難其人適楷至京入謝 上見之
曰朕得其人矣遂命楷往還京 上嘉勞之轉南
京都察院尋卒于官享年六十有三
李秉字執中山東乾都人宣德丙辰進士授福建延
平府推官景泰辛未用薦歷陞右僉都御史宣府
叅贊軍務總理糧儲軍民樂業邊餉亦足復奏准
邊軍士雖無妻但有四口同居者許支一石之例
沒宣府尼僧配軍士無妻者娶四有虜寇邊牧
廷議擊之上疏謂啓邊釁上嘉納之常條陳邊務
十四事 上悉允行之數年之間邊境無虞軍民
賴焉天順改元巡撫江南時貪吏爲民患秉去其
甚者數人戊寅改遷大同等處一時痛革諸弊羣
情洶洶乃以事中之乙卯遂坐除名久之 上知
其誣扶召復職掌南京都察院事成化丁亥遂拜

吏部尚書

高明字上達江西貴溪縣人景泰辛未進士擢山東道御史彭城李苟等苦官吏貪暴訟于朝事下御史臺時越訴者例謫戍邊公奏曰謫戍之例爲妄訴者設有等訴不誣法當杖康定皇帝從之因著爲令材垠趙釗等爲妖言吏欲冒功執其黨數十人認以謀反獄上公曰此愚民處以妖言足矣文致其反何刻也繇是其家屬皆獲免巡按河南黜汙暴誅兇頑風聲凜然郡縣冤獄吏不能讞者悉爲辦之黃河南徙民耕其填淤者畝收數斛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八人物二

孝

吏議使民計畝輸稅公不可曰河徙不常異日復爲巨浸耕者何以供稅議者乃止及還朝適邊報沓至公奉勅督邊餉人皆趨令靡後英宗皇帝旣復位天下藩臬郡縣百司來朝監察御史趙銘等劾其罪而彈文出于公上怒其觸諱命中官詰草奏者衆俱莫敢對公毅然曰彈文實出明于銘等無罪中官入白之上顧左右曰賢御史釋不問石亨以擅權得罪言者劾其不軌上命公與錦衣衛指揮門達籍其家公語達曰亨非有反謀其僮僕不當從坐達然之遂同以實聞得

免者四十餘人尋陞大理寺丞凡獄情矜疑者參錯訊鞫多所平反憲宗皇帝嗣位遷南京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時南臺以去輦轂遠憲度稍隙而百司亦多自恣公振風紀明法令痛斥庶官之貪暴者南都肅然會淫雨彌月公上章言此皆陽微陰盛之徵宜修德以回天意上嘉納之奸民販私鹽者縱橫江上商旅幾絕勅公剿之公遣南臺御史顧以山戴琬往捕授以方畧擒賊首九百餘人長江以清行舟無阻連丁二艱戍戍上杭盜起兇焰日熾詔起公于家改左僉都御史賜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八人物二

孝

勅許以便宜從事公力疾而行至則先揭榜諭之賊恃險不服乃遣兵搗其巢穴賊其渠魁撫其脇從又以上杭之溪南里寔盜淵藪乃析爲永定縣以統厘之於是汀漳之間晏然公以寇平上章乞歸上憫公久勞瘴鄉乃許謝事旣歸絕口不談官府事成化二十一年卒于家年六十四歲大司馬余子俊具請明居官廉慎有平閩寇功准賜祭葬

羅虎字應韶南昌人生有異質祭酒胡願菴試以七題立就願菴喜曰此倚馬才也舉正統乙丑進士

拜河南道御史官軍獲聞寇少壯五百餘悉諭以死因詣總憲奏免之凡活三百餘人成化六年以人望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時苗僚雜處喜聞殺榜諭以朝廷恩威聞者竦息間有不率出奇邀擊之遂搗其巢穴歲饑緩催徵分富室及出官帑以糴粟六十萬石民困以甦成化六年

南京都察院事上疏乞親萬機用正人節賜予等事皆人所難言八年致仕卒年五十八

張鵬字騰霄直隸來水人景泰辛未進士授山西道御史立朝謇諤有才名清理京畿馬政所在風裁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五十六

益著天順丁丑武臣石亨恃寵作威福人莫敢犯鵬奮不顧身率同列極詆其罪亨憾之竟被誣構謫戍遼東鍊鎖衛尋改廣西南丹衛後亨事敗人服其炳見幾先甲申憲宗卽位宥還超擢福建按察使戊子廣西缺官巡撫擢左僉都御史以往鵬常謫居其地備諸民夷土俗凡政令之出甚合時宜而過境用寧尋改理南京都察院事是非予奪一以至公而臺綱肅振辛卯春復改都察院總漕運盜發境內以恩信爲治緝捕有方踰年盜息甲午仍還南京理院事是夏擢右副都御史巡撫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五十七

寧夏丁酉召爲兵部右侍郎壬寅特拜尚書甲辰春進階資政大夫冬加太子少保自是多疾乞致仕勅馳驛以還命有司月給米二石歲給役夫四名丁未以疾終年七十二謚懿簡爲人剛直凡六爲臺憲歷內外邊方者八所至必感激自効其爲兵部責任益重以身殉國不計利害嘗戒僚屬曰處事不患不明特患不公耳公則何事不可爲耶京營團操軍士多爲將領私役力陳其弊上卽日命大臣并臺諫官簡閱遂嚴私擾之弊申訓練之條營伍肅然故事主將偏裨缺人必進廷臣各舉所知以待本兵請而用之年久寢廢或舉亦未盡公乃請覈實具名以聞否則有罰自是號稱得人遼東守臣以擒獲虜幼男女來獻者旣而悉分給中貴鵬懼將士肆貪殘以故邊釁卽奏止之大同官軍失機乃請治偏裨逗留不進之罪及大臣之統馭失律者並械赴京處置一時軍法大振雲南本邦爲其屬孟密思柄專利侵侮思柄因請自立爲官司領屬修職貢朝議旣從之鵬言此夷未奉旨尚爾恣橫况從其請使之得志乎宜降璽書以理抑之上可其奏人服其遠識有武

臣冀得金齒衛叅將託權貴人薦用乃力言其人非將材不可用有撫治流民者久不得遷上言流民非得風憲大臣治之不可其意蓋自薦也鵬言是在人不在官如其怠曠雖風憲大臣何益事遂寢又臨政簡約每以生事喜功爲戒當歲饑四方奏多盜而山西河南諸處尤甚卽報言此輩特逼於饑寒不得已爲盜耳惟罪首惡者一二餘悉宥之則其黨自散矣各道奉行未幾果無事其居官處事類如此爲人惻朴無華雖居顯要自奉如寒士資性樂易不立崖岸不輕笑語其色侃侃若不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五

可親然待人直誠故多樂爲之用云

胡拱宸字共之浙江淳安人正統己未進士授徽州黟縣知縣在官歲餘上無逋租下無爭訟三年上蹟吏部民持盤費追送境上一無所受除福建道御史院長陳鑑風紀最嚴當其意者獨拱宸凡諸擬議與十三道推轂刑名彈奏貴近必經其手自試職至實授凡八年屢上封事皆嘉納之陞貴州左叅政時大理寺丞王恂巡撫貴州坐委分守威清至永寧二十九衛所地方後過安庄衛至白水堡本堡作叛作服爲患有年屹老蠻頭名沈時保

挺身出見揚言我管下作惡者衆願得一號令與我去鈴東他拱宸叱之曰但斬爾頭籍沒爾財產此去號令無他也時保栗股口噤不敢仰視堡中軍民官爲之乞憐姑釋之還岩過普定以告副總兵方瑛方謂此人吾欲去之久矣遂遣普定衛指揮同知郭贊往擒之處以軍法其患遂息過赤水衛則服女土官奢貴之悍不復擄掠過畢節衛則平宜衛使龐富之亂道路遂通時層臺千戶所在赤水永寧二衛之間賊毀於賊無以當要害保傷殘復流移顧其地低窪又發瘴不可居遂擇地而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五

城陞廣西右布政時地方賊寇猖獗人民受害

憲宗勅廣西三司及巡按俱降作爲事官丙戌五月拱宸以勦賊有功復前職庚寅陞四川左布政壬辰陞南京右副都御史奉勅提督操江乙未改南京兵部右侍郎是年十二月改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戊戌陞南京右副都御史甲辰改南京工部尚書丁未年及七十乞歸許之屢進光祿大夫丙寅壽九十武宗特遣行人賁勅存問兼賜羊酒仍令所司月加食米二石歲加人夫二名應用戊辰卒九十有二謚莊懿拱宸歷事

五朝服官四十八年位列八座不過犬節慶不衣
緋與衣繡非待賓奉先飲食不重先世室廬未嘗
增飭尺寸清慎之名傳播中外又嘗著雞肋集錦
官稿十餘種行於世

白昂字廷儀武進人天順丁丑進士時英宗初復
位更新庶政重言官之選擢昂南京禮科給事中
進都給事中憲宗初即位值北虜犯邊經筵輟
講昂上言帝冕不以洪水之菑而不明峻德太王
不以昆夷之侵而自頌厥問今日正皇上講學
以爲修德之助不宜晏安以隳聖德監察御史謝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八人物二李

文祥以言事得罪不可測昂率同列救之謂文祥
所言雖狂妄然爲御史非出位而言宜含容之以
開言路疏入文祥得降用壬辰擢應天府丞辛丑
晉南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奉勅兼管操江時
有劉通者與其黨操舟販鹽并行劫奪出沒江海
間勢熾甚昂調士卒追捕至太倉分兵截其要路
械通至京復奏沿江要害守備等官遇有警互相
應援又請降關防印記以便行事皆從之未幾陞
本院右副都御史尋掌院弘治二年河決金龍口
漕運多阻昂往治改戶部左侍郎事竣改刑部

侍郎屢陞刑部尚書加太子少保戊午東宮出閣
進太子太保庚申星變上疏引咎避位上許之
特進太子太傅致仕馳驛歸年六十八卒贈太保
謚康敏

王軾字用敬湖廣公安縣人天順甲申進士授大理
寺右評事成化五年陞右寺副七年陞寺正明習
法律讞駁平允十三年陞四川副使十五年以憂
去接喪二十一年服滿補陝西副使弘治二年陞
四川按察使三年陞南院右僉都御史兼督江防
八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本年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八人物二李

改巡撫貴州九年陞太理寺卿性溫良操法多從
寬恤四方訟獄凡經所讞多當其罪公移案牘法
家傳以爲式孝宗慎刑獄命同刑部裁定問刑
條列至今行之十二年陞南京戶部尚書十四年
命兼左副都御史提督貴州軍務十六年復命仍
蒞南京戶部事奏准查對黃冊事宜十七年推南
京兵部尚書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六
十八贈少保謚襄簡

楊守隨字維禎浙江鄞縣人成化丙戌進士授江西
道御史庚子陞應天府府丞丁未調南寧府知府

弘治戊申陞應天府府尹已丑調廣西布政司右
叅政甲寅陞廣西按察使乙卯陞南京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提督操江丙寅陞南京大理寺卿庚申
改大理寺卿乙丑以九載考績陞工部尚書仍掌
大理寺事正德丙寅致仕卒賜祭塋贈太子少保
謚康簡守隨爲人敦樸少邃易學與從兄吏部侍
郎守陳從弟南京吏部侍郎守陞相砥礪雅有士
望居官剛直建白甚多遇事無所顧忌爲御史時
常按賊吏李孜省罪及孜省以左道得進遂調南
寧爲府尹時按太監蔣琮罪爲所中遂調廣西爲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奎

大理常偕三法司讞太監張瑜獄抗罪杖之必欲
盡法與內意忤遂致仕復爲劉瑾所構繫凡八年
罰粟千石守隨素清慎家至屢空而其心裕如也
顧佐字良弼直隸臨淮人人成化已丑進士授刑部
主事歷郎中時錦衣衛都指揮牛循嘗怙恃殺人
鎮守宣府太監顧雄分守紫荆關監丞鍾欽事多
不法佐按治其罪識者謂其有守成化十九年出
知河間府府畿甸也貴戚莊田基峙境內聞佐至
皆戒其下不敢乘勢輻輳先是定徭役悉委吏胥
多寡高下一出其手驛當孔道老奸宿蠹蟠其中

乃會計出入據籍履畷定爲程式其弊遂絕政聲
流聞二十三年進四川副使建昌兵備越雋山崩
地震民駭蕩析佐悉心撫循增修屯堡哨戍民以
安堵弘治三年徵拜大理寺右少卿丁憂七年補
左八年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鴈門諸關
九年改南京都察院提督巡江十一年改都察院
十二年進右副都御史十六年陞戶部右侍郎十
八年陝西三邊告饑孝宗命兼僉都御史往蒞
之比至條陳便宜多方區畫始有三年之積正德
初戶部尚書韓文率百官伏闕上疏得罪去佐實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六三

代其位時逆瑾盜政威權日熾瑾諷諸司各進羨
餘以入私藏佐曰吾部無羨餘者瑾銜之未幾也
後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瑾以爲祖宗
朝無此例命佐查天順以前年例銀數佐以天順
前無前銀例回報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過方督
撫共盜內帑也悉追問致罪革罷送銀之例邊儲
至是缺甚使佐當劉瑾查問之時答曰昔鹽課在
各邊上納故無年例銀之送後改鹽課納銀解京
故不得不分送各邊如此瑾或不怒而朦朧回報
使士民受害識者短之瑾憾韓公文不已摺據百

方無所得會部有故冊逸弗得瑾欲以爲韓罪嗾佐上其事持不待因奪俸三月佐日可以去矣遂引疾乞歸疏再上允卽行瑾令邏人調其過無得意未憚時命官按三邊儲蓄有紅腐則以爲罪佐時去邊三年餘矣 詔罰輸米八百石於邊又誣戶部有缺失爲佐罪復罰輸數百石佐素貧殫家資以輸不足稱貸以完人皆冤之無愬也正德丙子十一月七日卒于家年七十四佐貌溫氣和內守堅定立朝四十餘年當財利紛華無所漸染權奸歛絕無所跛倚逆瑾伏法其事益明及訃聞贈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人

人物二

六四

太子太保

陳瑄字玉汝長洲縣人成化戊子古應天解額戊戌少師李公同考會試得其文知其爲爲奇士也置之高等遂選爲庶吉士時文定公在翰林聲稱籍甚公初與同席硯遂屈已師之相與劇切爲古文詞公質若重遲而思致獨遠不肯爲熟爛語始務奇倔卒造平澹時輩推之歷兵科給事中刑科左給事獻納務持大體不沽激訐名妖僧繼曉事覺法司當以常行公言先王之制則奇技淫巧以蕩上心者殺法司當非是於是曉竟坐棄市有中

官擢近臣於殿陛間公劾之兩皆坐黜又劾寧

陽侯陳輔諸不法事卒奪其爵洪武二年陞大理

右寺丞屢陞本寺少卿以儒術飭吏事平反唯允

本年進南京左僉都御史十三年改北十六年陞

南院左副都御史值周府莊田與民田相淆累歲

爭不決特命檢之時河南諸當道意在民也公

往履田其實以聞詔歸之府於是始忤當道意

其董周師也適劇賊施天泰出沒海上大肆剽掠

東南騷動公引兵會魏都御史神於海口賊以欽

戕仍諭以朝廷威福向背禍福賊遂挺身來歸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一人

人物二

六五

東南晏然衆方多其功久之海上餘孽復相扇動

言者乃咎公與魏不當受其降公不辨遂引疾乞

致仕詔忤馳傳以公明年卽其家賜緋袍白

金以平賊功云

林俊字待用號見素福建莆田縣人成化戊戌進士

授刑部主事遷署員外郎時妖僧繼曉挾近倖梁

方以秘術得被殊眷發內帑銀數十萬營建大鎮

國永昌寺俊上疏請斬繼曉而黜方言甚激烈

憲廟怒下獄謫判姚州時言路久塞俊直聲振海

內人比之鳳鳴朝陽去會元日星變憲廟感悔

敘復南部丁未 孝廟踐祚擢雲南按察副使辛亥用薦再擢按察使調湖廣上疏陳時政且引病乞休不待報歸庚申起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理操江時江防頗弛俊悉心經畫多所釐正正身率物有唐楊綰之風壬戌改巡撫丁母憂歸

武宗嗣位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四川晉右都御史 世廟嗣位陞工部尚書改刑部疏乞骸骨上特允加璽書俾乘傳以歸家居踰年得疾卒俊性儉約茹淡服素蕭然若寒士尤好接引海內名流書非正不讀作文上邇先秦追歐韓遺軌而本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李天

之六經詩宗唐杜有見素文集若干卷梓行於世陳壽字本仁號靈齋新淦人成化乙酉舉遼東鄉薦壬辰登進士性孤特不務矯計授戶科給事中奉勅閱視宣大邊防劾去鎮守中官之不法者巡牧馬草場中貴有恃內庇侵射者壽 請置之法時 貴妃萬氏專寵兄弟侍懣京師中官梁方輩結妖僧繼曉干撓 國事受疏論之被建繫 詔獄尋得釋 孝宗登極上封事指斥近貴無所避忌及遷大理爲忌者所指摘王端毅公恕嘗疏辨之稱其正色敢言其巡撫延綏適大虜在邊羽書

交至鎮城晝開道塞不行壽分布兵馬爲十路各屯駐要害相應援多遣覘卒哨探惟謹虜分兵入寇躬親甲冑爲將卒先遇賊鏖戰擒斬八十有餘未幾火篩脫羅干諸酋糾率部落精兵大至先以百餘騎誘我諸將請赴之壽曰虜衆未可當也自出帳擁左右數十騎據胡床麾指飲食如無事虜望見疑之遂引去旣而諸路將領以壽方畧邀擊賊皆大捷斬首若干紀捷連上 孝宗降勅獎勞賜賚加俸如延綏守臣以虜勢方熾鎮兵不能支 請發京兵比壽屢捷而 王師已至總制者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八 人物二 李天

請破其巢未得 命駐延綏久之戰馬三萬日給草束所費不貲壽議出境揚兵卽採草紆急衆恐墮賊計壽請以身先之保無事所費省若干萬時同事者諷壽注子弟但名戰籍中當有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識者多之先是延綏守臣失事俱得罪代巡撫者難其人太宰倪文毅公岳薦壽或以爲疑倪公以問楊一清對曰是同儒將當不負公知也在鎮三年與利除害井井有條十四年本鎮歲饑 題准招商納糧區畫咸中事宜本年改南臺其在南京值逆瑾竊柄 勅令鈐

東臺官不得望言。朝政開讀畢，壽正色論十三道曰：「言路豈可閉乎？凡時政有當言非効者，仍稿呈舉行，若因之阻抑，則非負。」朝廷負所學多矣。臺諫以言事忤逆，瑾盡被執械繫京師。壽與兵部尚書林瀚上疏論救，壽又獨疏極言，俱不報。林瀚既得罪去，未幾壽亦罷歸。瑾復搜剔壽前任事諷所司文致罰米若干石，稱貸以完家，素無積至是益貧，不能給朝夕。瑾誅言官交章舊之會陝西巡撫缺，人陝西兵荒之後，兵民敝甚，鎮守太監廖堂與其弟鵬侄鎧怙勢逞，推剝無厭，禍且及士夫家人。人重足立，吏割尚書楊一清謂必得忠鯁輕去就者制之，乃薦壽下車。旬日，即揭榜諭衆利病之原，罔不悉具。仍令長安父老面陳得失量斛斛之原，罔不悉具。仍令長安父老面陳得失量斛斛平時價禁有司官市民物，偶劇盜數十，標掠良民捕之，枷於市，俱折其兩股，盜賊屏息。又下令曰：「遭喪不許停柩婚姻，不許索財，人皆遵之。」夏大旱，各街巷通衢以通陰氣，減刑殺，清冤獄，齋心誠禱，天乃大雨，歲不饑。仍因關中薦災，乞停逋負錢糧罷額外貢獻，俱報可。時堂稱旨造絨氈帳，幅數百間，料價數十萬兩，壽至已完解，廉知其贏餘數

萬兩欲輸內權貴，檄所司留以備賑，仍戒諭此後不得指進。實有所科取不然，吾且執奏堂兄弟訴於所怙者，欲圖中傷之，遂乞歸。四入疏不得，請始復視事。先至鎮守爪牙，惡少數十輩散遣於各郡縣，衛所漁獵滋甚。壽下令捕之，皆逃歸氣焰太沮，民稍安已。而改南兵侍郎報至，軍民數千人擁集撫臺泣留壽曰：「君命也，出城之日呼號之聲震地，擁肩輿移日不得行。陝之人至今能道之。」至留都如政歸帷幄，佞臣屢疏入休荷。溫旨不允，疏九乞休。進南刑尚書致仕，有才望，老成清謹之褒。且令有司月給米二石，歲人夫二名以貧不能歸流寓南都，敝屋頽垣不蔽廳事，杜門寡交動遵古道。今上政元詔進一品階，榮祿大夫以羊酒果品存問於家。是年九月卒於寓第，貧無爲飲。京兆寇公天敘大司空李公克嗣哭臨爲備殮具，因具題。賜酒二壇，壽釋褐登仕籍至退休四十年有奇，半在閑散，地食祿任事益不甚久。其建明樹立多可述，而廉名爲尤著。在陝雖未久而得人，心爲最深。若其孝於親友，於兄弟歸故人之喪卹其孤諸事尤止政之本云。

人物志

副參政列傳下

李善

陸定

王恕

俞諫

林廷玉

張津

趙鑑

范鑄

王恕中

毛理

伍文定

胡璜

陳鳳梧

李承勳

周倫

孫脩

蔣璠

歐陽鐸

及宦

李遂

趙汝誠

萬虞愷

王本固

洪朝選

吳時來

張鹵

張岳

王用汲

蔡國珍

朱鴻謨

經歷列傳

錢用壬

熊尚初

黃錫

黃緒

都事列傳

周顯

監察御史列傳

歐陽節

王璉

魏阜

花綸

解縉

賀彥達

陳仲述

范敬先

鮑忠

馮允

冷曦

洪堪

顧謙

何文淵

邵嵩

李立

王臣

徐義

丁俊

張政

胡智

周順

謝衡

周文

鄭惟桓

張鏞

沈源

梅江

尹崇高

何廣

劉子敏

劉文德

郭敦

周觀政

陶鑄

以上洪武

曾鳳韶

董鏞

魏冕

王度

甘霖

高翔

王彬

韓郁

尹昌隆

鄒朴

謝昇

丁志方

王玘

牛景元

以上建文

柴履

鄒師顏

夏禮

吳中

靳義

朱仲安

陳琰

潛溟

劉子輔

甘霖

董寅

馮本清

顧佐

魏源

童真

何忠

鄭堃

王增

陳詠

黃宗載

徐爵

歐陽和

以上永樂

曾泉

梁軫

以上洪熙

韓陽

崔灝

以上宣德

潘英

朱縉

以上正統

高宗本

以上景泰

蔣誼

馬璇

謝綬

以上成化

馬繼祖

葛浩

張鳳鳴

李熙

喬通

陸昆

蔣欽

金忠

以上弘治

陳和

曹閔

陳傑

張芹

唐勳

沈霽

范輅

以上正德

馮恩

李裕

謝瑜

包孝

陳紹

王宗茂

林潤

以上嘉靖

于有年

王萬祚

以上萬曆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九

人物

副僉都御史列傳下

雍泰字世隆陝西咸寧縣人初母夢神授白蓮一莖生成化巳丑成進士授知吳縣吳賓湖淪田千頃泰作堤民受其利至今賴之名曰雍公堤行取擢爲御史吳民涕泣餽以樓船竟反之巡南城豪右斂跡聲震京師十一年巡兩淮鹽力遏權要及滿巡撫奏留復一年兩淮竈丁鰥者俱與完室淮人歌曰客邊檢彙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十四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

四

年陞和南陽唐府奏取民田千頃泰曰民去王誰與守力執不從久之陞山西兵備副使防胡以安民爲先胡經年不敢窺塞千戶韋英誣民百人謀叛巡撫命署勘實泰不可後百人竟得釋其年陞山西按察使獄無冤紀綱肅然遷湖廣叅政辨出死罪數人人皆圖像祠之陞浙江布政使民多鬻販私鹽泰先收勢家治之衆遂斂跡十二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宣府士民祇畏邊郵晏安叅將李傑爲輔臣李東陽侄恃援橫作不法泰令縛下以大杖擊之三軍股栗由是被譖罷歸居韋曲正

德三年言官潘鐸薦泰有敢死之節克亂之才起爲操江左副都御史七月陞南戶部尚書宦瑾用事以泰不附已八月勒令致仕嘗薦者皆獲罪自是復居韋曲平生寡言笑奉身儉素無私書不受非義之餽靈寶太宰許襄毅公進謂邢知州曰吾遙望關西見有二高一爲華嶽二爲雍世隆也年八十卒卒時榻下有聲者雷鳴所著有奏議稿正誼菴詩集傳於世

李善字宗元陝西隴州人成化戊戌進士授行人出使慶府王以金幣贖不受選爲南京廣西道御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五

吏是時大監梁芳陳某怙寵市權而南京太監郭鏞亦橫擅入後湖乃與同官繆樗等上疏極言雖不報然三人者寵由是衰矣尋出清理江北諸羣尺籍刮弊剔蠹以影射出者八百人有奇弘治戊申以父喪歸終制改浙江道巡按遼東是時總兵官羅雄倫安弛備大監韋郎縱其舍人侵漁軍餉奪人妻孥聞善志皆歛戢都督王鑑孫貴皆以不職劾罷傳玄者逆旅舍主人也嘗主貨郎李林林不知所往林子訟玄殺林有司抵玄死獄成然林實通沽酒婦被其夫殺之善廉得其情玄得不死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九 人物六

壽寧侯張鶴齡方負勢莫敢誰何族子舍人上下運何沮擾貨易拷掠無辜謗怨載途至是有訟者善曰教授侯門之鈴束弗嚴故至此于是叅其教授姚倫倫懼走匿侯所不出復劾侯出倫就乃侯家以罪發戍者若干人京師遠邇譁然皆知有李御史也侯不堪訢之天子震怒欲置於理是時在司禮監陳寬等頗嚮義若爲諫止獲免陞河南按察司僉事去而都指揮李賢者守備河盧濫受民詞納賄無厭會善分巡乃劾罷去是時河決張湫都御史劉大夏與大監平江伯偕來督修乃求綜理其事者潘杲以善應善爲相度水勢修賈魯河四十八里改河南河築塞黃陵缺口百十餘丈斷水東流功垂成復決僅以身免乃更修數月功乃成詔陞俸一級丁內艱復除湖廣分巡荆襄間有何淮者僭號稱王攻陷城池居民大驚善知指揮呂高者能捕賊乃以委高而身自微服出入賊窖中覘賊以計擒獲之事成詔陞俸一級其後王景陽者亦荆襄人以左道惑衆與其黨熊彥和皆稱王謀入襄陽內亂未發而善覘知之亟遣呂高往捕得彥和等及其妖書解京師其脅從

者五百人有姓名籍記焚其籍不問十三年擢山東副使兵備臨清一日報錦衣衛千戶劉海與一校尉同乘舟至聲勢甚大見而疑之執劉海下拷問對曰我京師人曾貴也校尉僕曾喜耳曰劉海詐也聞者咸以爲神十七年擢山西按察使是時晉王寵宦者門副劉茂倚以爲奸茂與府中人李成有隙詐以王命逼成幾死成訴之巡按問於是捕劉茂茂急附王王爲之請不從竟捕劉茂瘦死其後劉瑾用事欲爲茂無復讐廉無所得連擢四川左轄四川番夷久肆擄掠百姓患苦之鎮巡具奏出師征之善請于鎮巡曰當用兵幾何曰非十萬人不可善曰民力殫矣番未平而民變作矣非計之得者曰業已奏請奈何善曰番聞我師至必懼不若因而移檄宣布朝廷威德讐服其心從而撫降之亦萬全之策也於是檄番果降誓死願爲良民而不復叛捷聞賜襲衣白金三年拜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會同吏部考察南京庶官甚平本年轉南京刑部右侍郎會尚書缺員獨理部事獄死囚三人將行刑善以未經復奏止之明日即報至三人者移江西按察御史勘問

衆皆歎服庚午陞南京工部尚書會修懿文諸寢殿皆會計甚悉未久疾作罷歸辛巳世廟卽位命有司問勞進階光祿大夫卒年八十有二

陸完字全卿長洲人補郡諸生閣敬借上命括奇貨江南欲張甚過蘇常延曳諸生諸生競擊敬走完時實不與而陷者具完名首諸生狀聞巡撫王恕列敬罪上逮還完後舉進士恕以吏部尚書監選見完曰是故擊閣人者耶擢御史當已而爲御史果有聲累遷南院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尋轉召爲兵部右侍郎霸州民劉六劉七起羣盜驍勇善射騎前後官捕之不勝稍稍行劫掠聚衆至數萬人詔左都御史馬中錫討之中錫儒緩好立名下教招撫六七果至陽若爲就教者兵遂撤而六七遂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益縱賊馳突中錫迺大悔無及詔逮下獄瘦死而完身自請往進右都御史假節用軍與法得誅二千石以下完乘傳驅至臨清廣召募拘馬羸行守令修濬墮塹據要害遣副總兵馮禎許泰遊擊將軍卻永襲楊虎於宋門店龍化集大破之斬首千三百五十級

其錫又傳斬三百尋又應格裴子巖斬首三千得
百五十諸路剪其蔓又不下千計楊虎死焉賊流
劫他境不敢近京邑先後遷至吏部尚書

王哲字直隸吳江縣人弘治三年進士授江西
道御史福建清軍兼理鹽法時有以同姓被誣爲
戍卒者百餘家淹禁累年一訊卽辨其枉又多隱
漏弊設法清理歲以千計十年出按廣東激揚允
當屬部以下皆望風竦然時劇賊陳光等流劫新
會東莞二縣哲畫策不旬月平之南海縣十三村
負固數爲亂鎮巡議屠之哲曰茲村戶不下萬餘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十九

立無一良善者乎玉石俱焚吾不忍也乃輕騎詣
其巢諭以禍福且許自新其父老感泣曰巡按公
活我卽解散復令又每村立土里長以約束之十
五年出按江西守怙勢凌侮縉紳至匿盜賊
不以聞人其數問哲首劾其不法數事上切責
鎮守且以治鹽事付哲嚴限有司遂擒盜魁賜
勅獎諭時天旱種不入土乃親錄繫囚出其所當
原者數百人朔日雨是歲有秋又善斷疑獄民有
女奴自逃其讐指爲故殺獄旣成哲復訊疑之使
人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又有大家被盜因

誣其所怨者賂鎮守欲置諸法哲察其誣出之鎮
守怒衆亦以爲疑後真盜出始皆愧服民爲之謠
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云十六年陞山東副
使守臨清舉持綱領不屑細瑣民安之夷人入覲
私市鹽罔利事覺哲謂不治則廢法治之則非所
以柔遠人乃請沒鹽于官仍給其直與之尋以撫
按交薦可大用遷廣東按察使未幾進南京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領操江事上言操軍脆弱異日有
警必不能支其後流賊弄兵江上果如何慮五年
再改巡撫忤宸濠中毒乞歸猶日以江西爲念念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十

年吏部奏將起用以病卒壽五十有七生平孝友
樂於周恤於書無不讀尤熟於史喜讀好書說好
話行好事做好人之詩顏其所居曰好齋卒之日
貧無以殮至今子孫窘乏無產業人益服其廉介
所著有好齋集十卷

張鳳宇應時江西宜春縣人成化辛丑進士知江浦
縣改長樂遷沂州知州弘治 年陞雲南知府所
至以勤能著聲陞廣西叅政掌思恩府事正德五
年進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督操江本年改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糧儲巡撫應天等府力

主興革政令繁苛本年以人言改山東捕盜六年
侍郎楊澤奉命巡視劾其好大喜功恃才妄作
夙引疾力辭遂以副都御史歸休於家卒

俞諫字良佐浙江嚴州府桐廬縣人弘治庚辰進士
長子知縣色值旱饑跣足走禱且賑濟其不能
存者每歲春給牛種勸之耕拜江西道監察御史
同僚有匿親喪者諫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居彼
既忘其親矣况於君乎竟劾罷其官奉勅清西
蜀戎籍廉明不苟積弊盡革其後御史因其法不
敢變至為師善碑以紀之乙丑擢河南按察司僉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十一

事雪花鹿賊呂梅等作亂率兵破之擒梅以還俘
其黨數千人是冬十母憂服闋復除山西僉憲逆
瑾方擅威福嘗出因批遣寺丞往邊境諸群取兵
為它用諫慮其意不可測往白巡撫大臣寢其事
瑾大怒方欲中以法不果擢江西布政司叅議袁
州有富民構訟累年不能決諫坐其為首者一人
於獄訟遂息既而大帽山賊鍾仕高作亂復平之
功既上召為大理寺右少卿江西治水乏人

朝廷以為憂公卿僉薦其才可任遂陞右僉都御
史總督水利于蘇杭乃諭民築圩塘以利水民享

其利眾議方急白茅港諫謂港近海沙隨潮上下
徒勞民力耳上疏罷其役七年山東賊劉七等來
江上為患擢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賊竟就
擒癸酉江西有司奏姚源賊王浩八率五洞蠻兵
劫掠州郡勢甚猖獗上勅諫往督軍務揀選將
吏運籌靡間晝夜九戰皆大捷遂蕩平其巢穴又
增置萬年縣治建城池定賦稅以功進右都御史
賞白金表裏詔復巡撫其地建昌賊徐九齡者
為患尤劇積三十年官軍不能討復命師盡擒以
還上喜手詔發獎加俸一級時宸濠方畜異志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十二

以得 上賜欲撫臣以下朝服諫不可又去其左
右為惡者濠怨甚屢欲殺之幸得免以疾乞休乃
內賄閹宦以奪其官既歸杜門不出者六年惟開
義學教鄉子弟暇讀書賦詩而已嘉靖元年 召
起督漕運清冤獄黜貪吏所至肅然漕政壞思減
推挽之費疏請三分而折其一上下稱便寶應湖
水蕩囓堤岸命植菱蒲其側蜿蜒如龍水患平
今所謂青龍港是也會歲凶又發粟賑濟命活者
衆河南賊王堂等往來寇淮西諸羣縣諫下車未
浹月即平其亂良民被脅者即審釋之皆感泣而

去二年召入治院事明察嚴厲諸御史咸敬服焉三年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莊襄

林廷王字粹夫號南澗福建人成化甲辰進士選授給事中孝廟初上封事乞順天地之理通君臣之情出御文華延訪大臣政治之詳又上籌邊翊治十事蒐輯傳記釐爲八箴以乞保治既晉都諫論興濟官建真武廟及考官程學士敏政六事言皆剴切降判海州尋遷茶陵知州籍里豪華鬼俗崇正學茶陵稱治乙丑陞廣東提學副使己巳陞山西叅政丁母憂服闋陞右通政提督騰黃是冬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九人物三十三

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兼提督紫荆等關奏劾程都指揮張太僕事調南京都察院管事遂懇求致仕嘉靖改元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糧儲癸未又具疏懇辭得旨壬辰四月二十四日疾卒年七十有九

張津字廣漢廣東博羅縣人成化丁未進士令建陽遏礦盜創縣城舉荒政除女妖治迹甚著以憂去後補大冶擢貴州道御史正德二年出知泉州舊知建陽縣有治聲暨立臺端譽望益起邸報泉守得公郡中想見風采時逆瑾扇欲鎮私人絡繹

下郡邑公以嚴重鎮之輒屏息以去政平而信吏牘無欺強戢弱安僅三閱月竟以逆瑾排去五年瑾敗補寧波府尋陞山東左叅政八年陞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兼管操江九年命征賊寇十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等府十二年以軍功遷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仍舊巡撫十三年卒於官贈南京戶部尚書

歐陽旦字子相江西安福人成化辛丑進士授休寧令厚風俗興學政復一程之祠表忠孝之墓政最上聞擢雲南道御史弘治初條陳七事上多采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九人物三十四

納尋以養病起陞僉事進副使提督浙江學政敷教以寬陞本省叅政歷廣東按察使陞本省右布政轉左正德八年進應天府尹九年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十年卒於官歷任三十餘年清節始終一致云

趙鑑字克正山東壽光縣人成化丁未進士授知蕭山縣在縣廉愛有惠政去後民思祠之擢監察御史歷視馬政鹽法奉命按宣大時虜酋火篩犯境朝命平江伯陳銳等帥兵討之師久不進上疏劾之又陳方略甚悉於是兵將奮勇連戰皆

捷虜爲遁去爲御史久數推京寺要職值逆瑾專
出知安慶府旋改順德府瑾誅乃擢浙江叅政陝
西右布政使正德八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
歲大侵上疏請出內帑賑之及貸富人貨緡易粟
隨所在給以粥食全活甚衆又令官給牛種勸之
使耕次年遂大穰又浚渠招屯募民益兵邊務大
修又却吐蕃復哈密奪地 璽書嘉勞十年改視
南京院事復 命十一年 命清理閩浙鹽法入
視院事轉大理寺卿鑑於法比素精覈而宅心平
恕歷南京刑部尚書命芟治諸巨奸種種拔伏咸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十五

得其精逆濠之變宗室坐繫者衆上疏止坐元惡
請釋其株者以故獲全者二百餘人一日待漏直
廬朝士有恃寵徑入託之私者叱之曰此豈汝等
請託他耶聲色俱厲聞者壯之嘉靖五年致仕特
賜馳驛令有司給米四石歲夫六名及 陛辭上
特製詩一首書於龍箋賜之以寵其行舉朝臣工
咸嘆奇遇卒贈太子太保謚康敏性好士樂善雖
面折不能容人之過而恕過弗藏故人弗怨之臨
事決議能以二三語折衷靡不服學士石熊峰稱
之曰清便忠實時以爲實紀云

范鏞字 華昌衛人弘治六年進士授中書舍人
進選湖廣道御史鯁直敢言不避權倖因忤旨下
獄旋得釋歷僉事副使叅政浙江按察使所在釐
奸起廢約已愛民而民亦戴爲慈母畏爲神君尋
陞南京操江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
時逆瑾用事兵部尚書王瓊附之鏞秉直嫉邪動
與瓊中之因降湖廣布政司右叅議卒于官鏞平
生大節不與時俗浮沉遇事直言權倖憚之然亦
以是逮獄謫官後瑾黨被收中外交章表揚之詔
復原官賜塋祭得陰子謚恭惠焉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十六

王懋中字與時號心遠江西安福人廉靜機警善應
變嗜右學爲文不落時格以易登成化甲戌進士
授南潯知縣五年陞南京刑部陝西司主事陞員
外郎十二年陞雲南僉事十七年陞雲南副使本
年守制正德二年補福建副使六年陞山東叅政
按察使歷陞湖廣浙江布政使九年陞副都御史
巡撫雲南地方操履清介方正不避權貴十一年
奏免場課數事忤權貴懇疏乞歸家居者四年扁
心遠堂以見志閉門端坐晏如也十四年宸濠叛
倡集義兵隸于都御史王守仁知府五文定力贊

言之其功居多十六年起原職巡撫鄖陽本年六月改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督江防十二月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理院事嘉靖元年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二年以疾卒于南京時年六十有四有心遠集藏于家贈太子少保

毛聖字貞甫號礪菴吳縣人成化丁未進士弘治庚戌授南京工科給事中時孝廟清明方事開納言事者曼詞長語往往不切事情上心益厭思得忠實之言用之聖有所論奏皆經國遠圖及當時機要故言多見納巨璫薄琮矯誕懷詐在留司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十七

橫甚設陷阱類一時臺諫多以罪去聖擬其尤不法數事露章劾之竟下獄論死大學士丘濬博學自信以天下爲己任而性剛愎能以辯博濟其說人莫能難聖上疏極論其偏私因言天下事非紙上陳言可舉而古今異宜遠近異勢非一己之見可盡言雖不用時論韙之丁巳奉聖書清儲嶺南拜兵科給事中久之擢山東左叅議觸冒瘴厲舊疾復作上疏乞解新任不允在藩三年以疾乞歸正德丙子起南京鴻臚寺卿戊寅進南太僕寺卿尋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視江防時聖

年及七十上疏辭改撫鄖陽聖再理前疏遂得致仕聖沉敏精悍料事明審讀書不怠博綜隨所得見之於用文章長於奏議爾雅明暢而紆徐警發得告君之體尺牘藻發雋永能起人意雅善養生保身如金玉晚歲精神完固餘年八十與少壯不殊嘉靖癸巳一疾遂不起惜哉

伍文定字時泰號松月世家湖廣松滋弘治己未進士授常州府推官比至鞠囚斷案如老法家然受上官檄若販饑民覈倉餉置巡堡禦海寇數事至今人能言之正德戊辰陞四川成都府同知時逆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十八

瑾擅政以在常嘗承勘徐國奏爭民田事逮就詔獄勒公爲民理敗上用輿薦徵補嘉興會江西桃源寇發遠近恒懷巡視浙江都御史陶公檄公守開常諸縣攻華埠諸寨公帥兵往梟其首惡汪宣等十二人并多俘獲賊鋒大挫浙境晏然乃陶公有譽榮兩浙功著三衢之薦紀功擢守河南河南風多弊政力與更始又討擒劇賊張勇李文簡數百人河洛賴安乙亥以公才當劇政江西吉安俗故多訟公鋤奸植良一時豪猾悉欽手服大茅山洞賊作亂王陽明爲巡撫檄公討平之逆濠之

變天下震動公號於衆口吾儕以死報國正在今日郡人爭欲亡斬亡者一人以徇復集諸路兵誓之曰濠今所苦非爾父兄卽爾子弟今宜早殲爾讐紆乃宿憤衆咸曰惟命遂遮留陽明飛檄諸郡縣乃繕兵編舸轉餉窮日夜不休旣又爲文哭孫都御史許副使二公衆感奮力賊已薄江上九江失守安慶被圍復遣信牌四出倡明大義收合人心士卒殊死戰賊兵氣敎遂漸遁潰公夜引兵入省城坐收巢窟仍令所過毋得掠鹵城中人大喜爭伏道迎勞公賊犇還又督舟師逆戰王家渡大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十九

破之逆濠就縛斬馘無筭當是時變起倉卒人懷顧望而公獨首舉義旗卒成巨功擢江西按察使外內重臣忽駐省城京邊士馬紛然叢選公上承下應不遑寢食又以剛介致忤權貴艱危萬狀不少屈撓尋轉廣東右布政使以平濠功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公至日紀律嚴明士民悚服又躬戎服督將領平海寇有白金文綺之賜嘉靖乙酉上章乞去得旨遂行然薦剡數騰明年復起公爲兵部侍郎右都御史未幾雲南羣

魏眺梁公奉勅往督雲貴楚蜀四省軍務未至先

平公且籌畫撫存罔遺餘力又芒部弗靖留彼徇征方調度孔棘忽受命罷兵歸無何上復起公提督團營乃再疏請歸歸且年餘忽病弗起公家居孝友施及宗姻外處僚衆恒過於厚好面折人過至有難則力爲排解雖性開朗然負奇氣雖犯諱忌勿恤也

胡瓚字伯珩別號紫山直隸永年縣人登弘治癸丑進士授行人屢奉命冊封湖廣河南山西諸王以謹廉稱擢御史查盤遼東出按關中持憲秉法風采凜然故事御史按事例一年歸逆瑾專政嫉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十九

瓚違已僞旨將累年符牒下諸省事未竣皆令督上之遂留陝二年始得代又追論遼東事罰米三百石五年瑾誅陞大理寺右少卿時武宗命太監蕭敬錄囚大理寺瓚時握篆遇有疑獄輒爲敬反覆辯之敬歸白上謂爲真法司遂有寶鑑內醢之賜大司馬胡世寧初在江西疏逆濠異志逮繫獄倖璫錢寧脅刑官必坐以誣告親王罪至死瓚曰濠謀賴世寧以發而置之極刑何以服天下遂與輕比議上留中衆謂不測不爲動後世寧竟得戍遼東瓚等但奪之俸丙子陞右僉都御史巡

撫大同興利革弊剔蠹除奸宗室有貽毒地方疏其罪錮之高牆復上邊務六事其略原情罪以責戰守嚴事例以防推避體人情以省支費養間謀以資探報明賞格以激人心增兵備以專經略

上皆嘉納之庚辰武宗幸大同虜大舉入寇督官軍與戰大破之 上賜璽書褒美及蟒衣三襲予一子錦衣以沙漠之地 上不宜久留而扈從邊兵及諸從臣各估寵大爲邊地害上疏力請回鑾不報因乞休乃與告歸辛巳節家起操江留都疏陳江洋事宜大略專委任明約束實軍伍示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 三十一

激賞處戰艦時操練 上皆從之嘉靖元年陞右副都御史尋轉北京戶部左侍郎乙酉大同卒亂戕害撫臣劫掠庫藏 朝廷命大臣撫之益驕悖天子乃赫然震怒 勅提督軍務偕都督魯剛統兵往殲曰吾惟殲厥首惡當自定耳豈宜濫及無辜未至大同四十里駐兵授方略於羣將桂勇朱振由是首惡就誅地方悉平壞出關僅四十五日 還京 上嘉其功有白金練幣羊酒之賜初魏國有賜田山海撫寧諸縣幾千頃後讓歸官業已給民而定國孫光祚復請之攢謂撫寧逼近邊

基貧民世守之業難命所開奪之恐生意外變正是 上卒不與戊子陞南京工部尚書奏裁內監局冗食工役之半履任九閱月致仕歸逾月以疾卒壽五十有九

陳鳳梧字文鳴號靜齋泰和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刑部主事清寧宮災鳳應詔言時政曰保全外戚謂皇親張鶴齡寵賚過厚也曰追獎忠直謂太監何文鼎直諫死郎中丁哲執法吏徐珪論救哲皆編民也鶴齡貴震天下文鼎 孝皇惡甚而哲文權幸所切齒者疏上 孝皇感悟文鼎與祭葬哲起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 三十二

用珪免考除縣丞云陞員外郎奉命江南審錄重囚多所平反初巡按御史誤決要囚部擬鳳往勘 孝皇遣中官問輔臣曰員外能勘御史事否輔臣曰須員外有風力者鳳以囚當死特失候命耳今既遷官宜從紀錄法 上允之鳳嘗日仕優則學審刑獄須精律例方可陞湖廣提學僉事鳳仰體勅諭一以崇正學迪正道爲已任閱續一字一句必加評品惟恐以鹵莽屈才士也陞山西副使督學政亦如湖廣時撫按不得預試事制也巡按多侵越鳳曰是尊御史不尊 朝廷如職守何初

湖廣當試期鳳預白巡按巡按李君天賦從之後
至山西則巡按已檄下二司矣鳳自度不可以言
語爭乃具疏兼程上聞 上報曰如制巡按乃不
試凡撫按所屬生儒鳳皆黜之守武當者韋太監
故司禮監也援故事坐二司傍席鳳謁韋鳳據正
席而揖韋前席辛未擢湖廣右叅政時流賊劫掠
南贛撫臣以鳳守柳桂蓋以接壤南贛也鳳徵守
備提兵營於交界以俟夾攻丁艱服闋補河南按
察使谷闡大用迎 今上入繼大統谷正德中八
黨之梟倂甚副使王綖出謁不肯長跪被辱河南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 二十三

二司聞之大懼議接見禮鳳曰三司方面無跪人
禮至則長揖再拜大用亦各禮茶話如禮 皇上
初登寶位上疏言時務一曰正大本二曰崇聖學
三曰勤聖政四曰簡近習五曰慎朝祭六曰舉人
才七曰選邊將八曰正風俗公性既明決而法律
又精故無冤民陞山東左布政一切出納毫不經
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時礦賊王堂等聚眾
流劫山東南北直隸勢甚猖獗鳳相機剿撫捷
聞降 勅獎勵白金綵幣均錫焉鳳以山東差役
繁重民流田蕪比之他省爲甚凡事務從節省安

靜不擾臨清倉夫級官倉內官剝削需索應是役
者往往傾家厥 奏徵銀募役年終更替養官馬
者馬死馬戶至賣子鬻產不能償鳳 奏令每馬
徵銀二十兩解太僕寺買馬補云改南京攝都察
院事八月上下祭先師故事五品官前一日常服
至文廟四拜禮鳳檄各官祭服陪祀先赴監禮御
史報名以爲常鳳右都御史巡撫應天十一府地
方先是高淳縣原養官馬五百匹淳民日困腴田
多爲宣城五縣官民買去淳民屢奏貧困狀前撫
臣議撥撥淳馬二百匹派宣城諸縣本均平法一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 二十四

時有司處之失當致宜寧五縣民擾亂報至人心
惶惑鳳從權諭令各解散保身家養馬事別議處
分五縣民即時聽命乃會南太僕及應天巡按共
議馬匹仍淳民領養以淳之驛傳銀改派五縣
奏下如擬而淳及五縣民心俱服上元江寧二縣
差役繁重人民凋耗其稍富者往往投克 內府
神帛堂以圖影射正德十六年 詔革之後守備
官復 奏補貧民將逃竄鳳具疏 奏免南京各
衙門非公差輒檄取夫隸輿馬硃墨紙筆柴炭小
民怨苦鳳檄下應天府力禁之由是小民雖得息

肩而懸貴者頗不悅蘇松等處稅糧天下通久者
多乃下令曰租五十石不納者各戶自解人畏自
解爭報完於是大家率怨主守民多侵欺轉販重
坐至破家不華鳳檄府三四起差官督解而侵欺
之弊絕再疏乞休上溫旨勉留再疏未及下而
不知者惑於浮言論罷鳳怡然就道既抵家閉門
掃軌不輕接謁進修著述無間時日辛丑四月初
一日卒享年六十有七訃聞賜祭葬贈工部尚
書所著有修辭錄毛詩集解困知記集定古易靜
齋奏議等書行於世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 三十五

李承勛字立卿湖廣嘉魚人弘治癸丑進士授太湖
知縣俗故舊訕至則招集父老示以禮義於強
梗者治之不少假借以其餘力修舉學校親督勸
之又砥身廉介省費薄徭流亡悉集補南京刑部
主事歷郎中益明習法律多所平反有奸法當坐
者雖勢豪不輒撓每日散衙無事與胡公世寧魏
公校余公祐以道義相切磨尤究極典故并中外
條例與革邊圉強弱事機得失一一籌筭以自考
鏡時稱為四君子會以憂去及服闋仍補南京工
部郎中未幾陞南昌知府南昌劇賊驕藩内外孔

棘勛深略雄才迎機輒應正德六年嶺賊犯新淦
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岸華林賊
破瑞州勛廣伺謀結壁壘扼溪澗進戰擒之纔還
府華林賊又叛殺副使周憲乃諭降賊王奇約內
應夜引兵舉火為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
卽上疏請蠲租八年桃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
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剿賊勛曰賊乏食必掠
裴源就積粟請賴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
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走裴源大敗遂去
大監黎安欲奪其功誣勛竄賊命大理卿燕忠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 三十六

卽訊事白陞浙江按察使貪墨吏雖親故不曲庇
或本廉吏而為毀者所中傷則力為伸雪之憲紀
肅然人不敢犯丙子進陝西右布政敦本實率以
儉約轉河南左使十五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遼
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釁虜輒攜二
授我開原懿路汎河三城極殘破乃修築定遠慶
雲古城鎮夷松山紫河六堡墩望百八十一所屯
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又蒲河撫順諸城皆
濬隍樹木為阻固東園稍寧進俸一等養病嘉靖
四年起南臺五年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改

兵部兼都御史代胡端敏公提督團營加太子太保惡郭勳驕縱剪其羽翼八年改尚書兵部當是時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芒部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哈密搖河西小王子歲入塞勛與端敏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頗戢又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官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破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股民膏血大害東手閉目莫敢問者勛恃上聖明一旦剪剔去九年風晝晦上恐懼優詔問勛荅曰聖祖有訓謹避胡戎去歲永合北虜盡入河套以故陝西邊患延寧固原為急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於蘭州及時糴貯以備河西災窘曩時河東恩惠苦土魯番今亦刺又深入兩寇騷擾孤危益甚海賊套賊出入殺掠並經莊浪被其殘害急宜結塞設險斷臂絕踵相使隔絕兀良哈最近京師不若撫卽為門庭之寇雲南安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起曠日持久恐釀成大患交趾世子流寓老槌異日歸命請授或據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用人理財早為警備以保社稷幸甚又騰驤四衛者詭冒依附奸欺不可詰上言官

府一體請官軍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

曰可太監交福言四衛禁軍隸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曹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勛執言往歲之事正以兵權歸閣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振東市之賊即太監曹吉祥諸閣語塞竟從其議十年致仕卒贈少保謚康惠

周倫字伯明號真菴直隸崑山人弘治己未進士授知安縣公勤愛人值歲歉為平役發賑省科費寬馬政民賴以安甲子召為御史即言孝廟上

寅奉勅閱實邊關遠近嚴飾聞父病以疾告歸逆瑾用事惡倫以養病違限勒命致仕又擬倫曾薦都御史雍泰為黨比罰米三百石庚午瑾誅復除江西道御史疏拯宿弊以裨聖政五事薦忤瑾廢棄大臣謝遷劉大夏等起用詔可癸酉巡按山西虜人寇忻代疏令各鎮兵馬不許自分彼此務要互相策應自後聲勢大振奏築土堡濬壕塹至今賴焉甲戌赴京奉勅點閱京營倫條陳八事宿弊剷革朝儀久弛請加整肅又請復

五年審錄天下罪囚之例冬遣太監劉允送蕃俱於外國倫疏極言停止留中不報歷陞大理右少卿嘉靖元年改左六月陞右僉都御史丁母憂服闋以舊官改南京理院事提督操江丙戌陞本院右副都御史七月疏論江防事宜大有興舉丁亥四月會同考察南京官屬去留允當五月陞南京工部右侍郎改兵部右侍郎命協理都察院事戊子陞左侍郎己丑改刑部尚書命侍經筵九月奉特旨改南京刑部尚書有時相以諫官論去位勅刑部逮問其私人李夢鶴等時相在位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

二十九

孝

者請解其事倫以公道律例俱在爲言因改倫官司屬皆下獄落職倫無愠色十月抵南京命各司日報囚數朔望稽勤惰官曹肅然獄不留滯壬辰倫年七十八月考滿自陳乞休三次上皆慰留癸巳赴南京復任四月會考本部司屬黜汰甚當五月上疏懇辭上慰命致仕倫歸鄉杜門屏跡養高恬神訓鄉族以義讓節儉人皆忻服己亥卒享年八十

孫修字用吉號廣原直隸邯鄲人弘治乙丑進士正德以元授戶部主事尋改山東道御史擢陝西僉

事治延綏癸酉改理全陝屯政會虜犯秦隴別部萬餘奄至平涼修偶道出平涼關析弛備宗室內震城且陷修急令塞諸門招胡騎哈指揮率敢死士數百發勁矢射之虜大驚遽引去進陝西副使陝人賜間御史宇文鍾主事田龍與給事中王元凱有隙王誣宇文謀逆有狀鎮守中貴劉寶奏於行在所武宗命逮至軍門鞠之修察其無左驗止錄尤重者數人械送南都劉怒曰謀逆大事烏可止以鍾龍輩塞其家屬并諸證人宜悉在遣中修徐曰鍾龍雖曰謀逆而按驗無狀執二人以應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

三十

孝

足矣他日鞠而實彼家焉往如其誣也必獲伸雪又何可累及無辜且誰無子弟公亦自念其家劉語塞後罪竟坐元凱辛巳陞山西按察使嘉靖癸未累擢河南浙江布政丁亥拜右副都御史巡撫湖湘戊子改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巨盜陳表出沒江洋剽江上修立賞格躬率舟師蹙之三月獲縛上嘉勞有白金文綺之賜己丑春修以災異自陳詞甚懇側上特聽之歸春秋五十有六

孫修字粹卿歸安人正德門以名御史出守維揚多

惠政 武廟南巡六師俱發議者所計夫役船馬供頓其費不貲揚州民情洶洶瑤惟站設二十更番迭遣以迎其他類皆遞減權倖江彬等惡瑤無私賄橫加折辱不爲動羣有瓊花旨取花以觀瑤立奏瓊花生於某年爲瑞應至徽欽北轅種以絕今止存其名耳 上默然又中貴言欲選宮女數百以備行在撫臣議選之民間瑤曰必欲稱 旨止臣一女以進 上知其不可動卽詔罷之 駕旋扈送至淮安奏辭不允至臨清乃返揚州人德之立祠乙酉陞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戊子擢掌南

京都察院事賜明倫大典晉司空命督造仁壽宮加官保命修七陵扈 駕幸承天掌行在工部印

庚子以七十踰二引年致政歸年八十九卒訃聞

天子追念耆舊賜謚恭靖贈太子太保

歐陽鐸字崇道別號石江泰和人幼爲邵寶蔡清所

重成進士授行人俄遷工部虞衡員外進郎中有

填臨清中貴人者假寇警請得如江西故事督軍

務疏上諸大臣皆猶豫鐸時在郎署乃持論曰柰

何閹人而思握兵柄耶獨不見唐宋故事耶遂罷

之鐸以便養乞南得兵部武庫出知延平府改調

守福州鐸益自厲爲苦節大要以寬省刑役爲舉官牧養小民肺石之鍛卽尺布不以自供而備庾賑至絕一切會費曰吾不欲溷吾民也癸未奏課天下第一賜綵帛羊酒明年擢廣東按察副使督學政滿三歲遷叅政未上召爲太常少卿丁母憂服除卽家拜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操江兼佐院事復丁父憂服除召補前職方旦夕顛策江防俄改撫應天十羣督糧儲謂吾不虞它七郡而獨虞蘇松田賦太重是時 章聖皇太后梓宮拊顯陵道經鐸治鐸第嚴飭守令將佐儲糗備除戎器廣游徼毋令梓宮有它而已問所以待山陵使者鐸曰使非微侯中貴人耶此有司事非吾任也旣事竣而所經由撫臣以次受賞山陵使獨劾鐸不飭下旣還南京兵部右侍郎循奪三月俸 上雖以山陵使言奪俸而所遣緹騎調鐸者交得鐸治狀以聞 上遂器鐸無何吏部缺侍郎以應補者屢請不應欲求老成名持法者乃上鐸卽報可 九廟災大臣當乞休鐸念無他過引乃自引衰上曰鐸未老而衰耶其賜歸里歸卜武溪之勝構軒武草堂讀書杯詠可二年所臺省交章薦之

鐸以寢疾遂劇卒之前十日有光起時武若落星
越禾蜀江而墜故居春秋五十有八人以爲異云
及宦字仕顯號二河直隸交河人正德甲戌進士拜
兵科給事中時流賊掠畿甸甚熾都御史甯杲討
賊無功甯疏劾罷去虜犯邊邊將失守言官論劾
宦獨疏倖門未杜債師成風顧欲將才兵練是塞
源而浚其流也議者然之已奉 詔覈錦衣官校
革冒濫者二萬有奇歷工科右給事中轉兵科左
遷寧國知府會南太僕寺議以他群馬移牧寧國
輿情洶洶宦下令慰諭移文爲達其隱事遂寢調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 三十五

守懷慶遷浙江副使改陝西叅政以母喪歸服闋
遷山西按察使右布政使轉左轄入爲光祿卿未
幾陞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江防諸
務宦殫力修明又謂南人鮮精射者巡行諸部輒
身先武弁督習之召拜戶部右侍郎因病乞休
上特允致仕

李遂江西豐城人嘉靖丙戌進士授行人累官禮部
郎中以事忤尚書夏言左遷湖州府同知尋入爲
南京禮部郎中累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
江會庚戌虜變召赴闕至則失大學士嚴嵩意罷

廢家居久之用薦起提督淮提軍務平倭寇進
京兵部右侍郎召提督京營已復陞南京兵部尚
書會病乞歸卒於家遂姿貌瑰偉博學有才諳尤
長於用兵沉幾秘計住住出人意表故能隨試輒
効初南京振武兵變賴遂指麾鎮定之嗣事者控
制失宜諸判卒乃益驚悍無狀幾於決裂比遂住
典留樞卽寂然就羈梏蓋其勘定之略如此

趙汝濂字敦夫號雪屏雲南太和人嘉靖壬辰進士
選改庶吉士乙未授吏部主事歷署郎中由尚寶
轉太常寺少卿丁未轉太僕尋陞南京都察院右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 三十六

副都御史協掌院事時各司解罪犯但閱申文卽
付有司刑曹問曰不杖罪犯何也濂曰五城拿官
御時問官理問司獄官皆以笞箠從事吾三法司
堂上如律定罪而已識者謂濂知大體甲寅其疏
乞休隆慶改元例進正奉大夫正治卿濂爲人簡
默平居言訥訥若不出口及廷論謇謇不少阿屈
尤敦內行家居簡出管一草菴名曰覺真謂人曰
平生涉歷畏途殊無真意乃今覺真惜乎晚矣年
七十有五卒

萬慎禮字樊卿號楓潭南昌人嘉靖戊戌進士授無

鍾知縣以成右入爲南京兵科給事中累遷山東
叅議福建副使貴州糧儲叅政湖廣按察司副使
福建右布政丁憂復補山東尋改山西左布政使
擢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進右副都
御史總督糧儲尋以南京刑部侍郎改北致仕歸
若干年爲萬曆戊子卒于家在南科時數與守備
內臣露章爭事謂營兵不當充私役又奏革宣成
以後冒功陞襲若干人復數救失事憲臣忤旨
奪俸比補外所至有聲績再入南京典兵食時海
上由倭擾武管新變虞愷承其後曰與大司馬李

襄毅謀水軍非額設冗食者汰之又以京商困和
買奏復舊條又上督儲便宜六事軍民相與立碑
中和稱頌虞愷之德焉入仕二十餘年歷官皆遠
儼最後以積薪久次由南京刑部改北其冷吹疎
步特立寡援幾爲笑於天下然分宜之敗獨特平
語於向背反覆間而言官會有所受遂深文擊去
虞愷又長者默默受汙以去良可慨云

王本固字子民直隸邢臺人嘉靖甲辰進士仕樂安
縣令徵拜御史按秦蜀丁內艱服闋按浙值倭寇
倡厥有海寇王直者逃罪居倭數爲浙患督府以

計誘歸欲釋罪官之本固不可後督府以廢兵餉
事爲言者糾吳本固勘報掩獲竟以實聞督府訴
之分宜相求所以中傷者會遼左饑奏命本固賑
給米六萬石以驟運意緩不及事假此禍之耳本
固奏改一半折銀給濟遼陽遠地一半本色給濟
廣寧近地再閱月事竣故事御史八年序宜留內
因分宜憾竟出陝西憲副尋陞大理寺少卿晉南
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江防移北晉左副都
御史歷刑部左侍郎隆慶初改吏部復失新鄭意
陞南吏部尚書萬曆元年二品考績還移疏乞休

洪朝選字汝尹號芳洲更號靜菴同安人嘉靖辛丑
進士授南京戶曹出權鈔關事竣督放倉糧遽上
疏引疾從唐荆川王遵嚴考德問業凡國家典章
經史莫不洞悉嘉靖乙酉補南稽勲司考功司尋
督學西蜀恭藩廣右忤分宜相調改山西分宜敗
召入同少復進僉都御史秉節江防又加副都御
史巡撫山東嘉靖戊辰入二司冠會遼藩獄起詔
屬朝選問狀遼藩本以淫酗肆虐風憾於江陵其
言持逆不軌則羅織之過江陵指授也江陵屢以

諷朝選選言古人有焚梁獄詞者今欲加非其罪
得毋傷國家親親意乎竟與臬憲施篤臣羣守趙
賢相佐爲首者所斥掛冠歸朱幾奪情事起草疏
將上聞鄒元標吳中行有疏被杖擊節嘆賞貽書
壯之壬午爲巡撫勞堪誣構逮至臬獄卒

吳時來字惟修浙江仙居縣人嘉靖癸丑進士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 三十九

考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 三十九

考

張鹵字召和河南儀封人嘉靖己未進士除婺源高
平二邑令以治行異等徵拜禮科給事中論罷附
權倖者二人 穆宗踐祚鹵請勤視朝蒞經筵廣
顧問以隆新政 上嘉納之今 上甫六齡鹵引
累朝立東宮故事以請復上言僕御左右勢易親
情易決宜慎選內臣給事東邸尋遷兵科都給事
中時塞上多事論者請遣大臣巡邊鹵疏言責任
在已則易成鈴制多則相委不果遣宦官孟冲以
內降有所罪公極言祖宗家法輔臣無不與聞之
政法司無不詳讞之刑中旨可邀置廷尉何爲疏
入衆爲鹵危之 上知鹵忠謹不罪也內江相請
更營制鹵時已推奉常命未下猶草疏極言其不
可或謂鹵遷官矣宜少異鹵日未拜命則猶諫官
也疏入竟從鹵議辛未遷右通政九月拜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撫浙江思母雷太恭人棄官歸戍寅
詔守舊秩撫保定論功加右副都御史陞大理寺
卿鹵自銀臺擢中丞三領節鉞在金陵殲叛卒馬
應祥在河南獲妖人王後溪在保定修三關險阨
數百里保障功居多大璫馮保在鹵部中乞鹵爲
建坊不許保目攝之而未發也江陵相每與鹵談
輒前席旣別與鹵約事可否具以書聞鹵益自發
舒無所詘有薦引及論刺皆獨行其意不阿相君
旨左遷南京太常卿乞休歸再薦起不果用而卒
鹵喜讀古人書邃於理學言動師薛文清輯薛子

張岳字

浙江餘姚人嘉靖己未進士

王用汲號麟泉福建晉江人隆慶二年進士

蔡國珍

江西奉新縣人

朱鴻謨字文甫別號鑑塘山東青州人祖樸隱夢星

如月落前楹而公生庚午舉鄉試第二人辛未成

進士爲吉安司理吉郡多要臣有來于者公出其

書示人以此府怨忌不恤也訟者訴兩臺人人願

得朱青天而質成焉 丙召授公南道御史公至

方兩月會江陵不奔喪垓諸言者於廷公得報杜
門不飲食淚簌簌下李夫人數使女奴輩晉食而
公不御夫人從旁泣曰親老家貧去牛衣幾何時
而忘耶公推案曰無多言死矣夫人不能難公草
疏申諸言者具載疏中婉而切和而爭語語血誠
江陵欲逮公而中解以嚴 旨勒公歸公得 旨
跨蹇驢出石城門留都人相指而歎曰小民無福
真御史去矣歸家隱朱家庄手書壁曰泮水樂饒
讀天下書不譚天下之事康莊擊壤生聖人世願
爲聖人之氓泮水康莊卽公隱地名七年 詔起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

四

孝

故官丁憂歸起補河南道御史巡按江西公至敦
尚風教默持大體戊巳間無歲所生賴公爲生疏
請蠲積逋減密額辭極悽楚 上特爲停寢復

晉光祿少卿轉太僕會議與重臣忤卽拂衣歸

詔起大理少卿晉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巡撫應天
會倭事告急當事者多屑越帑藏爲備倭計公獨
察地理要害與夫兵器朽敗者飭之諸子弟弄兵
者戢之不妄友一錢曰吾安能以未至之倭憊久
安之赤子乎久之倭不來吳亦不困吳賦重多倚
豪右爲通穴公精心計與諸長吏講求畫一法初

或難公而久亦稱便入爲少司寇爲 國守法法
得公平戊戌公遂卒至不能爲殮大司馬岳峯蕭
公及符卿益軒蔣公北部靜所劉公釀金始得具
棺殮公爲司理居不蔽風雨按江西歸却謝薦金
幣公欲辭貧得乎鄒南阜曰世知公者以留臺一
疏及公所至節惠凜凜然不知此公緒餘耳予故
略而不論公博厚如淵屹立如山推之不來麾之
不去所稱醇儒社稷臣無愧矣使公得永年光日
月而扶名教可勝道哉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

四

孝

經歷列傳

錢用壬廣德人故元進士爲翰林編修官張士誠據吳用壬爲淮南省參政後來歸授按察副使遷中書省參議改御史臺經歷尋爲禮部尚書洪武元年十二月告老上賜錢六千文遣與妻子同居

湖州

熊尚初南昌人由吏員舉授都察院都事轉經歷陞福建泉州知府會大寇鄧茂七猖獗鎮巡檄以監軍不旬日降賊數百明年賊復逼境帥危懼尚初嘆曰受命一方本以安民今寇出不時由我不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 四十五

孝

職所致寧一人受害無致下民受殃遂單騎出城爲流矢所中卒有司嘉其忠配享忠臣廟

黃錫字仲胤豫章人庭堅裔也年十三失父哀毀喪明踰年乃復人以爲孝感所致補邑庠生奉母孀居克孝母卒廬墓畢制方歸里人陳端與錫交好端卒族兄校不恤其孤錫每逢端忌日具奠其家枚因感悟遂睦正統間舉經藝修明才德茂著徵爲南京都察院檢校居官若職遷北通政司知事充州秦尚書抗疏南謫錫寄詩有云霜蹄暫蹶名愈重士論無公去亦榮成化初遷南院經歷是時

漸右科目咸少錫會衆宴咏芙蓉錫援筆云宜雨宜晴更耐寒秋風江上幾人看若教開向三春裏未必花魁讓牡丹諸御史慚謝性狷介絕饋遺時人語曰包公不持端溪硯黃公惟飲建業水爲人所器重如此

黃綰字宗賢號久菴浙江黃巖人幼承祖廕弱冠卽優通詩義尤善古詩文一日因感橫渠先生論廕襲語遂棄舉子業毅然以聖賢自期隱紫霄山中十餘年勤讀苦思學益充裕因母強命出仕授後軍都事公素少治生術家甚窘有商人覘知餽金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 四十六

孝

千餘兩綰却之且上疏革那移冒支弊凡三年疏乞養病歸田與王守仁湛若水訂終身盟講明絕學共扶世教一意恬退家居幾十年嘉靖元年詔徵遺逸御史朱節特疏薦起陞南京都察院經歷適大禮議起綰具疏與焉上用何淵議欲以獻帝入祀太廟舉朝莫敢沮公特疏諫而寢繼疏論聖學求良輔致忤時相尋陞南京工部員外郎又累疏乞休歸田未幾尚書席書侍郎胡世寧各疏薦綰才堪大用學裕纂修起陞光祿寺少卿纂修明倫大典時王守仁江右功成忌者議奪綰力疏辭

之得明繼陞大理寺少卿首疏論刑獄六款又釋無辜囚辯冤枉獄不可勝數時稱明允上以翰林缺官命選中外臣僚才德學識堪備儲輔者入翰林時綰膺首選改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充講官上嘗曰爾以不羣之才卓越之見故超資寵用以圖治弘功大典書成陞詹事仍兼侍讀學士其在史館事核理直無少阿比同事者咸稱良史之才其在經筵日以養德格心求賢才謹好尚爲言上嘗以君子之言褒之陞南京禮部右侍郎帶管操江嚴防禦之法謹盤詰之司一時江盜悉皆屏踪滿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三

四十七

孝

考陞禮部左侍郎適大同倡亂公奉勅往撫大同奮不顧身兼程到鎮運謀計策擒斬積年創亂首惡張玉穆通等二百餘所餘賑濟銀二萬有奇毫無所觸齎回還諸內帑明年知乙未貢舉丁母憂服闋時有安南之亂又起綰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充安南正使其區處事宜歷有章疏啓行間朝指權相賊私遂搆令閑住歸抵家遷居翠屏山中杜門謝客日事註述布衣草履超然於塵埃之外雖極寒暑手未嘗釋卷遠近有志士咸趨事之

都察院都事列傳

周肅吉安府吉水人洪武初舉至京授御史都事直諫稱旨受文綺楮幣之後累官戶部尚書經畫悉當上甚器重之

監察御史列傳

歐陽韶字子韶吉安府永新人洪武初取授監察御史時太祖威斷莫測日命御史二人侍班刑賞有失中不諫止者罪之一日子韶侍班上乘怒將戮一人他御史不敢前子韶趨跪闕庭倉卒不能措辭舉手加額連呼曰陛下不可上察其樸實天顏爲霽其人得從輕典後乞致仕終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四十八

孝

于家

王璉字仲瓚南昌府新建人永樂戊戌進士拜監察御史宣德間巡按福建密奏內臣取花鳥者恣肆貪虐上嘉之命卽處誅焉部境悚愕

魏卓廣昌人洪武乙丑進士任監察御史激濁揚清廷臣所畏憚因言大事件旨臨刑上曰御酒同鄉飲鋒刃不肯饒卓應聲曰能爲忠臣死不怕帝心焦卒就戮

花綸仁和人洪武進士廷試第三人授編修改監察御史稟性孤潔居清澹然閑居杜門絕跡其干權

勢交更疎冷有私媚者甚惡之竟遭誣害

江西道解縉字大紳吉水人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洪武戊辰進士選庶吉士大庾西上封事萬言及太平十策上喜稱奇才兵部尚書沈潛忌之縉乞改官乃官御史李善長死縉言善長出萬死佐上得天下爲勲臣第一可謂極富貴矣奈何希望不測以佐胡惟庸哉且殺大臣以應星象非天意今已失刑而臣懇惻爲言願戒來者縉又爲王國用草諫書雪韓國寃爲詹徽所嫉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切齒恨之既時時敢直言

南齊書卷之二十九

人物志 四十九

孝

上乃召縉父曰大器晚成若以而子歸益進所學且諭縉曰汝歸且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大用未晚也八年上崩縉奔喪被劾謫河州衛吏建文初召召入爲翰林待詔靖難後成祖召縉及黃淮備顧問遂入內閣辦事尋復召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等陞縉侍讀進侍讀學士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自縉始也時儲位未定召縉密議縉言立嫡以長又言好聖孫逾年立世子爲皇太子陞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漢王由是怨縉未幾用兵交趾縉力言交趾古羈縻

國又謂不宜過寵漢王上遂疎縉出爲廣西叅

議李至剛奏縉怨望改交趾八年上北征縉入奏事不見上見東官而還漢王密疏縉瞰上出塞輒觀儲君徑歸上怒徵下獄三年死獄中籍家死年四十七縉喜引拔士類人有善稱之不容口文皇嘗與論羣臣御書蹇義等十人命各疏其下仁宗後出所評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縉非狂士也官其子禎期爲中書舍人福建道賀彥達蘭陽人洪武中以人材舉授監察御史未幾命彥達等十三人巡視天下及還奉

南齊書卷之二十九

人物志 五十

孝

旨徧檢其裝時以賊被黜者甚多獨彥達篋中無所有上以忠清嘉之

廣東道陳仲述名繼先以字行少從劉槎翁學登第授監察御史篤志潔修居官十年一布被猶書生時故物時進士名能古文者皆推仲述爲第一懿文太子稱之曰陳古人既卒無產業其子賞仕至僉憲清節有父風

廣東道范敬先字思祖新建人洪武初進士授四川道御史指陳闕失言甚激切上怒命磔之於市磔者已披其二乳敬先曰姑止吾有詩獻上得

詩亟釋之俾克吏役於交趾未幾召還
史趙府敗以嘗切諫第出爲民人或憐其貧濟以粟一舟忽遇親知之尤貧於已者盡以轉濟焉竟至困乏以終

亦任廣東道

鮑忠字克禮浙江鄞縣人剛介有爲以明經辟授定海學訓導洪武九年應直言詔疏治道十策上嘉納焉擢監察御史巡按廣東平反連州府冤獄七十二人事畢欲起忽有白衣人訴冤狀追之不得旣而見一白鳥遶憲臺飛鳴數四忠疑之以爲前所見白衣人托以控冤也命左右密置筆於東

南寧府志

卷之二十九

人物志

五十一

北方坐至二鼓取之果得冤狀云其妻某氏有外私輒被謀殺明日如狀往按之得其情人稱神明馮允華陰人洪武中以監察御史知餘十訪民隱戢吏奸政治嚴明舊有囚逸獄不能獲允以計廉得之府經歷魏宗文貪墨條具以聞遂寘之法民有被盜殺者予以疑似告允齋沐請神果得殺者性甘澹泊去任惟琴書百姓謠曰三年清日事成冷職字景陽新昌人洪武間任監察御史剛正不阿劾去都御史劉觀及各道壞法御史六員百司震恐尋以疾卒

洪堪字子興淳安人登洪武三十年進士監察御史以年少辭俾冠豸暫歸候長永樂初召入臺彈劾不避權要風節凜然同寅有遺雙白鵲者堪却以詩其廉介類如此

顧謙字仲謙洪武三十三年進士授行人出使得體拜監察御史按治南詔時兵戎未清上命謙編立尺籍伍符遂清會山東賊嘯聚猖獗謙奏擒之按部布德意設衙司給以冠服賊人向化永樂初京師流民輻輳詔設賑備藥擇厚德者主之謙承命曲爲撫字多所全活及歸隱身不交當世

南寧府志

卷之二十九

人物志

五十二

惟留心詩史而已所著有魯齋稿愛梅軒稿行于世

何文淵字巨川建昌府廣昌人永樂戊戌進士爲監察御史考察四川風紀振肅時久旱輒雨人謂御史雨經貴州楊宣慰謂以銀器文綺笑而却之來嘉丞以鄉誼遣子間道遺金詞曰行必賙禮也且道遠地僻無知者文淵正色拒之愧而退後名其館爲却金館至於爲知府而循良表著佐司寇而刑憲明允進吏部尚書而甄別精當真一代之能臣也有議其阿順景帝而不能匡正以大倫者

蓋又責備之論云

邵嵩字惟嶽南康府都昌人永樂辛丑進士授御史歷按廣東河南隨扈從山東討武定州及漢府有功賜鑄劍詩有三尺神鋒光皎潔一片精誠爲白雪之句後忤權臣被謫景泰中屢徵不起士論歸之

李立南豐人永樂乙未進士爲監察御史廉重剛正不輕許予發姦擿伏風紀肅然金壇縣民被誣爲叛廉得其情爲平反之上目爲小李而不名嘗告歸省賜鈔二百錠道經巡鹽官舍見鷄毛委積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五十三

如山卽命館人以一鷄令試拔之得毛幾何計賊奏黜其官時人謂爲李鷄毛仕終按察副使

王臣字充賓吉安府吉水人南京監察御史奉命巡解池鹽屏奸盜時出納一切與革惟宜近池地侵於士人者悉清理還之官周池築垣塹一百二十里塹外爲堰堰置邏卒舖二十四所曲盡良法奸盜無所逞商賈便焉國課日充璽書褒嘉未幾卒於官解人祀之正德間賜廟額曰忠愛

徐義字伯制南昌人永樂乙未進士授監察御史歷陞廣東副使湖南左布政使所至俱有聲初拜御

史問爲官之要於祭酒胡頤菴以前輩居官有三事勉之云一要省事二勿避事三行所無事蓋知義負才而致箴也

丁俊字秉存豐城人永樂丁未進士任監察御史巡按福建食惟豆腐人謂之豆腐御史都御史陳智每舉之以勵羣屬以剛直忤權貴謫嚴州河南二府推官卒

張政字彥功號約菴松江府人永樂戊戌乙榜司教遂安陞御史出巡遼東過一驛將止宿驛吏以妖告政不聽更深果有萬馬馳驟聲政疑庭下古木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五十四

爲祟悉令伐之妖遂息丁外艱免喪廷臣僉薦廉能御史十七人分巡天下以飭武備政預焉後陞江西僉憲以母老陳情不報動輒流涕疾作至廣陵卒臨終無他言惟以忠孝勉子孫而已

胡智字宗愚會稽人永樂中進士拜監察御史掌院顧佐深器之謂可屬大事已而出按部多所平反中貴人某怙寵觸法連引齊魯楚蜀數郡智奉詔往訊一鞠得其情擢福建副使墨吏望風解綬遷廣西按察使龍州與交趾思郎州連歲交兵爭地智定以公議交人不致復爭宣廟特加賞賚進

左布政異政尤多景泰初乞歸杜門謝俗守令鮮
窺其面居地苦隘守欲以閑曠地益之辭不受

周頤字養浩會稽人永樂初徙巨室丁壯實京師頤
以兄當行而母老遂慨然上疏請行詔許之已而
入太學卒業拜監察御史屢決冤滯明激揚百僚
震悚遷山東叅議佐遂安伯理戎事于山海關見
畫周委邊境賴之及調江西平大盤劇寇功尤著
英廟改元遷福建左布政使至則建侯官懷安
兩縣學開江山浦城道至今稱便

謝衡字仲平仁和縣人永樂甲辰進士授監察御史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五十五

舉刺不避臺殿生風尋奉命與給事中耿九疇
往勘事不依阿時宰大忤其意時鹽法沮壞轉運
非人上意欲得廷臣賢者爲之叅伍廷議用
衡與九疇爲淮北淮南運司同知九疇不數載遂
至刑部尚書爲世名卿而衡以親喪歸卒不究其
用士論惜之

周文字顯謨富陽縣人永樂癸卯舉人授福建武平
縣教諭遷河南監察御史巡按廣東赫著聲績秉
公持憲百度振揚時中官王振方用事文疏論之
學士倪謙以憂制留用文固請容謙終制言雖不

用識者重其敢言蜀貴州苗賊猖熾總帥偵聞
朝議命文督兵偕靖遠伯王驥往勦至則單車詣
賊宣諭國威賊果歸款未幾以憂歸卒于家

鄭惟桓字公圭慈谿人永樂甲午浙江鄉試第一登
進士拜監察御史蹇愕不避大著風裁廣東憲使
陳某被誣入於法惟桓知其冤訊出之陳懷百金
爲報笑曰法當爾耳吾豈有所私耶竟却之惟垣
居職知無不言永樂辛丑奉天殿災疏六事指陳
時政得失言過剴切遷交趾南靖州知州卒於官
張鏞肥鄉縣人永樂乙酉舉人初選序班宣廟見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五十六

其丰姿秀偉大悅之欽授監察御史風紀肅然後
陞平涼知府下車訪利病鋤強暴綏善良一郡咸
畏威感德時虜賊入寇鏞畫策攘却之民爲立平
虜碑以紀其功三載奏績陞山東運使公盡釐宿
蠹國計用饒三遷皆出上意人甚榮之

沈源字宏鑑海澄縣人天順甲申進士纂修英廟
實錄以清節著爲南京監察御史時貴溪高公明
掌都察院事凡事經源裁決者輒稱可嘗差巡江
號令嚴肅盜賊不敢犯考績之京因天變疏修德
再災十事又言南京根本所在宜勅守備官練習

軍馬科道官按時點視高公卽以命源源與諸貴臣共事一繩以法諸貴臣不堪交章誣以泄漏軍情貶知盧氏縣民悅其政巡撫都御史楊某方將論奏旌擢之而源卒矣

梅江嘉興人成化己丑進士始授廬江令與利剔蠹政聲籍甚士民尸祝之擢南京御史時儲位未定言者難之江首疏力請上嘉納賜織金身服已奉命清戎兩廣寬恤部伍招撫流移遷四川僉事決疑獄數十事蜀人以梅鏡稱之

尹宗高仕爲南京監察御史風紀赫然嘗按浙注等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九人物志五十七

處貪暴絕跡當時民謠有曰殺氣稜稜尹丈夫才丁四十便嗚呼明年若得重巡此猾吏刀軍種也無

何廣字公遠華亭人以知縣擢御史至陝西按察副使寬厚有容博學多識尤精於律學時變亂成法者當大辟法家因仍凡一政令改易輒以傳譏廣曰嘻若是則大辟者踵相接矣此但爲改定律令者言之蓋禁於所不犯也大學士解縉紳覽而是之及卒長沙通判俞永狀其行曰居鄉里則稱學

者任郡邑則爲循吏在風憲有澄清志位藩垣得

大臣體時以爲實錄所著有律解辯疑行于世

劉子敏名祿泰和人洪武末爲山東道御史有能名以言事忤權貴黜爲侯官令又言事又降侯官典史益修其職嘗自署曰祿薄儉常足官卑廉自高永樂初徵拜河南道御史尋陞山東按察副使賜錦衣綺帛楮幣乘傳之官改湖廣廣東以疾辭歸卒

劉文德通州人洪武間以明經舉任監察御史一日高皇帝諭羣臣次早廷問有能記朕宣諭者乎文德出班朗誦之卽曰擢廣西按察司僉事後有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九人物志五十八

奏文德受人銀一兩者太祖見之曰得非向記朕宣諭者此其人豈貪銀一兩者耶釋之文德遂佯狂而歸後以壽終

郭敦字仲厚堂邑人洪武間鄉舉授戶部主事知衢州府釐正敝俗振恤窮民時郡中旱蝗敦齋禱于神大雨蝗盡漂去嘗舍內飼蠶繭成簇爲金縷如帶士民以爲德政所感狀其事于朝未幾坐累左遷入拜監察御史陞叅政言者謂敦持重有大臣體歷陞戶部尚書鎮守陝西邊陲晏然敦性平恕事至屹然不苟合離官列六卿泊然布素沒之曰

子孫不能名一錢里人傳其出關之日僅跨一騾
攜老蒼頭自隨云

周觀政山陰人洪武中以薦教授九江擢監察御史
嘗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入觀政上之中使曰
有命觀政曰有亦不可中使怒而入頃之出報曰
可使之出觀政亦不從曰必面奉詔已而 上出
謂觀政曰內間慶賀侑食之樂缺廢欲令內人肄
習吾已悔之御史言是永樂初出爲江西按察僉
事建言九事曰遵定制厚親親嚴邊備覈邊情謹
刑獄通下情慎朝儀惜人才明毀譽皆見嘉納官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五十九

孝

至觀察使卒

陶鑄字厚仲浙江鄞縣人少孤貧倜儻不羈洪武間
授監察御史正直不避權貴劾奏刑部尚書開濟
得君欺君未幾陞福建按察使戢疏革器風紀肅
然時布政使薛大方囊括人財嗜利罔極鑄疏劾
其事偕召至京民爲之祝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
公不去地無皮已而果復任民皆喜躍

曾鳳韶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爲監察御史
會藩王入覲馳皇道入且不拜鳳韶言殿上宜展
君臣之禮宮中乃敕叔侄之倫由皇道不拜大不

劾建文君曰至親勿問靖難兵起原韶使北平請
罷兵歸國不報靖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
召又不至刺血書憤詞襟上曰子生廬陵忠節之
邦素負剛鯁之性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
衣郎旣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
文天祥屬妻李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時
年二十九李亦守節死

董鏞或作庸不知始所自起亦不知何許人建文時
爲監察御史諸御史有志節效忠本朝者時時會
鏞所誓不負此心將校懷貳不力戰者輒露章劾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六十

孝

之靖難後謂鏞逆黨論死家徙戍邊

魏冕吉安永豐人建文時爲監察御史勁直有本名
靖難兵至有約開門者冕率同僚十八人卽殿前
毆之幾死會輟朝冕及鄒瑾大呼請速加誅臣等
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明日宮中火起或謂冕宜
急迎附冕毅色厲聲曰使吾改臣節必不爲時所
用奈何徒自壞也靖難後冕自盡法官請追罪夷
其族瑾亦自殺

王度字子中歸善人少肆力學問通經史以明經儒
士薦起家爲山東道御史有風裁靖難兵起度與

齊黃等調兵食時李景隆累敗退保濟寧以盛庸代之度密陳便宜有東昌之捷三年夏靖難兵南下益急度請募兵未幾有小河之捷勅度勞軍徐州比還鳳陽失守方孝孺與度書誓死社稷四年秋七月謫戍賀州坐語不遜夷其族卒年四十七甘霖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爲監察御史剛介持正敢言中臺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求死從容受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嘉靖甲辰甘觀始登進士第高翔朝邑人有文學矜名節洪武中明經徵爲監察御史諸所論奏皆國家機要當上心建文時尤

明倫彙編

卷之五十九

人物志

六十一

孝

戮力戎事相與激發忠義靖難後召翔翔服喪服入見大哭語多不遜遂族翔沒其產諸給高氏產皆加稅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悉戍邊又發其先墓雜犬馬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澤園

王彬字文質兗州東平人洪武中進士起家爲御史巡江淮治揚州靖難兵至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外禦內防七日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斤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彬禮弟宗厚格力士毋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爲千戶

徐政張勝所縛投靖難兵中不屈死之

韓郁未詳何許人爲監察御史建文中上書言諸王親則太祖遺體貴則孝康皇帝手足尊則陛下叔父使二帝在天之靈子孫爲天子而弟與子遭殘戮其心安乎此皆豎儒偏見病藩封太重疑慮大深而至此夫唇亡齒寒人人自危周王旣廢湘王自焚代府被推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朝廷執政激之使然燕舉兵兩月矣前後調兵不下五十餘萬而一矢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經營已久軍興輒乏將不効

南齊書

卷之五十九

人物志

六十二

孝

謀士不効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於轉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九重之憂方深而出入帷幄與國事者方且洋洋自得彼其勸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斷疎者續之不堅殊有理也陛下不察不待十年悔無及矣幸少垂洞鑒興滅繼絕釋代王之囚封植湘王之墓還同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罷兵守藩以慰宗廟之靈明詔天下撥亂反正篤厚親親宗社幸甚不聽郁未詳其所終

尹昌隆字彥謙太和人洪武十八年進士授翰林修

撰改監察御史建文卽位昌隆諫朝晏建文君曰

昌隆言中禮部可頒示天下使人知朕過靖難兵南下昌隆上書言今日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言周公輔成王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申大義于天下不應使相違戾設或有蹉便須讓位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雖欲求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靖難後驅出就戮昌隆當陞大呼曰臣當時上章勸讓位陛下奏牘可覆也命緩刑檢奏有之上曰火燒頭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不若是酷朕亦無此勞苦遂貸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六十三

昌隆死未幾以爲北平按察知事行部主事預儲

議進左中允漢庶人惡之改爲禮部主事尚書呂震喜屬官誣昌隆與谷庶人通謀論死沒其家震病時時號呼乞解曰尹相尹相妻子問故曰昌隆守欲殺我震竟死

以上見遜國臣記

鄒朴字爾愚吉安府永豐人以儒官仕周府直言極諫以止其非謀王不聽極刑禁錮甚密後謀逆事覺大臣以朴諫疏聞上嘉其忠義召至京特陞爲監察御史尋陞秦府長史歸省聞大理公鄒瑾死靖難之節憤激不食而卒時人謂朴與瑾

爲真連璧 見江西通志

謝昇徐州沛縣人建文時爲湖廣道御史練兵給餉夙夜効力靖難後不屈死之父旺子咬兒謫戍金齒

丁志方山東聊城人洪武乙丑進士由吳橋知縣擢監察御史靖難兵逼京城謂妻韓曰師至城必克吾惟一死報國汝其攜幼子潛歸撫之以延丁氏後及兵入被執不屈死之子賢甫十歲易姓爲龐孫毅中成化丁酉鄉試始復其姓

王玘蘇州人爲監察御史永樂初匿華除奸黨子孫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六十四

坐黨論死

牛景先官御史金川門失守易服宵遁至丹陽遇一僧云徐行吉速行凶遂改姓名徐行死子杭州寺中後因究治齊黃事將景先次妻劉氏沒入教坊

劉氏死遺子名能能妻吳氏生智智娶顧氏生誠誠娶朱氏生鑑鑑娶張氏生賓五世未敢失身居祖萬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祠祭郎葛寅亮知濱果係嫡孫給照除名復姓從良

四川道柴履字淑貞鄞人應洪武二十七年鄉貢授監察御史立朝正色不畏權勢嘗面折太宰之過巡按河南時道經通州卽發倉以賑民饑全活者萬計上怒謫令交趾尋悔召還改北京河南道御

史名震京師會中風卒

河南道鄒師顏湖廣宜都縣人洪武間以國子生擢兵部主事陞工部員外郎又陞江西叅政永樂初坐事降監察御史後陞大理寺丞仁宗嗣位陞禮部右侍郎未幾告歸省墓既還至通州病疽卒計聞遣官賜祭禮部尚書呂震言師顏家貧不能歸喪上曰朕聞其人清慎其卒可惜遂命給官舟載歸因謂左右臣曰爲官而貧可嘉今豈獨鄒師顏但朕未悉知耳自今京官終於位者皆倣此例師顏小心謹畏廉介自持蒞事周客人不取干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六十五

考

以松而議者頗譏其近刻云

廣東道夏禮字公立上海人洪武中貢入太學拜監察御史有直聲嘗上疏劾勲貴忤旨出爲知縣奏減各處均輸商稅從之永樂初以薦爲御史陞河南按察副使謫戍武清文皇北巡再召爲御史至南京值閘壩水溢漂居民亟令有司疏泄上聞而是之復以薦爲陝西按察副使積歲疑獄一言而決以內艱去陝西數千人詣闕借留奪情還任卒于官

廣東道吳中字孟庸山陰人舉進士拜監察御史能

持大體以儒術飾憲度性強記一覽不忘時成

祖勤政嘗躬錄囚公卿在前按簿閱實中默唱囚名舉成律無一詿誤上命特記其名上慮法司論死罪多寃遣大臣覆訊之囚輒紛訴不已若所訊者無詞問之皆曰經吳御史所斷是以絕意其服人如此已而奉勅叅靖安侯將兵行邊虜情虛實山川要害曉然如目見靖安資其方畧屢克奏功明年移按蜀先是東川僣人時出標掠爲患中決策設奇大敗之於金沙堤諸夷自是懾服故事御史按部率一歲而更上特留中按蜀四年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六十六

考

奉天殿災詔求直言中率同列上疏極論時政闕失亡所諱忌上固已怒甚會坐他事不先白奏與顧佐楊翥等俱論死中將就刑神色自若猶作詩有慷慨立身當鳳閣從容引領就龍泉之句俄得赦尋復爲御史中久於臺中權貴人多不喜出爲山西左叅政山西俗素勁悍中務鎮以文雅日進諸生質經義於是俗漸化之晉人比之常袞云車駕北征山東西供饋餉中扶病總理竟以瘁卒中性喜吟咏雖在軍旅倥傯未嘗廢所著有恐庵集西蜀紀行錄薇垣集

廣西道靳義字原禮河南淇縣人洪武中以大學士任北平道監察御史永樂初出按北平糾治貪墨決疑獄滯訟得其情吏民懷服日恒蔬食毫髮無取於下時皇太子居守北京賜魚米以旌其廉且語左右曰靳義可謂真御史也未幾陞湖廣副使首舉按察使吳悅都指揮王玉奸賊之罪風紀肅然及入覲以疾卒于京

福建道朱仲安浙江蕭山人中洪武庚午鄉試授河南鞏縣學訓遷武進縣簿以善政聞進知縣永樂初拜監察御史扈駕北征有功遷湖廣副使改交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六十七

考

止生建謫山東道御史奉勅考察會都御史缺

上命署院事尋巡按貴州河南居官廉重臨事必存大體聲稱藉甚以學行見知仁廟一日嘗顧

侍臣曰朱仲安御史中翹楚朕甚重之錫勅命賜寶楮爲道里費使歸焚黃宣德初遷河南按察使入覲課爲十三道風紀之最進通議大夫卒於官

浙江道陳琰字公信江都人洪武間以貢士授浙江道御史嘗按雲南每出入則凝顧院東一民家烟樓人莫測其故一日召其家督某錮之後堂遣人給取其家所藏文券檢閱之中有江西販商路縉

一角乃呼某出訊曰若殺江西一販商而取其貨有之乎某駭伏遂置之法琰因言出入時見烟樓中有人手若招以訢者蓋某殺商而瘞其屍竈下也遠近驚以爲神後轉陝西左布政使大有惠政以忤藩王乞歸

福建道潛溟字彥鵬瑞州府高安人永樂甲申進士授監察御史太宗皇帝遣使北平面命十數事既出追還詰問對無遺上器之後果稱旨受知益深事難決者輒曰付虎眼御史謂溟也都督紀綱恃寵不法御史按之多不得其要領乃改命溟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六十八

考

不數日獄具以聞將大用之既而扼於忌者陞廣東按察副使懲奸貪理冤滯後以事左遷運判陞知杭州府

四川道劉子輔吉安府廬陵人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持身謹行儉約如布衣時而用法公平嘗按浙三年不見聲色而浙人善者愛之橫者畏之憲使周新持風裁不苟許與獨稱子輔爲賢御史陞廣東憲使坐累左遷交趾諒江府知府撫民如子民愛戴之黎利攻圍諒江城時他郡縣城已陷子輔與守將倡兵民効死守城中食且盡而人心益固

相拒九閱月寇攻甚力遂破城城中兵民盡闔以死無一降者子輔曰郡亡吾亡義不可汚賊手即自縊死一子一妾皆相縊死事 聞贈布政司叅政遣官 賜祭復其家

福建道甘霖字時雨南豐人永樂丙戌進士爲御史執法不阿有黃主事者鄉人也失律法當訊鄉貴或爲解之霖曰吾爲之免子孫累竟答殺之衆愕然曰張鎮周不過如此才敏甚與李立齊名

廣東道董寅字以敬湖廣隨州人永樂二年進士初授監察御史巡按直隸蘄松等府及雲南按事遼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六十九

東皆嚴風裁陞交趾按察使母喪服除改江西按察使寅廉介能勤雖病必出視事存心寬恕推明致公獄無冤滯既卒吏民哀悼無間言喪歸其家無餘財妻子不免饑寒云

湖廣道馮本清餘姚人洪武中鄉貢授監察御史遇事敢言永樂癸未出按蘇松諸郡振肅風紀有豪猾武斷爲盜主者籍其家廣東守備王指揮失機罪應死自陳有殺賊功法家以王富避嫌經歲不決本清謂避嫌以殺人法與情拜失之矣列狀上請王得減死辛卯遷福建僉事建寧大水民多溺

死本清率屬集公私三百餘艘爲泮梁賴以全活者不可數計改任江西卒于官

福建道顧佐河南府太康人洪武末進士初授莊浪知縣午節會射將官以文士易之佐連發三中人由是重之入爲福建道御史守正嫉邪永樂十年陞江西副使累官右都御史卓有聲譽立朝侃侃不阿綱紀爲之振起時稱爲名執法云

福建道魏源字文淵南康府建昌人登永樂丙戌進士任監察御史累官河南布政刑部尚書剖決如流獄無冤滯嘗往西北督察邊防邊將莫不畏服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七十

爲人器識宏遠立朝侃侃有大臣體歸老于家陝西道童真字守政仁和縣人永樂中由貢生拜監察御史巡按四川忠誠端恪風紀振揚爲政不求近名而孜孜奉公惟知自靖擢山東副使秩既滿侍決天官當事者諷求一見真不往又使人至其邸真托疾偃臥不與交言遂徙官廣東真即解官歸貲橐單鮮識者高之

廣東道何忠字廷臣江陵人舉進士爲監察御史有能名永樂中以言事陞政平州知州忠聰敏有政事才居官廉慎不妄交處爲御史時正論莫敢干

以私爲知州民心翕然安其政雖深谷蠻酋素頑
獷者亦樂於趨事後以計事至布政司寧橋之敗
賊乘勝進逼城下成山侯王通詭謀與賊和謂朝
廷宥其罪賊果信引兵退遣頭目陳渭老等奉表
謝恩通遂遣忠及千戶柱勝託以他奏與渭老同
入朝實欲上達賊情請益兵征剿至昌江謀泄忠
等遂被拘留賊素聞忠名迫令從已則生不從則
死忠瞋目視賊大罵曰我天朝臣子恨不斬汝以
歸報朝廷肯從汝反求活耶罵不絕口忠父子及
勝同日俱遇害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七十一

浙江道鄺堃字孟質宜章人永樂間爲御史時有言
南京鈔法壅滯者命堃往按之衆謂大獄將興堃
至唯治市豪撓法者奏曰市人間令震恐今鈔法
通矣上領之而罷宣德十年以陝西副使陞應
天尹上言京郡秩正三品特給銀印與外府治不
同乃監察官遇公務輒便追呼恣肆凌壓非所以
崇國體也宜定體式如古京兆尹疏入從之堃以
養民爲務凡市鎮田稅約束有法公私便之歲大
熟麥有兩穗者民歸德于堃拒弗受正統初進兵
部左侍郎

江西道王增字仲益建昌府人洪武末由監生任監
察御史剛義直亮風節凜然擊邪扶正洗冤獄緩
良善爲盱江人材之傑嘗憂居鄰火將及增痛哭
曰母棺不保何用生爲具斬服望拜欲赴火死須
臾反風得免官至福建按察副使卒

山西道陳詠字永言餘姚人幼從父戍居庸正統間
進士拜南臺御史敢言不爲身計時英廟北狩
邸王監國進中興十四事尤指切將臣失事誤
國者願盡法以謝天下又坑言亡徙長陵衛卒徙
卽有變以故得不徙靖遠伯王驥有寵而專詠劾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七十二

解其兵柄師討鄧茂七之黨勅詠監軍無一卒犯
令者冠平降璽書旌之出爲陝西僉事母疾嘗糞
母死詠亦哀毀死年財三十六囊無一錢同官棺
殮之耿清惠九疇歸其喪薦紳道奠者相望王尚
書竑祭詠而亡其楮竑曰可無用也公生平不取
一錢死安受此楮爲其信重於名卿大夫如此
山東道黃宗載豐城人洪武乙丑進士授行人歷遷
湖廣僉事後謫驛丞起爲監察御史上親策士
時鴻臚卿張斌用事以不與讀卷爭論上前宗
載奏斌不學無術當伏法時論壯之命巡按交趾

風裁濟然未幾陞詹事府丞吏部右侍郎尋轉南
京吏部尚書以老疾致仕卒年九十九

雲南道徐爵字宗器饒州府餘干人登永樂乙未進
士授監察御史立朝謇諤風力素勁人不敢干以
私 太宗常以小徐御史呼之

雲南道毆陽和字允和泰和人永樂壬辰進士選授
監察御史 太宗皇帝知其寬厚坦亮亟稱之曰
毆陽御史真識大體者後陞雲南副使卒

福建道曾泉字本清永樂中進士授監察御史左遷
汜水縣典史蒞政之暇黜謀生徒頗爲教官所厭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七十三

乃別選四鄉俊秀自教之三年多成才又教民懇
田以耕而助其無牛者民感其惠立生祠祀之
福建道梁軫高安人少卓立有經濟志永樂辛卯鄉
薦授福建道御史肅清風紀務持大體巡按直隸
所至激烈有指揮抵法託鄉人餽金硯一夜明珠
五叱之出按湖廣清臬司匿賊賊効武臣不法事
後爲忌者所中謫雲南典史謝事家居布衣蔬食
始終剛介蓋古之遺直者

韓陽字伯陽山陰人起家鄉貢司訓蘇松二郡教士
有法拜南京監察御史論奏不避權要嘗劾同官

王復及內官袁誠不軌事卒寘于法禮部尚書楊
溥薦陽學行可師表一方乃授湖廣督學僉事擢
江西副使以殊績超擢廣東左布政使尋請致仕
崔灝洪武間以貢至國學被 秘旨詢訪民瘼出郊
微行利病周悉卽擢爲監察御史出按惟乘一驢
所至貪吏皆望風遜去民謠以爲神繼有 詔下
海采珠灝得三石未嘗以顆粒私已時同事者二
人俱以匿珠賜死海上灝獨得歸永樂初陞衛輝
知府歷政清慎始終如一以老疾終于官殯所探
上產芝如蓮人以爲清吏之異也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七十四

山東道潘英字時英餘姚人以進士拜南臺御史與
同官范霖楊永劾奏都御史周銓銓自經當路者
坐英等以死楊范二御史曰事本霖永無與英英
爭曰英實同疏義不獨生會有訟其事者得減死
戍邊英戍遼陽景泰改元詔復英等官而英已死
世 惜之

朱縉字廷儀餘姚人正統中舉進士拜南臺御史以
剛直見推閱禁兵悉識其材鄙勇怯賞罰明信士
卒屬心出爲常德守至則求其利害廢置所宜日
月辦治之張弛稱便在鄣六年改平罰清卒于官

緡城堡逐貪暴以勞瘁卒于邊

河南道馬璇浙江平湖人天順初登進士任行人使
山西河南四川湖廣諸藩砥礪名節餽遺一無所
受陞南京御史嚴毅正直不避權貴行部所至百
職震懼稱曰此真驄馬御史也以直聲聞于朝
謝綬字朝章朝城人成化間進士令任丘擢留臺御
史時內守備蔣琮怙恩恣肆起第鑿雨花臺綬劾
下吏死獄中巡按兩浙織造羅綺費錢以巨萬數
奏罷之進湖廣副使時逆瑾惡其顛直撫往事罰
穀千斛調四川瑾誅入爲大理少卿嘗錄囚千餘
人稱不冤尋陞僉都御史撫雲中稽軍實理屯餉

雲南道馬繼祖字崇功如皋縣人弘治庚戌進士初
令博興寬仁敏決歲饑發粟賑貸民多全活擢留
臺御史持重勵風節時二臺長交訐公劾免之臺
中肅然留臺一時有三馬御史人有德俊惡之謠而
公以德馬稱未幾疏養病歸忤逆瑾意勒公致仕
廣西道葛浩字天宏上虞人弘治中進士初令五河
五年拜南臺御史論劉瑾下獄黜爲民瑾誅起爲
邵武守六年進叅政歷大理卿浩耿介廉靖所至
郡縣咸有去後思叅政廣東時平新寧之寇不妄

殺一人在大理能持法以信廷中稱平年九十二
卒贈刑部右侍郎

山東道張鳴鳳字世祥號梧岡弘治丙辰進士令永
康時武義有殺人獄久弗決當道檄鳳治之夜夢
緋衣人語曰得王十一乃子厥明物色其人獄遂
成人咸神之召爲南臺御史時逆瑾擅權鳳切諫
被逮廷杖後瑾誅詔復原官遷湖廣僉憲陞副使
大中丞胡世寧特疏鳳有撫綏御衆之才方欲大
用竟卒

雲南道李熙字師文上元人弘治丙辰進士任將樂
知縣拜南道監察御史事多執法鄉里有不悅者
熙曰朝廷與鄉里孰重邪逆瑾擅政以言事械
繫於京被重刑落職歸又以劾二府貪吏瑾復行
南京廷杖三十幾死南京禁衛久不用刑爲熙選
平習杖數日嘉靖初詔起爲饒州知府遷浙江
按察使卒於官

湖廣道喬通字世亨臨清人弘治間鄉薦授登封教
諭入爲國子監助教擢南京湖廣道御史初在登
封召諸生口授五經貧不能自存者分俸周給既
拜留臺志操益厲江賊龍覆天等擁兵數萬侵剽

刑將通矢志討賊裏力戰羣賊次第授首未幾

亡旅觀歸家蕭然四壁勁節高標所至以宦績稱

河南道陸崑字如玉浙江歸安人中進士乙榜授清

豐縣權南京河南道御史 孝皇帝下詔求言條

陳十有二事皆關切時政正德丁卯間逆瑾恣橫

流毒縉紳崑上疏列其奸狀逮下詔獄得釋未幾

追理前事復就逮加杖放歸田里瑾既伏誅詔復

崑原職致仕遂隱居衡山玉屏間徜徉山水矢口

不談世事 武宗卽位詔下錄用會有阻者弗果

南康縣志 卷之三十 人物志 廿八

召崑忠介孝友練達敏銳竟齋志以歿悲夫

陝西道蔣欽蘇州府常熟人字子修弘治丙辰進士

有剛直名 武宗朝爲南京陝西道御史同官任

諾等劾逆瑾擅權亂政被逮下錦衣衛拷訊諾等

氣阻而欽獨抗言不屈卒拷死瑾誅贈光祿寺少

卿嘉靖五年 命所在立祠祀之而蔭其子浣入

監後御史陳蕙復以祭葬請特命給之初偕同官

上疏論事時方夜屬草燈下聞篋篋間鬼聲戢戢

子修自念此疏一上且掇奇禍彼鳴者得非吾先

人之靈念覆後亂欲以尼吾事乎因起視曰倘是

吾死宗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于壁子修

嘆曰吾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爲先

人羞亦均于不孝矣因奮筆曰死卽死耳不可易

也聲遂止疏上與同官皆坐逮被杖創甚子脩曰

吾得死所矣竟不療治而卒天下傷之

貴州道金忠字尚義處州麗水人天順甲申進士會

修 英廟實錄奉詔往應天太平寧國徽州諸府

採錄事蹟還簡試御史事于南京丙戌拜貴州道

御史丁外艱服闋復除南京會星變具疏將上兄

尚德作東甌童子篇遺之乃止巡上江抵南康諸

南京縣志 卷之三十 人物志 廿九

府法尚嚴肅沿江諸司各置紙牌籍兵剋期更相

考覈俾往來江上無虛日盜不敢肆監南京內帑

諸衛倉及象馬諸草場吏卒相戒勿犯攝雲南江

西山東三道事劾大臣不任者一人三載考績道

得鼻劬至南京移疾不視事爲忠所按者誣忠他

事遂逮捕戍遼東談笑就道居六年病卒

江西道陳和漳州府人字廷雍弘治己未進士授桐

廬知縣報最擢南京監察御史按治有聲陞河南

僉事撫民平寇尋以功陞徐揚等處兵備所至問

民疾苦折獄致刑人不數撓以私未幾以疾乞歸

嘉靖間起補湖廣副使未行卒和志趣高潔清儉
謙謹自題有兩字平安天地祐一生清白鬼神知
之語卒之日貧不能供殮具士大夫咸稱爲真清
白云

福建道曹閔字宗孝號錦溪上海人弘治丙辰進士
授沙縣令治行爲天下第一召爲南京御史武
宗卽位逆瑾竊權抗疏糾劾瑾怒矯詔下詔獄廷
杖閔幾死落職後瑾誅復起爲廣西僉事尋引疾
歸爲人篤實無偽恬靜有守旣歸杜門養靜郡縣
亦不輕謁未幾以疾終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人物志 八十一

湖廣道陳傑子國英號宏嚴正德戊辰進士授景寧
縣潔已惠民徵拜南京湖廣道御史時至陽明講
學南都傑從之遊嘗按部部內不肖吏雖善結援
無倖免者其語諸生曰辨義利審真偽斯爲聖賢
實學旣滿考遂疏歸養父卒廬墓家居凡九年卒
陽明嘗稱其篤信好學高潔自守其不誣矣

浙江道張芹字文林峽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福
州推官擢南道御史彈劾無所避逆瑾誅疏論權
貴之比瑾者陞徽州知府嘗捐俸并請郡中引價
金措置六屬邑義田備荒民呼其田曰廉惠田官

至布政使

河南道唐勳字汝立廣東歸善人正德戊辰進士授
靖江知縣平賦息訟政聲赫然調知休寧正德癸
酉饒寇逼休寧時適報政去聞之亟還率壯士與
賊遇于黃茅奮擊幾盡紀功使上其事徵爲河南
道御史未幾乞養親終起補陝西道御史巡視蘄
松鹽屯屢疏言晉都倉場屯田及宦戚賜予差遣
諸事上多采用焉素多病乞歸治疾卒

廣東道沈霽字子公號東老華亭人正德辛未進士
由行人改南京御史陞福建憲副調貴州致仕歸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六 人物志 八十一

爲人練達老成縝密醇謹與人和易然是非不爽
在南臺人多以老法家推之有冤鬼投狀霽爲申
雪所舉屬吏如喬白巖李梧山俱爲名公世稱得
人年八十六而終

浙江道范輅字以載桂陽人初任行人陞南京浙江
道御史清軍江西常請建皇儲以安宗社杜垂涎
之徒蓋暗指宸濠也時逆濠虐焰方熾輅獨持風
裁一無畏避濠常勒各官具朝服朝賀輅卽引朝
儀辯其非禮因疏乞勅該部定議防微杜漸陰折
不臣之心時太監畢真都同鄧宇與濠比黨輅累

疏極論二人貪暴不法濫積憾會諫止微行遂乘隙奏輅誹謗宗藩妄議朝政得旨械繫贛州謫四川龍州宣撫經歷未幾濠以叛誅嘉靖改元詔復原職屢擢至福建左布政使卒

浙江道馮恩字子仁號南江華亭人嘉靖乙酉舉於鄉丙戌進士授行人出勞兩廣大帥王守仁守仁進而語之道恩不覺屈席薦東修爲弟子已丑拜南京浙江道御史疏論留守魏不當越江役諸衛卒已奉命巡上江指揮張紳挾汪御史大夫鉉而殺人恩立寘之法鉉以上寵勢張甚請大計覲

南江道馮恩疏
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八十一

吏時南臺母得先論摘既畢事而始論摘其尤者部院更衷之恩謂鉉欲自收權而奪耳目之任不可上疏力爭得如故事時上方喜新貴人議分南北郊又欲令皇后出蠶北郊恩上疏論國體請罷皇后郊蠶語切至上優容之壬辰星變極論汪鉉爲腹心彗輔臣張孚敬爲根本彗方獻夫爲門庭彗請斬以謝天下又悉品叙九列高下上患其馳緹騎逮之下詔獄苛究所主名榜掠瀕死者數四執語不移遂移秋官獄而疑之上奪尚書王時中職侍郎聞淵歲俸郎以下逮謫有

差恩遂真論斬矣癸巳當論報以例會審南闕

下鉉時執筆故令校卒持恩轉膝面之恩起立不跪鉉怒謂汝上書欲死我既下獄復欲爲厲鬼以死我死今不在我手耶恩叱曰若安能死我卽重不過磔我若又安磔我鉉益怒欲拳之恩應之聲亦厲左都御史王廷相好謂馮御史何絮爲祖宗不殺諫臣百七十年矣豈以而壞祖宗法又謂鉉有法在以法論御史則可以怒論御史不可鉉乃止然猶置情真二字恩囊三木挺身出不顧觀者噴噴稱嘆曰是御史始者以其鐵膝也其辯

南江道馮恩疏
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八十二

口則亦鐵今者覺其膽與骨皆鐵矣因目爲四鐵御史而上所使調事者密以聞頗爲動容是冬得不論母吳匍匐擊登聞鼓訟寃長子行可年十三伏闕上書請以身代皆不報行可括髮短後衣弊屨長安街中見貴人輒跪泣請甲午冬事益迫乃刺臂血書疏叩公車通政使陳經見而憐之爲封上有旨法司更審尚書聶賢左都御史王廷相以恩所坐特毀譽失當與三尺不盡合報減死戍雷州大史鄒守益羅洪先程文德題四德流芳卷贈馬謂君仁臣直母慈子孝也丁酉赦

歸雷人祠之十賢堂以配宋遷客冠準李光輩

穆皇帝登極詔錄諸事恩年踰七十銓曹欲用之而難其老乃疏進大理寺左寺丞再以廟贈加朝列大夫又四年卒長子行可判京兆爲廉吏季子時可隆慶進士孫大受已卯鄉薦人稱爲忠孝所致

廣西道李裕字仲謙永興人嘉靖中進士任南京廣西道御史時冢宰頗怙勢莫敢指摘抗疏論之竟逮獄又以彗星見疏六事言甚剴切后以河南參議致仕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八十四

廣東道謝瑜字如卿上虞人嘉靖壬辰進士令浦城績甚著召拜南道御史時武定侯郭勛建議請復天下鎮守瑜劾勛妄肆極言正德中閹宦無狀司禮劉瑾反於內鎮守畢真劉朗反於外覆車可監上雖不遽斥勛而鎮守之議竟寢海內賴之尋使雲貴核兵籍因論兵部尚書張瓚副都御史党以平貪墨無賴又論禮部尚書嚴嵩奸佞大學士翟鑒伴食刑部尚書周鼎雍飭非自固於是相繼罷去唯嵩得入相瑜自雲貴還臺長稱爲古之遺直薦留雲南道嵩憚之百計要結且啖以美官瑜

掉頭不顧出按四川聞邊警上疏曰堯舜誅四凶而變夷率俾今之四凶郭勛胡守中張瓚嚴嵩是也陛下已誅其二矣何不盡屏逐之以全堯舜之功乎上不之罪嵩益欲甘心焉瑜以母老乞歸未允而嵩乘京察除瑜名瑜歸奉母盡歡嘯傲一小閣顏曰狷齋然其中實坦坦可親世廟登遐遺詔錄言者未及拜命而卒年六十有九後贈太僕寺少卿

河南道包孝字元愛號吳石華亭人嘉靖乙未登進士擢南京河南道御史督稅下關視事摘發如紳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八十五

豪猾不敢蠶食巡視下江風紀肅然歲太饑孝請修德以弭天變蠲租以蘇民窮言甚剴切上採納之劇盜營窟鄱陽湖孝傳檄諭以禍福潢池之警遂息已抗疏論分宜禍且叵測幸世皇帝虔請箕仙默禱壽命而箕仙答以愛惜人才爲保養壽命之源上領之批孝疏云包孝係是人才免究得旨遂請終養母卒孝哀毀未兩朞而抑鬱以死孝云

河南道陳紹字用光上虞人嘉靖中進士司禮廬郡徵拜南臺御史懷有風裁壬寅八月嚴嵩初拜相

而虜適內訌紹抗疏曰昔中國相司馬遼人戒勅邊吏今嵩外爲謹飭內存險詐競奔趨而賤名檢見輕士論一旦列置其瞻何以勵庶職而威遠夷請收回成命別簡忠賢時肅皇帝尚親萬幾嵩雖患甚不能輒加禍尋出爲韶州守至則與民更始榜十餘事利弊興革殆盡屢斷疑獄人以爲神值夏久旱徧禱于山川中暑病劇俄聞雷雨聲復張目問民事乃曉所遺書數篋而已紹卒時妻孫年二十六甘窮苦撫其二孤歷四十餘年尤以貞淑聞於鄉

湖廣道王宗茂字時育號虹塘京山縣人嘉靖中分

人物志 全六

宜父子恫喝中外挾賄鉅萬時虜薄都城索賂尤亟人爲之謠曰虜寇在門前相公還要錢宗茂憤然上書上心爲動而外難去嵩顧召大臣論旨姑薄宗茂罪得請爲平陽丞未幾丁父憂哀毀骨立尋亦不起卒之三載上穆世蕃藉其家穆皇卽位始贈光祿少卿

山東道林潤字若雨嘉靖丙辰進士除臨川令嘗以勾攝之永豐適盜賊猝起城幾殆潤爲畫城守便宜賊却永豐人口況之後擢南京山東道御史分

南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全七

江府二兒就縛又論其里居招致無賴橫集江上疑有非常世蕃于是伏誅籍其貲二十萬龍文十萬潤累擢至都御史大夫開府姑蘇首訪民疾苦爲上封事十餘條而潤于捕世蕃時往來江上已被疾尋卒于官

湖廣道于有年字時泰號前渚臨青人隆慶戊辰進士授揚州府推官萬曆庚辰召爲南京湖廣道御史巡視京營鳳陽等倉初江北諸省民間畜馬歲課其息息不中程更買以賦後稍取直輸太僕而令養母馬如故民間苦之有年請令諸省各計一

歲中賦馬之數定其直與道里費算入租稅徵而
使太僕歲數見馬以多少裁其本折須馬則吏代
買卽取其直輒以所徵輸入其民間養母馬悉罷
除之 上善其策行焉爲御史五年聲猷日著屬
有脾疾告歸萬曆丁亥卒

福建道王萬祚字君錫號二固浙江臨海人萬曆乙
未進士初授當塗令諸豪有力爲之屏息再補汝
陽值災後單車問民疾苦大都門以外春盜門以
內永清以異等授南京福建道御史風節矯矯彈
劾不避時貴痛斥自設藩籬中人每疏上南北爭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八

傳疏至疊疊百千言而公忠憤肝膽猶若有未盡
吐者巡城城治姦人至引避相戒謂勿犯鐵面王
領差下江先訪治巨室豪門有埋輪風采差甫竣
而逝惜哉未究其用也

贊謹按虞以五臣帝周以十亂興漢唐以下代有
名世自司馬子長著列傳七十後有作者倣焉
明興人文駕虞軼周陋漢唐以下不數而臺臣尤
烈臺長非列卿風望最著柱史非有司治行最著
者皆不得拜卽 宸極北奠而留臺猶故從來稱
爲請議自出豈非日月之繫光茫赫奕間得此人

耳目卽諸臣趨附殿陛無服譽於民隱奸宄或不
及周知而留臺處請暇之地採聽有餘計究無忌
是以言出而人用爲折衷與前賢雲蒸霞變已載
職官志中願上下二百六十餘年聽睹已無可異
獨其直節雄風輝當時而映來禩者時時見于他
帙必達搜羅舊簡僭詮次之高山仰止得無猛烈
動彼丈夫之念乎若夫掛一漏萬統族後之君子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三十九 人物志 八

志餘

序

地勝

院臺沿革

職守沿革

國朝懿典

天文

沿革總序

官制沿革

前朝故典

贊

志餘

序

仰觀於天執法煌煌俯察于地鍾阜蒼蒼周建柱下爰及漢唐自宋迄今代際明良令模卓軌休有烈光式稽典則旁採縹緗緯經綴傳用贊臺綱

志志餘第十

天文

亢四星九度日月之中道總理天下奏事聽訟理

獄錄功者也頓頑二星在折威東南主考囚察情

偽也

志餘

二

房四星罰三星在東咸正西南北而列主受金贖

罪正而直列則法令大平曲而斜列則刑罰不中

虛北二星曰司命主舉過行罰滅不祥

昂七星昂十一度下爲日月中道天之耳目也主

西方主獄事張衡云昂明則獄訟平暗則刑罰

濫

畢參總有十星一曰鈇鉞主斬刈又爲天獄主殺

伐又主權衡所以平理也

鬼四星一曰鈇鎖主誅斬

星七星漢注曰四星在中台南權之北平罪之官

也明則刑罰平暗則否

大微垣十星在翼軫北 一曰軒轅為權大微為衡

衡主平也 隋志云又為天庭理法平辭監升授

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 西曰右執

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舉刺凶奸者也

執法移則刑罰尤急

中元北極紫微宮北極五星 五女史柱史各一戶

東一星曰杜下史主左右記君之過星明則史

直辭不明反是 天牢六星在北斗魁下貴人之牢

也主愆過禁暴淫與貫索同占 北斗魁中四黑

星為貴人之牢

卷之四十

志餘

三

星為貴人之牢曰天理明及搖動與有星者為貴

人下獄 或云貫索九星在七公前一曰連索一

曰連營一曰天牢主法律禁暴彊也牢口一星為

門欲其開也九星皆明天下獄煩七里見小赦五

星見大赦動則斧鑕用中空則更元漢志云十五

星 張衡云貫索開有赦不見即刑獄簡若閉口

及星入牢中有繫死者常以午子夜候之 或云

貫索為賤人之牢一星芒有喜事二星芒賜爵祿

三星芒有赦門閉牢中多死 張衡云七公橫列

貫索之口主執法別善惡之官也星齊正則國法

平差戾則獄多冤酷 或云星入河主貴火狐之

兵起天紀九星在貫索東九卿也為九河主萬事

之紀理冤訟也明則天下多辭訟

大臣用事兵刑失理則月乍南乍北 張衡

辰星 主刑法之得失 通志 ○王曆云辰星執刑於

水旱刑 政俱失

月望前西缺望後東缺名曰反月臣不奉法 景祐及

曰其赦也正刑罰誅奸猾任賢 而去積疑則月變不為傷也

歲星食月多盜賊刑獄極繁 宋志曰月凌犯歲星則

風氣凜烈而人懷戰慄刑罰暴急

卷之四十

志餘

四

院在太平門外刑部西即古湖頭路地其東曰鍾山

亦名金陵山蔣山紫氣四時不改又曰紫金山其南

曰玄武湖又曰後湖曰北湖曰練湖湖堤西達院長

一里有餘傍夾雜木季春抵夏翠色蒼翳蔽掩天日

湖時紅白蓮自夏徂秋香風遠聞紅綠交媚秋杪比

春初水色山光澄徹蒼古湖中凡五洲西北曰舊洲

曰荒洲西小洲曰別島洲島中雜木繁盛湖光樹色

上下相映如圖畫然以藏版圖屬禁出入西有盧龍

洪武十四年置冊 西南曰新洲 增置冊庫 東二洲

庫收天下版籍

山亦名獅子山馬鞍山四望山近湖西岸曰石頭城
城卽山爲之城坤艮隅曰覆舟山亦曰玄武山龍舟
山云山之左曰龍光山右曰雞鳴山北有大壯觀山
陳宣帝置大壯觀故名有直瀆山直北達觀音山燕子磯爲南
京形勝院實據其中與刑部大理寺爲三法司

沿革總序

王世貞曰都察院古御史府也自周官御史掌贊善
授令秦人因之自漢益重置大夫以貳丞相銀
印青綬位上卿於萬機無所不參攝每丞相關則
大夫以次選代成哀之際遂爲大司空與丞相大

南東都察院志

卷之四十

志餘

五

司馬俱封侯位三公金印紫綬後雖旋復旋改而
建武以還遂定與太尉司徒仍三公故鼎足承君
矣富御史大夫時有中丞二在內則掌蘭臺秘典
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外則督部刺史與丞相司
直司隸校尉察舉非法自大司空設而中丞廢獻
帝時尊權將曹操併太尉司徒於丞相兼任之而
邈慮以御史大夫爲之副然不復置中丞至魏黃
初建司空官仍罷大夫不置而歷晉宋南北朝以
至北齊後周別設中丞主臺事而御史府自是稱
臺矣後魏以至北齊改中丞爲中尉最號雄峻若

李彪崔暹之類糾按威貴風行朝省與璠帝子之
尊尚假赤棒之威以自張餘可推也隋始復置大
夫罷中丞唐初亦因之有以其官爲大司憲者以
臺爲肅政者而職任如故開元之際復爲御史臺
而大夫與中丞不並設其職俱以振綱紀察奸弊
中丞秩雖卑於大夫然雄峻過之至有徑入相者
宋初有中丞而無大夫其屬有侍御史監察裏行
知雜之類大約三司使學士承旨以爲班知諫院
司諫正言以爲表裏參知樞副丞郎僉院以階進
監司牧宰以待退至元而尤重其任設大夫從一

南東都察院志

卷之四十

志餘

六

品中丞正二品侍御史從二品治書侍御史正三
品皆爲長官當是時札牙篤帝有恒言中書省樞
密院吾左右手也御史臺治吾左右手病者也旨
矣明興其初制一循元舊當是時左右大夫湯
和鄧愈數膺斧鉞寄外出而中丞劉基章濂理臺
事其後汪廣洋陳寧輩俱遷大夫洪武十三年胡
氏之事發而御史臺僅設左右中丞俱正二品侍
御史正四品而已十四年始改爲都察院然僅正
七品其官有御史而無都御史十六年仍爲正三
品明年爲正二品於是定設左右都御史正二品

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僉都御史正四品職糾劾官邪申辨冤抑而所屬御史分爲十三道御史巡按以至他公委出則奏請還則考覈然御史獨不係都察院以示得相糾察之意建文初改爲御史府設都御史一員左右副都御史各一員品如故十三道御史曰左右兩院監察御史永樂鼎革悉復洪武之制其後移都察院於北京而留者曰南京都察院略如大部矣其以左右都御史而下總督提督叅贊巡撫各鎮初自本院出曰公差事完或得代則回理院事其後不勝多則往往自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四十 志餘 七

部佐卿寺藩臬還轉亦不復歸院以爲恒今表御史大夫中丞左右都御史及左右都御史之出鎮者

御史府

漢曰御史府亦謂之御史大夫寺亦謂之憲臺成帝時御史府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其去墓來因謂鳥臺

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

梁及後魏北齊或謂之南臺

後周曰司憲屬於官府

唐御史臺

唐御史臺高宗龍朔二年改爲憲臺咸亨元年復舊門北闕主陰殺也 武太后時改御史臺爲肅政臺凡置左右肅政二臺 龍朔以後去肅政之名神龍元年改爲左右御史臺初置兩臺延和元年廢右臺先天二年復置十月又廢 屬有三院宋沿唐設御史臺其屬三院侍御史所居曰臺院殿中曰殿院監察曰察院

元置御史臺

皇明 職職官志中

御史臺院志 卷之四 志餘

官制沿革

左右都御史

周卿士

秦官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

漢因之位上卿掌副丞相故事選郡守相高第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奏請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爲百僚師帝從之遂復爲御史大夫皆宰相之任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凡爲御史大夫而丞相次也

後漢初廢御史大夫至建安十三年罷三公官始復置之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

魏黃初二年又改御史大夫為司空末年復有大

夫而吳有左右焉
晉以王沈為御史大夫吳孫休以丁密孟宗為左
右御史大夫

唐御史大夫一人杜氏通典云今御史大夫即漢以來御史中丞是也後代或置大夫皆中丞之互名非漢舊大夫之任唯劉聰僭號置御史大夫亞於三公頗似漢制也

南齊書御史志卷之四十九 志餘 九

宋無大夫以中丞為臺長

宋仍唐制有三院大夫一曰臺院二曰察院三曰案院無正員止為

兼官中丞除正員外或帶他官者尚書則曰某官

兼御史中丞丞郎則曰御史中丞兼某官給事中

諫議則曰某官權御史中丞事次有知雜御史一

員副中丞判臺事

元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

皇明 載職官志中

左右副御史

周官小宰 杜子春云即今御史中丞

秦御史有二丞其一御史丞其一中丞

漢初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中丞謂之中者以其列在殿中故名 亦謂中執法

元壽二年復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為臺主更名御史長史

後漢復曰中丞宜秉拜御史中丞光武詔與司隸校尉尚

書令三官各專席而坐京師號為二獨坐

魏黃初改中丞為官正魏鮑勛以官正忤青左遷持書執法後為中丞

歷晉宋齊梁陳並以中丞為臺主

南齊書御史志卷之四十九 志餘 十

後魏改中丞曰中尉

北齊復曰中丞

後周秋官置憲中大夫二人掌丞司寇之法以左右刑罰蓋比御史中丞之職也

隋省中丞官置御史大夫為臺主以持書侍御史

二人代中丞之任持書侍御史者本漢宣帝元鳳

中因路溫舒上中丞尚德緩刑帝深采覽之季秋

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持

書故曰持書侍御史歷代品秩並同御史

唐因隋六典 貞觀中建高宗諱省持書侍御史依

前代置御史中丞龍朔二年改曰司憲大夫

咸亨元年復故自漢以來御史中丞皆一人

宋承唐制無大夫以中丞為臺長無正員以兩省給

諫權嘉定六年除章良能以中丞兼侍講紹興十

二年又以中丞兼侍讀由是言路兼經筵

元中丞二人後又增二人

皇明職官志中

左右金都御史

周官宗伯屬官御史○按周官御史通考以為下士非令職也今金都御史當亦

是中丞之任

置侍御史志餘 十一

因秦置侍御史

張蒼自秦時為御史主下其事即其任也凡十五員漢舊儀御史

史四十五人其十五人係給事中為侍御史

置在百其門外二人尚書四人持書給事二人侍

前中丞一人領錄二十人留寺理百官事

後漢侍御史十五人

魏置八人

晉置九人

宋置十人

齊十人

梁陳皆九人

北齊八人

後周有司憲中士則其任也

隋侍御史八人

唐置四人內供奉亦齊舊制庶僕五分減一及崔隱

甫為大夫奏供奉裏行並同正給案令隔品致敬

比者因循侍御史已下皆與大夫抗禮開元十八

年敕重申明猶未之改李適之為大夫皆受拜時

議是之有侍御史

宋仍唐制侍御史二中丞隸臺院天禧中置言事御

史後久不除慶曆五年復置

元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

皇明初置後革右侍御史

魏蘭臺遺二御史察非法即殿中侍御史之始也

晉置四人 江左多置二人

梁四人

後魏北齊皆有之

隋初改曰殿內侍御史置十二人至煬帝省

置六員內供奉三員 武后時有殿中裏行及員

外殿中御史官百官志云殿中侍御史九人

漢中侍御史二人官卑而入殿中侍御史者

之裏行

元殿中侍御史二人

皇明初置後革

右殿中侍御史

官領

自經歷以下畧于前代故今并載于職官

監察御史

周有柱下史

宗伯屬官御史

諸書謂御史大夫屬御史中丞

是

秦以御史監察諸郡謂之監察御史

漢初罷其名

唐初置檢校御史

志餘

主

自太玄中始置檢校御史

宋齊以來無聞

後魏太和末亦置

北齊檢校御史十二人

後周司憲旅下士八人蓋亦其職

隋開皇二年改檢校御史為監察御史凡十二人

煬帝增置十六人

唐監察御史十員裏行五員

又有監察御史裏行

太宗置自

武后時復有員外監察試御史又有

臺使八人

神龍以來無復員外及試但有裏行

宋初御史多出外以他官領之 天禧元年詔別置

御史六員不兼他職嘉祐四年中丞韓絳請置裏

行從之熙寧三年有權監察御史裏行用選人為

御史

自李定始也

七年大正官名以言事官為殿中

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 慶元二年侍御史

黃輔言御史臺有三院其一為監察御史高宗時

嘗置六員孝宗嘗置三員今分察之任止二人乞

增置一員從之以後常置二員

元監察御史十二人後增至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

明初置

志餘

古

古色目人如漢人之數共三十二人

皇明

東陽官志中

理刑

初除翰林修撰編修檢討改除外其餘給事中則

曰問刑給事中主事則曰問刑主事或云問事給

事中主事知州則曰僉署監察御史知州某舉人

人材監生亦或有稱者御史署堂上亦曰僉署某

都御史監察御史管院事則曰署院事監察御史

如劉觀李素王英來恭之類又有知府同知理事

者則曰辦事如林德舉除知府黃以庄除府同知

亦有嘉靖間評事主事皆任卽實授近革○今外官亦或理刑

職守沿革

左都御史

周六卿之外更爲都官兼總六官

按擬今日之任

秦內受奏事而舉劾按章外達御史所達天下私害

於天子

漢初叔孫通新定禮儀以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

引而去後魏有公事百官朝會名簿自尚書令僕

卷之四十一

志餘

五

以下悉送南臺後周隋及唐御史爲風霜之任彈

糾不法百僚震恐舊制御史臺不受新訟有通難

往門外收承知可彈者署其姓名皆云民聞訪知

永徽中崔義玄爲大夫始定受事街史人知一日

唐御史大夫之職掌邦國刑憲典章之政令以肅政

朝列中丞爲之貳其百寮有姦非隱伏得專推劾

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則若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尚書省

而無告者與三司詰之下三司御史大夫中書門下

中外百僚之事應彈劾者御史言於大夫大事則

方幅奏彈小事則置名而已舊彈奏視事曰御史

許則奏之不許則止若有制使覆內廷則刑部尚

書參擇之凡國有大禮則乘輅車以爲之導駕幸

大夫從行則令中丞一人留在臺中中丞

宋初任風憲之職太平興國三年詔本司自薦屬官

俾正名舉職元豐三年御史臺言請以吏部及

審官東西院二班院隸吏察戶部三司及司農寺

隸戶察刑部大理太審刑院隸刑察兵部武學隸

兵察禮祠部太常寺隸禮察少府將作等隸工察

從之

百林葉氏曰兩京留臺舊爲執政重臣休休養病

之地故例不事事皇祐間吳正肅公爲兩京留臺

行不事事皇祐間吳正肅公爲兩京留臺

十七年詔不其後司馬溫公爲兩京留臺

忌行香等班列有不屬亦必絕治自創置官範後

重臣不復爲率用常調爲官此官既給使請俸差

者奔走府廷殆與屬吏無異矣

元御史臺掌糾察朝儀彈劾官邪勸諭官府公事凡

內外刑獄所屬理斷不當有陳訴者付臺治之登

聞檢院隸焉

皇明左右副都御史

周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官刑以理王官之政令凡官

之糾禁又其任也

秦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

事林廣記

漢中丞掌圖識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十五

員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蓋居殿中察非法也

後漢密舉非法

晉亦因漢以中丞為臺主與司隸分督百僚自皇

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初不得糾尚書後亦糾之中

丞專糾行馬內宋中丞一人每月二十五日統行

宮垣白壁

卷之四十一

志餘

中丞職無不察專道而行騁輻禁呵加以聲色

武將相逢輒致侵犯若有鹵薄至相毆擊

梁掌督司百僚皇太子其在宮門行馬內違法者

皆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

陳因梁制

後魏督司百僚其出人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

王公百辟咸使避避其餘百僚下馬馳車止路傍

其違緩者以棒棒之其後洛陽令得與分道

自東魏徙郭無復此制

北齊復興舊制

後周掌司寇之法辨國之五禁亦其任也

唐因隋掌肅清風俗彈糾內外總判臺事掌糾正百

僚罪惡

宋掌糾繩內外百官慈惠肅清朝廷綱紀大事則廷

辯小事則奏彈

元

皇明職掌志中

左右僉都御史

周

主杜方書明習天下圖書計史籍

卷之四十一

忠帝三年相國奏遣御史監三輔不法事

有辭訟者盜賊者鑄偽錢者獄不直者錄賦不平

者吏不廉者吏苛刻者踰侈及努力十石以上者

作非所當服者凡九條武帝繡衣直指出討姦猾

理大獄而不常置

後漢持節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察舉

非法受公卿郡吏奏事有違 勅之凡郊廟之

祠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一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

奏 又二漢侍御史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

二曰印曹 三曰決曹 四曰尉馬曹

樂陳糾察不法

後魏侍御史與殿中侍御史晝則外臺受事夜則
番直內臺大業中始罷御史直宿臺內文簿皆
持書主之侍御史但侍從糾察而已

掌糾舉百僚推鞠獄訟其職有六一日奏彈二日

志係

老

有制敕付臺推者則按其實狀以奏若尋常之獄推論斷于大理凡事非大夫中丞所劾而合彈奏者則具其事爲狀大夫中丞押奏大事則冠法冠衣朱衣纁裳白紗中單以彈之小事常服而已凡三司理事則與給事中中書舍人更直於朝堂受表若三司所按而非其長官則與刑部郎中員外郎大理司直評事往訊之百官志云掌糾舉百僚及入閣承詔知推彈雜事

宋仍唐制 天禧中置言事御史

元侍御史治朝著之事

魏蘭臺遣二御史居殿中伺察姦非

脊

北齊同

樂寧殿內禁衛內事

唐掌殿廷供奉之儀京畿諸州兵皆隸焉彈舉違失

又正班列於闕門之外有離立失列

言擢而不肅則紀罰之事文類聚 凡冬至元正大朝

尊則具服升殿若皇帝郊覲巡省則具服從旌門

往來檢察廬其末物戲閱財糶之凡兩京城內則

卷之四十

志餘

丰

分知左右巡各察其所巡之內不法事

宋掌言事分糾大朝會及朔望大瑞官班序舊制侍御史兼知雜事殿中侍御史兼左右巡使監察御史兼察使官卑而入元豐八年詔殿中侍御史

兼祭事

元每遇侍朝立於龍墀之下專掌朝見之儀

首領官

經歷司
經歷以下各一員都事

照磨所 照磨 檢校

司務廳	司務	司獄司	司獄
			理獄司

有御史主簿署丞實爲主簿
魏晉以來無聞

隋大業三年御史臺始置主簿二人除兼置錄事員二人

唐置一員掌付事勾稽有署抄目監印給紙筆其俸

祿與殿中御史同武德末杜淹爲大夫以吏部主

事林懷信爲之貞觀中自張弘濟爲此官之後遂

爲美職管轄申雜務公廳廚庫檢督令史奴婢配

勳散官職事美食則執黃卷書其譴罰錄事以下今吏各有

通考主簿一人從七品下掌印及受事發辰勾

檢稽失錄事二人從九品下大典

御史臺置推直官二人專置獄事凡推直有四推

曰臺一推臺二推殿一推殿二推主簿一人掌受

事發辰勾檢稽失兼簿書錢穀之事元豐官制行

定員分職裏行推直悉罷檢法官掌檢詳法律元祐

二年改爲主簿紹聖主簿掌勾稽簿書各一人紹

興初詔檢法官主簿特令殿中侍御史奏辟紹熙中

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不合去所奏辟檢法官李

謙主簿彭龜年亦乞同罷嘉定元年劉渠除檢法

官范之柔除主簿以後二職皆闕通考

是蒙古若色目一人爲經歷檢法二人管勾一人

兼照磨韓魏軍志中

皇朝監察御史

周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

者受法焉掌贊書

秦以御史監理諸郡以天下之私害徑達於御史大

夫

漢罷其名惠帝六年相國奏遣御史監三部監者

二歲更常以十一月奏事十二月還監其後州置

御史

晉掌行馬外事

後魏太和末宿直外臺不得入宿內省

唐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糾劾刑獄肅整朝儀凡將

帥戰伐大充殺獲數其俘馘審其功賞辨其真偽

若諸道屯田及鑄錢其審功糾過亦如之凡嶺南

及黔府選補亦令一人監其得失凡決囚徒則與

中書舍人金吾將軍監之若在京都則分察尚書

六司糾其過失及知太府司農出納凡冬至祀圓

州五郊迎氣及享太廟則二人共監之若朝日夕月及祭社稷孔宣父齊太公蜡百神則一人率其官屬閱其牲牢省其器服辨其輕重有不脩不敬則劾之凡尚書省有會議亦監其過謬凡百官燕會習射亦如之掌百寮巡按州縣獄訟軍戎祭祀營作太府出納皆蒞焉知朝堂左右廂及百司綱目志 六帖 百官志六典大同小異

宋多出外任風憲之職太平興國三年以張吳爲監察御史正名舉職自此始也天禧元年詔月須一員奏事專任彈舉有急務聽非時入對五

卷之四十 志餘 三

年詔秘書殿中內侍省不隸六察如有違慢委言事御史彈奏七年以監察御史掌吏戶禮兵刑工之事在京百司而察其謬誤元豐八年詔監察御史兼言事

元諫諍繩糾激濁揚清坐而鎮行而巡 陶學士文集

皇明 載職掌志中

前朝故典

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戰國時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至

秦漢爲御史之任

秦漢以來御史爲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寮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舊制但聞風彈事提綱而已其鞠案禁繁則委之大理唐貞觀末御史中丞李乾佑以囚自大理來往滋其姦故又案事入法多爲大理所反乃奏於臺中置東西二獄以自繫劾開元中大夫崔隱甫復奏罷之其後罕有聞風彈舉之事多受詞訟推覆理盡然後彈之將有彈奏則先牒監門禁止勿許其入

唐武后時置左右肅政二臺左以察朝廷右以澄郡

卷之四十 志餘 二十四

縣時議以右多名流右多寒刻其遷登南省者殆倍焉以其不陵朝貴故也二臺迭相糾正而左加敬憚睿宗卽位詔二臺並察京師資位既等競爲彈糾百被察殆不堪命太極元年以尚書省悉隸左臺月餘右臺復請分緝尚書西行事左臺大夫竇懷貞乃表請依貞觀故事遂廢右臺而本御史臺官復舊廢臺之官並隸焉

梁天監時專道而行逢尚書丞郎亦得停駐其尚書令僕御史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鞬執青儀囊題云宜告官以受詞訟一人緇衣執鞭

杖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至階一人執儀囊不嚙

後魏爲御史中尉督司百僚其出入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咸使逕避其餘百寮下馬馳車止路傍有違緩者以棒棒之其後洛陽令得與分道自東魏徙鄴無復此制北齊武成以其子瑯琊王儼兼爲御史中丞欲雄寵之復興舊制儼出北宮凡京畿之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武成觀之遣中使馳馬趨仗不得人自盲奉勅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騰人顛觀

卷之四十

志餘

三五

者似京邑自周隋以來無儀衛之重令行出道路以私騎匹馬從之而已

故事侍御史以下與大夫抗禮光宅元年九月韋恩謙除左肅政大夫遂坐受拜或以言謙曰國家班列自有差奈何姑息其後大夫又與之抗禮至開元十八年有勅申明陽品致敬其禮由之不改至二十四年六月李適之爲大夫又坐受拜其後與之抗禮至今不改故事大夫與監察就爲官政畧無承稟至開元十四年崔隱甫爲大夫一切督責之事無大小悉令容決稍有忤意列其罪前後疑

黜者過半羣僚側目上常謂曰卿爲大夫深副朕意

梅陶自敘曰余居中丞曾以法鞭皇太子傳親友莫不致諫余笑而應之堂高由陛皇太子所以崇於上由吾奉王者法吾其枉道曲媚後皇太子將見延請賜以清醪於是太子禮敬之如師

魏晉以來持書侍御史分掌侍御史所掌諸曹若尚書二丞梁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威印青囊舊事紉彈官印綬在前故也後魏掌紉禁內朝會失時服章違錯饗宴會見悉所

卷之四十五

志餘

三六

史之

侍御史於周爲柱下史老聃嘗爲之秦時張蒼爲御史主柱下方書一名柱後史謂冠以鐵爲柱言審固不撓也亦爲侍御史其舉郡國孝廉第四科云有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後漢以公府掾屬高第補之或故牧守議郎郎中爲之唯德所在初上稱守滿歲拜真出劇爲刺史二千石平遷補縣令見中丞執板揖順帝復絕他選專尉宰士有三缺三府各一舉劾案章事無大小尚書受成而已威烈

御史舊式不隨臺主簡代延昌中王顯有寵於宣武
爲御史中尉始請革選此後踵其事每一中尉則
更簡代御史自開皇之後始自吏部選用不由臺
主唐自貞觀初以法理天下尤重憲官故御史復
爲雄要其將除拜皆吏部與臺長官宰相議定然
後依選例補奏其內詔別拜者不在其限

舊御史逢長官于途皆免帽降乘長官執轡辭而止
焉乾封中王本立爲侍御史意氣頗高途逢長官
端揖而已自是諸人或降而立或一足至地或側

鞍弛輻輳重無恒開元以來但舉鞭登揖而已

武后時刑獄滋章凡二臺御史多苛刻無恩以誅暴
爲事猜阻傾奪更相陵擣此其爲弊也侍御史之
職有四謂推彈公廨雜事定殿中監察以下職事
及進名改轉臺內之事悉主之號爲臺端他人稱
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端最爲雄劇食坐
之南設橫榻謂之南牀殿中監察不得坐凡侍御
史之例不出皂月則遷登南省故號爲南牀百日
察其行止出入揖讓去就殿中以下皆稟而隨之
先後皆失者有罰其太極以前二臺朝列之制侍

御史與殿中隨仗入分居兩行承認者各五日有
旨召御史不呼名則承認者出

殿中侍御史彈舉違失號爲副端閣門之外百寮班
序有離立失列畜驕而不肅者則糾罰之其正冬
大會則戴玄纁乘馬加飾具服上殿供奉左右或
缺則吏部以他官攝之其郊祀巡幸大備鹵簿出
入由旌門者監其隊伍

唐監察御史十員裏行五員掌內外糾察并監祭祀
及監諸軍出使等監察御史職知朝堂正門無籍
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西鳳閣南侍殿中侍

御史以上從觀象門出若從天降至開元七年三
月勅並令隨仗入閣罪人當答於朝者亦監之分
爲左右巡糾察違失以承天朱雀街爲界每月一
代將晦即巡刑部大理東西徒坊金吾及縣獄若
蒐狩則監圍察斷絕失禽者量宜劾奏

隋末亦遣御史監軍垂拱三年十一月鳳閣侍郎韋
方質奏言舊制有御史監軍今未差遣恐虧失節
度武后曰將出師君授之以斧鉞閭外之事皆使
裁之如聞比來御史監軍乃有控制軍中大小之
事者須承稟非所以委專征也以卑制尊理便不

可不計

宋陳忠肅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嘗言人主托言者以耳目固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況以訐爲忠無補於時又傷治體

宋傅簡獻公嘗論事上不從因曰卿何不言蔡襄公曰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公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言事臣不敢

卷之四十

志餘

二十九

宋孫參政忬爲御史中丞薦唐質肅哭中復爲御史人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孫荅曰昔人耻是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孫晚年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爲無愧耳

宋宰相蔡確坐詩語譏訕中臺諫章疏交上必欲朝廷誅確宰相侍從皆謂當然范忠宣公獨以爲不可遂于簾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爲法式此事甚不可開端

元世祖至元七年趙天麟上策請更定憲臺品秩策

略曰方今御史臺官內有監察院以隸之外有廉訪司以承之所以徹肅百寮風憲萬姓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御史之職非天子視聽之官而何哉是以霜蘭露車栢林右室昭其清也授以立秋象以焚惑昭其嚴也鷹擊之諭豸冠之服昭其威也千步清道王公遜避昭其重也中書門下並爲三司昭其貴也五者備矣然後能觸佞指邪彰善彈惡使雄奸巨媚膽破聲消封豕長蛇骨寒心顫則狐狸眇眇毒蟲蠹微毒將不治而自息矣今國家令

卷之四十

志餘

三十

御史臺凡百官之非違諸司之案牘朝會祭祀之事理斷失宜之類以至於該載不盡應合糾察者並行糾察之其制可謂恢而不漏矣然阿合馬擅政於前桑哥弄權於後雖牛馬走亦知側耳而憎也而臺官以下察院之屬閉口吞聲見如不見宴居高坐聞若不聞此由省府之職秩懸隔而不敢抗衡故也伏望陛下厲憲臺之風采俾行省以齊階首之以御史大夫一員使與行者首官品秩相同其餘員位以次陞之又宜命監察御史與六部侍郎品秩相同又宜立繡衣使者八員於中丞之

下執同侍御史使之分使天下專糾行臺及廉訪司之不如法者又內臺或有愆違宜命天下皆得舉法如罪狀明白委爲故犯重則投諸四裔以禦魑魅輕則免官禁錮放歸里間如或妄舉反坐其人聖王之御下也用而不疑疑而不用委任之而體貌之及其得罪則是臣下自以其罪加乎身也幸從臣言則邪佞難蔽而中外永清矣

國朝懿典

洪武元年十二月置登聞鼓于午門外日令御史一人監之凡民間詞訟皆自下而上或府州縣官及

南齊書卷之四十

志餘

三十一

按察司不爲伸理及有冤抑重事不能自達者許擊登聞鼓監察御史隨即引奏敢阻告者死其戶婚田土諸細事皆歸有司不許擊鼓

洪武三年六月禮部尚書崔亮等言殿中侍御史職專糾劾殿廷失儀者監察御史職專糾舉大朝會百官失儀者知班職專檢察班行日與侍儀司官隨同朝班出入有失者以報殿中侍御史糾治從之

洪武四年正月 詔立內城門禁之法守門指揮千百戶日一更代士卒二日一更代凡內官內使出

人皆用號牌若有以兵器雜藥到門論如律門守軍士失於覺察者罪如之若車駕出行則御史一員臨門察視

本月御史臺進擬憲綱四十條以上覽之親加刪定詔刊行頒給因謂臺臣曰元時任官但貴本族輕中國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風憲豈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無間南北風憲作朕耳目任得其人則自無壅蔽之患

洪武四年閏三月二十七日 上嘗御東閣方免冠而櫛御史中丞陳寧侍御史商嵩來奏事 上見

南齊書卷之四十

志餘

三十二

之遂移入便殿遣人止寧等毋入櫛已正冠而出閣始 命寧等人見

洪武六年五月初八日 賜監察御史蒼祿與權羊酒仍賜其妻緇衣一襲白紵衣一襲

洪武七年八月刑部侍郎茹太素言三事其一檢舉卷宗自中書省內外百司悉聽監察御史按察司檢舉而臺省互相檢舉法則未盡善在內監察御史文卷御史臺檢舉在外按察分司文卷總司檢舉總司文卷守省御史檢舉獨御史臺行過文書未有定例直令守院監察御史一體檢舉

洪武十年正月初七日工部奏差官張致中上書言
三事其一曰監察御史乃朝廷耳目之寄精要之
司宜擇在朝老成蹇諤之士或有司官屬公明廉
正者俾居其職庶知官民利病激濁揚清以佐治
化書奏上覽而嘉之

洪武十四年十月初定考劾之法在京六部五品以
下太常寺國子監屬官聽本衙門正官察其行實
驗其勤怠定為稱職平常不稱職五軍各衛首領
官俱從監察御史考劾各三年一考九年通考黜
陟其四品以上及通政使司光祿寺翰林院尚寶

司印信等官

卷之四十一

志餘

三

功監察給事中承勅郎中書舍人殿庭儀禮
司判祿司東官官俱近侍監察御史為耳目風紀
之司太醫院欽天監及王府官不在常選任滿斥
陟俱自取上裁直隸有司首領官及屬官從本
司正官考劾任滿從監察御史考覈

洪武十五年九月初四日詔以監察御史之印鑄
其文曰繩愆糾謬

洪武十五年十一月命都察院以巡按事宜頒各處
提刑按察司凡府州縣社稷山川壇壝帝王陵廟
必令修潔祭祀以時忠臣烈士未入祀典者孝子

順孫義夫節婦未旌表者必詢訪其實以聞與舉
學校察吏治得失載豪強均賦役存問鰥寡孤獨
廢疾無以自振者伸理欲囚冤滯稽考諸司案牘
官吏廉能者舉之貪鄙者黜之徵求遺逸以進諸
朝賑贍流民以復其業倉穀錢糧必會其贏縮山
川道里風俗物產必知其所宜來朝之日則條列
以聞著為令

洪武十七年正月定都察院官品都御史職掌風紀
副都御史為之貳凡大臣奸邪小人
福亂朝政則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則劾凡學士不
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求進用或才德無聞挺
身自拔則劾以憲綱督監察御史凡監察御史出
巡復命覈其稱職不稱職聞上凡考察內外百官
會於吏部選用風憲亦如之凡讞罪囚鞠大獄會
於外朝或京畿道凡有冤抑與雪理凡制訊囚徒
會刑部大理寺凡畿省死刑讞平之奏上

卷之四十二

志餘

三

三

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定考績之常法以監察御
史乃耳目風紀之司及王府官屬俱不入常選任
滿斥陟取自上裁如才德出眾與謹守官箴夙
夜奉公特蒙陞擢者難以例拘

本月二十日監察御史王常奏廬州府同知李順以官倉廳爲架閣庫知事趙謙賣馬於民多取其值上曰御史居風憲常持大體乃撫拾小事如是耶皆勿問

本年閏十月十四日 命天下諸司刑獄皆屬刑部都察院詳議平允又送大理寺審覆然後決之本月十七日 上御華蓋殿諭都察院等官謂各布政司所擬刑名其間多有人命重獄恐有錯誤所以俱令具奏轉達刑部都察院參考仍發大理寺審刑司詳擬已著爲令今後直隸府州縣所擬刑

自京察院志

卷之四十

志餘

三五

名其令一體具奏都察院議以爲直隸府州縣所按囚犯除笞杖輕罪就令斷遣凡徒罪死刑備疏囚犯情詞具奏仍依諸司職掌定制申達刑部參考原由察院發下推問者仍申本院然後轉發大理寺審刑司詳擬奏聞取 旨

本年十二月左都御史詹徽奏太平府民有毆死孕婦律當絞者其子乞代父刑詔大理寺詳議大理卿鄒俊議曰子代父死情固可矜然死婦繫二人之命寬曷由伸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由貸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男詔從其議

洪武十九年四月 詔遣御史蔡新給事中宮俊往河南檢覈被水人民有賑濟不及者補給之 上諭之曰民之被水旱者朝夕待哺已遣人賑濟朕恐有司奉行不至有賑濟不及者不得粒食頻于死亾深用憫念特 命爾等往彼覈實有未賑濟者卽補給之又曰君養民如保赤子恒念其饑寒爲之衣食故曰元后作民父母爾等體朕至懷本年五月監察御史蔡新等檢覈河南開封府民被水患而賑濟不及者三千一百戶補給鈔三千八百四十五錠

自京察院志

卷之四十

志餘

三六

本年十二月左都御史詹徽上言 陛下於刑獄每存欽恤蓋欲期于無刑而頑民狎玩犯者不止臣愚以爲莫若嚴刑以制之使知所畏而重犯法上覽之曰刑不可使縱弛亦不可使過嚴縱弛則爲惡者無所畏過嚴則爲善者或濫及用刑之道但貴得中得中則刑清失中則刑亂而政衰矣如爾所言恐流於濫其可哉

洪武二十年四月都察院左都御史詹徽有軍人犯罪當杖其人常兩得罪幸有免矣今復不悛信非良善宜游輪前罪誅之以懲其餘 上曰前罪旣

有今復論之則不信矣用刑而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之則為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為濫刑今罪未至於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杖而遣之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遣進士分巡郡邑廷議以為新進士未經事體令行監察御史事而以久任御史一人與俱皆厚而遣之

四月二十二日 命都察院遣人往諭按治江西監察御史花綸等自今惟官吏貪墨鬻法及事重者如律追問輕者但錄其過毋舉細事以興大獄知

明都察院志 卷之四十一 志餘 三十七

府縣官俱當 問必存署事者一人俟代者至然後逮之時綸至江西欲張威名有司受逮者衆上聞之故有是命

洪武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一日監察御史許性巡按河南上言自開封永城至彰德夏春曠旱麥苗疎薄農民所收無幾今年夏減半徵收左都御史詹徽以其欲希旨要譽請罪之 上曰朕宵旰圖治以安民生故遣御史巡行以廣耳目御史能恤民隱以達下情朕所樂聞豈可罪耶即命有司賑濟仍蠲其租

洪武二十三年閏四月十八日 上以都察院及刑部官有由者民除授者年老難于步趨 命兵部各以馬賜之

本年八月改鑄監察御史印先是既分察院為河南等十二道每道鑄印二其文皆曰繩愆糾謬守院御史掌其一每道置御史或五人或三四人以次掌之分巡印一藏於內府有事則受印以出復命則納之至是左副都御史袁泰言各道印篆相類乃 命改其制守院印十二如浙江道則曰浙江道監察御史印餘道並同其巡按印則曰巡按浙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四十 志餘 三十八

江監察御史印餘亦如之惟浙江江西直隸十府州事繁劇每道置印十餘道皆五

洪武二十四年十月十二日江西建昌府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一曰順養聖躬二曰慎擇老成之臣三曰攘夷狄四曰精選有司五曰褒封祀典六曰減省宦官七曰調易邊將八曰採訪廉能九曰增置關防書奏 上覽之曰所言知時務達事變但調易邊將未然而關於政體者多是可佳也遂命擢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朔五日按察司官入 觀監察

御史鄭大初其能肅綱正風化除奸屏盡
激濁揚清率皆備員竊祿以致獄訟繁滋枉真莫
辨有司病民恬不加察遂使廉者無激勸之方貪
者長僥倖之至宜以各官付法司推鞠非才者黜
罷詔勿問 命都察院爲文戒飭之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 皇太孫嗣位十一月監察
御史解縉謫河州衛吏洪武中縉上封事 太祖
喜之兵部尚書沈縉忌其年少得上意乞改御史
使遠於上縉時時直言 太祖慰諭賜鎰曰汝歸
且讀書著述縉歸家八年 太祖崩縉來奔喪有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四十

志餘

三九

孝

司劾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謫河州衛
吏

建文二年三月初一日改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御史
大夫宴於新署賜監察御史衣一襲

十月初一日御史大夫練子寧執李景隆于朝數其
罪請誅之不聽子寧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臣
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

永樂元年二月二十四日 上慮獄囚有淹滯冤抑
命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今後囚罪須五日引奏仍
依洪武中例會官於奉天門審無冤抑然後施刑

永樂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左都御史陳瑛言監察御
史車舒怠惰不事事請繩以法 上召舒諭曰朝
廷擢爾憲紀之職爾日所治何事試言之舒不能
對又問人謂爾都不事事唯嗜安佚信有之乎又
無以對遂謫戍邊顧謂瑛曰御史當用清謹介直
之士清則無私謹則無忽介直則敢言不能事事
者悉斥之

永樂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召監察御史張循理斥御
史洪秉等爲序班初 上命兵部尚書署吏部事
方賓簡南京御史之才者召來賓奏張循理等二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四十

志餘

四十

孝

十八人可用 上問其出身賓言循理及顧佐張
睿歐陽謙等二十四人由進士監生洪秉龍士安
等四人由吏員 上曰古者用人雖不專一途然
御史朝廷耳目之寄須用有學術識達治體者安
可用吏此選司之弊遂命賓斥秉等爲序班繼今
御史勿復用吏又遺書 翰林太子亦如之後循
理等入見 上悉親問之以歐陽謙文學稍優改
翰林院編修內四人以迂儒出爲知縣

永樂八年二月十六日 皇太子謂左都御史陳瑛
曰五城兵馬專以巡警京城若畏避權勢縱惡長

奸將小人得志良善受害爾其戒勵之使各修厥職

永樂十一年十月二十日遣副都御史李慶齋監書命皇太子錄南京獄囚罪情重者繫獄聽決雜犯死罪以下皆贖罪例發遣時天氣向寒上慮獄囚淹滯故有是命

宣德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命南京法司不得理在外詞訟時奸偽之徒欲誣陷良善多構虛詞赴南京法司輒逮問致有濫死無辜者上聞之命行在刑部都察院移文禁止凡有告訐者俱送北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四十

志餘

四十一

孝

京惟京城軍民詞訟許其鞫問

宣德四年十月十二日河南道監察御史徐訓等上言臣等切惟御史巡按一方職在糾察官吏鋤剔貪邪伸理冤抑咨詢民俗宣布政化責任甚重非有司可比故凡御史差遣分巡追問等項本院官遵守成憲必引於御前請旨點選慎重其事近年已來五府六部凡有公事未完不分大小輕重輒便擬奏委任巡按御史催辦況五府六部各有官屬可遣巡按止是獨員若從所委編歷郡縣職專催辦非重風憲之職矣乞勅五府六部自今果

有重務當御史督理者明白具奏取自上裁不得仍前輒行差委庶幾憲綱可以振舉上覽奏諭行在吏部尚書郭璉曰御史言是從之

宣德五年二月勅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敏等放遣採木軍夫初遣敏往徽州督民採木以給京師敏施設無方不善撫下徒勞無功上聞故勅罷之令敏還仕

宣德六年二月監察御史胡智奏在外諸司進賀表箋所遣官員因無廩給例不得宿館驛投止民家不無褻賁又御史任紀綱之職受耳目之寄糾劾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四十

志餘

四十二

孝

百寮肅清庶政若巡按一方則御史以朝廷所差序于三司官之上或同三司出理公務三司官皆乘馬御史獨乘驛驢頗失觀瞻自今請許進表官宿驛舍御史得乘驛馬為宜上諭行在兵部臣曰御史所言亦合大體其從之

宣德九年四月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舒顥奏奉命閱瓦壩抽分竹木局案牘及盤點北年以來抽分竹木等物其數累鉅萬計並不苦蓋燥濕不調腐甚多今堪用者十無二三已執本局官吏問罪其工部職當提督全不經意以致廢壞右侍郎鄭

辰及所屬郎中等官俱合究治 上曰抽分局自有主典工部總其綱而已其餘官屬皆取罪狀亦姑記之辰不必問

正統三年十二月 命南京每遇 聖節冬至正旦朝賀習儀及拜進表文照例御史糾儀其文武官不具朝服并撓越班次嬉笑褻慢者究治如律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與言請也

正統五年正月監察御史軒輗言近奉 勅諭風憲之建所以肅百寮而貞百度也憲綱所載凡御史分巡追問審理等差必取裁於 上不許濫差今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四十 志餘 四十三 孝

各司仍前不遵甚非 朝廷委任風憲之意況御史職掌內則糾劾百僚伸理冤枉照刷文卷審錄罪囚事非一端外則巡按地方州縣數多尚未能盡若復委辦雜務不惟有悞干事抑且職任不專臣請自今皆宜遵守 先帝 勅旨憲綱事例果有重務應合督理者亦須取自 上裁則事體歸一委任亦專 上嘉納之命即施行

本年三月右副都御史朱與言言二事一南京各衛所官軍將原關馬匹馱糧料且騎坐其上以致傷例者多乞 勅總兵鎮守等官各委官巡視如有

違者旗軍執送法司問罪追罰馬匹若軍官先追罰馬然後類奏提問一天下舖舍司兵將公文稽遲擅開窺泄事情及藏棄增減其弊多端乞 勅巡按御史及按察司分巡官往來挨查如有不悛者鞫問治罪發戍邊衛從之

本年四月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奏會同右副都御史周銓議得南京各衛所屯田餘糧若於在外官倉交納令在京官取給隔遠不便宜令運赴南京利便水次聽各衛委官見數兌論其應納屯所糧亦令委官就彼見數准給屯所官軍江北衛分屯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四十 志餘 四十四 孝

田亦依此例為便行在戶部請准其言不為通例從之

本年九月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與言誥命并贈其祖父母父母妻時與言自陳臣賴父母育教祿不逮養欲得推恩褒贈若候九年恐臣年老不可得乞憫愚懇乞先賜頒給庶少贖不孝之罪 上以與言老成廉介特允其請

正統七年八月 命設小鹽倉於南京清水潭岸時監察御史王驥奏各初設鹽倉檢校批驗所於龍江關以貯掣下客商餘鹽其時於關下石灰山掣

鹽池受其便近因江水衝決舟不能泊乃徙鹽池所清水潭而鹽倉如故相去三十餘里事甚不便請別立小鹽倉於清水潭以便收事下戶部遣官覆視遠從其請

正統八年二月裁省南京各衙門官員內都察院司務一員司獄三員先是南京戶部主事蘇洪奏南京事簡官多乞裁省章下吏部會議量事繁簡斟酌減省其數以聞上從之故有是命

本年 月南京右都御史周銓及十三道御史並下獄銓先督南京糧儲時諸御史嘗劾其貪暴深憾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四十一

志餘

四十五

孝

之及掌院事置功過簿督責諸御史詰旦而言曰晏不輟御史范霖楊永等不能堪乃合疏言銓不法事詔徵銓詣獄銓亦計奏諸御史俱逮至未白而銓忿得心疾死於是諸御史或降或謫而霖永以首建議獨得重罪永亦忿死獄中霖以恤刑得減死出獄數日亦卒

景泰三年四月右都御史張純奏舊制兩京各設飯堂一所官備廩米養濟貧病軍民近者戶部以樽節糧儲俱令停罷遂致貧病軍民無所依賴乞仍舊開設遂差公廉御史給事中不時稽考庶幾上

無妄費下沾實惠從之

成化十四年東班官若聞有甲兵聲因辟易不復成列衛士爭露刃以備不虞久之始定莫知其故上命御史究其事所從起竟莫能得也

成化十五年内官奉旨宣諭六科十三道曰牟俸職居風紀大肆貪婪馬文升撫循無方用致邊患科道官互相容隱緘默不言可自陳狀於是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合詞請罪詔廷杖人各二十時文升謫不以罪俸賊証未明俊等莫有論列及承詰責而又不敢辨明冀以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四十一

志餘

四十六

孝

吳辭復免竟被杖云

本年十二月復設南京東西北城并中兵馬指揮司副指揮各一員先是南京監察御史談俊奏南京各城兵馬指揮司先年實因事簡裁革副指揮二員今東西北城并中兵馬司事繁地廣分宜不周宜復設爲便吏部覆奏上從之

成化十六年南京科道陳金周鉉等言南京地震有聲白毛頓長猛虎近城傷人且當春陽和煦之時而寒風淒雨有類秋冬臣惟根本重地災異獨甚皆大臣不職所致劾南京工部侍郎劉俊兵部侍郎

郎馬顯禮部侍郎李本國子祭酒王慎皆有干清
議乞罷歸田里南京六科給事中周鉉等亦以爲
言且及左副都御史胡拱辰鴻臚卿李路章下吏
部覆奏俱留治事

弘治十年五月先是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張悅奏
本院并南京刑部當杖斷罪囚之時例委御史主
事及南京錦衣衛千百戶會同杖斷緣杖所去本
衛懸遠千百戶率不能早會以致罪囚久待校尉
人等因嚇取杖錢及杖畢日已晚不得發落仍復
收繫以待旦問遇雨雪尤所難堪請自今比照在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四十一

志餘

四十七

京事例止令御史主事會同杖斷不必再會千百
戶其行杖之人就用地方火甲不許復用校尉爲
便得 旨俞允南京錦衣衛復以舊例執奏事下
法司再議於是南京刑部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
會同議奏請仍如悅議從之

正德元年逮南京六科給事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
薄彥徽等二十人上疏乞黜權閹正國法留保輔
以安宗社劉瑾大怒捏 差官校俱逮繫錦衣獄
瑾仍捏旨劉瑾呂坤及戴銑薄彥徽等二十人各
廷杖三十除名爲民

正德二年七月南京監察御史郭郭奏 孝陵行香
諸司大小官通行陪祀而怠惰不至者甚多宜倣
天壽山諸陵禮制每遇時序分行禮仍置籍以備
監官察舉禮部覆議 天壽山諸陵去京城百里
外陪祭官往返必三閱日若 孝陵則在南京朝
陽門外往返甚易與此不同且行香禮儀行之百
年已爲定制但日久玩易不免廢弛宜今南京文
武百官遵守如故其有假托偷惰者聽監察御史
具名以庶乎人心知懼而典禮不謬從之

正德十年十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黃珂進表至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四十一

志餘

四十八

京奏乞還鄉祭掃許之令乘傳歸

正德十六年九月兵部覆南京監察御史鄭慕言京
營官軍往往爲轄占役鬻放以致行伍不充官馬
則私賃與人而受其直禁例素嚴法久人玩請敕
各營官敢蹈此者罪無赦仍許本伍人得實奏聞
上從之

嘉靖元年十一月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王懋中言
臣按律云在外六品以下有犯聽分巡御史及按
察司官徑自提問今各官仍一槩奏請令奏牘頻
繁獄情淹滯請得以律令從事報可

本年十一月刑部覆南京福建道試監察御史朱泚奏請行各巡按嚴飭司府州縣正官務要在哀矜罪囚時其決遣而寬其罰贖仍令按季爲籍以進其守巡官不得坐守一方提人數百里之外勞民動衆違者罪之 上從其議且命所司申明舊例嚴加禁約

嘉靖二年十一月南京御史王文等言都御史盛應期巡撫江西吏民畏服宜久任超遷以責成功及各撫臣有惠政一體獎留部議以爲當 上曰專任審聽朝廷馭臣之道今後巡撫官歷任四年之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四十一 志餘 甲本

上功績顯著者其降勅增秩如議

嘉靖八年右都御史王公燾擢掌南臺舊規內守備進表取兩御史替禮公曰中官行禮豈可輕用朝廷耳目之臣乎乃執不與遂著爲令

本年八月裁革南京都察院都事檢校各一員浙江等十三道御史各一員

嘉靖十年九月南京給事中林士元御史馮恩等請加累年朝覲考察故事南京科道先上彈章使部院有所據考其冒陞京堂得漏網者聽臣等舉奏掌院事都御史汪鉉言彈奏在考察之先則部院

惑於其言恐去留有所遷就而科道或有報復之私拾遺於考察之後則都院得虛心詢問而科道未嘗失彈劾之權都院諸臣苟有不公尚懼言官之議其後也宜准成化弘治故事 上以其言下吏部命查舊例以聞吏部覆言往年朝覲考察論劾先後未有定例據嘉靖七年都御史李承勛所奏則論劾在考察之後據成化二十年南京御史朱守恕等所劾則在考察之前然臣等竊謂不當計先後當計公私其論劾在科道斟酌在部院權衡亦不自失自今朝覲之歲宜令南京科道論劾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四十一 志餘 甲本

方面官各舉其實於十二月終具奏俟部院考察臨時參合以爲去留報可

嘉靖十一年七月南京都御史萬鏜奏南京各衛屯田因無專官巡察政多廢弛乞如在京巡屯御史例以論在京在外各衛直隸巡屯御史管理戶部覆奏從之

萬曆十三年有巡視下江御史沈汝梁借交際爲名濫取贖銀私入都御史辛自脩發其諸貪狀 上曰朝廷選差御史正要他除奸禁弊激濁揚清振肅風紀沈汝梁這厮乃敢先自犯賊何以糾正有

司既屢有明旨禁絕賄賂如何故違公行無已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校柙解來京問辛自脩到任未久能督察屬官執法糾舉公正可嘉今後兩京堂上官都要潔已奉公檢飭所屬以副朕儆肅臣工至意都察院知道

萬曆十五年某御史用紅票買米減半價經紀持票擊鼓告之都御史海瑞瑞大怒欲加懲治諸御史懇求得免仍扶皂隸三十革役荷校于某御史之門一時六部兩衙門與府縣聞風凜凜不敢妄取市物某御史甚恨之及瑞故某御史同諸御史入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四十

志餘

三十一

其內見瑞受用清苦有寒士所不能堪者某御史乃曰回吾怨恨之心矣

贊謹按志者識也夫子憲章文武於識大識小成兢兢焉傳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法度夫識法易也識意則難矣二南諸什如采芣芣伐條肄皆至微瑣事然能令讀者恍見文武之意於千載上其識之也固宜又曰周因於殷禮未因并止因其法也蓋莫不有意焉倘前王之意不傳即後王之意不見夫子在周言周而不廢言夏言殷也亦宜必達志南臺事 皇綸以下亦既纒

記諸書當所云周官法度者是耶非耶抑亦聖賢精忠固可仰窺即周漢以還亦靡不珠璣繁而日星懸也媿無當于賢不賢之數夫寧敢過而遺之與蒐而輯之命曰志餘餘者不盡之謂語有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掛一漏萬統俟憲章君子

南京都察院志卷之四十

終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四十

志餘

三十一

南京都察院修志始末

自有書契而有史有史而先聖之典謨係焉故
元紀國家之儀式謂之志述往昔之言行謂之
傳固曄所纂二漢是也至陳壽三國則以史爲
志矣於是有合志有分志合志如括地九域之
類分志如華陽豫章之類皆就地而志者也若
周禮之六卿漢表之百司非就官而志者乎我
高皇帝監古酌今創垂盡制立御史臺以司風紀凡
以下之糾彈百職上之匡弼

朝廷卽倣古明日達聰意之暨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四十

志餘

五十一

成祖徙都北平雖臺制無改而憲務稍希然倚天塹
爲險阻特設操巡秉憲六軍萬姓蒐練拊循以
壯我根本重地至南林白簡朝發夕馳舉朝奉
爲功令則南又稱重於北矣二百餘年以來政
蹟爛然渙而無紀今

上御極之初首羅鴻鉅並入臺班一時師濟相遊真
可謂星聚斗間而炳焉與三代同風也

大中丞徐太宗師挈大綱之總領憫遺緒之淪亡
合謀同堂共修志乘以圖不朽而屬本衙門歷
事諸生沛執筆與

沛縣令以來夙夜

諸宗實錄大明會典志通志郡邑志及諸名
公所堪外史若干家凡有關於留臺者傍案實
搜篇採句摘歷半載而成稿以進自謂題鼠之
技窮已然曹掄宴邦須藉取材大楚小巫淺術
終期就正神威於是

徐太宗師親加刪削裏所承備面命耳提俾沛得
循繩按墨以次而甲乙之又復半載始付剞劂
於以徵往詔來傳示永久豈惟

昭代之憲度著明法守盡一靡不釐然可考卽古

文豸繡之型模亦未有盛於今日者也嗟乎

南京都察院志

卷之四十一

志餘

五十二

秋之文一經筆削游夏不能贊而左丘明獨得
附驥千秋非沛之遭遇乎雖然抱甕誠拙汨汨
之勤可錄美矣非嘉區區之意宜宣聊書數語
於志尾以識編纂之顛末云爾

天啓壬戌孟冬朔南京陝西道歷事生臣施清謹
識

南京都察院志四十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施沛撰沛始末未詳其修此書時則爲南京國

子監生時董其事者爲操江副都御史徐必達亦

天啟初因修兩朝實錄而作也

江右名賢編二卷

〔明〕喻均 劉元卿撰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江右名賢編

二卷〉提要

名賢編敘

江右為寰宇輿區，香蛇壇

扶輿磅礴鬱積，以故士

生其間，休光芳聞，焜耀今古，自兩

都八代蔚然霞舉，迨

昭代道化淪洽，畸人勛弼視昔有加

焉。譚道績學則驚鹿澠，其淵錯彩

振猷則螺芝絢其色，抗節守忠則

玉筍彪其英，先後輝映不可尚已。

不佞入是鄉，未嘗不想見諸君子

之為人，顧舊有國乘凋謝者，歲月

已深，既走簡繡，延國中耆碩續輯

之且成緒矣，私惟篇帙浩繁，師程

尚遠，復屬喻憲使劉孝廉暨諸文

學分類而約編之為目十有一為
氏二百四十有八蓋探玄珠於赤
水採羣玉於崑圃此其畧具矣昭
德颺美不佞事也故特表而章之
俾四方人士誦江右名賢之盛彬
彬如是即匡岳蠡澤有榮施哉抑
聞之鳳苞在望羽儀者比躡龍門
在御登矚者興思諸君子雖翩々
遄矣流風餘韻今古猶旦莫焉則
睹而思々而奮千載私淑洋々乎
展編具在固後賢事矣至於卓致
軒品尚軼聞見之外及東於例而
未載者若萬安之蕭司馬南城之
羅督學輩未易縷舉則所俟同志

君子於將來爾憲使名均新建人
孝廉名元卿安福人至先後協理
襄厥成者大叅趙君健也
萬曆壬辰秋七月之朔東郡秦大
夔識



東郡秦公以直指使者

索闔省山川風土官司政教

材物產之故無獲焉則具玄經

四聘其名碩考典衷憲具為省

通志有端矣既而嘆曰夫余也

法官也主明法紀以飭法而教

其本也又巡以歲代即欲章志

貞教無繇焉與專之法痺惡以

懾其衰心乎無寧樹之風標終

善啓其良心俾有興也人興行

而教刑矣於是屬喻憲使劉文

學衷江右名賢為編先焉先之

也者風之也編成為卷者二為

目十有一為名賢二百四十有

人授首簡不佞為之序不佞

竊嘗仰窺夫化理而知盈天地

間一氣也是氣之所磅礴峙之

為山為嶽流之為川滙為澤皆

上繫夫星土產育庶類百材生

焉而得靈且秀者為人賢何莫

非天必物各正其形性而後成

其為天人得是氣以命生戔戔

乎高山洋洋乎大澤時平乎列

之為名臣以翊國是其陂也著

之為節義以植人紀而理學也

者反之身心性情以盡人原之

天命率性以達天又國是自出

人紀所自立也推之為忠諫以

臣君為方正以祗身為清介以
範俗世亂則卷而懷之為隱逸
敦而行之為儒行而治功文學
孝友各以其所造名焉何莫非
人必人各備其志行而後成其
為人天成其為天而後能兆變
化而庶類繁人成其為人而後

能府萬物而三才官不即彝倫
數而世道隨之亦且如教治何
哉故有國家之寄者於人賢必
褒表揚厲樹之風以維世俾來
者儀而象之則而倣焉以繩引
於無窮斯錄之所以志也教之
大務觀風者之道也直指君

之或曰錄統繫之可矣而區分
何也曰教道然也唐虞矢謨必
三德六德後明祗敬然後能九
德成事翕受以敷施孔門設教
必四科六學德成材達而後洙
泗之間颯颯乎生民獨盛也故
區分之也錄無遺無僭乎曰風

道然也耳目之所未及載紀之
所弗周評隲之所剗量詎無遺
脫詎盡無爽而標表以軌景舉
一以例百固風之之道也或又
曰得無有進此者乎曰有之其
人而天乎夫陶彭澤之隱天隱
也以世晉宰輔恥屈身異代人

道貞矣而天豈去此任真無
匪仁曷依匪善曷敦此其隱詎
易名乎哉歐陽子之在政府也
退然讓韓魏公為之下而引君
當道臨大節矯其不可奪也相
道光矣而其學由韓愈孟子以
連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
合於大道其徒推尊之曰天未
喪文象山子之本悟悟宇宙之
無窮盡也舉四悔之遠千百世
之上下歸之乎心同理同曰欲
自異焉而不可得近世王文成
之學實本之而今也大昌其昌
也江右諸君子之力也何也以

彼其實詣而致虛而即其虛明
圓朗者實際之也而所繇者天也
他若文丞相之忠大忠也化而
安衣帶贊見焉吳聘君之學質
學也篤而一日記著焉胡叔心
進德居業兩輪一轂循循乎伊
洛以達天至

國朝諸名臣碩輔若楊文貞彭文
憲何文肅戴恭簡之倫皆精白
一心守道輔德功施乎廊廟而
人者謂之江右之產可也縣以
為江右之名賢已也可乎哉讀
是編者感而興興而奮由鄉國
而進之天下以尚友可知所

衷矣乃不佞承人乏以督撫斯
土也督以經武衛撫以洽文治
惟弗戢是懼而文治者武備之
所自出也獲呈編有師焉有資
焉得觀感思齊焉藉為憲以免
於戾其余之幸也夫其余之幸
也夫

萬曆壬辰歲中秋日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蜀天彭邊
維垣撰

高麗

中國志

師

江右名賢編目錄

上卷

名臣

陶侃

周訪

晏殊

陳恕

王安禮

歐陽脩

李常

胡銓

王剛中

陳康伯

曾開

周必大

趙汝愚

彭龜年

劉應龍

馬廷鸞

陳宗禮

劉松

朱善

胡儼

胡縉

楊士奇

金幼孜

蔡

周忱

李時勉

直

劉儼

况鍾

時

何喬新

張敷華

武珣

羅玘

汪俊

汪偉

熊浹

費宏

李遂

吳山

曾鈞

以上共四十一人

節義

羅企生	周 虺	陳 喬
洪 皓	鄭 驤	徐宗仁
黃從龍	李成大	江萬里
曾 志	張日中	李 邈
歐陽珣	楊邦乂	陳元桂
侯列寬	文天祥	謝枋得
陳繼周	許 瑗	于 光
龍 鍾	練子寧	周世修
曾鳳韶	王 艮	顏伯瑋
王 省	鄒 瑾	胡 閏
理學	已上共三十人	
羅從彥	陸九齡	陸九淵
劉清之	張 洽	李 燾
黃 灝	吳 澄	吳與弼
張元禎	胡居仁	張 吉
羅 倫	羅欽順	鄒守益
歐陽德	聶 豹	李 中

何廷仁	黃弘綱	羅洪先
魏良弼	劉 陽	劉文敏
劉邦采	萬思謙	已上共二十六人
忠諫		
熊 遠	劉 敞	朱 京
章 穎	孔文仲	幸元龍
胡夢昱	姚 勉	范敬先
劉 球	廖 莊	鍾 同
楊 瑄	吳世忠	余廷璜
詹 軾	舒 芬	王學夔
丁 湛	劉 魁	劉 臺
傅應禎	已上共二十二	
方正		
何 湯	孫立節	王安國
劉 恕	李 朴	曾 幾
施師點	周執羔	晏啟復
蕭 燧	楊萬里	張大經
陳仲微	徐鹿卿	涂元杰

馮去非	湯漢	王英
陳壽	楊庶	朱廷聲
熊卓	余祐	歐陽一歌
吳悌	周延	姜儀
已上共二十七人		
清介		
喻猛	雷義	陳重
張載	龔鏗	劉實
孫需	向瑤	
李遷		
徐穉	袁京	合
翟湯	翟法賜	合
陶潛	雷次宗	合
劉渙	蔡必大	合
梁寅	陳德輝	已上共十四人
儒行		
李潛	陸九韶	陳文蔚

徐大雅	胡安之	饒魯
謝諤	曾鞏	虞集
劉仲質	胡廣	婁諒
劉定之	徐紀	教英
章袞	陳九川	呂懷
魏良政	彭簪	黃玄齡
已上共二十一人		
治功		
孔恂	夏執中	范應鈴
色恢	冷應徵	羅通
王槩	高明	郭紳
劉永	毛伯溫	桂夢
丁以忠	吳桂芳	朱衡
譚綸		已上共十六人
文學		
劉春虛	鄭谷	盧肇
王安石	黃庭堅	汪藻
李觀	洪邁	陳騄

馬端臨

呂南公

彭俞

胡仲雲

范梈

揭傒斯

張九韶

余鼎

曾蔡

聶天年

況叔祺

余曰德

已上共二十一人

孝友

沈季銓

廖洪

易廷慶

張根

申世寧

洪文撫

陳兢

李詒

徐志道

李

湯霖

鄭佛生

張汝明

楊芾

包實

呂晟

于顯德

高挺

易直

已上共十九人

江右名賢編卷之上

名臣

晉陶侃字士行本鄱陽人徙家尋陽以范逵楊暉薦知

名荊州刺史劉弘辟為南蠻長史謂曰昔蔡羊公

軍謂吾當居其處今觀卿必繼老夫矣後刺荊州

王啟忌其威名左轉廣州侃在州無事朝暮躬自

運甕或問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游恐不堪

勞故平遷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事楚相

慶侃勤於吏職好人倫常語參佐曰大高士者

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詎可遷延龍生無

益死無聞是白葉也及平蘇峻晉侍中太尉封長

沙郡公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中平勳封領江

州咸和七年表辭位上所假節

蟬太尉兼荊州刺史印尋薨贈

雄毅有權明悟善斷故能受

尚書評其機明神鑑似魏武

虛語矣

周訪字士達尋陽人訪少沉毅果於斷割與陶侃

結為婚姻元帝渡江參鎮東軍事以陽烈將軍討
華軼斬軼晉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蓋從
杜弼與弼將杜弘戰有功晉龍驤將軍王歆表為
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賜爵尋陽縣侯杜曾擊斬
趙誘朱陵逐荊州刺史王廙威震江沔元帝命訪
討之曾竟摧破初王歆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
當相論為荊州及斬曾而歆忌訪威名乃用為梁
州刺史訪至陽務農訓卒歆宣力中原慨然有平
河洛之志聞王敦陰懷異圖訪恒切齒故終訪之

名賢編

卷上

二

世故未敢為逆卒贈征西將軍謚曰壯

王曾字同叔臨川人七歲善屬文以神童召與進士
並試援筆立成真宗嘉賞賜進士授秘書省正字
累遷至翰林學士每訪以政事殊用方寸小紙細
書及答奏輒并藁封進其慎密如此慶曆中拜集
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殊雅負人倫鑒喜
獎拔士類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又以女娶富
弼楊察及為相引用韓琦及仲淹諸人一時臺閣
並極其選宋時宰相得人推殊為首云封臨川

公卒贈司空兼侍中謚元獻碑曰舊學之碑所著
文集二百四十卷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為集
選一百卷

陳恕字仲言南昌人舉進士授大理評事遷右諫議
大夫拜鹽鐵使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輒形
誚讓恕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上意稍解復
執奏或至數四太宗以其忠多從之遷禮部侍郎
真宗即位改戶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
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

名賢編

卷上

三

生侵心臣是以未敢進真宗嘉之咸平五年知貢
舉擢王曾為首恕歎曰王曾名世才吾不媿知人
矣恕事母孝母歿哀慕羸瘠起復遷尚書左丞樞
密知開封府病劇表求解職真宗曰卿盡舉自代者
是時范準罷樞密使恕遂薦用準公性剛介持法深
刻人不敢干以私卒贈吏部尚書子執中別有傳
王安禮字和甫臨川人安石弟嘉祐進士為著作佐
郎崇文院校書同脩起居注蘇軾下御史獄無敢
救者安禮從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可言語罪人

今致軾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軾遂得輕
比時數失皇子大史奏改遷民墓無慮數十萬眾
洵懼安禮諫曰文王卜世三十改先掩骼埋胔未
聞遷人之塚以利其嗣者帝惻然而罷累遷尚書
左丞元祐中加資政殿學士尋知舒州安禮偉風
儀善議論常以經綸自任云

歐陽脩字永叔吉永豐人四歲而孤母鄭親誨之登
天聖進士為館閣校勘移書讓司諫高若訥不論
救范仲淹貶夷陵令起知諫院黨議起修著朋黨

五賢編

卷上

四

論以進以龍圖閣學士領北都轉運時杜衍等
相繼罷修上言杜衍韓琦仲淹富弼天下知其
有可用之賢不聞其有可罷之罪夫正士在朝群
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左遷知制誥出知
滁州久之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以寬簡著聲晉
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英宗嗣位錄樞密使叅知
政事與韓琦同輔政神龍初罷為觀文殿學士知
亳州判太原辭不赴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贈太子
太師謚文忠修以文章道德重一時好獎引後

所賞識如曾鞏蘇洵洵子皆負盛名文體終
於復古至其忠君無以國臨大事而不可奪蓋終始
不移云所著有文集若干卷

李常字公擇建昌人皇祐進士歷宣州觀察推官叅
運使楊佐薦常改秩常讓友人劉琦佐喜曰世無
此風久矣并薦之熙寧初為秘閣校理改右正言
上言青苗不便落校理通判滑州元豐中召遷至
禮部侍郎哲宗立晉戶部尚書時役法未定常謂
法無新舊便民者良論無彼已可久者確使民俱

五賢編

卷上

五

出資則貧者難辦俱出力則富者難堪乃折衷徐
上之拜御史中丞兼侍讀龍圖閣直學士出知
州徙成都卒所著有文集奏議詩傳元祐會計錄
常文學政事與孫覺齊名蘇子瞻極推重之嘗為
撰廬山白石菴藏書記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進士為撫州軍判官未上
會隆祐太后避兵贛州銓本檄投本州募鄉兵捍
禦紹興中以賢良方正薦授樞密院編修秦檜王
和議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銓上封事乞斬檜與

王倫孫近三人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興師問罪坐除名編管韶州改新州檜苑移衡州孝宗即位累遷秘書少監擢起居郎論左右史失職者四詔從之兼國史院編修時旱蝗星變詔問關失銓言應召之臣不用敗軍之將不戮廷臣以賊黜為賢容悅為忠孝宗曰非卿不聞此言累遷樞兵部侍郎力詆和議金兵攻淮銓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河冰合銓持鐵鏈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予祠乾道初知漳州晉端明殿學士力辭以資政殿學

士致仕卒謚忠簡所著有易春秋周禮禮記解

王剛中字時亨樂平人紹興進士秦檜怒其不附已授洪州教授檜死權校書郎中書舍人以敷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制置四川金人寇大敵問剛中馳入吳璘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同休戚今大敵壓境可高枕卧耶復以蠟書諭張正彥濟師遂破金人僚佐議獻捷剛中不許檜素歎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孝宗受禪召赴闕金人犯淮趣剛中入剛中曰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

虛名害實事晉端明殿學士同知樞密院事卒贈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謚恭簡

陳康伯字長卿弋陽人宣和間中上舍兩科歷戶部郎與秦檜有舊不苟合金使至詔康伯館伴端午賜扇論拜受禮言者詆其生事罷知泉州秩滿奉祠檜死除吏部侍郎未幾拜相高宗嘗曰卿靜重明敏真宰相也與湯思退同在政府高宗諭其協心康伯言大臣事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所不能金兵犯廬州王權敗饒朝臣皆遣

家以避康伯獨具舟迎其家金兵逼江上有勸高宗幸閩蜀者康伯諫曰果爾大事去矣力請親征尋采石告捷金主亮被弑遁去嗣是始正敵國禮孝宗受禪封信國公屢乞病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判信州金兵再犯淮甸上手詔起之進討魯國諸關減拜賜坐許與局至殿門仍給扶金兵退免朝謁卒贈太師謚文正配享孝宗廟廷當並以康伯度量似謝安德望似楊綰為一代宗臣云

曾開字天游贛縣人吏部尚書諫事忠宗嘗進上歷

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建炎中累官礼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秦檜主和議開與檜論不合請罷政無侍讀檜慰以溫言謂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聖德登大位公當尊王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因引古誼折之檜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開復疏爭不少屈會胡銓上封事詆檜而稱開遠罷知徽州尋落職後復秘書閣修撰卒檜死復實文閣待制開受

名賢編

卷十

學游酢與劉安世友善平生正色立朝臨大節而不可奪淵源為有自示

周必大字子充廬陵人紹興進士孝宗初除起居郎上言經筵非事章句欲咨訪治道益聖德爾權給事中參駁不避孝宗曰意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遷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領史職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公執不具草子祠尋晉叅知政事有介椒房之援求為郎者公拒之孝宗喜其任怨對曰當予而不予則怨不當予而予又何怨孝宗益喜

久之晉左丞相封許國公光宗立問當時要務曰主上初政用人求言為急晉太保改封益國卒贈太師謚文忠寧宗親篆其墓碑曰文忠耆德之碑所著有平園錄

名賢編

卷十

九

趙汝愚字子直宋宗室世居餘干為餘干人乾道進士第一僉書寧國軍判官除秘書正字累官至同知樞密院事當孝宗升遐光宗病情宰相留正引疾去内外洵懼汝愚決策立寧宗以安宗社引用朱熹諸人群情始定為韓侂胄所間謫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行經衡州為守臣錢瑩所害累卒汝愚心存宗國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許慶元初侂胄以定策功邀封爵汝愚稍裁抑之不蚤為防制奸臣得志竟殞其身侂胄誅沒元官謚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後配享寧宗廟庭趙龜年字子壽清江人幼孤事母孝游心理學與張敬夫朱元晦友善登乾道進士歷秘書郎兼嘉王府直講起居舍人光宗不謂重華宮龜年上言臣所居官記注人君言動車駕不謂壽皇臣書者數

矣恐不足示後當決地叩頭流血以諫寧宗嗣位
遷吏部侍郎兼侍讀充金國吊祭接伴使初與朱
熹約共論韓侂冑會龜年護客熹上疏見絀龜年
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今熹罷臣應併斥不
報使還條上侂冑姦下中書予侂冑祠已乃復入
龜年遂力求去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尋落職開
禧初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侂冑誅贈龍圖閣學
士謚忠肅自偽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獨
守所學嘗以母自欺名其齋而元晦為之銘所著

名賢編

卷十一

有內治聖鑑二十卷經解三卷講義二卷

劉應龍字漢臣高安人嘉熙進士
崇仁今擢御史

理宗怒丞相吳潛夜出象簡書
校應龍使勅潛

應龍謂潛有賢譽獨論事失
爰宣斷宜延寬

典帝怒會京師米貴應龍作
歌以諷忤賈似

道遷司農少卿落職景定初
飢起提舉常平

累遷權戶部侍郎兼侍講時百官奏對稍切直輒

黜應龍言臣觀今日以論事為諱正臣奪氣鯁臣

縮舌狀盛世所宜有復忤似道以集英殿修撰知

建寧府江東漕使皆不赴南海寇起以顯謨閣
制知廣州熹經略安撫使冠平封高安縣開國男
尋以寶章閣直學士知贛州遷兵部尚書力辭隱
居九峯

馬廷鸞字翔仲樂平人淳祐進士歷秘書省正字丁
大全雅慕廷鸞欲致之廷鸞不為動御史朱熠
迎大全意論罷之開慶初吳潛入相召為校書郎
會遷樞密院編修官時賈似道自江上還位望赫
奕廷鸞未嘗親之晉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度宗踐

名賢編

卷十一

十一

祚累遷右丞相兼樞密使為似道所忌九疏乞歸
改度宗慰留之廷鸞言國事方殷疆圉未棘天下
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
聞不知顧陛下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端宗初召
不至卒於家所著有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楚辭補
記洙泗裔編讀莊筆記諸書

陳宗禮字立之南豐人淳祐進士歷著作佐郎入對
言士大夫奔競惟至公可以遏之遷尚左郎官熹
右司時丁大全用事宗禮上言願為宗社大計歷

但為錢穀小計願得四海之心毋但得便璧之心願寄心膂於忠良母但寄耳目於近習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得旁蹊曲徑招引貪濁遷秘書監刑部尚書度宗初兼侍講殿中侍御史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禁宮始又言帝王舉動無微不著古人所以貴慎獨也累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卒贈儀同三司盱江郡侯謚文定所著有宗懷蜚稿曲轅散木集經史明辯經史管見人物論

名賢編

卷上

十一

皇明劉崧字子高泰和人洪武初以材學舉職方郎中遷北平按察副使坐事輸作京師歸胡丞相誅

高皇帝手勅召為禮部侍郎署吏部尚書請老與勅致仕逾年召為國子司業賜鞍馬無何得疾猶強坐訓諸生疾革問所欲言曰天子遣崧教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無一語及家事上為文祭之公博學勵行家素貧賤貴未嘗增產業居官不以妻子自隨攻苦如布衣時往北平携一童與俱至則遣還問學之功老而彌篤文雅粹詩有唐人風

所著有職方集八府志及詩文十八卷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少穎敏嗜學九歲通經史大義能屬文性最孝奉繼母避亂山中讀書不輟洪武八年以郡學教授召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後奏對忤旨放還久之起為待詔上言民間婚娶議律未精致啓爭訟或已聘見絕或既婚復離甚且兒女成行尚見逼奪使夫婦中離母子永隔欲盡弛其禁朝議善之

名賢編

卷上

十二

上嘗與公論人主好惡智識及君子常人之辯甚悉踰

年擢文淵閣大學士公一日進讀心箴

上諭公曰人心道心幾相倚伏第恒持此心不為情慾

所聞則人亦道矣公頓首稱善以疾乞歸卒於家

正德追謚文恪所著有詩經解順史輯若干卷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博學強記淹通群籍洪武二十

年領鄉試明年以進士乙科授華亭教諭公年尚

少輒抗師道勵諸生拳拳以敦尚行檢為務建文

二年遷桐城知縣以循良稱四年用御史大夫練

安薦下吏部召用比至都而靖難兵業已渡江矣

成祖踐祚慎選翰林吏部以公名上第令就欽天監

星占未及錄用時鮮縉已召入內閣上言儼與胡

廣等可大用遂授翰林檢討直內閣尋晉侍讀左

諭德公在

上前諷議從容至論成敗得失必三致意

上每為傾聽顧守正不阿為同列所忌久之自內閣遷

國子監祭酒公學行素為士類嚮慕及在事日以

道義相琢磨士益欣欣焉

上北征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院事輔導

名賢編

卷上

十四

皇太孫監國洪熙元年以疾乞身賜重書加授太子賓

客致仕復其子孫卒年八十三公學問淵邃鬱為

儒宗即出教成均凡朝廷制作國史圖誌悉推公

總裁家食二十餘年充養益粹居常與學者講求

理性誘誨不倦後進之士日滿其門即方岳重臣

往往隆以師傅莫與抗禮鄭端簡公稱公言行慤

慥為先朝耆俊惜其持正不見容於時未究厥用

至與薛文清公並論可謂深知公者矣

鮮縉字大紳吉水人洪武進士為庶吉士大庖西上

封事幾萬言世擬之治安書

高皇帝奇公才不以為忤李善長死上言善長為國元

勲豈應希望不測助逆臣今不幸已失刑願戒來

者時時敢直言坐深文得罪且巨測上憐公召

見其父曰若以而子歸益進學後以赴臨謫河州

衛吏建文初待詔翰林靖難兵渡江召公及黃淮

立御榻左備顧問薦胡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

榮晉公侍讀學士偕廣等並直文淵閣內閣與稅

務自此始時諸位未定公稱世子仁孝

名賢編

卷上

十五

成祖不應頓首曰好聖孫上曰已喻逾年立太子

進公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

成祖常與公論廷臣公對曰寒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

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雋負局幹而不顧

義鄭賜可稱君子差短於木李至剛誕而附勢雖

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

好惡頗端宋禮慙直而奇人怨不悔陳洽疏通弊

敏亦不失正方當簿書之才驅僮之心時以為

論公性敏而學博留心經濟早遇聖明名動三

晚遭讒毒未竟厥用喜獎校士類第故舊重義輕利文雄勁奇古詩六豪宕小楷行書皆佳

楊士奇名遇以字行泰和人蚤歲為里中塾師有軼

生挾冊過館下邑懷甚公問故云有母不能養公

曰嗟乎人孰無母輒與生中分其徒建文初徵至

京師充實錄編纂官靖難後改編修直文淵閣遷

諭德輔太子監國每入侍輒反覆言忠孝太

子為傾聽

成祖還自北征下公錦衣衛繫尋宥之漢庶人有異

名賢編

卷上

七

志公上言善處父子兄弟間久之又下錦衣衛

繫逾旬釋之累遷翰林學士左春坊大學士

仁宗嗣位晉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逾年晉少

保兵部尚書尋晉少傅有誦海內治平者出其章

示諸大臣公對曰流徙未歸瘡痍未復詎得言治

平願留意宣德初定會試南北取士法漢庶人反

勸

宣示親征又言棄交趾便上惠朝臣貧濁公薦顧佐為

左都御史代劉觀吏治肅清上夜半從四騎幸

公即公懷懼伏地曰陛下奈何自輕上笑曰

一見卿明且遣大監弘問胡不謝對曰至尊夜出

愚臣迄今惴惴未已豈敢言謝裕陵在冲齡

昭皇后臨朝倚任公晉少師公一意休養慎選百司薦

引才傑公卿藩臬號稱得人卒贈太師謚文貞公

性廉靜抱經濟大略逮事四朝釀成太和之治與

蕭曹房杜比烈云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進士乙科授戶科

給事中靖難後改檢討入內閣遷侍講輪閣東宮

名賢編

卷上

十七

講義上春秋直指三卷累遷文淵閣大學士數扈

文皇北征所至輒停騎指虜中山川論公記之後從

至開平上曰朕夜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三公

因力請班師母多殺上喜命公草詔迨榆木川之

變公留軍中護喪獻寧嗣位晉武英殿大學士

賜繩愆糾繆銀圖記逾年晉禮部尚書是時法司

多深文數命大學士會獄公精律例多所平反

景陵雅重公從服中起公總裁兩朝實錄卒贈

少保謚文靖公簡靜沉默休休有容而不有其善

故能身相三朝保有令名為文雅容典雅有先

風

鄧榮字孟擴南城人永樂進士授御史出按蘇松諸
郡號繁劇前御史多用威嚴為治公獨寬平將報
代自請再留一年詔從之敬慎公廉始終如一吏
民畏懷之遷陝西按察使清譽益著晉右副都御
史

英宗北征至宣大屢疏請回師不報及土木之變從者
曰駕不可回公可脫去公叱之曰鑒與不返何面

名賢編

卷上

十六

目見人追虜而罵之遂遇害詔贈右都御史官其
子璿大理評事

周忱字恂如吉水人永樂進士

成祖方嚮文學簡進士二十八人讀書文淵閣公自列

願從諸臣後讀書上大嘉改庶吉士授刑部主

事究心吏牘錄負外郎遷越府右長史宣德中東

南財賦煩弊以廷臣薦晉工部右侍郎起撫江南

直隸公至江南召父老問利病與之更始正統中

燕巡撫嘉湖久之晉戶部尚書改工部仍起撫景

泰初數請老召還京致仕公在江南凡二十二年
承前政嚴剝濟之以寬抑告訐之風一意拊循當

是時吳中逋稅累數百萬公創為平米官田民田

並加耗疏減蘇州額稅八十餘萬后下令諸郡縣

立便民倉于水次酌定收支兌運法及織造草料

布疋馬價一切供餽俱曲為劑量行之既久民困

紓而國用不匱江南之人愛若父母至于今尸祝

之不廢後之人莫敢望焉公罷局恢弘識慮警敏

事至立辦而虛懷嗜善惟恐不及下至卑官賤吏

名賢編

卷上

十九

遇有片長輒開誠訪納故能剗繁理劇美無遺利

馬卒贈文襄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進士登歲輒白勵

曰顏曾希聖四勿三省長益肆力問學錄庶吉士

授刑部主事召入修書書成出為郎中侍讀三殿災

求直言條上十五事以詆譏二年始釋復

其官

獻陵踐祚言事觸

上怒命力士捶之折其肋幾死恍

惚見朱衣神人護之者明日改監察御史又明日

下詔徵

宣宗追恨公薨命縛公已又命斬公而市時公已爲先
軍死者縛入道中左會得見 上顧憐公忠立脫
公桎梏復其官廷侍讀學士止統中進學士國子
祭酒時陳敬宗領南國子而公在止敬宗以方嚴
肅物而公務平恕惓惓接引務令同歸於善至調
貧振急恩意孚洽與兩賢之巨璫王振傾構公荷
校國學門諸生踴泣支闕下請赦公遂得解乞致
仕去觀者塞途商賈爲罷市卒謚文毅成化中贈

右賢編

卷五

十一

禮部侍郎改謚忠文

王直字行儉泰和人永樂進士繇庶吉士歷修撰侍
讀學士累官至吏部尚書正統乙巳

英廟欲親征虜公率廷臣諫不聽命公留守晉太子太
保

景帝踐祚晉少傅屢請遣使迎 上皇不允明年礼部
復請迎 上諭廷臣絕虜公言宜報使勿貽後悔

上不悅咎廷臣異議于少保言天位已定孰敢異應報
使紆邊難耳 止始釋既退中官與安遙呼曰疇

堪使者有富攝文天祥其人乎公厲聲曰誰非

臣唯 上所使耳敢不行乎安語塞遂遣李實還
綺使虜立 東宮加少師累請老不許 裕陵復

辟致仕歸公性嚴重寡言笑兢兢以廉慎自將秉
銓十六年留意時彥或譏其黜陟未協公但賦詩

云若教鮑老當筵舞更覺即當舞袖長其雅量如
此居第隘陋不以屑意惟以清白遺其後云

劉儼字宣化吉水人正統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

茂陵在 東宮公為左春坊大學士充國史副總裁尋

右賢編

卷五

十一

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主順天鄉試內閣陳循
王文有子在試中屬公公抑不為地二人因劾公

違制摘題中語請坐公罪重開科試士 上重違

二人意准其子會試公卒贈禮部左侍郎謚文介

公性方直不能容人過往往往以新之取子無所苟

而厚於倫理常倣范仲淹義田以贍其族人

况鍾字伯律靖安人以掾吏事禮部尚書呂震震哥

其才薦授禮部主事遷郎中宣德間擇知名朝臣

九人守郡鍾得蘇州賜璽車百假便宜乘傳以往至

三日拷諸掾吏不奉法者又黜貪墨長吏及廉
不事事者若干人遠近震懼相率奉教令不敢犯
慮吳中賦重與周文襄畫征輸之策減額課三之
一以紓民又酌其力役每歲不得過三日悉罷其
在官者歸之農日以拊良善禁豪暴為務其恣肆
翫法不戢者立斃杖下至寒門下士挾持片藝時
加賑贍歲滿去叩關乞留者八萬餘人晉參政仍
知府事卒于官至今祠祀之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正統進士第一歷翰林侍讀與

南公輅同日入內閣仍還翰林

英宗復辟召見文華殿賜酒饌以太常少卿兼翰林侍
講復入內閣尋遷翰林學士南陽方嚮用每事咨
公持論不少徇倖臣門達中傷南陽上意為動
中官密以白公公矍然曰李公有經濟才胡可去
因力辨其誣成化初晉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兵部
尚書

英宗實錄成晉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久之晉吏
部尚書少保卒贈太傅謚文憲公充養醇粹休休

樂善及聞大義則堅持不可撓前後彗星見
修德省愆屢懼盛滿乞身至再三秉政十餘年愛
養善類調護元氣稱賢相焉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吏部尚書文淵子也景泰進
士授南禮部主事歷刑部侍郎尚書公巡撫山西
時虜自河曲入塞公設伏灰溝旁大挫蟻去後虜
寇大同公自刑部侍郎出巡邊嚴言搗虜巢虜懼
遁去先是山西饒公出粟賑之至是又飢即命公
往賑予便宜公請內帑銀及鬻祠部僧道牒得粟

數十萬石分部賑恤全活無算播州宣慰楊輝寵
子友謀奪嫡而誣其嫡子愛以逆遣公即訊白發
其奸削友官播州遂定弘治初為尚書久之請老
去卒贈太子少傅謚文肅公博學勵行筮仕即自
盟不營私不阿權貴不以愛憎為賞罰守其盟終
身精習律令通國家大體故所至以廉正通明稱
所著有周禮註解左傳擲英宋元史臆見

張敷華字公實安福人天順進士偕華陽縣庶吉士
出為兵部主事累遷郎中數忤貴勢人貴勢人搆

撫無所得成化中處州有礦盜方議用兵公時
參議曰此可撫而定也刺日使自歸及期親諭撫
之弘治初遷湖廣左布政使會歲飢公設法賑貸
全活甚衆進副都御史北撫山西陝西累官南
刑部尚書召為左都御史請嚴有司貪酷奔競之
禁其後

武宗委政逆瑾假內降促令致仕明年卒瑾誅贈太子
太保謚簡肅公丰采凝重義利介然當

孝宗時與華容鈞陽浮梁數召子並居八座協恭宣綱

名賢編
卷上
書四

成和平之治稱中興焉

戴珊字廷珍浮梁人天順進士為御史督學南畿晉

按察司副使仍督陝西學申明約束口無二言歷

浙江按察使福建布政使弘治初以副都御史撫

鄖陽會湖陝兵誅劇盜野王劉遠猷共衆晉刑部

侍郎南京尚書改左都御史

上親鞠大獄諸司震悚公從容剖析天威頓霽公性

和粹坦中無城府兢兢奉三尺法不為物撓而異

常近厚清白之操四十年嚼然如一日

上以是益信嚮之委任與劉忠宣同遇有大政接膝
面咨至移晷刻一日召對畢出白金二錠賜公與
忠宣且戒勿朝謝朕知卿二人清故以賜毋令諸
公卿知將懷愧懼公殷謝病輒優詔勉留命醫賜
食恩意隆洽公疾甚忠宣為之請

上曰卿語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託猶家人父子太

平未兆可捨朕去耶卒於官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羅玘字景鳴南城人成化進士繇庶吉士授翰林編

修晉侍讀南太常寺少卿南吏部右侍郎公性耿

介以直道自持罕所延接嘗署國子監事倦倦以

端風化為本前凌建儲二疏皆人所難言者為文

力追古作氣格高邁為士林傳誦引疾歸田足不

履城府而忠君愛國之心至死不渝延濛陰結海

內知名古一日遣人持書幣遺公公逃之深山及

叛知府曾璵約公共討賊公疾方革猶力疾報書

勉以忠義卒贈禮部尚書謚文肅所著有圭峯集

汪俊字抑之弋陽人弘治乙酉鄉試癸未會試皆第

一繇庶吉士授翰林編脩正德初忤逆瑾調南工

名賢編
卷上
書五

部員外郎瑾誅復還翰林歷侍讀學士嘉靖初晉
吏禮二部侍郎禮部尚書兼國史副總裁大禮議
恐公力主宋儒議

上重公為遲迴者二年而公執前議彌堅於是
上怒甚罷公公亟就商舶以歸久之卒隆慶初用臺
諫言贈公太子少保謚曰文莊公性剛介有大節
略當議禮時即復牽於宋儒未能光揚聖孝而其
凜凜不可回之氣至今可想見其為人矣抑古所
稱大臣奚讓焉

名賢編

卷十

七

汪偉字器之文莊公弟也弘治進士繇庶吉士授翰
林檢討與兄文莊齊名以忤逆瑾改南京禮部主
事瑾誅復還翰林晉南國子司業

武宗巡幸金陵公率僚屬諸生伏馬前請臨太學不
聽都督江彬傳偽旨向公索玉硯公抗殷對曰弟
有秀才時故硯在耳可持去彬為奪氣嘉靖初晉
禮部右侍郎三遷至吏部左侍郎時大禮議起公
附兄文莊議

上滋不悅遂抗疏引疾歸公歸與文莊公兄弟自相

友蓋怡怡如也惜以直道未完厥施時論稱為二
難云

熊浹字說之南昌人繇進士授給事中

武廟南巡公上疏力諍

世宗初年大禮議起公稍與張桂諸公合遂出叅河南
尋召修明倫大典累官右都御史風采凜然再起
南禮部尚書議寢表揚朱家巷轉南兵部考覈軍
政悉當材品尋召為左都御史糾正官和辯雪冤
抑不遺餘力尋晉吏部尚書銳意以獎恬退抑浮

名賢編

卷十

七

競為主諸所引拔必天下所共予者諸所黜免必
天下所共嫉者時服其衡鑑云上方欲大用公而
公屢以亢直見忤後復諫箕僂觸上怒遂褫職
繫還編氓公性端諒不與時詭隨正色立朝屹有
大臣風節人望之如泰山喬岳隆慶初復其官予
祭塋謚曰恭肅錄其一子為中書舍人

費宏字子充鉛山人年十四舉于鄉與豐城楊瀛共
詣公車道逢老人遥謂曰此中有狀元宰相瀛急往
持之老人曰彼孺子耳忽不見弘治進士第一授

翰林修撰累官至少師吏部尚書大學士正德中
地震公疏請脩實德謹天戒宸濠輦金帛賂錢寧
諸人祈復讓衛公扼言曰是將為不軌者可假虎
以翼耶持不可有詔殊公致仕及濬縣公騰書隣
郡諭以忠義誅御史劉源清以聞詔錫公鐵幣
世廟嗣統首詔公入內閣公疏慎始慎德十事至稱
慈壽太后首定大策功德累隆奉養宜渥他如議徙
慶庶公及正中官谷大用罪皆他人所不敢言者
屢疏引疾歸張季敬去位

名賢編

卷上

七

上念舊德再徵入逾年以郊祀執禮過勞一夕卒贈
太保謚文憲公三登元宰翊亮數世值主上好
文諸御製多所潤色所註書經三疏與

聖祖洪範註

世廟無逸註並勅成書寵眷至老不衰

李遂字邦良豐城人嘉靖進士嘗兩為曹郎並以忤
貴人鐫秩外遷久之為衢州知府累官至操江都
御史入援京師嘗飲權相第權相子醉呼御史為
馬而騎之周行庭中為戲笑御史答曰公鄙其

名賢編

卷上

七

人叱之世蕃捫公髭曰共為樂耳何真為公復
世蕃拂衣起無何以事中公歸矣既倭竄江淮間
詔起公開府淮南一戰而收安東之捷我師遂振
倭平晉南京兵部侍郎營軍亂公為討之頃自是
營軍益悍弗馴中外以為憂公復請兵部左侍郎
晉南京兵部尚書總留務悉力區画散遣振武營
軍以絕禍本識者謂公安留都之功百於遜倭之
功蓋確論也以積勞謝事歸卒贈太子少保謚襄
敏公天資高亮蚤歲留意學問偕魏太常羅文亦
邵文莊諸人上下其議論晚益精詣云
吳山字曰靜高安人嘉靖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累
官至禮部尚書累朝實錄及大明會典諸大製作
多經公刪潤公性嚴毅慎取予非其義視之蔑如
也於人鮮所諧合及為宗伯兢兢奉典章以遠人
不敢干以私

肅皇帝雅知公召入直西內晉少保將大用之分宜故
忌公方正慮公且大用乃求嫌於公冀以自昵公
固却之忌公益甚會元旦日食陰雲四翳朝臣有

以不食議稱賀者公仰視曰日方虧也何謂不食
吾誰欺乎竟不賀分宜密以公言聞

上怒徑落職歸隆慶初召起用公天下方跂足望公柄
用而華亭公嚴彈公竟抑不復起矣時論惜之卒
贈太保謚文端

曾鈞字廷和進賢人嘉靖進士繇行人累官至刑部
侍郎性剛直遇事無所撓在南垣而霍文敏為宗
伯文敏負時名又

世宗所尊寵百僚敬憚之公獨與抗礼上言留都去輦
較遠言官所以彈壓百僚宜尊崇其體貌朝議是

之副憲滇南時沐國驕橫兩臺莫肯言公摘其陰
私顯論之比迂去沐國伏刺客道中刺公而公從
間道去矣及以中丞治河日躬行畚鍤間河遂不
害久之引疾歸公眇少丈夫人望其形貌或心是
之及吐論則雄辭勁氣凜凜逼人卒贈刑部尚書
謚恭肅

節義

晉羅企生字宗伯南昌人多材藝初拜著作佐郎殷仲
堪鎮江寧引為功曹累遷武寧太守未之郡而桓
玄攻仲堪更以企生為咨議參軍仲堪多疑少決
企生謂弟遵生曰殷族仁而無斷事必無成成敗
天也吾當死生以之及敗去文武無送者惟企生
從馬路經家門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
企生迴馬授手遵生有力便牽下之謂曰家有老
母將歆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義必死之爾

等奉養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有孝吾復何恨
遵生抱之愈急仲堪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玄
入荊州或勸其詣玄企生正色曰殷遇我以國士
不能共殄醜逆何面目復求生乎玄聞之怒猶欲
釋企生者再企生請死問所歆言曰從公乞一第
以養老母玄許之遂遇害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
母胡氏及企生問至其母即日焚裘

周虓字孟威潯陽人訪曹孫少負節操州召為祭酒
累遷至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寧康初秦將苻

遣騎送母妻還江陵為秦時所邀虓遂

堅歎官之虓曰虓蒙國厚恩但以老母見獲復至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敢辱官乎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為氏後謀襲堅事洩堅引問狀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智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况虓世荷晉恩豈敢忘也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所問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徙之大原後病卒冠軍將軍謝玄表其志節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南唐陳喬字子喬峽江人以陰授奉禮郎事南唐先主

名賢編

卷上

三

稍遷中書舍人會嗣主失淮甸浹自傷而宋齊立常欲嗣主釋國事授齊立喬入諫曰社稷至重豈可假人果如陳覺李徵古言則百官朝請皆歸宋氏一民尺土非陛下有矣嗣主愕然曰微卿幾落賊彀中後主時遷翰林學士門下侍郎兼樞密使總軍國事後主欲入朝宋者數矣喬輒諫止及宋南伐後主欲降喬謂自古無不亡之國請背城一戰而死降無益也城將陷後主執喬手止勿死喬曰臣非死無以報國掣其手去入視事堂自經死

宋藝祖憫其忠詔改葬焉

宋洪皓字光弼樂平人登進士用張浚薦充通問使使金金人迫仕劉豫皓曰萬里嘶命為奉兩宮忍事逆豫耶黏罕欲殺之旁一校曰真忠臣也遂流冷山留十五年始遣還入對內殿乞郡養母高宗慰曰卿忠貫日月即蘓武不能過可捨朕去即以忤秦檜除徽猷閣直學士尋出知饒州諫官詹大方李勁等迎檜意誣皓徙袁州至南雄卒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公抱忠惻大節皎然為金人所敬悼

名賢編

卷上

三

每使至輒問皓起居及后言忤奸臣舉國和之若任高宗亦若罔聞焉惜哉
鄭驥字潛翁玉山人繇進士歷直秘閣知同州無安撫使金將婁宿謀犯同州略韓城驥分兵擊之虜少部遂取洽陽虜察驥力分遂益兵奄至城下或言虜勢盛宜少避驥厲聲曰吾職在守土有死而已敢言避者斬援不至城陷驥遂死之贈通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謚威愍官其子五人立廟同州賜額曰愍節

徐宗仁字求心廣永豐人淳祐進士歷國子監主簿
開元初伏闕上書言賞罰者國之綱紀賞罰不明
則綱紀不立今廷紳抗疏學校叩閣欲借尚方為
陛下除董宋臣諸人朝廷乃釋而不問若誤國之
罪不誅則戎士之氣不振又言有言責者皆得以
盡其言則國論伸而國威振矣累遷太常少卿吏
部侍郎權禮部尚書端宗走厓山兵敗赴海死
宋史稱其國亡與亡異乎懷二心以事君者可謂
知言矣

名賢編

卷上

三十四

黃從龍廣永豐人少從真西山游登嘉定進士為鄞
州推官元兵入襄峴郢次當受兵守將潛遁去從
龍抱印登城大呼曰張巡許遠千古慕義今日正
當努力啣指血書死戰報國四字以示吏士元兵
至與子熙力戰死時人方之卞壺

李成大字實夫建昌人登進士知金壇縣德祐初元
兵至與弟濠梁主簿大本率兵巷戰不勝吏民挾
成大降乃潛與胡用存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榜掠
不屈殺其二子以懼之成大笑曰子為父死臣為

君死亦見殺事聞贈朝散大夫直秘閣謚忠節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晚家鄱陽母陳氏感奇夢生
萬里以舍選出身歷右正言累官參知政事萬里
始為賈似道所辟頗性峭直臨事無所徇似道以
去要君度宗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度宗云陛
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下殿舉笏謝萬
里曰微公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啻之乞祠不
候報出闕後數年召拜叅知政事進封南康郡公
既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尋知潭州予祠萬里聞

名賢編

卷上

三十五

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園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
其意及元兵至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
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遂止水苑子鎬及左
右相繼投池中積屍如疊贈少師益國公謚文忠
魯憲字仲常南豐人輩孫以陰補大學內舍累遷司
農丞通判温州需次于越建炎中金兵陷越被執
志不屈數其淪盟之罪見殺家屬四十口並遇害
志從弟悟字蒙伯登進士第靖康間為亳州士曹
城破執悟抗辭慢罵衆爭刃之妻孥同被害

張日中南城人興化軍通判景炎六年文天祥

次汀州日中以兵來會時賴冠偕徼日中聞文天

祥督兵勤王遂起兵應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

趨賴以取寧都師潰于空坑日中奮力拒戰身被

數鎗而死

李邈字彥思清江人唐宰相適之之後蔭太廟齋郎

迂通判河間府以迂蔡京童貫換右列知霸州貫

將連金人夾攻遼邈執以為不可坐免官久之知

嚴州尋乞致仕金人犯京師詔趣入見與耿南仲

名賢編

卷上

七

議不合後以觀察使知真定府金兵入寇城陷被

執幹離不脅邈拜不屈以火燎其鬚眉亦不動囚

之燕山尋歌官邈答曰強弱何常中國適逢其隙

耳汝不歸二帝歲取重幣乃復稔惡耶金人怒命

邈胡服邈厲聲詬罵金人搥其口猶吮血嘆之翌

日遇害高宗贈昭化軍節度使謚忠壯

歐陽珣字全美廬陵人崇寧進士歷將作監丞金人

犯京師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講和珣率其友

九人上書極言祖宗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及高宗

會郡臣議珣復抗論謂虜志不在地願力戰戰歟

而失地他日我師取之直今舉以與之他日我師

取之曲忤用事者白遣珣使虜軍割潞州遂行至

潞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姦臣所悞至

此吾已辦一死矣汝等宜努力報國金人怒執

送燕死之

楊邦乂字晞稷吉水人政和進士知溧陽縣會判卒

據郡城邦乂立縣囚趙明於庭諭之曰爾本里中

豪賊能誅賊不惟宥罪當上功明請行邦乂飲之

名賢編

卷上

七

酒越翌日討平之建炎初金師渡江建康守陳邦

先及督餉尚書李杲迎降邦乂不屈以血書衣裾

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金師完顏宗弼會宴

立邦乂於庭邦乂叱邦杲曰天子以若扞城敵

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耶宗弼再引邦乂不勝憤

大罵遂殺之剖其心贈直秘閣賜廟曰褒忠謚忠

襄官其四子邦乂挺身嚴肅少讀郡學同舍生歌

褒其守誘之游妓館託言故舊家酒數行妓女出

邦乂疾趨還解衣冠焚之流涕自責其勵操如此

陳元桂字華甫撫州人淳祐進士累官知臨江軍

慶初高安失守元兵奄至元桂方以焦勞卧病

登城督戰力不能支左右勸之避去不從城陷

敵以死嘗語左右曰人孰無死與其死於饒饒

於疾病死於盜賊孰若死於守土之為光明俊

哉贈寶章閣待制為立廟錄其子謚曰正節

樊列箎字在德豫章人父文質本回鶻種官江南

居豫章列箎兄弟五人俱登進士方伯表曰五桂

坊列箎由翰林監海潮州有惠政罷歸民留之不

名賢編

卷上

二十六

得至正間紅巾亂藩臣檄掌東門之管奉命往別

道士陳白雲曰兵事不可測誓不辱國辱先死則

願以身家相託歸具牲酒酹祖墓囑妻孥曰城倘

不守爾等當即赴池井勿污賊城陷列箎遂投井

死妻妾子女死者十有一人明日道士乃浚井竭

池求屍具棺槨以葬聞者為之感慨云

文天祥字宋瑞廬陵人美哲如玉甫冠登寶祐進士

第一開慶初元兵南下宦官董宋臣議欲遷都天

祥為寧海軍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心死

學士院忤賈似道援錢若水例致仕德祐初

下勤王天祥知贛州捧詔涕泣發郡中兵諸豪傑

皆應擁衆入衛其友止之天祥曰國家養臣庶三

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騎入關者故不

量力以身徇之庶忠臣義士有聞風而起者取天

祥平生學自奉聲使滿前至是痛自貶損出家貲

為軍費除知平江府常州破召天祥守餘杭知臨

安府未幾晉右丞相兼樞密使如元軍請和被拘

天祥與其客杜欽等十二人亡入真州汎海至永

名賢編

卷上

二十七

上表端宗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州

與陳宜中等議不合出江西收兵遣參謀趙時賞

取寧都劉洙等自江西起兵來會元將李恒兵碎

至追至空坑兵潰妻子皆見執天祥奔循州端宗

崩衛王繼立加少保信國公進屯潮陽趨南嶺張

弘範兵突至被執天祥吞腦子不死弘範以客禮

見之置酒大會弘範曰丞相忠孝盡矣能以事宋

者事元乎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隸敢逃其

死弘範義之護送至燕不食八日不死沒食元主

遣王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僅得
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俗顧問可也留
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元主知其不可屈論
之曰汝何願對曰願賜一死左右贊其請乃即
刑天祥從容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死俄有詔止
之亡及矣時年四十七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
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
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性剛直以忠義自許舉進士

名賢編

卷上

四十一

對策極詆丞相董槐宦官董宋臣中乙科除撫州
司戶參軍棄去吳潛宣撫江東西辟差幹辦公事
枋得考試建康擢賈似道政事爲問目坐訕謗追
兩官謫居興國軍德祐初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
使知信州呂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
變姓名入建寧山中賣卜市里久之頗有知者元
學士程文海薦宋舊臣首枋得辭曰上有堯舜下
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後行省將肯求人
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辭曰江南求一環呂飴

甥程嬰杵臼所養卒不可得也吾年六十餘所
一死耳豈復有它志哉行省魏天祐強之止枋漫
日食蔬果既至燕不食而死

陳繼周字碩卿寧都人嘉熙領鄉薦歷知衡陽縣遷
江東提點刑獄未赴會文天祥奉詔動王造繼周
問計繼周具言方略於是留寘幕中授江西安撫
司率本部義士以從至京改充江浙制置司主管
机宜時長子逢甫亦在幕後有旨罷兵繼周父子
歸賴則賴已失守矣繼周避蹟草莽將以有爲端

名賢編

卷上

四十二

宗初立以繼周知南安軍賴州總管先事襲殺之
贈敷文閣待制謚忠節次子槩亦從天祥攻江南
病死

皇明許瑗字栗夫樂平人博學篤行有文詞元末兩
於鄉皆第一

國初詔求賢哲瑗與宋濂同徵入對稱

肯授博士侍帷幄預議擢知太平府瑗至修城池勵士
卒陳友諒引兵來攻瑗拒守彌月外瑗不至城陷
被執不屈死之追封高陽郡侯

于光都昌人磊落有大志元末兵亂光率鄉人歸隱
高皇帝從征九江戰鄱陽湖下武昌並力戰有功累官
鷹揚衛指揮使從徐中山擒張士誠奪旗齊魯河
洛間所至輒捷及守鞏昌王保保襲蘭州帥兵往
援卒遇敵戰敗被執保保使光諭蘭州降光偽許
之及至城下大呼曰大軍至矣公等第堅守遂遇
害詔配享功臣廟

龍鍾字德剛萬載人洪武中歲貢為國子生授浙江
按察使以微累下遷長洲知縣尋陞晉府長史靖

名賢編

卷上

四

難兵起徵兵于晉鍾以大義不可從已而詔械鍾
錦衣獄鍾不屈死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曰捐
生以殞勿事二主別父與兄悲慟肝腑盡忠為臣
尽孝為子二端於我歸於一旣衣色形骸等之塵
土其從容就義如此郡志稱其遺草及諸公哀輓
具在而鄭端簡遜國記乃逸而不載可恨也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進士第二授翰林
脩撰父之迂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初改吏部
晉御史大夫與方孝孺等特見信用靖難兵起李

景隆懷異志子寧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
聽因言臣倘負執法不能除國賊請先寘法

文皇踐祚召子寧詰責不屈斷其舌且語之曰吾欲
効周公輔成王子寧以指授舌血書地曰成王安
存遂夷其族子寧為諸生時與金文靖友善嘗謂
文靖曰子異日為良臣我當為忠臣其言竟符云
正德中督學李夢陽祀於金川書院所著有金川
玉屑集

名賢編

卷上

四

丘訓導入見問家居何為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
田

高皇帝喜擢周府奉祠正踰年陞紀善公慷慨以志節
自許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為憂故言無不直貞女
不以死生為慮故行無不果因取先後忠節遺事
輯為觀感錄朝夕省覽建文初改衡州紀善靖難
兵渡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靖難兵渡江公
留書別其友江仲隆諸人暮入應天府學自縊死
公內貞外和莊其義不取孝弟忠信為交游所重

其學自經史以及百氏靡不通曉為文雍容雅贍
天趣悠然所著有綱常懿範論語類編廣衍大經
圖詩經小序詩譜集義適言家訓

曾鳳韶廬陵人逸其字洪武進士建文時為御史彈
劾無所避

文皇自燕來朝入謁不拜公時侍殿上厲聲曰殿陛之
間不宜以叔侄故失君臣禮

文皇已心壯之靖難兵渡淮詔罷兵歸國眾莫敢行公
獨請往至軍前弗內既踐祚召不赴晉侍郎召亦

名賢編

卷上

四十四

4

不赴乃刺血書其襟曰予生長忠節之邦夙負剛
鯁之強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列繡衣即慨一

死之得宜可以含笑入地而見吾文天祥書已屬
其子公望遂自殺時年二十九妻李氏亦從死

王艮字敬止吉水人建文進士及第授翰林修撰聞

靖難兵起輒憂憤不食及兵渡淮日閉門涕泣與
妻子訣服毒死建文君哀其忠遣禮部侍郎黃觀

祭之

顏伯瑋名環以字行廬陵人建文初以賢良徵授節

縣令止兵擣濟寧沛人竄匿公設法招徠得兵五

千人築堡倚禦尋分三千人調山東靖難兵猝至
外援絕度不能支囑弟珏及其子有為歸白大人

為臣死臣弗能子矣題詩於壁有丹心不改人臣
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之句城陷指揮王顯迎降公

冠帶坐堂上南向再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
縊死有為不忍去復還見父尸亦自刎以從正統

中御史彭勛為伯瑋起墳建祠祀焉

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中領鄉薦至京詔免公會

名賢編

卷上

四十五

5

試命吏部擢用乞歸養親尋以文學徵上親試
稱旨公復陳親老乞便養得浮梁教諭改濟陽清

難兵猝至公為游兵所執沒容引譬詞義慷慨眾
舍公遂坐明倫堂伐鼓召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

何為名明倫且勿多論只說君臣之義何如公大

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女靜適即墨周簿聞
濟陽被兵謂父必死竟得公遺骸歸葬子植判楚

州六抗節死賊中

鄒理吉水豐人金華王紳一見賞識稱其議論磊落

可喜忠義人也洪武末徵至京建文中為大理右
寺丞有約關門納靖難兵者公與御史魏冕即陛
前殿之幾死大呼願速加誅臣等義不與俱生明
日宮中大公與冕俱自殺冕亦永豐人

胡閏字松友都陽人博學厲行以名節自將嘗咏吳
芮祠壁間函松云幽人無俗韻寫此蒼龍骨九天
風雨來飛騰作靈物

高皇帝征友諒過芮祠見而悅之問為誰作或以閏對
召至帳前授幕府經歷建文中遷右補闕大理寺

少卿靖難兵起數與齊黃議軍國大計

又皇帝渡江閏不屈死之籍其家子傳道論死傳慶成
邊一女獲釋歸貧甚無依鄉人競貽錢穀曰忠臣
女也嘉靖二年督學邵銳建祠祀之

理學

宋羅遵彥字仲素南昌人少從吳國華學後謁楊龜山
講論三日悟舊學之謬彥曰幾枉過此生於是絕
意仕進終日端坐精思力踐未嘗少懈中歲避難
移家劍浦泛游益眾李延平嘗稱其性明而脩行
全而潔克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不可
闕度至其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
如春風鼓物莫知其所以然也要非虛語矣先生
每教學者靜坐看喜怒哀樂未發時何氣象楊道

夫謂其切於養心云蓋濂洛之學自先生振之一
傳而為李氏侗再傳而為朱子元晦俾天下後世
獲修明道術不為異端所惑者先生之功居多也
先生當徽欽際皇祐否塞身雖隱約而心存國家
所著遵堯錄八篇要數萬言大要謂藝祖開基列
後繼統若舜禹遵堯而不變迨元豐改制創為功
利之圖浸召夷裔之禍其思深矣先生豈果於隱
者哉先生居常紆軫故郡故學者稱為豫章先生
陸九齡字子壽金谿人九韶弟幼穎悟肆力問學泰

增當國天下無敢談程氏學者九齡獨尊信之
登乾道進士教授興國每延接諸生必嚴規矩
衣冠如臨大衆士多興起治家有法閨門若朝廷
晚年學益精邃常曰近始悟子靜學術極正恨不
及見其大明於世耳臨終整襟危坐而逝贈直秘
閣謚文達學者稱為復齋先生

陸九淵字子靜九齡弟生而神明三四歲時問其
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
讀書至宇宙二字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吾身
內事

名賢編

卷上

四十八

事吾分內事乃宇宙內事登乾道進士興國
因輪對陳五論一言仇恥未雪願博求策
道經邦之職一言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一言知
之難四言治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言人主不當
細事除將作監丞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
轉尋知荆門軍專以厚風俗為首務逾年政行
修周益公稱其荆門之政為躬行之効云一日告
僚屬曰吾將逝矣乃沐浴更衣端坐逝二日日中
而卒謚文安學者稱為象山先生先生蚤悟心體

名賢編

卷上

四十九

加以學問充養蓋已造乎廣大高明之域而精微
切實功亦無間嘗自謂踐履雖未純一然總彊策
便與天地相似其教人掃去支離直指本心使人
從此培養最為喫緊嘗與朱元晦論學驚湖不合
及元晦守南康先生就訪之偕至白鹿洞講君子
小人義利之辨聽者至有泣下元晦以為切中學
者隱微深痼之病大抵先生之學主於立其大者
確然以孟氏為宗立迦洙泗之派其在宋儒茂叔
伯淳亦所推許正叔而下往往致疑至於六經註
脚之語要非無為而發先生之於道可謂知勇兼
備者矣嘉靖間從祀孔廟

劉清之字子澄新喻人受業於兄靖之博極書傳登
紹興進士調高安丞值歲侵徒步阡陌以安集之
全活甚衆迂宜黃令參政龔茂良丞相周必大薦
之孝宗召對首論民困兵驕大臣退託小臣始喻
通判鄂州改衡州每因月講設酒餼與諸生論學
創朱陵道院以祀冠準周啟順胡安國為臺臣所
列子祠歸光宗即位起知袁州病革周益公來省

視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張目曰無慮可澄遂卒
清之銳意義理之學與朱元晦張栻相淬厲元晦
祭子澄文語極酸楚所著曾子內外雜篇蒙新書
外篇戒子通錄等書

張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進士從朱元晦學嘗取管
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數語為窮理之要元晦嘉
其篤志謂黃幹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如二三君
子不可多得也為袁州司理參軍有盜黠甚訊者
莫能決會有兄弟訟財者洽諭之曰冒法以求勝

各賢編

卷上

年

就與守分以全愛乎訟者感悟監閫之自伏通判
池州歲旱禱弗應洽白提刑辯冤獄白守寬催科
兩隨注以病請祠端平初除秘書郎遷著作佐郎
待以說書洽固辭遂除直秘閣主管宗室親事贈
直寶章閣謚文憲洽自少用力於敬故以主一名
齋所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
長編事略郡縣沿革

朱熹字敬子建昌人紹熙進士授岳州教授未赴往
遂陽謁朱元晦受學元晦勵以曾子弘毅之說改

各賢編

卷上

年

襄陽教授復往就元晦元晦叩其所得歎曰熹
學可畏他日任斯道者必若人也諸生未達者先
令詣熹俟有所發乃從元晦折衷詔訪遺逸九江
守薦熹辭不赴除大理司直辭尋添差江西運使
幹辦通判潭州辭歸當是時史彌遠廢皇子詒熹
聞歎曰三綱絕矣自是屢薦不起以直秘閣奉祠
紹定間朝廷問當時高士史臣李心傳以熹對且
曰朱熹高第經術行義亞黃幹海內一人而已碩
終不召也卒贈直文華閣謚文定熹嘗曰凡人不
必待仕宦有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反
物即功業矣又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一
時學者宗之
黃顥字商伯都昌人隆興進士教授除興府知德化
縣以勸學興化為本薦除登聞鼓院光宗嗣位遷
大府丞知常州歲飢道殣相望至有食其子者州
縣督逋賦如故顥見之感然方有旨停閭夏稅顥
遂乞併閭秋苗不待報輒行之言者罪其專削兩
秋從其顥閭之請顥謝歸廬山起知信州廣東提

點刑獄不赴灝穎敏彊記行端謹以孝友稱

元晦守南康灝受學焉朝夕問難多所開發元晦
歿學禁方嚴灝偕李燔諸人會葬日聚四方學者
講論不倦卒謚文簡宋史撰道學傳江右惟灝與
同郡李燔臨江張洽三人云

元吳澄字幼清崇仁人幼穎異日誦千言既長用力聖
賢之學著春秋禮記尚書纂言易外翼孝經章句
晚年悔落著述窠臼居常拱默端坐一洗舊習與
學者訓答娓娓不倦元明善歎曰與吳先生言如

名賢編

卷上

五

探淵海遂執弟子禮董士選述於家親執饋食曰

吳先生天下士也先生每謂朱元晦道問學之功
居多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然問學不本於德性
則其弊必墮於言語訓詁之末故學必以尊德性
為本庶幾得之當時未以為然距今遂為確論四
方之士負笈而及門者恒數百人稱為草廬先生
歷官至翰林學士卒進封臨川郡公謚文正

皇明吳與弼字子傳崇仁人司業溥之子侍親京師從
洗心楊溥學見伊洛淵源錄慨然有尚友志遂棄

舉子業日處小樓潛心義理賦詩曰九仞始

千里方跂步渡江遇風舟幾覆眾皆驚怖先生
正襟危坐舟定人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天順
初大臣薦於朝遣行人齎璽書禮幣聘先生于家
至則授春坊左諭德召見文華殿慰勞備至先生
引病力辭

上不允賜文幣牢醴遣內臣送還館仍諭李文達慰
番先生遂稱病篤

上不能強仍遣行人護歸命有司繼粟終其身先生

名賢編

卷上

五

上崇聖志十事

上嘉納馬先生風格高邁議論英偉其學術以希聖
為主以志道為基平居躬耕自食蕭條物外有孔
門陋巷風雲之意常病宋末箋註支離不喜著述
學者稱為康齋先生

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生而靈異五歲出語驚人寧
獻王召試韻語應答如響有心定萬事定之句王

驚賞稱為神童天順進士翰林庶吉士授編修上
疏勸行三年喪又論治道大本曰講學曰聽治曰

用人曰厚風化與時相議不合移疾去弘治初
修實錄以舊勞晉春坊左贊善上疏勸行王遠反
覆幾萬言實錄成遷南京翰林侍講學士以母老
謝歸父之召修會典晉學士特置日講燕

東宮講讀

孝宗雅意簡公為低几就聽之旋以母憂去後召為太
常卿兼學士掌詹事仍侍講筵勸講大極圖及西
銘諸書

上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

名賢編

卷上

五十四

武宗踐祚晉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尋乞致仕疏屢上
優詔弗許以疾卒公入仕垂五十年在朝僅九閱
歲方閒居時潛心性理之學若無意斯世天下士
大夫想望其風采騰薦至數十

上稱其忠義恬退當今鮮倫迨弘正間駁駁大用而
忌者乘之天亦不勲遺焉良可慨夫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垂七齡受學於家塾言動類
成人塾師畏之聞吳聘君講學崇仁往從之遊遂
棄舉子業慨然以斯道自任絕意仕進充養益饒

其學以主忠信為本以求放心為要以敬為所居
常端莊凝重對妻子若嚴賓然人不見其情容無
與學者言學曰惟為已則所從不謬言治曰惟王
道則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其學術之正類如此所
著有居業錄學者稱為敬齋先生卒從祀孔廟

張言字克修餘干人成化進士授工部主事以劾李
孜省僧繼曉謫判景東公不劾夷其民誨以孝弟
忠信礼義廉恥葺齋舍與諸生討論製慎獨窮理
改過求仁四箴揭之座隅弘治初遷肇慶同知累

名賢編

卷上

五十五

官至廣西左布政使以忤權奸鵠二官降兩浙鹽
運使累遷至貴州左布政使公引疾不赴公之學
大要以窮理致知為務體諸身驗諸心徵諸天下
不主象山之說嘗撰陸學證疑以狀之蚤歲天資
剛直晚益弘粹愛君憂國之心尤而彌篤願細翔
外藩不得安其身於廟堂之上識者悅焉

羅倫字彞正永豐人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自少勵
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君
守嘉其學行而憐其貧命邑令周之謝弗受成化

丙戌

廷對幾萬言措切時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為說中稱引
程正叔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
語執政欲節其下句不從

賜及第授官修撰嘗與叔父書曰所謂好子弟者非好
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爾也謂有好
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天壤爭久云後
會大學士李賢遭喪去

朝廷留之倫詣其第告以不可踰數日力陳起復非是
名賢編

援宋富弼及劉珙故事疏奏忤

旨落職提舉泉州府舶明年南文毅相

召復原官尋改南京聞白沙陳先生終論慕之以疾辭

歸時與來往白沙之學以致虛為宗以自得為至

顧獨睭睭於倫蓋斯道之任重詣極須得到殺如

倫乃可與力也觀其咏大玄洞詩所以效德切於

倫者殷殷矣倫之日進於高明有以也倫居金牛

山之大玄洞結茅以處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

受徒講學以註經為業若無意於世者嘗欲微方

置我田瞻族或助之堂食錢弗受一日訪友值歲
寒衣單縷凍不可忍入其書室擁衾而坐友人知
解衣衣之行遇乞人僵於途輒脫以覆之去客晨
至番飯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隣舍干之比舉
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一以為意生平不視惡色不
聽惡聲不恥惡衣惡食見一饒寒凍餒之人則傾
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為人之毀
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已之死生禍福皆所不顧
浚川云充倫之操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不為者確論哉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弘治進士及第授翰林編脩
性簡靜不事交謁日閉戶讀書以聖賢自期待晉
南司業時章文懿為祭酒事必咨而後行滿考
送璉方用事或謂宜一詣璉先生曰是舉吾平生
而盡棄之也璉怒奪職歸編氓璉誅復故官上獻
納愚忠四事累官吏部左右侍郎南吏部尚書改
吏部未任乞致仕時王文成倡明良知之學海內
翕然信從先生不苟附和者因知記以明已意大

要謂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為
心心之所具為性倘認心以為性則謬矣其持論
如此歸田以來端居翫理門無雜賓微言細行皆
有法度士大夫藉為儀刑者貳拾餘年卒贈太子
太保謚文莊學者稱為整菴先生

鄒守益字謙之安福人正德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
銳意正學一日讀中庸歎曰程朱補大學格致傳
而中庸言慎獨不及格致何耶久之謁王文成公
論學悟曰道在是矣遂執弟子禮嘉靖初大禮議

起公引經抗論下詔獄謫判廣德州遷南主事即
中引疾歸薦起南考功尋召為司經洗馬上聖功
周迂太常寺少卿燕侍讀學士掌南院南國子祭
酒

九廟災諸大臣皆自陳惶恐引罪公獨請
上修德彌災坐忤

旨落職公性恢廓多所容納自謂身退不獲大行於
時庶幾明道覺人盡吾儒分內事其立教以萬物
一體為大以子臣弟友慥慥相頌為實地以戒慎

恐懼健行不息為真功必寂感體用通一無二為
正學以眈眈皜皜合德天地為極致凡游其門者
諄諄誘進終始不懈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莊學
者稱為東廓先生

歐陽德字崇一恭和人嘉靖進士蚤歲受業王文成
公之門不上春官者再繇六安知州遷刑部員外
郎改翰林修撰累官至禮部尚書入直西內與聞
大政尋以疾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公蚤聞良知
之學輒自有會既與聶貞襄鄒文莊羅文恭討論

于青原梅坡間日益超詣周旋南北成均毅然以
師道自任其立教以良知為宗旨以格物為工夫
大要謂物乃應感之跡有善有惡有正有邪格物
者為善而不為惡從正而不從邪隨分自盡循其
良知之天理而無少歉虧焉則道在是矣當立朝
日嘗欲從容啓沃以庶幾古所謂格心者天不假
年惜抑而未竟云學者稱為南野先生

聶豹字文蔚吉永豐人正德進士知華亭縣識徐文
貞於諸生中為御史屢上疏指斥巨蠹及諸大臣

不識者風裁凜然累官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倭夷寇閩廣議者歆遣官視師公執不可忤

旨致仕公謂王文成於越中間學益邃銳然以聖人為必可至朝夕體驗義益精明嘗慮學者率以發用為良知落支節而遺本體特揭未發之中以示之其言曰良知本寂感於物而後有知故必自其寂者求之使寂而常定則感無不通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初公以潼關副使被逮浞容就道門人父老送之無不流涕公神色不動抗手而別羅文恭見

名賢編

卷上

李

之大欬服後聞公未發之說益相契合卒贈少保謚貞襄學者稱為雙江先生

李中孚字庸吉水人少從父游隨州遂為州諸生舉湖廣鄉試第一登進士授刑部主事疏論西僧請惠州通衢驛丞累遷廣西提學副使憫俗學文雖一導以躬行不事言語累官廣東右布政以直道忤兩臺左遷四川叅政累官右副都御史督南京糧儲卒於官公性莊重終日危坐身不傾倚進退皆有度居身清約位躋顯重而田廬無改於舊獨

銳意學問潛修默證而要其歸於實踐門人羅文

恭公嘗論之曰先生之學以求仁為的以開和為端以自作主宰不假纖毫之力為功以生生不息不與以已為體以心正而動自有分殊為用以脫然無繫常如太虛為樂以遯世無悶不求人知為至學者稱為谷平先生所著有日錄及文集五卷何廷仁字性之雩都人嘉靖初領鄉薦自為諸生潛心學問時王文成開府虔州日進諸生講學公輒慨然曰吾恨不及陳白沙之門先生今之白沙也

名賢編

卷上

李

遂執弟子禮既聞致良知之說大有開悟嘗語人曰學問之道從起端發念處察識又曰知過即是良知改過即是本體已授新會知縣又自喜曰吾不及游白沙之門今幸仕其鄉矣敢以俗吏臨其子弟耶其為政務尚簡易暇則與諸生就白沙祠堂講論學術申明主靜無欲之訓遷南京工部主事謝病歸卒門人立祠祀之所著有善山集

黃弘綱字正之雩都人領正德鄉薦游王文成之門甫三日輒悟心理合一之旨凡所開導靡不心解

是時同門生皆海內名士而以解悟推者則公與
同邑何性之餘姚錢洪甫王汝中為最諸人莫敢
望焉故同門為之語曰浙有錢王江有何黃授汀
州推官迂刑部主事以直道忤宰執謝病歸時與
吉州諸同志尋繹舊學講論不輟

羅洪先字達夫吉水人幼便端重年十五聞王文成
公論學輒嚮往之常擁膝危坐以自收攝既長學
益進登嘉靖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逾年引疾歸
至儀真病幾殆留數月有瓜洲富人王紀者坐事

名賢編

卷上

李士

為同年項侍御按治乃飾名姝介萬金謁求解已
峻拒之矣而項聞之微以意嘗先生先生辭益厲
項嘆服既歸悔曰紀所遺當拒而罪不當死久之
有同年饒比部錄刑江止致書生之已弗逮矣為
之憮然是後二年先生侍雙泉公於家公訓飭不
殊童穉言動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
席授几如命從事欣欣如也遭憲副公喪寢處苦
塊間不入內者三年復召為春坊贊善疏請預定
東宮朝儀落職歸編氓公平生辭受一裁於義常路

饒遺謝絕不納日惟孳孳論學其學如肆力於踐
履中歸攝於主靜晚微悟於仁體其言曰學者皆
緣習氣作梗要得消磨自有知以米積染成習如
油入麵未易脫離須是終日酬應終日收歛不使
習氣乘機潛發庶不負此生又曰善學者竭才為
上解悟次之聽言為下恃妙契而不務反躬終無
得也公閒居樂道浮雲富貴布袍芒屨徧訪名山
罕與時俗酬接四方士大夫望之如景星慶雲卒
贈光祿少卿謚文恭學者稱為念菴先生

名賢編

卷上

李士

魏良弼字思說新建人嘉靖進士蚤受學於王文成
公繇松楊知縣授給事中累遷至禮科都給事中
前後在諫垣七年論諍至數十上其大者則論保
定侯梁永福兵部尚書王時中學士張孚敬吏
部尚書汪鏐及論赦都御史王應鵬南京御史馬
敷諸人每一疏上輒予杖杖已或釋或詔獄未幾
輒令復故官公臂殆無完膚久之張還內閣而汪
尚書猶在吏部竟用前隙落職歸矣公家食四十
年日講求性學孜孜不倦知命後不復入內室屏

居村塢宴坐澄心期望還家謁先祠與夫人
堂上對談畢輒去接引後進貌恭而言厲見
意銷縉紳以為模楷隆慶初錄用忠鯁而公篤老
矣晉太常寺少卿致仕年八十四卒卒後十二年
而有司祀於豫章先賢祠云

劉陽字一舒安福人為諸生買舟謁王文成問學除
夕野泊兩雪霏霏手指僵不得屈信意躍如也督
學與文成論不合發策侵之公明正學以對嘉靖
鄉進士知碭山縣表孝子閭祭節婦墓以興俗化

古賢傳

卷上

六十四

民河為惠公齋沐虔禱願以身請命河忽自通者
二十餘里入為御史力持風裁永禧宮成百官表
賀諸御史推公為首公訝曰此當諫不當賀御史
職諫即默不諫已爾可復賀耶於是臺官獨不賀
尋引疾歸親喪廬於墓側服除被召辭不赴公學
本良知而求端於躬行嘗病學者言獨言幽而無
忌於可指可視言著言察而未及乎行之習之時
稱為篤論公性譽易惓惓接引鄉里化其德卒之
日自庭達於巷哭聲不絕遂建祠祀公至於今不

解所著有洞語人倫外史山壑微踪接善編古
正氣諸書學者稱為三五先生

劉文敏字宜克安福人為諸生與從弟君亮共學既
然有大成之志及聞致知說即躬踐默証必之覺
動靜未合一乃偕君亮入越就王文成受學日相
問難而後沛然也遂去舉嘉慶不復應試公學以
躬行為主而却虛談書學者當循本心之明時
時自見其過惕厲改過銷融氣質然後微諸倫理
見諸事為無一不慊於心方為實學若徒事言說

古賢傳

卷上

六十五

以希鮮悟是德之賊也與羅文恭論道松原文恭
贈詩曰歎息卓爾域千古能幾許目擊中有存意
會言無乖蓋深相推挹云所著有論學要語卒後
十年而有司祀於復古書院學者稱為兩峯先生
劉邦采字君亮英特不群為諸生時便謂學求諸心
耻以時藝為事問道越中大為王文成所稱賞及
父喪不復應舉督學趙公淵高其行檄邑令從之
令為具舟屬丞與俱往公為強起及門進望趙公
未離席輒卻步不進趙公亟起迎之公因陳棘園

故事令諸生脫巾露體非特士禮不顧應舉於是御史儲公良材下令諸生得以常服入弛其禁令遂中式歷壽寧教諭嘉興府同知棄官歸公病學者襲文成口脛浸失真極力排之嘗謂心之體曰主宰貴知止以造於惟一心之用曰流行貴見過以極於惟精是謂博約並進敬義不孤公言簡義精隨問酬析能以片語開人宿痼疾甯人未調問先生此際視平日何如公曰形詎能累性哉今吾不動者自若也遂瞑所著有易二篇學者稱為師泉先生

萬思謫字益甫南昌人嘉靖進士縣令入為曹郎久之遷光祿丞以長揖忤太宰外遷四川布政司叅議積官至福建左布政南京太常寺卿時江陵奪情譴逐諸言者公貽書令召還言者輯和群情竟坐忤罷歸公慕道甚蚤謂學術當以宗孔為本後來枝分派別各是其是未必盡符聖人初意平居研窮淵微深不可窺至其清約自將蕭然四壁身歿之日無以為殮鄉紳醵金佐其鬻棺云

忠諫

晉熊遠字孝文南昌人少有志操縣令召為公曾不起強與衣幘扶之使謁郡舉孝廉除監軍華軼司馬領武昌太守元帝作相列為主簿時傳北陵被廢帝欲舉哀遠以為陵園非一傳聞未審宜遣使掘河南尹按行然後發哀即命將至洛修復陵園討除逆類帝不能從後正旦帝欲作樂遠諫以今孝懷皇帝梓宮未返神人同忿令履端元日貢士鱗萃有識者於是觀禮人心所歸惟道與義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豈可榮耳目之觀崇戲弄之好乎帝納其言轉御史中丞列上當時三失以為讐恥未報臣子竝宜枕戈為王前驅至稱選官用人不科實德惟取白望稱職以違俗見譏虛資以從容見賞宜招賢良於屠釣聘耿介於丘園其言深中時弊累遷侍中出補會稽內史後拜太常卿宋劉敞字原父新喻人慶曆進士直集賢院判吏部考功夏竦賜謚文正敞上言竦行不應法令百司各

得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凡三上為改謚擢知制誥宦者石全彬以勞遷宮苑使意不愜三日除觀察使敞封還詞頭命遂寢累官翰林侍讀學士判三班院英宗初立兩宮微有隙敞進讀史記至堯禪舜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為改容皇太后聞之亦喜終集賢殿學士判南京御史臺所著有春秋傳權衡說例文權意林合四十一卷七經小傳五卷弟攸與敞齊名

名賢編

卷下

七

朱京字世昌南豐人父軾有隱德京博學淹貫登熙寧進士為太學錄神宗召見論事擢監察御史時諸御史多罷去京抗言曰御史假之則重略之則輕今耳目之官屢進屢卻則言者不若靜默為賢直者不若柔從為智偷安取容亦何益邪京風神峻整人目為真御史未幾論大臣除擬有私謫監興國軍酒稅歷遷國子司業辭不拜徽宗初復召之踰月卒

章穎字茂獻新喻人以兼經中鄉薦孝宗詔求直言

穎為萬言書附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孝宗稱其文似陸贄授道州教授歷遷左司諫論罷右相葛邲屢請光宗問安重華宮寧宗嗣位遷侍御史兼侍讀權兵部侍郎一日御經幃問曰諫官詆趙汝愚卿等謂何眾莫敢對穎獨言天地變遷人情危懼未可輕退大臣御史劾穎阿黨罷太學生周端朝等伏闕訟汝愚冤且謂穎忠廷坐罪侂冑誅累遷禮部尚書兼侍讀乞祠卒贈光祿大夫謚文肅穎平生風節窮達不移方黨議起朱元晦遺之書

名賢編

卷下

七

曰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者非公誰與望耶

孔文仲字經父峽江人嘉祐進士少刻苦學問性狷直歷台州推官熙寧初范鎮以制舉薦對策忤王安石罷歸故官後為國子直講學召方用王氏經義以不習其書改判保德軍元祐召為校書郎累遷諫議大夫會日食疏陳五事曰邪說亂正道小人乘君子遠夷侮中國糾封奪公論人臣輕國命又論青苗免役等法不便改中書舍人卒蘇軾

淵其樞曰世方嘉軟熟而惡勁直如吾經父

無有矣黨議起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官有文

集三十卷弟武仲平仲並知名

幸元龍字震甫高安人慶元進士為京邑尉時万俟

卨之孫與岳武穆家訟田元龍判田歸岳通判鄧

州真德秀諸人以白濟王究獲罪元龍上言人極

濟王以叛非其本心朝廷當為治堊立後不應罪

言者仍移書彌遠奪官紹定中京師災獨彌遠私

第完元龍自家上封事言彌遠竊陛下威福使天

名賢編

卷十

四

下知有丞相不知有天子願戮其首以謝天下然

後斷臣首以謝彌遠則災自弭矣

胡夢昱字季昭吉水人嘉定進士為大理評事時寶

賁來歸朝臣皆遣官夢昱獨辭不受因上言宜以

國威未奮為恥至於寶賁無足為重星變歷陳禍

機五事及雪川之變史彌遠欲加窮治轉相誣引

夢昱極言濟王之不幸仍移書彌遠坐羈管象州

卒夢昱一門孝友弟利國從象州死兄夢白昇喪

歸又死端平初追贈朝奉郎謚剛簡

姚勉字成一新昌人少穎敏寶祐進士廷對萬言理

宗親擢寔第一除正字時大學生論丁大全被逐

勉上言斥逐學校以禁言者此蔡京秦檜所為今

日豈宜有此遂歸除通判處州辭不就吳潛入相

召為校書郎無太子舍人輪對言朝廷綱領在用

入聽言及守帥數易之弊理宗過東宮勉講不卦

指斥權姦無所避忤賈似道諷孫附鳳劾為吳潛

黨免歸所著有雪坡集

王明范敬先字思祖新建人洪武初進士授監察御史

名賢編

卷十

五

嘗指陳闕失無所忌諱

上怒命磔諸市磔者已披其兩乳敬先曰姑毋相迫吾

將有獻索筆札具草以進

上閱之乃一詩也誦至聖主磨礪棟材之句輒為霽

威亟命釋之謫充吏交趾未幾除趙王長史趙王

敗以嘗切諫僅削籍還編氓或憐其貧助以粟舟

道遇親舊訴以寔敬先舉栗舟道焉竟以困乏終

劉球字廷振安福人永樂進士授儀制司主事正統

初預修

卷十

實錄錄成改翰林侍講雷震奉天殿應詔陳十
忤王振會翰林脩撰董璘乞為太常卿事神下詔
獄公疏中偶言太常官宜用儒臣馬順附振喜曰
此可并殺公遂逼璘誣公書此疏矯旨逮公當朝
粹公去公不知何坐大呼死訴

太祖 太宗縛公至暗室中斧礮暴下碎其體極慘
公天性忠孝議論常依名節沉思積學好義力行
文詞鏗鏘金春玉應人共寶之

景帝踐祚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子鉞鈐舉進士鉞官廣
名賢編

東叅政鈐雲南按察使

廖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進士繇庶吉士授刑科給
事正統中賑陝西饑得便宜行事遷大理丞少卿

南大理景泰中下詔求言公上言 上皇在南宮

未審萬幾之暇曾時時朝見以敦友愛否臣往觀

上皇遇正旦冬至令群臣朝 皇上於東廡手時臣民

誦其友愛令宜令群臣時得朝見以慰 上皇之

心至於 上皇諸子亦宜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侍

皇嗣之生留中不報會章綸鍾同疏論建儲追

公逮公與章鍾杖闕下謫定差驛丞

裕陵復辟召還復故官言官詆公請老 上曰莊有太

節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謚恭敏公性易直表裏洞

然顧好剛尚氣好面折人既抗忠獲罪名聞天下

而不屑曲檢為拘士所縲卒不能喪衆醵金以助

始服公廩云

鍾同字世京吉永豐人景泰進士授御史方易儲時

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公與禮部郎

中章綸語及建儲事慷慨至於流涕遂疏請復之

名賢編

沂王東宮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逮詔獄械繫

極苦杖之不死逾年又杖之竟死獄中時年三十

二骸掩園上莫敢收葬

裕陵復辟贈大理左寺丞官其子啓 茂陵憐公受禍

慘祿公妻羅氏又官其一子啓請遣骸歸葬時公

歿久矣血清臂洗出信鮮好追謚恭愍

楊瑄字廷獻豐城人景泰進士天順初為御史行部

河間民群訴曾后二兒奪其田公具以聞尋字連

見二兒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謀班劾之有洩

語于二兇者得為地章入

上怒召諸御史詣文華殿俾誦所上章詰公公與御史
周斌且誦且對無所回撓於是下諸御史詔獄逼
公誣引大臣刑極慘酷數瀕死無一語他及刑部
當公死餘謫戍貶斥有差奏上會大風雹拔木
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得末減公戍遼東
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兇謝公不可復謫
廣西二兇伏誅放歸田成化初起浙江按察副使
築沿海塘捍海遷按察使益以振憲度勵風俗為

名賢編

卷十

八

為已任尋以病卒士民祀之海鹽東海上

吳世忠字懋貞金谿人弘治進士授兵科給事中
寒謬自許嘗勘事雲中條上諸邊備禦方略慮
周詳且謂他日有患莫謂臣今日不言厥後火
之變悉符所料他如請褒錄革除死事諸臣及
効外戚壽寧侯不宜與百姓爭田真人張玄度
道惑眾應禡爵及論救吏部尚書王恕論劾都御
史韓邦問一時推其敢言累官至僉都御史巡撫
延綏以病歸卒所著有學庸通旨太極圖解洪範

考疑諸書及奏議若干篇

余廷瓚字宗器鄱陽人正德進士授行人司副意氣
慷慨恥與世浮沉

武宗南巡兵部郎中黃鞏等以疏諫被嚴譴公毅然在
曰此非臣子委命之日乎因伏闕條十事上之
極剴切竟斃杖下嘉靖初追錄忠諫諸臣贈太
寺寺丞廕一子為國子生子祭
詹軾字敬之玉山人正德進士授行人性剛直喜論
國家大事

名賢編

卷十

九

武宗南巡伏闕上疏諫止下詔獄竟斃杖下嘉靖初錄
忠諫諸臣贈御史廕一子為國子生子祭
舒芬字國蒙進賢人督學蔡虛齋先生每歎曰國
他日必大魁天下後果以狀元授翰林修撰正
間遊輦四馳公率吏部郎中夏良勝等上疏切
拮拳跪闕下五日尋加杖幾斃少頃始甦創臥
院中掌院者懼禍欲扶出之公曰吾官于此當死
于此不為動謫福建市舶提舉嘉靖初復公故官
未幾議大禮公復上疏諫益力再杖于庭尋以母

憂歸踰二年卒公平生勵志聖賢之學及

朝大節凜然雖偃蹇不偶而天下士大夫望之如

景星卿雲以擬羅公彞正云所著有周禮定本等

書追贈春坊左諭德謚文節

王學夔字一卿安福人正德進士授刑部主事改

功以諫南巡罰跪闕下仍杖之嘉靖初上謹始

既又疏抑戚畹疏宥言官

遷太常少卿左遷福建參議

侍郎南禮部尚書改兵部得請致仕公在郎

署抗敢言而典銓又以清通稱王維禎評其

陰庇一士陰納一物及數歷中外周旋八座廉請

之操不異平生年踰九十蒙

恩存問者再卒贈太子少保謚莊簡

丁湛字子一彭澤人嘉靖進士授工科給事中累

禮科都給事中時分宜當國公首發其奸忤

肅皇帝杖之闕下幾斃錫秩外遷邵武推官逾年量移

南甯晉四川參議浙江副使以考績去且四閱月

值黃石失守分宜猶以舊忿追罪之竟坐落職後

分宜敗即家起公為廣西參政按察使無何引疾
歸一日就中庭正襟危坐持為善陰隲書呼二子
授之言未竟而卒

劉魁字煥吾泰和人嘉靖間領鄉薦授寶慶府通判

遷鈞州知州潮州同知為工部員外郎上言安

十事禁中詔立雷壇公復疏論其非杖之闕下

死下詔獄公在獄中猶自以不能積誠感悟主

為媿時楊御史爵周給事怡立詔獄久之神降

于箕乞宥三臣得釋歸編氓尋後逮下詔獄公貽

詩家人有孤臣此日勞明主萬里何心覲此生之

句識者悲之宮禁火釋歸卒于家公受學文成公

澄心燭理動有依據留滯州郡前後十八年不

謂遇矣一躋即署忠義勳興瀕死而彌厲非天

其性詎能然耶

劉臺字國基安福人隆慶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御史

出按遼東時江陵竊國柄橫甚言官間以微詞相

規諷輒斥去甚至謫戍者公故為江陵所錄士憤

然謂忠臣不私私臣不忠詎可以薦舉私恩忘君

次大篆遂上疏極詆其專擅垂五千言江陵大急
惠呼為逆臺逮至京師下詔獄拷掠備至奪職歸
編氓逾二年而江西撫臣為江陵里中人喉讐家
誣奏公文致之謫戍潯州卒及江陵敗言者爭
公寬贈光祿少卿錄一子為大學生公意氣慷慨
有大節略方江陵盛時凌折言官言官救過不
何暇開口論事而公首發其奸倡天下忠義之
士太夫莫不壯之云

傳應禎字公善安福人隆慶進士授零陵知縣勸農

各賢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興學綽有治聲調溧水治之如零陵召為御史時
江陵得政務操切以箝天下口臺諫風靡不敢
有所指陳公因地震條上三事曰純君德蠲賦
擢言官中稱引王介甫三不足說江陵以為信
擬

旨杖闕下謫戍定海公至戍所益遠遼務自脩不敢
行能加人常若有以自下者舊時諸君子以諫顯
名即貶竄往往負盛氣不可親昵而公獨折節與
人交無貴賤賢愚皆愛慕公以為仁人君子云迨

江陵敗始宥還尋復公故官晉南大理寺丞卒卒
後二三年而士大夫猶以未究公忠悃為恨於是
南司冠丹徒姜公以公名上
請而公得贈大理少卿云

小賢編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方正

漢何湯字仲子南昌人少事沛國桓榮門徒常四百餘人湯為高第以才敏知名後拜郎中守開陽門侯光武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更從中東門入明日召大官賜食諸門侯皆奪官俸湯拜官虎賁中將上嘗嘆曰魁魁武夫公侯干城湯之謂也

宋孫立節字介夫寧都人皇祐進士時蘇子由為條例司屬罷去王介甫語曰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立節笑曰公當求勝我者如我輩人亦不肯為矣

名賢編

卷十

十一

出為鎮江軍書記遷桂州節度判官時州守王奇戰死被旨鞠吏士經制司謝麟收大小使臣十人付立節併按欲論斬之立節曰獄當論情吏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可盡戮乎刑部竟如立節議俱得不死立節性剛直遇事無所撓蘇軾剛說以美之所著有三傳例論五服要律圖臨川刀筆集

上安國字平甫安禮弟年十二以文章名舉進士及茂異等熙寧初除西京國子教授秩滿至京師

名賢編

卷十

十四

上安國官

神宗賜對問曰卿以漢文帝為何如主對曰三代以來未見其比神宗曰恨才不能立法更制爾對曰文帝自代來入未央宮定變故俄頃間恐無才不能至專務以德化民海內興於禮義加有才等矣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對曰恨知人不聚歛太急神宗默然不悅屢諫安石以為天下洵不樂新法歸怨於兄恐終為家禍在西京時近聲色安石貽書戒以放鄭聲安國報書曰亦兄遠佞人惠卿銜之及安石罷相惠卿因鄭俠獄

上安國官

卷十

十四

十五

還之其勵操如此所著有十國紀言通鑑外紀

李朴字先之興國人潛子也紹聖進士歷國子教授
為程頤所器移虔州教授嘗言隆祐太后不當廢
坐勒停以右司諫陳瓘薦召對詆王氏學蔡京罪
之罷為四會令欽宗嗣位五遷至國子祭酒以
不赴高宗初除秘書監趣召未至卒贈實文閣
制朴操履介特天下高其名蔡京嘗遣所厚道
餌以禁從朴拒之中書侍郎馮熙載欲邂逅見
朴笑曰不能見蔡京安能邂逅熙載邪嘗自誌其
墓曰以天為心以道為體以時為用其可已矣蓋
敘其平生云有章貢集二十卷

曾幾字吉甫開弟也幼有識度入太學賜上舍出身
歷授書郎林靈素方幸於徽宗朝士爭趨之幾獨
不往累遷浙西提刑秦檜怒其兄開罷去幾亦
檜死起知台州除直秘閣召對言士氣久不振
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牽裾
願加優容按秘書少監權禮部侍郎請老曰臣無
補萬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拔擢提舉王隆觀以

通奉大夫致仕卒謚文清從母死蔬食終身三任
嶺表家無南物人服其孝歷為文章雅正有經說
二十卷文集五十卷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以選舍除臨安教授累官
禮部侍郎給事中太子詹事奉使至金廷謁班
已定相儀者以親王至命師點退位請數四師
屹立不動廷中駭愕使還上嘉歎不已晉參知
事久之知樞密院事出知泉州改隆興兼江西
撫使師點嘗語諸子曰吾平生仕宦任其升沉獨

緣人主謬知遂至顯用窮達有命惟忠孝乃吾事
也贈金紫光祿大夫所著有易說史職及奏議
藁東宮講議諸書

周執羔字表卿弋陽人宣和進士除大學博士調
黃丞累遷權禮部侍郎兼權吏部同知貢舉秦
以科第私其子減限年例以塞謗執羔言祖宗法
不可亂忤檜罷久之知饒州除敷文閣待制改婺
州召還上言王道在正心誠意立國在節用愛人
沒為禮部侍郎晉尚書丞侍讀力求去除龍圖閣

學士奉內祠在經筵以辨忠邪納諫諍為勸導告
老與外祠公卿祖張都門外縉紳榮之

晏敦復字景初殊曾孫少學于伊川伊川奇之登第
累官至吏部尚書秦檜入相獨憂曰姦人相矣
以寶文閣學士知衢州封臨苗侯卒復事親孝
兩必拱立親側平居靜默及論事無所避高宗
曰卿鯁直敢言無忝爾祖

蕭燧字照隣新喻人紹興進士授平江府觀察推
秦檜當國有預以主試漕臺告者燧問故對曰承

名賢編

卷十

忠義

七

和子就舉必以屬公燧正色拒之孝宗初除諸王
宮教授輪對燧言官當擇人不當為人擇官上
製用人論賜大臣累官至叅知政事權知樞密院
屢乞休除資政殿學士奉祠卒謚正肅孝宗每稱
其全護善類誠實不欺手書二十八將傳賜之
楊萬里字庭秀吉水人紹興進士調永州零陵丞時
張浚謫永萬里以弟子禮謁浚浚謂曰元符貴人
何限惟鄒志亮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勉以正
心誠意之學召為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

羅萬里抗疏留之地震上書切直擢東宮侍讀王
淮為相問宰相先務曰人才問孰為才列朱熹
樞數十人以對淮次第用之遷秘書少監以詆洪
邁出知筠州光宗召為秘書監入對極言朋黨
禍出為江東轉運改知贛州寧宗初以寶文閣
制致仕晉寶謨閣學士先是韓侂冑屬萬里
園記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侂冑恨之擯
五年及聞侂冑開邊釁慟哭失聲以憂憤卒贈
祿大夫謚文節所著有誠齋易傳大全諸書

名賢編

卷十

忠義

七

張大經字彥文南城人紹興進士授龍泉令提點湖
北刑獄除監察御史大理少卿守殿中侍御史
中人韓侂冑不應薦士孝宗曰昔楊得意為狗監亦
嘗薦司馬相如大經言恐無恥者希旨傷俗又
宦者董璉暴橫將命淮甸所至誅求璉遂得罪
侍御史至禮部尚書兼侍讀屢請祠孝宗曰卿
庶必能為朕牧民以微猷閣學士知建寧未幾移
鎮紹興辭不赴子祠進龍圖閣學士告老以通奉
大夫致仕士論嘉其恬退至方之孔戣云寧宗立

進正議大夫降詔慰問賜銀奩藥茗疾革語諸子曰吾目可瞑吾愛君憂國之心不可泯贈銀青光祿大夫謚簡肅

陳仲微字致廣高安人嘉泰進士調莆田尉寺僧與郡學爭水利仲微按法歸學寺僧榜其事旦暮詛仲微過寺見之曰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辜成薦仲微於當路授以牘踰年其家負租逮其叔其人有怨言仲微探牘還之絨封如故始大慚累知贛州起惠州遷大府丞輪對言祿餌可以釣

名賢編

卷下

七

中才而不可啖豪傑名器可以載猥士而不可以繫英雄忤賈似道奪官久之敘復咸淳末樊襄守仲微上言其罪不在閫帥而在君相今代言知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脂茹柔積習成君道相業兩有所虧惟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也出江東提點刑獄端宗即位海上拜吏部尚書給事中兵敗避地安南仲微抱忠悃阨於似道不得竟其施性嗜學淹貫六籍於諸子百家靡不旁搜云

名賢編

卷下

七

唐文類文苑菁華諸書

徐元杰字伯仁上饒人師事陳文尉直德秀紹定試廷對皆第一授校書郎歷崇政殿說書丞相萬之遭喪起復元杰輪對言陛下為四海綱常大臣身任道揆自聞起復之命中外失望天理心誰實無之經筵復申前議命遂寢晉太常少卿兼給事中國子祭酒以暴疾乞身晉工部侍郎隨乞納祿詔轉一官致仕尋卒遣中使問狀太學諸生伏闕懇其中毒謂自昔小人傾君子俾死于變

煙瘴雨之鄉今蠻煙瘴雨不在嶺表而在朝廷
學諸生相繼訟寃詔逮治竟無驗賜謚忠愍厚恤
其家

馮去非字子遷都昌人父椅隱居授徒著書二百餘
卷去非登淳祐進士嘗幹辦淮東轉運司與使者
爭事投劾歸元祐間召為宗學教諭丁大全為
諫議大夫三學諸生叩闕言不可詔禁戒諸生
后學宮去非獨不肯書名牌下未幾大全入相去
非以言罷舟泊焦山有僧上謁致大全意願毋過
歸少俟收召去非奮然正色曰斯言何為至哉去
非行傍廬山老矣遂不復與言

湯漢字伯紀安仁人以薦授上饒縣主簿轉運使
希堅言漢海內知名士也豈得吏之州縣詔循
資差信州教授兼象山書院長累上書言事遷
書郎入對極言邊事以為今日扶危救亂在人主
清心無欲盡用天下之財力以治兵大臣公心無
我盡用天下之人才以彊本庶幾以亡為存耳遷
太府少卿兼太子諭德秘書少監疏論董宋臣之

奸求補外以秘閣修撰知福州改知隆興府度
即位累遷權工部尚書兼侍讀以端明殿學士致
仕卒贈正奉大夫謚文清漢介潔有守恬於進取
所著有文集六十卷

皇明王英字時彥金谿人永樂進士庶吉士入翰林
脩撰進侍講從征胡至閩樂見海旋師至威虜
辟李陵臺驛令碑沉河中絕虜爭

上顧公喜曰秀才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需爾為用

宣力勿憚勞公因言虜遁幸毋入險窮追 上咲

曰朕為天下國家計秀才直不欲黷武耳駐安平
鎮軍中有怨言 上怒公言此皆壯士幸宥其罪

稍與恩澤異日得其死力 上喜立命兵部尚

李慶給餉及輜畜 上崩榆木川 東宮命公

諸大臣定喪禮議國事宿內閣凡七日陞侍講

士歷陞禮部侍郎南禮部尚書卒謚文安改謚文

忠公文章典瞻尤善草書寬弘樂易豪俊豁達不

屑曲檢直諒好規人過故不為三楊引用論者惜之

陳壽字本仁新淦人成籍遼東成化進士繇給事中

累官至南刑部尚書致仕公性勁直在諫垣疏論萬貴妃族人中官梁方奸僧繼曉撓法繫詔獄副留院疏救諸言官以劾逆瑾被逮奪職頗不喜論列士大夫嘗稱父遺言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公歷官四十年著介潔名無所于歸寄寓金陵歿不能葬久之親舊相贈歸其喪云

楊應字方震豐城人成化進士選庶吉士除給事尋便養改南上言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宜備日

名賢編

卷下

五

講反講書空兼大學衍義諸所條奏皆關治體兵防大計陞南光祿少卿歷南太僕少卿通政尹順天平徭減役裁諸費冗愛人節用京輔稱清陞禮部侍郎進尚書大禮議起具疏同南九卿請

孝宗母

昭聖以崇正統一本之義報聞公好學能文負時名事精敏性耿介恥回互論事據經義時傳律例通古今所著有國朝名臣及理學名臣言行錄太極圖纂洪範纂要諸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文恪

朱廷聲字克諧進賢人弘治進士縣行人為御史正德初逆瑾偕其黨蠹政公與同郡御史熊卓先後疏論其奸迨瑾入司禮監提督團營竊國柄追憾諸不附已者大學士劉文靖公而下數十人目為奸黨奪其官而公以黨籍錮矣瑾誅起家南宮為憲浙江累官至刑部侍郎致仕歸公生平太皎然而持操嚴肅所至以清白稱還居里中不入城府謝絕交游獨與隱士饒芳中友善時相和為樂一切世味泊如也世高其風節云

名賢編

卷下

五

熊卓字士選豐城人繇進士為平湖知縣擢御史居臺中侃侃按都督神英賊罪如法權貴不敢撓部廣東貪墨望風解印時逆瑾勢傾中外卓抗不為屈誣以奸黨勒令致仕迨逆瑾敗而卓已起矣性警敏十歲以能文知名入朝與李獻吉仲默友善惜天不假年功業文章俱抑而未竟余祐字子積鄱陽人間胡敬齋先生論學徒步往師之為先生所賞以女娶焉登正德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忤逆瑾落職瑾誅起知福州晉山東副使

備兵徐州以沒入中官貨逮詔獄從獄中著性集

三卷事白下遷南寧府同知尋知韶州投劾去嘉

靖改元遷副使尋遷河南按察使忤兩臺調廣西

兩遷至雲南左布政召太僕卿晉吏部右侍郎公

未去滇而已不起矣公性亢直屢躓屢起守故

編屬其學宗師說一以朱子為指南彙輯朱子

書為經世大訓十六卷游藝至論一卷

歐陽一敬字司直彭澤人生有至性甫成童即知

比長業益精登嘉靖進士知蕭山縣勤敏廉平以

名賢編

卷十

五

愛人為本百姓戴若父母召為給事中累遷都給

事慷慨有大節略遇事敢言彈劾無所避當嘉

間以塞諤著聲諫垣者推公為最云晉太常寺

卿請急歸道病卒

吳悌字思誠金谿人嘉靖進士知樂安宣城二縣

廉平稱入為御史不函一幣惟鏤天文圖為贊

稱吳天文云

上譴南畿主試諸臣并絀所薦士公為中救下詔獄尋

釋公仍可其奏督醴淮揚按河洛並著風裁是時

分宜方鵠張公引疾歸垂二十年華亭得政即

召為御史還臺甫七日擢太常寺少卿尋遷南

僕大理二卿明年遷南刑部侍郎一夕卒公蚤

誦慕泰山之學不事口耳加意實踐平居布袍

食滷如也與人處樂易可親及至祈道理辨政

則侃侃不可回在淮揚疏薦布衣王艮空如

在河洛疏修伏羲陵寢以重斯文鼻祖皆為

云

周延字南喬吉水人嘉靖進士知潛江縣調新會入

名賢編

卷十

五

為兵科給事時譟奪王新建爵公上言守仁堅直

節於逆瑾鵠張之日糾義旅於逆濠雲擾之時

其倡道章貢四方興行建牙閩廣八寨銷氛

以一省而并廢生卒非所以存國體昭公論

謫判太倉量移宿州累官至南吏兵尚書改左

御史公性方峻介潔所至以清勁著聲及總憲

臺百僚憚其風采嚴世蕃方怙勢多所凌忽有

亭而下皆卑視之獨嚴事公不敢抗嘗自贊其像

曰退然若畏鈍号似迂至其不違義不趨利不隨

俗不靡風者殆之死而不敢渝人以為實錄卒贈
太子太保謚簡肅

姜係字君庸南昌人嘉靖進士自鳳陽府推官累官
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以征苗為忌者所乘奪
當下遷而公拂衣返矣公性剛介不能附麗權
人當是時分宜秉事公小紆意可不至蹶
復操而公執故操不回隱田間十餘年絕意
足不及城市敦尚孝友為鄉閭率先日整襟危
誦周易意豁如也生平風槩抑熊恭肅之流亞云

卷下

七

清介

漢喻猛字驕孫豫章人和帝時仕至蒼梧太守以清白
為理郡人頌之曰於惟蒼梧交址之城禹貢厥
島夷皮服大漢惟宗建以仁德出自中臺鎮於
國威風光遠吏人從則鳩集以禮南人入服
帝庭功化畢植

雷羨字仲公鄱陽人初為郡功曹舉善不伐
免人死罪其人懷金謝羨羨拒不受乃密置承
上而去羨後葺屋得金其人已死乃付縣舉孝廉

名賢編

卷下

七

元

拜尚書侍郎有同臺郎坐事當刑作羨默表取其
罪同臺郎覺委位自上詔皆除刑舉茂才讓
重州不聽羨佯狂匿不應命鄉里語曰膠
豎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辟二人羨遂為
者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
人旋拜侍御史除南頓令卒

陳重字景公宜春人與鄱陽雷羨友善俱學曾氏
顏氏春秋豫章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推義明
年羨亦舉與重同為郎有同署郎負息錢數拾萬

事公駭曰安得此活吾素風矣亟取而授之江表
苦節往往類是

劉寶字嘉秀安福人宣德進士錄庶吉士乞教職

養授金華同知歲旱遭賊糞積民或鬻子女不

完公疏蠲其逋贖還其子女還順天府治中

中召脩元史還南雄知府郡當孔道商稅

前守輒屬磨推其餘餽遇客為游譽公至

一錢中貴人通南雄公無所餽折辱公既去道

喧傳公且上言中貴人索賄狀中貴人懼馳奏公

抗勅使大不敬詔逮公下獄公從獄中上書言臣

歷官以來不以妻子自隨茹粗衣敎欲為國家

養小民不忍勞費觸中貴人無所逃罪

不復窮治不數日卒獄中公喜著書尤遽於春

夜有得蹴童子燃燈起書之如獲拱璧生平清

甘心貧窶可與古廉吏范丹李及齊驅矣

孫需字孚吉德興人成化八年進士歷官南吏部尚

書守法畏公議白首清風嶢然不滓雖不能發揚

功名有赫赫之譽顧正德間大臣多掊剋回過需

獨以廉約稱卒贈太子太保謚清簡

向瑤進賢人洪武進士授職方員外郎九年滿駟遷

通政使不能奏對改應天府尹建文中謫廣西道

雞浚溪官坐事繫獄數年左遷浙江運司判官

獻陵嗣位察其廉直召用之累官至右都御史兼

宣德初改莊南臺條上當時闕失八事尋

有文學屢經窮阨持操愈厲蔬食水飲布衣

也貧不能歸客死金陵

劉麟字元瑞安仁人弘治進士錄刑部主事積官至

工部尚書性清慎不苟取子守繼與運璽重索其

賄公不應富人有齎金佐公者公謝遣之遂掛冠

去隱於吳之長興教棧生徒郡人高其養以配

劉寵顏曰二劉祠在工部多所條畫建議置節

庫以清出納以太子少保致仕林居垂三十年上

下詔遺謝絕不受具載卻金記後謚清惠

張鏊字濟甫南昌人嘉靖進士錄庶吉士授儀曹郎

遷浙江督學遼東同卿公處之如一竝殫心烏世

服公長者爭推轂之累官至南兵部尚書以營軍

之變落職歸公廩慎無欲終始一操入仕垂四十年官上卿而家無儲蓄掛冠以沒田入不足以餬童稚往往假貸升斗以自生活其清約與萬益父儷美云即統馭之才抑亦少遜而高風峻節足厲貪頑矣

李遷字子安新建人嘉靖進士公性清慎外樂易而中耿介不移繇南曹郎累官至右都御史南京刑部尚書顯重矣而公田園無尺寸增當總督二廣時新鄭以內閣掌銓務委寄隆重海內爭易弦轍

卷下

下

事之而公如故狀無加禮一日白事于朝命使者附書齎數幣脩敬于新鄭新鄭卻其幣授以一函使者返啓函視之僅一空刺耳亡報書公嘆曰可後事貴人耶遂引疾固求去而是時南大司寇之令下矣公浩然不可挽竟得請以歸自公懸車席中幕府鮮不以賄聞動且至數十萬而公晚歲僅僅自食歿未十年而諸子以貧窶稱甚有不舉火者矣其風格為何如也

逸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家貧躬耕非其力不食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陳蕃為太守下車即詣之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蕃與僕射胡廣上疏薦穉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不至穉嘗為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炙鷄絮酒徒步到江夏赴之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茅容輕騎追之及於途容為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林宗嘗稱穉為南州高士

晉袁京宜春人不樂仕進隱居縣城東北五里山以耕誦自業時人慕其名行目其山為袁山後郡守為立高士坊以美之其風槩可想也

喻合字匡孫南昌人好學不慕榮寵隱居廬山北山布衣蔬食三十餘年吳孫皓晉武帝皆徵不往

卒于山

翟湯字道深潯陽人自南陽徙家焉篤行純素不屑
世事永嘉末寇害相仍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人
賴之隱于縣南廬山始安太守于寶遣船餉之戒
吏致書訖即委船還不使得辭餉湯乃以所餉
絹寄之庾亮臨江州東帶詣湯禮甚恭湯曰使君
直教其枯木朽株耳亮表薦之徵國子博士散騎
常侍不就主簿張玄曰此君卧龍不可動也湯
莊莊子矯竝有高操不受辟命

卷下

五

翟法賜矯子也少不事家業立屋于廬山頂喪親後
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為衣鄉親中
皆莫得見州辟主簿舉秀才右參軍著作佐郎
外散騎侍郎竝不就後家人至后室尋求因復
徙潯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郡民翟法賜
補員外散騎侍郎法賜隱跡廬山于今四世棲身
幽巖人罕見者如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
以期禽獲慮致顛殞有傷盛化乃止後卒于巖石
間

山續之字道祖其先鴈門廣武人過江居豫章

縣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于成人奉兄如父續之
年十二詣豫章太守范甯受學通五經并緯候稱
為顏子既而閒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
布衣蔬食終身不娶江州刺史劉柳稱其清真貞
素思學遠深薦之宋武帝辟為太尉掾不就武帝
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稱之曰真高士
既踐祚召至京師為開館東郭門外乘輿降幸
病鍾山卒所著有公羊傳註高士傳註先是彭城
劉道民與陶淵明及續之竝隱廬山時稱潯陽
隱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潯陽柴桑人晉大
馬侃曾孫也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任真自得
五柳先生傳以自況為州祭酒不堪吏職自解
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後為彭澤令不以家累自
隨送一力給其子且曰汝旦夕自給為難今遣此
力助汝薪水之勞亦人子也可善遇之郡遣督郵
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

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以遂其志徵著作即不就潛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異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私諡靖節徵士

南朝雷次宗字仲倫南昌人博學明毛詩三禮不就辟入廬山從慧遠遊後還鄉里為書示子姪曰少多病志栖物表弱冠托廬山事釋和尚游道

名賢編

卷下

七

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明凋喪遂與汝曹歸山居谷飲忽復十年及今耄尚可屬志成未之津梁自今家務大小一勿見關元嘉十五年至京師立學鷄籠山數幸問資給甚厚除給事不就久之乃還二十五年詔曰前新除給事中次宗經明行脩自絕詔命宜加升引以旌退素散騎常侍又不就再徵至京師築室鍾山扁曰招隱猶秉節操不入宮門每日華林園入延賢堂為太子諸王講表服經尋卒

唐臧嘉猷進賢人開元中州牧吳兢召不赴著無求論以見志競名其鄉曰真隱里曰正吉以旌異之天寶中左相李適尚書張均薦嘉猷學究天人宜加拔擢以親老不願仕著德政八章以獻朝廷嘉其節賜束帛後屢徵不起撰皇王十翼七卷

劉渙字凝之高安人志尚高潔精于史學天聖為穎上令持正不阿忤上官拂衣歸隱于廬山疏自食無求於物歐陽文忠公壯其節作廬山以美之時陳舜俞謫監南康酒稅與凝之往來

名賢編

卷下

七

騎黃犢游廬山李伯時為繪圖作款久之其子亦謝事歸父子偕隱廬山蘇子由補其冰清堂凜乎非今世之士後人因名其隱居之堂為王堂淳熙中朱元晦守南康脩其基址即亭前春秋率僚屬諸生祀焉

蔡必大字弘道新昌人隱居林泉家饒於財里中人不求糴者輒隨多寡與之仍還其值遇雨雪察里中有不舉火者密持錢置戶內不令其人知楊孝本字行先贛縣人學博行高隱居城西通天巖

蘇軾自海外歸過而訪焉嘗為文贊之曰道不二德不孤無人所有有人所無又有人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之句蓋美孝本不娶也崇寧中舉八行解褐國子錄遷博士以直祕閣歸隱時郡人李亦掛冠歸時號崆峒二隱

皇明梁寅字孟敬新喻人性嗜學家貧不能得書書誦讀吳澄一見賞之傷元政昏亂隱居家不求仕進洪武初郡守劉貞辟為本郡教授尋郊祀禮及議定賜衣幣授之官以老疾辭不受

卷下

卷下

卷下

卷下

賜白金為路費家居聚徒教授篤志力行遠近其名德聘主江西鄉試者三所著有周易參義春秋攷義尚書纂義禮記輯略詩經演義周禮註策要論林老言史略類訓諸書

陳德雍清江人逸其字隱居龍潭之上自號龍潭人潛心學問尤精周易躬耕自給不求仕進與聘君友善南海陳公甫質聘君以周易疑義聘君語曰過清江可叩龍潭老人公甫如言往第見德雍荷笠負耒從隴上歸因延至家相對談論甚洽

公甫歎息不已既別去德雍謂妻子曰聘君非愛我者也後益自避匿

卷下

卷下

卷下

儒行

宋李潛字君行興國人治平進士為濮州司理參軍歷知蘄州性純孝終父喪足不履私室嘗曰人子不欺其親是不欺天也初如京師其子弟請封元封籍取應潛不許曰女虔州人而貴開封是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其誠篤不欺類如此宋元晦錄其言入小學稱之曰君行先生

陸九韶字子美金谿人唐宰相希聲八世孫隱居講學盡所言動夜必書之嘗謂曰孝弟之無餘

道又謂曰義利易見惟義中之利利中之義難明

此宋元晦雅相敬愛累世義居九韶倣論語為訓

辭每晨興家長率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子

弟皆環聽之以為常垂歿不許銘墓所著有日記

類編經解新說及州郡志圖家制文集學

梭山先生

陳文蔚字才卿上饒人蚤歲受學於朱元晦多所悟嘗撰大學誠意及中庸戒懼謹獨說大為元晦稱賞後元晦註儀禮諸書文蔚雖不在門手書往

紀聞學庸纂述太極三圖張氏西銘近思錄諸書

謝諤字昌國新喻人紹興進士歷州縣有聲遷監察

御史上議役法詔頒行諸路兩遷右諫議大夫

侍講孝宗嘗稱伊傳所學得事君之道諤對

非成湯武下信用之即伊傳安能致治光宗

獻十箴時人比之李衛公丹衷云遷御史中丞權

工部尚書請祠歸卒贈通議大夫諤為歐陽

修曾鞏常題其燕坐曰民齋周益公薦其孝宗曰

是謂民齋者耶朕得之聖學淵源錄所著

仁壽郡公謚文靜所著有道園集

明劉仲質字文質分宜人洪武初舉為宣春訓導

薦仲質好學博通經史者召對稱旨授翰林修

厯官至禮部尚書十五年四月詔天下祀

修學校

上諭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

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敘其功參于天地

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于京師

非闕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

今每歲春秋仲月通祀之是年十一月設諸殿閣
學士職如宋制遂命仲實為華蓋殿大學士

上親製誥文後繼為監察御史卒

胡廣字光大廬陵人建文進士第一更名靖授翰林
修撰靖難後召入內閣遷侍講復名廣累遷翰林
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偕楊文敏金文靖蔡瑄
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晉文淵閣大學士公教質
簡重持大體存心愛人

上諒其朴愿信任亞於中楊禁廷應對慎密不洩機

名賢編

卷六

四

清謹退朝杜門讀書黨交游為文滄海不竭制
典冊多出其手周訥請封神公訥封神非禮
斥訥獻却封禪頌奏母喪還朝上問民間
公頓首曰百姓頗安惟有司官建文時奸
附株連坐誣善良甚苦上十六罷追詰者
書尤工行草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官其子種
林檢討洪熙中加贈少師

婁諒字克貞上饒人蚤歲從吳聘君遊朝夕磨切得
其心學之正嘗任成都府學訓導以母老輒棄官

歸屏居玩理朝夕不懈與餘干胡恕心南昌張廷

祥友善嘗會于弋陽之龜峰餘干之應天寺發明

學術于時後進從遊者輒抗師道曉之得聘君家

法其教人大要以修身正心為主日用應酬一

納之於禮見人有過輒面折之務令改圖後進

其教焉

劉定之字主靜永新人正統進士授翰林編修

直言公上十事留中進侍講

景帝踐祚又上十事乞奪德勝門戰功以崇廉恥作

名賢編

卷六

五

愼遣洗馬右庶子北虜邀使議未決公言宜遣使
糜虜我得益修內治天順初改通政司參議兼
讀成化中遷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入內閣督工
部侍郎兼翰林學士逾年改禮部公在內閣陳
國家大計者再性孝友微時苦家貧教授生徒
束修為養既仕歸祿於親自甘菲薄居常溫粹可
親及論國家事則引經據義無回撓為文雄渾
麗天真爛然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所著有景齋
存續稿宋史論

徐紀字惟修東鄉人繇歲貢授武昌縣學訓導以身
為教一日讀王文成公傳習錄恍若有悟著泮宮
夜氣錄識所悟入尋引疾解職歸日與鄉後進論
學孳孳不懈或拊諸孫歌詩習禮悠然自適臨終
作聯句授諸孫云身還造化初來物心與浮雲
樣空人服其有得云陳九川銘其墓曰木訥
忠信基禮允矣令人晚悟真體卓然仕止起
死識者謂無愧辭

教英字子發清江人正德進士授南工部主事遷

名賢編

卷十

四

部郎中陝西僉事河南副使皆督學累官至四
右布政致仕公銳意學問與鄒文莊羅文恭友
自為督學力抗師道所至直行已志不詭隨俗
人莫敢干以私家食二十餘年獎掖後進始終
不倦所著有雜言贅言感舊錄慎言集訓心遠堂

四川錢穀考備述志霞外雜俎

童象字汝明臨川人嘉靖進士授御史督南畿學政
象性狷介素寘合及是益自刻勵端矩獲諸所請
寄率格不行無何以言事觸

上怒左遷建寧推官累陞陝西提學副使一日感時事
輒引疾乞身不待報去泰博學不倦嘗撰學庸口
義於傳註外多所發明所至從學者其眾著章子
瑄言及詩文若干卷

陳九川字惟濬臨川人正德進士既登第即請告
王文成遊聞良知之學喜曰道在是矣起家
常博士會

武廟南巡公與舒國棠諸人伏

闕上書于杖歸里復從文成卒業于虔州久之起為

名賢編

卷十

四

客即以議禮不合恤人乘間論公嚴刻失遠夷
誦成尋致仕講道明水山中來學者愈益眾
聖人可學而至終身守其師說弗變公所著
水集續傳習錄若干卷公在官憲謬樹風裁
里巷則談道術以淑其子弟撫州之學自聘君
後至公而一振卒之日有星隕空傍羅文恭為
其墓

呂懷字汝德廣永豐人嘉靖進士繇庶吉士給事中
歷官至南祭酒以忤分宜改參南通政引疾歸公

蚤著聖賢之學師事湛若水在諫垣世方以偽
詆王文成公獨明其不然在官僚上言薛文清
後祀孔廟皆於斯文有關其教人大要以變化
質為先謂氣質有疵終為德性之累所著有心
圖說律呂古義諸書

魏良政字師伊新建人嘉靖鄉薦第一太常水
生弟也性端重銳意學問手錄文成公傳習錄
之有得遂師事焉志篤功專而徵其實於踐履
居獨處略無惰容方發解時嚴方伯公紱執卷

名賢編

卷十

四

曰學古力行素有聲稱人也足為得人慶矣其
曰吾輩之學頭腦既明只以專一得之氣專則
精專則明神專則靈又曰不尤人何人不可
累事何事不可為弟良器字思顏未冠聞文成
於二兄遂堅嚮往卓然以聖賢自期待文成嘗
得思顏門人益親其學以透悟本心為要其言
理無定在心之所安即是理孝無定在親之所
即是孝王門學者以顏子目之惜天不假年與
師伊俱蚤逝我竟其學為時所惜焉

戴寧字世望安福人正德領鄉薦授衡山知縣
政越十年移倅常州遷靖州知州逾年解印綬
隱居石屋山稱石屋山人為亭于其上曰卧雲
邵羅兩文恭時時過從山中講學炊黍樹蔬為
停累日方去亭傍崖壁輒置杯其上興到則
與客就酌杯大小隨容量授之不為強一日
隕自知其將逝也徧招親知來別刻期日沐浴
坐而逝羅公稱其貞而不矯達而不肆人以為
言

名賢編

卷十

四

黃玄齡字崇壽建昌人成化進士授翰林檢討性
謹雅自飭勵事母最孝以母老乞終養遂不復仕
進閉戶讀書手不釋卷足跡不履公庭恬退之操
終始不移人服其雅尚云

治功

漢孔恂字巨卿新淦人為州別駕車制舊有屏星如刺
史車式刺史行部發傳晏移怒欲撤別駕屏星恂
曰使君傳自晚發欲撤屏星毀國舊制別駕可去
屏星不可撤即授傳去刺史追謝乃止車仍舊
宋夏執中字子權宜春人父協生女為孝宗皇后
信王補執中承信即初后去家時父協已歿執中
貧甚及后物色得之携其妻入京后詔使出車別
婚貴族執中誦宋弘事以對后默然既貴益折節

賢編

卷下

三

學問善大書精騎射嘗為館伴副使與虜使射
發皆中金人駭服孝宗聞其才欲大用之執中謝
曰異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至
奉國軍節度使封宜春郡公寧宗嗣位加少保
贈太師

范應鈐字旂叟豐城人開禧進士歷崇仁令發摘
神歲杪與百姓休息蠲租釋繫恤生瘞死崇孝勸
睦峒寇為亂差知吉州贛叛卒戍主帥應鈐曰此
非小變也密遣謀購捕之部使者劾其輕發鐫一

官起廣西提點刑獄召為金部郎官入見言公論
不出於君子而參以小人紀綱不在於朝廷而委
於閭寺識者避之累遷直寶謨閣湖南轉運判官
大理少卿屢謝病不允及卒語家人曰先生數
平生學力正在今日脩然而逝應鈐守正不阿
官未嘗以得失利害介意徐鹿卿謂其經術似
寬決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
似劉晏而正大過之人以為名言

賢編

卷下

三

元淵學恢少受學諸父登嘉定進士累官福建
點刑獄兼知建寧罷歸以布衣陳景夏薦起直
文閣浙西提點刑獄海寇亂恢討平之累官至刑
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兼書樞密院事封南城侯
以資政殿學士致仕恢嘗對理宗言陛下惻隱
心如天地日月其開而食之者近習外戚耳遇
敷陳皆誠意懇到度宗嘗比之程頤恢臨終引盧
懷慎卧簀事戒諸子敘以深衣卒有光隕地贈少
保謚文肅

冷應徵字公定分寧人紹定進士調廬陵主簿

德慶府提舉常平兼轉運使直寶章閣知廣州

曰治官事當如家事情官物當如已物今國計

虛邊聲外震吾等受上恩安得清談誤世陶士

子望之吾師也自聞襄樊受圍日繕器械裕財

以備倉卒後賴其用屢平大寇未嘗輕殺即

亦審慎至其臨事輒斷雖勢要不為奪卒于

通字學古吉水人永樂進士授御史巡四川有風

管奉詔言事謫知邊州正統初遷戶部員外兵部

郎中從尚書王驥征虜有功已巳之變以副都

史守居庸公設方略擒大酋那古帖木兒追至

羊山捕斬有功入贊軍務理院事景泰中上

軍增首功張虜勢德勝之戰近在都門斬虜幾

而陞級大濫于公謙不悅乞解兵柄群臣上書

于公因言公志在滅賊謙等宜協力勿猜阻尋

撫山西督兵逐虜懷來至長安嶺斬首有功虜

班師晉左都御史天順二年致仕弘治末錄公功

勅祠居庸關

王際字同節廬陵人正統進士性敏達暢曉吏事

刑部主事員外郎中累遷河南按察使所至斷獄

明允民以不冤天順初被誣下獄會襄憲王入朝

上問所過官吏王對曰臣過河南百姓遮道訴王廉

寬且言其清勁鋤豪附善有恩威幸為百姓言

上還我王廉使上喜命法司雪公復其官

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歲饑立法賑貸全活數萬人

入為大理卿獻奏酌情法多所平反成化中遷

部尚書疏陳時政十事上嘉納商文毅薦公

吏部尚書姚文敏不為持議者所喜竟用尹同

卒謚恭毅

高明字上達貴溪人景泰進士繇御史遷大理

院僉都御史劾時封股以愈親疾遂知名居

中侃侃無所避明習法律所上獄條多著為令

英廟所知吏部擬公為山東按察使

上謂大學士李賢左都御史寇深曰明可為都御史

外遷在南京上疏乞休去久之以治盜徵盜平

乞休公前疏謂無才一室退有疾二室退親老

勅祠居庸關

王際

空遂後疏謂奉命治盜宜再成功疾作宜再退
因自號五宜居士瀕卒自書平生無一事欺天云
郭紳字廷章宜春人成化進士知海寧縣文學博士
方孝孺為縣人時黨禁雖少緩然未敢有訟言事
章之者公至即創正學祠祀焉仍梓其遺文以
權御史風裁凜然累官至南京刑部侍郎公
疑重以清潔勵操及處人務存寬厚無城府有長
者風

劉永大庾人永樂進士授刑部主事遷郎中以才名

名賢編 卷下 李南
巡撫萬全正統中以大學士楊榮薦遷荊州知府
奉

聖書之任公性廉介有局幹至郡勸農興學均賦籍
清吏蠹抑豪強郡中稱為神明以親王不法病

疏

聞于朝被逮下詔獄尋釋之復故官後以憂去郡中軍
民數千人請于朝奪情起復前後歷十四年卒于
官民立祠肖像祀之

毛伯溫字汝厲吉水人正德進士錄紹興推官授御

史按河南湖廣多所糾正風裁肅然至今湖湘
婦人女子猶稱說毛御史云嘉靖初晉大理寺丞
累官至兵部尚書太子太保卒公具文武材有權
畧初附寧夏繼督宣大三征安南四掌樞筦在
間久習知邊徼要害虜情得失一時威望赫然
受莫登庸降附保全一方生靈而國威亦暢可謂
能臣矣隆慶初追贈少保

桂夢字子實安仁人正德戊辰會試甲戌進士知
徒縣忤其守拂衣歸薦起知青田不赴改武康又

名賢編 卷下 李南
忤其守下獄以母憂歸嘉靖壬午大禮議起公行
取至京與時議迂復出知成安癸未遷南刑部
事跡言帝王以孝治天下不宜奪

興獻帝不可奪之適宗使

興國太后禮有未盡宜亟正稱號甲申疏再上召公

張文忠入授翰林學士集百官議于朝議既定更

詔天下累晉至武英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卒贈太

傅謚文襄公奇崛不群有經濟材於天下事無所不

討論而卓識壯氣又足以推行之乃其孝友宜家

庶潔砥行為鄉評
名與張文忠相埒云

丁以忠字崇義新建人嘉靖進士守河間時熊恭肅以直言被譴

上怒甚梏其手遣錦衣校卒護歸里跋涉道路間不

楚及經河間公對之愴然邀校卒置密室中厚

之禮而諭之曰太宰固上所尊寵一旦小忤

暫苦之耳詎有意殺之耶若等以上怒未解

少為地萬一死道路上或憐太宰無罪將若何

校卒唯唯謝弗及公乃給太宰藍輿護持之太宰

竟持以金公恢廓無畦畛所至以寬大稱開府

東甚得齊魯間心還南京兵部侍郎已滿三載

當還公親時事益變翻然曰吾志願畢矣復待

年耶遂致其事而去人高其恬尚云

吳桂芳字子實新建人嘉靖進士為祠祭郎雅有

名嚴世蕃欲與為婚公峻拒之坐是出守揚州士

大夫孟欽其行公在揚州極力拊摩得士民心名益

起遷督山東學政累官至兵部左侍郎樹勛績於

粵東西中樂閒曠引疾歸田殆將十年遠近尉
無虛日後召為漕運總督經略淮海間運道艱
灣支河築寶應石隄俱稱永利為尋晉工部尚書
總理河漕以勞瘁卒贈太子少保公體貌脩偉
髯鬚言論英暢望之知為異人也晚留學理學
準後進於斯文有助云

朱衡字士南萬安人嘉靖進士授龍溪知縣入為

部主事禮部郎中福建提學副使累官至吏部

郎工部尚書太子太保公在閩踴稱得士後來

勛伐著聲者類出公門下開府山東值歲祲下令

賑貸全活甚眾兩經略漕河鑿新渠起南陽迄

城一百四十餘里濬舊渠起留城迄境五十

里為聞為壩為月河以時蓄洩制溢涸於是運

大通至于今守之無虞嘉隆間言治河者莫逮

萬曆初江陵得政卑視百僚而公以宿望不相下

又時時對客談時政益為所忌而浮言起矣公遂

得請竟賜玉以歸尋假昭陵事奪公襄縣卒後

十餘年而巡河科臣猶然請建祠祀公云

綸字子理宜黃人甲辰進士授南禮部主事累官

至兵部尚書太子少保方倭寇台州僞居黃巖

相繼破公從南庫部即出守簡健卒千人日訓練

之三戰而三捷倭遂解去論功超三等繇防海副

使晉右布政仍飭兵海上粵寇張璉等躡江西

憂居奪情起公勦之寇平移福建疏請終喪興

被圍又奪情往援在道晉都御史公五戰而五

倭遂無留種始得請終喪久之起撫陝西而四

妖賊告急又移四川賊平尋督兩廣山海諸賊

平督剿遼則增築敵臺大修戰具募南兵實塞

虜相戒不敢犯及領本兵諸所上條畫皆安

虜遠猷惜未盡施用公慷慨抱經濟略終始在

間南平倭北禦虜當時賴公如左右手蓋未易

也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敏

文藻

盧劉春虛字全乙靖安人恭儉有詞藻穎悟過人知名

當時與襄陽孟浩然友善開元中補考功員外郎

累遷崇文館校書郎時吳兢都督豫章方直少許

可獨高其行政所居之里為孝友鄉以表異之

所著有文集五卷

鄭谷字守愚宜春人穎悟絕倫七歲能詩司空圖

而奇之曰當為一代風騷主光啓進士及第新

縣尉為拾遺補闕乾寧間以尚書都官郎中致仕

史稱其韜光隱耀全去就始終大節異於時之

得躁進者閒居竹山之書堂每夜靜吟謂得

勝於得好官為薛能李頻所稱嘗嘗後僖宗登

峰朝謁之暇憇息於雲臺道舍故目其集為雲

編

盧肇字子發宜春人少貧篤志好學為文偉麗可觀

當時推重之為李衛公所知登會昌進士第一授

潼關防禦判官衛公再入相肇不少阿附使相

商太尉裴休左僕射盧簡求先後奏辟稍遷注

即除倉部員外集賢學士持節歙州諸軍事柱國
歙州刺史肇於是觀日月之運察盈虛之理著海
潮賦下詔褒美遷吉州刺史卒所著有文標集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生有
異質潛心經術屬文敏妙淵源典誥曾鞏携示
陽脩脩為延譽登進士上第簽淮南判官調知
縣有治績累官至知制誥與韓維友善神宗在
邸維為記室數言其賢甫即位召為翰林學士
年拜叅知政事上言變風俗立法度為當今最
急事

子齊編

卷十

李

遂創青苗保甲免役等法三年拜同中書門下
章事嗣是再出再相封舒國公改荊國卒謚曰
公雅以致君堯舜自許慨然有矯世易俗之意
可謂非心存國家惜其果於自信變更太驟輕
者宿引用非人致美意不終云

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幼警悟讀書過目輒成誦博
極古今文章卓犖瑰瑋凌駕一代舉進士教授國
子監蘇子瞻嘗嘆其獨立萬物之表薦為校書郎
神宗實錄成擢起居舍人秘書丞紹興初知鄂州

魯直有重名於時與子瞻友善為章惇蔡卞等所
嫉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移戎州魯直泊然不以
屑意日與蜀人士講學不倦徽宗即位起知舒州
以吏部員外郎召立不就未幾除名羈管宜州徙
永州卒魯直性至孝母病衣不解帶及亡廬墓側
人服其行生平慷慨自喜屢經挫折不易故操
推賢樂善汲汲恐後嘗誦服周茂叔稱為光風
月後進之士爭願出門下文章書法俱自成一
矩矱士大夫得其片語隻字者莫不藏匿以為寶

子齊編

卷十

李

當時以魯直配子瞻故至今稱蘓黃云

汪藻字彦章德興人登進士和徽宗御製君臣慶會
閣詩衆莫能及時胡仲亦以文名人為之語曰
左二寶胡仲汪藻黑遷著作佐郎以忤宰相王黼
通判宣州高宗嗣位召試中書舍人黃潛善惡之
與胡明主復召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
書紫詰仍蕪縮黃麻似六經以賜紹興初除龍圖
閣直學士知湖州乞養集元符庚辰以來行事為
日曆詔賜史館餐錢聽辟屬編類書成上之凡六

百六十五卷晉顯謨閣學士尋知徽州奪職卒

秦檜死復職官其二子徽宗寶錄成贈端明殿學

士藻博極群書通顯三十年無室廬以居

李覲字泰伯南城人俊辨能文章親老不復干祿以

教授自資從學者常數十百人曾鞏鄧潤甫皆其

其門皇祐初范仲淹薦其著書立言有孟軻楊

之風召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嘉祐中除

學說書卒所著有退居類藁皇祐續藁鄧潤甫

其遺書錄其子為郊社齋郎

賢編

卷下

李士

洪邁字景盧皓季子紹興間中博學宏詞科遷左司

員外郎充金國報聘使累遷至翰林學士知紹興

府過關奏事以十漸為戒屢請老以端明殿學

致仕卒贈光祿大夫謚文敏邁以兄适遵竝以

章取盛名躋貴顯而邁尤該博受知孝宗嘗稱其

文倫衆體云所著有四朝史記容齋隨筆夷堅志

行於世

陳澥字可大都昌人潛心學問於書無所不讀尤精

於經義禮記一書注疏繁雜學者莫能究其指

歸乃徧加討論依朱子為禮記集註於是作

意始暢然明於世遂與朱子所註諸經並傳至今

有司創專祠祀之及有歸經書院

馬端臨字貴與餘干人宋右丞相廷鸞仲子以蔭補

承事郎幼嗜學博極群書中省試第一明年宋

以先世相宋不樂仕進隱居教授遠近宗之慮

紀缺失倣唐杜岐公通典著文獻通考三百四

八卷自天寶以前則增所未備天寶以後迄于

定則續而成之上下數千年事跡粲然其書盛行

賢編

卷下

李士

于世又著大學集傳多識錄等書

呂南公字次儒南城人性恬靜一試禮闈不偶退

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為意喜著書借古文以

已意題所居曰來齋齋嘗謂士不得已而有言

文不可以不工詳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

能言者故盡心討論思與古人竝驅元祐立十科

薦士中書舍人曾肇薦其志希古人堪充師表科

議欲命官未及而卒所著有灌園集

蘇俞字濟川宜春人紹聖進士調深陽令理冤獄

活甚多稍遷朝散郎俞少隱集雲峰嗜學於書無
所不窺尤邃于易所著有君子傳三卷循吏龜鑑
十二卷貫道篇五卷時議二卷文集二百卷

胡仲雲字從甫高安人年十三悉通書史入大學率
諸生伏闕上書論罷京尹余晦時蔡適為祭酒仲
雲與弟仲霖師之盡得朱氏之學登寶祐進士
江萬里薦除太學正忤賈似道出倅臨江起為
子監簿遷樞密院編修官攝尚書右司上言陰
陽弱五典具廢似道黜為浙東提刑兼權紹興

撫既至減月椿錢三之二追還買燈錢五萬分諸
貧民會母憂去歲餘聞九江失守辟地南海至
陵卒所著有六經蠹測周易見一四書管窺歷
遺論宋朝正論文集三十卷

元范梈字德機清江人晚愛新喻百丈峰輒移家其下
梈少孤貧母熊氏守養躬自教訓中年始遊京師
諸勳貴慕其名爭迎致之歷官翰林應奉福建廉
訪知事閩俗淫巧紋繡局多募良家女供作梈作
歌以道其弊歌浸上聞獎遂革梈博學厲名檢所

為文有秦漢風至治泰定以來文章幾於復古
有力焉與虞集楊載揭傒斯齊名號元四大家云
工篆隸偕書所著有燕然等稿十二卷

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城今豐延祐初以程鉅夫
盧摯薦授國史院編修官應奉翰林文字遷國子
助教復留為應奉天曆初遷奎章閣授經郎奏
稱旨文宗恒以字呼之每奏用儒臣輒曰何如
曼碩上太平政要策與脩經世大典授藝文監
至正初總裁遼金宋三史卒贈護軍追封豫章郡

公謚曰文安傒斯少處窮約暨有祿入衣食稍踰
於前輒慨然曰吾親未嘗享是也故平生清儉
老不渝為文章敘事嚴整語簡而當詩清婉麗
善楷書行草殊方絕域咸慕其名云

皇明張九韶字美和新淦人幼嗜學博極經史元末隱
居不仕洪武初辟為清江放諭累官至翰林修撰
高皇帝嘉其質直請老親製文寵之有千載一遇之
褒既歸聘同考會試者二典江西福建鄉試者四
晚復召校書翰林書成賜衣被遣歸所著有理

學類編群書備考元史節要吾樂山房稿

余昂字正安星子人父復升洪武初以賢良徵

知州昂登永樂進士授翰林脩撰博學能文章預

脩聖學心法及

高廟實錄遷侍講尋上章乞歸鑿釣臺以自娛卒有司

祀之學宮所著有南坡集

曾榮字子啓吉永豐人永樂進士第一授翰林修

楷庶吉士進學文淵閣入見

成祖諭以立志公學問日進上召試千言立就復摘

卷十

書隱僻事以問公條對無遺上喜明年修永

樂大典為副總裁遷侍講數侍燕閒應制賦詩有

薦文士者輒問何如曾榮遷侍讀學士修天下

縣志為副總裁晉春坊大學士少詹事公為文

源泉混混筆不停揮模寫之工極其天趣他人不

及已常有餘工行草書自解胡後獨步當世神情

洒落能飲酒善談論卒贈禮部左侍郎謚襄敏

嘉大年臨川人一目重瞳幼穎悟日記數千言善屬

文次詩楷法精絕得李北海筆意宣德末繇經明

行脩薦授仁和縣學教諭浙人士爭願出門下

文莊諸公嘗賞愛其詩謂三十年来絕倡也景泰

六年諸公薦其有良史才徵詣翰林而大年以疾

不起矣性峭直好面質人過王文端為太宰至尊

重大年數加誚讓無所遜文端不憾也及卒泣銘

其墓以未能薦達為恨云

況叔祺字吉夫高安人幼穎異多所通曉弱冠登

靖進士授刑部主事會署清暇益肆力學問與東

吳王元美南昌余德甫游從以聲詩相唱和歷禮

卷下

部郎中貴州提學副使貴州僻處蠻方士質魯弗

力於學公至日為諸生講說經義士知嚮方焉公

負才名又抗直不諧于俗遂棄官歸卜築藥湖

傍興至買棹下章江訪德甫諸名士徘徊龍沙

浦間吊古賦詩久之乃去所著有太雅堂集

余曰德字德甫南昌人嘉靖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

外郎中出謫浙東西刑獄多所平反晉福建按察

副使山寇數煽動建寧延平界中公授方略次第

擒賊兩臺欲上其功會興化潰於倭遂抑不果上

久之而公中萑菲歸矣公性簡靜以儉執自將與人言雍容不迫穆穆落落不可得而親踈其為詩沉深簡質幾於自然初與李于鱗王元美諸人游歸田後造詣日遠所賦五七言近體駸駸凌王邁李士騄篤行稱隱君子又非其儔偶所敢望矣

孝友

沈季銓字子平南昌人少孤事母孝在醜夷不爭貽母憂貞觀中隨母渡江遇大風母墜水中季銓號咷投水救母食頃持母臂出水上中使鄭植遣舟拯救母季銓俱死矣都督謝叔方遣兵曹參軍富機具禮祭而塋之

廖洪萬載人居貧養親曲盡子道大中初父母繼殯捧土為墳結廬墓側朝夕哀慟髮未嘗櫛有青蛇白獸之祥繼有中箭鴈來下洪為脫箭絰宿乃去

鄉間異之咸通中縣令朱郁以狀聞廉訪使常宙上其事詔表其閭

宋易延慶字餘慶筠州人涉獵經史以父貲陰

大理評事臨淮令乾德末父卒延慶旦出守墓

歸侍母然芝生於墓數年生玉芝服闋以母老稱

疾不就官母卒藁殯後起為大理寺丞嘗司建安

市征私歸營塋掩壙而返坐檀去職失官復廬墓

側母性嗜栗延慶樹二栗於墓栗為連理

張根字知常德興人元豐進士歷遂昌令當改秩乞

賜恩封太父母及母遂

召詣闕根上言清心省

錢塘製造局大觀中建言宜

夫觀望苟且莫肯盡力陛下

始而有司以大臣讐怨廢錮

條列茶鹽賞賚諸事言極剴

郴州以討賊功得自便歸根

根為食淡母嗜河豚蟹母歿

及鷄鳴始甦後不忍聞鷄聲

名賢傳

卷下

七

申世寧字伯安鉛山人紹興

年七十未及出戶遇賊賊欲

引頸願代父死父曰亟殺我

世寧留吾父賊感其孝兩全

洪文撫建昌人本姓殷避宋

親以禮六世同居就所居雷

者教訓子弟庭闈之內雍雍

賞御書百軸賜其家文撫遣

飛白一軸曰養居人賜文舉

其閭

陳兢德安人唐徵著作佐郎

為江州長史立家法教戒子

表其門至試奉禮即昉同居

間言食必群坐廣堂未成人

餘亦置一槽一犬不至群犬

方之士教誨子弟鄉里率化

門以表之復其家宋初仍復

淳化初詔江州歲貸粟二千

名賢傳

卷下

七

貸粟之半屬歲歉或勸其全

廷以旭家乏食而貸之粟豈

手至道初遣內侍就賜御書

太宗嘉歎真宗以旭為江州

仁宗以蘊繼為教蘊弟度為

子延賞可並第進士

李諮字仲詢新喻人母為父

食飲不入口父憐而返母遂

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為

所擬制辭詔不樂請出外知荆南會翰林學士
帝特用之仁宗朝累官樞密副使戶部侍郎知諫
院事卒贈右僕射謚憲成諡性明辨在樞府專務
革濫賞抑僥倖人以為稱職

徐志道字元思吉水人事母以孝聞建炎間金虜游
騎奄至志道與弟志遠昇母以避為流矢所中
矢行數舍而卒志遠負母撫兄痛哭幾絕虜迫
備告以故虜慚謝曰一門孝友也遂釋之紹興間
以孝廉舉官至楚州團練使

李壽字彥良吉水人與弟衡字平國生而同乳二歲
喪母十歲喪父砥節勵行每以不逮事親為恨
和中改葬其母二人自負土成墳廬于墓左未幾
廬所產木一本兩幹高丈許復合為一至其末乃
分兩幹五枝人以為瑞紹興末有司相繼表其墓
湯霖新建人早喪父事母孝母嘗病熱更數醫弗效
母曰我疾惟得水可愈時天甚燠霖涕泣池上徘徊
累日忽聞波間戛戛有聲視之乃冰漸也亟取
以奉母疾果愈郡守聞于朝嘉其孝行授臨江路

儒學教授

鄭佛生建昌人蚤孤母病拘孿家貧賣菜以養母日
代盥櫛進飲食扶掖掃除必敬必慎二十餘年無
少怠鄉里高其行元末詔表其閭

張汝明字舜文泰和人少入太學有聲國子司業黃
隱將妻以女汝明約無飾華侈協承親嚴然後
室登元祐進士大觀中權監察御史攝殿中侍
史上言蔡京市恩招權帝獎其直京憚之徙司
員外郎出判寧化軍坐事貶晚知岳州汝明至
母病疽刺血調藥傳之而愈居喪病羸行輒踣
父授以服天南星法果驗人以為孝感所著
有見
索書張子危言大究經

楊芾字文卿吉水人性至孝每自外歸必市酒肉
二親未嘗及妻子紹興五年大饑為親負米百里
外遇盜奪不與盜欲殺之芾慟哭曰吾親不食三
日矣幸哀我盜蒙而釋之

皇明邑實夫進賢人元名儒希魯子力學明經事親至
孝嘗授經大常里暮歸道遇虎虎伏其前狀類拜

者徐起嘶其衣裾曳至林莽中虎釋其夫相視良久實夫語虎曰吾肉可啖可父汝不可食苟畢吾養當以肉付汝虎乃起復曳其衣裾至故處而去人以為孝誠所感至今稱其地為虎拜岡云

呂晟字景熙永豐人景泰進士繇庶吉士歷官至
州府知府著有聲績晟至性和順事親極孝養
歿廬于墓側朝夕哀號感慟行路有司以聞
詔表其閭

子顯德新淦人六歲失父踰年求父像拜哭如成人
家貧事母竭力供養母卒廬于墓側夕夜輒虎馴
其旁鄉里異之事聞 詔旌其門

高挺峽江人為諸生母鄧氏病疫挺尚幼躬進湯藥
晝夜不離側父憐愛之後謝諸生侍養處沒遺危
疾號泣籲天請代感奇夢許為延壽母卒愈迨父
歿廬于墓側事聞 詔旌其門祀鄉賢

易直宜春人少讀小學家禮即躬行之父性嚴急諸
子少有違誤輒怒直跪伏終日不起父疾嘗苦

輒愈及再疾冀甘直竊憂之父竟卒嘗遇寇扼其
痛哭賊舍之去治喪不用浮屠儀于墓者三年服
闋傷祠墓無主期當貢輒辭去嘉靖初有司上其
事 詔旌其門

名賢編後序

江右古南楚地惟楚有材從來矣
故士君子比肩而出或垂鴻秉節
危言潔履植方正以名世或敦倫
標素脩儒搗藻柄道術以淑來大
抵其人皆掀揭寰區冠冕倫羣蓋
亦纁纁繩繩稱名賢之都哉然故

未有專書有之自今

侍御秦公與邦相喻憲使叅確成編
區目之為十有一而不佞元乃以
執筆為役得授末簡夫不佞元則
無所容贊一詞顧竊嘗有槩乎其
中也者理一而已學者學所以一
之也今學士侈談理窟則芻狗事

功篤踐倫常則弁髦性命是無
所謂理學者為不流之泉歟倫常
者為無原之川歟夫夫也惡覩所
謂一之說哉荀卿氏有言倫類不
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孟子曰
孔子之謂集大成非贊之也言孔
子之學固如此爾三月魯治何其
功也浮雲富貴又何清修退素也
勿欺而犯何氣節也刪詩書定禮
贊易作春秋抑何繪藻也故曰吾
道一以貫之一不貫則安所稱理
理所謂條理也智廉勇藝禮以行
之遜以出之不偏不激一進一反
咸就於條理唯然故命之曰理學

夫天下則安有理外之學也彼
然舉其負神者而扁鑄焉是見
理之影已役焉依於勢以就功
勩於故以市藻束於教以幟行倚
於氣以明節餌於隱以釣高是見
理之膚已總之不足以通倫類一
仁義非孔孟集成集義之學天下
有真儒則若亡若虛無所不集又
安得紛々區目也於是邦相氏曰
唯々否々是編也目之十有一貫
之則一而已夫一者人已一原之
理也得其所謂一原者天下萬世
無所不通何一不十何十不一乃
晚近淺學所謂一者不貫之一也

是以君子起而求之博夫博求之
則猶愈於抱一者之冥然而與倫
物不相涉也不然吾豈不知覓一
且不可得而奚十一之與有予殊
有味乎其語退而書之以復於
侍御公

萬曆壬辰季夏安福劉元卿頓首

書



江右名賢編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喻均劉元卿同撰均新建人隆慶戊辰進士官
至按察使副使元卿有易大象觀已著錄萬厯中
巡按江西御史臨清陳大夔議修通志因先欲輯
名賢一門屬均與元卿司其事分名臣節義理學
忠諫方正清介隱逸儒行治功文學孝友十一目
所紀凡二百四十有八人門類太多頗涉瑣碎又
所載有明一代人物尤爲泛濫前有巡撫都御史
邊維垣及大夔序後有元卿序元卿謂理一而已
安得紛紛區目則知分目冗複出於均意卽元卿
亦心非之矣

荷新韻二卷荷新義六卷

〔明〕方大鎮撰

日本內閣文庫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荷新義八

卷》提要

荷新韻小叙

詩家厭理學語纏括及輒顛首攢眉而去之嗟乎此亦習見爾耶夫理學何礙於詩哉余迂鈍不知詩亦不知理學然聞之虛與詩言志志果向學何不可以自言志乎學又向學之可言且詩亦未有不學而成者今之學則誇詞于才情徘徊於風韻四者而止聖人之學必主於理義夫豈才情風韻之外別尋一理哉才情如華

小序

孰爲之祗風韻如水孰爲之防所以溯流四者朝宗于大雅則理之以也朱子云大雅非聖賢不能作呂氏春秋直以周公當之此夫子詩教其本旨如斯蓋以根莖性道羽翼世運正人心而維學術豈區區綺麗相高聲調相軋浮慕爲伎倆者哉先輩評李杜千古詩名究竟兩箇醉漢語似太苛亦匪妄刺彼才情風韻豈非聖人所收義理小乖倍蓰什伯故論詩而必準繩於

義理者非學弗克也白樂天以詩自命乃曰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爲道言而發明之爲詩熊壇石曰詩不雅頌其詞不能不雅頌其理覽三百篇而獨約于理言而必本于道蓋兩先生之善學詩也王化卿曰詩效唐體習尚已久其論理學體莫如宋吾子詩既分二體宜采理學諸作另帙爲請教知已地爰集斯篇曰荷薪韻亦白鳴所志而已

小序

寧澹居士方大鑣言

荷薪韻一

目錄

和歸去來辭

正氣歌

寧澹居箴

化雨行

釣臺

謁周公廟

孔廟

聖林

孟廟

閔子祠

子房祠

孟嘗墓

荷薪韻目

胡靜山先生祠

蔡肯謙先生祠

張忠烈公祠

贈朱志學

贈殷子信

天台謁高祖

悼趙樞江先生

悼張懷琴先生

荅聞日唯

憶童定夫

憶朱志學

得張敬辰病中書

中和日集

辭秦役

柳墅宴坐

張含之刺史

何步岳司成

汪崇正

從兄君正

吳客卿太史

王達夫舉子

贈友人次韻

聽李直養歌詩

山中行

聽松圖

贈社友

贈李潔甫

元日謁先壠

答李潔甫

上元陳燈河洲

中秋社堂贈李潤卿

何新韻目

過棠店

過沙門

禩日訪何子政

和王化卿韻

羅翊聖見招

汪白夫見招

柳墅納涼

贈鄒馮二先生

贈汪登源先生

贈楊晉菴先生

贈高景逸先生

懷馮少墟先生

蔣子微說詩經

贈施下之

荷新韻一

桐方大鎮語門人方大驍詮

和歸去來辭

有序

余每愛陶靖節之爲人蓋忠與清合者也而
壹本於無所爲而爲之心庶幾仁矣癸丑卧
病中州秋飈颯颯歸思勃然取其賦讀之因
和其韻聊以見志

歸去來兮世路多岐將焉歸人生洵有以自老

豈物喜而已悲羣往詰之高蹈曠千載其可追
縱羽鍛而泥蟠皎獨是而無非絕弋慕于冥鴻
謝緇塵于素衣卜所居于清濁灼幾先于彰微
日月不停如川斯奔誰云大隱浮沉金門種種
頭顱故吾猶存寂寂敞廬維琴及樽覽止足之
遺誠共桑榆之歡顏引鍊形以自陳怡善疴以
小安畏羊腸而迴車快蠅伏而掩關旣屏跡而
寡營亦縱心而遠觀或竹林手把臂就有道而

往還羅清泉以箕坐吸飛觴而盤桓歸去來兮
繫造物之與游薄世味而無羶卽闔然其曷求
且踣行乎適志奚辭小乎煩憂悅童冠之雅詠
課農人以春疇朗朗明月蕩蕩虛舟盼白雲于
江漢聽黃鳥乎樊丘欣載陽以東馭閱大火之
西流借物候而推移彷彿司空之宜休吁嗟乎垂
天控地各有時高車駟馬不終留胡爲乎憊憊
安所之 主恩固以報衮職虛自期望箕穎而

荷新韻一

詩

三

仰止締沮溺而偶耕寒澤蘭以其芳維谷駒而
言詩未桐溪手適軸踵影澤其焉疑

正氣歌 有引

予蓋嚮慕楊椒山先生而未覩其狀丁酉六
月燕廣平之水亭偶優人述分宜事遂悉楊
先生顛末儼然也友人相視欷歔泣下嗟乎
權奸肆志忠良爲仇予甚悲之罷席援筆作
正氣歌

吁嗟乎吾生正氣何浩然橫四海兮薄雲天可
以吞雪單于窟可以請劍君王前爲比干之剖
腹爲屈子之沉淵刀鋸鼎鑊何足恤獨扶綱常
千萬年自非砥柱障狂濤誰不脂韋而腥羶古
稱燕趙多豪傑乃有楊公心如鐵當年權貴傾
一世氣燄薰人手可熱媚子諧臣奴隸供壯士
傷之但鳴咽公獨露章犯忌諱數其罪逆義正
而詞烈固知權奸觸者死念惟直言報 天子

荷新韻一

詩

三

報 天子兮身可捐大奸未殲兮心可憐心可
憐兮非輕生人臣委質須縱橫安得緘口摧眉
逐顏色浮沉淟忍依公卿富貴死生有命在失
足回頭不可再試看榮華如朝菌孰與丹心留
百代天網曾不漏吞舟大奸爲戮大忠酬一言
九鼎 社稷重含咲入地朝朝暮暮龍逢遊我
今後公四十秋譚公遺事淚如流六月水亭飛
寒霜兩袖卽當風颼颼遭時但值 明聖主諫

種少無所近可嘯喜起集夔龍難道于今非
三五停杯擊節爲君歌願言努力樹旗鼓

寧澹居箴

武侯有言寧靜澹泊昭哉遐軌朗然大覺世路
侵人膏火自灼豈其本來而竟墮落是乘于躁
展之云錯是嗜于噍味之云索聖賢求志勉強
問學培此靈根乾乾惕若堯舜堦孔夢顏卓
逍遙此中天空海濶無思無營以簡以約允塞

荷薪韻一

艮止潛復於剝權輿百行孕苞六合戴仁蹈義
立禮成樂先民是程流俗是脫陋彼華競絕彼
浮薄豈恣我情豈徇眾諾會意忘形圖書琴鶴
顯匪市朝晦匪丘壑鴻儀矯矯鳳輝嶽嶽器于
不盈淵于不涸永肩迺德何媿何忤爰箴厥居
省心有恪

化雨行

甲辰春侍家嚴會諸賢蒐研性命推挖倫爰

蓋言言贈炙迺揭無吝過無患貧雨言爲後
學者堅志破習藥石哉時雨初霑群情共慰
作化雨行以呈同志併請政云

東郭條風吹夜雨忽盈陂山雲淡籠隱溪柳新
含滋時哉玄冥功田家慰耘耔黃鳥鳴嚶嚶草
堂晝遲遲嘉朋遠方來鬱鬱多威儀坦然絕逢
迎意氣深追隨樅川抱漭沆龍山紆屣屨群公
會不偶千秋此一時逸響撫流水清芬揚紫芝

荷薪韻一

三

五

興義發至性皎皎矜民彝天地固不貳舜跖胡
爲岐省之在鷄鳴人心良不欺千駟何足侈一
簞有餘怡如何嚇腐鼠徒令鷄鷄悲聖人貴改
過鄉原匿其疵所以仲氏子居然百世師嗟彼
先民遠風流尚在茲高山洵可仰好爵願爾縻
熏習燦其骨素質變爲緇江河日以下狂瀾誰
障之冥鴻信高翮豈爲魚網罹得道須慧業况
迺管中窺憐予近岑寂師心苦支離皓首成良

晤青春快幽期何當對三益相與投箴規緇衣
誠所好執鞭良不辭

戊申正月四日舟經釣臺

真人應圖出傑士如雲從猗與羊裘叟高臥富
春峯玄纁故頻繁素志難迎逢胝舘以下貴瞪
目豈不恭幽光發天象潛德扶飛龍異彼沮溺
志喆爾巢由蹤山雲棲寒石江流咽晨鐘片帆
經遺祠千古欽高風

荷薪韻一

詩

六

常熟講院會畢同耿令登絃歌樓

一上高樓春望晴四山空翠八窓明好攜童冠
風沂水誰復絃歌接武城禮樂從容歸大道古
今唱和有同聲尊前試問牛刀意不盡當年莞
爾情

辛亥四月謁周公廟

姬曆衍以長公祀儼王者今胡數椽屋蕭然魯
城下松楸冷山阜苗裔餘東野爲讀祥符碑洛

日停車馬

孔廟

下馬入闕里齋心拜遺像廟貌王者尊春秋盛
脞嚮誦讀空有年今茲快瞻仰聖道本日星如
何墮榛莽酌彼洙泗泉憬然滌塵想尼山不可
攀低回覺神往

聖林

城曲鬱蒼蒼檜栢蒼以茂周迴二水間山林錯

荷薪韻一

詩

七

知繡衣冠儼在茲靈爽妥以脩述作三世光萬
年歆俎豆端木手植存攀援一沾袖

孟廟

鄒嶧何巖巖純靈發聖尼山奉爲宗名世以
自命黜霸而尊王閑邪反其正獨揭良知指仁
義根所性迷途開智炬辯囿昭心鏡末學榛蕪
久異說波流盛扶世有七篇斯文挽操柄鄒魯
述作功屹與天地並

閔子祠

父子本至仁胡為殘其間見仁不見殘惟欲全
權顏當其對父時含嘿但潛潛此情良不朽世
世祠閔山

子房祠

每惟維秦事匿跡博浪中壯士雖云詭決計初
非工指點予一編賴有圯橋翁卯金原天授黃
石借成功帷帳多秘密群策非所同卒以辟穀

去飄飄人風

孟嘗君

烟霧迷薛城有碑識其處破家結賓客候王避
名譽自謂天下雄亦復如賦狙詐力為仁義始
終無所獲不如舉連子龍蟠而鳳翥

胡靜山先生祠

昔年比郭瞻遺像今日新祠南郭隅吏部權衡
布衣組屨見真儒河梁空咽

桃花水蘋藻猶懸叔子圖崑喜山川淳朴處
生一脉啓吾徒

蔡肖謙先生祠

獨提正學起淮淝累疏聲名動 帝畿悟後孔
曾歸嫡派意中欺懣勘精微先生學以誠意為宗貞珉喜
得高賢譽廟貌今多弟子依孝肅忠宣誇鼎峙
涓涓明月想清輝

張忠烈公祠

文祖六師規皇圖犁庭出塞銘清流威靈震惴
諸王侯辭髮稽顙歸親貅九圍干城護金甌天
下晏然二百秋豈今三韓失校齒吁嗟戶牖疎
綢繆中原微調歲不休宿將重兵俱躡蹠衣冠
樂土腥膻裹耒耜擲去尋戈耒耜未拖玉領
葵轅門簾戟坐優游望風棄地甘南囚 朝廷
養士豈沐猴獨有張公提吳鉤行行驄馬管王
猷帷帳決皆不同仇怒氣旦晚斷胡頭不勝不

生安肯偷一劍端爲 明主酬仗節直與睢陽
侔既得死所心何求青草黃沙覆一丘乃令亂
臣賊子羞 主上聞之深煩憂赫然綸綍貫松
楸褒卹之典倍崇優姓字鐫同金石留每慨平
陸求效焉於今措剋析九牛貪夫債帥相效尤
伍籍虛空惟逗遛烽壘逼迫驚邊愁東向榆關
風颼颼赤心白意誰爲謀何時雪耻借前籌
皇祚卜年齊商周應有虎臣對龍樓胡氛塞兩

河新韻一

詩

又

卷四

詩

九

次第收饒歌露布慰 宸旒今茲廟貌爲闡幽
世世伏臘揚前麻

贈朱志學

自序

往余役京師聞朱志學倡會西鄉則已歛衽
思一見其人之爲媿快及歸又病甲辰九月
登其館館在栲老山下四圍皆岡中有清流
居然隱者之致其徒數十人升降詩歌雍雍
如也因問人皆可爲堯舜之旨余以爲欲知

人性可爲堯舜但看風俗可爲唐虞唐虞之
時如夏夏道長養萬物和氣蒸鬱致中和卽
爲堯舜矣志學聞之若有當於心焉嗟嗟此
事非有顓力不克承當非有慧業亦復虛耳
其在志學乎爰成小律以貽之

獨開亭館栲山西翠藤蒼松帶遠溪風韻已看
遊太古塵氛故不點幽棲片雲來往閑招鶴一
榻優游漫養鷄却喜清秋明月下二三童冠共

三

結茅青山下逍遙六十秋少事羅先生破產從
之遊蒼顏戲爲髯明星回雙眸恂恂絕綺辨周
折鮮愆尤晚開寶善堂江湖怡天休朔望群子
姓仁義勤咨諏夏日幸對壘夜談何綢繆天人
匪二道良知惟所求顓無覓聖解亦勿厭此流
此中有真趣自得甫言休盱江聞慈航泛泛流

且浮早畢登岍想肯爲觀海羞

丁未十月五日抵天台謁先高祖祠二首

遺愛祠堂此日開百年靈爽駐天台琴留石室
餘清響花滿山城識舊栽投淚詩歌傷父老齋
心俎豆儼追陪蒸嘗自慰家聲遠霜露難禁秋
夜哀

百里分符許致身三春時雨足車輪兒童九月
喧馴雉天地千秋黯絕麟霞起赤城標盡棟雲

高王謚謚貞璫霍年勝有樓花不處處三月

藻蘋

悼舅氏趙樅江先生及范孝廉季直二十韻

先生有澹菊齋跪石稿

人生惜交游存亡悼中分昊天胡不吊吾黨失
斯文嗟余渭陽氏逸氣領人群至性發靈異高
言揚清芬開府紹箕裘閉關蒐典墳衣鉢承摩
尼翰藻兼右軍恬夷當坎軻寧壹御糾紛澹菊

怡秋齋跪石吟朝曛仁義被文繡聲譽翔風雲
執鞭慰饑渴卜隣托殷勤賢哉范孝廉飄然遠
塵氛竹林恣探討蓮社追歡欣似金時逢冶如
衣日就薰憐余渡越水携壺祖江濱臨岐各曳
勉努力事功勲別後忽雙殞哀思苦如焚丹顏
不再靚潮音那復聞膏肓誰藥石散木絕斧斤
生芻灑南州宮墻漂河汾安得迴綵鶴涕淚傷
所云

悼張太恭懷琴先生十六韻

朝廷有先生隆慶罹雲棟鄉里有先生高岡覽
威風吾世有先生清言快折衷彈琴綏婺州洗
兵蕩雲夢介特蒞春官洪忍羞庸衆政府怙薰
灼屹然不爲動弃官片語間風月恣吟弄迺與
孺子遊忘年坐繩繩余如璫與粟公爲錯與礪
復如百步的引弓悉命中客春偶壯征東郊勤
餞送遠書聞落星驚魂迷如霧不信天地仁重

爲斯文痛知己曷云殄孤踪長自慟冥契純公
語平時每誦諷虬螭共驂駕千秋可伯仲

答聞曰唯課藝有贈

熙朝棧樸首崇文才子雄詞奪五雲喜奉新綸
歸爾雅好聯同志誦清芬山中入室招叢桂溪
上行春咏采芹努力功名看少壯豈緣晚沐負
殷勤

憶童定夫先生

縱川剝有定夫廬身後清風尚儼如何處溪魚
生范釜絕無山鹿挽麗車江翻日月隨波逝秋
過園林滿日疎同社故人搖落甚卽能撫景不
歎歎

憶朱志學社友蓋余以乙巳九日始赴斗岡
會云

崛起西方領道徽十年弟子尚依歸山風颯颯
琴書在茅舍蕭蕭雨雪霏九日籬花初晤語一

溪月對光輝祗今夜半空聞笛爲憶知音淚
欲揮

除日小病得張敬辰病中書有性命皮囊懺
悔之語因作此篇

生老病死等浮雲往來虛空無所碍浮雲非順
亦非逆虛空奚愠亦奚愛假令浮雲盡去卿雲
來祗恐眼前好景未必再自性自命自寶珠一
顆圓明無破碎饑飡渴飲日熙熙豈與造物小

兒博怨慙到此悔悟懺除無所施地風水火本
自在試看除歲多奔忙金花柏葉懽懽傾對酒
酒罷亦索然何如藥爐香鼎竹牀蒲褥堪寧耐
况逢梅柳擢華榮欲向東皋書駿隸人世苦樂
復何憑亦如冬春遞相代邇來頗解讀南華齊
物尊生猶隔闕安能吸露而餐霜露與我開
蒙昧

中和日集社友

春齋久耽寂高朋時經過羣芳競露露節候媚
中和摘蔬一酣暢流觴成雅歌青冥羨飛鴻撫
翼凌嵯峨幾能並羽翮超然邁世羅至人從所
好良工深琢磨鍾鼎與藜藿究竟將如何三萬
六千日得喪知誰多渥哉顏色丹陶然鬢髮皓
歲月勤行樂來往無蹉跎

辭秦役呈省中

自分烟霞老此身十年多病遠風塵群公不棄

山中舊一疏驚傳塞上新
數技無能酬子職衰
顏何以慰慈親况逢
畫省俱賢傑敢向清
時乞
隱淪

偕諸友柳墅宴坐

平堤橫野霽高柳納熏風
清氣隔流澗盡鷗羣浴
水同會心何處是俗慮
此時空垂釣兒童喜呼
余河上翁

開館人何在空餘柳一
壇選工新命砌佳客待

和鑿樾蔭堪浮白高年並渥丹無愁山氣紫月
色起欄杆

昔憂園逼水今喜石成堤夾岍千家樹橫橋一
曲溪山遙雲覆幕林靜鳥希啼逝者窺淵理悠
然造物齊

小幕張溪上佳名恰曰斯原泉尼聖讚春浴點
狂宜大化周環轉群生混息吹向來濠濮意端
與素心期

時以布爲幕子昭適曰斯幕聯曰風吟高柳
天光外月弄清溪雲影中
今有勝曰樂衡樓明主賜雪風沂浴大家
贈張舍之刺史撫州

吾聞漢詔二千石司農水衡都顯赫又聞賜爵
關西侯爛焉竹帛垂千秋昭代循良過漢治
司郡守紛卓異賜金徒秩領公卿萊州揚州
勝事卽今時政嘆辛艱頻年積滂悲痼瘵幸此
臨川逝樂土好與赤子開慈顏君家王父德其

盛四載建寧修謳咏廩廩繼紹在今茲先後朱
轡兩輝映臨岐屬酒爲君喜仗前五馬五千里
勛伐崔嵬華蓋山恩波蕩漾鄱湖水

崔莊敘公恭守萊州六年王端毅公恕守楊
州九年前升布政歷官官保

贈大司成何康侯凡二十四韻

天柱開門伐星精降嶽高百芝流慶遠雙桂顯
名豪法器先麟角詞垣獨鳳毛五雲輝曉麗六
關迅風朝勃率經專席縱橫詔奪袍代言尊手

詩新韻一

十五

筆籌帷課心勞辟水從容鐸南金次第淘

帝圖懷傳楫公望佩度刀愛日萱長樹陳情歲
薦桃丹花啣鳥使玄曲引龍璫秩膳申吾孝殊
張快所遭嘉平歌令節淑氣布東臯甘谷厨添
菊瑤池杖曳荀命如宣聖契非絕衛瑗初官政
於今服皇恩此際褒穢形知不類把臂幸先
叨理窟深援海韶光亟補牢千秋勤尚友一日
領吾曹異徑鋤時好文衡仗特操所欣資樂石

豈但饴醇醪夙許宗風振寧因衆醉撓躍如施
穀率展也廣甄陶桐子寒溪勺瀛洲白玉膏祝
君如日月歲歲照蓬蒿

贈社友汪崇正

鄉國追師表清風想定夫羨墻勤尚友衣鉢領
吾徒勉勉汪崇正亭亭儼步趨交游耻賈豎操
勵逼先儒戶牖箴天命孟盤勒聖謨小樓寒晝
粥獨夜靜茹茶師死拮据盡心喪衰經俱執經

詩新韻一

詩

十六

芳作徂躡躡下東吳聞是日以廣初盟矢不渝

合簪明舊業炳燭破迷途謂此千秋事寧能一
日需生年已六十壯志猶江湖直道孚同社真
心返故吾惟余悲老大對爾愴肥癯百尺還堪
進爲鄰信不孤從川儲壽酒歲歲泛樽壺

贈從兄君正

吁嗟天台留豐功如種寶樹瓊林中同堂伯仲
十餘輩芬芬花萼升芳叢修姱羨我君正氏鄉

邦推轂云高士王爲骨相冰爲心餐有木蘭佩
有芷少年刻厲事詩書晚乃韜沉負郭居手挈
青箱式諸子一蔬一布群樵漁閑身自視九鼎
重不義斯怯義斯勇莊辭正色當儀圖回通遭
之神傾竦先君青眼閱人多期兄田丈日相過
祠事社事意良苦後來踵武憂蹉跎兄曰唯唯
肩兩事廿年伉健不貳志飾爾邊豆適爾館簪
合枝連情篤至有時樽竿娛春風亦復提携知

荷新製一

詩

十七

已同情余拙質交游落對兄肝膽恒相通爛熳
黃花秋未老躋堂酌斗寒瑤草異日三鳳鳴朝
陽竚聽絲綸貢壽考

贈吳大史客卿三十四韻

閨閣延陵舊文章翰苑新少年鳴闕鳳上第兆
圖麟忠孝繩子治詩書長縉紳錦心織揚馬秣
圃羅漢秦隼字千金市孤芳片玉掄光分太乙
閣筆載上林春藻鑑人倫重餐錢帝寵頻黃扉

需黼黻丹禁想絲綸物望懸遵渚歸情美憶尊
永辭神武道甘老鏡湖濱薜荔還初服優曇發
慧因香林開寶炬法界轉金輪五葉深探髓三
花並悟真煬和棲絳雪吸景出蒼垠妙合長生
訣堅持不壞身白車駕無上玄牝氣全純色相
消人我幾希別主賓津梁聃竺義窟宅孔顏仁
著述苞今古編摩入雅馴典刑標月旦精采逼
星辰瑞靄騰弧矢歡聲鼓邑鄰絕非邁伯玉解

復新製一

詩

十八

紱羞買臣靈嶽鐘儒鵠高門席世珍碩余慚臭
味知己托婚姻返馭悲岐路稱觴引大椿尋山
締禽向集夜彷彿陳荀蓮社時時洽蘭言句句親
相求躋閭與咸與掃荆榛溪水清堪濯衡茅僻
少塵東風携淡蕩南阜對嶙峋伐木欣幽鳥攀
衣忘結鷄素心從屏跡青眼仗垂紳琴瑟喧盈
耳醍醐快入唇康寧看日旭嘉樂自天申

贈社友王達夫四首

龍眠西峙白雲寒溪水東流一帶盤溪上蓬蒿
深歲月庭前華髮舞青鸞

褒衣博帶表儒紳曳綬歌商見古人秋色一天
南極曉小山叢桂映長春

詩學右丞字右軍憑將花月共清芬長生兼得
緱山訣王氏三奇可似君

漱流枕石老風烟喜見昇平六十年盡日一觴
還一詠條然巢父臥堯天

贈友人次韻

金陵秋色滿鍾山雙屐乘風藐八寰忽憶故人
尋白社漫從孤棹下江關榛蕪塞路愁經眼水
竹幽居對解顏坐語蓮花峰上月相看宛在畫
圖間

聽李直養歌詩

天柱峰頭一嘯吟劃然金石響雲岑不須絲管
催新調直見風流接雅音白雲從來憐寡和高

山何處奏同心與君道味如醇酒日日相期醉
竹林

山中行

詩書何事者乃爲青雲資羔鴈幸以售芻狗弃
如遺山中閉戶重蒐求白頭四壁寒深秋却如
知已久離別一朝歡會仍綢繆長安金馬緋衣
客高蓋繁纓驕紫陌亦復笙歌喧綺羅傾銀注
玉宴華宅人生窮達各有命吾將蓬蒿悅所性

過眼浮華空流水安能以彼而易此始知卞和
有寶不自珣涕淚終爲獻璞人斷足封侯悲苦
辛

爲叔氏會同令題聽松圖

我觀聽松圖最愛丹青手本以虬龍委託茲山
水友神投形亦依聲到耳斯受高臥徂徠陰不
緇彭澤綬乘風細入絃採脂香爲酒興來可一
石詩成傲八斗蕭森誰與娛子子蒼髯叟下有

千歲苓餐之壽長久更聞發宵寐三公占爾後
我欲往聽焉倘許知音否

贈社友

乙巳暮春社友金淳夫王達夫安述之輩雨
中枉顧因念諸友年來與老父遊溪上甚懽
而戴思純三三人去矣相與感嘆繼之勉勵
且訂尋山之約遂成四絕

無端風雨妬芳菲步屨何來款野扉村酒因蔬

荷新韻

詩

二五

拚其醉眼前春色已將歸

昔賢嘉會有香山塵拂綸巾泉石間今喜諸君

真幸意格庭榆日好追攀

每傷同調近凋殘春去花飛恰肺肝此後松蘿

期永日青尊白髮重相看

此夜何人忍獨醒况逢山色雨冥冥明朝更

衝泥屐大醉東郊雨後青

贈李潔甫

潔甫先生今年元日六十初度斗岡諸友盧
可進李直養輩索余詩將以稱觴潔甫結社
龍灣勤劬弗倦嘗廬親墓數年又復廬于靜
山先生學益進誼益遠每蒞敝館多所開示
庚戌春遊縱川孔城諸社同志之士望而愛
且敬焉蓋信潔甫之能為吾黨前茅矣幸為
斯文重眉壽也

平生最嗜諸名山拂衣遯跡龍眠間何幸幽人

荷新韻

詩

二五

李潔甫白月清風互往還道學淵源靜山氏良
朋結社及龍灣雙親墓側曾支茅松楸夜夜懷
潛潛久之復為心喪廬門墻高誼人所艱數載
空林依寂寞一溪寒水鳴潺潺閉門獨契長年
理六十蒼蒼猶童顏獻歲南星麗草堂椒漿栢
酒相追攀向來携杖訪天柱吸景餐霞如等閒
知君壽考似岡阜標韻直與先民班早晚升堂
一揮塵喚破人間妖壽關

元日省謁先隴便於三日赴輔仁會呈諸同志二首

獻歲衝寒出江干問草堂定夫原臭味我考昔徜徉舊業詩書在同盟意氣長愀然一懷古白首意難忘

堂構廿餘載交游尙菜盤春初同喜雪坐久不知寒劇切從吾好支離耻異端庭前雙栢老鐵榦擬龍蟠

詩

同

二十三

答李潔甫秋日至善堂之作

最愛溪邊楊柳風忽驚秋響動梧桐感時不似潘安感作賦何須宋玉工任運推移聊自適深心劇切好誰同仗君提挈延平指默坐潛觀未發中

庚申正月十二夜兒了陳燈河洲賦群龍水月君典亦有詩余賦此歌

庚申上元前三夜火樹雜沓東城下天中皓魄

何皎皎波光燈影紛相射象德文閣列在田奮角揚鬚昭變化春容爛熳盈郊原士女如雲動驚詫先子舊業二十年寂寞小溪環精舍白頭領此意無窮日夕磨礪未可罷今宵偶舉見子情匪以游觀侈聲價正欲吾輩乘時各崢嶸長今此地輝煌無代謝

中秋社堂二首贈別宣城李潤卿二首

雨歇秋如洗林開月吐光數年游此地今夜始

詩

詩

二十四

飛觴薄業悲青筍初盟戴素王每提明善指深愧負斯堂

不速同良夜臨溪得月先非關傷物候端自惜餘年道岸誰登者情塵欲灑然誰謂君幸發覆把臂重留連

相逢未幾日不忍遽言離秋色平分夜蟾光正滿時杯深花露冷坐久樹陰移珍重江南道屆期

欲攬敬亭勝時歌太白詩喜君嗣麗藻偏我樂
新知桂樹風飄袖金波酒滿卮東城將曉角愁
向別筵吹

過棠店與楊克生瑞生

偶因看竹過西山二妙相招特啓關野蔓不須
留束帛家醅聊此對開顏逢迎已出時情外期
許應從先進問我本無奇勞問字欲將訓詁一

重刪

荷蕸韻一

詩

二十五

壬戌過沙門李元店見趙太常儔鶴題句因
和二絕

還金自昔稱佳事乃羨沙門李主人此見民心
最神處菜蕪所以饒生塵

草茅安得名公語喚起人間嗜義心舜蹠關頭
看砥柱莫教身世兩浮沉

歲日訪何子政山莊

莫此林巒美因之結幽屋三峯秀揖門清流抱

其麓萬松匝爲藩天籟時謾謾左右列縹緗名
卉並奇竹塵囂旣云遠朝昏惟誦讀醞藉深以
厚丰神峻且盛勝事追永和良朋喜不速花茵
復鳥簣觴詠穿山曲微雨忽云歇晚景翻虎谷
家釀傾以和相期還信宿人自物外論雲路交
推轂此樂君已解詎今前賢獨

客有續顏經者化卿感而有詩命予屬和用
來韻編字

荷蕸韻一

詩

二十六

尼山秘授自先天省發曾何贅簡編安曉靜言
終外道服膺一善是真詮識從默處心心契坐
到忘時字字捐必向縹緗尋立卓莫涉添足總
堪憐

羅翊聖社丈見招賦贈二篇

掩扉春半雨折簡病全蘇樓色山分黛庭香花
吐珠無官居任儼有興市頗沽物態悲今昨風
流獨丈夫

社盟憂所托領袖早依君師道南方著清風北
郭聞帷深詩可校客至坐常芬縱目凌千仞高
城出暮雲

汪白夫社丈招羅浮山及余爲懽竟日三篇
每尋幽賞地偏是郭西多疎豁堂先買清狂客
欲過野涼生水竹夕霽閃烟蘿喜際昇平運悠
然咏碩邁

豈不戀榮達其如華髮添兵戈幸無恙杯酒有

詩

詩

二十七

餘酣綠散田間雨青垂松下簾看君非避世能
德督須潛

老邦之彥招携不厭予談經天祿脫逃暑竹
林餘若似先民舊顏如赤子初相期明大業歲
月未堪虛

陪諸公柳墅納涼歌詩

郭外橫溪一帶流茂林叢竹對芳洲時因避暑
淹佳客日可論心共白頭踪跡幾人識霧隱襟

期隨處見天游此中贏得風雲意曳展歌商信
自由

槐柳陰濃樹幾層胡床竟日少炎蒸不須消渴
金盞露似有生涼玉井冰枝鳥傍人忘坐久村
兒交浴愛溪邊現前物態堪行樂津筏無言岍
欲登

贈別鄒南臯馮少墟二先生還山四首

帝里冠裳際泰征江湖元老佐承明幸逢道院

詩

詩

二十八

談經處恰慰書生負爰情大業幾年求友急閑
心一疏去官輕從來沫泗源頭水不與群流競
濁清

當年綸閣繫高名自賁丘園卧泰平聖學仰鑽
歸臥里天民知覺擬阿衡神情久已投針芥踪
跡翻疑似浪萍何日春風堪對語別離猶記在
燕京

天然黃呂本希聲奈可悠悠里耳驚漫借洪爐

徵王德還從晦雨聽鷄鳴和平自合遷喬木正
直誰同畏小明此別加餐需後春曾聞渭水載
弓旌

隱憂國事日囂爭私喜班行有老成驟爾風波
分去住翻令道路嘆危傾山居每恨交何晚官
舍偏憐傍獨清向後相思馮雁帛秋雲千里不
勝情

贈汪大司農登源先生二首

國計頻年困轉輸匠心握筭倚司徒壯猷端合
推元老勇退于今見大儒鵠舉何情非避弋龍
潛深處欲含珠孰陽遺事堪昭揭願爲斯文闢
正途

先生開社碧雲端白岳黃山次第看理學淵源
追宋代聖門羽翼起新安到來湖海還憂國自
去中原獨主壇一路春光新駘蕩故鄉桃李重
加餐

贈楊少司寇晉菴先生二首

每嘆華風似逝波誰當砥柱表峯義先生鳳德
凌千仞昭代鴻儀著兩河喜御講壇酬夙想那
堪法署聽離歌君家桃李饒春色白髮青尊勝
事多

瑣闥聲名北斗高光輝流照白雲曹自辭榮祿
歸嵩少早著雄文軼楚騷何幸芝蘭如臭味幾
能杖履共林臯干旌子子春明外悵望天涯意

獨勞

贈高太僕景逸先生二首

具區春水憶維舟把臂論文夜未休一別十年
虛問訊尺書千里隔持修神心但作山居計盛
際翻同粉署遊浩蕩主恩何以報知君匣裏
有吳鉤

深秋法署草追陪閣下傳呼尺一催天駟節浪
褰御服雲螭端可壓金臺素心已得文公訣具

眼堪同伯樂才虛往實歸余自喜願言鞭策及
駑駘
賀升本
僕之作

本爲諸公負笈來祇今飄散各徘徊使旌北道
春三月講席東林第一臺去住隨時無所繫始
終明善更何猜惠山登眺應多暇寄我寒泉可
數杯
南征惜
別之作

寄懷馮少墟先生二首

三峯西峙切雲端有客先登自樹壇手摘芙蓉

詩

詩

三

千仞絕胸餐沆瀣二儀寒陽春在昔同聲幾道
岸于今縱步竟咲我一琴桐水畔白頭纔欲向
君彈

橫渠夫子啓秦儒繼紹何人道未孤今日中丞
開講帷千秋正學領吾徒飛潛龍德欣初御出
處蘭言憶父孚寄語曲江春色早誰堪乘興探
驪珠

冬日延蔣子徵說詩經紀事二首

小院深冬隱戶庭幽人專席說葩經梅花傍几
煖初白薇葉穿窓寒自青可信市城喧更寂相
過吾黨醒能醒白駒黃鳥流連甚刻燭飛觴政
未停

大雅微音久不存毛公猶自擅而門共驚河漢
言方妙欲附朱藍道始尊竹徑何妨淹暮雪柳
橋端喜度朝暎漫云萬卷三冬足次第商求莫
厭煩

詩

詩

三

贈施下之

道若大路然來往原非孤胡爲異同辨翻令多
榛蕪理學何從名肇自宋諸儒直揭尼山義千
年開正途 明興垂令甲六籍喜重扶賢哲起
彬彬如金鑑大爐通乃逢躍冶操戈駭通都虛
宋坂鄒魯支離掃程朱砭砭旣以雜瑕者餘爲
瑜萬稗旣以熟嘉禾反爲茶學術一如是精妍
在工夫本實無使撥枝葉乃榮敷深造快心得

古人與同符憐予守家學生計多疎迂編素營
所哀伎倆羞據梧秋浦施先生飄然顧吾廬筆
花紛藝圃理窟湧心珠蒐羅徹毫毛汪博懸江
湖卜築天柱峯烟霞獨相娛時危道故泰主盟
狎吾徒短言聊以贈神憤亦與俱鞭弭勤千里
朝夕願追呼 時在慕亭

目錄

饒山先生

省齋先生

次君節崇實堂韻

秋夜同王達夫

呈諸友言志

和吳客卿

客爲開門見山

計偕

元日省墓

琴一

桐川

白沙

蓮山

桂珍吾渡江賜吊

會集大義

會言

答友人

立秋

示諸子

春暉樓

玉龍亭

李潔甫

惟酒無量

鮮能知味

堯舜猶病

孟子道性善

修悟

真俗

口號

步月

偶成

岱宗圖

夜談溪上

懋河上

論學

布衣歌

家訓

元日道中

王會甫步雪來學

臘月既望雪

傅宛委先生

赴召

汪含和社丈

龍舒篇

荷薪韻二

二

白鹿洞

白鹿洞偶成

首善書院

鷺峯寺

四書集

同然錄

和陽明先生

再和

荷薪韻二

先正祠二首

桐方大鎮語門人陳伯英詮

甌山先生

天意開吾黨人倫惠導師清流揚漢澤高步接
衡疑骭骸餘風骨淹通盛藻思布衣丞相揖屋
漏鬼神知惡惡深悲愍賢賢慰渴饑賞音字鶴
和矯志漸鴻儀獨意塵氛遠諸生雅道追鑪錘

當日別典則至今貽

省齋先生

崛起何夫子操修逼古人冠留神武蹟甌拂史
雲塵正學尊鄒魯厄言黜漢秦芻蕘兼取善顛
沛弗違仁雪後門逾峻春來座轉親公庭絕啓
事于國席儒珎蕪路嗟誰闢桐川問此津斯文
今未喪伏臘久彌新

崇實堂次君節韻二首

悟道還須最上根無勞木學競多門尸居淵嘿
雷龍見擬議尋常變化存莫數枝條遺大本好
從流派遡真源孔曾授受成何事此日同堂欲
細論

不說玄詮不說虛本來真性自如如澹然物我
忘形處渾是乾坤太古初野興到來宜鹿豕天
機隨在見鳶魚諄諄欲問誠身訣強恕求仁未
許踈

秋夜同王達夫坐有感論學漫成三首

聖學千年集大成良知宗旨最分明但求體會
身心切可惟紛紜議論生片月當空秋自皎好
風露坐夜偏清工夫內省寧多暇况復憂天浪
逐名

問路求家俯自慙漫將歲月濶清談道非大悟
能深得學到微言豈俸忝中鵠爾強還爾巧斷
輪非苦亦非甘昭然一貫宜尼旨何事支離說

二三

大道原非口耳求豈堪學語誇前修幾多病
窺窓月一任蚊蚋咬鐵牛龍見尸居通萬象鷄
鳴初念足千秋佳山行脚皆陳迹太宇天光總
自由

至善堂呈諸友言志六首

誦讀詩書亦有年至今白首總茫然群將筆硯
資羔雉小混風塵便棄捐正學昭昭尊日月師

心賢賢涉永淵及時奮發猶非晚提挈精神伏

大賢

十年結社一溪濱此日重逢意象新願得良朋
交淬礪漫從好景嘆沉淪庸言庸德功非遠先
聖先賢迹豈陳肯向身心頻檢點會看文質且
彬彬

大學權輿在至善善之至處是爲良姚江獨勘
良知肯闕里千秋絕學昌儒釋分明如黑白有

無交戰似玄黃從今可識歸依路真切工夫好
激揚

世將講學譏爲僞政恐吾儕果未真試問蒸民
原有則一成至德豈無鄰在陰孚鶴同其子遜
世乾龍蟄此身毀譽在人非在我屈伸由我不
由人

人世無如積習何本來面目盡消磨醉夫錯認
歸途子曲于還操入室戈旦晝未能同好惡性

荷新韻二

詩

四

情何以協中和安能習氣超然盡欺慊關頭勿

浪過

白首吁嗟苦惜陰半生悔與世浮沉靜中自覺
天機妙淡處常咀道味深忍性始堪言養性動
心纔可與存心俱云蔬水簞瓢樂今古茫茫未
易尋

和吳客卿桐川偶成四首

以君寶月光照我清溪社一拈尼山路早晚覺

來者

誰揭義文盡點破乾坤蘊性天不可聞至教元
無隱

事從無處了心向靜中論旦晝紛紜地冷然夜
氣存

大道非有方何分內與外天風鼓萬聲物物皆
心會

客有爲開門見山之語者因以四絕答之出

荷新韻二

詩

五

韻弗計也

青山日日在門前日日開門不見山今日却知
山在此本來半點不曾添

莫向山前更覓山山山靚面儘人看開門明白
關門黑應是胸中未了然

青山相見寂無言不問家門開與關門自開關
山自在我生此見見生山

莫逐門前一畝山大千世界悉毫端一山一見

皆成障獨到崑崙是大觀

乙卯冬孔炤計偕悲喜交集書二十韻貽之
庭木搖西風攀枝長欲號旻天泣鮮民無計酬
劬勞已罷長安想何情里門高賢書自陪京忽
聞稚子叨桂闕照雲漢天香襲寒袍鄉人誇驥
足同儕欣鳳毛忝予多否德爾祖斯人豪積功
累行義絲綸來帝褒詩書厚所貽趨庭樂所
遭大業授青箱衣冠聯爾曹每念盛明時菁莪

荷新韻二

詩

六

篤譽髦身本王國祗匪獨公門桃努力此少年
期許有虔刀世路悲傾顛波流何滔滔誰將一
箚力障此萬里濤金玉良獨珍塵沙日以淘龍
泉燁燁光拂拭還深轡驅車適自遠壯輟無申
撓卑卑策輕肥指摘其焉逃素絲易以勞勉旃
慎所操

丙辰元日省墓四首

新阡纔罷築歲令已更初涕淚揮無盡衣冠想

竟虛江風號萬木隴雪覆孤廬展謁玄堂下漣
如復棄如

慈父面難覲荒丘日強登麻衣寒過雪椒酒滴
成冰江冷漁皆歇山空樹幾層蓼莪徒欲廢繼
述總無能

三月不知味卹堪盤更辛寒依山雪晚香度隴
梅春門第尊先業韶華惜老身一丘今古別哽
咽倍沾巾

荷新韻二

詩

七

世共喧新歲吾方罹白髮遺文空滿篋良治嘆
爲裘雪嶺行人少春江淑氣流社中祠宇落俎
豆歲時修

慕詩四篇

琴一

瞻彼琴一白雲其飛委蛇哲人栖息荆扉曉焉
連宇寒爾故衣音容弗覲我將安歸

瞻彼琴一白雲其停哲人攸蹈旣康且寧履道

淑德邦之典刑永宵不寐徘徊中庭
涓涓鳴泉亭亭修竹哲人攸居清風肅穆以詠
以誦有書連屋手澤皎皎使我心休
啞啞林鳥受哺其雛哀我劬勞棄爾諸孤欲養
無及禽之弗如擗兮踊兮惟予之辜

桐川

桐川之陽有堂殖殖偕我良朋以作以息維實
斯崇維善斯則誰其尸之萬夫之特

荷薪韻二

詩

八

桐川之陽有木森森偕我良朋鼓瑟與琴剗彼
異調統一正音匪云寡和欣此同心

桐川之陽新構孔煌於昭顯考協于蒸嘗二三
君子明德不忘締造匪易我心則傷
我我雉堞浩浩河流有室其中童冠與游勗拙
厥緒光于前休繼紹匪易我心則憂

白沙

白沙有杞連理于楓楓俯而圍杞昂而中如兄

如弟或友或恭於昭顯考淑氣是鍾草木何情
猶此感通

白沙有楓連理于杞嗟彼殊質胡然一體誰其
召之和德之以於昭顯考休嘉是喜中心懷之
曷維其已

鴻山其崇爰峙其東爰開我亭雙樹之叢以填
以麓挹彼和風貽謀則遠以燕厥宗

驄嶺其巔爰峙其北爰飭我亭雙樹之側悼焉

荷薪韻二

詩

九

作賦使我心惻事亡如存永言不忒

蓮山

瞻望蓮池有泣如雨衣冠曷存視此黃土哀哀
夜臺誰則與處我欲從之無可告語

蕭蕭一丘蓮池之曲畫也相依暮也獨宿涕淚
無時斷兮復續有烏長歌以代予哭

歸省母氏復返于原數數百里雨雪其奔旣老
且病曷以鼎恩爲箕爲裘黯矣消魂

載藝而木蔚然林矣載勒而石屹然岑矣知己之言賞厥音矣仲氏拮据同厥心矣洋洋如在神其臨矣

桂先生渡江賜吊先君自述所夢賦謝二首

蕭蕭風雨泣皐魚十載交情見素車契濶死生勞遠夢縱橫問答愴遺書中心縻爵真難和至德爲鄰信不虛何幸顏淵今覲面令人鄙吝頓消除

先生自言學顏

荷蘇韻二

詩

十

古一先生通方深當年先子結同心東歸感故人如王命駕真持節斷金萬里何煩悲去日回頭還可惜分陰更期春瑟臨風鼓莫謂高山失賞音

丁巳會集大義六首

先君一去忽三春檢點遺編淚滿巾幸有二三君意氣不孤數十載精神朝乾夕惕身心切及步繩趨昭語真本是大家公事相看舊業此

重新

未免鄉人是可憂聖賢事業在勤脩九三進德基忠信七十從心聲敏求覲面箴規皆益友乘時發憤豈虛遊諸君爲王子爲石相琢相磨老未休

學道先須堅志節莫將狂狷等閒論纔忝媚骨終爲似水斷名根始是真舉世頽流看砥柱現前正路可荆榛毅然守待孟夫子孝弟諄諄啓

荷蘇韻二

詩

十一

後人 一

何以維風先戒奢山城近者亦紛華本來淳朴都生厭別樣衣冠盛欲誇南國羔羊元具美東方杼柚幾興嗟爲言同志還堅定蔬水簞瓢味轉嘉

聖人各自闢乾坤三教何勞合一論自我混同終費說還他區別更忘言昌黎獨力尊吾道鄒嶧聖功在聖門洙泗歸依今皓首豈堪中道負

師恩

漫將儒釋說圓通千里毫釐在此中廣大未妨
收勝義精微那可亂真宗理因異見隨成異道
必同方始信同性善一言千古脉昭昭絕學好
研窮

會言四首

旭日軒車蒞社盟百年金石見交情幸逢盛世
寬吾黨肯爲浮名誤此生道貫天人惟擇善性

荷新韻二

詩

十二

通內外本存誠聖途萬里非難到合併工夫
路行

辨固談叢未有歸身心猶自悵多違從前枝葉
都刊落徹底精神透發揮肯向靜中嚴視拍不
須戰後問癰肥聖門得力先愚魯正是尼山第
一機

見解何妨校異同只從實地攷成功性天不出
文章外上達非離下學中但願切磋殊勇猛未

堪沉溺限顛蒙試聽童子歌淇澳惟日孳孳美
武公

鄒魯相承一脉同居仁由義是真功孩提本念
三才具平旦初幾萬古通於此忝求昭性體自
然運用協時中邇來獨信歸根處不必空門更
覓空

答友人依來韻

莫道途人不孔顏宮牆數仞可躋攀聖狂分別

荷新韻二

詩

十三

幾微際進止懸殊一簣間日用布蔬常是樂日
前師友豈容閒文安義利證語教學先須越
此關

立秋

盡日孤居絕世情半簾山月向人明年來口耳
翻滋障老去身心倍欲清卓尔前瞻非有象聞
然內省本無聲庭隅一葉傳秋信無景還傷學
未成

除日示諸子

每逢歲除日檢勘歲中事闕失一何多內訟如
芒刺逝駒不及追無乃負先志丈夫百年身儼
然對天地所貴有特操豈緣世情累功利迷本
性熏習障其智如鳥自投羅如魚自吞餌戚戚
貧賤憂歲月空顛顛聖賢垂悲愍著言勸開示
晉楚雖富強其如我仁義而我固有之而我自
暴弃六籍復諄切用意良篤摯閒居嚴肺肝鷄

荷義二

詩

十四

鳴剖善利出舜卽入蹶慎之在誠意譬如善御
者千里勿委轡亦復如用兵決戰死勿避頭言
堅此心旦夕無間墜浮慕鮮克終翻恐造物忌
白首惜景光蹉跎嘆容易須臾又一年春陽載
明媚相期務日新如工利器行道苟弗輟驚
駘亦並驅同盟罔二慮殊塗還一致學脉賴繩
絕孝思昭不隄

春暉樓

昔人云難將寸草心報答三春暉蓋爲慈母
咏也吾母旣壽而康爰取詩義以名吾樓
嵒瞻不可極中宵橫涕泗老母幸康寧有懷罔
能寐力疏辭秦役聊以慰所志小樓樹之背辰
昏欣得侍海曙起城闔遠岑疊空翠開窓納新
景交木送涼吹慈顏坐其中翟冠霞爲帔羞醕
娛芳辰猶愧萊子意春暉難報答寸草還自致
取以名吾樓三復茲詩義

荷義二

詩

十五

已未四月六日偕季弟諸子送君節入祠因
與汪蕭諸客坐玉龍亭感賦二首

玉龍山館愴新開瀉峽飛泉聽轉哀樹日三峰
垂半檻松風一壑冷虛臺草堂驚覩親題字盡
省空懷作賦才兄弟三人今損一白頭強飲不
勝杯

寂莫春山還故宅蒸嘗涕淚改新祠不應造物
偏多忌更碩諸孤永孝思遠屋松杉深手澤當

延親友老心知溪邊共愛邛州竹百歲猶須記此時

李潔甫誦朱陸三先生詩因次韻呈諸友三篇末篇專贈潔甫

小社群居固弗欽闡然內省凜初心願從良友怡三徑更仰高山選一岑德性原來尊易簡工夫端欲倍深沉當年若侍鵞湖席片晷堪銷古與今

陸言易簡
朱言深沉

詩

十六

虞廷學脉主於欽末學那堪放厥心詎令百年虛此景可知一簣必爲岑社壇旗幟看君在世路江河肯自沉豪傑卽今須決定後來勝樣寔觀今
龍門一御便相欽溪上盤桓快夙心氣合芝蘭深入室功標松竹舊同岑現前面目原無隱向裏精神不厭沉執手臨岐申後約白頭勉強寔從今

會言六首

惟酒無量

風流何必管諸賢花鳥壺觴託興偏令德令儀歸所性刪詩曾不廢賓筵

鮮能知味

快意芳鮮一飽餘未應能享美于魚我觀玄酒無窮味縱看盤饌便不如

堯舜猶病

着意安人卽成狂病回頭修己便是正性視己猶病視人則安堯舜其心天地爲寬此心無我亦復無人不棄錫楚不復問隣推本工夫盡于主敬不觀不聞及隨自好是山此脉直接唐虞敬以成仁是謂吾徒

孟子適性善

維性無善惡而其體維善無體仁義其體若謂性善者情性是弱之假是告之襲孩提有知

維愛與敬無爲而爲恨于天命天命之性絕無
二根彼不善者其曷能混良知之指有功聖門
閑道之辨慎無戲論

修悟

悟合于修纔爲實悟修根于悟乃曰真修旁獵
皮毛誤作骨髓修悟兩非咫尺千里

真俗

力能破俗纔堪同俗志在逼真乃可修真此際

荷蕢齋二

詩

十八

豪釐欺慊之介惘惘良知夙夜匪懈

冬日吳侍御偶過敝社言林木可人儘堪清

夏因成口號二篇

沿溪種樹小爲廬日日良朋但說書一切世間
煩熱意都於此地可消除

居非廈屋食非魚野望川觀意頗疎夏日且涼
冬亦暖可能長此奉軒車

臘月十五夜步月四篇

負郭園林只此身優游歲序與誰隣雲開水淨
都無碍寒色中天皎一輪

頗恠蟾蜍分外明應知不減歲寒情與君覲面
無言說直欲乘風步太清

莫道寒宵寂寞人十分皓彩倍精神似從玉宇
來知己好向壩枝贈早春

桂樹青青徙北山喜君霜雪不彫顏月明仙子
應相吊托跡無如此地閑

荷蕢齋二

詩

十九

偶成四韻

偶從燈下撥陳編起向庭除意悄然帝則不煩
知識後時行原在語言先寒溪落木枝如洗銀
漢水輪照自圓我卽是天天是我更於何處覓
真詮

桂珍老贈予岱宗圖手題佳句因憶昔年之
遊遂作四篇答謝

泰山圖盡從君贈掉我雲霄千仞居熟路因君

知得力日輪高處海天虛

龍眠窈窕堪人意今日披圖便爽然須信山山無兩色春來花樹總暄妍

平生自笑看山癖斗室何來五岳宗不向丹青纔想像也曾白馬訪遺踪

相思杖屨烟霞外自老裳衣薜荔中雲洞山居無限好可容尊酒對春風

潘令甫朱伯容諸友將別夜談溪上

學上定厥宗宮牆儼闕里如何淪世波俛首媚
二氏學脉一以清人心因之否所以子輿子諱
論匪得已亂雅亟防淫奪朱必惡紫此中堅識
力慎之無改徙布帛菽粟間賤茲性命理下學
日孳孳上達即在是能勿斯能卓有省始有唯
以此上智資工夫猶自砥或者紛作輟朝此而
夕彼究竟墮榛莽飄飄安所止公等百里來期
許皆志士直下便承當未可仍頽靡修悟幸交

臻弘宣至善指晤言迥貌榮契今追神髓努力
尋堂與豈曰終糠粃江河肇涓涓爲祝桐川水
同社兄懋河上用韻

諸公大雅敵元方四座彫談花雨香歌引滄浪
飛一曲情同淇澳奏三章欲逃暑氣依袁飲不
淺秋容傍庾床盡日林居塵事絕但聽枝鳥喚
斜陽

又論學用韻

學道從容非有方獨於靜處坐爐香潛心欲詣
聖人室發願須成狂者章時御乾龍群不首身
提剝果碩于床年來觀易全無得默與庖犧問
一陽

布衣歌示諸孫

親朋贈汝皆綺紈大父所遺只一布追念少小
起艱難白頭未可忘寒素試看范公焚羅帳此
爲大德匪細故人心一侈便生驕每因暴殄成

愆忤所以論語戒諄諄與其不孫寧爲固衛文
大布美中興神禹惡衣昭身度姚察自喜止于
麻奈遵所好非純袴簾簾布亦勝無裳平居每
誦坡翁句邇來浮薄少年場錦衣華弁紛羶聚
自揣何功消受此無乃乾坤一大蠹鳳皇那競
爲烏食騏驎不屑駑駘路顧汝佩服今日言勝
彼謝庭誇寶樹

家訓

鄒南阜先生著家訓余心契焉欲與宗人共此
大義勉和一篇並揭於祠堂之楹間凡我子姓
宜有同然 先生曰詩詠多福易言餘慶積善
之家固不繁盛眇予小子厠名士紳愧無實德
裨補 君民未能治國碩教吾家敷誠布衷寂
聽無譁凡我宗人無忽予言洗心滌慮培根達
源發本天地孝養雙親與其濁富寧守清貧勿
利貨賄囑託上官小民叫冤爾心何安輸賦無

訟跡絕公室尊憲守約終鮮差失里閭姻黨情
誼無涯富貴輪流轉眼虛花出入以度惟公惟
平夜半叩門爾心不驚未言孝思世德作求我
語諄諄我心悠悠毫釐不差神明臨汝良心不
昧三復斯語鎮曰祖德肇基孫謀貽慶仁義孝
友其道甚盛歷世十四代有縉紳所期許者忠
君仁民堂志曰舊克昌厥家尊卑內外恪而不
譁維先侍御立德立言有田有祠以篤本源桂

林啟睦給舍彌親章程後先敬老周貧罔寺而
下勉焉守官吾儕繼之易敢卽安棲心誦讀耻
喙田室約以視躬庶幾鮮失勢利熏人頤欲何
涯返爾本實剗彼浮華維禮與法至和且平念
茲在茲弗寵弗驚山木自省幾希是求毋委濯
濯而任悠悠善耶否耶良知惟汝仰止 大賢
匪同賢語

元日道中

問余何事當元日年年雨雪奔樅川余言不獨
省荒穰實如世俗拜新年假令先君今而在獨
意徙居百里外人子逢令辰漠然不往拜於情
亦何慙於禮甚可怪匹馬衝寒抵山麓焚香醺
酒風謾謾白頭無計報劬勞伏地長號淚千斛
元日拜墓非古禮自余今日乃創始事死如生
道何常可爲則爲情安耳

穎川王會甫兄弟步雪來學有味因和二篇

荷蕢韻二

詩

二十四

竹舍蕭疎溪水涯雪山冰樹景交加衝寒踣
途非遠乘興看梅徑不斜對酒喜逢人似題
詩應有筆如花莫緣蟋蟀勞鄉思已識多才屬
謝家

看君負笈遠相求萬卷三冬孰與儔高卧自拚
惟閉戶良宵更許不迴舟風前竹韻雙鳴鳳雪
裏松姿一老虬共擬歲寒盟可定肯從人世間

窮愁

臘月旣望雪蔣徵野王德齋枉顧各有佳篇
李直養歌之留飲小坐賦五言一首又依來
韻爲絕句四首

天風自寒門飛花散滕六珠玉洒庭階光輝侵
簡牘小齊靜無塵新梅丹且馥豐年欣有兆良
朋喜不速座上出佳篇球琳駭心目因之發家
醅和平歌伐木四人相視笑不減方外福異彼
膏梁子羅綺列絲竹

荷蕢韻二

詩

二十五

老去誰堪共歲寒雪花飛片點蔬盤雲邊忽報
雙青鳥噦噦僊車下紫鸞

高言句句可書紳芳韻時時更襲人欲向樽前
問鴻寶與君同醉百年春

幾人不去大將軍交道炎涼世已分空谷白駒
偏繫我多情玉案喜授君

東林遙望柳迷煙冬去春來又一年白首莫言
欺白雪青樽聊與問青天

傳宛委先生辱臨敝社有句因次其韻四首
小隊出城郭新晴匝野村乍聞清籟發驚見古
風存山鳥親賓客田家狎子孫似無方外興相
與析微言

溪流清隔市山館僻依村同調千秋合先民此
日存魯備推鼻祖末學愧嗣孫駭耳洪鍾韻歸
心大乘言

白頭山水癖來往只孤村何意遭知己飄然特

荷新韻二

詩

三六

賜存蓬茅群野叟軒冕傲王孫溪上紛桃李相
看任不言

艸堂今負郭應愧浣花村物理從幽得吾生用
拙存知非欣伯玉阿世恥公孫大道逢君指何
妨竟日言

壬戌赴召別諸友

竹林石榻日相親遵路分祛倍愴神微召總歸
明主意馳驅寧愛小臣身年來講習規條具向

後研窮義理新白首應須各努力尺書千里莫
辭頻

東溪別酒尋常事此別令人酒不禁鶴似和鳴
三世業蘭如臭味百年心大成學昧求歸一至
善宗門契甚深賴是諸君邪許意尊前伐木動
高吟

壬戌二月汪舍和耿獻甫偕樅川諸友惠顧
白鹿山莊賦謝且言別

荷新韻二

詩

三六

此地逢春共作緣江湖尊酒對風煙但知徑闢
堪迎客何意樓居亦聚僊事異山陰偏暢叙門
非安道見乘紅托交自分同金石別後尋盟老
益堅

龍舒篇贈葉翁

龍舒之山何嵯峨又紆迴而逶迤如錦堆而繡
錯如基布而星羅又如蹲獅而踞虎列戟而排
戈戎飛壑而懸瀑或澄湫而盤渦若奔雷而吼

雨若噴玉而鳴珂吾從榆關顛俯矚梅山河拔
烟霧攀日月躡梯棧捫藤蘿此鄉故樸茂民風
猶輯和主人曾宿約撥冗今一過迎門慰寒暄
開醅動微醺樹色環蒼鬱鳥語雜呵囉雲黃乍
升麥雨綠新栽禾豐年喜有象畛畹催青簍美
哉斯樂土居之寬以適復欲邀朋簪結茅山之
阿每以耕鑿餘童冠交吟哦此意良不群勉旃
勿蹉跎吾願與諸君游仁義之修途揚吾道之

清波宗正學兮動行尊功令兮固頗長布疏兮
貽穀篤孫子兮青莢枝葉兮刊以落璫王兮琢
以磨厲其終兮九仞之一簣慎其初兮毫末之
斧柯保天地兮元氣起叔季兮沉疴安所問金
紱之榮亦豁然善士之科卽此義皇世界唐虞
謳歌嘉客逍遙不歲婆娑又安所問顏之蒼髮
之皤吁嗟乎百年上壽還增多吾意卜鄰將如
何

白鹿洞二篇

一磴紆盤入洞來乾坤靈異聖賢開宮牆凜凜
尼山脉矜弁峩峩王國才主敬致知標正鵠耽
玄課寂浪疑猜宗風具在誰堪紹流水高山重
所哀

擬向名山結數椽更從千古友羣賢清風自愛
陶潛柳慧業何須謝運蓮大道從容行處是工
夫刻厲靜中偏當年朱陸同遊地訓誡于今尚

儼然

白鹿洞偶成四篇用陽明先生韻末篇專贈
太守司理

丈夫如應龍時潛亦時見又如此匡廬霄漢聳
危巘狂彼風與塵豈能蔽吾面堅白雅自操不
以淄涅變此理具所性亦復載經傳先聖前迷
情意言深澁春奕奕典刑垂總以資懲勸反之
在身心未須口耳辨

大道本致一學士殊所見界之溺黃泉高則踰
蒼巘紛紛齒頰間曾不覲真面變者原非真真
者原不變乾竺尊爲經鄒魯抑爲傳是如喪家
子飄泊失其眷壹志歸正宗俾彼異學勸庶幾
稱吾徒不負子與辨

五峰何峻矗盲人乃不見維彼明眼人一望知
崇巘既察性若情亦審背與面心靈自契合山
體無轉變紫陽本六經垂老疏爲傳珍重無極

尚新節二

詩

三

翁學脉永相眷象山義利說風規載相勸先後
三儒宗不作異同辨

豫章人文藪古今多表見教化屬循良勸名勒
層巘洞中幸對晤談心匪從面黜浮而歸雅士
風欣丕變太守與言理治行幾漢傳詢茲作人
功矜膺明主眷頤言弘令德薪想倍激勸愚也
聲氣同千里亦聚辨

首善書院會講呈老先生

道化翔熙洽人文際泰昇虞門欣四闢周俊賴
同登鄒魯淵源盛詩書科目興匪爲青紫計特
以品流徵所慨榛蕪久因之正路魯幸茲首善
地獲此盍簪明咳唾霏金玉壇場掃葛藤衣冠
群楚楚禮數日兢兢周折規無矩趨陪準若繩
本分原無減新知亦未增人人機自辨法法性
相應精神從室入氣象儼堂升日月瞻開霽雲
霞驟變蒸絕塵求逸驥運海有冥鵬迂拙今全
未磨礪舊亦曾涉途而炬後高步托丘陵沐浴
初分潤簞瓢允服膺聖功求自得至道待人凝
向後催先岸終身懼履水同心沾愷悌大業美
彌弘

鷲峯寺會講呈諸公二首

官清署日從容相與商求正學宗憂世漫言
祛害馬挺身先欲好真龍聖狂岐處時時辨理
欲關頭細細窮南國蔚然推有道不才何幸此

遭逢

如蘭况味邈相從暫憇城西問驚峰欲斷習心
湏慧力共扶名教見宗工風清六月頻揮麈響
金孤林似扣鍾百尺竿頭還強進追隨那敢後
芳蹤

讀區大理羅陽四書翼

專席談經筆吐花深心維世動咨嗟胸探秘義
嗣千聖手勒名言號一家至道壹惟崇本實真

功必欲破繁華靜中每會端倪在高步江門紹

白沙

讀劉太僕惟厚同然錄

宋儒不與漢儒同羽翼尼山世世功末學浸滯
排傳註流風瀰漫入禪宗高皇定制明經義

四子遺書揭洋宮極力表章先得我單提正印

豁群蒙

壬戌九月十三日楊司寇晉菴先生勉學有

感壁拈四句依韻奉和因成口號

此中如日自孤明何處浮雲暫瞞眼生我不見雲
還見日照昭大路信心行

有物如珠圓且明胡形漢像照中生原來未掛
絲毫累活潑流盤不碍行

是非何必向人明公是原從獨是生在我定須
成獨是不緣口耳緩躬行

生死關頭未易明迷之云死悟之生誰迷誰悟

無言說照取良知踴躍行

不從鏡面借伊明不向刀頭索此生信步優游

皆自得百年處處坦途行

本來恒性豈難明無奈塵情與世生高遠不離

卑近裏欲爲堯舜在徐行

理趣應從講處明天機定向樂中生時時能講

時時樂千古津梁視此行

共事簪裾對聖明肯將歲月擲平生山林廊廟

皆鄒魯合併精神一路行

學因濂洛始開明功在闕閤接後生此外葛藤

應斷絕及時精進且同行

千百工夫愚可明桐川藐爾一書生執鞭幸御

龍門後倘許宮牆把臂行

再和十首

專席談經巧發明中原早已領諸生筆花心錦

層層出不倣他人舊路行

何新龍一

詩

三五

古今大業與誰明提挈工夫仗友生纓帶佩蘭

如臭味礪余攻不好勤行

但于本體透光明次第經綸百善生摘葉尋枝

終外道歸根復命見中行

性地常如鑑明悅心之妙日生生總於所往

無增減不問窮居與大行

爲堯爲跖本分明只在鷄鳴一念生出入毫釐

欺慚判戶居屋漏忌冥行

規矩準繩法法明舊章不守便虛生必於庸德

庸言處無忤無訾是法行

如天帝德肇欽明岳牧平章切好生主敬依仁

學者事不言勉強異安行

處世惟應晦裏明治心却要死中生如山不動

那能奪似水無情自在行

陸海迷人眼未明更防天外石尤生此時穩枕

惟三老一任風帆利所行

何新龍二

詩

三五

所藉常自嘆無明習後時懷忝所生起步幸

心遠外乾乾終日此庸行

之三

荷薪義三

晤語一

姑蘇

醴署

潤州

醴臺

澹菊齋

皇華

文庫

虎林書院

崑山

白鹿洞

邑侯

葆和堂

桐川

荷薪義三

桐方大鎮語子壻張秉文詮

姑蘇晤語

戊申周中丞懷魯先生語余曰曩幸共事畿南
今復承教此上相睽十餘年而仕路之紆拂士
習之變幻學術之支離日甚一日竊有慨于中
久矣山居靜暇經綸素裕未審何以發覆鎮起
對曰先生奉簡書開節鉞于江南蓋

天子豐鎬之地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知成
周即知今日矣豈其乏南州之高蹈武城之芳
躅是以當先生之推轂而下榻也者試得直諒
博聞有道術之士顯示素章以風動列郡庶幾
挽人心正學術而宏趨向賈子有言移風易俗
使天下回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今
竊厚望于先生矣坐間因論舉直錯枉之義余
謂古今人品至不齊也而夫子括以直枉兩言

蓋天下之百美皆從直生天下之萬惡皆自枉
始直者有藏必吐而不諱有過必悔而不匿與
人交必信而不猜見人美必贊而不妬人有不
善必折而不阿國家公事緩急必赴而不觀望
蒼生饑溺必躬必親而不憚劬勞大體大義所
在必維持而不肯退轉聲色貨利必審處而不
貪婪胸中洞然易知易事而不爲艱深慷慨好
義而不爲齷齪勁挺而不爲苟且言侃侃而不

何新義

姑蘇明義

二

爲聒囁事理明通而不爲執滯故詩曰邦之司
直曰好是直直史稱漢庭汲黯難惑以非此類
是矣枉者一坳尺是而又外竊直之似中乃媒
孽初借直之力後乃背反詩曰謀猷回適曰噂
沓背憎史稱蔡京于司馬三日如約此類是矣
當事者持之以至虛至明而後乃能察運之以
至公至平而後乃能斷惟真知人者爲能真愛
人非舜湯不及此矣先生嘉絕其語因記及桐

人士余則舉趙太學鴻賜童山人自澄以對太
學起閩閩而不自有其富貴以力于學山人起
韋布而不自有其貧賤以力于學年皆七十以
上清風高節亦可謂邦之司直也不獨桐鄉之
冠而已旣別先生旌二老焉

何新義

姑蘇明義

三

虎林書院晤語

其中丞紫亭先生曰余會試首題子貢問士三
段主司重立節一邊馮其區得大旨最勝爲元
卷餘多同此旨者總之于孝弟信果不可致貶
也乃余意獨重耻字入一旨不以廉耻自勵卽
一日不可列于士之林矣於是舉以問余余唯
唯對上所以參三才不愧不怍者獨特此一念
之耻耻含于不覩不聞微于莫見莫顯卽陽明

何新義

卷

四

地

先生所提良知也學問自良知勘出本體透露
頭頭妙合以之立身則言行自然信果却不於
信果上了手以之處族黨則孝弟自然稱譽却
不於稱譽上了手以之經綸政事自然不辱君
命却不於政事上了手行已之已卽顏子爲仁
由已之已看得已小則耻微看得已大則耻著
良知發明天地萬物皆爲已也希聖希賢關捩
在茲乎德清章吏部衡陽曰何云斗筭之人人

豈駟騶者類歟余對斗筭云器也器大則其爲
受也無量器小則其爲受也易盈朱子云魯三
家之屬何足齒類直以管仲之流當之故器誠
大卽簞瓢陋巷居然唐虞器誠小卽一匡九合
功蓋天下位絕人臣不免斗筭之誦彼非不自
以爲大而日坐斗筭之中極其小而不自覺三
歸反坫其易盈也良知昧而耻微也硜硜小人
者比于大人君子稍爲小耳比于斗筭何啻霄
壤士慎毋斗筭其已也良知之學所宜亟講矣
是日也集藩臬郡邑以及紳衿幾數百人而張
孝廉青林發時習四勿一貫三義卓然新警余
獨契焉期以次日更爲離署之晤

何新義

虎林晤語

五

醒署晤語

張孝廉青林曰學之義云效又云覺朱註曰效先覺之所爲殆學者法門也先覺所爲規矩其在後賢有作安能越規而求圓越矩而求方譬如居室與其師心自創孰與善守先業爲簡且易也先覺所爲爲字不淺卽下云明善復初蓋先覺所爲者善也奈何舍善而虛言學乎愚謂先聖作則後世楷焉毋爲貴師心矣然寸寸而

何新義

六

趨之但謂學步聲聲而倣之但謂學語夫子十五而志于學蓋志其從心者也先聖之規矩實吾心之方圓從心而流是謂至善踐迹而求雖善亦非本吾心之圓而印合于聖人之規可也執聖人之規而強爲吾心之圓不可也本吾心之方而印合于聖人之矩可也執聖人之矩而強爲吾心之方不可也揖遜善矣效之而子喻征誅善矣效之而操懿周禮善矣效之而新莽

心非先覺之心善豈先覺之善乎易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故天之體能自成其爲春自成其爲夏自成其爲秋自成其爲冬以成萬物之始終地之體不過順承天施效之以爲春爲夏爲秋爲冬而已矣聖人以天道爲學故曰成已仁成物智賢人以地道爲學故曰效先覺之所爲天豈虛而地豈實也其何以幸教之

何新義

醒署晤語

七

又以忠貼一恕貼貫私心疑之夫忠恕者聖門徹上徹下之道也余深契此言因思魯論說一貫但見于曾子子貢兩人曾子能唯而明之以忠恕子貢不能唯而有一言終身之問夫子亦明之以恕甚哉曾子之言似夫子也可以交明一貫之指矣忠恕工夫所謂絜矩而天下平克已而天下歸仁雖堯舜其猶病天地其猶憾者也先聖後聖寧有一道乎通于此意月印萬川

處處皆圓矣

孝廉曰敝鄉學凡二派山陰一派主無善德清一派主善生所定爲宗旨德清也余謂性善之宗吾儒正學近日吳下關中俱同此指家侍御亦同此指書曰有厥善喪厥善諸君子所稱無善者無其有厥善之心而已矣善而無善可也無善而無善獎何可言吾儕主善自是古今正脉無善二字立語太奇耳

崑山晤語

戊申暮春舟過崑山學臺楊淇園先生携飲玉峰道院語余曰白沙敬齋兩先生以吾子一疏補謚右文之盛與闡幽之至意莫善于此矣每思吾黨待詔闕下凡三年朝夕過從惟以當官立事相勸誡今奉命職在庠校而士習文風未能卓有成績可奈之何余對曰史稱韓退之起衰濟溺學者望之爲泰山北斗稱歐陽永年知貢舉學者爭自濯磨寧獨文章耶抑亦風節耶佛骨表原道本論諸篇崇正黜邪凜凜生氣與日月爭光今天下講學之士課硯之士往往據取禪宗以爲上乘而雜儒氏之正學當事者方與之擊節方與之高等功令如彼而好尚如此且曰韓不游大顛手歐不契遠錄乎畧其平日立朝大節而第摘其末路二事以爲佳話吾未卜此道之何所從也先生曰胡敬齋先生

闢禪嚴矣白沙先生得無參禪意耶余曰鄙見亦云陳氏之學近于文成大都以悟入胡氏之學近于文清大都以修入以悟入者多近于禪要在反之于正王陳兩先生所以獨超者又正也儒不病禪病其以儒而入禪禪不病儒病其以禪而入儒道脉強合而一正學途混而淆習之頗風之下也亦何疑先生曰聞在虞山發退省之義諸生無不人人自快竊謂戒慎不覩恐

懼不聞自是孔門學脉以此義窺顏子得其微矣余曰今吾人酬酢于此問答于此諸吏人周旋于此皆有退在皆有不覩不聞在亦各有省亦各有戒慎恐懼言顏子子思也相視而咲遂別

潤州晤語

同年蔡虛臺李明鰲偕兵蘇常謁予署中曰先生起田間視離事既竣宜趣裝還朝而尊指倦倦爲請告圖且無論世路升沉人情冷暖卽幼學壯行之義謂何余謝教曰人臣之道無以有已况 聖明在御正吾黨致身之時而不肖云爾者老親今七十善病不肖亦善病躬蒲柳之質奉桑榆之親倘不幸而先填溝壑遺堂上摛掌憂何及矣一日之養不以三公易也夫升沉煖冷所以硯礪其胷中者以其胷中無所事耳苟其有所事事卽萬鍾輕于一介簞笠怡于軒冕脫粟飽于大官定省恬于簿書考槃寤寐以爲寬衡門棲遲以爲樂武城之室弗至河汾之徒可邀當無敢逸豫孟浪爲高賢大良羞僂因出桐川集相訂止而兩公因授之梓先君子于是知名吳中矣

白鹿洞晤語

庚申二月之望次南康由匡廬門經顏家山謁魯公祠詣白鹿洞謁先師及宗儒先賢諸祠畢升講修堂司理李公仲達寔主洞事而星子學博黃君與焉諸文學鼓篋振衣于洞中者近可百人月以初二十六課文二篇司理公校閱殿最資予各有差蓋山川之窈窕人文之蔚蒼亦既鑠焉寡二矣鎮乃請見諸文學惟廣信畢生

何新義

十二

鄱陽閔生次第至鎮作而言曰白鹿洞之名自唐以來甲天下惟李賓客創之然非朱夫子倡明道學豈第作人恐亦未能光而大之開今日之盛也山固以人重歟人也者所以配天配地號爲三才者也立人之道一日不講即不可名之曰才姑無遠引請言象山先生宣說義利一章其講義至今凜凜豈獨一時訓誨實乃千古學脉至精也至微也由此義推之至于至精

微卽舜之所以爲舜矣由此利推之至于至精至微卽蹠之所以爲蹠矣今世士遵功令不得不習舉業然舉業與道學初未嘗分爲兩途也肯以道學之心爲舉業卽舉業爲道學矣但以舉業之心爲舉業卽與道學同堂而千里矣夫士舍毫端墨據意揆藻必欲與命題語語相肖必欲與聖賢心心相印安得不謂之義一邊事然反而求其起根發萌之初念所以搦管抽思

何新義

白鹿洞晤語

十二

欲與聖賢相印題旨相肖者乃其欲與主司爲知己與青紫爲捷徑者也似又不得謂之義一邊事矣廖澤有別義利遂判陽明先生著致本塞源論深慨功利熏習入人骨髓其救世立教之意正與象山先生昭合敝社中每提此篇與學者商量必欲破除此根剗削此萌然後舉業與道學一本而兩出枝葉暢茂矣仲達曰此語不得粗淺看乃極其精微者也舉業之士運筆

之時稍有釐毫迎合主司之意卽文字亦便不佳由斯以觀利心之不可不斷也舉業猶然况于學乎鎮曰不獨舉業卽如二氏棲志清淨虛寂之地似亦可謂之義一邊事矣明道先生斥之曰自私自利象山先生亦以義利二字判儒禪公案此極精極微之論也又不獨二氏昔年嘗校士越中以元事後得命題諸士看此得字太淺泥于註中粗鄙近利之語遂以市井溝壑

當之惡意則以爲君子有字于其心者必欲其道俟其自得而已纔有惡意則其心必動矣心襲取之心便不可語于集義之學故曰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曰得曰獲皆此指也張南軒先生曰無所爲而爲之心義也有所爲而爲之雖義亦利也先君子立教桐川獨揭性善之宗所云性善者無所爲而爲大學之至善孟子之良知皆此指也今辰太守袁公遺以呂新吾先生

呻吟語有曰說自然是第一等話無所爲而爲說當然是第二等話性分當盡職分當爲說不可不然是第三等話是非毀譽是已說不敢不然是第四等話利害禍福是已此語亦最精微平昔鄙見暗中偶合然所謂自然無爲却不得流入于玄門道家之指必如南軒所云不爽正學之脉似此毫釐分別萬萬不可混淆也仲達曰無爲其所不爲蓋孔孟學脉也今說到無所

爲而爲正合此指但今學者肯說第三等話有畏却是非毀譽之心亦庶幾良士矣鎮曰公所教今諸士歎曰洋洋纒纒偉哉興起斯文之志然窺其要言乃曰矜以清心觀山聽水此語正合此指夫心何以清純于義則清矣清則山水俱清然清不在山水也心何以不清雜于利則不清矣不清則山水俱不清然不清亦不在山水也袁公呻吟序曰順攝十之三逆攻十之七

此語最是學者用功肯綮能于世逆卽于學順能于境逆卽于理順能于情逆卽于性順能于利逆卽于義順諸上時時體會逆攻之法清心之義以爲舉業便是國手以爲道學便是聖胎根器力量其途正遠其日正長也但儒行有云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今上司具作新之美諸士懷譽髦之實所望此志此術無異同無作輟相與有成斯足貴耳不佞生長僻陋之鄉聞見黷

何新義

白鹿洞語

上

淺然習父師之說聊以遠求指南附于高山仰止之義也其幸有以証之坐頃遂別館于文會堂因憇于棲賢寺以山深返舟中私念此番勝遊亦成一段佳話不可不紀其樂至于洞中昔賢之遺蹟今日之新規俱載本志無所俟不佞贅也表公諱

廣陵人仲達諱

江陰人

醴臺晤語

丁巳臘月醴臺龍紫海先生將之淮過桐夜臨敝社賜教曰今世之士不知道爲何物不知孔孟爲何學詩書之蘊祇媒利祿而已一官一職之寄祇溷歲月而已所以吾儕必須講學求其安身立命之根却在何處求其當官蒞政之實却在何處求其化民成俗之務却在何處然後不失爲聖賢之徒矣余曰君侯執耳道場開示

何新義

上

七

後進宗指安在先生曰今日定宗必以孔孟爲正斷不可雜禪雜玄啓異端之訕吾師結社于此獨提性善之指蓋正脉也余役秦中所刻破關諸語姑與諸生淺言之然道之深處實不越此曩居敝里亦構小館群我子弟壹歸于正學但慎終如始維懷永圖乃在吾輩斤斤自勵耳既別而移檄以示提獎甚厚蓋先生起予者宏矣

邑侯晤語

丁巳浴佛日邑侯王明初先生惠臨敝館表先
君曰名賢扁其堂曰道衍桐川意甚盛也諸生
肅然次第陳說時習孝弟省身三義歌詩三章
良久客卿曰君侯之鄉天下談理學者望焉君
侯嫻于學矣頃以緒餘開示諸生向蒙善政今
聞善教幸甚幸甚侯曰千古聖賢學問惟是終
日乾乾一念卽所稱三義曰時習曰務本曰省

荷

十六

身言言皆此脉也君子法天自強不息上士聞
道勤而行之斯亦同條而共貫矣頃之又曰桐
川之學江南北皆知名敝鄉章斗津先生曾爲
余言之余事章先生有年其造詣甚精其著述
甚富乃憐憐推轂方先生而莫逆也聲氣應求
斯其知我者歟君節曰吾輩講學原是不必人
知的事人知之以爲喜卽不知以爲愧矣伯孺
曰中庸稱聖人只在過世不見知而不悔然則

利根易斷也名根難掃歟客卿曰名利兩根病
在有我惟不愠不悔始可言學惟無我始可言
不愠不悔內外一致人我都忘渾然仁體學在
是矣愚亦謂聖人設教每提性習二字性顯于
習而患其轉于習習根于性而患其離于性故
君子慎所習焉時習者以性爲習也夫悅樂不
愠性體也終日乾乾所以盡性也盡性者孝弟
爲根本忠信爲工夫省身無失而後悅心有得

荷

邑侯晤語

十九

此君子之實學矣是日也天氣晴爽同社欣集
張道卿主達夫調宜紀其大畧一切他語不載

澹菊齋晤語

乙巳余從張希古趙承玄兩先生及范季直四人爲會做真率之意坐趙先生澹菊齋中因述所與客語素位之義請質焉客曰富貴順境也處之易貧賤夷狄患難逆境也處之難吾輩處逆境者須自視其道充身安與富貴氣象無兩乃能無入不自得所以子思以富貴一言揭起貫下貧賤夷狄患難三言意乃在此矣予曰信

荷新義

二十

九

如此說是貧賤人當作富貴想假令富貴人當作何想客曰當如貧賤風味可耳曰貧賤人欲其揚而作富貴想乃以富貴人又欲其抑而作貧賤想耶夫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皆境也學者工夫在心不在境故曰素曰行正子思微言素者本體也行者行其本體也譬之水味淡其素也卽投之醎苦酸甘而水之淡體不變行其淡而已矣譬之帛色皜其素也卽飾之於玄黃丹

黼而帛之皜體不變行其皜而已矣吾心之體本如是素卽試之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中而本來之體不變行其素而已矣故衿衣鼓琴一女果若固有之蔬食水飲樂在其中陳蔡絕糧圍宋伐木絃歌不絕蓋此心原無富無貴也卽富貴何加此心原無貧無賤也卽貧賤何損此心原無夷狄患難也卽夷狄患難何困故身處富貴而作富貴想身處貧賤而作貧賤想身處夷狄患難而作夷狄患難想是心爲境變不能行吾素者也若處富貴而作貧賤想處貧賤夷狄患難而作富貴想是心亦因境變亦不能行吾素者也心因境變則有出入舉吾自有之本體失之矣心不因境變則無出入舉吾自有之本體得之矣無入者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能入其身而不能入其心自得者不得之於外而得之於內得其素也兩先生肯其說

荷新義

澹菊齋語

二十一

葆和堂晤語

張希古先生問坦蕩蕩長戚戚之義余對論語一書每致嚴于君子小人之辨凡十餘章而惟坦蕩蕩長戚戚六字最虛直從性情上提出示人夫君子小人豈有二性有二情哉但從性上用功則情皆根性止有君子一路若從情上用功則情不根性遂有千端萬緒種種差別而小人之途出矣夫性之體平平蕩蕩以天地萬物

同好義

三十一

古今爲一體者也既以天地爲一體則境界不足以域我也以萬物爲一體則形骸不足以碍我也以古今爲一體則生死不足以縛我也境界形骸生死既不爲累則此中隱然喜怒哀樂之發不以情發而以性發經綸變化之用不以情用而以性用所謂中和位育一以貫之友是而不見性則落在情矣境界見而得失順逆之感交矣形骸見而愛憎取舍之識橫矣生死

見而顛倒輪轉之想紛矣得喪順逆愛憎取舍顛倒輪轉盡屬妄情既從妄起妄中生妄膠膠擾擾無一事不牽絆無一時不粘滯豈惟天地萬物皆爲障礙卽此身喜怒哀樂耳目口鼻亦不知所以安頓處也陸象山曰氣鷄終日縈縈無超然之意湏是一刀兩斷何故縈縈如此此可以明戚戚之說故學誠見性則爲坦蕩爲上達爲喻義爲懷德爲求己爲三畏爲泰爲和爲周爲易事難悅爲大受而成其君子備矣學不見性則爲長戚爲下達爲喻利爲懷土爲求人爲不畏爲驕爲同爲比爲難事易悅爲小知而成其小人備矣

荷蕢義

葆和堂語

三十三

皇華晤語

張內翰侗初公以名理雄長吳下歲戊申辛一再晤于虞山泖水間今庚申十月廿二夜以使事過桐余謁而問學焉公曰論學者先須識大頭腦終日間能提掇得性體恰好處纔是得力子思承夫子絕學惟天命之謂性一句然此性却說不出後世儒者千言萬語亦只說率性之道修道之教二句而已耳之聞目之觀心之思

皇華晤語

三

慮皆情習上事非性也性則不聞不覩不思慮者也故曰獨也言獨有此一物也焉不能須臾離空魚不能須臾離水人不能須臾離性所以離者日用而不知也知則一點靈光時時顯現靈光中條理工夫亦時時精密萬應而萬當矣此皆自然而然絕無安排布置者也饑者欲食寒者欲衣然食至卽食飽便了衣至卽衣煖便了更不必問何者當食何者當衣當之一

字亦用不着矣此性也先天無爲法也若問食而食問衣而衣此情習也後天有爲法也性猶主也情習猶群從也非群從不足以尊主人非主人不可以令群從今須辨得主人明白不使混于群從余極領畧諸語次日惠臨敝館何芝嶽諸公在焉論文章論經濟甚辨余請曰諸弟子傾心大教已久幸賜指引徐乃拈陶石簣語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須知一所歸處芝嶽曰

皇華晤語

三

二十五

三三見九九歸何處須知九卽歸三三也公曰萬歸一一卽歸焉孟子言萬物皆備于我萬物各有一而義其一也強恕而行亦不有安排勉強稍有安排勉強便非一也又舉曹洞偏正公案以爲說正易窮說偏乃濟其窮故偏妙于正譬如此案本爲骨漆爲衣是正法然死而窮也以之憑坐以之攤書以之列酒肴或移于堂移于房于堦此偏法乃活而不窮者也通其變

上不倦所謂術也道之妙處正在此術學曰學術治曰治術又所謂王種臣種內紹外紹之說俱同此指孟子曰形色天性天性正形色偏也引君以當道道者正引者偏也然偏卽是正也非有二也余復請曰諸弟子初學譬之射焉正鵠在何處以命中公曰初學射時先要開弓既而又曰學問之道在求放心求放心之法獨在於知所謂一點靈光時常顯現者也又語諸猶

子曰心欲死其放心也心欲活活其靈機也遂別諸生問焉余曰名公佳語未易問必一一記憶一一參求不可輒自放過余平日與諸生談性習語多與公合者但因公之言味公之指其所謂性却在于知食知衣靈變活動處求之吾所謂性則在仁愛義敬至善處求之卽公所謂恰好處與吾所謂至善處亦微有辨此未可草草而已因次第其語以俟異日証焉

桐川晤語

辛亥暮春學博陳裕所先生臨會有歌黃鳥之章者舍弟君節曰和平之福肇于友生極于神今世風紛囂士趨頗戾宜闡和平之義以爲心之衡先生曰吾觀中庸首章言和者天下未章言篤恭而天下平此和平二字中庸但言和而平在其中言平而和有合一之義焉然非和必不足以致

不足以見和有體用之義焉一坐傾勿載和平之文獨見于咸之彖傳聖而天下和平蓋咸者無心之感也夫辭釋咸曰天下何思何慮而引日月寒暑來往尺蠖蛇龍之屈伸以明自然之義總之宇宙間兩儀四時百物一本於自然此無心之至和平之極也故凡有心感應者未必本於自然卽以爲萬分和矣而不能無毫釐之戾焉卽

以爲萬分平矣而不能無毫釐之頗焉惟無心之感自然而感無心之應自然而應其爲和也斯爲至和其爲平也斯爲太平至和之和斯爲道太平之平斯爲篤恭建天地質鬼神胥是入而況友聲乎

荷薪義四

晤語二

德龍軒

斗崗會館

白沙

至

古道巷

樅川會館

至善堂

寧澹居

荷薪義四

猶龍軒晤語

桐方大鎮語門人聞一貫詮

張敬辰曰夫學言至善矣至善者無善之善也天下之萬有皆生于無無者妙于形上之道有者滯于形下之器今高明賢達之士未有不語上者矣余曰學不于道非學也語不于上非語也然道不離器離器之道非道也上不離下離

一 地文選

下之上非上也非道非上非至善也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明道先生業已領索而示之矣學者其亦能觀面而承之乎坐頃酒三行童子歌詩一章敬辰曰歌者善所以善者以其和平而無蹈厲之氣也黎園家喜崑腔厭弋腔蓋亦此意可以爲無善之喻矣余曰敬辰審音以和平爲善耶是不謂無和平之善矣第謂之無蹈厲之氣則可耳然則所云無善者亦無其不善

者而已善豈云無且夫均之和平也此以詩黎園以曲敬辰何從焉曰詩本雅音吾從雅耳余曰敬辰從雅之意善善之意也但雅音和平怡情悅性可以語善黎園者卽和平乃鄭音也宣淫導欲安得繁以善與之蓋善之不可不蚤辨也類若此矣審音者不弃大雅而取鄭聲務學者不舍正路而趨異教正路者善也卽衆非不爲避異教者未必善也卽時好不爲阿敬辰曰

猶龍軒語

姑無論學佛者今之學孔子豈其褒衣博帶旅進旅退而已乎余曰敬辰勉學之意亦善善之意也第視聖人太高視吾道太遠庸言庸德多少不盡分處厭之爲卑近而浮慕于名教之外日用之上窈冥枯寂之境苦心極力于何其臻卽佛門且不收也安問儒哉王達夫在坐繆以爲然而錄之於社中

明年戊午冬敬辰復賜顧曰向者疑于尊公主

善之說近始信得立教者提善字極好孔孟之正宗也匪徒言之洵允蹈之言之匪難蹈之爲難此吾儕今日實在工夫翻覺向者多言徒贅疣耳余曰論俗事卽一言亦贅論正學卽千萬言譬油蠟之于燈火也且聖賢之言言其必可行者也言不可行之言是曰擇言弗言也聖賢之行行其必可言者也行不可言之行是曰擇行弗行也況時時拈弄此語卽念念融會此意

西苑集

三

又不可謂言之非行矣敬展曰念念融會此意猶涉虛解必事事體認諸翁乃爲實修易曰止諸翁也豐城止修之說余深笑焉試問吾子近日實修如何余曰拈弄此語融會此意體認此意若出于有所爲而爲之心總非學也必合于無所爲而爲之心乃真學也近日密自較勘却是徹骨徹髓却是極難敬展曰無所爲而爲之心是曰良知是曰至善是曰君子中庸學脉其

在茲矣向云無善之善亦此指也余曰說無所爲而爲之謂善則語意自圓說無所爲而爲之謂無善則語意有碍今學者欣言無善而厭言善欣厭二念有所爲耶無所爲耶頃之談及二氏吾儒幾微之辨敬展曰立教本殊安得言一吾性本一安得言二余曰教本緣性以立性亦緣教而分必明教法乃識性體能明性體乃識教法試舉楞嚴一段云于時世尊頂放百寶無

何義

沈龍隱

四

畏光顯光中生出千葉寶蓮有佛化身結跏趺坐宣說神呪又曰爾時世尊從其面門放種種光其光是耀如千百日夫開示學者必作此光惟寧令人六種震動洙泗之壇曾不須此且置之不語矣教以光惟立可謂性耶性以光惟顯可謂善耶一惟一不惟可謂同耶敬展不應頃之乃曰吾輩今日壹意尊夫子之教明性善之宗何事佛也語未竟而別

古道菴晤語

殷子信曰吾聞之吾師近溪先生學以知天爲宗蓋莫之爲而爲者天嘗於坐中拍點童子執壺把盞周旋出入莫非天也衆疑問子信嘿然未對余曰此天字指人之天而言然必明於天之天而後可語于人之天今夫晝而明夜而暗春溫夏熱秋涼冬寒莫非天也而天之體以爲明耶則不宜暗以爲暗也則不宜明以爲溫耶

熱耶則不宜寒涼以爲涼耶寒耶則不宜溫熱將以明者爲之晝暗者爲之夜乎以溫熱屬之于陽以寒涼屬之于陰乎則天之體果何似也衆亦嘿然未對乃申之曰夫天豈能外陰陽晝夜以爲人也又豈能外寒暑溫涼明暗以爲天也又豈能外日月星辰風雲霜雪以爲天也然而晝不可使暗夜不可使明而天則可明可暗也春夏不能使寒涼秋冬不能使溫熱而天則

可溫可涼可熱可寒也日月不能爲星辰星辰不能爲風雨霜雪而天則可日可月可星辰可風雨而霜雪也至此則無所可無所不可豈惟人莫能爲卽天亦不能自爲也故曰莫之爲而爲者是天之體也人之體亦天之體自綱常倫理以至食息起居四端萬善無不具足無不流行而一括之以不學之知不慮之能是天也但人人有此天而人人不能知耳下焉者昏昧放

逸而上焉者恃其知見情識詭于不學不慮之良去天且遠易以知之知中三義謂時時參求時時嘿悟時時證驗此所謂良知也明此良知卽是知天天而不知墮于日用百姓知而不天墮于知見情識鮮君子之道故天爲本體知爲工夫知爲本體入爲工夫至此亦莫之爲而爲矣

斗岡晤語

余以甲辰九月赴朱志學會維時丹楓在林霜
飈滿戶蕭瑟之景交接于目因有感于天道之
變也坐間論人皆可爲堯舜之旨余以爲欲知
人性可爲堯舜但識民風可爲唐虞三皇之世
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
如冬今秋景在目初有殺機天道小變嗣而之
冬栗烈閉塞純用殺機一大變矣故伯不似王

王不似帝春陽既轉淑氣一融勾萌甲拆生機
勃焉然其時猶有含蓋而未盡洩之意至于夏
道雲行雨施草木暢茂鳥獸希革長養成而發
舒盡斯太和之極也而唐虞之世似之煥乎其
有文章巍乎其有成功矣不寧惟是元亨利貞
以亨配夏仁義禮智以禮配亨亨者嘉會禮者
揖讓唐虞之所以配夏者道在禮讓也揖遜一
念至于岳牧讓官揖讓畔漁讓澤風動四方故

三斷天下以仁而民從之仁讓者性也迷失其
性反而爲貪爲戾生于其心發于其事究且凶
于而家害于而國豈其性之無仁讓也哉亦弗
爲之耳夫四時之氣本具足于所性而知性養
性之功則常使秋冬之氣不勝春夏而必使春
夏之氣直貫秋冬暢于四肢發于事業總成太
和凝爲至德今日之春長幼有倫升降有序聲
歌有節外之中規中矩無疾行先長之事內之

卽仁卽讓非貪殘暴戾之體元氣于焉周流物
我于焉大同唐虞光景嚴然未散推之而家如
是又推之而鄉國如是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而天下平卽在此時故曰民風可爲唐虞也
卽以見人性可爲堯舜也文成有言近世學者
只講成德循功中流壅之弊五伯之於唐虞矣
唐虞壞哉謂何容易亦爲之而已矣

縱川晤語

丙辰元旦方子大鎮省謁先堂越三日趨輔仁館時雪甚來會者僅數人會伯汪舍和曰不腆敝館構自丙申尊侍御先生時賜教言今纔廿年而定夫先生往尊侍御亦往老成雖謝典刑具存何以一衆志而紹前休惟吾子之貺是憑是藉余避席不敢當願惟圖志載從陽古名區山川盤鬱乃數千年間其以講學起家以會立

世宗憲

九

節實創自今日是定夫先生特爲山川頽而而諸君又爲先生易與先侍御亦則爲梓誠余小子微惠先生交且渥茲且幸周旋樂觀厥成定惟諸君之貺近以肅見爲高士傳表先生與趙水玄先生兩人音聲盛事冀爲異日組豆地諸君幸一教之否和讀竟稱善更爲伸奉三日之約屆期來會者近五十人矣汪崇正曰敝地分上下會向欲合之而未遑今日且幾于合矣

是數年未有之會也余唯唯孟子云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故師道貴能奮不奮不足以爲師師之弟子貴能奮不奮不足以爲弟子飛龍在天雲行雨施大鵬南徙扶搖九萬雷出地奮而勾者萌甲者拆蟄者起凍者解歲功乃成况于學乎夫奮者所以求益也風雷洽卦乃名曰益雷得風而迅風得雷而烈故日暄雨潤允說良止乾君坤藏必雷動風散爲

何新義

世宗

十

之開其先而統其始故風雷者所以成天地日月雨露之用功此鉅焉人心亦有風雷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是已夫過者人之所時有改過者聖人之所不諱小人聞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此夫知有善而不能遷知有過而不能改故遷善者改過之實改過者遷善之機大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若江河顏子希舜只在不遠之復吾儕何不可以爲舜何不可

以爲顏患在乏風雷之勇寡遷改之益耳張希
古先生一語曰落得爲君子枉費爲小人蓋富
貴貧賤各有命在不以爲君子故減不以爲小
人故增而君子者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小人者
幽有鬼責顯有人非孰得孰失章章較著是在
自知自奮無所待于人者也夫彰善癉惡聖王
之風雷也遷善改過吾儕之自爲風雷也能自
操其風雷之權則奮發在我爲舜爲顏受益于

無窮不能自操而使人操之必爲四凶之類兩
觀一誅斧鉞森嚴不可以爲人承玄先生傳中
十戒所規于吾儕之過者此爲緊切當一味
之爲風雷之助焉兩先生可謂能奮于前矣吾
儕今日奈何不求奮于後恭恭繩繩相繼斯脉
以垂久遠是所願也舍和曰占人能自得師豈
以有師而預自棄請與諸社友同心交奮不忝
風雷之益且于童先生有光是吾子之所旣不

淺敢不勉旃諸友皆以爲然因退而畧書數行
紀一日之雅會中語多茲不具載

紀事

汪崇正自遷善改過是學者真功夫先生格
鑑發蒙爲社中指點數十年僅見之事敬當書
紳並勒之堂垂諸永久

白沙晤語

乙巳懸于白沙館客有訊舜居深山之義者愚謂幾希二字自孟子粘出示人凡三見而兩以舜証之其義最深也舜闢十六字爲道學之宗曰道心惟微故幾希者先輩云卽惟微之義也天命之性肇於無聲無臭含於不學不慮此幾希也聖人凡民無所增減卽禽獸亦皆有之但禽獸蠢焉無所知而凡民則日用不知惟其不

同義義

十三

知故以情識迷其性體處深山便有經營之心遇木石便有樵採之心遇鹿豕便有獵取之心一切皆非幾希用事矣卽善言在耳且聽之而不聞善行在目亦視之而不見矣聖人則不然處深山而不有也耕鑿焉而不見木石而不有也與之居焉而不過鹿豕而不有也與之游焉而已群野人而不有也與之往來而已故山窮木石本爲無情與聖人而咸宜卽鹿豕野人雖

爲有情亦見聖人而不驚此聖人之所以獨異於野人者在此至微處耳聖人能以其至微者攝天下之萬微又能以其至微者通天下之萬微未聞善言未見善行之先聖人以其幾希爲江河也旣見善行旣聞善言之後聖人以其幾希爲江河之決也決有二義焉千流萬派合而受之於江河江河所蓄又分而散之千流萬派若決若莫禦正幾希之本體也今學者謂聖人

同義義

白沙晤語

十三

迹同而心異不知聖人之心非異也卽以其同者異之也聖人固同人自異之耳

至善堂晤語

吳子庭不至桐川三年矣戊午夏乃館于至善堂論學焉子庭曰余從涂鏡源先生會中談克復之義先生猶從朱說克去已私余意不然起而對曰近世講學者講過去講未來不講見在夫當下觀面始可言學如云克去已私試舉今日會堂上何者爲私作何面目請先生爲余指點大眾中語遂未竟余意不須以私字訓壞已

荷新義

十五

七

字陸子有云能于已上復禮便是爲仁此說最妙濟濟人我無不是禮其何私之與有鎮因一轉語如子庭所云試舉今日會堂上何者爲禮作何面目請子庭爲余指點子庭曰譬如眼然投之瓦礫障也投之金玉屑亦障也必言私者瓦礫也欲障也必言禮者金玉屑也障障也余曰固料子庭必出此對吾儕不學則已既云爲學當徹骨徹髓體認親切未可信耳信口割爲

荷新義

至善堂晤語

十六

影響今學者講昭昭靈靈講虛活圓妙講現量講自然講當下講理障障墮體點聰講纔起一念便離本體撫取釋氏宗門話頭撓和儒脉此近世一大障也信如是說則孔顏秘密之傳宜作奇特之語乃於視聽言動指非禮而欲其勿又指禮而欲其復豈不亦分別揀擇防檢拘攣日下添燈鏡上拂垢反出禪宗二乘之下聖賢授受端不錯謬至此夫視聽言動屬之形色而天性具焉從天性流出絕無過不及之差命之曰禮不從天性而或流于情習之偏必有過不及之差命之曰非禮禮爲主者處處皆是一違于禮處處皆非出于禮卽入于非禮其幾至微勿于非禮卽復于禮其轉移至細復如一陽之復勿如五陰之剝其脉絡至密故先揭復禮一言以明主意而又揭非禮四語以明工夫卽精于禮非禮之辨乃省察之力當如是也不得謂

之分別揀擇卽嚴于禮之復非禮之勿乃克治之功當如是也不得謂之防檢拘攣夫子所以仰紹虞廷惟精惟一之傳全在于此吾儒與釋氏分途亦全在于此吾儕自省所以與天地萬物不能相通者只爲有我之私耳不獨好利好名屬之有我卽如前所稱據取舊說填滿胸臆亦屬之有我細心較勘始知克己之難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之道克己而已矣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克己而已矣從陸說者非一人而先君子亦從之從來註者非一人而吳客卿與愚見亦從之此二說者皆舊說也從此從彼何分高下假令發揮如天花亂墜總於吾身視聽言動無益夫惟徹骨徹髓體認親切然後有吾人之路不至錯繆爲孔門外道也子庭幸教之

王達夫因問理障欲障之說眼喻何如余曰凡

礫金玉屑貴賤不同總屬外物原非眼中所有皆眼障也第可以喻欲不可以喻理也理本性中所固有也理不爲障而見理者爲之障旣落于見卽同于欲故聲色名利喻瓦礫意見情識喻金玉屑耳仁智之戾于君子之道者見爲之崇而道易忘焉於此毫釐體貼未精必將誤認情見以爲天性處處皆是又將誤認天性以爲情見處處皆非學術混焉而莫知所從入矣理

障之說出子釋氏釋氏掃欲障而空之又掃理境而空之遂舉仁義愛敬堯舜孔孟之道並目之爲二乘棄去不足置喙而另覓一種虛寂之說目之爲上乘使學者靡然尊之駕于孔孟之上此世眼第一障也

明日周公明曰此禮字主天性說今有以禮樂之禮立說者何如余曰先王制禮三千三百皆自天性流出內外顯微合一無二顏子之復禮

由內及外由微及顯亦合一無二者也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蓋有爲言之也而學者因執之以論孔孟遂指禮爲形器而另求形上之道淺言禮支言道矣今觀孔門傳心之訣不越禮之一言孟云盛德之至不越中禮一言禮之爲禮豈曰形器輔氏云不言理而言禮者理虛而禮實也朱子亦云一于禮之謂

仁老子正有慨于末世以形器爲禮而流于薄故發爲後禮之論豈弁髦禮耶子庭曰學者不能克己益不明於禮之過也禮以範圍此躬不可斯須去妄視妄聽妄言妄動一切徇情自便卽一切於物有碍謹守法度勿忘勿愆可以承大祭可以對大賓何不可以通爾我者夫子告仲弓承祭見賓亦言禮也不學禮無以立昨聞若靜先生言切切內省請從此自範矣

一友問良知似動不可定宗止善乃靜斯爲立本故曰良其止止其所此歸宿也何如余曰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良謂良爲聖學之要先輩亦言之然竊觀良之卦爻惟上九吉餘俱不吉彖亦第曰无咎而已夫子申之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言止而卽補之以行言靜而卽兼之以動聖人之意若惟恐其失於偏枯而重言以拯之是良之止與大學

之止各有其義矣大學之止權輿乎身心意知孕苞乎天下國家歸于至善良之止不獲身不見人上下敵應而不相與未必至善此其毫釐有分夫子申言曰止其所止則至善之我耳陽明先生提致良知三字厥指最妙蓋單言知是人禽所同也言知而良則人之所以異于禽矣單言良知是聖凡所同也言良知而致則聖人所以異于凡夫矣孟子以不學不慮明

良知良能又思學者信其說而流于虛卽申之以愛敬仁義之說使學者知不學不慮之良卽此愛敬仁義之道原是實體物非虛境故七篇仁義之談總以發揮良知之蘊蓋與大學止至善之義同而陽明獨勸此指擬唱以爲宗鄒魯之絕學諸儒之大成也龍溪紹之種更其指畧言愛敬仁義專而不學不慮而且附入于釋氏虛寂之說犯孟子之所忌啓學者之大疑遂有

良知不可立宗之論豈良知之罪也哉知動止靜之義似於夫子仁靜知動之義窺矚得來當有商量姑待異日吾儕參學必有真見而後有定論真是者儲程之脈澄清而不淆定論者性善之宗歸一而不二子庭神情氣魄莫莫如王將莫邪所向無前頓言合併一路斐然有章是吾黨利器也日夜望之矣

遠心堂晤語

社友旣集王達夫觴之曰吾儕遊桐川聞明善先生之教耳根所入亦旣有年謂宜胸中理會得熟身上體認得透口頭講說得暢而近或作輟因循徬徨搖動其爲言也如諺所云走滾之語其爲行也亦如諺所云兩家船之事此何以故蓋亦志向原不誠切耳志向原不誠切卽所好所惡俱不誠切傳云如好好色惡惡臭意氣

何等真實絕無虛浮工夫何等勇猛絕無退轉余平生鮮他長獨此好善疾惡一念不敢絲毫寬假聞人善言見人善行欣欣然如聽鍾呂之音津津乎如饗牲牷之味其不然者若將浼焉望而去之蓋步趨欲正不肯失足於人精神欲真不肯瞞心于已惟日孜孜循序向上竊以人學無自欺之指可爲今日藥石也余原原讚嘆久之旣而退省以爲聖人立教每慘慘於好惡

乃所稱喫緊提醒人心令其下手惟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兩言最明著也好惡情也所以好惡性也由性而之情則任理不任欲由情而之情則任欲不任理故眾人徇一己之所愛爲好或徇同曹之所愛爲好而聖人則惟察理之所善以爲好不問己與人矣眾人徇己之所憎爲惡或徇同曹之所憎爲惡而聖人則惟察理之所不善以爲惡不問己與人矣徇己徇人識情

何止斯美

卷之三

三

三

用事是爲作好作惡安得誠切不徇人己而惟理之察德性用事是爲無作好無作惡安得不誠切孟子曰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近所謂人者指聖人非眾人也所謂氣者指仁義之心非充體之氣也宋儒陳安卿曰學者必以天理人欲分數驗實主進退之幾必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証必使是非非如辨黑白如遇鑊錘不容有騎牆不決之疑然後爲

知之至而行之盡也肯哉數語當與達夫號稱賞音而知味也歟達夫警策後進匠心良苦幸相與及時反求必以聖人之好惡自勉無第以眾人之好惡自恕而不孤長者一段佳話斯爲誠意無自欺之學

寧澹居晤語

周公明曰張叅知先生延余家執麈獎借甚厚
拍壁間慎獨二字曰惟君其身有之余愧焉不
敢承亦勉焉不敢懈今十餘年所而應務當幾
猶然多有未合者何以教我王達夫曰公明作
何認此獨字作何認此慎字夫獨者無對之義
無靜無動無內無外尸居淵嘿賓客談笑何莫
非獨何莫非慎工夫既熟光彩必透暢四肢發

荷葉集

王五

三十五

事業豈有二焉而以爲合于靜不能合于動合
于內不能合于外是所謂獨者非其獨所謂慎
者非其慎也乃舉以問鎮鎮謂達夫言是獨卽
性體也朱註以知字貼之此爲醒發性體至靈
至明尊而無對於此克慎卽喜怒哀樂天地萬
物一徹百徹一善百善無須更可離亦無須更
可合若塊然而株守冥然而牆立非所爲慎也
象山先生曰心正則靜亦正動亦正心不正雖

靜亦不正矣若謂已得靜中工夫又別作動中
工夫是爲二心此可以表慎獨之說矣

公明曰春初理會於無暴其氣一語今聞君靜
言曰平旦之氣卽仁義之心何以稱焉鎮謂近
世談者緣孟子平旦之氣日夜之息引而入于
玄門專氣踵息之說而學脉混焉夫孟子之養
氣道義之氣也不依形而立不恃勢而行不待
生而存不隨死而亡故命之曰浩然玄門之養

荷葉集

寧澹居晤語

王六

三十六

氣呼吸之氣也所居者不必仁所由者不必義
惟是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以求長生卽廣成子
千二百歲亦終歸于拙然而已平旦之氣與人
相近者仁義之心存也且晝之氣與禽獸不遠
者仁義之心亡也此吾儒論氣之本拍矣蓋孟
子以志攝氣老子以氣攝志告子則志與氣兩
不相攝三種學術迥不同途無暴其氣一語破
告子之見耳要以養氣之功只在持志志持卽

處處皆義旦晝亦平旦也聖人所以得養也志
不持卽處處非義平旦亦旦晝也衆人所以失
養也倘於持志之外另覓養氣之功操術雖奇
儒者弗貴矣達夫曰玄門之術以爲養氣耶直
暴其氣耳公明曰何責之苛歟達夫曰吾儒持
志爲主而氣自無暴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盛德
之至也修養中舉之說軀壳起念精氣用功卽
仙姿道貌飄然世外而佯狂紈繆聖門羞稱蓬

荷新義

字溪語語

二十七

三十七

首跣足跨鹿驅羊鉛汞男女或入深山或行乞
于市自儒者觀之殆亦處之乎旦晝猶仁之科
而已矣坐中噴噴曰達夫正論因味白沙先生
詩曰不着絲毫也可憐何須息息數周天禪家
更說除生滅黃老惟知養自然且與蜉蝣同幻
化祇應龜鶴羨長年吾儒自有中和在誰會求
之未發前

明日公明復言曰吾人有元神焉仁義之心是

已有元氣焉浩然之氣是已神其帥乎氣其兵
乎戒懼以慎獨也而致中致和則元神與元氣
併修盡性以至命兼誦矣釋氏專事神者也曰
吾有自在菩薩玄氏專事氣者也曰吾有丹田
雖各臻其至而未要于人同余竊聞于慎獨之
學矣而無暴其氣則近日始聞之昨晤數語持
之云者如手執物戰戰兢兢罔敢隊失而無暴
云者第無弃其志中之所有而已是二而一一

荷新義

字溪語語

二十八

三十八

而二者也達夫曰元神元氣兩言不見于四書
五經蓋岐黃以下養生家言之其指果與孔孟
同否孟子言仁義之心浩然之氣果判然相對
爲兩物否公明以元神爲仁義之心以元氣屬
浩然之氣果脗合否浩然之氣孟子創言之而
又難言之其所獨得也願尋常視之耶孟子言
志氣之帥也繼之曰氣體之充也而不曰志之
兵也聖賢着語絲毫不漏蓋帥與兵判然爲二

不可以當志與氣之喻也所云帥者如子帥以正堯舜帥天下以仁之帥耳又味公明語意似以慎獨屬元神致中致和屬元氣慎獨爲盡性致中致和爲至命如此分析余大疑焉釋氏有無雙遣色空交融似非專事神者卽如公明言專事神矣是孟子仁義之心否玄氏鍊精還氣鍊氣還神鍊神還虛亦非專事氣者卽如公明言專事氣矣是孟子浩然之氣否又云各臻其

至矣是孔子之至善否余更大疑焉公明自許久於慎獨之學而新於無暴其氣之學夫獨既慎矣氣寧有暴焉若十餘年慎獨卽十餘年無暴其氣若今日無暴其氣卽今日慎獨矣孟子七篇總是持志若云如手執鞭隨放失隊豈所以語孟子之持而無暴二字其義甚深若云無弃其志中所有又淺之乎言無暴矣孟子之無暴自善養中得來昨所云盛德之至也若褒衣

博帶起坐從容言笑不苟猶是習氣一邊事未可語於孟子之無暴也吾儕切磋琢磨蓋有忠告之義敢畢其愚又舉以問鎮鎮謂論學者貴察其脉脉清矣然後其識定識定矣然後其言醇見人之禪也而禪之見人之玄也而玄之見人之孔孟也而孔孟之曰吾將合焉以成吾學如易牙之合五味以成劑曠之合八音以成奏也不知五味可合強鴆羽鳥喙以爲合非其味

矣八音可合強淫詞新聲以爲合非其音矣孔孟之教下學上達有事不忘其所爲味所爲音者亦既童習白紛未升其堂未入其室猶欲馳騁異說自蹈於支離決裂之病陽明先生云拋却自家無量藏沿門持鉢效貧兒其曷以仰紹前人休德一簣未成凡何皆廢半着不是滿秤盡非此不肖捫心焦慮眠食未寧者也達夫年彌高見地彌清

上之學要非誠後之我同社宜相親焉

荷薪齋晤語

余讀南臯先生合編至後生可畏章云聖途萬里行一步有一步光景轉一處有一處履歷非歲月所能達也須早辦行程始能涉遠余揭其語示同社以當師保之臨而更申言之曰夫子至聖自叙其志學肇于十五次第工夫至七十不俟今之後生少則沉溺舉業壯則經營世路四十五十境變物遷始知悔悟以倦勤之力欲

問夫子之道亦已難矣及問其所爲學者欣談知命從心之說厭談不惑而立之說直欲徑希夫子五十以後之化境而尤欲躐其四十以前之實際欣此爲上乘厭彼爲二義卽洋洋娓娓說性說天說神說妙其于夫子所稱聞道之指不亦迂耶余有問欽楚惘惘先生以知命之說者先生曰夫子知命余何敢談但願以今六十有四之年當夫子之十五勉而志學耳斯語也

希聖之津梁抹獎之藥石也蓋與鄒先生之指同矣吳子庭曰夫學猶射也知天命學之的也志學者卽以知天命爲的而後可以優入聖域不然終歸二義矣余唯唯曰夫不惑非天命耶立非天命耶志學非天命耶試指會堂之上天命安在退而處之屋漏之中天命又安在聖學工夫原有次第末學大病乃在課虛未可浮慕上乘之說厭弃下學之功也昔有客問余曰吾

輩講學各宜自考進到何等地步始有實証君今所到何如余曰可與共學一步猶覺歉然客乃不應久之余亦問曰君今所到何如答曰自揣可與權耳余亦不應久之夫安知共學適道與立之非權耶而又安知權之果非共學非適道非與立也耶無聲無臭密于戒慎恐懼窮神知化熟于精義安身故志學而立之時曾不隔于知命從心之體知命從心之境亦何改于不

感而立之初夫子所自道後學法程至明也敢以請教

卷之三

三十三

荷薪義五

答問一

至善問

良知問

待價問

大孝問

事友問

退省問

戒慎恐懼問

井廩問

毋意毋必問

盡心齋問

入室問

游藝問

克操問

賢賢易色問

位育問

日月至焉問

高遠問

未見其止問

荷薪義五

桐方大鎮語門人王 卜詮

答武林諸生至善問

凡天下之以爲同然而愛之傳之者皆謂之善然慮而知學而能卽善也非其至也良知良能之說則自孟子孟子道性善矣不曰善知善能而必曰良又曰可欲之謂善而不曰良善與良固有分矣夫曰可欲則有可惡者以爲之對而

不學之能不學之知則欲惡兩情不得而察焉出于天而非人出于獨而無對出于性而非情是名良是名至善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情可以爲而性無可爲也可欲之謂善善可以欲而性無可欲也無爲無欲之妙不可得而名言故指可爲者達于無可爲指可欲者達于無可欲故曰乃所爲善也大學之道在止于至善良知良能之謂也蓋至善之體人人具足在

在充滿時時現前但徵之孩提之童斯親切而明著邇之愛敬仁義始真實而不虛孩提之童不聞名相不見道理未嘗欲之未嘗爲之而其愛也爲良愛其敬也爲良敬其仁也爲良仁其義也爲良義孩提以後聞有名相見有道理旣以欲之又以爲之而容有不合于良者故爲繆愛敬爲假仁義何也此之出于學且慮而孩提之出于不學不慮也學且慮者可僞而不學不慮者不可僞也不可僞者良而可僞者非良也愛敬仁義達之天下自其良處達之耳如其不良不可達于一人孟子旣道性善稱仁義而必指點不學不慮之良以示學者是謂至善是謂性之本體楊復所先生曰天下有不善之良而無不良之善余亦云天下有不良之善而無不善之良此又交相發明者也

答緒興諸生良知問

陽明先生提致良知三字乃千古絕學直挈大學一脈而近世儒者謂知之一字不可立宗或云宜講平天下或云宜講修身或云宜講正心或云宜講誠意彼蓋目此良知爲虛物致知亦虛事耳聖賢立言如大海水珠貝珊瑚何所不有單其一物皆可爲寶而惟致知二字則所謂吸盡大海水不必問珊瑚諸物矣故大學一脈

總在致知所謂明德卽此知也此知非虛物盡天下國家身心意之物具在其中更無餘物此致知非虛事盡誠正修齊治平之事具在其中更無餘事如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致其知而已矣內七先字不過通送文法於致知中兼舉而言之實無許多層節七后字亦然故致知者卽知此意而誠之也卽知此心而止之也卽知此身而修之也卽知此家而齊之也卽

知此國與天下而治且平之也蓋此意心身家國天下皆知中之物此誠正修齊治平卽格此知中之物朱子註曰格者致也此語絕妙蓋致知格物原無二功但下窮致事物之理數語少覺分別所以陽明辨之耳蓋學只愁本不愁末本立而末卽舉故致知而天下可平致知爲先平天下爲後本末兼收始終合一其於學也庶幾矣或曰良知二字出孟子也而不知孟子直

從大學中勘出良者至善也大學言善特重至字必曰此謂知至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蓋善不爲良而至善爲良孟子言性善言至善也卽言良也吾邑有趙恒庵先生者謂陽明言致良知豈獨其知良也當云誠良意正良心修良身齊良家治良國平良天下此之謂格物此之謂致知旨哉斯言又發陽明所未發亦大學功臣矣但此中極宜參求幸勿以口頭語當之

答寧波諸生待價問

子貢之論上也局於求而聖人則妙於待所謂待者將以正與價相對而爲待乎則我與天下角立而兩重不見我之獨重也將以正於價相需而爲待乎則我與天下交易而互重亦不見我之可以獨重也如是爲待竊恐待之久而價不至將以爲我寔有美胡爲乎不沽遂有愠心焉又久之而不至將以爲正之未美耶何其不

待價問

五

沽也或者價之太高耶蓋少賤焉遂有悔心矣愠之心生于待非所謂人不知而不愠者矣悔之心生于待非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矣外焉托待之迹而內焉紛待之心陽以絕求之名而陰以懷求之意計校卜度憧憧往來是世儒之所謂待非聖人之所謂待也聖人以爲美不美者我也沽不沽者人也我能爲我卽美也於人乎何增我不能爲人卽不沽也於我乎何

損與法曰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吾亦曰不恃其必沽恃吾有以待之抱可沽之具而不必與天下論價挈無價之寶而不必與天下論沽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孔子之待也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孟子之待也故不於攝司寇爲卿栖栖七十二君而遊齊梁見聖賢之沽而實於不脫冕不接泚不見諸侯見聖賢之待適去者順也適來者時也因時處順造化在

待價問

待價問

六

手然後王爲重而價爲輕我爲主而天下爲客陳蔡之役子路進曰意者道之未至耶子貢曰蓋少賤焉二子豈不聞待之說也哉而不免於愠與悔也顏子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而夫子喜曰使爾多財吾爲爾宰故知二子之待與夫子異顏子之待與夫子同故曰惟我與爾有是夫有者有其可行可藏之美玉而已矣

答天台諸生大孝問

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如諸生稱說舜之大孝令希舜者必人爲聖人爲天子有四海饗宗廟保子孫而後可此必不得之數也徒虛語耳愚謂舜之大孝不在既爲天子之日而在側陋之時不在尊養兼脩之文而在蒸蒸不格之意試一捫心尋思設身體貼所以蒸蒸又者却在何處非聖人不能也

何新美

七

蒸者如地氣上升而成雲又如水氣上騰而成飢何等醞釀何等融液何等透徹何等自然吾儕家庭日用果得此意否果得此意卽青青子衿廩祿之給菽水辨香之敬與聖人之孝彷彿無兩顏淵一簞一瓢而希舜者正如是也不然黃屋左纁玉帛珍膳以尊養其親者豈乏之而人奈何不得與舜並隆也哉然欲希舜之蒸蒸者必如顏子之克己始得克己則但見父母之是

不見父母之非但見愛兄之道來不見謀蓋都君之事仁孝合一之旨也

以爲此仁孝合一之旨也
自如孟子之論
其言先王之道
其言中興之治
其言天下之歸
其言學之有本
其言學之有末

何新美

卷八

八

荅錢塘諸生事友問

子貢聖門高弟此問原自不淺彼且平日爲方人之學其於士大夫之仁賢低昂評騭必當于心豈不知事豈不知友夫子何以此語之蓋鑪錘雖具不能鎔躍冶之金轡勒雖嚴不能閑馭之足學者大病却在自是自尊不知所以親師取友也及其有師矣有友矣却又依傍門面爲廣交延譽之虛文不能根本真心爲反身切

何謂事友

九

已之實務故從真心流出則處處受益從門面尋求則處處受損處處受益者士之仁可友也友即可如士之仁矣大夫之賢可事也事即可如大夫之賢矣不然而索居離群清風在室明月在帷亦且如仁如賢周旋其側身心嚴憚造詣精深豈必循事友之跡而後可也處處受損者奔走請謁投刺一束俱盡祇增槐柳之誚無補身心毫末儻遇仁且賢者更爲之割席爲之

隔裳車驅戶閉不可得而交之矣真心流出是之謂仁門面尋求是謂不仁子貢於此未審何似故夫子揭而示之厥意深矣

虞山書院答諸生退省問

退藏于密者夫子所以學易乎退省其私者顏子所以希聖乎退非閒居獨處之謂卽大廷廣衆而退體具焉亦非緘默無聲之謂卽宏議博辨而退體具焉至密也機緘所不能測也至私也指視所不及嚴也故大廷廣衆宏議博辨之中卽藏有機緘不測指視不嚴之幾人人可省而未必其省人人可發而未必其發其能省而

尚書

十一

能發者惟顏子獨也夫學始于省繼于發卒于藏不省不能發不發不能藏不藏不能省省以言乎照也照然後明于禮非禮之介一明而藏者卽發矣藏以言乎寂也寂然後復于禮而無非禮之域一復而發者卽密矣省之于非禮勿視而道發于視矣省之于非禮勿聽而道發于聽矣省之于非禮勿言而道發于言矣省之于非禮勿動而道發于動矣以視發卽以視藏以

尚書

虞山書院

十二

聽發卽以聽藏以言發卽以言藏以動發卽以動藏此顏子終日間自爲省而自爲發自爲發而自爲藏蓋一時事非三時事也心心契合語語證印密而不漏藏而不顯故曰退曰私曰愚如是卽終日辯問不爲煩終日無語不爲嘿終日侍坐不爲群終日閒居不爲孤矣夫發于大廷廣衆宏議博辨者顯聰明于外者也顯之若智省于機緘所不測指視所不嚴者藏聰明于內者也藏之若愚愚者藏之體也藏者退之體也退者道之體也惟天下之退者爲能進惟天下之愚者爲能智從智入道以進爲進也從愚入道以退爲進也楊子曰顏子以退爲進者也思深哉其言之矣三千之徒望其宮牆而震焉求其窔奧而莫知所繇夫子於是特揭而言之如世儒之說則以爲顏子不能發于終日而必發于閒居夫子不能信顏子之發于終日而必

聃之于閑居此以施于愚不肖或不知已者則可耳曾以孔顏而出此策也哉

其意李明齋曰是字在字說得極精極融非經生所能測度孔顏神髓千載如契何幸披霧而覩天也

答固始諸生戒慎恐懼問

朱註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於將萌二語首宜理會不可局在言下貼定不覩不聞爲存天理慎獨爲遏人欲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未有天理旣存而人欲弗遏者亦未有人欲旣遏而天理弗存者本無二心安有二事惟是以存天理爲主意遏人欲爲工夫卽孟子所云先立其大者其小弗能奪也此第一義也若以遏人欲爲

荷新義

十四

三十一

主意以存天理爲工夫則明道先生所云規規外誘之除將滅于東而生于西也落第二義矣不覩不聞卽獨也獨卽性體也性體無動靜無間歇無內外無方所吾儕今日面面相覩各有不覩者存焉聲聲相聞各有不聞者存焉不覩而天下之萬覩集于是矣不聞而天下之萬聞集于是矣至微也而至顯至隱也而至見奈之何不戒慎不恐懼也哉戒慎恐懼非於不覩不

聞上有所增加也陽明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覩不聞亦原是戒慎恐懼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亦得此最上乘語也但學者大病只在共覩共聞處馳求不在不覩不聞處着力或時昏昧或時放逸人欲日長天理日消何曾戒慎何曾恐懼而更爲之說曰若纔起心動念戒慎恐懼便是矜持太過便是違悖本體此說一出所謂不肯醫病更欲敗

壞藥方者也明道先生曰以誠敬存之又曰今日教學者須用敬此戒慎恐懼宗旨聖門之醫案也請事斯語可矣

元忠曰不肯醫病更欲敗壞藥方近學每每犯此得吾子之說抹殺不淺

答舒城社友李潔甫并廩問

孔孟評騭千古孝子獨首虞舜正以舜處父子兄弟之變却能轉禍爲福也予嘗窺其轉禍爲福之妙有出於孟子萬章問答數語者曰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奚而不知也然則舜僞喜者與誠信而喜之夫舜當此時以爲不知耶而實未嘗不知以爲知之耶而實未嘗知之也其所知者知有父母知有弟故喜其不知者不知有

殺子之父母殺兄之弟故誠信而喜假令舜而知父與弟之必殺已也又知廩與井之爲殺機也陽以應其命陰以敵其鋒挾兩筮以求全先旁空而覲出則是示其親以必不能殺而與之聞智又示其身之必不可殺而與之聞勇人子之身父母生之父母死之東西南北惟父母之命而故藏闔勇聞智之意于骨肉顏面之間此伯奇申生以下之所不爲而謂大舜爲之手舜

惟知有父母之當順也并與廩之命之當從也而亦不問火之所自起井之所自蓋也故見瞽瞍則喜見母則喜見象則喜熙熙然相忘於孔懷同氣之愛也豈因其鬱陶思君之言以愛兄之道來而後喜之耶故在床之琴與夫子陳蔡之絃曾點侍坐之瑟意正相似所以爲聖人也舜之不死蓋亦重華玄德天有以嘿相之如灘水之晦滄沱之水莫之爲而爲者耳可欺以其

方難罔以非其道一語但可以評子產之待校人而不可以評舜之待象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二語但可以表公明高之意而未可以表舜之心總之天性之親無所容其計較一體之脉無所容其喜怒也故人子不幸而處舜之境者亦曰希舜之忘而已矣

絮甫曰以忘字勘出聖人心髓妙義妙語昔所未聞非從實體透悟安能到此

答桐川社友意必固我適莫問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爲聖聖人非於吾性之上另覓一化也化者性之體也性體本化故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人於四無中突起四有則不見性之故也塵勞撓外情識紛內淺求之爲庸衆之四有其念猶粗深求之爲賢智之四有其念則細粗念之患易辨也細念之患難辨也學務求其細而已意之念如伏一種子火勢雖初炎

不至燎原焚林不已也必之念如鳥逝空如矢離弦疾去不復轉也固之念如鐵成柱如石生山不可動搖亦不可通透也我之念如獸處穴如賊據城守以爲已物也此四念者遍相生也遍相成也迭相君也迭相僕也於是天理現前情焉而不知所擇事境當局舛焉而不知所措蓋四有碍心心碍理理碍事安所云化乎聖人見性原無四者之患如大明鏡空空蕩蕩皎皎

潔潔丘山可燭鬚眉亦可燭寶器可燭繁壤亦可燭王公可燭蕩蕩亦可燭未燭不先顯象既燭不後留影其影其象各各分別各各不分別性體如是天地古今民物鬼神之故此身一切仕止久速之故或往或來於吾性中皆爲應迹亦若鏡中所現影像不逃其照亦不碍其虛心融理理融事粗細雙遣有無並忘卽先幾豫謀不爲意千萬人吾往不爲必確乎其不可拔不

爲固中立而不倚不爲我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化也故凡夫之心迷于四有聖人之心妙于四無千里毫釐只在于此然四有之心與四無之心初非二心如光明之鏡與塵垢之鏡初非二鏡但聖人功深力到欲淨理還得其四無之體凡夫不用功力欲長理消遂成四有之患學者當如磨鏡法去一分塵垢卽還一分光明去十分塵垢卽還十分光明至于光明而

後知鏡之體也至于四無而後知性之體也立地證聖當下卽了寧有他道乎愚是以信入聖之門當從四無入求聖人之四無當從顏子之四勿入

所謂義者非儼然一物當前可以親而比之卽無適無莫之謂義也適莫二念義之賊也有適之念自以爲是義之可而不知適蔽義其所可者乃所不可者也亦悍然若赴矣有莫之念自

以爲是義之不可而不知莫蔽義其所不可者乃其所可者也亦退焉若怯矣二念之爲心患猶寒暑之爲身患也元氣盛寒暑自不能侵一侵于寒暑而元氣傷矣義在適莫自不能奪一奪于適莫而義亦傷矣元氣中無寒暑寒暑中無元氣義中無適莫適莫中無義體不兩立也無寒暑卽元氣無適莫卽是義功非兩層也總之聖人之學要在見性見性則此中虛明圓妙

純然義體左右逢原安有適莫夫子無意必固我無可無不可蓋見性也

吳客卿聞之曰元氣中可謂無寒暑人性中不可謂無妄愚未敢置對竊以儒者言性專主真釋氏言性兼收妄夫專主真卽可以攝妄所謂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也兼收妄不免于混真所謂二君一民小人之道也此其大分別處不可不訂當再悉之

盡心齋答問

耿天臺先生譚盡心之義曰吾二十年前謂學者當於心之盡頭處了徹所謂思慮不起鬼神不知處也近者自省日用人倫多少不盡分處只于子臣弟友不輕放過實盡其心便了此先生實得語也今吾儕反躬默會所謂不輕放過實盡其心當作何體認夫人之遇父母有不修定省者乎遇君上有不嚴對越者乎遇兄弟有不歷友愛者乎遇賓朋有不計酬酢者乎若是而遂自謂實盡其心然也否也愚以爲人性一而已心則一而二而至于什百千萬種種差別于是有真有妄妄之中又有妄焉故盡其心者必根于知性知性者之一而什百千萬種種差別之心一切俱盡矣性體不明而縲于什百千萬差別處一一求其心而盡之則有以情識之所安焉爲心則有以才力之所致焉爲心則有

以境緣之所值焉爲心則有以古今禮節之所
限焉爲心各各自以爲能盡銖兩而較之毫髮
而吹之許多變幻許多藏躲亦許多滲漏總成
妄中之妄其去真體遠矣夫子曰丘未能一焉
豈其已能而故歉之實以心難盡耳故情識之
所安者可得而盡才力之所致者可得而盡境
緣之所值者可得而盡禮節之所限者可得而
盡皆不可承當以爲盡心盡心之極極于知天

非淺淺也今夫日暄雨潤雷動風散天何嘗有
一之不盡者假令天處處而求其暄與潤求其
動與散則馳騫瑣屑必且有盡有不盡矣惟無
聲無臭之體冲然穆然無所不淨無所不滿此
天體也性體亦然知性則知盡心矣盡者斬然
淨絕而無有餘之謂所以去妄亦廓然圓滿而
無不足之謂所以全真孟子曰無爲其不爲無
欲其不欲爲心絕而不爲之體滿欲心絕而不

欲之體滿盡心之旨也此以施之于臣弟友譬
之乎日風雷雨之周旋于虛空天體全現安有
有餘不足之處故從子臣弟友日用應務逐處
而求盡心孰與從性體一處而求盡心其指固
有分矣然則先生所稱盡頭一語思之似覺得
力請與同志參焉

答金淳夫踐迹入室問

踐迹註云如循塗守轍請以車喻前車者後車之鑒有如後車而不循前車之塗不守其轍必致阻碍或者傾仆矣奈何以循塗守轍爲非善喻乎正謂循塗守轍其中非有大志願大力量大識見不過傍人轉脚或今日見此轍以爲美好而踐之明日見他轍亦以爲美好而踐之遂有半塗而廢者即使窮日夜之力以求前進亦

荷新義

二十四

三十一

尋常庸衆耳聖人弗取焉不踐迹者但憑白已一段志願一段力量一段識見挈此千鈞之車勇往直前不顧他人現成塗轍即使山溪當面無塗可走亦且自爲一塗期於必往絕無退步之意此其爲人撥開草棘闢出乾坤真作聖之胚胎也所以爲善人者不能然而又妄希闊畧不肯循塗守轍是一顛倒迷繆者耳故不踐迹所以成其獨是之迹也入室註云未能入于

荷新義

答金淳夫

二十五

聖人之室試問聖人之室果從何處安立可令吾儕望而入之乎室者居家之退藏最密者也吾儕有吾儕之室聖人有聖人之室吾儕之室亦與聖人之室同但聖人之室時時深入潔淨精微吾儕一室常失檢點或入或出甚且蕪穢不治遂去聖人遠矣所以獨知之地退藏之密可以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却在于此彼不踐迹者一時願力識見非不真切然反觀

此地果能針鋒相對毫釐不差否若有毫釐不對早已出於門外非入室矣如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仲弓之不佞憲之克伐怨欲不行子路之勇豈不亦豪傑其人哉而夫子曰未知焉得仁曰不知其仁曰仁則吾不知也曰未入於室也總以此地未必透耳又語子路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吾誰欺欺天乎此獨知處不曾究竟卽失於欺雖謂升堂難言入室論語中未入

於室四字止有由之瑟與子張問善人二章見之可以交參曾子曰吾與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則入室之旨昭然矣問曰如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太伯之讓皆從古所未有者以較于孔子亦可言入室否曰夫子稱夷齊求仁得仁太伯可謂至德孟子稱夷惠百世之師數聖人者各造其極各入其室者也不必律以孔子之室而後爲入也須知四子之室與孔

子之室初無有二故孟子曰其趨一也又曰是則同若必律以孔子之室然後可則又踐孔子之迹且萬萬其不可入也夫人迹之所履未有不入室中出者故自室出而顯于迹又引迹入而藏于室本非判然二功吾儕今日但當各觀其室時時參求時時深入自然性體流行天光發越則知聖人之迹卽聖人之室聖人之室卽吾儕之室不踐迹可也踐迹亦可也故未入室

以前不踐迹之爲善既入室以後則不踐迹之爲聖矣未入室以前則踐迹之爲惡既入室以後卽踐迹之爲聖矣欲爲善人當自入室始乃可以不入室自限也哉

客卿曰大而化之至於不可知聖人之室乎敬辰曰孔子聖之時卽時是室也余曰二語並妙但吾輩論學必須指示用功實地然後從入有門今欲學者遽入于化于時其將焉能且曰時

曰化聖人之室如是堂亦如是乃必言室者堂同而室獨堂顯而室微堂易而室難也學者必自勘其室時加汧掃潔淨光明方寸中純乎天理絕無人欲久而熟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俱從室中時出而化成矣故就子路子張不能入室不得爲仁處合而觀之始信夫子言室殆指仁言也求仁于室求室于仁庶幾從入有門耳客卿曰善

答友人游藝問

嘗謂惟有道之人爲能游于世游者如魚之遊水也魚不能一刻離水然而水不是魚魚不能一刻離游然而游不是水此游藝之說也今人說藝僅以載籍技能當之說游僅以玩物適情當之恐不其然余謂藝卽禮樂射御書數六者如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一切紀綱風俗科條章程之屬豈不盡括于禮樂二字之中至于

荷新義

二十八

說

經邦定國文武之屬豈不盡括于射御二字之中古今典籍學者詞章之屬豈不盡括于書之一字之中天文地理百工技能之屬又豈不盡括于數之一字之中故舉一藝字已收古今大千世界矣世人但知藝故溺于藝而不能游聖人知道故游于藝而不可溺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曰藝曰器皆屬之向下

一層故夫子曰志于道而游于藝藝非出于道

之中道亦非出于藝之外而聖人以爲立志只在于道至于此世此藝則第游之而非其志也蓋志于道而後能爲此游也旣志于道不可向口吻辨駁不可向耳目蒐尋不可向才識播弄不可向枯寂沉淪不可向人情物態周旋必須此心惺然有悟確然有得而後可據而無所失故曰據于德人之所以不能惺然悟確然得者正爲其向口吻耳目才識枯寂及人情物態種

荷新義

友人游藝

二十九

二

種是求會不于仁體求之也故又曰依于仁依者如嬰兒之依慈母老人之依拄杖須臾不能相離苟能時時念念視聽言動悉依此仁則包乾括坤貫今徹古都是本來面目以當此世能自我出能自我入齊治均平仕止久速旣不厭舍亦不執着如雲行空蕩然虛豁所謂存之者神過之者化故曰惟有道之人爲能游于世也孔門以仁爲宗故言道而歸于仁使學者知所

用力他日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以禮樂而本之于仁則禮樂以下諸藝並可知矣此夫子之至教也

答耿獻甫充操問

陳仲子一生經營孟子直以兩字降伏則充操之說也此義極精而世之學者但謂不食不居爲操若從居食上立論則充仲子之操者必曰蚘卽充伯夷之操者亦必曰死而欲充孟子之操豈必傳食諸侯從車數十齊王反手而後可與若從義上立論則於陵之居安知其果爲盜跖之所築兄戴蓋祿萬鍾又安知其果爲伯夷之所樹且閔閔之父兄卒不使有過軀之子弟耶愚以爲得失取舍屬之于情居食貧富屬之于境惟情與境不可論人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不爲不欲人之真操也不落情識不逐境緣能充此不爲不欲之真操卽大烹廣廈亦伯夷之樹也不能充此不爲不欲之真操卽環堵并日亦盜跖之行也故顏子之簞瓢陋巷卽禹稷之稼穡水土而孟

子之從車傳食卽伯夷之登彼西山只此一着耳誠透此一着則於陵之李與西山之薇所爭多少不然則休卒泰山膾人肝而益晝膳與匱匱井上分食于糟餘者所爭又多少孟子所以疑仲子而不敢信者正在此也自古英雄豪傑立節立名立功立業曾不知幾許人一見大聖大賢卽北面拱手不敢敵鋒者只此一着自信不過故賢如今尹子文夫子但許其忠賢如陳

何陋義

七

三十二

文子但許其清賢如陳仲子孟子但許其巨擘可見聖賢之學不在情境不在名義而在不爲不欲之真操此仁體也故曰君子亦仁而已矣

答輔仁會諸友賢賢易色問

自古英雄豪傑號稱忠臣孝子信友剛腸勁氣可銷鐵石而不能不潛移于床第故夫子有好德不如好色之嘆夫好德誠如好色是有自慊無自欺固大學第一關也然色字義尤廣不獨少艾卽慕君熱中壯闊老得皆是也賢字義亦廣不獨當世交游之賢卽尚友古人誦詩讀書皆是也蓋有道有德之謂賢可愛可欲之謂色

何陋義

三十三

賢賢易色者全副道德心腸換去一切愛欲尤明潔淨不爲種種色界迷惑顛倒所謂誠意君子也時而事親時而事君時而交友皆從此誠意中流出爲忠爲孝爲信一以貫之矣豈必博聞強記乃稱學哉竭力者貧與富不同而各有力貴與賤不同而各有力老與壯不同而各有力隨其所到各盡之而已矣致身者無以有己之義一命而上皆可自致遭時而五臣卜亂伊

傳尚矣不得已而比干又不得已而箕子而微子皆安社稷利天下之心不有其身者也均爲致也言而信者不但矢口必信仰心口相與獨知之處亦必自信斯爲善交三者談不容易惟反之此中使好德與好色之念戰勝而肥庶幾近之矣

答王調之位育問

天之位乎上也地之位乎下也奚俟于人之位之而人亦何操以位之也萬物之並育也動者植者自生自養奚俟乎我之育之而我亦何操以育之也將以測日占星治曆明時爲天之位耶一太史之任耳將以祈禳風雨縱閉陰陽爲天之位耶一巫祝之任耳將以封山濬川高黍下稻爲地之位雞豚牛羊無失其時爲萬物之

育耶一虞衡田畯之任耳或者曰位育之說第有其理不必有其事果爾則匹夫何以霜飛庶婦何以風襲白虹何以貫日太白何以入鼎祥桑何以夕枯荆花何以朝榮桑林何以應禱災惑何以徙舍而五風十雨海不揚波屈軼生庭遊麟而巢鳳儒者以爲聖德之徵豈曰虛談也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天地萬物之中和總攝入于吾心吾心之中和卽流貫于天地萬物故曰

天由心明地由心察物由心造五倫本乎一身
庶徵應乎五事是位育工夫只在致中和三言
耳試觀吾心不中不和之蔽喜焉而狂怒焉而
暴哀焉而傷樂焉而淫乖戾叢于一腔顛倒著
于面孔即使天地反覆日月爲昏山瀨川塞血
漂骸析譬如病熱發譫作燥目不識人呵天誓
地無所顧忌之狀尙何位育之可言及是而觀
之則是致中致和未有不位不育者矣平居靜

坐香爐書卷檢點工夫惟有調理性情一節始
終最難性情原無兩物而本末則有攸分故理
情不如理性致中乃以致和李延平先生教人
靜中觀未發氣象此至妙之指也然嘗思之人
心自少至老自朝至暮無一時不發者亦無一
處不發者動固發靜亦發也語固發嘿亦發也
酬酢固發高臥亦發也廣衆固發獨處亦發也
安所得未發者而觀之但時時發者卽時時未

發者也處處發者卽處處未發者也不分動靜
語嘿起臥共獨皆此未發之體之所貫皆此大
本之體之所達此體不落色相亦不落空虛非
言說可擬亦非意想可度陽明先生曰須自心
體認出來又曰只是天理天理渾涵更無纖毫
渣滓方可以語中中則自無不和者矣若常人
靜嘿之內尙有私意潜伏不可以語中不中何
和之有又曰一念一事之中和不不可以語大本

達道以常人昏蔽之餘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
用也必須無所不中乃語大本無所不和乃語
達道蓋至于大本達道乃可以語致中致和也
朱夫子曰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至于裁成
輔相勞來匡直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致處夫中
和至于致矣天地萬物合而爲一位之育之皆
是實際故在一身卽一身之位育矣在一家卽
一家之位育矣在天下卽天下之位育矣語遠

至此直是極平極常而又極神極聖豈多術也哉譚何容易戒慎恐懼維日孜孜庶幾有透悟之竅向上之階不然者毫釐有差霄壤懸隔更何益焉又問中節之義愚嘗體貼人情大都所發過處多不及處少如花之發必不能復含如矢之發必不能復收故子思但言節不言文總以節其過而已卽或有所不及者亦屬過也然發處有過卽是未發處有過未發果中發亦何

過此學者所宜致力于中也邵文潔有曰凡從性上發出便中和從氣上起便乖戾言哉二語足以明位育之說矣

答日月至焉問

弟子之日月顏子之三月其分數之不敵也亦旣明矣游定夫曰三月不違其心猶有所操也操之則爲賢縱之則爲聖此論至妙或曰日月至焉豈非縱而不操之失歟此所云縱非不操之謂也從心所欲者聖人之縱也不踰矩者聖人之操也聖人之縱初何異于弟子之縱而弟子之操乃大異乎聖人之操所以失之矣仁之

本體彌綸天地發育萬物及而約之壹歸于禮禮者矩也故視聽言動夫子命顏子之操而高堅前後顏子識夫子之縱以夫旣熟本體卓如操縱在手矣不然者本體非殊工夫迥別操縱兩失矣至字最宜體會吾儕默默自觀良知呈露之處儘可與聖賢作對是其至也但乍明乍暗隨起隨滅弟子日月至焉吾儕時刻至耳察其所至于時保之卽希顏而顏矣

答友人高遠問

莫親於父母莫昵於兄弟莫狎於妻子自嬰兒以至白首時時不能離心心不可解至卑也至近也然天下有易事之君王而有難事之父母有易諧之朋友而有難諧之兄弟有易治之僕妾而有難治之妻子誠以至親至昵至狎至卑而近自肺腑以至毫髮欺瞞不得故順不順和不和樂不樂父母兄弟妻子不能爲吾隱吾亦

荀子義

四十

不能爲父母兄弟妻子隱非惟不能隱且不能強也舜不能強之瞽瞍與象與均卽瞽瞍與象與均亦不能強之於舜蓋順不在酒食樂不在牀弟和不在咲貌所謂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者也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豈非至高而至遠也哉子思恐人之忽其卑近乃指而言之曰此中有高遠者在又恐人之另求高遠乃指而言之曰此不出乎卑近之中是一不是二也若以爲二

則譬如行路跬步爲近千里爲遠遂有止于跬步而不及千里者矣譬之登山巔爲高趾爲卑遂有止于趾而不及巔者矣夫惟知千里之不出于跬步也巔之不出于趾也然後中庸德庸言中求向上一步不墮日用不知窠臼此切要之學也

荀子義

高遠問

四十一

答友人未見其止問

夫學有精進有究竟究竟者止也精進處已可得而見人亦可得而見究竟處人不得而見之已亦不得而見之故凡夫之學以進爲進者也聖人之學以止爲進者也易曰大德地生其益無方無方者天地之止也益動而巽日進無疆無疆者聖人之止也大學曰在止曰知止易曰成言乎艮艮者止也萬物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何謂義

四十二

故止者聖學始終之一義所爲究竟也所謂大休歇地也學者得此究竟則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蕩蕩如廣莫之虛而莫窮其際淵淵如江海之深而莫窮其底綿綿如日月晝夜之相爲代謝而莫窮其端不可以思慮測不可以勉強求非大聖大賢孰能見此顏子喟然一嘆超絕千古蓋已得斯道無高無堅無前無後究竟休歇之體矣故曰不遷曰不貳曰竭才曰不惰曰服

凡曰諸事曰足發皆從此究竟處爲精進者也三千之徒所不能窺夫子揭出而言之曰顏子之進處吾得而見之顏子之止處吾安得而見之手顏子死而夫子之絕學已豈易言哉若緣爲止進止之說以頓息自畫當此止也亦淺言顏子矣吾儕爲學息且畫者無論卽孜孜矻矻號稱精進而不得究竟之止歸亦凡夫之學故必求顏子之止者是真精進也

何謂義

未見其止問

四十三

此一貫曰六字歇地等無近詳宗耶先上曰
非空寂之指至善之指也吾儕見此至善之
體日用間念念此體時時此體事事此體油
然融然然然不假思爲休歇大矣

文心已

荷薪義六

答問二

聞知見知對

段于木對

論無訟

論不思不勉

論忘助

論聖之時

異端對

邦有道對

論不器

論不踰閑

論察其所安

論闇然

論君子貴乎道

憤悱問

經世問

憂貧問

君子不謂性
吾雖不信

先覺問

不怨天問

戒殺問

荷薪義六

家嚴論聞知見知對

桐方大鎮語猶子若洙等詮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一者此知而已此知不自

聞生不自見起不緣先聖增不緣後聖減是曰

性曰獨曰矩曰則曰至善曰仁義故傳賢與傳

子異征誅與揖遜異元首與股肱異作君與作

師異水土與稼穡異禮樂與刑名異然而有不

異者故從異處求聖人無論曠代卽觀面而相

違從同處求聖人無論親炙卽百世而興起故

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

則同今屑越其同者爲二乘以下事弃而不論

則安所得其異者爲大乘以上事超而求之哉

佛教只一知字然所謂知者歸之無有而已孟

子近承孔子遠遡堯舜亦只一知字然所謂知

者歸之居仁由義脩大人之事非歸之無有也

大人者非名位也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者也故曰舜明庶物察人倫由仁義行以仁義而直歸之舜此可以見七篇之拍無餘蘊矣故愚直以居仁由義四字爲鄒魯相傳之正宗而良知之說有功聖門不細也居今之日而能倡仁義之道暢性善之說不搖奪于二氏卽謂之孟子之見知孔子之聞知庶幾其可矣

家嚴論攻異端對

吾儒之道自堯舜至於孔子其端緒可得而尋也學者誦習孔子尊守家法不得立爲異說妄從邪道故察之宜精而創之宜力然當春秋時佛教未入中國楊墨蘇張之徒未興業已有老氏之學有管晏之學有沮溺丈人輩及伯夷柳下惠少連諸人之學以質於夫子之道脉皆爲異端然夫子于老氏抑又問禮稱其猶龍于管

子雖小其器又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于伯夷諸人雖謂我異于是然稱爲古之賢人爲隱者爲逸民此何以故聖人之道如日中天不因雲霧之生明體爲之少損亦不因雲霧之去明體爲之少加益異端不能爲吾道害而所以害者正爲吾黨不能篤信吾道而獨攻異端者之爲害耳攻有二義一如攻王之攻求精于己一如攻城之攻求勝于人惟篤信吾道則吾道中許

大負荷日恐不及安所得工夫取彼之伎倆而
精之身心上許多修省自治不暇又安所得工
夫取彼之口舌而勝之手楊墨而下世之學者
高明之士多趨入于釋氏吾黨之徒亦以闢釋
氏爲第一事闢者不勝其趨者而迄無定論此
其端皆起于向外馳求寡于篤信富貴功名詞
章訓詁一節一長自標門戶又其甚者援儒入
釋推釋附儒混淆龐雜另起一教此於孔門道

河陽義

宋張氏

又四

脉不知隔幾端緒矣故異端易見吾黨之異端
難見惟是篤信吾道着實用功則異端不攻而
自沮矣然孟子於楊墨於蘇張直詫而排之曰
妾婦曰禽獸不少假借萬世遂爲定論假令釋
氏而當孟子之世其論亦可得而定矣故曰可
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敢以善信二字爲崇
正黜邪之旨

家嚴論段泄對

孟子引段干木踰垣泄柳閉門二事明不見諸
侯之義而復斷之曰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
愚謂此自孟子之意非可律段泄二子之意也
孟子意用世欲寬諸侯一步二子意避世欲嚴
自己一步有二子之必不肯見而後乃有二君
之迫此也肯見彼也無迫矣自古隱君子若五
月披裘織屨談易爲巢父爲灌陰爲接輿荷蕢

河陽義

又五

荷蓑之流身與名俱隱矣若許由下隨務光嚴
陵老萊子龐德公韓康梁鴻之流名不隱而身
必隱上不臣天子不見諸侯下亦不謁當路郡
邑此其意何居名者天下所忌也身旣隱矣無
勢可以令人畏無利可以令人求而獨有名乃
可以令人忌故常欲使此身如鳳凰翔于千仞
可望而不可卽若復逢迎當世與俗輩浮沉是
鳳凰而下同鳥雀馴習于庭堦令人易而可玩

玩則必悔思與悔之心并禍且立至安能全身而養德也哉故處隱君子之地惟恐立已之不峻不得憐人之我迫已甚之說未可爲二子斷案矣魯男子曰吾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今亦曰吾以二子之已甚學孟子之不已甚

侍御兄問邦有道穀對

耻之一言天德王道之本也故曰行已有耻可謂士矣又曰知耻近乎勇原憲此問蓋已探聖人之微焉學者淺言耻遂淺言穀謂原憲狷介守優于才夫子特以有爲一步進之則又淺言憲矣夫詔爵授祿固朝廷論官之典然人臣敬事後食豈得以一日之功與一日之穀相當而相易如市道然卽勞在社稷利在生民而已不享其報不食其穀亦純臣之分義所宜爾也故持穀之心事朝廷卽一匡九合君子謂之小器不以有爲而褒之持不穀之心事朝廷卽一絲九鼎君子謂之大節豈以無爲而貶也小器可耻大節何耻焉爲人臣者無論邦有道邦無道俱不可無穀之功俱不可有穀之心故曰三年學不志於穀不易得也子亦曰三年仕不志於穀不易得也此夫子之旨也

與張希古先生論無訟

民之生也相御以詐相競以勇自古無不爭之民則亦無不訟之國夫子豈其於聽訟之人而有貶焉浮慕畫象之理哉正以能聽訟乃所爲無訟也吾片言不能折卽五辭殊蔓吾肺石不能清卽圜土枕藉故廷尉稱平治幾刑措梁詞立解大獄潛消此必至之符也然以聽訟之心聽訟不可無也以無訟之心聽訟不難聽

國朝文獻

又八

三月

也聽訟者以刑罰爲威名畏民以法者也無訟者以刑罰爲教化畏民以志者也宋太宗召陳搏問堯舜之治對曰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爲治卽今之堯舜也無訟之心所謂清淨者非歟天下無事庸人擾之其心擾也禹之行水行所無事其心清淨也此治平之本也何論循良矣

與范季直論不器

朱註以適於用之謂器以體無不具用無不周之謂不器審如是則多材多藝皆可以具不器之稱而德行不能兼言語不能兼政事政事不能兼文學者皆不得列於君子之林矣夫不器者君子之體也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者滯形不特拘于一用之爲器卽周乎百用亦謂之器虛空法象堯舜事業

國朝文獻

又九

三月

以道觀之亦屬之器君子者道而不器者也器特載道而道則攝器故簞瓢陋巷涵四代之禮樂浴沂風雩括三子之富強非以一用百用爲器不器之分也悅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正謂君子悅心惟在此道至於器則使人而已矣蓋民可使由所以爲器也道則上達器則下達下達者卽儒其衣冠儒其言動功業名譽赫奕彪炳揆之君子貌乎其爲小矣小人

者豈鄙夫下流之謂哉然上不離下下不離上
夫惟達者親悟親証然後君子周海門先生云
夫子許子貢以器者欲其進之于道便知所謂
不器而何器之間窠臼難舍稱瑚璉者所以深
愧之也此亦達者之妙論矣

與夏伯孺論不思不勉

今人以不思不勉屬之聖人以思勉屬之賢人
以下愚見以為不思不勉性之本體所謂人生
而靜以上不容說也論本體聖人如是賢人如
是凡民亦如是語工夫則凡民思勉賢人思勉
聖人思勉有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致其思
者矣有日昃不遑坐以待旦以致其勉者矣其
思也至于鬼神通之何所不思而實從其不思

之體以為思者也其勉也至于胼胝黧癯何所
不勉而實從其不勉之體以為勉者也故曰不
思而得不勉而中所謂聖人性之也其次則有
所思而于不思之體毫釐有間必求所以合之
有所勉而于不勉之體毫釐有間必求所以合
之是謂反之之學也至于凡民直迷其不思之
體而但營營于思而已矣直迷其不勉之體而
但遂遂于勉而已矣然不思而得得者何物不

勉而中中者何物故又申之曰從容中道道者
聖人之矩也吾儕今日但看不思不勉之體各
各具足各各現前道在是聖人在是而後知所
以用其思知所以用其勉不詭于聖人之矩矣

與張道卿論不踰閑

道卿曰易言君子順德積小以高大書言細行
不矜終累大德小者大之基也大者小之積也
朱註云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未盡合理亦無
害焉毋乃與易書之肯大相刺謬乎夫大德者
敦化小德者川流造化固然何況於人人於大
德果不踰閑矣則小德出入變化鮮不合禮所
謂當其可之謂時也可字義甚深余有嘉于斯

語竊以爲子夏出入二字乃從上閑字來其義
似爲朱子註明矣第以膚見窺之此不踰閑者
聖學之極致如孔子之不踰矩乾之見天則孟
子之動容中禮惟大德之士可以語此若夫於
此閑稍有出入其入處未必至於窅與其出處
早已馳于千里所謂日月至焉則小德之士耳
小德者其識見偏而不全其工夫半而不滿豈
得與大聖大賢較力量乎可者僅可之詞也吾

儕爲學當以大德爲宗尚恐流于出入若以小德爲宗則有出而無入矣語畢檢閱宋邢叔明疏亦云閑者法度也大德之人上賢也故不踰小有德者次賢之人不免出入矣可爲此說証焉

與童先生論忘助

童定夫曰予平生得力工夫只在習忘近日擔當會事遂覺應答勞苦余曰此先生切實之語請爲先生註脚今人見說忘字便引孟子勿忘之語程子纔說坐忘卽是坐馳之語以相折愚意聖賢立言一字各有數義不必強此字同於彼字也孟子之忘蓋指世之昏昧放逸者而言也程子之忘蓋謂世之邪禪枯稿者而言也顏

子之坐忘豈其然乎夫無思無爲寂然不動心之體也閑居獨處如是大庭廣衆如是嘿如是語如是寢息如是動作如是卽今日一會賓忘其實主忘其主言者忘其言聽者忘其聽渾然此體現在目前安所見逸安所見勞安所見苦安所見樂應事接物如是養德養身如是是爲實功是爲實用是爲勿忘是爲真忘白沙曰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豈必塊然獨

棲一物不交而後謂忘乎。總有塊然獨棲一物不交之念，便是助長。助者，增加之謂也。本體上一毫增加不得，故喜靜厭動與厭動喜靜皆墮。宋人槩曰：其爲助長均也。然陽明有言：公等勿忘勿助。我只必有事焉。此義更須理會。豈勿忘勿助之前，另尋一必有事焉之功，亦豈必有事焉之後，又另有一勿忘勿助之功，蓋必有事焉四字，是孟子本指而勿忘勿助四字，第於必有

尚義

卷之六

又十六

事焉之中，抽出言之以防人之流弊耳。然所謂事者，果何事耶？吾儕但宜求孟子之所謂事者，日夕從事，自可同符顏子。卽程子陽明白沙諸義，皆融合於此矣。

與友人論察其所安

此章不獨觀人，蓋爲修己者發也。時說視其所以以之不善者，毋論已以之善者，必觀其所由之不善者，毋論已而由之善者，又必察其所安。若是則聖人純以不肖之心，疑天下而專欲窮人之僞耳。似不其然？夫人之心，必有所至安之處，其神棲于是，其氣合于是，其情恬于是，其身宅于是，是不特父子兄弟朋友不能告誡勉強

尚義

又十七

卽已之五官百骸，亦不覺其戀戀于是，而不肯改易。必如是，然後安不如是，則不安者所安處，千萬差別，故不可不察。如桀紂則安于桀紂盜賊則安于盜賊，五伯則安于五伯，卽堯舜亦安于堯舜，湯武亦安于湯武，孔子亦安于孔子，伯夷伊尹柳下惠亦安于伯夷伊尹柳下惠，冉牛閔子顏淵亦安于冉牛閔子顏淵，孟子亦安于孟子。諸如此類，各各不同。又如王安石華歆之

流前稱名士後乃大敗必其所安者非其前之善也戴淵周處前行劫卒爲善士必其所安者非其前之不善者也故以與由不足盡人也必察其所安而後可譬之宅第所安止也卽有徑路所出入也卽此徑路入此宅第而其中貧富大小自知甚審自處甚便毫無所逃者也人心亦然其中情所安之善惡久暫大小自知甚審自處甚便毫無所逃者也如其安而善也卽安其所安密爲保任如其安而不善也卽勿安其所安亟爲遷徙欺慊之聞君子小人之介總不出此一察察所安者誠其意者也

與友人論聖之時

自孟子以聖之時推尊夫子而後之學者卽以時之一字爲入聖之門矣其流之弊至于毀方合圓務通變而畧典常祇成鄉愿之習則是時之一字又賊德之門也論聖人者論心體不論行徑行徑則人人各別心體則聖聖同歸孟子云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又曰歸繫其身而已矣故夫子有夫子之時伯夷卽有夷之時伊尹卽有尹之時柳下卽有柳下之時推而廣之二帝有二帝之時三王有三王之時文王太伯箕子微子比干各有其時豈可執一而論必以吾夫子之時律諸子之非時也故曰盡善盡美曰順天應人曰可謂至德曰求仁得仁曰殷有三仁曰中倫中慮觀夫子所以折衷群聖卽知夫子所以爲時矣朱子曰聖人者各造其極極者大學之至善也故求此心之歸仁

仁卽至善求此身之歸潔潔卽至善至善之謂
時至善之謂聖也若云與時推移漫無欄柄如
水上葫蘆以爲圓如軸邊炙脂以爲通如空中
筋抖以爲不礙同隨流俗以爲時浮沉俯仰以
爲希聖之時毫釐千里矣

與吳公良論閤然

吾旣爲閤然之說示公良公良以閤然之執進
其言曰夫閤性體也聰明聖智而歸之于固固
者閤象也矜名揚采之念盡消之于不覩不聞
之中躍鋒露穎之習俱渾之于不識不知之內
天地萬物極力弘宣本體之玄默自在故參贊
位育人見爲章也君子止見爲閤也鳶飛魚躍
朝夕流露天命之冲漠自如故察上察下人見
日章之機也君子還見爲常閤之精也余署曰
得題之髓後閱念菴先生言曰君子非尚閤也
本無事于章也公良所見似與相合總以君子
之道無所爲而爲也無所爲而爲真心也文章
成功烜赫睥睨而不落覩閤不墮聲臭似于的
實于閤也有所爲而爲名心也巖居川觀藟體
黜聰而內省有疚屋漏有愧似于閤實于的也
此幾希之辨也

與友人論所貴乎道者三

聖賢之學諄諄于道與事之辨專精于道不分志于事夫事孰有大于禮樂祭祀者夫子曰俎豆之事吾嘗聞之又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是籩豆之事正君子之所視爲第一義而曾子且舉而屬之有司則籩豆而下之事又可知矣豈其闕茸偏枯故爲廢事哉蓋道可以攝事事不可以攝道不分志于事者乃所以專精於道也然

道不可以馳驟求亦不可以玄虛求只在自己性靈中涵養養得中和之體渾然其足無鄙無倍無暴無慢無不信自然施之於事左右逢原一一合節若性靈中稍有不中不和則發處必有過不及之病故動容貌而過爲暴不及爲慢出辭氣而過爲倍不及爲鄙正顏色而過爲凌厲不及爲矜持即使勉強掩護求合規矩亦不免捉衿露肘掛一漏萬爲識者所呵吾未見其

果能辨天下事否也蓋容貌辭氣顏色原是性靈顯現不少須臾離不容毫髮假故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此君子不向辭氣容貌顏色問工夫而獨于性靈實用力也夫子與顏子論仁求之視聽言動毫不由人曾子與孟敬子論道求之容貌辭氣顏色毫不粘事可見聖賢之所貴者在道不在事在已不在人在道上用功則登爲已堂與在事上用功則落爲人窠因此孔曾之

密也

與友人論君子不調性

凡有離有合者非性性則無離無合者矣凡有增有減者非性性則無增無減者矣凡有同有異者非性性則無同無異者矣今夫飲食男女居處人孰不以爲性然或日一再食或并日一食或三旬而九食或經月不食或飲可一石或數斗或絕不嗜或非肉不飽或終身不御肉或宜稻或宜麥其于色或終身不娶或不再娶或

荀子義

又二

數御妾或子或不子其于居處或胼胝力作終日不息或燕坐閉關或廣厦而曲房或露處而風宿或不樂聞聲或山水有清音或聽樂忘倦或坐處三日香或蕪穢不除若是者皆可以離可以合可以增可以減可以同可以異者也君子以爲屬之乎情屬之乎習而不謂之性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故性落

而爲情則有爲善爲不善之分又落而爲習則有相遠之致世人每以情習爲性於是拖泥帶水墮坑落塹不可究詰而性日晦矣不特飲食男女居處爲然卽好生憐死亦屬於情於習而不可謂性性則無生無死者也凡屬於情於習總謂之妄惟反于性乃謂之真故君子惟求其無離合無同異無增減無生無死之真體而不以落于情落于習者當之故繩甕菜色不爲憊

荀子義

與友人論性

又三

列鼎重茵不爲侈九男二女不爲踰坐懷不亂不爲慎傳食從車不爲泰茅茨土階不爲陋鰥黑瘦癯不爲勞匡坐弦歌不爲逸顏淵不爲妖彭祖不爲壽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彼大聖大賢何嘗有所沿襲有所遮飾而一切自性中流出是以性爲情而性不爲情用以性爲習而性不爲習轉故曰君子不謂性也何以曰有命焉命者天命也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卽其無離

合無增減無同異生死者也世人見性於情於習故以爲本有而妄心日長君子見性於命故以爲本無而妄心全消是君子之不謂性者乃所以盡其性而至于命者也若諸儒之說以爲聲色臭味安佚吾性本然但因命數所限束於制而不敢求則是猶有妄心在焉其根未除其蔓必滋縱使雅能強制號稱安命亦落第二義矣

與帥貳尹論吾斯未信

臨川帥公從龍臨敵社問漆雕開云斯字其指何居吳印度曰近日舉業家多虛說朱註指理言余意從朱矣鎮謂此語只重信字自堯舜至于今日靡不人人視聽于斯言動于斯酬酢于斯斯體現前而未必能信者信非獨謂其明吏事通國體而已直是信于心信于理信于事信于君信于友信于民信于鬼神于後世從來多

少豪傑建功立伐爛焉旂常而君子不與以聞道之科者亦謂冥中未必透骨徹髓于斯耳夫當官立事不可以疑情繆見嘗試漫爲也況于學乎無聲無臭以密其藏不爲不欲以貞其守閑邪存誠以精其造仁民愛物以宏其施內則聖外則王胥此信焉故夫子悅之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大者大人之學也

答憤悱問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造化雖工不能爲枯木加潤鞭策雖勤不能爲駑馬着力聖人之教雖至明白至緊切然不能爲波頹茅靡人提其志趣不能爲中堅外距人開其知識不能爲情深貌厚人發其孔竅不能爲進銳退速人鼓其精神不能爲孟浪奇怪人挽其途轍象山先生曰世俗情慾

何止教義

又二十七

地

人病却不妨最是於道理中鶻突庠人難與理會平生最怕此等卽不啟不發不復之說也白沙先生云學貴知疑疑者覺悟之門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許魯齋先生教諸生曰每章書義無疑要看得有疑有疑却看得無疑方是有功此皆求憤求悱求三隅反之說也象山又言學人不求師友與夫求焉而不能虛心退聽者固學人之罪然而虛心矣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

非其道相與居處相與講論熏染繆妄之說他時難于洗濯是又師友之罪也不如且據見在朴實頭自作工夫今日雖未必是後來尚可整頓夫所謂朴實頭自作工夫者正能憤能悱能三隅反之人也然天下更有一種不憤而自以爲憤不悱而自以爲悱道聽塗說矇口妄辨犯鶻突之戒絕朴實之功更爲學者誦病故必有真憤然後有真啟必有真悱然後有真發游定

何止教義

答憤悱問

又三十八

答社友抑亦先覺問

先覺二字舊說謂不逆詐而先覺其詐不億不信而先覺其不信愚意聖人以至誠待物不以不肖之心待人若此覺字單屬覺詐覺不信依然億逆矣覺者真性也聖人此中純是覺體卽破人之詐破人之不信亦於覺體無加卽受人之詐受人之不信亦於覺體無損譬如日月大明中天容光微淵明體無加陰崖覆盆明體無

何陋哉

又三

損故聖人但明我之真性不窮人之僞情日月合照天地合德逆億兩化疑詐并消此先覺之義也

答經世問

儒者論學莫不主于經世而夫子乃獨主于修己夫已與世原不須更離者也亦豈能舍世而談修已哉然內外本末實有分矣從世上起念者馳逐之意常多收斂之意常少世未必聽其整齊已不免墮于濶畧從已上起念者由寧靜中遠致由涵養後鴻施于已必能繕修于世必能風動子路之病獨在于侈談經世而堯舜之

何陋哉

又三

病乃在于緩言修已所云猶病者非病人與百姓之不能安而病已之未能完修也故持經世之心以爲學日有所求于世而欲以已繩世每見世之病不見已之病而已與世且交病焉持修已之心以爲學日無所求于世而欲以世成已不見世之病但見已之猶病而已與世終鮮病焉然聖人經世之術別無他語只一安字安者我無督責彼無偏黨不賞之悅不怒之威是

也號曰至治聖人修己之道別無他語只一敬字敬者戒于不覩懼于不聞信于不言歸之退藏而神明是也號曰至德此堯舜之所難而學者談何容易哉若或錯認經世而捺衮鉞之意于聲色之間則人必不安亦且錯認修己而混賓主之辨于隱微之地則已亦匪敬此其爲病甚矣豈堯舜猶病之指耶平居內省時時較勘何以猶病而不至于交病則聖門之醫藥具在

荷新義

卷經世問

又三十一

是矣

答不怨天問

莫勞于天地也而人爲逸莫難于天地也而人爲易莫苦于天地也而人爲樂人者天地之所生也天地與人以生卽與人以生生與之耳目口鼻手足以資其所利與之心思以資其所爲利若惟恐其與之不全不足以成人之用也其於物也亦然焉而與之翼若喙獸焉而與之蹄若角若齒卽蠖也蠕也亦莫不與之以飛以

荷新義

又三十二

動草木花卉亦莫不與之以根荦華實若惟恐其與之不全不足以成物之用也其與之也又惟恐其混而無等濫而無節於是衡之以富貴貧賤大小強弱之分定之以修短受享不齊之數使之出入於自然而賢智者一毫不能增愚不肖者一毫不能減此其於力也至勞矣於計也至難矣於心也至苦矣乃人也自生自長並行並育熙焉恬焉于覆載之中或百年而化或

數十年而化化而復生如環無端莫之爲而爲亦何其逸而易而樂也今自忘其所爲樂而取其苦者而怨之自忘其所爲逸而取其勞者而怨之自忘其所爲易而取其難者而怨之豈不亦顛倒迷繆之甚乎且怨者對德而爲言也天地業爲其勞者苦者難者吾卽德之彼不任也吾卽怨之彼亦不任也彼無所任怨亦何爲祇以增一種障礙于方寸間爲天地之僂辱耳聖

何新義

不怨天問

又三十三

人則不然故居易伏命心逸日休而不改其樂又曰知我者其大乎蓋聖人知天之爲人而處其勞也而天亦知聖人之能自成其逸聖人知天之爲人而處其難也而天亦知聖人之能自成其易聖人知天之爲人而處其苦也而天亦知聖人之能自成其樂默相知也默相成也故怨生于不相知知天則怨無從生矣

答憂貧問

千古聖學第一關路惟是憂道不憂貧一語勘破此關始堪進步人一心耳專其憂于道惟日孜孜自無貧念移其憂于貧往來憧憧安有道念憂貧者道之病也憂道者貧之藥也貧不因憂而遽卻卽不憂其何損富不因憂而遽來卽憂之其何益且世法言貧富者亦何定數之有富無定也而心爲定貧亦無定也而心爲定持

何新義

又三十四

三十五

不貧之心所謂我自有餘君自不足也衣結屨穿日食猪肝一片陸居無屋舟居無水而怡然泰然不改其樂亦安見爲貧也持欲富之心所謂手執牙籌日不暇給卽田連阡陌錦幃四十里一食萬錢僕妾數千指猶然矻矻銖兩之是圖亦安見爲富也夫貧而言貧情或可諒不貧而言貧意欲何爲眉宇所呈悉經營之態齒牙所吐皆愁嘆之聲識者竊以爲菲薄而彼且習

爲固然非徒無益所損實多矣善乎陸子論建
極錫福之義曰惟皇上帝降衷下民卽所云皇
極也孩提知愛少長知敬卽所云降衷也若能
常存是衷卽爲錫汝保極宜得其壽宜得其富
宜得康寧是謂做好德是謂考終命身或不壽
此心實壽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
康寧殺身成仁亦爲考終命故論五福者惟當
論人一心耳由斯言而推之論貧富者亦當論

何新義

卷四

又三十五

二百八十一

人一心耳雖然亦有處貧之道焉蘇子與友人
言善居室者隨泥作佛水到渠成余絕愛此兩
語卽公子荆三苟之義必如是然後身不爲財
窘心亦不爲身窘道亦不爲心窘也閩吳康齋
先生集云七月十二夜枕上偶思家計不堪其
處然亦別無巧法只隨分節用安之而已此言雖
寒餓死不敢易初心焉請以是言阜吾子財亦
以是言解吾子愠

荅戒殺問

客曰士居貧不能無資生之理然不可以屠殺
爲生理或難之曰太牢之祀肥羜之燕聖人何
嘗禁殺也禁之者釋氏耳舉以問余余謂聖人
何嘗必禁殺亦何嘗不禁殺要在察其所以殺
不殺之心吾將有事于天地宗廟之祀父兄之
燕安得不太牢不肥羜此其心以爲大禮則然
非爲利也市井屠兒其心直以爲尋常口腹之

何新義

又三十六

欲交易錙銖之利而已非有天地宗廟父兄之
大禮也奈何同類而論善居身之策者乃所以
居心擇謀生之理者不可以謀殺矢函異術巫
匠亦然矧先王之禮不合圍不擗群不射宿不
涸澤豺不祭獸不畋獺獾不祭魚不網罟鷹隼
不鷂不出穎羅草木不落不施斧斤昆蟲不蟄
不火田鳥獸不成毫毛不登鼎俎諸侯無故不
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麋人

無故不食珍而論語示變食之文孟子闡遠庖之訓此仁之至也禮之則也余迂且固嘗戒家人曰士大夫不能不治生產然吾所不欲受之產有二一曰湖池每見竭澤取魚以片晌殺億萬生卽一蝦一鮒絕不許其遺類撥刺之狀今人目睨而額蹙是殺物以利已也一曰堰水田從河中一硬斷流惟恐築之不厚涓滴之少添歲澇何妨歲燠則下田龜拆永焦枯衆方拊膺

而仰天曾不肯分一勺之潤是損人以利已也受此二產卽不得不作此謀不得不起此想不受此產卽不必作此謀亦不必起此想所爲愛惜而培養者不亦遠乎至於宴會飲食之節每欲放者英真率之意但求成禮而止不必拘時而愆昔人云客至留飯豐約適情殺隨有而誤酒因量而傾雖新親不重席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抑亦免煩勞以養心洵哉先

輩格言並爲今日拈出若彼釋氏之教乃云六畜之類安知非爾父祖眷屬之後身殺之是殺其父祖眷屬也且今生殺彼來生亦被彼殺而放生有說戒殺有圖悉本於報應之義歸于禍福之心其詞非不諄切其指頗覺虛誕且不忍于雞豚魚鱗之細寧忍于父母妻孥之大遠乎人情乖乎天性失其倫矣惟吾儒不殺之指根于仁止于禮不言福利亦不言禍報此之謂聖

人之正教不與釋氏同也社友蔣子徵曰聖人爲正教子爲正論請次其語與吾黨鑑焉

文心已已

荷薪義七

贈言

贈傅先生

贈趙先生

贈周遜夫

贈吳子度

贈祝徵字

贈姜東來

贈桂先生

贈童先生

贈王載仲

贈蔡子厚

贈祝徵字二

贈王會甫

贈錢公調

贈曹子安

與吳印度

答瞿先生

示塾師

贈毛汝仁

贈許汝實

與諸生

霧澤軒誠

示舒城諸友

荷薪義七

贈傅先生

桐方大鎮語子壻何應璿詮

甲寅首夏八日傅仲執先生始臨敝社賜言曰
昔受教于顧涇陽先生論性善之指斥四無之
說夫聖學之宗必尊孔孟舍此不宗而無善以
爲宗率儒而禪所開非細方先生獨與顧先生
指合蓋正學也先君謝不敏既而商榷德之不

修一章大意先生曰聞義不能徙聞字徒字厥
義並深先君曰不聞之于人而聞之于已不聞
之于耳而聞之于心吳容卿曰徙宅者必據爲
定居徙義者不據爲定體義者時之謂也徙者
從其時之謂也鎮編謂德之不修由於學之不
講學非迂事講非空談徙義改過其實功也徙
於義不惑于非義之義改不善必合于至善之
善斯之謂學是聖人終身之憂是聖人終身之

樂也故曰不知老之將至先生並可其語徐乃
禮先正堂問張甌山何省齋兩先生遺事慨然
有遐思焉曰甌山未入名宦省齋未入鄉賢殆
亦桐鄉之闕典乎既而爲詩遺鎮曰精一久失
緒尼山振芳傳戰國賴子興仁義闢千年秦火
漢分門箋疏苦糾纏董楊王韓輩脉正見各偏
新安紹鄒魯白日麗中天後儒漸支離膠柱守
殘編天生良知翁直截本體全如何無善旨曼

荷新義

聖傳先生

二

行流于禪東林倡性善迴瀾功大焉印心而監
義嫡派歸桐川吾儒分者合二氏變相懸開社
傳家學烏臺有象賢君用子弟從知覺居其先
洪鐘叩卽應辨說如涌泉余亦獲聞之謗劣叨
勝緣鎮亦繆呈先生曰往聖良非遠此道今故
存所貴身心圖而將枝葉翻詩書日用間至味
如饔飧訥讀紛白首胡然隔一簾總以軒冕意
昧茲性命根緇素原殊染燕越匪同轍至樂餘

疏水奈何悲乞墻由來賢達人厥志游羲軒襟
抱棲冲漠風神表孤騫數仞每興懷安得入其
門何幸逢導師揮塵灑清言枉駕問蓬蒿把臂
趨林園情字儀不釋調合旨無繁玄珠競探海
片玉欣躋崑爲我滌凡想還以豁靈源儼然大
雅遺亮哉道力尊叔世嘆胥溺君子豈忘援教
立先民範風回末俗敦蹊成狎桃李雨化擊鵬
鯤斯誼勿云薄功堪第一論羨君絕塵才憐予

荷新義

聖傳先生

三

瞠後奔青雲如不棄執鞭詎敢諉蓋自是而先
生嘉惠敝社恒數數焉先君捐館先生注念倦
切更荷祠記之賜語具別集今先生大憂歸鎮
無能爲別乃據其臨社始事以志先生與鎮之
交道義一脉旣千里如同室也

贈桂先生

古一先生卓然登吾道之壇名聞江左已酉曾
訪先君於桐川庚戌先君亦訪於雲洞訖揚斯
指語具別錄今丁巳首夏之望余小子兄弟且
有事於先君之塋而先生與其徒儲德如如時
而至并述所夢與先君款浹之語余不勝悲感
之交集也乃留桐川幸周旋函丈日有請焉先
生之言曰顏子沒絕學以至濂溪而始續今日

何新義

四

三

之事邈周而顏而孔惟三聖其吾宗也吾之學
未發以爲脉虛靈以爲目貼體透底以爲功夫
不靈而言虛弊之手空寂不虛而言靈弊之手
情見不貼體弊之手漫天說價全無歸着不透
底弊之手隔靴爬痒全無交涉故懸空講道者
孰與以功夫講學乎此先生深造自得之實際
嘉與後進而乃屬意先君遺事尤諄且切余聞
而悲感甚焉蓋先君捐館小子伏在草土神情

若喪無時無處不與夜臺相左右未審何以仰
紹遺文不墜其志參求體認而後信先君之苦
心爲天下正學也學者之宗推尊孔子而近世
說者曰無以夫子之定本爲定本且抑而處之
釋迦伯陽之下有無虛實冰炭辰參卽侮經惑
世不避狼籍先君憂焉而著論以排之摯明善
之說與學者共商之蓋直從未發之中獨見至
善一脉虛實交融有無並遣由顯之微由粗之

何新義

贈桂先生

五

三

細由凡之聖由人之天立心立命繼往開來一
以貫之蓋大學所謂至善虞廷所謂精一執中
其素所淵源也夫聖人立教垂之天下萬世而
行之或有弊者君子弗貴焉有弊者戾于至善
也至善無弊也舍孔子而他求弊端伏矣舍至
善而他求孔脉蠹矣乃知先君之果爲正學不
獨維世而已今微惠先生開示貼體透底二語
拳拳服膺私心陋見惟潛修默省第爲闡然之

學罔敢徇時好向外馳求自庠于隕越異日有
以對先君地下皆先生賜也先生欲歸不忍爲
別書此數行以志悲感先生令子令孫王立鵠
起將紹承家學日進于光大因並及之爲先生
祝焉

贈趙先生

吾舅氏趙樅江先生紹承家學潛心大業今七
十餘年褒然後學典刑小子大鎮繆以鈍根猥
承慈旨於是卜隣其側冀得朝夕質疑先生果
不棄進之室中偶呈伎倆亦蒙印可先生嘗手
書佳語及白沙先生自策語見授懸之座右儼
然師保之日臨也甲辰九日飲先生澹菊齋神
怡氣清爲詩曰大雲蒼鬱鳳皇山中有幽人獨

掩關丘壑自偏秋色老琴書長對菊花閒陶邨
夕秀堪裁賦甘谷寒香解駐顏乘興偶來尊酒
洽好從同調日躋攀又二年余將有吳越之行
輒依依不能別爲詩曰高隱碧雲岑風塵永不
侵大聲驚里耳甘露灑煩襟問道尊黃面爲隣
愜素心祇宜從杖屨何事復朝簪益此一別緇
塵素衣政恐相撲所賴先生提挈作我司南歸
來不失故吾斯其碩耳時爲丁未四月

贈童先生

童定夫先生講學樅川四十餘年所矣平生不
拜一師不立一字家徒四壁有膏粱之色從遊
者百餘人捐貲爲建會館此非高行清節令人
心悅誠服其能有此余少事帖畢長而行役靡
所問學乙巳夏病初可往謁先生先生時近八
十不有其家獨棲館中坐臥一小樓丹顏華髮
日晏如也謂余曰老夫得力處以習忘今且勞

何新義

八

於接人矣余乃繆爲註脚顏子坐忘非槁木死
灰塊然不事事之謂孟子勿忘非胼胝黧瘦僕
僕往來之謂忘而不忘不忘而忘獨處非逸羣
居非勞顏孟無二道羣獨非兩心先生欣賞把
余臂索題其樓余曰翁習此樓樓亦習翁翁忘
此樓樓亦忘翁不立一語不創一宗長江之水
蕩其心胸吞刀吐火弄月吟風何獨何羣若大
虛空世出世間萬法攸同旣別復遺詩曰半生

踪跡點漁磯獨向樅川靜白扉雲落松陰迷石
榻風飄湖色上荷衣芝蘭夙訂同心約鷗鳥深
盟出世機何日重逢一舒嘯草堂尊酒駐春暉
又數年先生晉八十矣援筆寫此因緣馳贈先
生以當舉觴願先生居起善自珍壽其身者所
以壽吾道也



贈周丈

周遜夫游學江南而往來樅川數數也今年夏
幸一再晤乃言曰余少不知學日覩童先生構
館立社始慨慕執弟子禮既而尊侍御先生時
時賜教益切嚮往故至今以樅川爲魯東山也
羨牆如在其曷能謏歸洪都讀大學約言似
有夙契復通贊于李見羅先生稍稍有所聞見
今陳古池朱以功丘汝止三先生以布衣而任

荷薪養

十

三

斯道之重幸得周旋其側亦自以爲生平快事
矣吾儕旣置身于此道不可不廣求師友不可
不堅持碩力以余奉教四方先生長者日不暇
給庶幾借資以畢所志學其在茲歟鎮聞斯語
竊心儀之世味之入人深矣轉而之于道味猶
舍其醴而茹荼苦旋其吐之自非碩力勇猛永
無退轉誰克仔肩而有成者信如遜夫其法器
之龍象耶雖然親師取友負笈環橋猶是博我

以文一邊事聖門善誘要在約之以禮吾才之
竭從此約處竭也卓爾之立從此約處立也當
時弟子豈乏氣魄豈乏才情豈乏交遊而不得
與愚魯者並駕約不約固有分矣坐頃之遜夫
吟墟墓興哀詩一章而申之曰卽今真僞從何
而辨余以爲此非人所能代爲辨也楊子有言
人作而作人輟而輟之謂僞故僞者爲人真者
爲己人已之分只在當下一念試各各自省今

荷薪養

周丈

十二

三

茲會講聲譽耶勢利耶身心性命耶一念果出
于真工夫自不假借循序向上日進無疆譬猶
拳石可累泰華滄流可積滄溟所必致也曾無
煩難故曰易簡曾無間歇故曰久大彼爲人而
學者支離而已耳浮沉而已耳作輟而已耳一
實不成何有泰華井泉不及何有滄溟象山先
生韶示來學莫喫緊于此矣夫子語顏子以約
禮而勗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由己則真

由人則否由已則約由人則否由已則爲聖爲賢由人則否夫過墟墓而興哀對宗廟而起敬此其發念最真其操術最約所謂人皆有之千古不磨者也命之曰仁命之曰禮原非外物復吾之禮完吾之仁原非外事吾儕同道相謀麗澤爲悅精神欲其棲于真也名理欲其契于約也資近力勉積小高大鎮雖不敏請從遜夫爲津梁矣遜夫南歸因摭晤言厓畧書之以贈

贈王丈

戊午暮春新安王載仲丈將鄒南臯先生之命過桐川爲先君賜唁不肖西向稽顙謝鄒先生明德坐而有請焉今天下理學名賢惟鄒先生冠冕也載仲從遊久悟入且深茲來也將以仁山文水之春風噓拂敝社人人訢合乎載仲具述生平宦學近三十年始從曹魯川先生多所講究繼而楊復所祝石林兩先生並有所指點最後而北面鄒先生也時時有所窺見鄒先生亦往往有所印可當吾始學也或譏爲僞或譏爲迂此志一定都不暇問今乃幸無退轉也吾雖日聞上乘之教然却不廢下乘之功大都學者虛心爲難此中一虛何所不攝卽釋氏之言亦不必相嫌也鎮聞而契之夫學譬諸飲食貴知味也知則必嗜嗜則津津乎欲罷不能娓娓乎善言德行親切而有餘味彼以爲迂且僞者

病在不知耳聖凡人禽所爭幾希只在明察明
察卽爲舜不明察卽爲庶民明察卽由仁義行
爲性之之聖不明察卽爲行仁義爲襲取之鄉
愿矣然聖人之明察不出倫物之外外倫物而
求明察自命醖醕還同糟粕殆與不知味者一
間耳友人之言曰孔子下學而上達釋氏上學
而上達夫舍下而言上釋之所以異于孔也求
上于下之外則釋之所云上者非孔之上求上

于下之中則孔之所云上者亦非釋之上矣孔
釋之脉斷不容混此吾儕所宜明且察者也因
集敝社友特作一日會載仲言曰夫士君子講
學者學爲人而已湏自立一志向開一局而爲
人卽命爲大人爲學卽命爲大學超然于天地
萬物之外而後可以擔荷天地萬物之任聚精
會神千古一息豈曰因循作輟浮慕鮮終甘與
草木同腐朽哉然爲學之要不在功夫湊泊只

在本體透露本體透露如大明鏡一塵不染塵
來悉照一切名利之私纖毫不能障翳當下卽
得超然如昨所云明察是也本體不能透露雖
遵道而行傍軌尋轍終非明眼終是差錯矣今
日諸公各各檢省此體何如鎮聞而益契之聖
賢論學不越性習兩言性能轉習習亦能轉性
惟聖人卽性爲習而所習皆性乃衆人以習爲
性而所習非性故中庸三句首列修道之教教

也者微而引之歸其性也顯而別之破其習也
今所開示爲本體者其指何居若開示未明將
有認所習爲本體者甚矣教之功大也夫教生
于性也而還以成乎性田夫野子蠢然耳而莫
不知父子兄弟夫婦之倫不敢犯上作亂非明
于性束于教也忠臣孝子義夫烈士精神意氣
直與日月爭光千古不敝斯亦超然似明於性
矣然其所以超然者又未可與于聞道之科此

局以故其所認爲性認爲本體者政與大舜孔
孟之指毫釐千里耳吾儕聚精會神直窮透底
全在此毫釐處明察此處明察卽人倫庶物處
處皆察處處皆明不爲蠢然而爲超然不爲不
聞道之超然而爲聞道之超然矣乞靈載仲幸
有以惠教之載仲器宇端凝見地高潔當是仁
文首座鎮欲挽留乃以新安會事急去遂訂後
期語不具錄錄其大畧如此

贈吳子庭

所稱德有鄰者非必其比屋而居交臂而游也
心心相印曠代若符脉脉相通千里一室故朋
來之樂非樂其延譽樂其知吾學也莫我知之
嘆非嘆其不知名嘆其不知吾學也桐鄉之僻
不肖之孤陋幸諸君子儼然辱而臨之澤之麗
也浥而注焉簪之合也綰而結焉學之營道而
同術也敬而樂焉維時姜東來自臨川至李潔

甫自舒城至汪舍和汪崇正自新安至吳子庭
自青陽至各明其師友之學甚辨而子庭仍持
二錄爲贈則豫章朱以功丘汝止兩先生語也
因而卒業其宗旨論議粹然一出于正絕不旁
溢一語不佞膚見頗多暗合豈非所云先得我
心之同然耶夫近世學者欣談于大同之宗以
爲二氏之說與孔子同若是則楊墨之說亦宜
與孟子同矣胡爲乎辨而距之故吾儒之所謂

同者同于理不同于俗同于性不同于情同于至善不同于無善同于孔孟不同于非孔孟同于躬行同于心得不同于口耳此之謂正學今日之事不敢不勉于崇正在陰之和伐木之求樂在其中豈曰苟同而已謹錄其語載於別簡而稱說大義于此以請正諸君

贈蔡文學

丙辰首夏淝水蔡子厚惠吊先君遂臨敝社持其尊符卿行紀相貽同社驚喜不肖鎮颺言曰環江淮數千里崛起講學爲今名儒獨蔡先生一人耳先生高第年甫廿三政紛華涅骨利達熏心之日顧介然特立抗志學問師事廬山先生至于八十完名全節歸休造化非真豪傑不能也初廬山先生秉憲武陵先生筮仕司理以

屬官通贊上司爲門生豈其名位相壓僣倖從事借徑而覬遇合者真志一定真品不移清風潔行起懦立頑卽與伯夷百世之師同途而共驅可也吾儕今日果有蔡先生此志否余往過淝水先生教之曰人情卽是天理情安卽是理順旣有感于時局又言曰學務操修不務標榜人情若此倘吾儕有一豪講學意氣施于眉目卽不免爲操修者戈矛矣不肖每憶此語計欲

鞭辟近裏爲闡然之學不欲徇外近名爲的然之學庶幾不負先生亦庶幾先侍御崇實之肯子厚曰先君子生平行誼辱諸君鑒知昨承訣時不及一事但檢平昔所訂喪禮數篇授余兄弟慮其有失禮之過焉且曰老夫歎于桐川一遊子尚爲我成之今幸晤諸君彬彬大雅卓有實志若靜兄躬又學筆繼紹前休便不肖亦何敢不趨趨步步爲先君子箕裘也請歸而勉之矣因述先生論過則勿憚改之說棄其舊物獨揭良知日且改圖矣如植木然掃其故葉另長新枝日且滋榮矣憚心一生處處成欺勿心一生時時是慊蓋先生學以毋自欺爲宗見地明切而言之有味類若此矣子厚行聊書其語紀一日之會且與吾黨交勸焉

贈祝文學

德興祝徵于自宜興西歸過敝社而賜教焉曰吾自新安通贊尊侍御先生之門而益悟性善之宗也吾饒有廉先生瞻瞻者擔荷斯道之重而先賢若史公惺堂陳公思岡舒公念菴俱表表鄉里今監司舒公創祠祀之嘉與後學甚盛先伯石林公雖往而遺範猶存不肖當諸公興起之後承先伯之緒竊欲歸而築室爲藏修計期以不負先賢典刑余聞而負序焉既而述石林之言吾儕爲學譬如大冶非一炭一薪之力必三三兩兩相與激發以底于成豈宜玩日愒月閒居而不求師友之資者乎余唯唯今世談學者主無善之宗而先侍御獨揭性善之宗蓋自參自信匪求人知近者東林關中主盟吾黨頗乃不約而同蚤夜以思千古正學無逾此拍矣聖狂之介只在善利之間一念善卽舜之徒

念念善卽舜矣一事善卽舜之徒事事善卽舜矣三月不違者念念善事事善也日月至焉一念一事之謂矣吾儕自及童無一念一事之幾于善卒與舜顏相遠者時日之功疎集義之志雜也今日相與激發只此一著爲輝先侍御崇實之說正爲學者提醒此志以無忘此功庶幾相與如洪爐鍛鑄不躍于前賢之治耳因論動心忍性之指以爲大聖大賢自動自忍不但憂

患中爲然卽安樂中亦然中人以下待有憂而後動待有患而後忍斯已晚矣動心者盡心之助也忍性者養性之藉也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惡衣惡食未足與議每憶斯指極有省發爰書其畧以紀良晤

贈祝文學二

祝徵于文學再自德興來赴會宣于衆曰夫學者所以學爲人也人禽之別孟子屬于幾希幾希者言其只有這些子生理也存爲君子去則庶民又去而亾之則禽獸已矣然是幾希也息之于平坦之氣亾之于旦晝之猶雖賢智不能免焉余嘗游于新安矣友人逢跣裸程詰駉行之拍余曰駉者身也君之耳若目非駉耶君之

口若四肢非駉耶夫子曰非禮勿言卽行于口非禮勿動卽行于四肢非禮勿視聽卽行于耳目推之而臣子弟友何莫非駉人自不肯體認而行之耳又嘗游于錫山高景逸先生曰人之不能疑且問者由其不好學也好則必憤必悱而三隅反矣竊頌諸公之學根于好而篤于行慎勿悠悠蕩蕩自失其所以爲人也因舉以問于鎮鎮讚嘆其言乃對曰夫易稱立天立地立

人人宜立也天地何立焉夫子嚴立之責于人而亦不寬立之責於天地斯緊策之極矣立非虛立曰仁與義孟子所謂幾希徵于所謂這些子生理卽仁義之謂也本章以舜爲証曰由仁義行牛山草亦曰仁義之心蓋已明明說定矣但世儒言夜氣之息乃云息之一字範圍三教之宗釋氏謂之无息老氏謂之踵息蒙莊謂之六月息玄典謂之取坎填離復還純乾與虛空

同體以此立說遂以氣爲母氣以幾希爲恍兮惚兮之物揆之孟子本自天淵相萬矣吾儕今日工夫必須認定幾希一脉卽此仁義君子存之之脉卽此居仁由義果能居且由之與大舜合卽旦晝亦爲平坦不然而淪於牯亡與大舜悖卽平坦亦爲旦晝矣故提挈仁義直歸所性孟子直接虞廷之宗千古之正學也踵武聖賢肖形天地恒必由之曰躬行曰好學曰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寧有異道焉徵子曰孟子惕省人處最是哀哉二字不仁不義與鷄犬同蓋由于放其心而弗能根于心也故學貴求其所根而後此志不惰焉史王池先生曰心與仁何所分別而曰其心三月不違仁者仁爲心之生理也回之心時時根於生理而諸子之心或有時而失焉夫此生理非幾希耶焦漪園先生曰邦畿爲萬民安身立命之處丘隅爲黃鳥安身立命

之處而仁敬孝慈信爲文王安身立命之處故曰止也夫安身立命非幾希耶高先生每提在物爲理處事爲義二語以開大眾皆合此論不肖竊志于學出門遠遊卽不問生死安問貧富所以輕千里衝風雪而來者亦以先生之正學有獨契也余以爲儒者意見決不能盡同何敢妄臆爲正不正之辨惟是孤陋之質勉承先子之志自朝至暮罔敢自放佚第此事未成深用

憂心倘幸諸公之教藉手而解於憂是所望耳
微子起闕至善堂記良體良用是調至善之語
躍然曰正學之脉其在茲乎且學有以進爲進
有以退爲進者夫子言未能言何有益退以爲
進之意能而不能有而不有然後可以密時習
之功躋悅心之境今先生之以爲憂者殆進此
一步耶余不勝瞿然避席曰進此一步乃見至
善本體親切敬受教矣因歌曰靜處春生動處

春一家春化萬家春君今料理春生處便是乾
坤造化人穎川王文學會甫兄弟亦徒步數百
里赴茲會乃言曰今日問答語語真實請志其
畧以當書紳之義時已未嘉平八日也

贈姜文學

已未三月臨川姜文學東來委贄而問學于桐
川不佞涼德其何收當又持其丹書軒小草幸
一寓目蓋修容姱能兼而有之超人一等矣首
題患所以立乃云立已不云立位次題人而無
信乃云信心不云信口三題十目所視以爲目
從念生四題發皆中節以爲節本性有五題言
將行其言以爲引君責難之義六題兼善天下

以爲巖穴先覺之任蓋意必根于慧解語必吐
于獨造豈其有志舉業實乃有志理學又超人
數等者矣夫豫章固理學之鄧林也而東來則
鄧林之英華也余何幸一交臂焉然學道之士
其才情氣魄始未嘗不超超發越而境變物遷
卒改所操者世味染于外時好搖于中也世味
者功利之謂時好者禪玄之謂故勵真志必崇
正學崇正學必止至善大末之蟲不能飛集于

火焰之上世味時好不能湊泊于至善之上此大學之極從心之矩也東來國先君子畢力詩歌古文詞而末乃歸心近溪先生嘗集其語錄其學既有所受而友人湯叔寧氏開社頗稱莫逆吾復得其所資何敢不勉矣不佞乃益凜凜學之賈于淵源如此也往年夏李生寅師弱冠而游桐自言欲繼紹勿齋先生之學因著家謨一卷不佞蓋雅重之計其別後必有精進之益

東來旣得師友且與李生同里自宜同聲執鞭一顧至憐切也幸而留意

贈王文學

戊午秋頴上王生會甫偕弟時甫詣桐川問學余甚嘉其志頴以誦讀之業使就耿獻甫受焉歲暮言歸余觀史載李固負笈追師至今艷稱之以爲奇節不多見會甫竭蹶六百里而北面余者非有先容之素也豈其無所當于嚮慕之心而致然歟摩爾是好嚶鳴斯求會甫所當于心者安在嘗謂古今人不相及非其降才尔殊

也古之學術在道德今之學術在富貴富貴以爲學卽窮日夜取孔孟之書口不輟吟手不停披亦面覲而背馳也所謂鴻鵠爲志者也求師何益道德以爲學則口之不輟吟者其芳腴也非其糟粕手之不停披者其髓骨也非其皮毛所謂求在我不在外也雖無師保亦自不讓然堅志于富貴者必紬道德堅志于道德者必紬富貴此豈曰惡而逃之如於陵之居西山之銀

哉要在識其所重而置其所輕故鍾鼎不易簞
豆狐貉不掩縕袍朱戶不踰蓬門宮庭不改屋
漏自古大聖大賢未有不先與立而後與權者
而後生小子乃欲欣言權而憚言立故今日之
習沉湎于富貴而弁髦于道德其弊乎此也會
甫年未三十正夫子志學而立之時墳簞相友
以怡怡而兼倪倪破除時情力追大雅風靡波
顏中不移此志則向上精進如登百尺臺步愈
高而眼愈濶光明俊偉之業具在心胸了無餘
事不獨媲美漢儒之奇而已書院二約并以爲
贈

贈錢文學

慈谿錢公調文譽藉甚直指潘石乳爲令時拔
之冠諸生余按鹽校上亦擢第一已未冬仲八
日公調詣敝社謁先君綱頭爲講學弟子坐語
曰姚江爲當代鄒魯良知之教卓然正鵠公調
於里中所習聞矣然文成本意初非斥朱取禪
也所以推尊孔孟也數十年來浸淫而斥朱且
因以詆孟又因以及孔高明之士談經析義句
句字字無不曲引而混入於禪宗以此供舉業
話頭頗似可喜以此當孔孟學脉却宜有辨今
日之事要以孔孟爲正無令失文成本意文成
曰至善者心之本體羅文恭申之曰良知者至
善之謂論語首揭時習而朱子申之曰明善復
初可見文成本意與朱與孔孟原無二脉患在
學者工夫自爲異同耳故學誠匪難難在時時
不怯于習學亦匪易易在此時便勇于習工夫

純固本體昭明庶幾學矣公調躍然稱善曰朱註未可斥所云學之不已如鳥數飛卽此語最妙者余曰習字從羽故以鳥喻鳥不能已于飛者自然之性也亦必羽毛就而後悅于飛學不能已于習者自然之性也亦必功力到然後悅于習四端者性體之自然知皆擴充者功夫之自然自然而悅自然而習習以爲悅悅以爲習絕無攙和絕無勉強絕無間歇世儒之學習詞

章而已悅亦在詞章習富貴而已悅亦在富貴移而習佛老悅亦在佛老反觀所性頗如枘鑿非所語于孔孟也公調曰學非孔孟卽屬外道說得行不得夫行不得者卽亦不必說也余稱善頃之吳客卿至因發十室忠信之義以爲人不患無才患無質不患無質患無志忠信者質好學者志志堅力定如云不貳不遷如云慎言敏事始可語好學矣客卿曰人之志各有所好

好在居食不在敏慎安得謂學人之力各有所用用於不仁不用於仁安得謂力不足故曰用力于仁未見不足者大抵後學病根全是居食起念習爲詞章富貴而已此根不除終于聖學千里也公調並稱善又頃之復舉陳同甫言曰人生只是要做箇人聖人者于人中爲聖大人者于人中爲大學者所以學爲人也此語真是吾黨今日藥石又言曰管仲儘合有商量總其

大體却成箇人故夫子許之曰人也奚必其儒哉此語却是同甫平生病痛朱子當時苦口極辨欲藥其病歸之于正也故學術貴正纖毫不可偏駁曰至善曰良知曰仁義一脈正宗何等明著稍加攙和便流入于霸者學矣此際精微卽有才有志號稱豪傑必須細心澄氣默勘密叅較然不惑純然不二乃有實功乃有實得乃爲醇儒也公調一番真精神力量鼓風雷之勇

取日進之益當是吾黨鷗鵬一飛九萬者耶
旃幸自愛公調曰學必腳踏實地步步行去豈
其掉弄虛話孟浪歲月敬聞教矣又一月觴于
荷新齋復沽一聯云破俗始堪言混俗逼真方
可與修直談及夜分猶不忍罷羣良晤也因紀
其庄畧以脩異日無忘諸語頗繫其紀

贈曹文學

已未菊月舒城曹文學子安詣桐川問業自言
束髮時曾侍胡靜山先生講席迨其沒也思之
甚始執贄稱弟子嗣廼執贄于明善先生之門
今其沒也思之甚不遠百里徒步而謁其祠余
極壯之次日爲小會子安曰余向者有志于學
然猶沉沒于科舉之習搖惑于得失利害之境
今也躋伯玉知非之年矣而愧吾夫子無聞之

何新義

三千五

訓焉內省于心不勝悚然向日之日猶有所待
今日之日更何所待不問僕馬行李而決定此
行者以先生繼紹明善先生之學而願有請也
余益壯之念菴先生曰聖人之學不明于天下
與今之學者不至于聖人其患無他大抵皆悠
悠爲之也今子安之所謂悚然者正悠悠之反
也時與諸友論敬業樂群之指以爲能敬然後
能樂能業然後能群今子安之所謂悚然者亦

贈毛丈

毛汝仁年三十一慨然守曾子之義而又晏然
嫻于岐伯之術余甚高其行今六十有一獨與
余處溪上泊然游于葛天無懷之世焉每書讌
忍安忘四字揭于目前此其工夫最得力處而
余受益亦多矣雪日既晴出遊溪上晚水中橋
影人波相錯因大快命余爲詩余詠曰雪日希
人跡同心尚幽屏晚霽園林和風休萬樹靜出
遊溪水涯竚立不知冷返照映溪梁波光閃人
影來往俱無留皎若鑑中景此意與誰會默默
深自省汝仁復大快又朗誦余昔年所贈詩曰
幽棲共躡漈園踪溪上荆扉竹樹封京國忽牽
游子興風塵不惜丈人節清醕煖向行邊色大
藥春扶別後容明到長安相憶處白雲高擁石
龍峰蓋余今日與子果交相怡悅于白雲之峰
也幸爲我書之時爲己未臘日

庶幾于敬之意歟念菴先生又曰戰者之量敵
也一鼓而進再而衰三而竭所憑者氣也誑逆
旅者語其鄉廬與丘壠莫不悲焉他日及其真
悲乃不逮意有時而盡也彼以意氣別于悠悠
者何以異于是余謂意氣二字君子不能遺去
獨患意氣弗能真耳意氣若真卽以擔當此業
一切俗情雜欲俱自退聽眼前寒溫饑飽利害
得失俱有所不暇顧者氣愈勵而愈前安有衰
時意彌久而彌堅安有止處是真悚然是真敬
業子安旣已決定此行故推廣羅先生懇惻之
意爲子安言之舒城風氣猶不失古淳朴之遺
而學者趨向猶知尊信胡先生之教子安一倡
諸君子自和余且矐目于此業之日新而更頭
有詣也

題許汝實卷

人各有至性至性所發可以蹈水火貫金石格鬼神其行事類多奇而鄉人或駭之以爲難儒者或譏之以爲不合乎中余以爲人獨患自戾其性耳順性而出卽奇而平卽難而易卽過而中故卧冰泣竹羅雀感蠮諸事與今人廬墓封股其所爲孝與聖門曾閔所操絕無差別其出于至性者同也君子嘉焉然曾閔所以不可及

竹齋集

三十八

者始之一念迄于終身更無一念今人所以相遠者一念所激非不篤至曾幾何時厭倦隨之矣求子事父聖人猶謂未能豈以學者慕岡極之恩而倦心是乘明天之經察地之義立人之極成始成終總茲一念耳許汝實旣以割股聞其至性有可嘉者故論孝戒其無苛行孝戒其無倦知此事本乎至性不惑于始養此性見諸行事不貳于終斯曾閔之操聖人之徒豈獨扶

名教表風俗也爰書之卷末相與觀而勗焉

竹齋集

題許汝實

三十八

與社友吳印度

印度以三先生語錄見惠蓋薛文清胡文敬羅文莊三先生也遺余數行曰三先生學脉蓋與明善先生類有合者羅先生于內典評品未必然而涉獵亦已廣矣然余厭觀之鎮復之曰自昔大儒始未嘗不逃于釋氏而卒乃歸正者豈其汗漫遊耶空門之教偏終不可以駐足儒門之宗正千古莫能易焉三先生爲國朝大儒

句新

四十

就

其言具在邪正較然袞鉞無爽儒釋之脉之不同也亦旣明甚今日之事卽佞佛故亦無妨而必以佛脉混儒脉則其有妨也明甚不混則歸正猶易混則沉溺難返以吾子超越之資博綜之識竊望其爲吾道獨當一面靜修之暇得無意乎且夫釋之立說較儒門似高一層凡儒門所稱仁義禮樂皆以爲落第二義故高明之士往往欣慕而必趨之夫舍仁義禮樂之外而別

求高一層道理釋之所以異于儒者正在于此
福清有言厭行地者每思御風御風而不得則
又思行地頭吾子之圖之也

句新

與印度

四十

與諸友

今時義格雖與古文殊然論法論才論意論氣
論生色則無弗同者天之賦才亦人人殊然歸
之于法則無弗同者法運才才運意意運氣氣
運色是謂真文矣弇州山人宗匠也其論文數
語竊嘗著蔡奉之宜錄一通置之座右其言曰
明興世世有垂紳委蛇之業士大夫作為歌詩
以紹明正始之音離如矣至於文而各持其門

何新義

贈四十二

戶以相軋卒勝卒負而莫有竟者其故何也尚
法則為法用裁而傷乎氣遠意則為意用縱而
舍其津筏畏于思之難信心而成之苟取其近
者囂囂然而自足耻于名之易鉤棘以探之務
剽其異者沾沾然以為非常夫其各相軋而卒
莫相竟也彼各有以持其角之負然而不善所
以為勝者故弗勝也吾來自意而往之法意至
而法偕至法就而意融乎其間矣夫意無方面

法有體也意來甚難而出之若易法往甚易而
窺之若難此所謂相為用也左氏法先意者也
司馬氏意先法者也然而未有不相為用者也
夫不覩夫造物者之於兆類乎走飛天喬各有
則而不失真迨乎風容精彩流動而為生氣者
不乏也彼見夫剽擬而少獲其似以為真曰吾
司馬左氏矣所謂生氣者安在哉任于才之近
一發而自以為生色曰何所用司馬左氏為不

何新義

諸友

又四十三

知其於走飛天喬之則何如也諸友幸將此篇
熟而玩之默而識之則而效之毋為畏思毋為
矜名毋為剽似久久自得法止而才行意氣生
色種種具足即以進于古文詞可竟也何論時
稅矣

答瞿慕川先生

不佞鎮偃伏江干側聞楚有大君子留武庫而
筆長杠多大經濟大著作時時嚮往然未得紹
介于前也抱不孤之德協聲氣之同然高不賓
之操勤弓旌之異數嘗閤史直指及天官氏推
轂諸剡所爲吾道九鼎鼎世長城將屬之門下
門下偉矣瑤書猥及兼以珍刻卽匆匆未卒業
覽其篇目大都實學實務借令處中秉軸一一

尚書義七

四十四

見之施行豈不亦準繩當代挽狂瀾而障之哉
不佞款感寡聞兼之多病承乏以來丘壑之日
十而且九門下獨據其請謚新會餘千一疏賜
之矜詡以爲爲天地立心不佞愧何敢承今天
下惟學術之途黑白未定是以治術鮮所稟程
而世道日以淪喪而吾輩復迂視之而漫言之
不爲表章以定趨方譬彼日中翻生晦蝕良可
浩嘆卽如來諭將順匡救二端皆臣職而或苟

流俗或揣人主意以脂韋以首鼠當其將順
以水火以戈矛當其匡救是耶非耶天子置
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吏取充位將順之易匡
抹之難自古已然是安所定衡焉敝邑彈丸華
路不知學家大人勉焉興起而未有所就正何
幸大君子儼然終教之也千里同風寸心相照
至于所云舛陋有待釐正補苴者門下必鑿鑿
爲石畫之論安得負序而聆玉指披雲覩天端

尚書義七

答瞿先生

四十五

在今日

霧澤軒誠

余歸田三年日夕所與從事惟耿獻甫與吾兒講栳之外無他營也因其所居題曰霧澤軒蓋取玄豹藏霧雨澤其文章之義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成天下之至文者必極天下之至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况人文乎變者人心之神也神一而變萬一藏而萬顯其善變者必其善藏故曰文明以

荷新義七

四十六

止人文也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於技也承蜩入而聞道出則紛華卽大賢不免心戰之病止者所以厚其藏善其變也或曰舉子之文世資耳何與乎道余謂道學舉業初非兩途欲入道學之門當從舉業始彼且思窮其變志歛於一探聖賢之神不啻如面今大方制作具在試取而讀之安所戾於道者躬行之未得非文之罪也願爲三年規師友劇切壹志畢力於此慎內

閑外絕華歸根如玄豹七日不下食之意有不澤其文章稱載道之器者乎不然是舍菽粟而求飯棄鉛汞而索丹究且兩失之所謂畫虎不成又虎豹之類是爲不善變矣更列五說幸諦視之

一定品品之說有二曰人品曰文品均之以清品爲最上論士者不出道德功名富貴上下校然業已置身士林終身宜居何品則願爾輩約

荷新義七

霧澤軒誠

四十七

其趨向嚴其功課一洗近俗澆浮華競之習庶幾向上一路可與商量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斯其品矣舉業家或以骨力勝或以詞藻勝或以風韻勝總之神理不清均不足以取勝此在元魁諸卷及諸大方評品皆可按而證也左共之曰熟讀古文以厚其氣兼選時栳以鮮其標精聽名言以確其識而文品可定也

二慎交周子曰道義由師友有之劉元城有言

士夫子弟寧可一日不讀書不可一日不親正人君子不知其人視其友近世師道友誼或至破壞墮落種種令人悲嘆夫師友之於人藥石也而奈何鳩毒哉爾輩同心合志壹軌於道義如夫子所稱直諒多聞何難非面不然寧爲索居毋爲廣延不得國手猶不失中醫耳

三惜時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人三十而志力定故爾輩讀書惟在廿五以前及時勉圖此時一

失別寶日開記性日拙老大生悲亦復何益當計一歲誦讀若干講求若干著作若干四書本經歲務講閱一周通鑑性理歲閱一部約二歲一周俱手筆其大義作文當如場屋之式每月作七篇一會真草七結俱完又一日論表策各粘一道餘日或三篇嚴爲定限不得任意故減其書旨常守宋儒而恭以明儒要在體認自得不宜妄勦陳言如此三年何難一舉蓋非徒計

世資乃以責真志勵實學人品德業悉胎於此時哉時哉不可忽也

四尊聞古人尊其所聞行其所知後進大患往往狹小前修妄生謗議學斯下矣趨庭繼紹孝子之心余常以養身讀書四字爲汝諄諄正以余苦多病於學寡昧意每恨之故屬望於汝其何以克自樹立不墜門風但於先正格言嘉行直從身心一一體貼久之必得所謂青出於藍

而青於藍也切勿妄聽邪說自生厭薄以暴棄終焉

五持戒常見趙樅江先生與諸社友十二種戒此自佛四律畧廣其目深切近世學者沉痾之病真藥石也爾輩當恪遵之一戒以巧詆先儒姍咲後學爲樂二戒以強辨飭非矜已凌人爲樂三戒以暗懷嫉妬矯情陪奉爲樂四戒以假仗公義自占便宜爲樂五戒以托大隨流無所

忌憚爲樂六戒以剽竊套語不務實踐爲樂七
戒以幫閑浪遊不安生理爲樂八戒以機械變
詐自誇靈利爲樂九戒以陰謀產業誑騙財物
爲樂十戒以狎昵權貴倚勢助惡爲樂十一戒
以賭博豪飲聲伎荒淫爲樂十二戒以妄信師
巫預修燒煉爲樂此皆前輩苦心實誨之語思
之勉之

示塾師

丁巳三月吾孫東林將就塾時有嘉定之行迨
庚申春再有福寧之行古人云經師易得人師
難求今吾所延爲稚子師者人耶經耶庶幾兼
而得焉儻一不稱而人與經兩失之所關不小
於是援筆而贈之以言蓋聖人之教因性而立
者也而凡人之性乃遂因教而轉亦因教而定
聖人千言萬語總以修明教法然繩于僨轅者
不若童之牯範于佚駕者不若駒之馮故聖功
妙于養蒙而善人成于得師近世師道弗立小
學弗造熏習旣壞所性乃移驕奢挑達目爲固
然孝弟禮讓畧爲迂濶服御玩好車馬僕從日
事綺麗冶巧以爲晉魏風流經書所載如內則
等篇一切以爲古板弃如土苴此卽文吐五鳳
才傾八斗得意春風腰黃眼赤極世人之浮華
以揆于聖人教學之指不啻霄壤懸矣然師

道尊之說非必假憂楚也師逸功倍之說非獨勤記誦也要在開其性靈而慎其所習朱子小學一書列立教明倫敬身三款及諸大儒名卿相節義功業俱采其槩若此者凡以開其性而慎其習也或曰此二乘以下粗迹更欲覓大乘以上妙道夫下學上達洙泗功令寧有棄下而語上者彼汨沒功利與馳驚異端皆非聖人正教公等試參而求之與吾孫講而習之使其知

何者爲正何者非正何者宜從何者不宜從因教而定其習因習而定其性異日者積小高大德器文藝壹軌于孝弟禮讓不愧于正人君子之林是公等善教有功後學卽稱于郡國曰師不勝愉快矣余日望焉

示舒城諸友

近世學者通患只從各會上剽二三語歌二三詩遂自以爲吾學在是探其胸中未必參悟稽其日用未必實履雖窮年奔走亦復何益舒城風氣淳朴古意猶存而又得胡靜山先生開創李潔甫爲之繼紹今計五十餘年矣此諸公師表凜凜在前可鑒也潔甫雖往門下子弟務須同志努力守其遺訓彷彿其行事凡會中所見所聞必求通曉必加體認庶幾涵泳義理破除舊習養其心而不浮澄其氣而不俗乃可商量向上一段大業不負先輩一代芳規余且日夕翹首式觀厥成也班生有請聊此以贈并與輩君輩幸覽而教之

文之已

荷薪義八

文學篇

淑止篇

發蒙篇

擊蒙篇

讀孫元忠辨

中元佛事

目錄

荷薪義八

桐方大鎮語門甥吳道新詮

學文篇

學士大夫之論文也文之而已耳顧況作論不以文而以行審華實之辨提醒人心最超卓焉其言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文也天有六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神人名之爲文其實行也文顧行行顧文文行相

荷薪義八

二

文選

顧謂之君子之文堯之爲君聰明文思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伏羲之文造書契黃帝之文垂衣裳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之文布法于象魏夫子之文本鐸狗路伊尹之文放太甲霍光之文廢昌邑呂尚之文殺華士穰苴之文斬莊賈毛遂之文定楚從藺相如之文奪趙璧西門豹之文引漳水沉女巫此其所以理文也建安正始洛下鄴中吟詠風月此其所以亂文

也夫以文求士十致八九理亂由之君臣則之堯舜禹湯有文桀紂幽厲無文太顛閔天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病辭第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于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蔚宗著后漢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唯薪樵一屑于家如此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麗于天草木麗于地風雅亦麗于是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

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呂溫之論亦曰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予違汝弼獻可替否此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遏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

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諂諛之臣將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章句翰墨爲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升平流蕩因循闇而未悟不其痛歟合二子之說觀之古人所以爲文者華耶實耶夫子曰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斯其指矣白居易之論詩也曰聖人感人心而天地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者莫不隱盡其心焉陵夷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風雪花

章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其
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
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
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于此而義歸于彼反
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
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
知其諷焉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
下僕雖不肖當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

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其
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
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
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終始之則爲道言而發
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
適詩獨善之意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焉余
于此知詩之爲道與文無二而樂天與頤昌二
子之論有異代而同符者矣李諤之對隋高帝

也曰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
慾塞其邪放之心導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爲
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爲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
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于此其有上書獻
賦制誅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勲證理苟非懲
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薄魏之三祖更
向文詞忽君人之道好雕蟲之小藝下民從
上有同影響爭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

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
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
出月露之形積案盈廂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
此相高朝廷據茲取士祿利之路旣開愛向之
情愈篤于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
製五言至如義皇舜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
復關心何曾入耳以傲誕爲清虛以緣情爲勲
業指儒素爲古拙用詞賦爲君子故文筆日繁

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劉曉之對肅宗也曰禮部取士專用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治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况盡心卉木之間極筆煙霞之際以斯成俗豈非大謬夫人之慕名如水趨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陛下若取士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則多士雷奔四方風動矣鄭覃告

文宗亦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爲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于詩不免亡國詩人浮薄無益于理陛下何取焉蓋三子之論皆與前三子之指同而且欲定制取士核其德行攷其經濟關于世教而禪于治理抑又遠矣至于論文之則亦有數端可得而言者魏典曰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彊而致譬諸

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杜牧之曰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詞彩章句爲之兵衛末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而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李翱曰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

山赫乎若日月包乎若天地掇章稱咏津闔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厚氣厚則詞盛詞盛則文工凡數說者皆文之規矩而大匠之巧也唐宋以來稱爲文章者多矣而柳子自言曰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

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輿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叅之穀

梁氏以厲其氣叅之荀孟以暢其支叅之莊老以肆其端叅之國語以博其趣叅之離騷以致其幽叅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蘇子稱歐陽子之文率推尊于韓子其言曰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自漢以來道術不出于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

以老莊亾梁以佛亾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于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于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悅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由是

言之四子之文根本于心羽翼于道淵源于孔氏其論說甚精而砥礪士行尤獨深至故曰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擅芳藝林垂則千古豈偶然也哉乃文人之弊亦有數端魏典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見而文章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相訾

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陳思
曰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
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
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
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
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此二端
者今學士每每患之稍有所自見不難于揚已
而輕人一或有病被指摘又難于舍已以從人

其舛于大道闕于質行亦維斯戾也歟顏之推
訓曰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論者然後出
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執筆爲文者
何可勝言然至于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耳但
使不失體裁辭意可觀遂稱才士要須動俗蓋
世亦俟河之清乎斯言也蓋謂文不可以畏難
而不作也非謂文可以苟安而不必工也如苟
安而已則魏典以下所稱理氣詞彩之說四子

評衡必心翼道之說豈其迂濶不切歟天下
耶若畏難而自棄貧賤則懼于饑寒富貴則流
于逸樂營目前之務遺千載之功魏文以爲大
痛已余故採諸子之論文論詩者並輯于篇使
吾黨之士窺法家之要指則進而思齊厭後學
之流弊則退而思補遵夫子四教之規則篤行
以崇文之基希曾子曾友之訓則學文以厚仁
之輔本實與枝葉並茂文章與道德兼優黜世
資之陋風臻雅道之盛軌卽光被巖穴而黼
黻廟廊列士人之林博學問之徒矣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
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
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
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
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
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姦大國之盟凌虐小國利
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

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于是乎知禮愚謂禮有本末得其本者必得其末得其末者未必得其本本之不得并其末而失之無禮無儀相鼠刺焉夫禮者敬之體也儀者心之表也專習于儀雖非至禮然猶知所敬其心在焉儀而亾之敬而喪之心則奚在故不若習于儀者猶可因

外而攝內繇末而返本武公抑抑之篇反覆警
戒淑慎爾止不愆于儀良有以也今天下大禮
莫重于郊廟朝廷而郡國遵之爲春秋二祭
長至元旦萬壽千秋之頌祝鄉飲賓客宴會之
式好有司者莫獻拜起壹聽于博士弟子之贊
引而驕心情氣或且凌厲其間博士弟子又旁
睨有司顏面以爲疾徐增減之節殊可歎也至
于宴會酬酢悉脫其袍帶易其冠履與士庶無

別爲彈棋呼盧藏閣葉子之戲媒孽徒倚托爲風流標韻尤可嘆也後生小子耳目濡染旣久而濃習氣沉溺又難遽返語以先王之制作一切抑掄目爲迂濶無論其巨卽細而定省而徐行尋常日用亦未必其克舉也假令昭公見之何如哉又詎可令叔侯見乎夫威儀者所以定命文公端委而占興惠公執玉而知隕冀缺敬饁而舉賢成子情脈而賈禍令尹圍似君而逆

其無上正考父銘鼎而卜其有後單靖公儉而敬賓叔向知其必昌叔孫昭飲酒而泣樂祁言其必死故洪範五事論語允思顏之爲仁孟之盛德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俱不越于容貌言動之中烏可視爲糠粃爲皮毛厭且迂之也賈子容經所載甚析倘繇此深造精詣悉其本末如叔侯所言斯乃善于學禮者矣徐偉長云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爲法象爲君子矣

容經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謙然思以和軍旅之志佛然愠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漻然漻然憂以下思志彰而四色發外維如志色之經也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

旅之容漻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愀然愀然若不還容經也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若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相虎張喪紀之視不若垂綢視經也言有四術言敬以和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固顧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其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其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流足如射箭趨容也旋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候其固復也旋如濯絲跣旋之容也跪以微

聲之容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玄拜容也拜而未起伏容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立乘以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曲存劔之緯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禮介者不拜

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及抑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跛坐而踠體怠懈志驕傲趨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安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踉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踉大節焉業大道焉是以邪放非辟無因入之焉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于所近乎詩曰芄芃域櫟薪之櫟之濟濟辟王

左右趨之此言左右口以善趨也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或輔鳴玉以行佩玉也上有雙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約其間琚瑀以賴之行以采薺趨以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雛雛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慶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

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其下以畜其民故爲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是以上下和協而士民順一故能綜攝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富不可爲量多不可爲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小大

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子贛由其家來謁于孔子
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母乃不
寧乎放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
倍而行曰妻子家中得無病乎故身之倨倚手
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踈
戚也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
孔子問之曰由也何以遺亾也故過猶不及有
餘猶不足也語曰況乎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

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施威之
與德交若糾纏且畏且懷右道正矣質勝文則
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龍也者人
主之辭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者凶
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
龍之神也其惟飛龍乎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
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
故至人者在小不寶在大不寃狎而不能作習

而不能順姚不昏卒不妄饒裕不羸迫不自喪
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有威儀古之爲路
輿也蓋園以象天二十八撩以象列星軫方以
象地三十幅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
理前視則睹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
輿教之道也人主太淺則知闇太博則業厭二
者異同則其傷必至故師傳之道旣美且施又
慎其齊適疾徐任多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

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不勞而身大盛此全
人之化也

發蒙篇

蓋聞天地莫位參之以人號曰三才才之云者裁而成之以適于用也天地才非人不成其用人非才卽不能爲天地用是謂不肖故男子生懸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明所職之不細也八歲則入小學習禮儀威儀之節十五入大學講身心之理天下國家之故所以裁成其才儲異日之用上之立德次之立功次之立言登聖賢

尚書卷八

二十一

之閑垂竹帛之譽國男子職也十五以前實其根基根深者枝葉茂基厚者堂構崇故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記曰小子有造肆成人有德蓋蒙者如樸未雕如純未染志慮不分于嗜好聰明不役于紛華故養之期其端造之期其成其不然者邪說惑溺情實蚤開大機斷而純白漓淫蕩之習奪其靜專昵好之私破其混沌與之商理道則逆耳而不入與之攷載籍則晦目而

不見與之臨薦紳長者則却步而不前氣質佞佻如沐猴神魂散佚如喪家之狗學業豎謬如面牆而立有用之身棄之無用之地遂流爲頑冥不才不可列于士君子之林是以古人重幼學才不才相去遠矣且男子八歲髮長齒更二八而天癸至精氣和三八四八筋骨隆盛五八卽衰齒稿而髮墮矣故禮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若年未二八者陰血未充陽氣未強筋

尚書卷八

卷八

二十一

骨未定不可適于人道入之道鬼之路也經曰精氣神身之三寶也精滿而氣足氣足而神完神完而百病不生上古之人法于陰陽和于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精氣強勁然猶欲固密不欲泄漏以益其壽命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黃庭經曰急守精室勿妄泄閉而寶之可長活倘幼稚未定之年妄談人道以爲快樂適以竭其精而耗其神氣

如草初萌而驟摧折也如羽毛而苞之火也如
卮之漏而不可盛如瓦之解而不可全也必至
爲虛瘠爲勞爲傷爲六極惟病叢生不可名狀
雖診以扁鵲劑以倉公必不免于夭折死亾之
患河上公曰多欲者身亾蘇子曰傷生之事非
一而好色者必死是何異于操刀自割乎夫人
之一身父母生之又從而顧之復之鞠之育之
恩莫並焉不能以其身游道德之塗樹六藝之

圖尊顯其父母猶勉存其身衍宗祊之緒肇箕
裘之業使鄉里瞻其衿佩號稱良士無爲父母
戮辱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
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後世孝之終也書曰
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蓋身存而後萬事集令
名厚享與之無窮人生之禍莫慘于死今乃舍
後來無窮之福徇目前最慘之禍豈不哀哉試
觀吾邑少年子誤聽細人不數歲自促其天年

者可屈指數也彼其死直等之孤雛腐鼠滋詭
病耳彼豈不好生而惡死哉亦其失身于鬼之
路悔之而晚也夫君子莫慎于擇交正人者其
志行端潔其蘊藉深厚其貌莊嚴而不可犯其
議論侃直而可畏或高妙而不可解細人者反
是其心僞而譎其識污而下其容則婉媚而易
狎其言則甘美而易嗜善逢人之意而中之以
欲一不知察誤惑其說遂至亾身喪家而莫之

救君子於正人親之如師保信之如著蔡其於
細人比于鴆毒比于探湯比于鷹鷂之逐鳥雀
前者覆轍皆坐于惑細人而遠正人不可不鑒
也古之賢豪名傑彪炳天地靡不自幼冲見志
項橐七歲爲聖人師甘羅十二卽相齊國劉宴
李泌七歲入對天子乃其聰明善屬文者如王
禹偁李賀之流抑又累累史冊爛焉夫非盡人
之子歟汝曹得無意乎卽不能與古豪傑儔匹

獨奈何不以邑少年爲誠俚俚焉不察細人而自趨于孤雛腐鼠之詭病也孔子稱顏回好學乃在不貳過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惟顏子幾焉蓋過者聖賢所時有也改過者聖賢所不吝也改則更始不則怙終汝曹十五以下血氣未充筋力未定之時賦質非壯聰明尚滯此宜百倍珍重以無負門風無孤天地之造予嘗揭養身讀書四字爲汝曹諄諄又曰禍莫大于不

愛身害莫大于不擇交過莫大于不讀書失莫大于不惜時意獨至焉夫人未有不可裁而成者茲之日正汝曹裁成之大機會也倘克自濯被凜凜父師之訓親賢遠奸比肩古人是名才士是名孝子其惟爾志倘惑溺邪說甘心不肖妄投鬼路以貽天地父母羞亦惟爾志故采古今成敗畧著于篇願及時而圖之易曰發蒙利用刑人此其代發蒙之義者乎

擊蒙篇

蒙上九曰擊蒙利禦寇聖人之于蒙初發之終擊之何以故擊其不肯發者也人之所以終蒙而不肯發者探其根原惟是利之爲寇擊以禦之聖功所由正也宋儒曰學莫先于義利之辨先子曰學莫急于利害之辨蓋義之情微惟君子乃能守之害之形顯雖小人亦知畏之義之于利若素之異蒼利之于害若標之必影奈何

見利而不見害耳以其身爲溝壑爲陷阱而莫之恤也哉董子曰皇皇求義惟日不足卿大夫事也皇皇求利惟日不足庶人之事也芮良夫曰利者百物之所生天地之所載而或專之其患甚多匹夫專利猶謂之盜况卿大夫乎夫子曰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凡以利言者皆屬之小人枉雖尺不以易直之尋君子守義若此之嚴矣虞公墟國于求劍智伯漆首于索賂李

倫殞族于綠珠子常速怨于餓豺卻昭尸身于
富寵自強召災于蓄聚鄧通畢命于銅山王伾
喪名于大匱自古及今未有好利而不害隨之
者姑無遠引卽吾邑富人擁萬金不數年如
洗至于請臣請妾彼其父若祖或農或商或仕
其居積未必皆悖入逆取者而後乃爾爾亦其
所爲貽謀但言利不言義故也臧孫惧納郛鼎
子產顯諍重幣孟獻垂戒鷄豚風人致誚碩鼠

凡以昭義也憲不憊結駟商不改懸鵲萊蕪不
拂甌塵仲舛不累安邑凡以守義也子思曰義
固所以利之也余少從先君子起家貧賤饘粥
累日不一肉肉不一二齋歲一冠敝而裂不易
三歲一衣十歲一衾雖敝不易雨而赴社自執
蓋袖筆研折履曳塗中不易旣舉孝廉猶然徒
步謁諸姻出郭覓羸草繩木鞍下金陵坐一小
漁舟計偕歸但覓單騎常是時貴人鄙之市人

笑之而余乃心安意肯以爲貧士固然耳日與
朱門大户羅綺狐貉者游亦絕無絲毫勉強掛
于胸中未嘗啓口向人求且貸也旣成進士不
華不腴不蓄奇玩不餘稻粱一裘二十八年亞
于晏子布被脫粟同于公孫巾車丘壑近于元
亮不異向者落拓諸生亦不減向者心安意肯
絕無勉強之初盟故計偕登第諸費人或累百
余不及其十之二三凡爲此者亦欲以硜硜守

義不踰非義耳諸子生長皆在予登第之後門
戶稍贍不見予貧賤之日艱難窘澁之事人情
熏染習俗如溜湮素趨走紛華如火炎上昔也
無居旣且居不足而思大厦昔也無食旣且食
不足而思珍膳昔也無衣旣且衣不足而思純
綺日引月長計於何臻有求必怨非侮卽奪故
特布其厓畧並稱述古今之說欲以防其寇圖
所爲禦之也孟子稱伊尹非其道也非其義也

一介不以取與萬鐘有所不視故聖人非惡富貴而辭之惡其非義非道而處之者也此以知富貴二字不可以作安身立命之符而道義一語乃所以爲信今貽後之券且造化忌盈吾生俱滿乘除先定不能避匿留餘不盡之財則亦畱有餘不盡之福奈何沈湎阿堵持壽鎖核踵齷齪之行徑尋敗亡之覆轍乎書曰慎乃儉德維懷未圖語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余從今

以往朝乾夕勵自發自擊而自爲禦白首益堅窮且益固將爲聖功厚其終也獨爲蒙養正其初而已哉

讀元忠辯

孫元忠謂孔子曳杖而歌因以涕下蓋從史記之文也而吳客卿執檀弓之文無涕下一語謂聖人得無生之旨自是解脫決不涕下檀弓言是元忠乃復作論辯之以爲聖人得無生之旨已成解脫何妨涕下史記言是而且引論語哭顏回爲証未有于人則慟于已則不涕者愚見以爲此之一涕下不下何關至教卽辯論明析

于聖人分上毫無裨益于學者分上毫無吃緊卽起夫子于九原而訊之以爲涕耶不涕耶涕則背檀弓背客卿不涕則背史記背元忠當此際也只一默而已或者更大噉乎卽如元忠言實是涕下則當年七十子得于親炙其觀化之日亦效爲涕耶否耶吾儕異日亦將效爲涕耶否耶且夫見死而後悲情也未見死而先悲非情也見人之死而不悲是謂不仁未見已之

死而先悲是謂不智執哭回之有涕遂信度杖之必涕似非通論且夫子所以爲聖者不在臨時之涕不涕而乃在七十三年之發憤而忘憂也吾儕論聖只論其生而可矣不必強同于無生之說也

夫子以至厚師弟又當送死之時請一車而不可且曰予不得視猶子也詞更嚴旨更切自世人觀之以爲夫子太無情矣而不知夫子所云

得不得之際蓋有深意焉不得而爲者其權在人故任顏路之請門人之葬而可得而爲者其權在已故慟哭以致情却車以守禮不肯爲禮而拚情亦不肯爲情而乖禮父子師弟之間各有定則此人倫之至也

中元佛事

桐人向不知有孟蘭會昉于庚寅中元募僧而爲之是時城內外僅二刹耳今環城而處幾三十餘刹歲歲孟蘭亦十數舉吁嗟乎甚盛矣乙卯中元家人來言吾捐錢六百文米三斛附慈雲庵僧爲先君追薦明一念之孝可乎余急止之曰先君七十六年不佞佛今身後致之佛所大非其志非所以明孝也且佛氏之談追薦者

懺一生之罪業免三塗之輪迴耳先君游心聖賢之宇身被緣綸名在月旦議且蒸嘗及之卽如輪迴之說亦必居天道之上無疑者而吾儕妄揣其必有罪業當在六畜餓鬼地獄之間代爲超度是先君不聞罪于生前而爲子者乃欲成其罪于身後不亦忍乎非所以明孝也追薦之科取亡者徑書其名榜之門外不論男女與厮俳優之屬一槩混處諸僧第合掌叱

施食畧不爲禮而以先君廁其中不亦辱乎非所以明孝也嘗問釋氏之徒曰必延衆僧爲薦者云何對曰借高僧之力先容于佛前猶世法請謁之類耳余聞而耻之而以事先君非所以明孝也今之爲此會者今歲超其父母出地獄矣明歲復超之又明歲超之累歲不休是視其父母歲歲在獄中入而出出而復入無已時也惑之甚也而又爲之說曰佛門層級不知凡幾

今歲薦之可升一級明歲薦之又可升一級歲歲薦之卽次第而升佛位信是說也是視其父母歲歲在鬼中未嘗超度也且生焉未明佛性而死焉可升佛位又不能自升而因人之薦以爲升是惑之甚也而以事先君非所以明孝也余因取孟蘭經閱之蓋爲人目捷連一事啓此因緣耳夫目連見其亡母生餓鬼中不掬卽非孝今吾儕子孫未嘗目見其父母祖父母生餓

鬼中又七世而上亦已遠矣臆而度之貌而救之母乃爲目連所嘆乎孝子者立身行道濟美幹蠱務顯其親計不出此而務以餓鬼加其親生爲尊官沒享榮名矣子若孫必擠之於餓鬼孝耶否耶若曰百味五果盡世其美供養十方自恣僧者此于路人得矣于吾親何于生者得矣于死者何夫愚蒙可誑不謂舉世賢傑並爲所誑故不可也因遣介往庵中請牌位焚之極前而告之曰仰遵先志不作佛事故斥慈雲孟蘭之舉壹如家禮哭奠之儀社友王達夫聞之謂余爲能事先君以禮而又謂此論足以破世俗之惑命余書而廣之

文已已

荷薪義八卷

內府藏本

明方大鎮撰大鎮字君靜桐城人萬厯己丑進士
官至大理寺少卿始大鎮父學漸講學桐川大鎮
追述父訓及與同社諸人問答之語詮次成帙名
曰荷薪蓋亦不忘繼述之意其大旨在於闡良知之
說於儒釋分別辨論極詳